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三一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三一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61·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63）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世系表第二十一

宗室世系十六

餘杭郡王宗球　溫王宗師
東陽郡公謚榮順仲嶙　富水侯仲山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坦　安定侯仲康
富水侯士撥　廣平侯士類　贈左衛大將軍士傈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怢　贈左領軍衛將軍士磬　贈千牛衛上將軍士港
右班殿直不丕　右班殿直不回　武順郎不遲　右班殿直不丞　左朝請大夫直徽猷閣不試　成忠郎不玩　從義郎不搶　忠訓郎不瑠　贈太中大夫不積
善蔞　善交　善止　善言
汝霖　汝項　汝璪　汝刊
崇智　崇濟　崇頤　崇需　崇兌　崇宗
必年　必愷　必烈　必滄　必聖
良璋

贈武節郎不既
善溶　善質　善釋
汝夷　汝蘩　汝昪　汝晉　汝翻　汝蚦　汝翔　汝翔　汝詰　汝从　汝赫　汝穎　汝絲
崇允　崇禮　崇澄　崇愛　崇駒　崇騂　崇彪　崇地　崇遷　崇崑　崇芸　崇寨　崇鼓　崇偶　崇諮　崇迎　崇似　崇促　崇改　崇鉦
必延　必湊　必洞　必漂　必儆　必潔　必凍　必超　必越　必赴　必趯　必趨　必趚　必赳　必價　必倣　必瀆　必淨　必珆　必珹　必珖　必璆
良宥　良宦　良濟　良椐　良棬　良林　良橼　良棁　良棲　良櫨　良柱
友竑

右千牛衛將軍士壹　右班殿直士欽　贈昭慶軍節度使會稽郡王士岳

訓武郎不疊　武翼郎不刻　不移　不失　不壞　成忠郎不復　成忠郎不倦　武德郎不壅

善幾　善壽　善定　善寘　善巽　善嵩　善傳　善修

汝謹　汝邇　汝脫　汝生　汝逕　汝道　汝爵　汝企　汝漳　汝滈　汝沂　汝崎　汝壂

崇璥　崇𤩪　崇壙　崇倭　崇伉　崇偹　崇他　崇授　崇概　崇摧　崇珍

必理　必珅　必嵩　必蕘　必企　必鐎　必蕫　必轂　必誠　必註

良綺　良稷

懷王謚榮穆宗暉

沂王謚恭憲仲損

右千牛衛將軍士彀　士瑋　右班殿直士龍

贈武翼郎不疚　保義郎不熘　贈武略郎不猷　成忠郎不辭　不倚

善管　善畬　善桄　善梃　善桸　善甄　善錫　善欽

汝杙　汝稜　汝淟　汝賽　汝亭　汝診　汝僤　汝綖　汝亳　汝燮　汝鋙　汝鏳　汝鋃　汝紆　汝郴　汝楥　汝池　汝裁　汝搏　汝拾　汝指　汝瘯

崇玜　崇瑳　崇瑕　崇璙　崇鐊　崇任　崇瀋　崇峪　崇曤　崇源　崇潘　崇蟾　崇蜿　崇虹　崇瞪

必鏳　必湍　必晗　必曈　必偈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深　右監門衛將軍士沖　右千牛衛將軍士澤　集慶軍節度使開國子士圖

從義郎不隋　成忠郎不愿　成忠郎不鏞　追封崇國公諡宣衛不息

善序　善臨　善防　善下　善詠

汝贇　汝淡　汝鐈　汝訓　汝譁　汝詀　汝旃　汝旒　汝旗　汝巫　汝至　汝酉　汝臣　汝詠　汝註

崇紀　崇英　崇臧　崇豫　崇陶　崇冀　崇系　崇緎　崇纘　崇曜　崇敉　崇睉　崇映　崇褐　崇穫　崇穚　崇秔　崇秲　崇積　崇緂　崇繚

必濆　必海　必瀟　必渾　必淲　必倈　必儕　必侶　必儆　必溙　必張

恭王仲援

右班殿直士徽　內殿承制士勿　贈太保慶遠軍節度使士檻　均州觀察使士珉

修武郎不雷　從義郎不闇　忠翊郎不徹　成忠郎不頻　成忠郎不惷　贈武節郎不寰　從義郎不拘　秉義郎不絿

善勝　善分　善首　善豫　善濛　善騏　善驥　善驌

汝諄　汝訥　汝詁　汝遺　汝　汝邏　汝迷　汝迫　汝遺

崇綠　崇績　崇櫟　崇轗　崇燦　崇烑　崇熷　崇烇　崇灯　崇炵　崇焴　崇玲　崇璃　崇城

必傻　必倌　必侄　必謐　必訨　必洽　必置　必岳　必稱　必稞　必泥　必洸

右監門　武節郎不紛　承信郎不廸　贈左衛大將軍不溤

善搬　善容　善平　善璣　善瑤　善運

汝志　汝兼　汝敵　汝鑒　汝鏌　汝鉐　汝鏌　汝𥂕　汝滢　汝賢　汝霖　汝均　汝鎦

崇鎮　崇堅　崇儼　崇偃　崇烱　崇滌　崇涗　崇演　崇滋　崇霤　崇濡　崇倢　崇涀　崇詵　崇謙　崇桯　崇梢　崇檣　崇櫓　崇𣟴　崇衿　崇楫　崇泭　崇㳑

必漾　必淛　必樓　必槐　必杉　必樌　必榴　必櫹　必檷　必樋　必柳　必枚　必台　必右　必吉　必合　必採　必𥞘

良柒　良價　良傈　良鉍　良焠　良煜

衛大將軍士琛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開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圓　贈昭慶軍節度使清源公士园　贈福州觀察使濟陽侯士𡒉　廣陵侯士禰

濟國公諡夏闕仲沈

武經郎不隔　贈武顯郎不儔　忠訓郎不廢　忠訓郎不耽　贈朝議大夫不㬥

善謀　善宥　善郰　善亢　善荃　善讓　善我

汝𪗼　汝誼　汝詵　汝謨　汝譖　汝謹　汝詠

崇禶　崇祴　崇祏　崇禊　崇禩　崇樌　崇櫕　崇棖　崇楮　崇典　崇貯　崇瀍　崇澩　崇㶉　崇品

必戚　必奇　必萊　必諳　必棨　必枸　必栟　必欄

會稽郡公士𡊮
武節郎不忧
忠翊郎不暴
贈左屯衛大將軍不瘦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文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㪍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

贈秉義郎不沾

善勳
善敷
善韙
善輖
善穎
善埛
善翔

汝謗
汝誦
汝訔
汝諸
汝詬
汝誼
汝詖
汝瀆
汝漣
汝𤎩
汝梶
汝庤
汝㢓
汝廖
汝詣
汝餑
汝餗
汝鯨
汝鰷
汝淑

崇
崇敷
崇玹
崇送
崇爲
崇荐
崇衞

必檣

太師燕王謚榮
宗輔

景城侯仲璉
贈左屯衛將軍仲念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諫
華國公謚孝仲
歟

侯
右班殿直士㮚
贈右領軍衛將軍士佶
潤國公士袤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才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士
誤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璞
右班殿直士濡
右侍禁士懸
右班殿直士侯
敦武郎士圂
武經郎

贈武略大夫不帖
成忠郎不沈
成忠郎不畏
不愚
忠翊郎不怯
不懸
成忠郎不慄
保義郎

善昭

汝霽
汝薛

崇奕
崇實

士曦　從義郎士秦　右千牛衛將軍士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麟　贈利州觀察使士瓘

不癡　從義郎不豕　成忠郎不忘　成忠郎不嗇　忠翊郎不讋　不比　贈武經大夫不敝

善颺　善腆　善若

汝公　汝略　汝紘　汝奭　汝曮　汝曨　汝旼　汝晴

崇忠　崇覇　崇曇　崇墾　崇塈　崇塹　崇壐　崇培　崇均　崇址　崇隘

必輔　必容　必縉　必伊　必俐　必儆　必仔　必傢　必俁　必倭　必偓　必儻　必侍　必傈　必衛　必彬　必偽

良滙

右千牛衛將軍士伀　左班殿直士保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樠　右千牛

贈武經大夫不偏　忠訓郎不圖　不琢　保義郎不寠　成忠郎不牲　修武郎不轍　保義郎不圩　成忠郎不愧

善彝

汝曔　汝暇　汝纘　汝綏

崇訪　崇詠　崇坦　崇濇　崇增　崇滂　崇鈏　崇鏁　崇鈍

必僚　必從　必偳　必澮　必潓　必瀆　必液　必洌　必瀌　必璝　必璙　必瑝　必玞　必璘

良淘

光山軍承宣使仲琛

衛將軍士性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恥　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果士跂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結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得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鋣　贈眉州防禦使、通義侯士稿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

成忠郎不　成忠郎不狠　不惇　從義郎不瑕　保義郎不曠　武節郎不瘉

善尨　善傒　善沇　善汾　善浰　善洗

汝瓃　汝珅　汝鎵　汝鈉　汝鏴　汝鑕　汝鉻　汝鏸　汝鋺

崇柟　崇礅　崇磦　崇碵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墿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龐　儀王謚恭孝仲湜

鄙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婁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融　贈太傅吉國公士從

武功郎不遘　成忠郎不适　贈朝散郎不造　贈光祿大夫不邀

善名　善蒙　善俌　善約　善宣　善寯　善兢

汝傪　汝倌　汝倫　汝馀　汝脅　汝錤　汝鉎　汝員　汝賀

崇桯　崇禂　崇稼　崇庥　崇釦　崇嚶　崇敘　崇收　崇瀸　崇竝　崇盟

必助　必堅　必燀　必檍　必璽　必鋆　必坐　必塞

良汴　良鎮

右班殿直士衡
贈太傅咸義郡王士衡

保義郎不透
贈英奉大夫不逷
右宣教郎不逞
不逮
從義郎不任

善馭 善訂 善荀 善謇
善俱 善玘 善彤 善譖 善慶 善琢

汝應 汝賞 汝綖 汝賓 汝緝 汝塽 汝賁 汝黌 汝曈 汝頌 汝楼 汝櫑
汝濂 汝滂 汝琚 汝陴 汝䳾 汝聘 汝捷 汝滦 汝洞 汝兌 汝爲

崇羨 崇翾 崇傈 崇遴 崇迸 崇璽 崇墀 崇圤 崇役 崇匡 崇燾
崇橱 崇機 崇榅 崇檻 崇豈 崇堤 崇㳟 崇淵

朝議大夫不迥
申國公不邀
福州觀察使封濮王檢察身長不逵
秉義郎不遐
贈左領軍衛將軍不㴶
忠翊郎不瀰
武翼郎不陋

善珉 善玖 善璝 善琨 善玲 善謹 善嘗
善瑛 善玗 善璡 善珇 善湘

汝楗 汝櫄 汝標 汝濱 汝欄 汝搏 汝抗 汝浥 汝涵 汝溥
汝㙓 汝藏 汝萊 汝暖 汝机 汝壇 汝櫄 汝榫

崇焴 崇爆 崇葵 崇梶 崇校 崇銍 崇燮 崇秉 崇㦰
崇紳 崇佾 崇僖 崇㷊 崇㷇 崇僕 崇燮

必鑲 必錡 必鏻
必塈 必垒

贈少師、永國公士術

成忠郎不䛊　贈武翼大夫不逭　忠訓郎不𡉏　武節郎不珽

善潼　善泊　善敉　善略　善球　善顧　善蓍

汝播　汝柏　汝　汝畱　汝憒　汝忦　汝㥏　汝恰　汝峪　汝岫　汝峸　汝膃

崇癹　崇炈　崇熨　崇賁　崇焌　崇羙　崇灵　崇夫　崇烼　崇炗　崇熒　崇炅　崇熛　崇埻　崇坎　崇堿　崇堤　崇垺　崇塼　崇明　崇哄　崇眩　崇搽　崇樧　崇櫺　崇樫

贈太師、新定郡王士[illegible]

武德郎不皓　贈朝議大夫不嫣　右承事郎不佚　贈奉直大夫不悋　贈太中大夫不損

善瑄　善覿　善璪　善溥　善珌　善閎　善侖　善渥　善頻　善純　善粲　善琛　善杳　善溥　善詵　善琳　善流　善贍　善禕

汝讀　汝階　汝錦　汝鉞　汝謐　汝獻　汝闓　汝躬　汝遺　汝篆　汝榥　汝柈　汝濮　汝瓌　汝琨　汝瓊　汝瓚　汝暐　汝煋

崇徽　崇僎　崇迂　崇衡　崇禱　崇端　崇傻　崇覂　崇樲　崇楃　崇桂　崇枝　崇潼　崇伉　崇穹　崇熠

必梧　必表　必裹　必[illegible]

贈太師新安郡王士珩　贈少師永嘉郡王士程

武翼郎不偲　右承奉郎不屯　保義郎不促　文林郎不勉　從義郎不悟　贈武節郎不泜　朝請大夫直寶謨閣不儳

善瑹　善廋　善騤　善騆　善駪　善琤　善璽　善璫　善識　善甾　善騋

汝晪　汝盼　汝暖　汝暯　汝萬　汝要　汝紘　汝嘉　汝紹　汝銷　汝縺　汝緔　汝釦　汝鏝　汝鉞　汝鍏　汝眘　汝㑳　汝倢　汝儁　汝仡　汝像　汝箕　汝筒　汝樺　汝昧

崇潗　崇潾　崇儌　崇莘　崇光　崇齡

必濤

右千牛衛將軍士擊　武安軍承宣使開國伯權知濮王懿王國令士石

右文殿修撰不皺　承義郎不貲　承義郎不熄　贈秉義郎不如　襲封嗣濮王不嫖

善瑪　善綸　善緂　善紡　善渡　善春　善曾　善旨　善啓　善瑛　善觿　善轙　善墊

汝晙　汝昣　汝悳　汝睽　汝契　汝耤　汝遘　汝遭　汝膹　汝䏿　汝陪　汝陔　汝隲　汝陲　汝陜　汝鈙　汝曨　汝穆

崇壇　崇萓　崇稌　崇箎　崇蕡　崇騄　崇忙　崇假　崇傶　崇御

副濮王士歆

贈通直郎不棄　武德郎不藩　朝奉郎不蹄　忠訓郎不般　武經郎不悟　從義郎不栝　從義郎不康　不瀾　贈保信軍承宣使不闕

善話　善弁　善虎　善龍　善麒　善謨　善璹　善遒　善沔　善湮　善佀　善佂　善儋　善墀　善芝　善董　善蓍　善藹

汝琰　汝忿　汝意　汝忏　汝梓　汝湒　汝鹿　汝宁　汝洴　汝廣　汝庢　汝鄱　汝旰　汝穡　汝樸　汝我　汝秩　汝枝　汝枎　汝榭　汝損

崇炊　崇穜　崇栟　崇嵘　崇嵋　崇旨　崇曹　崇衡　崇楼　崇楓　崇機　崇樟　崇稻

咸寧郡王仲羽

開國公士峴　右千牛衛將軍士鐘　右監門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士總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

朝散大夫不愜　領貴州刺史進封開國子不捷　保義郎不瀏　武翼郎不摐　通直郎不贊　進封開國子不嘈　進封開國伯不柊　成忠郎不勍

善桂　善薰　善覲　善琅　善舄　善翌　善墩　善鄌　善鉄　善鏊　善季　善濬　善孝

汝垕　汝墓　汝贇　汝忠　汝鎮　汝鑄　汝鑽　汝錚　汝檄

崇愫

金州觀察使仲強

㯹
右監門衛大將軍聚州刺史士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柳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鏞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訪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戩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閎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㾐
右班殿直士閏
右千牛衛將軍

成忠郎不悳
成忠郎不貸
成忠郎不騎
迪功郎不異
不他

善穜
善峒
善岷

貴州團練使仲郕
萬州觀察使仲營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璒

士㒚
右千牛衛將軍士鄗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根
右千牛衛將軍士覗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妨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騤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勤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楄
太子右

武翼大夫不齊

善粢
善峴
善郎

汝瞎
汝睄
汝瞻
汝晤
汝[illegible]
汝瞰
汝瞰

崇軍

必墒

□王諡穆孝仲增　永寧郡王諡敦惠仲維

內率府副率士林　贈右屯衞大將軍士郊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帆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耿　供備庫副使士勳　左侍禁士䎘　右監門衞將軍士䁂　太子右監門率

秉義郎不俅　忠訓郎不佐　不侊　保義郎不倩　贈武節郎不浮　不轍　不敵　成忠郎不煐　贈少保進封榮國公不柱

善建　善範　善略　善輻　善納　善耕　善櫸

汝塊　汝曰　汝竣　汝拯　汝控

崇做　崇畢

嗣濮王仲理

府率士懷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伙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頫　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士審　贈武略大夫士翕

成忠郎不肄　成忠郎不𨘢　贈奉議郎不塞　忠訓郎不激　武節郎不遹　贈武翼大夫不虧

善琇　善希　善謹　善階　善施　善心　善專　善肅　善久

汝羽　汝倚　汝翹　汝㹶　汝翻　汝韜　汝平　汝嚳　汝立　汝覺

崇琍　崇燏　崇理　崇鋌　崇時　崇玥　崇燀　崇碻　崇賢　崇凱

必洵　必鏷　必晐　必塑　必絡　必淑　必助　必滐　必洞　必潸　必軨

良儦　良瓚　良玟　良菜　良梧

從義郎不泥
贈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不倩

善本 善規 善綸 善邦 善馳 善朔 善頫 善搖

汝靚 汝訑 汝訴 汝諱 汝譓 汝昆 汝晟 汝鏻 汝鏞 汝錠 汝新 汝敞 汝存 汝法 汝賞 汝弈 汝讀 汝誴 汝昚 汝秀 汝匱 汝詈 汝詖 汝壽

崇穎 崇翔 崇過 崇迺 崇歆 崇洁 崇淖 崇欏 崇槪 崇枋 崇櫸 崇栝 崇櫓 崇震 崇豐 崇庬 崇朴 崇榴 崇橞 崇贇 崇箏 崇什

必璿 必峒 必嵲 必瑥 必珂 必珊 必璋 必坴 必壇 必宏 必璨 必玲 必瓓

秉義郎不吝
不倨
贈少師不倦

善至 善救 善珠 善堅 善丕 善掀

汝訊 汝掄 汝滤 汝峴 汝巍 汝整 汝岏 汝揮 汝鍔 汝銛 汝鏇 汝鑰 汝鐵 汝豐 汝陟 汝升 汝棨

崇軿 崇珽 崇玦 崇璩 崇環 崇琊 崇攸 崇岭 崇岷 崇澧 崇濤 崇濡 崇灘 崇淤 崇滄 崇汀 崇澮 崇洋 崇溪 崇濾 崇河 崇漪 崇沂 崇岋 崇宎 崇侮 崇敷

必樜 必椭 必杌 必櫧 必楠 必樫 必林 必集 必柔 必橤 必激 必澍 必涚

良燿 良焯 良佪

從義郎不訐

善盤　善詔　善諓　善恪　善惵　善恮

汝梁　汝璿　汝琭　汝鄭　汝佺　汝候　汝訝　汝簃　汝桒　汝奎　汝璊　汝玳　汝球　汝璥　汝瑛　汝珏　汝珂　汝奄　汝奮

崇嫩　崇孜　崇敏　崇鎮　崇鐮　崇釬　崇檣　崇澮　崇灘　崇犖　崇駰　崇寶　崇堆　崇埭　崇埤　崇杆　崇梠　崇楕　崇橎　崇棱　崇伍　崇荄　崇粟　崇栝　崇櫃　崇檞　崇杯　崇陪　崇琨　崇佮　崇備　崇恭　崇穜　崇稵

必召　必膺　必凱　必僎　必佗　必修　必僾　必往

良緝　良超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朦　右班殿直士忱　右班殿直士岐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順　右千牛衞將軍士遼

不蠱　成忠郎不消　贈武顯郎不殆

善悰　善憚　善儼　善慮　善懷　善漪

汝裔　汝佌　汝奄　汝枝　汝瑳　汝珈　汝璐　汝轍　汝軸　汝軼　汝鍾　汝輢　汝減　汝軿

崇稷　崇炢　崇㭉　崇坧　崇壠　崇佛　崇徒　崇彶　崇柲　崇攔　崇擐　崇約　崇道　崇㯹　崇璇　崇瑗　崇璹

必衡　必灌　必瀆　必瞟　必俆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勛

秉義郎不悄　成忠郎不刺　忠訓郎不剷　贈武顯大夫不貳

善惺　善睦　善袤　善洞　善常　善鳴　善越

汝鞘　汝珂　汝鰆　汝蓮　汝提　汝讓　汝鑄　汝烋　汝爟　汝番　汝崙　汝堉　汝坡　汝玕　汝璿

崇鄦　崇梓　崇檣　崇涓　崇家　崇鈗　崇鴟　崇淳　崇杉　崇鍾　崇鈜　崇銳　崇鐵　崇除　崇防　崇璺　崇瑞　崇迆　崇璉　崇迈　崇運　崇鋏　崇鐺

必企　必鏜　必桂　必沚　必楊　必瀾　必淳　必溧

良瑭

右千牛衛將軍士滉　右班殿直士瀁贈少師永國公士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蠶

武翼大夫不汰　贈朝請郎不斷　不徇　武經大夫不征　武翼大夫不蟠　武翼郎不䬃　訓武郎不氤　成忠郎不謨

善辨　善櫸　善楒　善夷　善偕　善鏐　善賁　善悾　善濛　善崧　善燮

汝煌　汝璯　汝錯　汝館　汝眷　汝瀶　汝恢　汝軌　汝柳　汝緦　汝鹽　汝櫟　汝扶　汝渗　汝㥄　汝汀

崇闇　崇閬　崇億　崇憨　崇戚　崇急　崇忞　崇塞　崇寧　崇櫓　崇生

必魏　必稹

嘉國公贈金吾 謚孝恭衛將軍 仲篤

監門率府率士侃 士昇 右千牛衛將軍士勢 贈威德軍節度使建安侯士珊

訓武郎不顧 秉義郎不晙 贈武功大夫不斷 州防禦使不陘 贈武經大夫不孤 不顯 武翼大夫不戕 保義郎不愊 贈武經大夫不慢

善逸 善益 善依 善比 善攻 善鮮 善暉 善稷

汝振 汝育 汝揚 汝撣 汝玥 汝撲 汝抖 汝鍊 汝居 汝溢 汝愿 汝瑀 汝涇 汝滓 汝澠

崇梁 崇駼 崇祺 崇座 崇庨 崇埔 崇衛 崇瑥 崇理 崇墠 崇墉

必倭

贈建州觀察使建安侯士匿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謝 贈少師集慶軍節度使東陽侯士歟

忠訓郎不買 贈武經大夫不[illegible] 忠訓郎不如 贈武翼大夫不惡

善銓 善琨 善斲 善裁 善決 善護 善以 善洪

汝湏 汝㵒 汝崤 汝嶓 汝嵺 汝岵 汝嶒 汝嶒 汝嶢 汝嵲 汝屹 汝嶧 汝嵘 汝嵇 汝崛 汝嵱 汝屺 汝嫱 汝鏢 汝鉉 汝鍈 汝鏈

崇溢 崇湄 崇裘 崇禮 崇經 崇莒 崇漣 崇咏 崇惹

必琦 必瑱 必濩 必玧 必原

右千牛衛將軍士遷　右千牛衛將軍士扁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化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廓　贈昭信軍節度使安康郡公士

保義郎不宣　武節郎

善課　善誦　善飴　善暹

汝鑾　汝鈉　汝鍇　汝鑿　汝鎮　汝錝　汝鈁　汝鏞　汝鐅　汝鉩　汝鈅　汝釜

崇諮　崇蓄　崇芊　崇苞　崇寶　崇康　崇菌　崇芠　崇蕲　崇茁　崇夔　崇菁　崇萰　崇蒱　崇茯　崇蔡　崇莨　崇墿　崇坮　崇艘　崇諧

必僧　必偽　必傑　必珦　必愿　必瑛

久

贈昭慶軍節度使建安侯士棄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懷

不拔　武翼大夫不乃　武翼大夫不戢　武經郎不隋　不拒　不愊　修武郎不諛　朝議大夫不戒　修武郎不諛　贈武翼大夫士愿

善系　善點　善澡　善慮　善蓀　善薏　善茹　善芊　善甑　善籛　善算　善圜　善莘　善日　善霈

汝轅　汝洗　汝東　汝榭　汝裁　汝輻　汝轙　汝轙　汝輇　汝俳　汝彼　汝作　汝俴　汝衙　汝徉　汝儋　汝澗　汝世　汝畐　汝皋

崇球　崇軴　崇耆　崇瓔　崇樛　崇鍊　崇譎　崇桃　崇務　崇漪　崇䅗　崇耕

必陛　必燮

淄王宗魏

沂國公謚良信仲寬　安康郡公仲戣　康平侯仲瀛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位　右千牛衛將軍士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問　右千牛衛將軍士閗　右千牛衛將軍士敝　贈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公士鍋

不畇　不克　朝散大夫不佾

善保　善淵　善酏

汝隆　汝昷　汝亩　汝明　汝能　汝嗇

崇耜　崇耒　崇耔　崇耡　崇堯　崇宋　崇舜

必登　必立　必表　必忠　必趍　必渼

良瓚　良璀　良珂　良珙　良璹　良璞　良瑭

贈觀察使益川侯士戴　贈武經

武經郎不倹　三班奉職不僊　不迪　右班殿直不僪　保義郎不倸　不由　成忠郎不要　保義郎不忕　秉義郎不濩

善酘　善敞　善賁　善施　善圓　善榮　善諷　善榮

汝爽　汝悅　汝耔　汝鄉　汝興　汝顯　汝極

崇第　崇柔　崇盈　崇威　崇招　崇復　崇至　崇龍　崇偁

必博　必馨　必及　必晉　必蕃　必靜　必戒　必潚　必浹　必黴　必沿　必涑　必津　必但　必偃

良僖　良樸　良瑀　良復　良魏　良菅　良崗

友滂

大夫士暎

右班殿直不話　贈武經大夫不詘

善學　善令　善彰

汝士　汝彌　汝賚　汝商　汝味

崇德　崇劾　崇辯　崇政　崇催　崇釗　崇膚　崇安　崇彰　崇行　崇輻　崇敦　崇鞠　崇立　崇教　崇至

必鏃　必攻　必斂　必敵　必散　必政　必成　必權　必遠　必慈　必滂　必本　必逞　必覡　必睬　必曦　必睦　必海　必倬　必侑　必綱

良槓　良机　良檣　良偶　良鈢　良鉩　良鏈　良環　良瑛　良璬　良漢　良服　良機　良楫　良膺　良瑛　良瑚　良彌　良烈　良模　良際　良臆

友鏃　友琥　友瑙　友倫　友僴

滕國公謚溫仲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泉　贈青州觀察使北海侯

武經郎不諾　不旋　不嫠　不瀏　從義郎

善陟　善愷

汝良　汝傳　汝峯　汝羔　汝擊　汝谿　汝唐　汝瑛　汝榭　汝榉　汝柚　汝楯

崇用　崇式　崇忞　崇北　崇巽　崇多　崇瀾　崇復　崇遡　崇融　崇甄　崇巉　崇埭　崇儆　崇差　崇玑　崇

必纏　必烪　必燁　必鑒　必鋉　必鏻　必鐊　必璎　必班　必瀏　必僑　必徨　必栖　必玻　必琍

良珙　良倫　良鐮　良穎　良頭　良瀆　良述

翩

士僎 贈武節郎士侗

不敏登士郎 不侮三班奉職 不作忠翊郎 不藏成忠郎 不却成忠郎 不怖贈武節郎 不淤 不疑成忠郎 不脩武翼郎 不逯

善矩 善嵤 善緘 善始 善潑 善稷 善焚

汝厥 汝璪 汝雕 汝棋 汝椅 汝樵 汝杓 汝補 汝杆 汝茉

崇潘 崇濯 崇潓 崇埭 崇嶼 崇崘 崇嵱 崇崝 崇岷 崇湘 崇滌 崇渦 崇侳 崇偃 崇柄 崇峻 崇嶀

必籥 必逡 必綵 必誓 必絪 必緣 必鐐 必塞 必炅 必烽 必沓 必鍺

右監門衞大將軍士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倈

汝相

崇埏 崇竚

必綎 必紡 必縱 必繹 必綬 必縮

宋史卷二百三十

宋史卷二百三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世系表第二十二

宗室世系十七

贈太師 昌王諡 端孝宗晟

儀王諡 孝仲御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士 猷 右班殿 直士駄 右班殿 直士 秉義郎 士瞉 贈中奉 大夫士不 [illegible] 左班殿 直士珉 權主奉

修武郎 不測 秉義郎 贈 大夫不 忠訓郎 不柄

善佀 善唯 善古

汝樵 汝笠 汝耕 汝檽 汝霹 汝重 汝駿 汝豹

崇闓 崇表 崇擊 崇齋 崇俠 崇淹 崇溪 崇陜 崇頻 崇溜 崇邦 崇鄞

必榙 必梅 必棟 必機

濮安懿 王祠事

贈太師 循王士 儀

贈光祿 大夫不 凡 右朝請 郎不儀

善寬 善研 善鸰 善續 善綝 善翟 善順 善聞

汝籌 汝執 汝崇 汝僅 汝術 汝髢 汝禹 汝憪 汝情 汝職 汝冉 汝鰒

崇朝 崇慽 崇懊 崇僎 崇扔 崇栝 崇峒 崇嵺 崇椱 崇詎 崇譓 崇誄 崇諑 崇皓 崇砡 崇礐 崇礙

必玡 必曜 必岧 必巖 必明 必升 必暘 必稱 必遞 必迂 必詠 必謹 必諗 必謰 必檣 必楟 必珉 必琊 必璊

良檝 良瑛 良琿 良璐 良璇

不	不㰚崇國公	不柚	武經大夫不[illegible]																
善	善涓	善恕	善諝	善誆	善諄	善鏠	善朋												
汝	汝磬	汝輪	汝般	汝起	汝埃	汝拒	汝都	汝圩	汝杏	汝咸	汝澗	汝瀾	汝清	汝靜	汝怯	汝假	汝倪	汝佰	
崇	崇賁	崇野	崇嶠	崇頎	崇頓	崇備	崇偶	崇仉	崇倅	崇鳳	崇誩	崇東	崇橙	崇異	崇叟	崇浹	崇掀	崇壑	崇晃
崇	崇敏	崇信	崇纚	崇櫟	崇櫚	崇樽	崇格	崇沃	崇褔	崇技	崇袖								
必	必順	必岊	必坪	必諄	必塼	必埈	必璣	必	必諱	必齡	必玲	必珊	必霙						

士	左班殿直士禧	左班殿直士[illegible]	右領軍衛將軍士梘									
不	贈武經郎不齒	贈武翼郎不替	武節大夫不[illegible]	武經大夫不㯳	武節郎不汏							
善	善懋	善埃	善璘	善鏊	善鞏	善鷈	善攷	善埕	善堅	善崧	善猷	善馥
善	善繪	善滕										
汝	汝展	汝靚	汝軾	汝蒸	汝增	汝垤	汝鑒	汝楨	汝滋	汝瀝	汝錚	汝杖
汝	汝壇	汝墀	汝戩	汝晟	汝鑑	汝懃	汝恧	汝擧	汝顯	汝折		
崇	崇校	崇寶	崇納	崇緯	崇經	崇絛	崇愆	崇㻳	崇歷	崇渾	崇渫	崇伽
崇	崇倚	崇珉										
必	必板	必攸										

贈右屯衞上將軍士況　右監門衞大將軍榮州

贈銀青光祿大夫不棄　贈中散大夫不庙　武節郎不損

善懸　善愷　善付　善禊　善穗　善秀　善訢　善諤　善稼　善曦　善倬　善禔　善陶

汝淇　汝湑　汝液　汝源　汝瀑　汝洌　汝鐔　汝濬　汝涽　汝湘　汝洄　汝澡　汝瑛　汝澹　汝璬　汝池　汝潮　汝澌　汝淮

崇蘧　崇邁　崇蓮　崇暹　崇楗　崇檄　崇檻　崇柔　崇櫺　崇杇　崇櫻　崇樛　崇檯　崇橼　崇樘　崇樝　崇檜　崇樅

必瑍　必悳　必譙　必然

防禦使士爰　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贈太師韶王謚恭靖士俸

成忠郎不兢　保義郎不乏　贈中大夫不悅　朝奉大夫不刊　贈光祿大夫不宮

善周　善璜　善坫　善棲　善恕　善夔　善詷　善詼　善詹　善奮　善沄　善賁　善愍　善攄　善許　善蔭

汝隻　汝期　汝昪　汝韡　汝昞　汝賏　汝耘　汝毗　汝標　汝璧　汝睢　汝鑒　汝綦　汝苑　汝撫　汝悝　汝繩　汝訶　汝滿

崇儲　崇爰　崇偕　崇傆　崇埻　崇瞢　崇聰　崇絛　崇鐵　崇瑛　崇渲　崇倬　崇鑾　崇竺　崇珈　崇燧　崇炤　崇霍

必諴　必塡　必楙　必說　必流

世次	上欄（自右至左）
不	贈武節大夫不野　秉義郎不隍　贈武顯大夫不朧
善	善悚　善終　善紓　善弇　善璁　善拊　善楺　善備　善抑　善邁　善熹　善琮　善濬　善湛　善沃
汝	汝緋　汝訕　汝熇　汝燡　汝傑　汝劉　汝瀚　汝渺　汝浲　汝桃　汝逢　汝淲　汝鎮　汝理　汝融　汝墉　汝壜　汝埕　汝址　汝鏷　汝紛　汝譠　汝諠　汝惲
崇	崇霍　崇寶　崇望　崇圃　崇因　崇園　崇霞　崇橦　崇齋　崇祥　崇箇　崇鐳　崇巖　崇嶸　崇岍
必	必椋　必櫟

世次	下欄（自右至左）
士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稽
不	保義郎不華　保義郎不鄖　訓武郎不怞　從義郎不執　從義郎不疾　忠翊郎不轉　保義郎不璽　保義郎
善	善涸　善湜　善湝　善劉　善漈　善淇　善澣　善腿　善腹　善皷　善耦　善麐
汝	汝鋹　汝鏨　汝鑄　汝玎　汝鏞　汝橦　汝檀　汝棣　汝柜　汝梃　汝杇　汝擄　汝挹　汝嵓　汝嵬　汝嵱　汝歸　汝前　汝事　汝熇　汝薇　汝槩　汝櫶
崇	崇峨　崇坳　崇嫌　崇弴　崇竑　崇瑛　崇彰　崇撕
必	必楙

不肱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防禦使士棨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諒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鄗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陟　贈少傅和國公士㦘

贈武翼大夫不擾　不誑　保義郎不奐　贈武直大夫不違　保義郎不[illegible]　保義郎不恒　訓武郎不韋

善展　善泉　善蔵　善晬　善漢　善暢

汝硡　汝磧　汝浥　汝泮　汝頫　汝槧　汝棉　汝璕　汝佌

崇俵　崇傷　崇瓘　崇鄁　崇黨

北海郡王仲聘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繼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歷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積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選　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士遜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瓢　右班殿直士夔　武德郎

成忠郎不忱　武節郎不廖　武經郎不蕭　不被　贈宣教郎不儇　右班殿

善灃　善琰　善彪　善紳　善培　善綸　善絪　善扯

汝業　汝奐　汝燓　汝樊　汝臭　汝鏵　汝秴

崇璃

士穌　左領軍衛將軍士趡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嵘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禅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鋈　右班殿直士僜　贈建寧軍承宣使建安郡公士崿

直不器　右侍禁不代　從義郎不辮　保義郎不鏵　忠訓郎不儕　贈朝議大夫不屖　不潤　不儔　成忠郎不痡

善及　善古　善括　善耘

汝罰　汝靚　汝礪　汝寶　汝譽　汝書　汝物

崇選　崇呥　崇洵　崇樠　崇汯　崇穗　崇賜

必鍚　必莊

贈鄧州觀察使南陽侯士嫕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鄰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棖　左班殿直士悅　左班殿直士蝶　左班殿直士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瑋

忠訓郎不頻　秉義郎不懸　忠訓郎不儞

善機　善耜　善優　善俞　善辭　善譽

汝宿　汝傒　汝僊　汝徇　汝偍　汝擢　汝怙　汝憴　汝賁　汝貢　汝質

崇瓊　崇璪　崇琊　崇璕　崇琛　崇弆　崇沕　崇潒　崇𤨦　崇近

必埨　必坲　必堝　必壜　必檟

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仲璣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磐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蕤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峻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巿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闆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闌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摘　右監門

善陞　善闡　善膺

汝民

崇詹　崇𧩰　崇噲

必御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梃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士援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持

修武郎不混

善鈁　善可　善貴　善賡　善椿　善璀　善岡

汝仟　汝[illegible]　汝諦　汝諉　汝譊　汝誇

崇機　崇潺　崇欒

肅王樞　恭僖

宗博

東平郡王仲楎

贈通奉大夫士璩

贈光祿大夫不弃

善愧　善究

汝秩　汝彥　汝慕　汝奇

崇勳　崇守　崇正　崇反　崇原　崇密　崇荂　崇蘭　崇裕　崇禮

必折　必鉷　必鎦　必迨　必迭　必遼　必顯　必遴　必遒

良朋　良服　良瑯　良鏶　良湅　良玑　良琈

東牟侯仲歇

朝奉郎士𠍱 榮州刺史士治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廑 合州刺史士玫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信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肆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彪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志 贈左領軍衛大將軍士秉 橫

忠訓郎不頗 從義郎不荷 忠翊郎不譁 秉義郎不恃

善詮 善豪

汝砥 汝楫 汝譠

崇儦 崇俄 崇儻 崇明 崇靜 崇檮 崇鼂 崇鈿 崇楷 崇玗 崇熇

必䆁 必敭 必穗 必愿 必僼 必憪 必儴 必𡎖

良鉤

脩武郎不老 脩武郎不吟 忠翊郎不悟 保義郎不弱 成忠郎不恨 贈武德郎不偏

善絹 善緝 善韡 善貫 善護 善痕 善惟 善需 善執 善昂

汝楫 汝營 汝我 汝邴 汝佋 汝嵩 汝潔 汝穎 汝甄 汝瓌 汝隆 汝瓚 汝詹 汝璩 汝瑮 汝楹

崇礫 崇格 崇錫 崇沐 崇址 崇坳 崇埒 崇𥧂 崇嶧 崇鏈 崇嵈 崇塙 崇闊 崇乙 崇煸 崇鉿 崇鈊 崇鈑

必邁 必聘 必懌 必慨 必情 必鐔 必絟 必瑌 必瑙 必泠 必璟 必瀧 必旟 必稻 必桁 必芋 必尊

良頴 良闇 良闋 良泋 良㦗 良瑕

崇國公仲酉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曝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䁐　左班殿直士祖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平　吳興郡公士傑

成忠郎不垍　忠翊郎不謽　成忠郎不僻　贈武翼大夫不橈

善棐　善賞　善玗　善禹　善彝　善鼐　善顒　善宜

汝櫳　汝椅　汝籙　汝榦　汝驪　汝驟　汝㶉　汝詡　汝鈲　汝鐀　汝綨

崇鋈　崇鈺　崇緝　崇緮　崇爕　崇賅　崇時　崇清　崇彂　崇弧　崇泜　崇潤　崇沭　崇澝

必箱　必薇　必曜　必昧　必璯　必遈　必衘　必倲

良篝　良符　良籥　良發

贈武節郎不林　武節郎不悅　武德郎不陵

善能　善祖　善積　善工　善扛　善推　善瑧　善昱　善斳

汝纁　汝纓　汝紵　汝緒　汝紝　汝濛　汝湜　汝瀓　汝海　汝淳　汝繹　汝綬　汝絢　汝糾　汝緒　汝絨　汝紋　汝紼　汝繼　汝緘　汝紡　汝纘　汝緹　汝繅　汝緬

崇簡　崇榮　崇欒　崇梃　崇悑　崇鈹　崇埍　崇壇　崇填　崇垄　崇壄　崇坡　崇樾　崇僶　崇汾　崇淀　崇涧　崇潯　崇溶　崇溎　崇沅

必梳　必椱　必潽　必埒　必條　必軻　必檖　必銖　必鏧　必鏞　必鎮

良涇　良浔　良譓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緆

贈武德郎不間　成德郎不咎　贈武義大夫不佁

善方　善義　善貴　善封　善儲　善勸　善加　善鑄　善聘

汝滾　汝渠　汝林　汝森　汝淋　汝鉀　汝瀆　汝涓　汝縱　汝絳　汝絯　汝縮　汝緝　汝綮　汝棨　汝紺　汝緣　汝繼　汝級　汝紓　汝繡　汝綯　汝纘　汝絿

崇鑲　崇續　崇槸　崇壓　崇毆　崇[illegible]　崇秩　崇樐　崇樌　崇欐　崇烶　崇緩　崇敹　崇梃　崇政　崇㓝　崇樌　崇涇　崇保　崇伎　崇根

必壏　必臺　必堪　必徃

贈太師崇王𤩽　孝溫　宗瑗

右監門率府率仲伊　建安郡公仲鞧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英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光　左班殿直士嵩　右千牛衛將軍士紗　贈右千牛衛將軍士戩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鏵　右千牛

不霰　不彭　成忠郎不悅

善疇　善䁐　善觀　善涫

汝綵　汝繼　汝絅　汝紾　汝緍　汝緈　汝崌　汝蚍

崇榴　崇樹　崇稖　崇穮　崇稻　崇秆　崇稺　崇鐈　崇敳　崇諫

信都侯仲譔

衛將軍士䗍
贈左領軍衛將軍士鈵
贈右監門衛將軍士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羨
右班殿直士閧
右班殿直士閩
右班殿直士閧
贈右監門衛將軍士伉
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顒

贈武翼大夫不閼
贈朝議大夫不辟

善琮
善諟
善組
善肎
善將
善讚

汝睿
汝擢
汝拭
汝按
汝攎
汝拂
汝擄
汝撰
汝授

崇淦
崇炷
崇滌
崇梩
崇爈
崇闓
崇闔
崇燄
崇熿
崇芷
崇薫
崇烘
崇熄

必賓
必憲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跋
秀州刺史士射

武經郎不躔

善疑
善韶
善璘
善孫
善闓
善翊
善箴
善靖

汝槺
汝摠
汝操
汝闓
汝抦
汝挂
汝捍
汝撣
汝捧
汝揆
汝杞
汝棟
汝樞
汝橚
汝桀
汝髹
汝沐
汝采
汝讚
汝薰

崇闓
崇煌
崇昭
崇瞻
崇燫
崇晴
崇鐐
崇鍏
崇箴
崇闞
崇閎
崇炑
崇煠
崇熀
崇燆
崇璸
崇賢
崇圻
崇橐
崇忝
崇爍

必從
必鐻
必瑱
必鐀
必鏑
必鉦
必鐥
必鉢

贈右領軍衛將軍士佃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碬　武翼大夫士紏

忠訓郎不踦　贈武略郎不悇　保義郎不粗　不硊　保義郎不詼　贈武訓郎不諎

善訾　善布　善璠　善紐　善賓

汝鉡　汝錮　汝吟　汝襲　汝稟　汝璬　汝鳴　汝听　汝敹　汝機　汝琥

崇熅　崇渟　崇樺　崇示　崇諷　崇沓　崇烼　崇燁　崇燃　崇烁　崇鐵　崇霆　崇玆　崇蒔　崇玆　崇蕙　崇峯　崇芬　崇燮　崇穮　崇林

必錢　必鉤　必鑞　必坦　必坐　必墀　必㙻　必璣

華陰侯仲詔

承議郎士羅

贈修武郎不泛　武德郎不咙　保義郎不謙　成忠郎不壬　贈武德郎不患

善明　善封　善銳　善講　善讀　善整　善昂　善楙　善緝　善曉

汝漕　汝滉　汝畋　汝敵　汝敖　汝徹　汝附　汝防　汝訴　汝韶　汝詔　汝派　汝熇　汝蹇　汝寓　汝秀　汝眸　汝轒　汝輜　汝軺　汝輅　汝輿　汝春

崇抌　崇衎　崇樨　崇穮　崇稽　崇治　崇巖　崇瑩　崇涑　崇溟　崇瀴　崇炬　崇爔　崇衕　崇衜　崇衎　崇衛　崇淳　崇濂　崇穡

必穰　必桉　必鏞　必樸

南康郡公仲䔖　保大軍承宣使仲䡴

贈少傅永國公士洪　右千牛衛將軍士鉞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鉽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鏜　右千牛衛將軍士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妃　右千牛衛將軍士蘇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鑽

武德郎不讓　保義郎不復　保義郎不好　武經大夫不濟

善誨　善纓　善飾　善域　善書　善茵　善磬

汝焴　汝熠　汝波　汝洛　汝滲　汝瀸　汝頵　汝秈

崇洋　崇梡　崇鉀　崇鉽

贈太師襄王諡恭憲宗愈

祁王諡敦孝仲僎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劾　贈左武衛將軍士爛　右千牛衛將軍士功

贈武經大夫不慮　贈武經大夫不害　贈和州防禦使不跲

善㞞　善盟　善瑢　善詁　善烱　善綜　善絅　善績　善尹　善纘　善超

汝僎　汝晶　汝閱　汝栞　汝圪　汝堉　汝過　汝涂　汝諍　汝詷　汝譪　汝誋　汝訥　汝璞　汝珹　汝熅　汝鋹　汝灕　汝𤅢　汝荅　汝澤

崇迥　崇梱　崇宿　崇琳　崇悆　崇譁　崇瀆　崇鋸　崇僤　崇僻　崇候　崇瑂　崇硝　崇硫　崇迎　崇洪　崇逌　崇齡

必誧　必椮　必畛　必榱　必鵬

忠州團練使士讃　貴州團練使士買　右班殿直士發

乘義郎不瀆　成忠郎不儦　不蒙　訓武郎不尋　忠翊郎不紊　成忠郎不貪　成忠郎不皮　忠翊郎不訾　成忠郎不弄　保義郎不曠　成忠郎

善蕢　善省　善卷　善爲　善則　善廙　善柢　善該

汝華　汝睢　汝幾　汝釗　汝匯　汝奉　汝建　汝沄　汝聘　汝鐸

崇蔚　崇微　崇椐　崇材　崇極　崇滌　崇湝　崇魏　崇軾

必灑　必浾　必㴾　必汲　必漈　必浵　必淶

良愿　良恵　良岩　良懋

房陵郡公仲嫭

州防禦使士㯃　贈右金吾衛將軍士詷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釧　贈寧國軍節度使奉化侯士𧸘

不謬　成忠郎不孤　成忠郎不卑　成忠郎不懷　武翼郎不汰　成忠郎不㜸　武德大夫不憎　贈光祿大夫不慍

善徐　善如　善繩　善瑩　善傒　善曉　善衎　善閭　善閱　善闓

汝家　汝譋　汝闢　汝遽　汝洌　汝遭　汝途　汝瑁　汝珹　汝於　汝瑓　汝珦　汝瑱　汝珸

崇槓　崇稾　崇樾　崇繹　崇程　崇逵　崇鎮　崇鉷　崇鐖　崇錍　崇針　崇鉺　崇涟　崇汕　崇丘

必桂　必漩　必嵉　必墭　必灝　必發

良穮　良䅽　良詠

成德軍節度使仲緄 保慶軍節度使仲璿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晨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琈 右班殿直士貫 右千牛衛將軍士晴 右班殿直士藍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鑑 右千牛衛將軍士璽

保義郎不屈 贈朝議大夫不憚

善宰

汝昌 汝大

崇師 崇庚 崇穆 崇協 崇制 崇克 崇假 崇石 崇合 崇徹

必瑧 必任 必伉 必澮 必淺 必瀏 必鏻 必銑 必數

良譔 良樘 良詔

平江軍節度使仲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琣 右班殿直士續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迆 楚州防禦使士篥 士堠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㞱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浡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誠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霽 太子右

保義郎不圓 不㦲 贈武翼大夫不憴 不憒 保義郎不緬

善抗 善搏 善撟

汝共 汝諫 汝澳 汝澢 汝涸 汝湑 汝洔 汝洵 汝衍 汝淌

崇扒 崇掠 崇鐏

必璩

建寧軍節度使仲苜
內率府副率士須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褔　忠翊郎不逵
榮州防禦使士琬
吉州刺史士酌
贈太師咸安郡王士劇　朝散郎不羇
朝請郎不闕
善僑　汝北
善朴　汝仔
善僚　汝儃
善偉　汝統　崇玥　崇玦　崇琡
汝絨　崇瑍　崇漅
善侁　汝莒
善付　汝垺　汝嶟　汝濩　汝諯　崇坆　必潙　崇墐
善滄　汝秘　汝秭　汝揣
善淶　汝稤　汝穚　汝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邊

章
嘉原郡公仲撥
太子右內率府率士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欽　忠翊郎不悅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標　修武郎不佾
東陽郡公士憎　訓武郎不闐
善輯　汝硝　崇瓊
善昇　汝圭　崇琢　崇瑫
汝湖　崇璥　崇讀
汝祀
善冀　汝壄　汝琄　汝項　汝珴
善勳
贈利州觀察使不譆
善玠　汝贊
善琜　汝譁　汝雋　汝纂
修武郎不顯
善鍵　汝伶　汝傈　崇㷿　崇臺　崇韭
善霶　汝町　崇濱
善杓　汝晥　崇治　汝曔　崇瀅

		贈華州觀察使仲從
安康侯士晴		右千牛衛將軍士策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前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墕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棬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室
忠翊郎不隨　保義郎不取　秉義郎不敢　左領軍衛將軍開國男不惷		忠訓郎不趟　忠翊郎不纘
善輅　善紘　善瀞　善赴　善玞　善淮		善居
汝暍　汝販　汝朦　汝惚　汝鐵　汝鑺　汝爍　汝樽		汝畓
崇熙　崇佩　崇徂　崇焴　崇浣　崇潔　崇墘　崇卬　崇壖　崇坶		

贈太師潤王諡傳惠宗隱	
華王諡孝僖仲癸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垺　贈武勝軍節度使士譚　右班殿直士延　贈右領軍大將軍士硝	
武節郎不獨　不吝　保義郎不雜　贈武翼大夫不譏	
善樽　善愛	善知　善訊
汝悤　汝琥　汝鑑　汝識	汝遂　汝義　汝驚
崇玉　崇儰　崇倎　崇澻	崇威　崇祐　崇啓　崇忭　崇祐　崇昱　崇晷　崇勔　崇諭　崇婁　崇需　崇桀
必榛　必榣	必逢　必溎　必沆　必涘　必瑞　必瑨　必玵　必玥　必玠　必礷　必硄　必磏
良儉　良僊	良絟　良縋　良絪

河東郡王謚孝良仲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碩　太子右內率府率士郁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仗　內殿崇班士孜
忠訓郎不戾　忠訓郎不俙　成忠郎不佺　成忠郎不校　成忠郎不惑　保義郎不吁　成忠郎不思　訓武郎不朋
善憓　善融　善松　善篝　善貽
汝瑞　汝馨　汝鼐　汝倈　汝谿
崇堯　崇力　崇柄　崇家　崇弓　崇駕　崇隆　崇動　崇劭　崇平
必磏　必碟　必讀　必誇　必譁　必詣　必稷　必櫰　必度

贈左千牛衞將軍士
右班殿直不熾　贈寧武軍節度使不冒　秉義郎不皈　贈朝散大夫不
善節　善綜　善膺　善頌　善成　善瑪　善甸　善應
汝彌　汝匯　汝算　汝契　汝介　汝橫　汝榆　汝郁　汝鄰　汝郲　汝鄒　汝邦　汝邯　汝郿　汝郎　汝㵟　汝秀　汝富　汝儷
崇蕭　崇宦　崇張　崇虎　崇議　崇嚴　崇勃　崇鏊　崇領　崇弥　崇霅　崇濂　崇潚　崇勤　崇德　崇誼　崇旨　崇總
必寶　必㤅　必捍　必拓　必昴　必昭　必瞭

福國公諡純僖仲麗

西頭供奉官士耀　贈左領軍衛將軍士儱　右班殿直士護　修武郎士賁　右班殿直士倖　贈太師冀王諡孝敏士

成忠郎不退　成忠郎不遺　忠翊郎不隘　保義郎不備　進封滕國公諡恭靖不微

僎

善哲　善慈　善架　善確

汝勳　汝郯　汝楠　汝孖　汝屾　必昍　汝朋　汝赫　汝放

崇巘　崇嵒　崇岃　崇城　崇礪　崇瑢　崇球　崇瑮　崇越　崇逾　崇圻　崇璡

必惠　必恴　必湉　必悚　必憽　必愊　必慓　必憒

良堖　良埥　良增

贈太師安化郡王士太

朝議大夫直秘閣不竊　朝議大夫不謝　贈朝議大夫不錦　右奉議郎不賕

善播　善蹴　善鉅　善硯　善碤　善居　善譽　善迎　善芬　善曼　善莀　善倧　善濡　善職

汝和　汝玵　汝璠　汝序　汝雕　汝多　汝庀　汝遷　汝忕　汝蕙　汝秖　汝薼　汝恿　汝相　汝恋　汝慝　汝宦　汝琗　汝璊　汝珐　汝玠　汝璥　汝禱　汝縓

崇激　崇埑　崇腆　崇膒　崇瑂　崇玔　崇槼　崇謨　崇絿　崇棣　崇鏽　崇懷　崇侶　崇侊　崇儀　崇劼　崇勑

必垂　必棉　必樛　必欅　必榛　必檨　必檑　必擀　必畔

贈朝徽大夫不澂　贈武功郎不架　贈朝奉大夫不騁　贈承義郎不豐

善槔　善億　善旌　善幌　善克　善有　善堪　善核　善鄉　善琉　善起

汝澈　汝楳　汝健　汝僮　汝墜　汝頷　汝顯　汝邃　汝濡　汝綝　汝謀　汝讖　汝証　汝扆　汝啓　汝懾　汝悕　汝愜　汝惆　汝忟　汝愔　汝換　汝橙　汝蹫

崇初　崇果　崇縣　崇括　崇審　崇弦　崇寂　崇肓　崇忱　崇悃　崇侘　崇烈　崇畔　崇哆　崇睞　崇鴻　崇露　崇霈　崇靄　崇露　崇霧　崇璯

洋國公諡孝脩

吉州刺史士夰　贈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士奇

文林郎不刓　贈武德郎不躙　訓武郎不孱　武翼大夫不騆　成忠郎不郾　保義郎不駉

善東　善多　善彪　善烈　善鏞　善鎧　善騫　善蘧　善芜　善萊　善藎

汝堎　汝浣　汝倈　汝斐　汝彝　汝膳　汝搢　汝榧　汝漻　汝芮　汝遝　汝昔　汝咎　汝晳　汝曅

崇碧　崇崖　崇琄　崇逞　崇鏴　崇璆　崇璥　崇慮　崇愨

必還　必灩　必　必濉

仲檪
建州觀察使仲脊
　右千牛衛將軍士鮮
　右千牛衛將軍士揭
　士乘
　贈開府儀同三司丞國公士詥
　　保義郎不旋
　　贈左領軍衛將軍不止
　　　善瀰
　　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昌州刺史開國伯不僊
　　　善壠
　　　善鴻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駰
　右班殿直士琦
　右班殿直士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澎
南陽侯仲歐
　右班殿直士詵
　右班殿直士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用
　太子右

　內率府副率士嶠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匠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愿
　贈武略大夫士潻
　　武節郎不旄
　　　善猍
　　　　汝騆
　　　　　崇軓
　　　　汝驨
　　不瘟
　　忠訓郎不兢
　　　善耒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覛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特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紓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瓚
漢東郡王宗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足

贈太師榮王諡孝靖宗綽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霄　襄王諡康孝仲㝝

池州防禦使士纁

成忠郎不同　贈武節郎不瞻　秉義郎不椽

善紹　善逢　善逑　善設　善迨　善萃

汝惚　汝悆　汝意　汝恩　汝慹　汝似　汝詳　汝萸　汝蕙　汝莩

崇鑗　崇銛　崇欏　崇柘　崇植　崇譁　崇瑜　崇陔　崇瑨　崇玲　崇壇　崇牖　崇梳　崇杓　崇玕　崇星　崇瞰　崇曮　崇睞　崇曤　崇暎

必潙　必湄　必澴　必宴　必家　必寘　必實　必寠　必寯　必穹　必譖　必譩　必評　必諆

高密郡公仲譽

贈左監衛大將軍士㮚　右千牛衛將軍士奎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昴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鎬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齋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萑　右班殿直士權　右千牛衛將軍士盉

武經郎不淯　贈武訓郎不玷　武經郎不璉　忠訓郎不猶　贈朝散郎不否

善仟　善慶　善詡　善揮　善格

汝懲　汝隳　汝扑　汝嵤　汝悉　汝暨　汝歷

崇筳　崇屾

必扔

太師信王謚康公宗治

右武衛大將軍濮王防禦使仲漼　右千牛衛將軍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㸌　岐王謚簡獻仲忽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煙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友　右監門率府率士度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鑢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紀　安康郡王士說

忠翊郎不驕　武翼大夫不洪　贈銀青光祿大夫不柔

善順　善契

汝昕　汝旻　汝暲　汝昳　汝敗

崇琲　崇玶　崇璦　崇果　崇昺　崇晉

必誑　必檖　必毅　必恖

良玣

武翼郎不拾　成忠郎不稼　訓武郎不忦　保義郎不愜　保義郎

善法　善待　善帳　善廉　善禮　善雍　善㡛　善原　善從　善輯　善褰

汝楲　汝成　汝勤　汝護　汝述　汝遠　汝遇　汝适　汝穗　汝専　汝傷　汝魔　汝庶　汝庇

崇諲　崇韙　崇綷　崇袞　崇繇　崇繐　崇續　崇絢　崇彝　崇忽　崇徽　崇捍　崇寘　崇寘　崇寒　崇宛

必鉑　必　必　必常　必翼　必翔　必協　必勳　必洋　必淡　必㴖　必淄　必湙　必漫　必炫　必爤　必烻　必漻　必渡　必浤　必漣

良璧　良忻　良璞　良佩　良慷　良鳳　良　良豐

左班殿直士欲　左班殿直士歐　眉州防禦史士績　贈保寧軍節度使士紆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漆　明州觀察使開國伯士贛

不爍　忠訓郎不韙　成忠郎不歷　贈武經大夫不據　保義郎不佇　贈宣教郎不墊

善柟　善鑑　善輅　善勰　善夋　善盈　善鉤　善穄

汝迵　汝燁　汝燦　汝熺　汝迺　汝遂　汝規　汝鳳　汝夙　汝邀　汝邍

崇願　崇頒　崇領　崇靖　崇縱　崇浙　崇積

必溏　必涌　必浦　必澾　必鈋

右千牛衛將軍士稌　贈鄧州觀察使士播　成州團練使士

保義郎不墜　不尤　追封永國公諡恭靖不諮

善穡　善秠　善學　善莅　善淵　善頎　善轀

汝邇　汝漣　汝邃　汝邍　汝巡　汝遭　汝菁　汝蒄　汝邂　汝蔙　汝道　汝連　汝顥　汝量

崇鑩　崇鏾　崇針　崇銘　崇鏠　崇俗　崇付　崇保　崇輮　崇棪　崇稠　崇爀　崇夬　崇逕　崇邐　崇逞　崇迮　崇遝　崇逮　崇遽

必詧　必倔　必仔　必住　必侳

能　榮州防禦使士觀　開州防禦使士廉　贈太師和義郡王士珸	
朝請郎不執	追封申國公不摭　秉義郎不鞴　成節郎不噭
善戴　善諓	善卑　善芳　善蒂　善世　善書　善瓚
汝謐　汝護　汝機　汝檬　汝桲	汝楗　汝諹　汝篾　汝稓　汝篅　汝籛　汝簣　汝籙　汝馱　汝驩　汝櫹　汝楣　汝瞖
崇錡　崇鍥　崇鐔　崇鋇　崇鑁　崇釧	崇嫌　崇逍　崇遐　崇連　崇退　崇遹　崇汝　崇儉
必運　必達　必注　必潸　必湜　必滴　必瀰	必泒

	廣平侯仲庠
	贈建州觀察使
天水縣開國子不濿　武節郎不劬	秉義郎不猜　成忠郎不疧　天水郡開國伯不慢
善摛　善掎　善芸　善著　善蒿	善嬰　善茀　善蘭　善薇　善茀
汝鐃　汝金　汝遼　汝边　汝運　汝迣　汝繒　汝締　汝瑥　汝蘇　汝莒　汝荼　汝檗	汝葦　汝蕢　汝蒳　汝達　汝俐　汝琾　汝培　汝琛
崇儆　崇排　崇搩　崇披　崇磏	崇桶　崇榑　崇棪　崇楙　崇憲　崇懋

贈安武軍承宣使仲臻

廣平侯從義郎士穡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燮　贈建寧軍節度使清源侯士倣

不假　脩武郎不炳　成忠郎不譯　成經郎不敖　忠訓郎不罷　贈太中大夫不緇

善証　善訥　善語　善從　善竦

汝藹　汝蓁　汝芙　汝儛　汝玥　汝珖　汝瑲　汝珇

崇程　崇崗　崇昇　崇義　崇阜　崇覃　崇湨　崇湜　崇楷　崇淂　崇湣　崇澥　崇溧

必里　必寀　必害　必守　必宇　必家　必稼　必稠　必佇　必倰　必儎　必換　必稌　必梗　必檩　必櫂　必棶　必檠

良俒　良　良倢　良御　良復　良緝

贈中散大夫不抑

善稽　善潔

汝固　汝胄　汝臣　汝瓛

崇潩　崇復　崇澇　崇漸　崇𣚎　崇枲　崇櫜　崇娶　崇棨　崇棗　崇桸　崇築　崇槧　崇檿　崇楥　崇相　崇栿　崇檁　崇禾　崇欒　崇葸　崇蘖　崇蘏　崇欒　崇朶　崇梟　崇伺　崇倣　崇倣

必杖　必栢　必楫　必榛　必迎　必逭　必邃　必遲　必曉　必道　必延　必遵　必宰　必宖　必寔　必寵

良贇　良資　良寶　良贊

右千牛衛將軍士[illegible]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illegible] 右千牛衛將軍士芝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亭 右千牛衛將軍士緼

成忠郎不要

善詌 善饒 善集 善奉 善然

汝瑀 汝笥 汝策 汝鑽 汝鋒 汝錄 汝鋤 汝堡 汝塡 汝畦 汝塈

崇莅 崇緝 崇組 崇害 崇實 崇霍 崇液 崇渲 崇紹 崇紓 崇[illegible] 崇綅 崇繕 崇潔 崇緬 崇緩

必賽 必傺 必寢

宋史卷二百三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世系表第二十三

宗室世系十八

太師建王諡孝良宗蓋				
昌國公仲江				
武功郎士讀	左侍禁			
秉義郎不替	成忠郎不磽	贈武翼大夫不惄	秉義郎不惜	
善性	善足 善書	善選	善符 善愚 善告	善中 善勇
汝磊	汝蕚 汝晶 汝卉 汝潹 汝淮		汝愳 汝邕 汝太 汝儁	汝臨
崇敏 崇龔 崇偉 崇份 崇伏 崇佀 崇倲	崇傺		崇 崇鉌 崇全 崇忎 崇震 崇覺 崇璽 崇昌	崇弔
必審 必寰 必羅 必旁			必潤 必謞 必詤 必講 必偃 必怵 必懥	
			良喻	

廣平侯仲俛	安康郡公仲鄅			
士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斤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偪 左班殿直士諭 右班殿直士湄	贈昭慶軍節度使豫章侯士瀸			
	保義郎不均	左朝散大夫直祕閣不敵	贈武功大夫蘄州防禦使不涓	
		善肆	善綽 善緝	善巹
			汝胖 汝膚 汝賸 汝脛 汝腴 汝朧 汝洽	汝思 汝清
			崇烟 崇煉 崇堂 崇坋 崇鍴 崇班 崇玭	崇濼 崇棠
			必疊 必晏 必時 必昔 必畢 必景 必晢	必坳 必墐 必塿 必壧 必堤 必燠 必櫛

仲的　榮國公諡孝節
士倫　右千牛衛將軍
不蹇　保義郎
不泯　右承德郎
不嗄　武翼郎
不謏　乘義郎

善乘
善覽
善鑒
善勸
善珽
善鉌
善櫄
善桄
善暘
善利

汝淨
汝慈
汝恩
汝滂
汝淠
汝家
汝宆
汝鞭
汝頊
汝峻
汝竭
汝頊
汝賜
汝譜
汝滴
汝淞
汝儆
汝芺
汝茹
汝蘢
汝常

崇禾
崇森
崇楗
崇嗷
崇鄘
崇敉
崇錸
崇鑛
崇銃
崇褱
崇稟
崇享
崇濯
崇瀾
崇和

必炅
必烣
必燹
必碩
必藻
必昔
必淩
必嬈
必圤
必梱

士帶　右班殿直
士慷　贈少師和國公
不熵　修武郎
不犯
不紀
不圮
不嗷　修武郎
不寔　訓武郎
不求
不辱　武翼大夫

善時
善滌
善忎
善照
善組
善踐
善統

汝朴
汝暘
汝晞
汝捲
汝旱
汝憚
汝昜
汝曼
汝暈
汝昴
汝㬎
汝昪
汝校
汝桴
汝檢
汝㯹
汝堅
汝擽
汝鏘

崇秈
崇稔
崇逵
崇迂
崇逸
崇熇
崇侈
崇御
崇紓
崇涔
崇熾
崇燐
崇𤒍
崇烝

必中
必璘
必璱
必瓊
必玒
必玢
必鑽
必鍋
必堅
必璧
必瑑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作　右班殿直士傭

贈武顯大夫不單

善　善昫　善佡　善翰

汝鉦　汝槃　汝蝶　汝柴　汝楖　汝振　汝柲　汝標　汝札　汝珮　汝瑠　汝欅　汝灤　汝木　汝拾　汝檖　汝志　汝意　汝悉　汝憑　汝讓

崇焦　崇焦　崇熑　崇飠　崇黠　崇儓　崇䌷　崇謣　崇䐗　崇熊　崇翮　崇睬　崇晰　崇昀　崇涪　崇濮　崇澈　崇温

必礦　必效　必敉　必瑑　必堲　必瑁　必鏌　必鍯　必鏫

右朝請大夫士加　贈金吾衛將軍士芓

忠訓郎不尤　不違　忠翊郎不畯　贈武翼大夫不　朝散郎不給

善龍　善珙　善瑡　善憲　善譚　善紳　善綫　善球　善戩

汝㦗　汝悉　汝慾　汝戀　汝懃　汝偕　汝仕　汝倈　汝偶　汝儒　汝仿　汝佩　汝儕　汝堥　汝柳　汝歐　汝側　汝傺

崇畦　崇晊　崇浮　崇溥　崇札　崇璦　崇璲　崇璸　崇瑀　崇玹　崇璒　崇璣　崇玤　崇玠　崇鏤　崇虛　崇僅　崇既　崇賙　崇䐉

必釭　必談　必註　必醐　必枅　必栤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悅　右千牛衛將軍士休　右千牛衛將軍士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深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僖　贈寧遠軍節度使永國公士穋

不彼　贈武翼郎不款

善官　善馨　善覩

汝俾　汝僕　汝佩　汝信　汝鍾　汝鋞　汝鋂　汝鎗　汝鏮　汝銀　汝憒　汝恬　汝惓　汝柊

崇睟　崇則　崇畬　崇我　崇竫　崇銜　崇衙　崇劯　崇佃　崇僊　崇懋　崇斕　崇畚　崇條

必逮　必澍

保義郎不謟　贈武翼郎不頫　武翼郎不擬　進封開國侯不嚴　武翼郎不休

善感　善洽　善僩　善郯　善企　善幹　善栩　善基

汝艛　汝摯　汝孌　汝攀　汝踑　汝踴　汝榷　汝櫝　汝楻　汝櫓　汝枚　汝想　汝沫　汝湙　汝泭　汝滮　汝汜　汝渪　汝瑀　汝譓　汝謐

崇遹　崇寮　崇薲　崇遚　崇迕　崇逡　崇蒯　崇萮　崇鐅　崇砌　崇穋　崇鎌　崇穪　崇秞　崇碁　崇礬　崇班　崇玩　崇珕　崇鏵

必鬩

良檣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懕　華陰侯仲葳

贈開國儀同三司永國公士秀　贈武翼郎士訓

忠訓郎不澆　武節郎不跂　進封開國伯不培　訓武郎不樸　修武郎不柴　修武郎不岙　贈武節郎不繁

善奕　善㝯　善奐　善太　善凱　善音　善韻　善訛　善慹　善濾　善洌　善採　善晨　善晃　善早　善要

汝䛏　汝詗　汝諓　汝諤　汝讌　汝訦　汝誼　汝訂　汝謢　汝構　汝境　汝轄　汝轑

崇壥　崇琉　崇琥　崇琛　崇枋　崇杵

贈太師貢王謚傳孝宗勝

右監門率府率仲呂　昌國公謚良孝仲弁

右千牛衛將軍士鄭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侑

武翼郎不儕　忠翊郎不晴　贈武翼郎不蟲

善據　善旦　善乂　善陝　善侅　善泮　善廡　善鑠　善俗　善儼　善脩

汝轂　汝轢　汝輪　汝軏　汝轓　汝軝　汝儂　汝伺　汝鍗　汝硝　汝礹　汝碟　汝瀀　汝流　汝琄　汝玩　汝瓔　汝珅　汝璸　汝鏌

崇榆　崇橺　崇梅　崇櫰　崇桱　崇稃　崇穟　崇秸　崇秝　崇秙　崇玟　崇頪　崇鎮　崇銡　崇浪　崇涔

贈婺州觀察使東陽侯士瑀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輪　右監門衞大將軍士徽

贈武翼郎不俗　秉義郎不僨　成忠郎不相　贈武功大夫不[illegible]

善嘨　善班　善嚴　善鞏　善璥　善璪

汝杓　汝棬　汝榕　汝櫎　汝櫰　汝玢　汝瑝　汝勷　汝璇　汝仍　汝槽　汝宓　汝逊

崇騤　崇瑯　崇玘　崇渝　崇楬　崇淖　崇檕　崇堙　崇圳　崇滝　崇梓　崇渚

必僕　必相　必械　必愿　必息　必慭　必棕　必楷　必杵　必汿　必淦　必澤　必鍗　必睶　必合　必寧　必動　必飭

良檜

北海侯仲道

士審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鏓　右班殿直士鏞　榮州團練使開國侯士聆　右監門衞大將軍士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齡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劭

不嫉　保義郎不鄙　不鄙　保義郎不郜　不偹　秉義郎不槔　贈明州觀察使不讓　成忠郎

善社　善愍　善聯　善祺　善繹　善褱

汝邈　汝迎　汝適　汝璓　汝稈　汝論　汝遒

崇欣　崇毂　崇譿　崇譙

必勃　必意　必慭　必壇　必墐

贈太師 惠王諡 僖節宗 楚

平陽郡 王仲賜 　 濮陽侯 仲𡢃 　 嘉國公 仲佽

朝議大 夫士㥦 　 右監門 衛大將 軍士菓 太子右 監率府 率士竿 太子右 監門率 府率士 䤯 　 領 副率士 內率府 太子右 待 徹郎士 道改翠 副率入 內率府 太子右 　 贈恭州 團練使 士等

修武郎 不敗 秉義郎 不同 　 成忠郎 不閑 成忠郎 不儕 　 不憩 忠翊郎 不慮 成忠郎 不控 成忠郎 不蹇 成忠郎 不御 成忠郎 不彫

善式 　 善誠

汝酐

崇槻 崇棪 崇㯟

必蓺 必烎

贈太師 欽王諡 穆恪宗 祜

右監門 率府率 仲穪 清源侯 仲厭 　 昌國公 仲嶹 惠國公 仲琭

右班殿 直士駐 右班殿 直士謚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士 㻏 　 太子右 內率府 副率士 晉 右千牛 衛將軍 士記 朝散大 夫士虢 高州團 練使士 哲

贈承義 郎不物 　 忠翊郎 不詆

善勳 善愿 善芑 善初

汝薄 汝頑 汝悏 汝抑 汝鈍 　 汝㷧 汝急 汝悬 汝漼 汝湎 汝灦 汝津 汝潔

崇梢 崇槭 崇櫃 崇梭 崇桬 　 崇楦 崇桼 崇樓

必㳆 必熺 必燧

房國公諡榮孝仲㙐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招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輪　康州刺史士途　右班殿直士㶏　贈太中大夫士倆
成忠郎不惓　不悭　不韶　成忠郎不隨　贈武經郎不㬂　成忠郎不逮　成忠郎
善藷　善偕　善釭　善澧
汝蕃　汝鈞　汝劭　汝玕　汝鏊　汝銓　汝硂　汝桁
崇岫　崇嶚　崇崠　崇錦　崇𣊨　崇魄　崇仞　崇仟　崇宣　崇錄　崇釖　崇蟳　崇岵
必欽　必莘　必歲　必嬛　必邊　必岱　必昌　必崗　必儁　必儦　必佋　必曜　必昈　必岑
良驂

贈越州觀察使士皝　康州刺史士磾　贈保信軍節度使乘陽侯士覩　贈奉直大夫士貟
不殺　贈中奉大夫不慄　不慽　忠翊郎不燥　秉義郎不怙　成忠郎不慽　成忠郎不恪　不慨　武經郎不愉　訓武郎不劇
善救　善駘　善祁　善橐　善雝　善覺　善昇　善羅　善郰
汝功　汝　汝勵　汝劬　汝錊　汝滄　汝烰　汝熯　汝熄　汝熹　汝俤　汝伍　汝劮　汝謎　汝延
崇恍　崇洓　崇嵁　崇嶧　崇懵　崇苗　崇范　崇焆　崇鏑　崇熇　崇楛　崇璧
必祝

沂國公仲浛

贈瓊州觀察使東陽侯士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鷊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卞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抖　贈保寧軍節度使新安郡公士恭　士狆

成忠郎不許　追封安化郡公不外　不訣　保義郎不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褐　保義郎不杜　不侮

善禦　善祲　善禕　善　善

汝銎　汝萃　汝瓚　汝球

崇警　崇諭　崇蓋　汝玗　崇鐯

必浪　必葆　必淆　必[illegible]

忠州團練使仲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畟　博平侯仲親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績　吉州刺史士忠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illegible]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補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眷　右朝奉大夫士闢　右千牛衛將軍士閡　右千牛衛將軍士開　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士闡

成忠郎不瑨　武翼郎不疎　從義郎不沴　從義郎不瑜　訓武郎不傈

善俗　善值　善儉　善龢　善龤　善頂　善賓

汝寗　汝獎　汝稀

贈太師景王諡孝簡宗漢

左屯衞將軍士瑁　武康軍節度使仲珙

忠翊郎士行　贈保信軍節度使東陽郡公士式

武德郎不弛　忠翊郎不秕　贈從義郎不鈇　武德大夫不傑　贈武訓郎不載　忠訓郎不奐　武德郎

善塵　善庭　善廠　善銖　善軌　善恭　善聳　善璽　善緣

汝逵　汝逍　汝遨　汝建　汝道　汝迄　汝遁　汝祥　汝礽　汝禧　汝測　汝瀡　汝洒　汝諗　汝焯　汝㝢

崇瀧　崇泷　崇泛　崇汝　崇冽　崇稷　崇白　崇玿　崇槐　崇熙　崇穰　崇焦　崇賆　崇信　崇儔　崇消

必珕　必榮　必燊　必晊　必旴

安遠軍承宣使仲彩

右監門衞大將軍士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綠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涏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鐸

不諓　成忠郎不幗　贈武顯大夫不貳

善綱　善舒　善採　善樺

汝逶　汝滲　汝望　汝琍　汝玿　汝棣　汝窒　汝樵　汝櫨　汝檻　汝樛

崇佝　崇僊　崇俌　崇倘　崇佫　崇佃　崇俠　崇𠎝　崇汚　崇侍　崇伉　崇濆　崇潬

必徭　必御　必佫　必侑　必奩　必奮　必大　必𡘋

贈太師成安郡王諡敏士銖

訓武郎不劌　贈武經郎不耜　贈武翼大夫不淪　成州團練使不倚　不執　朝散大夫不奭　追封安化郡公

善橋　善檇　善揣　善融　善虹　善沫　善奎　善香　善璨　善琰　善遇　善與　善鐵　善憩　善稻

汝櫖　汝杋　汝椒　汝樾　汝柱　汝枹　汝鏽　汝涸　汝汻　汝泚　汝暫　汝洩　汝潒　汝御　汝漫

崇枇　崇樞　崇栐　崇盱　崇昧　崇曨　崇膵　崇桄　崇椡　崇欖　崇寀　崇楨　崇榫

必懭　必㦨　必憸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鑰

不　贈朝散郎不縮　贈武翼大夫不沸

善香　善鄉　善晼　善憶　善鉤

汝潙　汝澡　汝瀀　汝屋　汝壐　汝埊　汝塾　汝淑　汝泓　汝津　汝溶　汝溝

崇棩　崇袷　崇樞　崇鈉　崇錫　崇鉿　崇瑞　崇璧　崇玭　崇珽　崇璸　崇璈　崇珍　崇樫　崇槿　崇熂　崇瓃　崇稽　崇憺　崇悁　崇梅　崇椅

必澧　必澗　必沄　必泓　必洐　必沽　必沂　必淀　必濉　必溪　必泇　必沔　必衍　必瀆　必濛　必潷　必綟　必嬰　必熄　必訡　必熵　必烽

良垓　良塥　良墀

武德郎不𦇧

善藹　善訪　善英　善冠　善楕　善瀛　善濬

汝淳　汝渼　汝澧　汝琬　汝珪　汝璡　汝栝　汝櫝　汝拂　汝櫌　汝櫍　汝欅　汝濂　汝淅　汝濘　汝澼　汝溆　汝迈　汝過　汝賁　汝迁　汝送　汝驤

崇乘　崇東　崇曈　崇輊　崇熇　崇煬　崇爛　崇遴　崇遡　崇遂　崇適　崇送　崇合　崇金　崇恕　崇畤　崇劭　崇淤　崇劈　崇㴱　崇淑

必鋲　必鏈　必鑷　必樞　必暌　必顯　必藾　必顒　必恁

良逵

昭信軍承宣使仲碁　右監門率府率仲賢　感德軍承宣使仲□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大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逵　吉州刺史士㯨　榮州刺史士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祈　右千牛衛將軍士浩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滴　太子右監門率

成忠郎不瞑　成忠郎不竭

善㪚

汝馭　汝聰　汝瀟　汝澳　汝瀦

崇屡　崇補　崇秙　崇穡

仲係
府率士提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湛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莫
從義郎士雄
不幾
訓武郎不舒
善綸
汝悚
崇傳
汝憐
崇陣
崇隥
善鏗
汝憬
崇尊
汝鍊
汝錫
善銑
善鏝
汝澹
崇焜
崇熿
善銀
汝汀
汝潛
崇
汝砂
崇
善鑌
汝璠
汝瓊
右千牛衛將軍不戾
善燦
汝焌
汝玗
保義郎不盅
訓武郎不玞
善鐵
善鏘
汝憩
崇憼
崇慵
崇憕
善鉛
汝悷
汝愍

昭慶軍承宣使仲分
贈右衛將軍士瑰
保義郎不狎
忠翊郎不鶣
善舫
汝愿
汝恭
汝憙
汝惠
汝恝
成忠郎不遺
不桼
武節郎不糾
善還
善迂
汝惀
汝憪
汝懐
汝愃
崇濮

贈金州觀察使安康侯士珀
武翼郎不辱
汝聽
崇粟
崇繁
從義郎不侮
善中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報
右千牛衛將軍士貞
不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憂
右千牛衛將軍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侯　榮國公仲攄　瓊王諡恭憲仲偪

士穣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授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拾　贈開國儀同三司和國公士周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表　太子右監門率

贈武德郎不壽　武德郎不黜　忠訓郎不吡

善穜　善珙　善瑎　善錯　善　善賚　善軻　善職　善龐　善張　善柯

汝捷　汝迺　汝遵　汝譯　汝騏　汝埘　汝炤　汝溶　汝瀣　汝昭

崇珠　崇焞　崇熀

康州防禦使仲玠　忠州團練使仲玶

府率士濤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春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寶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瀾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敦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倜　贈開府儀同三司士壵

不危　從義郎不施　武節郎不推

善瑰　善麀　善㴻　善祿　善彖　善專　善驊　善枅

汝杉　汝柘　汝梟　汝楧　汝稷　汝楀　汝榫　汝檨　汝梅　汝株

崇㴩　崇墉　崇洄　崇淫　崇漱　崇魯　崇秌

越王房

越王諡文惠元傑

子幼亡，不及名，詔以允言子宗望繼其孫

高密郡公宗望

贈保靜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良僖仲節

贈陳州觀察使陳國公士䫂
襲封越國公不器

贈越州觀察使會稽侯士稷
左侍禁不伐
善智
汝貸
崇道　崇信　崇德　崇榮　崇倡　崇大

右監門率府率仲栒
右監門率府率仲藹
右監門率府率仲賢
右監門率府率仲熠

武節郎不瓊
善棣　善梗　善槐　善楑　善罕　善采　善諸　善歷
汝瀷　汝漾　汝淬　汝惟　汝烶　汝煊　汝焯　汝堅

東平侯仲嘉

贈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士耕
右班殿直不累
從義郎不黨
秉義郎不奇
成忠郎不敏
承信郎不忮
三班奉職不違

贈右屯衛大將軍士䊮
左侍禁士䁯
承信郎不欺
秉義郎士礵
左侍禁士獉
朝散大夫士瞰
贈開府儀同三司士附
三班奉職不矜
右侍禁不復
右班殿直不伸
三班奉職不懃
三班奉職不撓

崇贊
崇亮
必規　必開
崇至

贈忠州觀察使高密郡公士緼
武功郎士錠
忠訓郎士楷

忠訓郎不怡
宣義郎不綠
三班奉職不伴
左班殿直不臨
不散
不僞
不謙
訓武郎不華
承節郎不抗
武翼郎不蹇
成忠郎不耀
保義郎不違
忠翊郎不同
成信郎不惑
不雄
承節郎不奢
承信郎不倦

善時
善璇
善效
善建
善銍
善欽
善錡
善鑄
善釗

汝羲
汝俊
汝令
汝最
汝淩
汝繕
汝彊
汝枌
汝棣
汝納
汝極
汝芬
汝㦤

崇亢

河內侯仲炎
華原郡贈保大公仲嵱軍承宣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員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屏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瞻
贈右屯衛大將軍士暉
贈武功大夫士抗

成忠郎不染
贈武節不倚
奉直郎不慽
武翼郎不息
不必

善施
善漁
善謀
善讓
善詩
善調
善謙
善誘
善輝

汝符
汝梲
汝才
汝亢
汝童
汝昔
汝雷
汝育
汝褒
汝卞
汝忻

崇璫
崇璜
崇激

使高密侯士克　右班殿直士珝　贈教武郎士濮　右侍禁士岩　右班殿直士袠

秉義郎不食　三班奉直不回　武翼郎不溢　修武郎不求　不已　不僭　承節郎不鞏　不佞　保義郎不恩　修武郎不溢　秉義郎不回　承信郎不盈

善建　善仁　善重　善俊　善貸

汝昭　汝寀　汝楮　汝儇　汝能　汝愻　汝挑

崇樸　崇格　崇愷　崇字　崇萃　崇保　崇德　崇隨　崇慨　崇珪　崇璟　崇瓌　崇進　崇佚　崇詢　崇漪　崇偉　崇憪

必達　必信　必戩　必茂

右監門率府率仲絶

武經郎士沂　右班殿直士蕡　右班殿直士鏖　教武郎士涇　右班殿直士玟　右班殿直士沆　武經郎士尋　從義郎士棟

左承直郎不乙　忠翊郎不丙　承信郎不丁　不来　不戊　不倚

善逵　善嵒　善從

汝典　汝巽　汝勵

崇儒

宋史卷二百三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世系表第二十四

宗室世系十九

鎮王房

鎮王諡恭懿元偓

相王諡孝定允弼

祁國公諡良貝宗迪

右監門率府率仲瓖　潤國公仲敘

內班殿直士撿　內班殿直士軌　贈武翼大夫士桄

贈太中大夫不曜　不愚　不溢　不柔　武經郎不屯

善沉　善雄　善回　善愈　善仁　善智　善信　善許　善診　善註　善謻　善齡　善詞　善誕

汝玓　汝駿　汝覲　汝騋　汝墻　汝鞏　汝侊　汝鍋　汝訓　汝檻　汝根　汝橑　汝榯

崇策　崇見　崇駇　崇盤　崇楷　崇駟　崇被　崇談　崇枱　崇旄　崇提

必瓊　必玫　必瓔

崇信

高密郡公仲誘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嗃　贈汾州觀察使景城侯士糯　武經大夫士屹　左班殿直士瞯　武翼大夫士𤊾

武節郎不式　從義郎不儉　不蒹　不衰　承信郎不汴　承信郎不[illegible]　忠翊郎不危　三班奉職不懦　成忠郎不[illegible]　成忠郎不遷

善覿　善師　善晤　善璘　善瓓　善玦　善郢　善識　善栻　善延

汝㯇　汝閔　汝樞　汝㰛　汝勳　汝椭　汝協　汝灶　汝琟

崇檟　崇檝

必羲　必茂　必蒹　必篱　必華　必茨　必葯

奉化郡公仲愻

右班殿直士鏻　右班殿直士錯　右侍禁士愻　從義郎士棨　贈感德軍承宣使清源侯士璽

不迴　武翼郎不雙　不湎　修武郎不倚

善厲　善挹　善彬　善惕　善濟　善淵

汝崖　汝北　汝驃　汝睹　汝邊　汝實　汝霖　汝楫　汝錫　汝彬

崇碏　崇　崇璲　崇珉　崇韶　崇轑　崇輾　崇輕　崇輮　崇瓻　崇贊　崇祐　崇續　崇嗣　崇璓　崇高　崇椅

必瀟　必榮　必鍓　必鉺　必鋻　必高　必旺　必稷　必珪　必曦　必儀　必譽　必彰　必魁

良椽　良梓　良椺

武經郎士仵

成忠郎不懲　武經郎不覯　承信郎不越　承節郎不敵　承節郎不倦　秉義郎不辱　武經郎不讎　承節郎不說　從義郎不諄

善信　善愊　善忔　善怗　善恂　善長　善言　善恪　善恢　善惇　善憚

汝梅　汝梲　汝哲　汝須　汝烴　汝諧　汝試　汝明

崇玢　崇玕　崇琪　崇琮　崇瑁　崇塼　崇熷　崇熿

必傸　必僚　必佇　必僴　必佩　必俟　必愿　必暐　必璩　必鏵　必硂

良壖　良埔　良濵　良達　良遲

士	忠訓郎士俾　武翼郎士游
不	從義郎不謀　秉義郎不計　從義郎不他　不敝　不驕　秉義郎不黨　忠訓郎不倚　不比　不器　忠訓郎不猛
善	善愷　善溼　善釋　善嵤　善顴　善祖　善淵　善信　善邴　善恩
汝	汝寧　汝魁　汝隅　汝彗　汝祐　汝旅　汝桱　汝懇　汝封　汝蘇　汝懽　汝俾　汝傑　汝樗　汝楠　汝彫　汝示
崇	崇鑠　崇垷　崇臺　崇汋　崇城　崇瀓　崇玭　崇汷　崇琛　崇籌　崇潙　崇鎮　崇衙
必	必釪　必鑷　必鏘

仲	壽國公仲躊
士	武翼郎士意　秉義郎士昭　右侍禁士燕　武經郎士晤　武經郎士諜　左班殿直士代　修武郎士麻
不	不驕　從義郎不迷　保義郎不荒　承信郎不遍　不退　不違　修武郎不遹
善	善吪　善降　善綰　善繞　善佯　善鐏　善鈺
汝	汝旂　汝嘗　汝麾　汝攻　汝潛　汝侃　汝陶　汝醮　汝純　汝陞　汝學　汝壘　汝認　汝訪　汝訒　汝籌
崇	崇鑨　崇鑷　崇詔　崇謨　崇報　崇譚　崇蔪　崇鎌　崇闓　崇闇　崇閔　崇徘　崇健　崇僕　崇濟　崇滌
必	必沰　必萍　必㴭　必淑　必聯　必琰

南陽郡王諡良孝宗毅　[illegible]國公仲寥　武翼郎士誥　從義郎不溢　不溢
彭城郡公宗藝　河內侯仲謦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領　成忠郎士佈　敦武郎士陪

武義郎士杌　秉義郎士坩　右班殿直士購　敦武郎士碎　從義郎士勳　保義郎士槃
不逸　不迪
從義郎不瀆　秉義郎不汏　秉義郎不湍

善鋒　善惠　善恩
汝祾　汝被　汝濃　汝瓌　汝淵　汝全　汝異
崇琀　崇淰　崇璩　崇慵　崇朕　崇股　崇瞳
必竑　必蛸　必鏟　必浹　必遒
良哧　良時　良瞰

修武郎士膄
武經郎不浞　訓武郎不汚　保義郎不惑　右班殿直不畫　修武郎不貪　不病
善涸　善頓　善彪　善畟　善昺　善稽　善元　善職　善暘　善聆　善畯
汝凿　汝盈　汝鄗　汝淪　汝漢　汝絞　汝軨　汝翮　汝壔　汝覿　汝逮　汝所
崇褳　崇禮　崇祛　崇祧　崇頵　崇憪　崇肱　崇塍　崇脯　崇悰　崇惕　崇稍　崇侮　崇儦　崇攸　崇璿　崇琄　崇𩄲　崇傑　崇阹
必激　必臺　必墊　必聃　必萓　必我　必蔗　必佃

贈右領軍衛將軍仲逢　濟陽侯仲橽

宣教郎士㵾　從善郎士瑤　贈武功郎士充　贈武功大夫士婠　武經郎士祛

不貳　保義郎不渝　忠翊郎不珂　不惇　不沉　不違　不逭　不適　武義大夫不弊　承節郎不狹　不妨　不華　贈武經郎不撤　不湮

善倫　善鐸　善珏　善楔　善栓　善昳　善璾　善璃　善秲　善稔　善移

汝徯　汝贊　汝鉁　汝禽　汝對　汝倘　汝係　汝休　汝解　汝喚

崇墾　崇埰　崇陸　崇壘　崇埊　崇野　崇緹　崇總　崇紋　崇繼　崇佈　崇粟　崇玧

必屼　必鏷　必遠　必惺

贈太師循王諡思宗景

太子右率府副率仲蔻　嘉國公仲獬

武翼郎士鏨　武節大夫士芭　贈正奉大夫士嵾　修武郎士鐺　從義郎士儔　左班殿

承節郎不慊　修武郎不懂　修武郎不已　贈朝議大夫不愧　贈宣奉大夫不悔　朝散大夫不愃　承議郎不慍　武德郎不悱

善樞　善杞　善極　善楮　善鏻　善琛　善璯　善[illegible]　善琯　善珎　善璿　善瑪　善瓌　善玩　善環

汝緻　汝絹　汝約　汝蓮　汝宅　汝至　汝錟　汝鏊　汝考　汝卯

崇玗　崇伏　崇圜　崇藹　崇堅　崇葯　崇檮

必恮　必厲　必歷　必然

直士稚　右班殿直士任　忠翊郎士鳳　忠翊郎士賁　武節郎士銍

不蹄　修武郎不踋

善昌　善兆　善璽　善渼　善寘

汝腴　汝鐇　汝隣　汝謐

崇𡾰　崇誠　崇譽　崇𩔆　崇嶒　崇暘　崇峒　崇埜　崇峭

必逄

修武郎不離　不距　不躋　不踳　不蹂　不蹐

善瑰　善璞　善蹇　善皋　善璧　善淙　善鋭

汝貯　汝晬　汝䗤　汝桱　汝棔

崇稼

忠翊郎士勔　贈乾州團練使士灌　不食　不費　善超

鎮東軍承宣使仲湿　成忠郎士穎

贈司空南陽郡王諡恭憲仲沃　華陰侯士𢮦　左藏庫使士𢮦

保義郎不𠞊　不詔

善俊

汝臭

崇德　崇嬰　崇姚　崇𡸣　崇衛　崇永

必正　必勇　必榮　必邁　必祿　必恢　必諆　必煋

良誠　良忠　良才　良正　良慶　良旣　良瑜　良館　良澤　良洪　良璵　良瑞　良綸　良詠

汝烈

保義郎不赦　成忠郎不祖　不詐　武節郎不誹　不諴　不納

善能　善箕　善政　善潛　善秘　善祄　善禰

汝密　汝逄　汝濺　汝鐸　汝倕　汝聰　汝聆

崇述　崇鎮　崇旃　崇䦔　崇䓘　崇僐

必鉦　必瓊　必瑁　必鎬

右千牛衛將軍仲光　忠翊郎士進

右千牛衛將軍仲班　成忠郎士釗

陳國公諡孝修宗播　瀛國公諡孝恪仲丙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士珆　不疵
修武郎不前　善同
善從
善駿　汝匪
保義郎不許
秉義郎不跪　善迺　汝鐸
汝鐫
汝鍍

右班殿直士晪　忠翊郎不淪
武翼郎士巍　秉義郎不嚴　善勵　汝燕　崇臻
不逸
右侍禁士鼓
贈武節郎士珵　忠訓郎不依　善長　汝銧
贈承節郎不儀　善墉　汝鏐
善堂　汝鎣
汝銅
從義郎士霖　武翼郎不憚　善郁

崇國公仲譔　從義郎士銓
從義郎士悉　不儒
不重
忠訓郎不煒

高密侯仲院　忠翊郎士傑
左班殿直士召　忠訓郎不忮　善寳　汝羔
武翼郎士庾　承節郎不器　善稹　汝羨　崇悠
崇德
崇趦
保義郎不壅　善秬
善穚　汝賢
汝贄

文安侯仲枏　贈右朝散郎士𤩽　汝賷
善秖　汝貴
左班殿直士䞭　善光　汝義
右班殿直士眞
成忠郎士淬
成忠郎士𤩽
贈武略郎士棫　成忠郎不臧　善睍　汝慶
汝度
汝從
武德郎士𢖽　成忠郎不韜
修武郎士𧻓　不冰
敦武郎　忠翊郎

北海郡公宗制

彭城侯仲督

士侃 左班殿直士機 右班殿直士珅 武經郎士蟄 贈武節郎士洋 左班殿直士懿 武節郎士愨

不束 承信郎不吝 不彰 不耀 成忠郎不瀰 武翼郎不隕 進武校尉不言

善璦 善瓊 善斑 善儆 善串 善漄 善淵 善漢 善璚 善璒 善瓆

汝翼 汝穆 汝遨 汝邂 汝祚 汝禰 汝祵 汝禮 汝禬

崇企

閬中郡公仲致

武經大夫士僨 右侍禁士暉

承節郎不亮 從義郎不袠 不哀 不避 不逺

善斅

汝相 汝祐 汝禖

濟州防禦使仲吟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詰 華原侯仲選 饒陽侯仲沄

右侍禁士埻 右班殿直士攸 修武郎士河 武經郎士礴 從義郎士辟 士事 成忠郎士綬 修武郎士龍 贈武義郎士僅

承節郎不慷 忠翊郎不龔 武訓郎不砢 不饒 不郤 承信郎不虐 不廢 不訛 成忠郎不瑕

善亨 善璽 善言 善慶 善晰 善我 善多 善迫 善熾 善玉 善桐 善棣 善述 善匭

汝隶 汝薪 汝熊 汝芹 汝宥 汝騤 汝寵 汝憲 汝寀 汝窬 汝內 汝楷

崇伋

武翼郎士俠　武經郎士錈　武節郎士崪

不玷　贈武經郎不僥　保義郎不剃　不隱　保義郎不誼　成忠郎不窖　武翼郎不奕　贈通奉大夫不擇

善俠　善氛　善盧　善佺　善倈　善昶　善椿　善健　善汝　善拘　善珮　善峴　善羿　善[illegible]　善藹　善瑚　善珊　善璹　善臒　善侃　善恭　善亨　善粵　善繪

汝機　汝梅　汝槐　汝鐸　汝鑑　汝瓊　汝淡　汝酒　汝正　汝銅　汝昌　汝顯　汝萍　汝汜　汝洽　汝洌　汝龍　汝浪　汝佼

敘承信郎士傳

武翼郎不謚　不扞　從事郎不採　保義郎不侊　不蓋　不武　不捷　不合　不權　不性

善鯒　善俁　善伋　善琭　善圍　善泙　善浯　善俯　善仲　善儆

汝漢　汝湲　汝漣　汝濄　汝潤　汝璂　汝證

楚王房

楚王諡恭惠元偁

贈左屯衛大將軍允莊　贈汝州防禦使允則

詔以允升子繼楚王爲孫高密郡王諡孝惠宗達

東陽郡公仲烈

惠國公士岌

三班奉職不償　贈武翼郎不蹈

善滎

汝順　汝舟

崇履　崇士　崇向　崇戩　崇譽　崇祉

必堅　必強　必興

良肱　良輔

修武郎不眮

善義　善戩　善慶　善言　善治

汝騤　汝嘉　汝孚　汝漸　汝茂　汝續　汝先　汝渙　汝文　汝明　汝䆐

崇舉　崇簡　崇曹　崇珏　崇晉　崇萃　崇覲　崇速　崇逮　崇玷　崇迄　崇遡　崇檣　崇扙　崇梗　崇椅　崇棫　崇海　崇潤　崇瀾　崇溢　崇濯　崇偒　崇儆　崇仰　崇儷　崇洽　崇博　崇發　崇覲　崇志　崇信　崇䫆

必濟　必滋　必恭　必升　必謙　必信　必劾　必欽　必大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幾

建國公士[illegible]　修武郎士循　從義郎士駪

武經大夫不誼　成忠郎不謀　不遽　忠訓郎不違　秉義郎不逆　成忠郎不速　不僅　不臣

善輔　善能　善長　善政　善侯　善資　善尊　善秊　善敏　善巧　善彬

汝恭　汝和　汝會　汝綸　汝綬　汝檾　汝漇　汝聒　汝企　汝翼　汝适　汝由　汝少　汝涯　汝優　汝憙　汝孚

崇璵　崇輅　崇欅　崇蒨　崇倧　崇倪　崇便　崇閟

贈保寧軍節度使觀察留後楚國公仲湯

士擴

不逸　訓武郎不恆

善膺

汝晦　汝時　汝映　汝昉　汝曄

崇伋　崇剛　崇點　崇徆　崇軒　崇逵　崇閎　崇誠　崇硃　崇黯　崇宿　崇邴　崇恩　崇與　崇彧　崇扑　崇惠　崇定

修武郎士桂

承節郎不謙　承節郎不惰　不義　保義郎不吝　忠翊郎

善韶　善較　善通　善和

汝曉　汝祥　汝桂　汝隆　汝暎　汝俊　汝暉　汝諧

右監門率府率仲錦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洙

右班殿直士𪁺　右班殿直士憾　武翼郎士　修武郎士嫡　武翼郎士氏

承節郎不趯　不埭　不翊　不埔　修武郎不觤

善闓　善發　善漵　善浹　善淨

汝仁　汝明　汝改

右監門

右侍禁士擴　右班殿直士曜

承節郎不憂

不悉

善用　善同　善固　善圓　善因　善回　善周

汝爲　汝功　汝安　汝寧　汝賢　汝德　汝壽　汝棨　汝弼　汝能　汝明

崇珍

車府率忠訓郎
仲璜
士

周王房

周王諡恭肅元儼
博平侯允熙
定王允良
贈太師安康郡王諡孝榮宗絳
右監門率府率仲域
贈右領軍衛將軍仲會
贈寧遠軍節度使仲綬
東頭供奉官士䃮
承節郎不㢜
承節郎不快
右侍禁士㵟
成忠郎士我
成忠郎士璠
成忠郎士璹
成忠郎士慈
蘄州防禦使仲牧
左班殿直士璋
右侍禁士𤨍
右侍禁士𢸞
右班殿直士賈
右班殿直士相
忠訓郎士瀟
漢東侯仲撫
左班殿

直士沐
敦武郎士濺
武德郎士玠
從義郎不伸
善阜
汝辰
不僭
忠訓郎不傷
善收
汝迺
汝述
善敵
汝逾
汝逖
汝遲
善撒
汝逸
汝迭
汝遄
善欽
汝逡
贈左領軍衛大將軍仲訪
右班殿直士遣
右侍禁
象州刺史仲𧫴
士瓌
忠翊郎士谷
成忠郎士慆
東陽侯仲兕
右侍禁士膺
承信郎士鞁
不諛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㻋
贈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仲丞
武翼郎士托
武經大夫士遂
秉義郎不憓
善遷
從義郎不𢙇
承節郎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培　南陽侯仲鏷

成忠郎　保義郎士宿　成忠郎士戫　右侍禁士椿　武義大夫士準　成忠郎士栝　贈武節大夫士騮　敦武郎士元　成忠郎士騆　成忠郎士胖　士鄉　忠翊郎

不傪　成忠郎不仵　不仲　秉義郎不佔　承節郎不瑜　從義郎不玷　保義郎不增　訓武郎不意　不忒　不箴　保義郎不恩　忠訓郎不愿　不遜

善誘　善逢　善逡　善近　善連　善遺　善違　善逮

汝昇　汝昌

贈司空普安郡王宗藺

高密郡公仲銛　奉化侯仲垩　仲堅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玠　貴州刺史　仲塤　和州防禦使

武經郎士軏　從義郎士寅　士褎　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士饔　成忠郎士軒　武經郎士倬　成忠郎士鏘　武經郎士劈

不危　不爭　不儲　不獄　成忠郎不伐　保義郎不迭　不遺　不迸　不擴　承信郎不返　不退　不迷　保義郎不溢　不退　府率　太子右監門率　不悔　不詒　不恣　不復　訓武郎

善璹　善悠　善學　善庭　善閭

汝端　汝夔　汝能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兼　中州團練使仲損

右班殿直士贇　秉義郎士珍　秉義郎士穠　保義郎士蓮　成忠郎士邁　成忠郎士翀　成忠郎士壽　成忠郎士璉

不忒　承信郎不隱　不回　不作　承信郎不婧

善謀　善從　善言　善誘　善翔　善抱　善蕙　善琚　善珵

汝復　汝漆　汝果　汝能　汝壽　汝玶　汝理　汝珴　汝瑋　汝祿　汝霖　汝實

崇典　崇員　崇賢　崇賢　崇禧　崇譽　崇謨

濮陽侯宗史　信都郡公宗勣

贈左武衛大將軍仲孜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跂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絢　成州刺史仲摩

成忠郎士玥　成忠郎士瓛　成忠郎士齡　成忠郎士林　忠翊郎士造　修武郎士穎　武節郎士熊　修武郎士誠

朝請郎不將　承節郎不忡　宣教郎不惜　不怍　不悰　不慎　不忮　不慾

善邀　善端　善迒　善遂　善遐　善邁　善選　善逸　善綱　善經　善絢

汝立　汝串　汝枝　汝楫　汝爲　汝能　汝嘉　汝桂　汝林　汝椿　汝侊　汝俩　汝什　汝偹　汝攸

永嘉郡王謚恩恪允迪

贈舒州團練使宗易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宗象　贈太保衛王謚康惠宗粹

博平侯仲衢　右千牛衛將軍仲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翼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輱

從義郎士𤅊　忠翊郎士璧　成忠郎士㰚　忠訓郎士鈑　敦武郎士鎮

承信郎不忞　忠訓郎不惑　不懷　不怸　不悱　不惆　不慊　成忠郎不競　贈訓武郎不昧

善櫶　善個　善佸　善䌷　善從　善琥　善緒　善續　善詩　善給　善積　善耆

汝能　汝侯　汝諧　汝詳　汝說　汝霖　汝俊　汝儀　汝作　汝鬢

榮國公仲覗　建寧軍承宣使仲軒

忠訓郎士鑄　秉義郎士錄　朝奉郎士銳　忠訓郎士暉　右朝請大夫士恢　秉義郎士圻　貴州團練使士僅　文州團練使士俿　右朝請郎士䮾

不斁　忠翊郎不閑　不旦　不苛　右迪功郎不轉　不薄　忠訓郎不太　不葬　不瘢　保義郎不均　不𨷲　不𤲬　承信郎　不矜　承節郎　不憪　不悏　不騫　不空　不旦　不佞

善傅　善玲　善忠　善孝　善灌　善轂　善琯　善鼓　善遵

汝蕃　汝僎　汝燧　汝瑲　汝是

永國公仲[illegible]

武德郎士駿　秉義郎士儁　右班殿直士仡　武經大夫士侁　忠翊郎士珸　成忠郎士倘　忠翊郎士郎　成忠郎士冒　右班殿直士貲　贈右朝散大夫

忠翊郎不逸　不違　修武郎不棨　忠訓郎不珍　不棐　不柔　不侮　贈朝奉不佞　朝散大

善慶　善閌　善貟　善遜　善佐　善殷　善禩　善偲　善甾　善固　善懽　善憯　善僂　善憧　善謐　善瞌

汝壙　汝難　汝貟　汝增　汝蕕　汝譏　汝柎　汝析　汝梯　汝榑　汝梧

崇虎

士叓　武經郎士鍋　武翼郎士以　武翼郎

夫不遽　保義郎不速　武節郎不珫　訓武郎不逮　保義郎不運　不逸　不迹　不逭　不遷　不遳　不逆　不迋　不違　不道　不退　承節郎不訥　武經郎不誄　不敦　不訣　不詞　不譽　不乏　不忝　不仇　不敫　不歹　承信郎

善禴　善文　善瑅　善謚　善綜　善謂　善伯　善全　善亦　善庶　善衆　善言　善意　善暘

汝減　汝鏞　汝錙　汝鋏

博平郡王謚安恭允初

宗

韶以宗晉子繼允初爲孫東陽侯仲逑　和州防禦使仲輴　忠州防禦使仲軒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鎜

贈左朝請大夫士旃　修武郎士熧　忠翊郎士彥　士　忠翊郎士變

改贈朝散郎不領　不恢　不懈　不矜

善長　善學　善積　善傳　善儋

汝儀

保慶軍節度使仲温

從義郎士宿　武翼郎士稱　忠訓郎士耘　士琁

左修職郎不敗　保義郎不亂　不迂　不迹　不還　承信郎不迷　承信郎不遒

善信　善潛　善爽　善溓　善浮　善倖　善聿　善景

汝謀　汝說　汝詮　汝諒　汝謙　汝諤　汝夫　汝傳

從義郎士覬

不惑　不踰　承信郎不器　右迪功郎

善泰　善杰　善韋　善紀　善惪　善謀

汝稽　汝晏　汝方　汝虒　汝齊　汝咄　汝封　汝晤　汝呲　汝虒　汝晏

贈中大夫不柔　不括　承信郎　不殺　忠訓郎　不忒　承信郎

善錢　善肅　善綱　善志　善伶　善結　善杰　善能　善言　善僧

汝昕　汝自　汝督　汝瓊　汝珙　汝琣　汝顏　汝括　汝艾

崇零

承信郎不貪　不謬
成忠郎士籏　不居　善固　汝晬
善閬　汝宏
汝絧
秉義郎士廉　汝祺

英宗四子：長神宗，次吳榮王顥，次潤王顏，早亡，次益端獻王頵。

吳榮王顥　馮翊侯孝純
晉康郡王孝騫追封華原郡公　安統　居欽
右千牛衛將軍安邵　居毅
居端　多福　自牧　深甫
自廉　次甫
多壽　自飾　和甫
自誠　山甫
多春　自重　介甫
多祺　自明　及甫
自公　清甫
自達
自適
多才　自祐　仲甫
居靖　自正　生甫
華甫
茂甫
多藝　自安　尹甫
自顯　吉甫
自謙　吝甫
多見　自勉　章甫
永國公　安炳
安威

益端獻王頵
博平侯孝錫
孝哲
檢校少保淮康軍節度使孝詒　汀州防禦使安祚　居易
贈太師追封文安郡王安時　居廣　多脩　自東　亨甫
多稜　自欽
多述　自恭
多識　自純
居仁　多智　自勤
多功
居中　多學
多益
居修
居稽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憲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秦
豫章郡王孝參　貴州刺史安正　居民
居久
右監門衛大將軍安民
右監門衛大將軍安上
右監門衛大將

軍安靜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龍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雅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叔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記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謹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覿

贈司寇平原郡王孝奕
追封冀國公安僖
居中
多能
自存
自任
自儉
多助
自得
遵甫
自廉
康州刺史安中

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孝膺
右監門衛大將軍安世
居閒
居僑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安謐
居剛
多慶
自約
多賢
自柔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綱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贊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武
安廓

檢校少保泰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孝忱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棣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明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敏
安適

順昌軍節度使孝穎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逸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期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節

檢校少保靜江軍節度使孝愿
安基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宅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安憲

贈司空永州防禦使廣陵郡王孝永
安止
居厚
多慧
多聞
自治

神宗十四子長成王佾次惠王僅次唐哀獻王俊次褒王伸次冀王僩次哲宗次豫悼惠王价次徐沖惠王倜次吳榮穆王佖次儀王偉次徽宗次燕王俁次楚榮憲王似次越王偲惟佖俁似偲四王有子餘八王皆早亡

贈侍中尙書令兼中書令徐州牧吳王諡榮穆佖
追封華原郡公有恪
和義郡王有奕
安遠軍

節度使有常
鎭寧軍節度使有章

太原成都牧燕王俁
追封博平侯有隣
追封文安侯有成

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楚王諡榮憲似
永定郡王有恭
追封河內侯有儀
遂安軍節度使有忠
右驍騎衛將軍有德

眞定牧越王偲

徽宗三十一子欽宗爲長子高宗爲第九子棫之弟材之兄也檉楫材棋椿機

早亡

贈太師尙書令兗王諡沖穆檉
太原牧兼杭州牧鄆王楷
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荊王諡愼敏楫
太保保平

武寧軍節
度使鄆王
樞
太傅荊南
鎮東軍節
度使景王
杞
太傅護國
寧海軍節
度使濟王
栩
檢校太尉
開府儀同
三司淮海
節度揚州
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
益王棫
贈太師兼
右弼追封
邠王謚沖
穆材
開府儀同
三司武勝
鎮寧軍節
度使祁王
模
開府儀同
三司寧江
軍節度使
燕王植
開府儀同
三司靜難
軍節度使
儀王朴
山南東道
河陽三城
節度使徐
王棣
劍南東川
威武軍節
度使太保

沂王樗
贈太師尚
書令追封
鄆王謚沖
懿棋
瀛海安化
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
和王栻
慶陽昭化
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
信王榛
慶源軍節
度使檢校
太保贈太
師兼右弼
追封漢王
謚中昭椿
開府儀同
三司鎮安
軍節度使
安康郡王
楃
開府儀同
三司保靜
軍節度使
廣平郡王
楗
贈太師兼
右弼陳王
謚悼惠機
武康軍節
度使檢校
少保相國
公梃
平海軍節
度使檢校
少保瀛國
公樾
開府儀同
三司武安

[illegible]度使建安郡王楧

定國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嘉國公檣

雄武軍節度使檢校少保祁國公梓

集慶軍節度使檢校少保英國公樟

保慶軍節度使檢校少保儀國公桐

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昌國公柄

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潤國公連封原王

朴、椿、橞不知所終。楧從徽宗出襲於青城，餘皆北遷。

欽宗二子：長皇太子諶，北遷；次訓，生于五國城。

高宗一子：元懿太子旉，三歲亡。

孝宗四子：長莊文太子愭，次魏惠憲王愷，次光宗，次開府儀同三司、淮原軍節度使邵悼肅王恪，早亡。

光宗二子：長保寧軍節度使挺，早亡；次寧宗。

寧宗九子：長不及名，次兗沖惠王埈，次邠沖溫王坦，次郢沖英王、次華沖穆王增，次順沖懷王圻，次申沖懿王墌，次肅沖靖王垍，次邳沖美王坻，皆早亡。

宋史卷二百三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世系表第二十五

宗室世系二十

魏王廷美十子長高密郡王德恭次廣平郡王德隆次潁川郡王德彝次廣陵郡王德雍次鄖國公德鈞次江國公德欽次原國公德潤無子次申王德文次姑臧侯德願無子次紀國公德存分爲八房

高密郡王房

德	高密郡王謚恭懿德恭
承	衛國公承慶
克	右班殿直克晤　建國公克繼
叔	馮翊侯叔藻
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勳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夔之　利州觀察使釋之　贈右奉議郎祿之
公	三班借職公益　左班殿直公溥　右班殿直公潤　贈中大夫公回
彥	彥球　彥禮
夫	藻夫　衛夫　雍夫　丹夫　及夫　睦夫
時	時爵　時性　時愃　時息　時攄　時拭　時括

叔	榮國公叔敖
之	眞州防禦使案之　河內侯徹之　三班奉職長之　武經郎從義郎
公	保義郎公瑞　武翼郎公彝　右侍禁公度　訓武郎公秉　武翼郎公宰　公南　武翼郎公賁　右班殿直公明　公忱
彥	彥琢　彥琳　彥瓌　彥元　彥通　彥仁　彥僖　彥章　彥文　彥武　彥寧
夫	文夫　直夫　渙夫　勝夫　紹夫　經夫　繕夫　綬夫　綝夫　纘夫　緝夫　絢夫　維夫
時	時俅　時倆　時簾　時幾　時珀　時柔　時杰　時態
若	若灉　若淩　若涓　若鈞　若鏗　若元
嗣	嗣傑

晉之　武功大夫責之

公旦　從義郎公杲　公昇　公景　公昱　公駿　公職　公智　秉義郎公司　武義大夫公謀

彥韡　彥質　彥尹　彥文　彥玆　彥瑀　彥塀　彥筌　彥籍　彥策

觀夫　興夫　慇夫　杰夫　次夫　瑾夫　理夫　侊夫　仔夫　憓夫　憑夫　思夫　心夫　恩夫　憐夫　僊夫　俐夫　傻夫　倈夫

時戩　時昌　時休　時迎　時佮　時佫　時瘞　時爛　時熖　時操　時僊　時滄　時福　時輇

若矸　若詔　若弧　若韁　若柯　若俁　若侊　若倣　若塋　若望　若熹　若杰　若倓

嗣淦　嗣潚　嗣淪　嗣汋　嗣灉

東平侯叔夜　靜江軍承宣使叔劉

右班殿直正之　承議郎僎之　秉義郎寧之　保義郎元之

從義郎公誧　忠翊郎公儀　保義郎公倚　保義郎公傅　公暐　三班奉職公顯　贈武略大夫公

彥麃　彥鐙　彥埛　彥遷　彥遽　彥逾　彥連

傑夫　佲夫　軝夫　憲夫　南夫　讙夫　論夫　瑧夫　珷夫　瓓夫　條夫　傎夫　倹夫　俟夫

時樸　時優　時呼　時曬　時嵩　時巍　時銳　時鑛　時鐵　時釿　時鈏　時鑲　時璣　時班　時琫

若玭　若蕙　若葱　若鏐　若悳

北海侯克絢
華陰侯叔蕃
敏之　秉義郎寶之　武翼郎叩之　忠翊郎禾之　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刺史娫之　右侍禁坦之
慧　秉義郎公艙　忠翊郎公俊　公壽　訓武郎公傑　成忠郎公彥
彥油　彥漾　彥溥　彥治　彥瀆　彥滋　彥淄　彥泮　彥渝　彥潤　彥連　彥杭　彥忞
侗夫　使夫　偃夫　倍夫　偟夫　俩夫　儹夫　璛夫　居夫　珆夫　依夫　瑑夫　瑛夫　玏夫　讜夫長二男幼亡　諄夫
時璣　時睽　時攎　時柠　時樒　時楸　時勝　時滕　時顧　時碩
若攢　若遂　若鑌　若鐼

監陽侯叔魚　右千牛衛將軍叔詭
秉義郎道之
承事郎公立　秉義郎公瞻
彥京　彥翔　彥訦　彥仁
倫夫　佑夫　偌夫　憤夫　琳夫　琛夫　琅夫　瑱夫　璉夫
時頌　時瀕　時遵　時栗　時潘　時要　時賁　時濂　時澥　時瀆　時藻　時需　時與　時草　時值　時孚　時畢　時蕃　時行　時豐　時鞏　時阜
若瑾　若鐘　若樅　若梓　若滾　若家　若榆　若樞　若栖　若檜　若棟　若澳　若瀾　若淙　若泌　若遷
嗣昭　嗣暧　嗣守　嗣宥　嗣鐸

第三格	太子右內率府 率右內 叔瀞
第四格	贈右朝請大夫遠之
第五格	中散大夫公謹　左朝請大夫公讜
第六格	彥倚 彥俶　彥僎 彥伊 彥傳
第七格	珥夫 璿夫 瑞夫 瑛夫 牲夫 烑夫 玕夫 炅夫 粿夫 晉夫 槼夫　商夫 壤夫 端夫 墻夫 壉夫 娭夫 翊夫 滎夫 澈夫 㬎夫 坡夫
第八格	時蕃 時遹 時莍 時耕 時耙 時棪 時棂 時儁 時昱 時常 時潮　時和 時省 時衷 時璀 時傑 時芮 時雷 時克 時廣 時序 時藹
第九格	若瑠 若玩　若蘭 若瓊 若譜 若蕭 若怡
第十格	嗣通 嗣寬 嗣滹

第三格	惠國公克孝
第四格	率府副率叔藏 廣平侯叔嗎 高密郡公叔若
第五格	贈武經郎榮之 興之 榮之 璧之 南陽侯誠之
第六格	公濟 修武郎公瀍 公淳 公提 保義郎公僖 修武郎公輔　右班殿直公與 承節郎公璐 修武郎公明 承節郎公緯 贈正奉大夫公瓣
第七格	彥峴 彥嵒 彥屺 彥正 彥仍　彥仁 彥伀 彥饎 彥向
第八格	玘夫 珦夫 玗夫 巘夫　其夫 允夫 亮夫
第九格	時琥 時瀌 時圃 時璭 時璉 時梁　時璥 時申 時得 時佡 時侃
第十格	若枝 若栦 若樓　若璋 若璣 若珇 若珋 若瑾
第十一格	嗣儒　嗣埔 嗣宴 嗣承 嗣方
第十二格	次曾 次昂 次昇

嗣亢
次曰

若璪　若琜　若瑞
嗣立　嗣庚　嗣鏞　嗣鏇　嗣鍊

時僆

時偕
若琨　若璀　若堃　若墪　若璮

時偶
若璥　若琊

時俊
若理

嗣呂　嗣犨　嗣高　嗣亨　嗣充　嗣宮　嗣交　嗣卞

若璐　若琉
嗣昱　嗣京　嗣亦

甓夫
時伉
若瑾　若琡　若璲

光夫
時儆　時僦
若珂　若鋏　若鑵

時
若玵

彦愔
彦倫
蒬夫
時儔
若瑁
嗣音

彦倫
芹夫
時隱
若琎　若瑍　若琢

訓武郎公朋
彦惇
暕夫
時僎

晪夫
時份
若御

晒夫

秉義郎公紀
彦愲
照夫　曉夫
暲夫
時俔　時得　時詎　時譕

彦懌
彦惻
千夫
時䅫　時模

彦忻
洮夫
時榑
若濚　若漻

武經郎公選
彦忭
圯夫
時璪
若熺

墱夫
時檏

彦惜　彦悛　彦櫝　彦恪　彦頤

成忠郎公器
彦愷
用夫
時儦
若理

若瑾　若珍　若瑑　若玶　若璐　若珅

時僎
時伊　時㴽　時洛　時訑
若璥　若瓊

介夫
時欸　時歆　時頷　時經　時讋　時部　時紡
若玶　若玦

休夫
時溪
若瑾　若珽　若鍗

東頭供奉官通之

公權　左宣義郎公孫　成忠郎公綽　公欲　贈銀青光祿大夫公亶

彥悌　彥恢　彥懔　彥悅　彥翼　彥文　彥袞　彥翼　彥熉

達夫　通夫　涵夫　元夫　僠夫　廫夫　南夫　獻夫　覺夫

時壒　時治　時鏤　時錝　時鐭　時鏵　時鏵　時鉁　時物　時熻　時熻　時飾　時珹　時琉　時迪

若鍸　若鍍　若傳　若傣　若泒　若淦　若鄉　若涯　若洴　若浩　若汾　若灌　若灃　若沔　若淤　若瀸

嗣儒　嗣淇　嗣渙

忠訓郎心之　贈承議郎存之　秉義郎望之　保義郎統之

保義郎公高　奉議郎公渙　公淩　從義郎公談　公諧　公韶　公諒　公謙　公議　從義郎公韓

彥操　彥揆　彥強　彥端　彥久　彥擒　彥駒　彥驥　彥伋　彥恒　彥堌　彥衡　彥壆

慶夫　賀夫　贊夫　眞夫　膺夫　釁夫　泣夫　槐夫　業夫　強夫　勳夫

時圴　時迖　時迺　時迣　時逹　時逋　時違　時衕　時琛　時琭　時珣　時理　時溓　時漻　時炘　時琗　時玟

若釪　若鏞　若錤　若鐖　若婔　若竦　若洋　若洌

建安侯叔滕

三班奉職補之　左侍禁護之　左屯衛大將軍昇之　武經郎和之　三班奉職信之　秉義郎居之

保義郎公定　公管　秉義郎　公琬　承節郎　承節郎公璲　承信郎　公卷　公摥　修武郎　公端

彥賓　彥壍　彥緻　彥術　彥懋　彥悠　彥恴　彥昌　彥晷　彥璀

彝夫　耘夫　幹夫　勁夫　吟夫　道夫　罍夫　喆夫　閏夫　闓夫　闞夫

時璶　時衔　時波　時潛　時洋　時琉　時紆　時鈽　時絨　時綜　時倲　時徏　時㑕

若稛　若澱　若秷

嗣演　嗣潤

修武郎赫之

承信郎　公正　公逸

彥儆　彥偃

閩夫　悛夫　憤夫　憶夫　穆夫　怡夫　惔夫　懌夫　愷夫　忖夫　慥夫　憰夫　情夫　㮦夫

時迁　時沶　時沃　時灉　時攽　時洌　時逌　時遷　時洞　時沅　時沅　時溥　時璲　時深　時浰　時潰　時濉　時涼　時鈈　時鍥　時淙　時淪　時汪　時溱　時漸　時渶　時淯　時滐

若櫃　若栩　若枅　若楄　若歡　若棵　若杬　若楒　若槐　若楧　若樋　若樇　若枋　若櫳　若檟

忠翊郎叔生　開國公叔特

賨之　右侍禁愛之　三班奉職養之　忠翊郎護之　成忠郎晉之　從義郎仰之　益之　忠翊郎健之

公遈　公達　從事郎公說　從政郎公觀　公鼎　秉義郎公鼐

彥碩　彥仁　彥輝　彥曜　彥慱　彥憫　彥諗

憕夫　惲夫　憤夫　悟夫　摶夫　摻夫　懲夫　習夫　燦夫　乂夫　澤夫

時洋　時淀　時燗　時灯　時潤　時剛　時玠　時瑀　時珹　時宴　時遏　時側　時鉄　時鏌　時送　時玑

若琚　若褔　若濬　若濿　若淖　若浲　若泇　若滿　若澳

保義郎盈之

公庠　保義郎公軫

彥誠　彥評　彥英　彥道　彥通　彥選　彥昭　彥輔　彥迤　彥時　彥煥　彥達　彥博　彥漢　彥横　彥易　彥突　彥沓

菖夫　中夫　傳夫　佩夫　保夫　傛夫　僧夫　隱夫　楝夫　傆夫　奢夫　祴夫　僱夫　儴夫　偬夫　仏夫　併夫

時球　時鏁　時鈔　時遐　時譜　時鎮　時鍾　時鉛　時鈅　時錐　時樻

若枏　若橉　若琣　若玗　若蕙　若淋

保義郎

贈秉義郎公亶　忠翊郎公審

彥密　彥威　彥寔　彥室　彥察　彥客　彥突　彥翔

俱夫　侇夫　佇夫　侊夫　傳夫　偪夫　伉夫　傺夫　優夫　備夫　管夫　緣夫　仇夫　逞夫　遲夫　迢夫　迥夫　導夫　企夫　侗夫　郜夫　榮夫

時𨒪　時選　時遽　時延　時連　時途　時遊　時還　時蓮　時遜　時贍　時暖　時穎　時透　時建　時邊　時邀　時違　時遟　時逕　時逢　時昹　時昭　時晥　時腓　時越　時軋　時寧　時穹　時寞　時家

若稙　若詩　若還

贈右屯衛大將

建安郡公叔艳　大安侯叔靖　贈左屯衛大將軍叔昇　敦武郎叔最　右侍禁叔优　修武郎叔旂　武翼郎叔脩　河內侯

寧之　三班奉職任之　三班奉職喜之　武翼郎寧之　秉義郎定之　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康之　三班奉職將之　延之　左班殿

公容　公富　公安　承信郎公温　承信郎公獲　公灝　贈武節郎公潭　公浚

彥寧　彥宿　彥空　彥宕　彥彬　彥爵　彥林　彥斐

諿夫　凝夫　錯夫　峃夫　燧夫　澠夫

軍克省　祈國公克飢
叔慈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𢡟　右監門率府率叔僧　和國公叔豪
直得之　左班殿直待之　贈武功大夫旦之
訓武郎公齊　訓武郎公溢　公璽　武德郎公琱
彥𩥭　彥晒　彥傻　彥倧　彥聴　彥育
寵夫　寧夫　詁夫　𧫷夫　諔夫　譆夫　訓夫　顓夫　預夫　薄夫　橋夫　涔夫　澧夫　郡夫　銘夫
時楚　時棟　時朴　時柲　時槁　時概　時枅　時株　時淅　時㯓　時楤　時櫄　時櫂　時料　時枱　時騎　時𦾔　時湟
若玼　若璣　若璞　若瑽　若玬　若瑥　若璢　若琤　若玤　若琲　若璦　若玕
嗣濇　嗣浚

武當侯承壽
鎮陽侯克己
會稽郡公叔韶　西頭供奉官叔勛　益州侯叔鼂
武忠郎昇之　贈從義郎廣之　左承直郎崇之　明之　護之　修武郎璧之　秉義郎寬之　房國公檜之
武經郎公寔　公賦　公玐　公瑀　右千牛衛將軍公路　清源侯
彥俄　彥侮　彥辨　彥荀　彥文　彥根　彥棌　彥楮
鏐夫　嵩夫　敦夫　戒夫　成夫　戩夫　倲夫　德夫　醇夫
時櫌　時習　時傑　時英　時佑　時修　時佐　時儁
若琛　若遴　若㧓　若海　若韓　若夔　若萸　若洪　若梅　若榑　若稷　若涫　若滈　若潢
嗣申　嗣宗　嗣宷　嗣賁　嗣俊　嗣芳　嗣甲　嗣䕩

公卲
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榮州刺史公錸
華陰侯公緬

彥詹　彥仍　彥辨
彥玉　彥傳　彥向　彥尹
彥聖　彥荀　彥才
彥汲

堯夫
會夫
端夫

時謨
時富
時密　時宋　時迭
時臻
時育　時豐　時輔
時安

若謙　若謀　若謨
若憑
若忞
若忠　若儉　若節　若賢　若壎　若儀
若潛　若奕　若漾　若濛　若楫　若冲　若顏
若剛　若松　若筠　若淵　若伊

嗣荃　嗣英　嗣麓
嗣茂
嗣準　嗣溢
嗣昌　嗣厚　嗣嘉
嗣廉　嗣扃

南陽侯深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公謀
武經大夫公彥
右班殿直公佑
訓武郎公明
忠訓郎公鑑
修武郎公徽
右監門率府率公尚
西頭供奉官公著

彥楮
彥棵　彥概
彥況　彥愈　彥莊　彥烈　彥博
彥閫
彥雲　彥揚
彥一
彥孟

巖夫　瀕夫　徽夫
秀夫
正夫

時鼎　時豪
時順
時明

若礪　若僖
若古　若回
若璉　若錞
若欽　若鎮

嗣膺
嗣吉
嗣賢　嗣佺　嗣伸　嗣棆
嗣榞　嗣榛　嗣楑　嗣楡

次定
次山
次向

右監門衛大將軍叔矚　東平郡公叔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化之　平陽侯膺之　贈右屯衛大將軍命之　淮陽侯致之

訓武郎公誨　右禁侍公弼　右班殿直公翌　內殿崇班公元　公冕

彥世　彥馨　彥古　彥言　彥莊　彥祿

忱夫　礽夫　評夫　鍼夫　訙夫　誌夫　掄夫

時寵　時璉　時瓚　時言　時相　時備　時夷　時儲　時鏈　時淳　時恬　時憙　時憲

若憲　若鉠　若津　若珇　若輝　若崧　若彬　若峑

嗣儀　嗣伻　嗣樓　嗣梢　嗣棋　嗣梳　嗣巖　嗣峑　嗣堪　嗣玥

訓武郎公奕　從事郎公覺　秉義郎公兌　贈通直郎公矚　從事郎公寬

彥持　彥絪　彥紀　彥維　彥經　彥咸　彥成　彥威　彥駿

迥夫　適夫　迒夫　達夫　驤夫　敵夫　廉夫

時懋　時沛　時應　時拡　時忞　時慶　時庵　時憖　時佳　時困　時純　時保

若懦　若懷　若周　若用　若閔　若宣　若寧　若朴　若棋　若榻　若權　若機　若瑛　若壚　若錡　若鐸　若鉛　若鏢　若釿　若鍷　若山

嗣烇　嗣境　嗣瑃　嗣瑞　嗣　嗣　嗣鍒　嗣䏰　嗣珙　嗣璸　嗣璥

榮陵侯克基						
靜陰侯叔材						
武衛大將軍、横州刺史共之						
修武郎公賁	彥適					
	彥還					
	彥道					
	彥遠					
	彥達	端夫				
		竭夫				
		倚夫				
		奇夫				
		髥夫				
		平夫				
		能夫				
		泙夫	時精	若洒		
				若洄		
				若瓏		
		洴夫	時諸	若錕		
			時譖			
			時謹			
			時璣			
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峴	彥勛	適夫	時修	若逵		
			時滌			
			時尹			
			時瓊			
			時循			
			時征			
	彥勤	翮夫				
	彥勳	戒夫				
		葳夫	時僭			
		戬夫	時徽			
公覲	彥勸	職夫	時棟	若隰		
		岐夫	時珶			
		峨夫				
忠訓郎公覸	彥勵	灌夫	時寀	若僚		
				若沭	嗣璣	
				若澹		
				若映		
				若獐		

秉義郎公稟	彥進				
榮城侯蠲之	修武郎公奕	彥升			
		彥道			
		彥顔			
		彥韓			
	承信郎公宰				
	朝奉大夫公宏				
漢東郡公雨之	贈宣奉大夫公爽	彥千	諟夫	時遂	若春	嗣裕
						嗣禴
					若智	嗣鈔
						嗣鏗
			謖夫	時達	若哲	
					若容	
					若著	
			蒙夫	時亦	若禹	
				時逸	若嚨	
					若胃	
					若暎	
		彥博	實夫	時迴	若栻	
				時逢	若瑜	嗣鑑
				時述	若璞	嗣錯
					若麂	嗣鋏
					若琥	
			贊夫	時适		
			贇夫	時適	若寀	嗣鐵
				時邂	若瑍	
				時邂	若玐	
				時迥	若瑦	
				時遽	若璚	
				時遜	若璣	
			賛夫	時亢		
			資夫	時嶲		
				時蓬		

三班奉職公衮　贈武義大夫公燮

彥鑑　彥車　彥里　彥塼　彥本　彥協　彥膺

遺夫　溪夫　横夫　燧夫　域夫　沔夫　瀕夫　震夫　賓夫　朋夫　邦夫　炎夫　鹽夫　固夫　博夫　賚夫　榮夫　柯夫　枘夫

時萱　時薦　時苙　時璬　時瑚　時瓉　時僮　時僚　時僯　時遽　時守　時迎　時遺　時遂　時遷　時擇　時協　時柳　時御

若槪　若禾　若穆　若稠　若寀　若沁　若淀　若耜　若捬　若班　若琋　若悉　若志　若薰　若亟　若堶　若壇

嗣僬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壆　右監門率府率叔畫　高密節公叔朗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盎之　武顯大夫宜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彧之　贈武翼大夫存之

成忠郎公立　保義郎公袞　贈訓武郎公儀

彥孟　彥近　彥迴　彥遜　彥明　彥晃　彥暉　彥曦

尹夫　櫛夫　桐夫　楠夫　桂夫

時健　時優　時偺　時玗　時珊　時瑜　時瓚　時玠　時玻　時琈

若珩　若珚　若璷　若玕　若鎔　若璁　若溧　若涂　若渲　若輇　若軻　若輔　若軿　若瞜

嗣逸　嗣遇　嗣章

	贈奉直大夫公傑
	彥早
	極夫　樾夫　梃夫　杓夫　榴夫　棣夫　椿夫　林夫　楫夫　燗夫
	時瓆　時璆　時琱　時球　時珗　時琦　時境　時理　時珝　時璿　時瑅　時琦　時玵　時琭　時璉　時玧　時琈　時瑫　時玹　時珣　時嘻　時現　時乃　時鼐　時盈　時璪　時兢
	若輟　若棘　若軫　若輊　若軺　若軿　若轅　若輻　若鐀　若鋙　若鍦　若錸　若組　若綸　若鉴　若鋸　若銑　若鑒

	贈懷州防禦使文安侯叔侯
	議之　三班奉職詠之　左侍禁翊之　武節大夫覺之
	武翼郎公傅　承信郎公倚　三班奉職公辨　成忠郎公詩　承信郎公彥　從事郎公謇　承節郎公庶　承節郎公度　承節郎公僅　贈武翼郎公諒
	彥星　彥銳　彥達　彥逵　彥訌　彥規　彥深　彥涓　彥睦　彥轍
	櫓夫　懶夫　萱夫　㝅夫　密夫　廉夫　丙夫　其夫　襄夫　厚夫　序夫　度夫　麾夫
	時諳　時忕　時惠　時悊　時憓　時濟　時倖　時倢　時彬　時俘　時傚　時綺　時繪　時繡　時煎
	若搏　若倧　若瓛　若鉅　若耿
	嗣涚　嗣湎

朝請郎誘之　成忠郎保之　濆之　贈左朝議大夫直秘閣訓之

公愿　公明　公後　公份　公僩　公儻　公价　右文林郎公掄　公換

彥鴻　彥靦　彥輻　彥迈　彥翱　彥翻　彥翔　彥翱　彥珊　彥繹　彥縝　彥緘　彥貢　彥勻　彥樸

靡夫　測夫　淒夫　湢夫　逢夫　湝夫　珤夫　燁夫　煃夫　賨夫　瓌夫　瑟夫　翔夫　璈夫　罍夫　覎夫　瀐夫　爈夫　爏夫　炬夫　焯夫

時詩　時塈　時垿　時林　時壤　時堅　時垐　時壖　時塔　時庚　時銖　時鑲　時鏀　時鎙　時暎　時墜　時塾　時墉　時基

若燮

保義郎洪之　保義郎立之　保義郎肆之

從義郎公海　成忠郎公愈　公圃　公征　承信郎公計

彥桐　彥權　彥楠　彥檝　彥暘　彥汝

爟夫　烶夫　灺夫　熾夫　熵夫　煉夫　炥夫　熣夫　週夫　暇夫　讀夫　祈夫　崟夫　視夫　賫夫　速夫　蒙夫　拓夫　濡夫

時墨　時埤　時塥　時墳　時垠　時壘　時塤　時錦　時鈀　時鋗　時鈌　時針　時鐺　時哲　時銹　時鋏　時樸　時錐　時鐃　時遡　時道　時遭　時鍊　時鏞

若媚　若灊

潁玥侯克脩
尹國公叔充
彭城侯撫之　洋國公百之　安康侯曠之
武翼郎公晟　節武侯公戩　贈武德公傑
彥詼　彥琮　彥湜　彥專　彥澤　彥穌　彥猷　彥哲
沜夫　槊夫　涓夫　沼夫　扉夫　曆夫　延夫　惠夫　懋夫　灼夫　綸夫　織夫　紺夫　紅夫　剡夫
時鍑　時銅　時鏸　時鏍　時鋪　時鑛　時械　時潽　時潺　時滳　時楮　時珥　時躋　時容　時佀　時偶　時㑌　時忻　時佑　時湜　時澨　時煜　時範　時植
若坦　若塊　若壇　若雷　若原　若愿　若椽　若櫟　若楷　若瑁　若碖　若磏　若珀
嗣爊

贈武翼郎公濟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旬之　三班奉職延之
彥顏　彥實　彥武　彥成　彥頫　彥溫　彥洛　彥沼
沺夫　達夫　燮夫　高夫　鵬夫　蘽夫　璥夫　志夫　忭夫　悫夫　忛夫
時遷　時積　時振　時檃　時蓁　時莽　時槖　時棨　時棻　時梟　時埜　時圭　時壆　時桴　時樬　時榑　時榆　時樺　時杓　時秉　時望　時機　時審　時澥　時潙　時鈙　時塈
若璪　若熂　若玕　若瑲　若庸　若微　若湄　若淪　若槃　若桁
嗣憲

右侍禁祐之　右侍禁闢之　贈中散大夫持之

公舉　右班殿直公輔　公弼　公适　保義郎公建　朝請大夫公遹

彥通　彥達　彥汲　彥淵　彥渙　彥宓　彥向

文夫　慈夫　忍夫　愍夫　意夫　塾夫　壓夫　埜夫

時德　時舉　時惠　時璦　時璇　時璘　時釙　時檽　時榴　時侈　時鍋　時鋹　時鋏　時況　時瀘　時淘　時淶　時澳　時禪　時睎　時嗅　時盱　時嗞

若瑊　若濂　若篓　若衷　若眮　若晧　若曔　若琳　若浣　若𨒪　若滮　若稆　若涼　若洞　若淩　若涵

武節郎載之

忠翊郎公迪　秉義郎公遼　公遜　忠訓郎公份

彥寓　彥茵　彥堅　彥虔　彥灝　彥　彥湘　彥溥　彥慫　彥津　彥昭　彥敢　彥皎　彥瞳

廬夫　鄘夫　永夫　言夫　苯夫　坑夫　錫夫　璨夫　璉夫　真夫　燁夫　濯夫　遹夫　壿夫

時呻　時飭　時勵　時勸　時物　時　時灼　時熛　時焥　時雯　時雲　時霙　時虎　時彪　時礒　時礪　時礩　時碚　時澄　時泳　時渙　時瀓　時澧　時涓　時浍　時棨

若謬　若㯓　若枂　若橗　若櫏　若堞　若坊　若垛　若坎　若坍　若培　若䨟　若露

贈朝請郎廉之　秉義郎驪之
秉義郎公傳　贈宣義郎公倫　右承事郎公悅　訓武郎公愸
彥國　彥頤　彥固　彥揚　彥章　彥爽　彥亨　彥褱　彥齊　彥交　彥範　彥簵　彥仜
肅夫　順夫　滋夫　漼夫　通夫　受夫　軾夫　拜夫　扛夫　豻夫　鯉夫　逵夫　佚夫　序夫　尾夫　珽夫　玩夫　鉩夫　鈪夫
時珎　時貢　時翊　時蟻　時珌　時珇　時瑛　時釛　時勳　時鑾　時鑒　時鑒　時讜　時誦　時詠　時悉　時意　時憲　時瀛　時沆　時滑　時洮　時渝
若滮　若涛　若汛　若汻　若汶

贈朝請大夫公愈
彥傷　彥侃　彥佣
璇夫　鋅夫　容夫　英夫　耆夫　執夫　秦夫　詒夫　重夫　珷夫　診夫
時浩　時涂　時泠　時衡　時忝　時紱　時組　時緒　時琄　時瑒　時瑋　時珁　時珵　時堅　時塗　時璮　時遯　時遽　時芇　時璡
若鶚　若鵲　若麒　若麟　若鹿　若麗　若犨　若淑　若濟　若隧　若瀿　若汰　若瀷　若瀊　若湍　若埈　若浣　若邁　若溯　若榻　若楧　若棋　若柊　若櫄　若滲　若液　若積
嗣禐　嗣複　嗣禮　嗣禘　嗣禈　嗣赟　嗣暉

成忠郎公𧼮

彥倕　彥偃　彥俔　彥倍　彥倬　彥僎　彥醇　彥倫

蜕夫　倈夫　侒夫　僤夫　傪夫　傈夫　俉夫　傯夫　儴夫　軿夫　轓夫　轅夫　輪夫　軺夫　𨋢夫　輇夫　軑夫　瓐夫　珅夫　玨夫　玻夫　瑠夫　惕夫　愐夫　惻夫　㦗夫　益夫

時豎　時堅　時珮　時璽　時琲　時珆　時紞　時𦆭　時蹇　時遽　時坨　時浿　時湍　時涪　時斌

若橺　若槮　若橉　若樕　若峯　若覬

三班借職穆之　忠翊郎顥之　嘉國公叔于　景城侯勱之　直之　贈修武郎劼之　右班殿

公瑋　公顥　左班殿直公侃　公偉　公佐　公僖　武翼郎公順　公秉　忠順郎公義

彥陝　彥輔　彥軾　彥轔

鄙夫　受夫　信夫　侁夫　傳夫　傑夫　价夫　偉夫　伸夫　伉夫　億夫　份夫

時京　時卞　時衮　時袠　時亦　時褒　時𡕏　時靑　時燮　時𥟐　時正　時亲　時衮　時𡔷　時槃

若源　若淩　若湘　若瀾　若溱　若霽　若湑　若淠　若澮　若瀘　若湑　若困　若据　若𤨏

嗣樠　嗣梓　嗣桂　嗣檈　嗣槃

榮國公叔急

直勸之 修武郎勵之 三班奉職勤之 秉義郎助之 左朝請大夫勸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琢之 從義郎進之 右侍禁益之 修武郎湘之

公謹 公蔦 公序 迪功郎公纂 公任 將仕郎公藹 公恭 從義郎公選 承節郎公譽 從義郎公玘 承信郎

彥臬 彥昀 彥諮 彥晉 彥試

熾夫 留夫 榮夫 臯夫 棨夫 棻夫 榭夫 梯夫

時埔 時坑 時烽 時烌 時烟

若輊 若塱 若輮

容州觀察使叔瑺

右班殿直說之 修武郎忞之 武翼郎讜之 贈朝議大夫獻之 敦武郎述之

公瓖 公著 公稚 成忠郎公華 武經郎公晉 承信郎公嚴 忠訓郎公健

彥迴 彥迅 彥遂 彥逵 彥逞 彥脩 彥渏

恢夫 悌夫 慨夫 烈夫 惝夫 悜夫 繩夫 繐夫 衡夫

時埘 時坊 時堵 時堘 時培 時壞 時塏 時埱 時坡 時墊 時埡 時垿 時墺 時圳 時慄

若鍭 若培 若堢 若境 若墫 若壝 若鎰 若緆 若縉 若崇 若諸 若誠 若誐 若譖 若詁

嗣潛 嗣鎮 嗣鍃

右承議郎頤之

公价　公信　公份　武翼郎公㥞

彥湮　彥安　彥宥　彥宗　彥成　彥銈　彥容　彥綺　彥堦　彥㦤　彥壞　彥坤

芳夫　皎夫　晧夫　儐夫　瞻夫　璠夫　瑎夫　顥夫　熊夫　候夫　烝夫　譙夫　庭夫　磨夫　康夫　庶夫　歷夫　稹夫　楙夫　䓤夫　藎夫　錄夫　錧夫　鋒夫

時忋　時憮　時懞　時悭　時愭　時怡　時忭　時惰　時懫　時悟　時悚　時驫　時潤　時汭　時洙　時濡　時灆　時鉞　時瘁　時賜　時濬　時泣　時颯　時灩　時沐　時汸

若謙　若誥　若浡　若輌　若轄　若瑋

嗣鍈

濟陽郡公克汲

景國公叔夏

右監衛大將軍忠州團練使好之

公椿　三班借職公柔　忠訓郎公變　承議郎公宬　保義郎公邈　三班奉職公溉　三班奉職公奭　成忠郎公逵　成忠郎公邁

彥坊　彥墣　彥卦　彥讜　彥謨　彥琳　彥珵　彥理　彥回　彥倫　彥肅　彥韋　彥依

鎦夫　砫夫　礩夫　磷夫　轄夫　鍶夫　鏗夫　銀夫　剛夫　亞夫

時瀫　時訣　時詢　時譁　時諄　時讓　時胄

若僦　若倅　若伴　若儋

安樂郡公叔[illegible]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補之　奉義郎教之　武德郎育之

忠訓郎公戰　承信郎公縿　武經郎公章　承信郎公述　忠翊郎公裔　成忠郎公才　公諒　公浩　公槐　公渙　三班借職公僾　承事郎公珦　訓武郎公瑞　秉義郎公翊　承節郎公璟

彥豐　彥廣　彥鼐　彥韋　彥贇　彥賸　彥賑　彥服　彥肵　彥膳　彥腆　彥倫　彥依　彥苗　彥俊　彥𨻶　彥侁

忠夫　慧夫　逸夫　懇夫　棻夫

時瑱　時琮　時慧　時丞　時瀻

若渝

廣平侯叔㩌　東陽侯叔嫣　高密郡公叔攄

武經郎應之　三班奉職睿之　敦武郎悉之

承節郎公恕　忠翊郎公意　右迪功郎公祐　忠翊郎公哲

彥諷　彥雩　彥倫　彥端　彥靈　彥磬

吉夫　介夫　遵夫　僑夫　遒夫　近夫　韶夫　遽夫　逅夫

時隸　時瀨　時汰　時悌　時憺　時悔　時逞　時邇　時巡　時逢　時迂　時徵　時救　時敢　時獻

若浣　若浥　若灑　若浼　若列　若鶴　若轄　若較　若珊　若瑙　若瑚　若琵　若瓚　若玢　若珠　若瑔　若琀　若珦

左班殿直叔熹　內殿承制叔枅　右班殿直叔祼	
右朝議大夫志之　忠訓郎慜之　厚之　修職郎迪之	
公彥　公旦　將士郎公价　保義郎公播　將仕郎公秬　公泳　公璘　公璪	
彥振　彥佐　彥偉　彥債　彥仔　彥翊　彥僨　彥密　彥定　彥安　彥寧　彥寔	
耦夫　遉夫　迒夫　遼夫　逕夫　迤夫　迈夫　近夫　蘧夫	
時絇　時繒　時蒳　時蕙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世系表第二十六

宗室世系二十一

廣平郡王房

廣平郡王諡恭肅德隆

贈深州團練使承訓

儀國公克勸

東陽郡公叔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挺之　安康侯蔑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公尹　河內侯公劍　三班奉職公諱　右侍禁公炤　三班奉職公縡　秉義郎公煥

彥詵　彥許　彥淵

致夫　敞夫　敷夫　教夫　敏夫　敵夫　攸夫　牧夫　玉夫

時雍　時𣗥　時伸　時傒　時价　時颻　時震　時奕　時晉　時謙　時謹　時飛

若功　若勸　若谷　若孟　若曾

馮翊侯蘊之　贈忻州團練使勞之　文安侯壬之

公燁　承信郎公炳　清源侯公鉞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公綸　三班奉職公適　承節郎公泰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公槐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公璘　左侍禁公燮　修武郎公墍　武翼郎公純　承節郎公紹

彥瓛　彥孟　彥堪　彥增

挺夫　立夫　訓夫　穎夫　志夫

時獻　時睦　時麟　時鳳　時選　時譽　時譯　時諤　時翊　時訦　時諝

若珏　若璞　若璩　若瑤

贈萊州團練使聽之　贈湖州觀察使扐之　監門衛大將軍政之　贈武節郎用之　贈右金紫光祿大夫惰

秉義郎公圭　保義郎公麟　承節郎公焯　公璋　[illegible]　修武郎公彥　公承　左朝議大夫公

彥文　彥行　彥忠　彥裔　彥泰　彥悉　彥晟　彥衡

緈夫　総夫　綱夫　悸夫　凱夫　鎊夫　鏻夫　鎰夫　銑夫　鏜夫　規夫

時受　時舍　時得　時萬　時億　時秭　時珽　時成　時酒　時懌　時嗣　時登　時惠　時指　時怙　時演　時鉤

若充　若允

之

贈從義郎貴之

權　左朝請郎公燿　右承議郎公曨　武翼郎公懽　承信郎公翼　忠訓郎公恪　承節郎公悌　贈朝散大夫公栝

彥衢　彥衛　彥何　彥參　彥堉　彥端　彥靖　彥竦　彥䕫　彥器　彥　彥敏

現夫　渙夫　亞夫　相夫　政夫　智夫　弼夫　光夫　鑒夫　銓夫　鉅夫　川夫　倞夫　俓夫　信夫　掖夫　撤夫　抗夫　安夫　寬夫　宏夫　寅夫　敞夫　彀夫

時鋼　時愨　時德　時定　時亨　時諫　時論　時雍　時昌　時英　時亨　時亮

右班殿直叔載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幸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齊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璡　彭城郡公叔檀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

昪之　成忠郎珣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倚之　建安侯澄之　三班奉職元之　右班殿直潤之　左侍禁道之　三班借職湛之

承信郎公宰　承信郎公意　承信郎公奇　成忠郎公謹

彥政　彥俊　彥強

斅夫　敵夫　敉夫　攽夫　潤夫

濟南侯克儉

旟　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叔璉

修武郎諴之　武經郎掛之

保義郎公晦　贈奉直大夫公彥　承信郎公諴　修武郎公績　贈武翼郎公賀　成忠郎公璧　忠翊郎公弼　從義郎公顯

彥遹　彥楳　彥禔　彥由　彥棨　彥斌　彥端　彥韜　彥琮　彥墉　彥澄　彥侁

似夫　任夫　佳夫　僩夫　偺夫　值夫　岳夫　化夫　秬夫　賚夫　忻夫　卿夫　易夫　顯夫　禧夫　祐夫　禴夫　沖夫　澄夫

時瑋　時錫

彭城侯叔滸

秉義郎渙之　東平侯仰之　贈右屯衛大將軍應之　文安侯旬之

保義郎公董　承信郎公訓　公詵　公謂　公佐　左班殿直公耆　贈武節郎公岳

彥顏　彥愈

傺夫　俁夫　明夫　敏夫　質夫　賥夫　賁夫

時還　時通　時夏　時丕　時貢　時速　時逖　時遵　時邁　時萬　時二　時平　時巨　時霑　時舉　時許　時誨　時說　時寧　時隆　時政　時臣　時恭　時鈞　時階

若訓　若諟　若輿　若安　若慶　若定　若先

左侍禁克穜　彭城侯克孚

右千牛衛將軍叔謍　右領軍衛將軍賜進士及第叔歆　右衛率府率叔猗　高密郡公叔建

武翼郎成之　武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捐之　千牛衛將軍田之　武德郎履之

公譽　公恥　承信郎公定　承信郎公寧　左班殿直公允　右班殿直公開　公闓　三班借職公式　承信郎公譁　公辞　忠翊郎公辞　秉義郎公紳

彥賢　彥忠　彥麒

資夫　膺夫　瓚夫　貢夫　仁夫　仍夫

時符　時肅　時用

若磐

臨安侯叔脟　博平侯叔樂

武德郎祐之　秉義郎鼎之　秉義郎輔之　贈武節郎翼之

承信郎公繼　三班借職公代　承信郎公倬　贈武經郎公遹　承節郎公升

彥驪　彥龐　彥鏧　彥昭　彥嚞　彥磊　彥垚　彥給

信夫　伋夫　瑀夫　琗夫　瑜夫　璉夫　珹夫　儼夫　富夫　審夫　客夫　宮夫　塞夫　倜夫　仕夫　儒夫　個夫　倀夫　儆夫　倬夫　伾夫　仉夫　高夫　晰夫　寔夫　軌夫　輜夫

時佇　時份　時佺　時讜　時識　時宗　時抑　時措

廣平侯叔曾　河內侯叔遂

右班殿直重之　右班殿直得之　東頭供奉官器之　修武郎濤之　保義郎登之　永之　成忠郎從之　從義郎道之　忠翊郎和之　左侍禁明之　經武郎齊之

承節郎公㬢　公晃　公晨　公昂　承信郎公壽　忠翊郎公慶　公靳　承信郎公沂　公觴　公沂　公設

彥僚　彥玩　彥翰　彥斑　彥化　彥柬　彥儒　彥械　彥遵

軌夫　愈夫　意夫　鑽夫　潛夫　濬夫　浹夫

時施　時辯　時輅　時棟　時潤

若祉　若淏　若岱　若出　若嘌

嗣講

公讜　公碍　公許　公諳　公路　公斷

彥貫　彥贇　彥泰　彥春　彥昭　彥傳　彥浮

芑夫　彥夫　逞夫　竑夫　琢夫　臺夫　穛夫

時霖　時霄　時霨　時霿　時縿　時維　時歷　時致　時鵅　時賜

若邑　若岳　若鈁　若鎌　若秘　若秩　若琫　若枇　若柞　若楄　若析　若榕　若栴　若瑋　若櫛　若樸　若寬　若雄　若遂　若浙　若瀛　若汸　若漼

嗣賓　嗣芳　嗣仟　嗣鏈　嗣社　嗣僂　嗣侃　嗣侑　嗣俁　嗣仿　嗣佺　嗣鐧　嗣寧　嗣寶　嗣安　嗣定　嗣佳　嗣寶　嗣信　嗣俍　嗣達　嗣遘　嗣萁

次宏　次寒　次權

奉化郎叔舁　武經郎益之　修武郎

秉義郎皝之

保義郎公企　承節郎公祐　承節郎公份　公源　公澤　承節郎

彥濼　彥湜　彥濟　彥沂　彥泂　彥淵　彥葆　彥扆　彥懿

顏夫　顒夫　顗夫　頒夫　顬夫　頡夫　繳夫　香夫　介夫　碩夫　芮夫　鄿夫　越夫　盈夫　快夫

時敷　時敞　時鐨　時寘　時懸　時態　時愬　時昇　時曷　時暲　時曔　時暇　時昳　時曮　時暧　時晐　時暕　時景　時晛

若嶂　若嶒　若宏　若仔　若杤　若楅　若樺　若梯　若裀　若裣　若褿　若[illegible]　若袊　若褆　若剎

右監門衞大將軍叔過

疇之　諫之　武翼郎申之

公侃　公俊　忠翊郎公縺　武翼郎公退　成忠郎公淇　公勝　公義

彥定　彥寧　彥沚　彥汭　彥溥　彥淑　彥泌　彥淳　彥落　彥濤　彥楧　彥賒　彥澧　彥濟　彥臣　彥竑

轍夫　雅夫　楚夫　瑤夫　柄夫　鋼夫　釗夫　鏁夫　鋏夫　煐夫　煊夫　熩夫　堙夫　填夫　岕夫

時追　時逬　時烱　時陘　時桃　時賚　時贇　時員　時賀　時闡　時訢

若佫　若僘　若傑　若仂　若漢　若劉　若汃　若涔　若渚　若瀐

嗣絧　嗣楧　嗣松　嗣檞　嗣柛　嗣櫝

西陽郡公克愗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齊　安康郡公叔頎

右侍禁求之　忠翊郎修之　承節郎行之　成忠郎循之　承節郎衍之　潤翊侯況之

公謩　公裁　三班奉職公連

彥峅　彥証　彥謚

宦夫　寘夫　鄺夫　娛夫　饔夫

時上　時愈　時宗　時寶　時濠　時湞　時滂　時胥　時杠　時洇　時灌　時旴　時昆　時楞　時栘

若泥　若濉　若澥　若晦　若佐　若柏　若棔　若燦　若姆　若付　若僕　若梧　若楧　若壆　若輢

嗣柄　嗣欅　嗣摇　嗣琛　嗣瑤

清源侯搏之　武節大夫寄之

左班殿直公元　修武郎公衮　修武郎公立　贈承議郎公舒　贈朝議大夫公　朝散郎公悳　成忠郎　公㥄

彥文　彥袞　彥和　彥禮　彥和

鐮夫　普夫　悳夫　翼夫　夫　詡夫　詣夫

時渼　時潄　時芊　時華　時庲　時庠　時扃　時力　時勷　時勸　時効　時扐　時勢　時遽　時趣

若接　若槎　若棻　若楣　若烟　若恃　若樿　若珗　若玟　若玢　若玥　若仕　若壐　若倚　若倓　若倆　若価　若倸　若璩

公思　成忠郎公憖　忠翊郎公意

彥椿　彥模

涌夫　瀓夫　浃夫　渾夫　澳夫　濾夫

時瑤　時瓔　時環　時琮　時壜　時迴　時邇　時达　時僟　時仍　時侑　時賂　時釬　時鑒

若游

惠國公北海侯三班奉職公安　揖之　叔紇

秉義郎公榮　忠翊郎公福　修武郎公富　秉義郎公儀　秉義郎公喜　保義郎公宏　承節郎公博

彥益　彥石　彥德　彥端　彥幸

傾夫　嘉夫

時硂　時鏾

若嵩　若崖　若嵐　若嵿

淮陽侯叔邯

西頭供奉官喜之　忠訓郎寧之　左班殿直勝之　贈右朝奉郎澤之

保節郎公讀　保義郎公祐　公彝　贈中郎夫公旦　承節郎公賁　承務郎公高

彥弼　彥名　彥端　彥趞　彥靖　彥埃　彥竦　彥魚　彥恩　彥旻

昌夫　麟夫　威夫　立夫　儫夫

時鏶　時珙　時瓏　時鏜　時鍊　時嵤　時埔　時坤　時墻　時藹

若懌　若悅　若浖　若澗　若潞　若梈　若嵩　若嶽　若巖　若𡽱

嗣礽　嗣裎　嗣禒　嗣速　嗣遂　嗣滑　嗣灈　嗣泓

忠翊郎右之　忠翊郎約之　成忠郎鍭之　承信郎穡之　成忠郎實之　贈朝議大夫禮之

公原　公晶　公毅　秉義郎公隱　承義郎公逵　朝散大夫直秘閣公迥　公述

彥韶　彥斐　彥端　彥柔　彥璋　彥嵩　彥槖　彥璒　彥珂　彥慧　彥順

暄夫　龐夫　属夫　鄹夫　郇夫　偤夫　傈夫　偲夫　綮夫　㮣夫　素夫　頤夫　屋夫　墅夫　滸夫　預夫　玒夫

時儂　時瑋　時璮　時瑤　時徨　時泊　時塼　時墫　時端　時城　時勵　時勁　時鐈　時涅

若熌　若鐖　若鈂　若鑒　若潪　若像　若儷　若莊

左班殿直叔負　左班殿直叔數

從政郎節之

彥宗　彥敏　彥孜　彥玲

瑒夫　瑑夫　敘夫

時俾　時蕎　時原　時席　時儼　時逐　時迥

若湊　若[illegible]　若涵　若瀴　若汎

潁川郡王房

潁川郡王諡安簡德彝

廣平侯承矩

光國公克廣

建國公叔亞

安康侯報之

右班殿直公熙　贈中奉大夫公悉　從義郎公惠　公憲

彥孟　彥韓　彥荀　彥莊

充夫　仁夫

時綬　時壂　時牧　時稷　時教

若璋　若琮　若璣　若琦　若璜　若瓌　若琡　若瑞　若璪　若瑄　若玥

嗣顥　嗣顥　嗣順　嗣顥　嗣約　嗣紹　嗣㴱　嗣綸　嗣綉

華陽郡公學之　清源侯道之

右侍禁公瑾　右侍禁公瓘　贈武德郎公璪　承議郎公揆

彥古　彥國　彥份

訃夫　倕夫　倅夫　堯夫　瑭夫　瑜夫

時及　時適　時蓬　時榮　時豫　時倚　時忲　時棟　時儗　時价　時修　時傅

若沄　若沂　若淦　若涂　若洽　若汴　若灑　若霆　若斌　若璲　若璵　若瑋　若謹　若金　若蒼　若石　若墊　若鳳　若虎　若麟　若哲　若彪　若倫

嗣琨　嗣瑛　嗣瑾　嗣琪　嗣玫　嗣濟　嗣溥　嗣洽　嗣復　嗣澈　嗣清　嗣溥　嗣錦

彥	彥游
夫	班夫 珣夫 璘夫 理夫 韞夫 玕夫 玖夫
時	時邁 時遇 時速 時邀 時迄 時交 時友 時儀 時依 時權 時濟 時欽 時証 時證 時訪 時炳
若	若辯 若嶧 若謂 若誼 若讕 若讞 若誇 若詗 若譫 若註 若檝 若猛 若德 若介 若鑒 若疇 若和 若荃 若仁 若見 若虞 若林 若舟 若登 若火
嗣	嗣夔 嗣誼 嗣祺 嗣晉 嗣秤 嗣熏 嗣業 嗣淵 嗣謙 嗣鼓 嗣紳 嗣纘 嗣縉 嗣陞 嗣炳 嗣炤 嗣鈞 嗣鍾 嗣釭 嗣鈛 嗣琰 嗣賨 嗣賓 嗣實

公	武德郎公擽 忠訓郎公振 忠訓郎公掞
彥	彥皇 彥回 彥齡 彥稷 彥势 彥說 彥純 彥紹
夫	嚴夫 森夫 渾夫 瑩夫 巽夫 龔夫 璡夫
時	時壽 時翺 時芳 時著 時薪 時蓁 時朸 時偃 時佚 時億 時佡 時偉 時倣
若	若楠 若柱 若瓌 若瓚 若諱 若讙 若記 若證 若該 若訴 若諧 若讚 若調 若譯 若諒 若謎 若洗 若灝 若濬 若湣 若豫 若瀧 若泜 若瀕 若沮 若泳 若逕
嗣	嗣珂 嗣璋 嗣璿 嗣琿 嗣琉 嗣遵

武翼大夫約之
武功郎公拯 修武郎公迪 奉議郎公選 從事郎公遜 從事郎公适 忠訓郎公迅
彥革 彥芹 彥芾 彥茀 彥芝 彥華 彥芥 彥仇 彥儒 彥伸 彥傑 彥俊 彥偲 彥侔 彥遲 彥侃 彥儅 彥儀 彥僓 彥儹 彥僑
柟夫 栒夫 楬夫 柷夫 栘夫 顗夫 頊夫 愁夫 慧夫 頎夫 碩夫
時俁 時促 時企 時倜 時僨 時仴 時澂 時淒 時瀸 時篛 時資
若泓 若潕 若溥 若澭 若琳

忠訓郎經之
公遣 承節郎公邉 公適 公遂 左儒林郎公弼 成忠郎公弁 公詣 公詵
彥倭 彥僩 彥個 彥僙 彥似 彥弤 彥軾 彥斌 彥偆
詠夫 誘夫 倏夫 俯夫 慊夫 偷夫 傯夫 儂夫 頫夫 介夫 復夫 泰夫 蹇夫
時玢 時琜 時瓛 時璁 時瓌 時秀 時煥 時紳 時紀 時紹 時萃 時芳 時 時琢
若文 若澂 若潤 若鑒 若格 若址 若壚 若塘 若埈 若增 若埭 若壂 若瀶 若禧
嗣瀠 嗣澗 嗣鄉 嗣鐮

昌國公叔萌　濟陽侯叔定　崇國公叔闌

太子右監門副率異之　太子右監門副率亭之　左班殿直繹之　承議郎偉之　左班殿直繹之　武經郎緯之　贈左領軍衛將軍襄之　贈武節郎袞之

公朋　公从　公珏　三班奉直公術　秉義郎公衙　成忠郎公默　修武郎公術　左班殿直公　贈武翼郎公元

彥仁　彥回　彥齡　彥文　彥俊　彥修　彥傅　彥道　彥良

訓夫　召夫　非夫　覿夫

時璥　時傾　時博　時懷

若時　若晫　若鐏　若鐮　若鏌　若猷　若康

嗣嬰　嗣甡　嗣洮　嗣洌

左侍禁袞之　秉義郎褒之

公卞　秉義郎公度　秉義郎公龐　公術　公勵　公爽　公熏　秉義郎公彥　承信郎公庠　武翼郎公寄

彥仲　彥价　彥适　彥遺　彥惻　彥涉　彥兗　彥鬐　彥髭　彥髩　彥鑒　彥界

章夫　會夫　繼夫　蕣夫　俅夫　僑夫　論夫　許夫　瀣夫　愍夫　依夫　急夫

時悰　時惛　時愫　時懽　時寬　時稑　時蕒　時葆　時瑍　時偃　時使　時仳　時溺　時㦗　時汧　時涯　時溎　時汎

若寶　若實　若寀　若寘　若磷　若現　若璭　若琕　若瓆　若恢　若樉　若柳　若杅　若樿　若棣　若樫

敦武郎褒之　從義郎襄之　贈正奉大夫袤之

贈武義郎公庠　承信郎公康　公廩　公沂　公濟　公沛　右修職郎公扆

彥鬆　彥樓　彥莘

鏧夫　韙夫　退夫　玗夫　訏夫　諏夫　諦夫　牛夫　羔夫

時瀞　時櫚　時烼　時焌　時燴　時燁　時熠　時遨　時遞　時璈　時宔　時碧　時申　時倂　時修　時偲

若棨　若渠　若玜　若鏤　若滊　若深　若沃　若潚　若溱　若畬　若汶　若沂　若涑　若遂　若硂　若礎　若佳

嗣活　嗣鉼　嗣鉊　嗣琫　嗣鏟　嗣鐏　嗣鐒　嗣鍱　嗣賀　嗣班　嗣琊　嗣玠

濟國公克彰

河內侯叔龕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　疾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　詣　高密郡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垲之　左侍禁孝之　武節郎靖之　太子右

公廓　公度　朝議大夫公廩　修武郎公屭　公勉

彥阜　彥凡　彥牛　彥斗　彥罿　彥草　彥皇　彥聳　彥中　彥璣

鸞夫　虎夫　龍夫　皦夫　騤夫　鎔夫　錦夫　鐵夫　鉌夫　補夫

時壎　時躍　時趾　時蹺　時爍　時瀏　時滾　時湉　時瑾　時淇　時㵽　時澧　時湧

若儲　若侯　若慐　若榴　若桄

公叔褻

內率府副率彌之　右監門衞大將軍忠州團練使愍之

修武郎公誌　秉義郎公韶　武翼郎公諫　忠翊郎公鮮　武經郎公悅

彥忠　彥輔　彥弼　彥葵

宕夫　席夫　庫夫　康夫　畬夫　環夫　逭夫

時俊　時駛　時驗　時矸　時寬　時瑾　時彌　時㞓　時萬　時全　時佗　時儀　時俠　時荐

若泩　若漾　若淶　若瓚　若璬　若鑮　若錠　若銳　若鎘　若鋁　若鋒　若錕　若鈔　若鋐　若鏵　若掄　若𩆳　若雩　若霹　若霅

嗣掮　嗣拂　嗣榑　嗣夢　嗣潰　嗣滲　嗣謬　嗣讙　嗣詡

欽國公叔宗

右侍禁磐之　修武郎溫之　忠翊郎閱之　秉義郎豪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慈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推之　博平侯傅之

公說　公諫　公翩　公逵　公宜　公乾　公蟲　公仝　武節郎公淵　成忠郎公澤

彥環　彥俱　彥椿　彥松　彥檜　彥櫄　彥枝　彥周　彥呂

旦夫　撟夫　鄰夫　澊夫

時芰　時蘅　時友　時蒨　時宜　時燧　時凝

若[illegible]　若[illegible]　若[illegible]　若城　若射

宣城侯叔鄰	
西頭供奉官傳之	西頭供奉官僅之　從義郎伯之　右侍禁作之　左班殿直係之　忠訓郎僎之　敦武郎係之　宣教郎隆之　敦武郎保之　信之
公球　公珪　公琥　公琪　公璡　公瑮	公偉　公榮　秉義郎公政　公璇　公軾　成忠郎公鎗　承信郎公敏
	彥賢　彥璁　彥璟　彥滈　彥沖　彥湉
	傳夫　琨夫　歆夫　圖夫　辯夫　輯夫
	時彌　時漣　時滋　時汉　時碶　時洲　時磻　時灝
	若櫃　若埈　若杳　若替　若稽　若裂

	贈武翼郎似之
公瞰	承信郎公價　武翼郎公訑　武經郎公庾　武翼郎公綵
彥泮	彥洌　彥瀟　彥涷　彥潛　彥濛　彥淹　彥湛　彥湒　彥海　彥液　彥河
讀夫　勍夫　確夫　鋤夫	苯夫　棐夫　㮇夫　樞夫　竿夫　嘻夫　岳夫　珴夫　鎭夫　爽夫　篤夫　柞夫　導夫　頊夫
時溥　時榮　時藟　時蕊　時賓　時概　時櫳	時默　時熹　時燾　時焄　時渟　時沂　時恵　時鄘　時鄢　時瑋　時璀　時琤　時瑛　時琊　時琳　時[illegible]　時[illegible]　時蓄　時蔚
若偓	若涉

信都郡公叔甕

忠翊郎仕之　忠訓郎清之　忠訓郎淨之

公逵　公份　保義郎公彥　秉義郎公謙

彥淇　彥瀓　彥況　彥競　彥調　彥語　彥廉　彥毫　彥宸　彥庾

櫂夫　柎夫　椹夫　樨夫　篸夫　虒夫　寫夫　衎夫　盤夫　禹夫　榦夫　格夫　衎夫　遺夫　迓夫　迭夫　頣夫　濡夫　深夫　輝夫　暢夫　輻夫　載夫　輊夫

時睹　時鏝　時蘂　時蕙　時茱　時錠　時釭　時錀　時瑋　時玢　時瑓　時瑠　時宙　時鋈　時膘　時駟　時潯　時瀷

若沅　若濦　若洩　若湉　若顥　若椤

冰之　忠翊郎泳之　承節郎嵱之　武翼郎滌之

訓武郎公諡　公醇　承信郎公醴　忠訓郎公酢　武經郎公綸　公旰

彥庚　彥祕　彥禕　彥祾　彥裪　彥械　彥江　彥春　彥新　彥寧　彥廬　彥簡　彥褒　彥衡　彥調　彥該　彥褎　彥文　彥佼　彥感　彥潛

勸夫　輅夫　崑夫　綅夫　稔夫　稠夫　緷夫　逞夫　迣夫　效夫　徹夫　惿夫　曬夫　棄夫　穰夫　臺夫　庹夫　璩夫　祿夫

時玪　時鉗　時溉　時棡　時梆　時鐏　時烁　時檦　時茨　時衎

濟國公叔尊

左班殿直祚之　武德郎立之

成忠郎公猛　公廣　承節郎公璜　承信郎公春　公才　公弼　贈宣教郎公亮

彥坦　彥縱　彥譜　彥征　彥鄞　彥鄮　彥郾　彥鄂　彥鄖　彥渙　彥瀏　彥河　彥湊　彥渚　彥瀿　彥鏘

禰夫　禰夫　鉆夫　鎮夫　鋸夫　鈕夫　釖夫　鍽夫　鑠夫　鏸夫　瓅夫　釿夫　犄夫　彿夫　穗夫　禰夫　稔夫　穊夫　玲夫　琜夫　梶夫　璩夫　慄夫　恬夫

時徹　時溍　時倄

若鑑　若鏜　若錦　若偲　若倕

左班殿直□之　秉義郎

保義郎公覺

彥瑜　彥球　彥瑪　彥璕　彥玘

佪夫　健夫　辯夫　造夫　繁夫

時倧　時佼　時傻　時儻　時信　時忠　時制　時仔　時樂　時祐　時依　時閈

若伸　若僥　若佴　若僙　若僊　若徽　若埧　若墒　若塔　若鼎　若頤　若泰　若益　若震　若觀　若孚　若蒙　若臨　若壯　若巽　若銑　若訦　若諴　若諡　若諼　若詠　若釗　若格　若僕

嗣光　嗣先　嗣愈　嗣全　嗣企　嗣佑　嗣佟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漸 濟國公叔時

襄之 三班奉職補之 朝請郎進之

公誼 公詢 公謹 公諭 公望 右從政郎公紳

彥旺 彥旹 彥燁 彥子 彥孝 彥弼 彥輔

逢夫 倎夫 熙夫 庚夫 燾夫 賁夫 秀夫 罄夫

時璣 時琻 時謠 時珞 時洳 時悆 時懇 時忞 時褰 時願 時頒 時顩 時頔 時昇 時鎔 時起 時銓 時鉅

若驣 若駟 若驎 若騂 若驓 若澧 若渼 若瀕 若温 若濬 若澡 若澂 若濃

嗣徫 嗣租 嗣賓 嗣㝎

左中大夫繼之 修武郎廷之 通直郎在之

保義郎公悅 宣義郎公衍 儒林郎公衎 從事郎公衡 保義郎公球 公瑋 公賢

彥佐 彥潔 彥潛 彥淞 彥潼 彥顥 彥點 彥直 彥檟 彥弼 彥仁 彥勳 彥熙 彥默 彥黝 彥褄

譽夫 惆夫 隕夫 歆夫 謍夫 饒夫 莊夫 襲夫 裕夫 雄夫 韶夫 正夫 通夫 衢夫 儆夫

時璜 時璛 時恕 時惻 時瓛 時錡 時榮 時珷 時現 時衢 時伽

若篤 若鈌 若鍌 若寠 若稽 若榛 若爔 若罠

濟陽侯叔獮

宣教郎縝之　武翼郎棐之　修武郎埭之　右從事郎彰之　敍之　堈之　攸之　襲之　承節郎佐之　武經郎佑之

公衡　公贊　公岫　秉義郎公孚　保義郎公頌　公顧　公頫　公術　公瑢　忠訓郎公洋

彥俊　彥廓　彥奮　彥祝　彥蠡　彥旌　彥鐸　彥賜　彥側　彥珖　彥瑤

達夫　鑒夫　夫　鑴夫　保夫　寶夫　凝夫　逵夫　的夫　民夫　彪夫　盼夫　銑夫　霽夫　霆夫　運夫　灣夫　遞夫

時僕　時璩　時琳　時侍　時圭　時淤　時瓌　時膺　時衙　時循

若睇　若曬　若案　若澧

吉國公克紹

左班殿直叔儀　東頭供奉官叔釭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絹　贈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叔泊　崇國公叔嵩

仰之　教武郎戴之　承忠郎耆之　北海侯贈中大夫必之

公洙　承節郎公洄　公浩　公淳　公源　公濤　公浉　公瀆　公潒　公轉　公瑀　公覡

彥瑑　彥璥　彥佊　彥英　彥豪　彥傑　彥僑　彥楝　彥　彥墚　彥遴

鍋夫　夫　䥷夫　夫　釜夫　金夫　鑰夫　鏢夫　鐃夫　鑷夫　慧夫　養夫

時瑆　時久　時从

若谷　若樸　若校

從義郎公輮　三班奉職公慱　贈武德贈太師大夫職公服之

彥選　彥遜　彥達　彥逢　彥迓

惠夫　慹夫　歎夫　曆夫　倪夫　倨夫　儆夫

時預　時利　時滋　時集　時恂　時予　時向　時衍　時柄　時杖　時談　時謚　時譚

若篙　若瑚　若珉　若熢　若䨮　若塈　若璿

彥遺　彥述　彥逸

孜夫　暾夫　默夫　郰夫　共夫　訦夫

時附　時遂　時謙　時績　時倈　時學　時儆　時價　時㑭

若棅　若玑　若珆　若瑨　若璩　若玼　若一　若池

嗣震　嗣𡍩　嗣垓　嗣墇　嗣塌

彥逾　彥送　彥浮

伛夫　傫夫　僎夫　笈夫　鋑夫　築夫　筬夫　斅夫　徹夫　敖夫　敎夫　𠐊夫　俄夫　僻夫　倅夫

時普　時鑣　時鋇　時鉦　時鎖　時鎵　時侑　時份　時僑　時俠　時佺　時俿　時儔　時俱　時俓　時仗　時僠　時儴　時份　時珚　時珪　時玨　時珴　時璘　時琦　時琡　時琫　時璐　時𨯖　時宔　時瀶　時讙

若坡　若堉　若埏　若垂　若墉　若譚　若謵　若詎　若璀　若琰　若鋒　若鈔　若鏑　若壃　若珪　若球

嗣訢　嗣樅　嗣樋　嗣棌　嗣練

武德郎禱之　三班殿

公防　贈承議郎公昕　武節郎公時

彥　彥迁　彥逘　彥遺　彥逮　彥導　彥通　彥迎　彥迵　彥迨

僈夫　𨓈夫　筌夫　筍夫　篗夫　倣夫　傚夫　倖夫　垒夫　垕夫　涝夫　湑夫　涗夫　㴭夫　灊夫　汎夫　淇夫　湋夫　減夫　滅夫　潬夫

時諏　時詳　時璹　時瑫　時璽　時琁　時埜　時漾　時僎　時仿　時𪻐　時秩　時釋　時機　時楗　時檖　時楃　時梘　時掄　時捡　時拯　時儆　時僤　時倖

若璁　若鵗　若畹　若墂　若玫　若珚　若壞　若坴　若埻　若愿　若懇　若悳　若悉

博平侯叔頗　贈右屯衛大將軍叔驫　襄陽侯叔鐫

瓛之　右侍禁璹之　宣教郎誌之　修武郎訊之　敦武郎譁之　秉義郎玫之　清源侯縛之　忠訓郎現之　明之　右班殿直銃之　秉義郎講之　承議郎誆之

忠翊郎公昱　公曨　公景　修武郎公晏　公榮　公輔　秉義郎公炳　修武郎公渙　從義郎公爗　公曜　公晾

彥𢫬　彥扻　彥念　彥瀼　彥濁　彥淶

脩夫　藚夫　茁夫　㷧夫　堞夫　鐔夫　夷夫　坤夫　井夫　竺夫

時墔　時湪　時埣　時堪　時址　時堞　時垌　時墐　時拭

若玞　若壞　若瑎

高陽侯克循

忠國公叔參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洳之　博陵侯益之　右侍禁潤之　武經郎演之

公畢　秉義郎公康　修武郎公廉　秉義郎公庠　秉義郎公序　保義郎公度　公悅　公愼　成忠郎公綬　承信郎公純

彥澗　彥菏　彥漸　彥灘　彥沈　彥進　彥邁　彥諸

葳夫　垌夫　聳夫　穩夫　垠夫　坎夫　坏夫　皇夫　謀夫

時撻　時屺　時暎　時霄　時輪　時軺　時轗　時埤　時埃　時柢　時致

若瀘　若淌　若淔　若圩　若坤　若塨　若杫　若楠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罕　榮國公叔悝

左侍禁沂之　右班殿直祐之　三班奉職禔之　右班殿直祈之　修武郎禛之

忠翊郎公赦　公成　秉義郎公禮

彥逢　彥遐　彥惟　彥求

紳夫　樫夫　謂夫　居夫　旨夫　諗夫　右夫　召夫　谷夫　名夫

時賢　時寘　時寶　時琨　時能　時茁　時玨　時璥　時珆　時亮　時襄　時術　時暘　時企　時涺　時高　時彥　時裒　時熙

若鉤　若鍈　若瑁　若泞　若濃　若瀰　若湉　若沂　若汴　若涗　若璠　若琱　若瑜

嗣楡　嗣鐩　嗣僳

景城侯叔座

修武郎檜之　右侍禁璉之　右班殿直球之　左班殿直琳之　右侍禁璲之　武翼郎瑨之　修武郎琢之

公實　公寶　承信郎公樽　公鐍　秉義郎公鐸　公銳　忠訓郎公鐳　承信郎公錠

彥高　彥文　彥昇　彥滄　彥涇　彥昌　彥昇　彥陟　彥邵　彥鄰　彥旃

吾夫　㬊夫　祝夫　綏夫　緟夫　鏊夫　鏊夫　直夫　端夫　脩夫　棻夫　佪夫　倦夫　喇夫　斂夫　址夫　增夫

時庶　時捷　時暄　時袴　時誘　時坔　時塹　時近　時坳　時坔　時溶　時唫　時錟

右班門衞大將軍叔須

贈武議郎瑄之　東頭供奉官億之　忠訓郎侃之　贈武翼郎价之

贈朝奉郎公鏜　承節郎公　公銓　承節郎公鏌　承節郎公鉞　忠訓郎公詠　右通直郎公謐　修武郎公言　從義郎公權

彥歐　彥斤　彥序　彥棪　彥檀　彥栝　彥泗　彥滂　彥濡　彥邁　彥嶰　彥濆　彥浣　彥䜂　彥甫　彥賁　彥仁

墳夫　堪夫　璐夫　瓆夫　璘夫　終夫　本夫　荃夫　龢夫　玡夫　玞夫　誦夫　譚夫　櫶夫　樋夫　櫶夫　柚夫　栎夫　驤夫　遂夫　華夫

時鑪　時鈐　時佾　時腥　時徯　時倂　時俚　時收　時敖　時效　時覾　時覞

若泱　若珂　若瑢　若玳　若鑄　若樾

嗣份　嗣埻

修武郎公[illegible]

彥同 彥雄 彥贇 彥摹

奧夫 苙夫 珮夫 爍夫 珖夫 璽夫 瓛夫 玓夫 瑹夫 璞夫 瓌夫 瓏夫 珊夫 對夫

時晛 時覬 時逊 時瘖 時寧 時濬 時烾 時泌 時皝 時洮

若潛 若通 若瑕 若淝 若基

嗣翁 嗣椿 嗣燫

武翼郎公訓 忠訓郎公誠

彥襲 彥蕃 彥茂 彥蔚 彥贇 彥奇

珍夫 璀夫 液夫 策夫 樀夫 梅夫 及夫

時汳 時烋 時椿 時樫 時楠

若䕫 若檗 若槱 若檀 若琖 若烯 若爗 若炎 若炤 若㬥

贈左屯衞大將軍叔趾

保義郎保之

彥暮 彥輣

澥夫 源夫 瀓夫 吐夫 陘夫 佫夫 懸夫 份夫 倚夫

時栱 時榶 時桴 時橪 時据 時逮 時潼 時櫻 時楯 時沘

若熠 若炥 若璽

宋史卷二百三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世系表第二十七

宗室世系二十二

贈宮苑使宣州刺史承滇	
新平侯克構	
馮翊侯叔璩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時之　魏國公退之諡平恪	
秉義郎公政	
彥孟	
烈夫	
時成	時強　時敘　時會
若公　若納　若冰　若堅	若虛　若思　若愚　若中　若威　若水　若升　若楔　若先　若繼　若雲　若實
嗣智　嗣蕃　嗣傑　嗣梓	嗣鑒　嗣忠　嗣鑄　嗣鈵　嗣鉟　嗣鏑　嗣鐀　嗣鍇　嗣瑠　嗣璿　嗣康　嗣僞　嗣偃　嗣琔　嗣隆　嗣鋞　嗣鐇
次鐩　次鎮	次通　次達　次瑜　次潾　次琛　次璋

	彥和
發夫	揚夫　亟夫　愸夫　長夫
時威　時直　時道	時與　時功　時協　時靖　時烱　時曇
若川　若尹　若椿　若檥　若欄　若瀋　若溲　若波　若瀿　若泙　若澥　若霖　若宗	若鵬　若瑭　若神　若裕　若瓔　若琤　若琁　若勘　若鑾　若鋺　若傈　若伐
嗣鑌　嗣琛　嗣瑀　嗣瑀　嗣璹　嗣鐫　嗣鍾　嗣鋏　嗣鉊　嗣鋒　嗣矗　嗣鍵　嗣鍄	嗣嘉　嗣鍊　嗣鏐　嗣飾　嗣燧　嗣煇　嗣燁　嗣與　嗣暹　嗣溶　嗣澌　嗣湆
次烁　次璿　次璣　次沂　次瑱　次淇　次津	次渙　次軾　次轍

右班殿直公寄　贈武功大夫公宣

彥寧　彥守　彥才　彥惠　彥拂　彥忠　彥概　彥隨　彥泰　彥憲　彥忍　彥憩

卬夫　崑夫　憲夫　暘夫　懋夫　充夫　錢夫　鎮夫　舜夫　欽夫　緯夫　純夫　滙夫　滷夫　膚夫　懼夫　衎夫　濃夫　溥夫　丙夫　端夫

時行　時式　時髦　時聞　時昱　時溢　時朋　時聊　時義　時方　時暢　時亨　時志　時略　時宛　時珽　時軫

若擬　若粤　若鐩　若鎧　若鐐　若鉦　若澤　若瑨　若渠　若瀟

嗣沅

保義郎公訓　武翼郎公誠　忠訓郎公祥　忠翊郎公皝

彥聰　彥能　彥華　彥聒　彥聘　彥瑛　彥璠　彥玫　彥均　彥付　彥珙　彥民

壽夫　與夫　邵夫　㚖夫　端夫　直夫　交夫　幾夫　北夫　司夫　驥夫　春夫　對夫　如夫　積夫　肩夫　寔夫

時㝷　時或　時官　時沼　時旅　時履　時隨　時愿　時錚　時錫　時鉞　時鈔　時辨　時昕　時㯹　時潛　時潄　時湘　時逢

若穰　若詒　若証　若䕻　若虓　若渡　若模　若櫟　若愕　若恢　若傑　若悔　若憴　若仍　若沭

嗣潛

右侍禁合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弨之　博陵侯敉之

承節郎公諤　公亮　訓武郎公巻　成忠郎公彥　修武郎公輔　忠訓郎公著

彥斌　彥琨　彥球　彥珣　彥興

辰夫　親夫　列夫　溥夫　鍊夫　退夫　璀夫　謙夫　玶夫

時輯　時輅　時輞　時錯　時濤　時瀶　時肇　時亭　時芾　時近　時逢　時邈

若映　若坦　若珊　若瑆　若珖　若玗　若鈊　若鍾　若鐠　若鐃　若銍　若昉　若讖　若劭

嗣涔

右屯衛大將軍叔派

監門衛大將軍代州防禦使茹之　從義郎賞之

迪功郎公佐　承信郎公僅

彥舉　彥轙　彥輪　彥迴　彥迵　彥逸

瑬夫　琫夫　珝夫　淵夫　申夫　瑨夫　瓘夫　謙夫　讚夫　南夫　慶夫　吉夫　顯夫　濟夫　清夫　洗夫　泯夫　忞夫　瑞夫

時減　時濬　時沆　時洄　時遐　時抹　時鏄　時鈕　時鐮　時瑪　時瑃　時澁　時淲　時滮

若詎　若鏻　若鏌　若鐩　若儆　若倅　若佑　若儸　若僳

襄陽侯叔擧

三班借職禧之　修武郎仍之

公佑　承節郎公伸　公存　修武郎公信　忠翊郎公建

彥琬　彥璪　彥玗　彥機　彥耻　彥深　彥琛　彥治

申夫　存夫　盈夫　臺夫　野夫　圤夫　介夫　議夫　侃夫　訒夫　諗夫　蓋夫　詎夫　誦夫　講夫　計夫　詣夫

時昭　時樛　時梃　時樛　時愁　時瞇　時翼　時甯　時雅　時仍　時醇　時謙　時詐　時馨　時嶸　時榷　時輻　時至　時瑀　時瑭　時珢

若鍪　若壓　若鎗　若釽　若瀧　若磲　若硝　若硫　若沕　若瀴　若瑭　若漯　若瀻　若瀘

嗣鍪

成忠郎公瑞　從義郎公璹　承節郎公琨　保義郎公璩　公瓊　公琪　公玠

彥汾　彥渡　彥酉　彥庚　彥佽　彥心　彥畢　彥興　彥琍　彥　彥榮

譏夫　鮮夫　周夫　禨夫　否夫　壯夫　革夫　戠夫　攝夫　揆夫　揉夫　提夫　挾夫　擲夫　俊夫　德夫　信夫　廖夫　廊夫　庭夫　釙夫

時璨　時璲　時𧩢　時瑕　時櫸　時珇　時懲　時慫　時戀　時安　時效　時敷　時斂　時歌　時戮　時數

若鈬　若鐩　若霈　若霙　若習　若銀　若栓　若根　若稷

遂寧郡王承範謚僖

昌國公克思謚溫孝裕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盈 太子右

右侍禁鉥之 從義郎辨之 右班殿直監 言之 諝之 從義郎藹之 秉義郎諒之 文林郎詠之

公琬 公琰 公昭 公晦 公暐 公雉 忠訓郎公彬

彥文 彥旨 彥政 彥廣 彥熇

寬夫 征夫 訓夫 絨夫 瑄夫 珽夫 封夫 璪夫

時光 時復 時徽 時俊 時鏥 時鏁 時璀 時琬

若韡 若鏷

嗣微 嗣億 嗣倞

內率府副率叔齡 東平侯叔皖 丹陽侯叔聃

敦武郎誘之 左侍禁諴之 敦武郎譁之 三班借職說之 三班借職瓘之 贈武節郎運之

公寀 公敘 公覿 公靚 公其 武節郎公謙 武翼郎公諄 忠訓郎公譏

彥祉 彥裙 彥栓 彥襋 彥禂 彥礿 彥禘 彥濬 彥琬 彥璣 彥璡 彥珍 彥貞 彥高 彥讞

鐸夫 潠夫 瀸夫 瀆夫 俛夫 訡夫 昭夫 琇夫 巨夫 羿夫 應夫 脩夫 僻夫

時慶 時緝 時鍠 時鋤 時迈 時彰 時彩 時璇 時褱 時穡 時幗 時粢

若槽 若澣 若淖

之	忠翊郎進之　忠翊郎璀之　武德郎廸之
公	公誼　承信郎公時　秉義郎公注　保義郎　公懿　公諡　公嵘　贈從義郎公愿
彥	彥瑲　彥玫　彥璬　彥琇　彥瑂　彥玔　彥玐　彥肯　彥璥　彥枸　彥倈
夫	璣夫　漪夫　漢夫　洛夫　泓夫　沈夫　傺夫　璆夫　涎夫　緒夫　謙夫　諶夫　訪夫　諺夫　話夫　記夫　識夫　諹夫
時	時璗　時僴　時秩　時秳　時穗　時穛　時秷　時稌　時樓　時枕　時松　時樟　時講　時誼　時瀾　時潘　時滄　時瀆
若	若杆　若楧　若栟　若逸　若還　若逮　若迕　若邅　若材　若槃

之	遜之
公	贈承節郎公應　公意　公忞　武經郎公彰　訓武郎
彥	彥惲　彥榑　彥傑　彥俯　彥倌　彥倢　彥供　彥傚　彥俾　彥疑　彥制　彥接
夫	詔夫　謹夫　諷夫　鑒夫　諍夫　認夫　館夫　諫夫　諫夫　諳夫　曎夫　諦夫　設夫　語夫　時夫　僾夫　峻夫　邠夫
時	時彎　時鈿　時鐏　時旺　時熨　時炯　時爟　時炷　時燑　時鉒　時鉡　時鉞　時錧　時鍩　時澤　時複　時鐩　時鍈　時蕡　時萬　時傚　時鞃
若	若柚　若楁　若徽　若栟　若滌　若叔　若桂　若櫟　若須　若潒　若崵　若濼　若澤　若淦　若澶　若洴

公椿　公林　公廣

彥深　彥樂　彥纍　彥椆　彥梟　彥播　彥湝　彥湟　彥澣

仁夫　修夫　伋夫　俊夫　仡夫　仟夫　儹夫　侅夫　俈夫　璲夫　現夫　佚夫　佰夫　玏夫　鑄夫　鏤夫　瓊夫　鎌夫　鐐夫　鑐夫

時瑛　時璽　時棫　時瑑　時璙　時璪　時瑊　時荐　時萊　時蔨　時鄉　時鍺　時焯　時倧　時魁　時議　時諍　時譁　時樓　時梅　時槐　時侍　時鑒　時職　時贈　時谽　時僎

若淦　若釬　若演　若璪　若璠　若玠　若琀　若瑒　若愚　若愳

嗣楷　嗣琰　嗣鎮　嗣銳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提　康國公叔嶠

達之　敦武郎遷之　保義郎通之　武翊郎訴之　敦武郎說之　敦武郎誌之

公淡　忠翊郎公濟　忠翊郎公雅　贈忠翊郎公穤　忠翊郎公穡　公叟　公書

彥浼　彥觀　彥規　彥相　彥覺　彥覲　彥异　彥雚　彥暕　彥琣　彥淑　彥最　彥昆　彥昭

潒夫　揚夫　和夫　裴夫　爛夫　廣夫　序夫　廖夫　陟夫　芮夫　扐夫　圻夫　垓夫　焄夫　晞夫

時谿　時瑢　時諂　時呈　時叙　時詰　時舜　時耦　時稼　時駰　時琢　時馭　時琪　時揑　時搓　時崙

若蕭　若乘　若濂　若瀚　若棨　若猗　若履　若豫　若腕　若焆　若爃

贈武略大夫夼之

公旺　贈武略大夫公褒

彥盈　彥如　彥盟　彥炎　彥好　彥毅　彥瓘　彥琭

瞎夫　衵夫　异夫　蘉夫　典夫　鼙夫　弼夫　昃夫　纚夫　粲夫　剔夫　漻夫　襲夫　逵夫　寄夫　客夫　穰夫　械夫　縑夫　驁夫　蕃夫　櫳夫　室夫　懔夫　懷夫　霣夫　霑夫

時弆　時穮　時苗　時並　時易　時初　時數　時瀀　時訏　時汶　時浚　時温　時鉀　時鏗　時詔　時颯　時訜

若僊　若實　若宥　若寶　若宙　若琳　若玔

贈朝奉大夫公亮　武翊郎公青

彥球　彥玒　彥瑢　彥裕　彥顯　彥宴　彥壇　彥瑜　彥璪

週夫　逵夫　道夫　松夫　駿夫　鹹夫　誐夫　鈽夫　鉊夫　鍉夫　鍪夫　瀏夫　滂夫　湝夫　濬夫　滿夫　淑夫　滌夫　遑夫　遒夫

時楚　時誦　時詡　時擇　時橑　時懲　時傪　時俊　時倢　時儆　時徐　時滴　時湊　時油　時潷　時銋　時覗　時譽　時僳　時倧　時僂　時儁　時儞

若粿　若轍　若總　若強　若稊　若億　若衢

贈朝請大夫公允

彥琢 彥玏 彥琇 彥珖

囦夫 僿夫 儴夫 菌夫 禱夫 佐夫 倰夫 侊夫 夫 淯夫 漘夫 瀾夫 湜夫 淪夫 淑夫 沆夫 浠夫 瀳夫 汜夫

時時 時唻 時坟 時增 時蘽 時樠 時杒 時杼 時奇 時夔 時滓 時堝 時爐 時緝 時湧 時雝 時謖 時讙 時枉 時楡 時樸 時梲 時榣 時枰 時近 時邇 時邁 時櫃 時杵 時棓 時椅 時楡

若睽 若煒 若烑 若煟 若熄 若璘 若熇 若炳 若煇 若煌 若焯 若炤

彥璑 彥璝 彥璲 彥班 彥珻 彥瑞

瀆夫 澧夫 汗夫 濛夫 浮夫 泮夫 澶夫 洲夫 淨夫 洢夫 濛夫 淅夫 流夫 瀜夫 漪夫 澴夫 涺夫 淩夫 涑夫 湇夫 瀅夫 漣夫

時楹 時梠 時柜 時楩 時檯 時杺 時杭 時椊 時檍 時柳 時梓 時樅 時樣 時欄 時橛 時櫻 時楢 時琣 時珍 時棧 時蘱

若燧 若爀 若炘 若燁 若灼 若燓 若焞 若燧 若煜 若燔 若煤 若葳 若寬 若良 若璨 若琮

嗣垣 嗣堦

修武郎詰之　贈武翼郎諫之　秉義郎督之　武翼大

公初　忠翊郎公裕　從義郎公達　承信郎公進　承信郎公遷　承忠郎公邀　公退　公材　公林　公植　承信郎公遇　保義郎

彥瑋　彥璚　彥球　彥峒　彥巖　彥櫶　彥楹　彥相　彥璦　彥溶　彥溙

沂夫　鏞夫　綜夫　鍨夫　鈰夫　錄夫　潏夫　沭夫　滔夫　淪夫　港夫　焴夫

時樸　時檝　時楧　時槡　時核　時桔　時枘　時柈　時唐　時寯　時宮　時虒　時鹿

若瑽　若玟

夫誠之　武節郎璀之

公選　公安　武翼郎公寓　公定　公宥　保義郎公宇

彥牛　彥騏　彥儔　彥假　彥俛　彥倅　彥億　彥仰　彥伶　彥佣　彥倘　彥佋　彥婆　彥僥　彥俗　彥仍　彥偓　彥價　彥僂

沆夫　澯夫　海夫　涑夫　燕夫　樵夫　薰夫　衢夫　御夫　術夫　徯夫　榆夫　適夫　怒夫　稱夫　种夫　孝夫　字夫　揮夫　藏夫　銚夫　瑢夫

時楮　時楳　時梃　時檣　時欄　時橋　時易　時頑　時煁　時瓊　時璺　時評　時琥　時鐙　時鍔　時鍾　時昷　時明　時鉞　時鏳　時鉞

若爔　若燭　若琢

榮國公叔混謚孝僖

秉義郎橾之 忠翊郎諮之 保義郎璹之 保義郎瑋之 武德郎訥之 右侍禁欽之 右侍禁鎮之 敦武郎鞘之 武翼郎鈞之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鏞之 武節郎銘之

公漩 公逵 公邁 迪功郎公林 公元 承節郎公翼 修武郎公勳 公穪

彥僟 彥茀 彥珢 彥琉 彥現 彥倭 彥鑾 彥珈 彥瓏 彥億

芳夫 施夫 簾夫 鍾夫 鐮夫 鍭夫 浙夫 澤夫 維夫

時鑣 時壘 時鑒 時燦 時烊

若晐

武翼郎鋉之 忠訓郎鎔之 敦武郎銳之

成忠郎公益 公憲 公祈 保義郎公模 公璠 公宋 公寀 承節郎公宥

彥侉 彥僮 彥俊 彥璽 彥瓆 彥玆 彥玞 彥瑳 彥滿 彥瑕 彥揞 彥庥 彥庶 彥庇 彥龐 彥怱

雞夫 淮夫 色夫 隼夫 淳夫 速夫 鏜夫 熹夫 崙夫 熏夫 磨夫 仕夫 珞夫 垂夫 甌夫 巷夫 潺夫 信夫

時茬 時猱 時谿 時轔 時濩 時防 時陶 時涓 時磬 時桂 時襛 時珣 時玫 時琢 時鑣 時鈚 時錢 時鍨

若許 若韵 若訨

									南康侯克備	
				贈右衛大將軍叔市				齊陽侯叔奮	遂國公叔封，謚恭僖	
忠翊郎銜之	從義郎鐸之		鑌之	贈武翼郎銓之		保義郎慶之		右侍禁證之	武經大夫僚之	贈武略大夫仰之
	公祐	忠翊郎公抃	訓武郎公昇	公旦	承信郎公景	公弼	公樞			保義郎公遷　從義郎公澄　忠翊郎公濬　贈訓武郎公提
彥鈞	彥忱	彥恕　彥瑜	彥德　彥龍			彥廣				彥享　彥遠　彥適　彥劭
璿夫　墒夫	藩夫		璥夫　壽夫							來夫　行夫
	時傳　時膺　時旦　時蘧		時珹　時岎							時瓚　時琳　時瑤
	若濮									若諆　若沆　若軾
										嗣陟

		供備庫副使綸之		西京左藏庫副使僅之	
	從義郎公訢	成忠郎公信		公播	忠訓郎公授
	彥瑜　彥珍　彥琰	彥瑕　彥珪　彥琥		修武郎彥文　彥武	彥嵩
	慶夫　超夫			端夫　潔夫　充夫　豫夫	坦夫
時瑜　時淅　時泮				時清　時泰　時實	時顯　時允
若优　若鍇　若鋇　若烟　若埏　若澮　若芒　若華　若灝				若冲　若賞	若淳　若澄　若潔　若　若　若滄　若
				嗣琳	嗣依　嗣俁　嗣倬　嗣借　嗣僕　嗣　嗣倘　嗣儔

東陽郡公克瞻
東頭供奉官叔隮 右侍禁叔放 房國公叔[illegible]諡恭靖
忠翊郎盆之 忠翊郎用之 保義郎勉之 左文林郎穎之 脩武郎順之 歷陽侯諭之
公度 公與 保義郎公保 公量 公昴 公晉 承節郎公罕 公授 公擇 公樞 左班殿直公大 訓武郎公偉 贈□□大夫公優
彥袗 彥業 彥鄴 彥愥 彥憧 彥僱 彥瑱 彥珎
榕夫 榫夫 椐夫 顒夫 顓夫 預夫 頒夫 頏夫 令夫 品夫 偃夫
時湝 時陞 時櫄 時寧 時顥 時頎 時棉 時森 時楢
若瑱 若 若淳 若治 若烨 若僮 若煚
嗣倫 嗣侗

內殿承班叔兟
武忠郎錠之 保義郎僩之 忠訓郎約之
公祥 公祈 公禩 公祚 公
彥璲 彥清 彥煇 彥運 彥官 彥垓 彥煇 彥炊 彥燦 彥㪍 彥玫 彥瑮 彥璿 彥瓁 彥實 彥
玧夫 誑夫 留夫 歷夫 韶夫 价夫 社夫 璋夫 壝夫 埠夫 閣夫 闟夫 閱夫 栖夫 楄夫 檄夫 楮夫 埵夫 垟夫 壠夫 鬧夫 闓夫 玧夫 伻夫 御夫 儀夫 金夫
時瑀 時寶 時締 時鍼 時鉷 時鑑 時銓 時晉 時璣 時槀 時千
若梲 若杓 若鏦

贈左領軍衞將軍叔侻　東平侯叔訛

脩武郎中之　西頭供奉官藪之　武翊大夫藹之　贈左領軍衞將軍撝之　武功郎搏之　左侍禁珽之

公墦　成忠郎公浩　公雅　公櫶　成忠郎公璉　從義郎公懋

彥章　彥奕　彥奇　彥熠　彥熙　彥充　彥巘　彥翊

懿夫　簧夫　鏞夫　鑌夫　憲夫　裔夫

時琇　時鼎　時昌　時嘉　時則　時賦　時質　時贊　時嘉　時珍

若飈　若詞　若誨　若沖　若淳　若治　若禹　若洵　若悠　若懇　若逃

嗣泩

敦武郎悟之　忠翊郎埼之　脩武郎孝之

保義郎公壽　公義　公佾　承信郎公遷　公遂　承信郎公適　承信郎公近　承信郎　贈武義郎公楯

彥嫥　彥端　彥壿　彥立　彥竣　彥增　彥弼　彥謙　彥謇　彥瞥　彥督

漸夫　歷夫　翰夫　萃夫　學夫　譚夫　逵夫　遘夫　遲夫　積夫　稷夫　价夫　岑夫　岩夫　耑夫

時逕　時坊　時措　時覦　時苑　時优　時鍈　時昌　時泠　時似

若盼　若襟　若𥙊　若褙　若案　若果　若寧　若伉　若𢹂　若蕩　若滁　若鄰　若郢

嗣鑾　嗣瀆

廣平侯叔峴　左侍禁叔嶢

忠翊郎茂之　秉議郎進之　承義郎劆之　中大夫直秘閣將之　左朝散大夫成之　修職郎觀之　秉義郎杲之

公祥　保義郎公璜　公旦　承節郎公藹　忠訓郎公潇　將仕郎公位　將仕郎公倚　將仕郎公億　公僮　公僮　公佐　公仁　公伉　公驥　朝奉大夫公紹　迪功郎公緒　承節郎公亘

彥訥　彥諫　彥訏　彥逌　彥和　彥穢　彥租　彥學　彥坐　彥塈　彥曬

儼夫　忞夫　洵夫　中夫　澤夫　沂夫　源夫

時窠

武功大夫叔㮮

敦武郎挻之　成忠郎徽之　武經郎律之　忠翊郎御之　秉義郎衙之

公炬　秉義郎公頷　忠翊郎公顯　公碩　公穎　訓武郎公霖　公球　武翼郎公琚　保義郎公瑰　從政郎公玩　成忠郎公瑤　承信郎公珥　承信郎公玦

彥敃　彥曄　彥俊　彥偘　彥傚　彥倍　彥儔　彥倞　彥俢　彥祐　彥祜　彥樗　彥褐　彥秷　彥禬　彥禓　彥滿　彥溥　彥泓　彥㧞

渙夫　清夫　潤夫　漢夫　定夫　安夫　寰夫　檝夫　楝夫

時簡　時雄

右侍禁叔褒　武翼郎叔攸　敦武郎叔蜿　武翼郎叔蝬　武翼郎叔劬　修武郎叔崦

倈之　伸之　保之　武翼郎似之　承節郎保之

承信郎公玢　公瑋　修武郎公飆　公珂　公琏　公琥　公琳　秉義郎公琎

彥祥　彥禮　彥祓　彥禑　彥褐　彥齘　彥該　彥講　彥諒　彥誧

澗夫　源夫　淖夫　氾夫　瀟夫　道夫　達夫　柄夫　拭夫　操夫　揔夫　指夫

敦武郎叔嶠　武經郎叔穎

信之　脩之　承信郎侑之　俟之　倚之　敦武郎倢之

公珏　承節郎公瑧　公璛　成忠郎公瓛　保義郎公璩　保義郎公瓊　公達　公過

彥譜　彥諗　彥譂　彥訏　彥詰　彥諹　彥譏　彥讓　彥訓　彥韶　彥謹　彥視　彥補　彥祓　彥禯　彥祏　彥禰　彥襦　彥祥　彥稃　彥社　彥寀　彥㮣

振夫　拯夫　授夫　汰夫　泒夫　涯夫　淵夫　溯夫　鑾夫　璋夫　瑱夫

祈國公克楊

秉義郎叔巖　右侍禁叔郷　武翼郎叔嵘　右監門率府率叔閬　武節大夫叔圖

忠訓郎韋之　恬之　將之　泰之　修武郎球之　恭之　忠翊郎番之
從義郎辛之　介之

公逑　從義郎公迅　公逾　公迢　成忠郎公邊　從事郎公運　公琰　公遊　公迷　公適
承信郎公稗　公穡　承信郎公軿　公轍　公軤　公軻

彥竇　彥窺　彥宿　彥寧　彥效　彥蛙　彥弜　彥棘　彥孖　彥汧　彥傴　彥僂
彥展　彥韡

森夫　品夫　嚞夫

南陽郡公承拱　遂寧郡公承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克遂　常山侯克愛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克就　舒州防禦使克勤　左武衛大將軍克諧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憓　左班殿直叔珠　左侍禁叔磷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闠　華源郡公叔汝

唐之　燮之　居之　哲之　吉之
左侍禁聰之　東頭供

公俊　公璿　公圭　公橐
忠訓郎公悬　公愿　承信郎公惠　承信郎公懋　武翼郎

彥澴　彥瀟
彥章　彥辛　彥學

瓊夫　閔夫

時立

廣平侯叔鳳　河內侯

奉官順之　秉義郎遷之　承事郎仟之　承節郎備之　從義郎明之　修武郎用之　忠翊郎轄之　三班奉

公懋　成忠郎公愈　成忠郎公恕　忠翊郎公懃　公意　公鉞　訓武郎公竟　忠翊郎公褒

彥脩　彥偕　彥像　彥仍　彥申　彥峻　彥蜻　彥奎　彥奔　彥宏

端夫　琉夫　正夫　遷夫　獻夫　墠夫　玢夫　瑋夫　珩夫　臨夫　宰夫　卓夫　蕩夫　力夫

時麟　時宣　時岔　時融　時新　時智　時春　時譚

陳國公承錫謚榮僖

贈左領軍衛將軍克省　華陰侯克告

叔邢　叔鄭　建安侯叔陶　太子右內率府

職和之　三班奉職傳之　贈朝散郎欽之　忠訓郎遵之　成忠郎拱之　武翼郎保之　武翼郎役之　三班奉職傳之　忠訓郎脩之

承信郎公觀　承節郎公友　武翼郎公太　承節郎公本　從義郎公臟　承信郎公禨　公帑　公聲　公翼　公習

彥速　彥楊　彥從　彥鄆　彥邴　彥儕　彥儲　彥備　彥伉　彥俘

啓夫　岦夫　嵤夫　訴夫　敘夫　效夫　啓夫　畋夫　枚夫　收夫　敘夫　敷夫　敞夫

時蓋　時濡　時禹

副率叔瑚　武經大夫叔甯　右侍禁叔鑿　西頭供奉官叔璠　右朝議大夫叔䍿

保義郎端之　成忠郎珣之　承節郎相之　敦武郎樞之　承節郎誼之　訓之

公亮　公嵓　忠訓郎公弁　秉義郎公涓　承節郎公淵　脩武郎公渭　公濡　贈從義郎公傪

彥豳　彥宇　彥安　彥　彥晢　彥壘　彥嵘　彥旻　彥昺

楷夫　槐夫　棠夫　拱夫　裕夫　恭夫　憲夫　瑔夫　珈夫　璥夫　榛夫　樺夫　櫟夫　寀夫　宑夫　澂夫

時熾　時熅　時貫　時資

贈供奉大夫詵之　忠訓郎詠之　秉義郎謹之

朝議大夫公頤　通議大夫寶謨閣待制公豫　朝散大夫公升　承節郎公紀　保義郎公俛　承信郎公侹　公任

彥曦　彥俟　彥信　彥傛　彥逯　彥儋　彥适　彥漸　彥凋　彥沶　彥猑　彥旦　彥珦

溶夫　治夫　洵夫　潛夫　囦夫　圓夫　衍夫　澮夫　淳夫　瀻夫　佐夫　佑夫　悉夫　忠夫　懷夫　憚夫　巽夫　男夫　仰夫　倸夫

武經郎叔鏈　武翼大夫叔昭

誘之　秉義郎傑之　价之　價之　承節郎俊之　承信郎侃之　忠訓郎持之　保義郎擇之　秉義郎搗之　承信郎

保義郎公度　武翼郎公柄　修武郎公柳　承信郎公桐　公柯　公構　公柷

彥珍　彥倚　彥他　彥佶　彥仟　彥與　彥俊　彥儤　彥佪　彥健　彥伸　彥得　彥儼　彥偕　彥仁　彥樺　彥柯　彥扔　彥祺　彥禮

奎夫　井夫　葱夫　邴夫　祁夫　鄉夫

淮陽侯克闢　昌國公克彊　襄陽侯克稟

左班殿直叔鷹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舍　武經郎叔韜　贈左太中大夫叔擊

擬之　振之　忠翊郎恂之　東之　從義郎厚之　輔之　朝議大夫克之　忠訓郎脩之

公棣　公松　公楢　公極　公守　保義郎公杰　公誼　右從政郎公泌　公問　右文林郎公踏　右修職郎公鑒　朝請郎公桅　承信郎公稷　忠訓郎公琢　訓武郎公璿　從義郎

彥治　彥濂　彥𢘝　彥勳　彥熹　彥鈞　彥極　彥相　彥程　彥梅　彥櫟　彥樛　彥梗　彥楯

銓夫　𢇌夫　竦夫　鏞夫　巘夫　峴夫　峿夫　謙夫

左領軍衛將軍克保　贈左衛大將軍克佑

朝奉郎叔琬　右朝請大夫叔超　朝議大夫叔孖　左班殿直叔篆　武翼大夫叔儀　秉義郎叔峻　武翼大夫叔敖

教之　承忠郎懋之　立之　澤之　修武郎輝之　從義郎滋之　從義郎仔之　秉義郎

公玠　公璉　秉義郎公璣　忠翊郎公禩　承信郎公椬　公檣　武翼郎公孝　武信郎公觀　公正　成忠郎公汕　承信郎公瑛　公珠

彥枌　彥桎　彥柄　彥校　彥韓　彥潗　彥浤　彥瀰　彥川　彥豫　彥宲

欒夫　汎夫　鈐夫　鉌夫

婺州觀察使克繼

忠訓郎叔璠　右班殿直叔珍　忠訓郎叔瑄　左禁衛叔忍　左班殿直叔悉　武經大夫叔懋　修武郎叔瑶　忠訓郎叔愻　宣教郎叔憲　左班殿

偕之　秉義郎仔之　忠翊郎禧之　禖之　祉之　佃之

公森　公蟠　公壽　公瀹　公奇　承節郎公緝　公縮　公綺　公緯

彥紘　彥嶂　彥岠　彥屹　彥岳　彥巇　彥嶼　彥淮　彥泳　彥湉　彥澍

瓛夫　玎夫　禖夫　袚夫　擢夫

安康郡公克家

直叔志　忠訓郎叔愈　成忠郎叔驅　成忠郎叔淵　成忠郎叔舉　成忠郎叔侶　右班殿直叔倌　朝請大夫叔璠　朝請大夫叔玠　左班殿直叔琟　右班殿直叔瑞　忠訓郎叔琮　武翼郎叔玗

僨之　僎之　份之　倫之　忱之　從政郎佚之　右迪功郎僾之　文林郎偉之　承議郎

公遷　公遁　公恢　公忭　公輔　公佐　公弼　公明　公勤　公勸　公能

彥迂　彥邁　彥遠

忠訓郎叔賙　武德郎叔贊

侃之　左文林郎稱之　從政郎伸之　朝奉郎俅之　從事郎僖之　忻之　忠翊郎俊之　朝散郎像之　朝散大夫儼之　奉議郎企之　忠訓郎儆之　傑之　忠翊郎

公鍷　公鏞　承信郎公奐　公正　迪功郎公高　公亮　公亨　公璟　公纂　公瑀　公策　保義郎公鐱　公範　迪功郎公掄　迪功郎公括　公折　修職郎公採　公提　公披　公扶　公抑

彥珠　彥英　彥濟　彥渙　彥淏　彥云　彥徵　彥減　彥泗　彥淒　彥瀾　彥澡　彥洙

宋史卷二百三十六

成忠郎叔娑

儉之　保義郎偃之　任之　脩之　攸之　偲之　傲之　儦之　仍之

公搵　公　公揄　公擇　公褋　公柎　公拱　公攦　公搐

彥澮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世系表第二十八

宗室世系二十三

廣陵郡王房

廣陵郡王德雍諡康僖

南康侯承陸

河間侯克順　成國公克戒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庚　高密郡公叔拔　溫國公叔杲　河州防禦使叔轂　楚國公叔滿

左侍禁燠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砥之　右監門率府率效之　西頭供奉官謹之　西頭供奉官諷之　贈顯謨閣待制紀之　右班殿直誨之　承議郎稹之　朝議大夫談之　左侍禁謐之　贈武翼郎酥之

公換　公霖　贈中散大夫公震

彥翺

畊夫

時从

若祕

洋國公叔涉

三班奉職諝之　三班奉職齡之　贈朝議大夫戫之

保義郎公雅　公邁　贈奉議郎公維

彥翔　彥翾　彥懷　彥[illegible]　彥馴

晙夫　穫夫　陘夫　隮夫　阡夫　虬夫　蝤夫　蜿夫　蚖夫　棠夫　寯夫　寏夫　儇夫　僚夫　侙夫

時謳　時譞　時誦　時夵　時豐　時對　時㽞　時旟　時冀　時庚　時龐　時扣　時珇　時玚　時庇　時塵

若檣　若檯　若樲　若欉　若㯩　若　若鍵　若釪　若鑽　若鍊　若鎌　若潩　若溥　若鎊

右侍禁叔憖　內殿承

朝請郎詳之　三班奉職謹之　三班奉職訢之　武經郎詻之　秉義郎訾之　忠翊郎諺之　奉議郎許之　武翼郎譂之　忠翊郎

公隹　贈朝議大夫公迴　公瓔　公蘐　訓武郎公斐　公悅　公憶　公恢　公怵　公愉

彥駿　彥驎　彥敦　彥聰　彥琮　彥璡　彥瑀　彥償

岱夫　倪夫　僕夫　儇夫　國夫　椪夫　渠夫　釆夫　矩夫　滌夫　汋夫　揵夫　援夫　燁夫　爔夫

時庚　時宮　時膺　時爍　時恢　時均　時懩　時戴　時燦　時賓　時璽　時霦　時宪　時咨　時鈢

若筌　若倰

制叔圩　贈敦武郎叔忞

誥之　贈武功大夫誨之　秉議郎誼之

公遠　贈武節郎公剛　公則　贈朝議大夫公劃

彥翔　彥珝　彥翻　彥翃　彥倜　彥保　彥儦

威夫　翹夫　昜夫　獵夫　衜夫　震夫　御夫　栗夫　弇夫　榮夫　洞夫　滐夫　況夫　淞夫　瀘夫　洪夫　慕夫　憓夫　悉夫　愲夫

時味　時遭　時慥　時莊　時楑　時槿　時櫝　時樱　時櫝　時勱　時瑄　時琯　時現　時挏　時晉　時披　時鐩　時瓌

若均　若星　若埜　若榫　若樾　若橡　若舒　若鑊　若鎔　若錘　若櫎　若橅　若橦　若披　若掄　若綦

右清道率府率克緇 叔頤 東平侯
南康侯克凝 洋州郡公叔濬
武德郎叔纏

謌之
成忠郎詡之 公翊
評之
承節郎誦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牢之
鎮陽侯檡之 公益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柀之
文安侯十之 保義郎公濂 彥瑜 永夫
公滋 彥瓈
贈朝議大夫奉之 公滋 彥鼎 正夫 時習 若瑧 嗣洪
若珴 嗣潤
若璿 嗣潗
嗣洢
若璥 嗣洤
嗣淙
時敏
時舉
左侍禁鯉之 公琮
忠訓郎公端 彥縿 諄夫 時覬
誧夫 時遴

憯夫 時璥 若鋕 嗣湅
若顯
時璗
時瓚 若榴
時瑢 若僃
若傾
恁夫 時玟

奉化侯叔斲 太子右內率府
右侍禁昇之
贈朝請大夫賡之 贈太中大夫公懋 彥範 康夫 時舜 若忻
寀夫 時哲 若恒
彥真 寗夫 時環
宅夫 時伏
時儹 若桑
時倗
時什
時佰
成忠郎公竚 彥績 寬夫 時倡 若檟
時佸 若桂
時僚
時圩

彥繹 森夫 時莘
彥紀 宭夫 時菣
家夫 時瑂
時迢 若槽
若柛
彥綸 硫夫
彥經 礵夫 時煥 若魯 嗣璘
彥綵 時敞 若晉
時斁 若普
若旨
若習
碁夫 時檝 若雯
時櫃 若霆
碗夫 時嵱

安陸侯克伸												
右監門率府率叔霸												
副率辨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慉之	三班奉職傃之	武翼郎與之	巽之	贈通議郎却之							
公鼎	武經郎公度	訓武郎公權										
彥玦	彥瓌	彥珣	彥琦	彥瓘	彥祁							
儒夫	檀夫	亶夫	南夫	晋夫	古夫	筍夫	芸夫	節夫	瑛夫	猷夫	衙夫	
時取	時烝	時亨	時安	時元	時禮	時覝	時顏	時廣	時向	時奎	時浦	時浩　時滿
若漈	若淟	若瀶	若瑋	若濡	若瑩	若鍨	若瑤	若琛	若珅	若誼		
嗣臬	嗣楧	嗣權	嗣榛	嗣寋	嗣熺	嗣慨	嗣槐	嗣維				
汝玿												

贈武節郎篪之	武翼郎搴之	右中奉大夫丞之										
保義郎公紘	贈朝請郎公綬	公達	公遠	公述	公近	公迪	公遺	公久				
彥禧	彥福	彥祚	彥祿	彥祐	彥珪	彥輔	彥弼	彥約	彥光	彥輝		
昭夫	朝夫	衮夫	晦夫	燾夫	睿夫							
時赫	時閭	時帥	時猛	時賡	時才	時滂	時涑	時宏	時晙	時畟	時皓	時童　時玘
若謎	若諤	若誠	若棋	若樹	若槺	若涎	若滃	若秘	若河	若湑	若櫬	
嗣潛	嗣寧	嗣蹇	嗣綬	嗣綖	嗣鈕	嗣陣	嗣陼					

原國公承炳

昌國公克粲謚良安　通義侯克咸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熉　右監門率府率叔賀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然　高密郡公叔納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郡　建國公叔禰

修武郎渙之　忠訓郎戩之　左侍禁竪之　琦之　從善郎瑛之　贈通義侯援之

公圭　公常　公麟　承信郎公澤　公煥　公漸　公瀆　武經郎公正

彥頔　彥奕　彥鏳　彥瀰　彥奇　彥曹

棣夫　紓夫　鉐夫　鈸夫　鑠夫　偽夫

時极　時霆　時雯　時霖　時合

若杅　若桎　若圭　若珍　若琦

嗣鍱　嗣懸

武翼郎總之　從義郎捧之　保義郎桔之　成忠郎揮之　保義郎撫之　承節郎

公昌　承信郎公懋　承信郎公匯　公英　公輔　公言　公弼　成忠郎

彥臣　彥奧　彥南　彥微　彥藻　彥深

佖夫　优夫　偰夫　倧夫　銕夫　介夫　企夫　全夫　玭夫　碧夫

時會　時感　時善　時壇　時耕　時菁　時奮　時買　時伾　時仡　時便　時儭　時徑　時俸　時裪　時褶

若珹　若陛　若玡　若珈　若琍　若鉊　若鐳　若鋋

崇國公克懼

彭城郡公叔琥

拚之　敦武郎掄之　贈秀州觀察使寶之　武德郎暌之

公瑩　修武郎公𢡟　公諜　公謹　公俊

彥山　彥岃　彥崟　彥偬　彥傒　彥倡　彥佩　彥懌　彥恰　彥賜　彥閔

玠夫　現夫　琕夫　瓏夫　暨夫　仁夫　温夫　溥夫　法夫　淦夫　沃夫　浚夫

時芹　時著　時傒　時玲　時揩　時謨　時假　時任　時垓　時襲　時增　時瓘　時綽　時縉　時繙　時標　時寐　時宅　時御

若瀇　若餘　若諄　若諴　若誩　若倚　若集　若珊　若鑵　若銖　若璥　若璨　若諯　若樸

嗣悉

左班殿直捷之　右班殿直隄之　右班殿直拭之　東頭供奉官掉之

公平　公納　公佐　公傑　公建

彥師　彥由　彥扎　彥懌　彥忱　彥晦

炳夫　耕夫　儉夫　惚夫　迂夫　性夫　愉夫

時同　時泉　時彰　時語　時訢　時游　時源　時務　時稚　時瓔　時苙　時篠　時僠

若訴　若䜈　若謝　若譁　若堨　若墳　若楄　若綱　若鐵　若悳　若憖　若愬　若忝　若悲　若鑣　若溪　若湲　若汸　若沆

嗣憲　嗣沃

馮翊侯克貺
右監門率府率叔璜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璹　太子右內率府副叔祀　太子右內率府副叔歆　博陵侯叔兌
武翼郎曦之　左班殿直祥之　福之　武翼郎禧之
承節郎公勳　公勸　贈中散大夫公顗
彥僎　彥構　彥民　彥以　彥深　彥與　彥助
怵夫　怟夫　愃夫　昫夫　竑夫　端夫　忻夫
時僳　時儻　時憮　時鉞　時偃　時餃　時傑　時傑　時俐　時倓　時純　時疇　時邁
若沛

贈左武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叔達
承節郎裕之　祐之　左朝奉大夫禎之　直班借職修之　贈武義郎佐之
訓武郎公瞻　承節郎公銓　右迪功郎公為　右迪功郎公晉　訓武郎公立
彥盡　彥黨　彥強　彥彌　彥遜　彥選　彥邈　彥球
遠夫　恬夫　道夫　麒夫　儲夫　龢夫　仳夫　俌夫　傌夫　俶夫
時晼　時疇　時畦　時伯　時伶　時湲　時潒　時戚　時戡　時戩　時金　時詼　時謨　時洪　時洢
若灿　若蹈　若淯　若謝　若侻　若鏝　若鉞　若鈫　若鉊　若埣　若墉　若塓　若坼　若坂　若疣　若濼　若絜　若錝

河內侯叔併

左迪功郎仰之 右班殿直裕之 右班殿直豫之 三班奉職祚之 偍之 敦武郎橫之

公瑾 公錦 公求 公高 從義郎公言

彥璐 彥玣 彥璋 彥玠 彥瑱 彥立 彥謹 彥恰 彥愿 彥忽 彥恩 彥僉 彥枡

僮夫 倲夫 儌夫 俛夫 他夫 連夫 侄夫 偲夫 仍夫 侶夫 僬夫 愠夫 憤夫

時洸 時滐 時朴 時楝 時槫 時榆 時沂 時江 時宏 時宬 時漎 時棱 時梅 時楔 時檣 時檝

若湊 若泄 若櫓 若檣

贈武翼大夫叔樊

武翼郎通之

公褒 公卞 宣教郎公慶

彥楪 彥球 彥慭 彥胄 彥皐 彥夔

鐵夫 綦夫 繩夫 繇夫 綎夫 緯夫 紇夫 絅夫 績夫 綖夫 絪夫 續夫 紃夫

時浥 時瀚 時潽 時灝 時浤 時徛 時佃 時佼 時迎 時樀 時迺 時衎 時俄 時偕 時儁 時倎 時俠 時代 時傒 時𠍇 時佃 時傲

若明 若橐 若勤 若瑤 若瑳 若璛 若璸 若玗 若㤝 若息 若勲 若悰 若鑄 若鐄 若鏶 若璣 若愻 若琹

嗣諫

濮陽侯克偁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尼　嚴州觀察使叔堵
永州助教道之　秉義郎運之　武翼大夫宜之
公廖　公康　公禧　承節郎公明　成忠郎公暐　武翼郎公曖
彥府　彥庫　彥唫　彥嘈　彥喻　彥嘈　彥咈　彥味　彥佇　彥衛　彥徠　彥倈　彥衍
纁夫　絢夫　銓夫　紡夫　繻夫　綠夫　綏夫　絇夫　絅夫　纘夫　絺夫　綾夫　康夫　庎夫　廁夫　廢夫　麻夫　廉夫　厥夫
時俠　時脩　時術　時作　時佪　時儋　時材　時梅　時儦
若麟　若揀

右武威大將軍康州防禦使
贈大中大夫宗之　秉義郎寧之　武經郎瑜之　成忠郎寵之　敦武郎
保義郎公曈　贈大中大夫公顯　贈正奉大夫公碩　公祺　公祥　公禧　忠訓郎公倚　公衙　公信　公偉
彥衡　彥綝　彥緡　彥銓　彥絅　彥紓　彥紆　彥繳　彥縮　彥組　彥球　彥綱　彥紀　彥結
儤夫　衡夫　徐夫　循夫　僎夫　侁夫　復夫　徥夫　徑夫　伷夫　僕夫　祉夫　浚夫　瀷夫　澂夫　渟夫　侍夫
時倸

叔瓘　南陽侯叔璽

先之　忠翊郎光之　承節郎堯之　保義郎見之　承節郎亢之　武翼大夫通之　忠翊郎道之　贈武翼大夫遵之

公誼　公譙　公謨　公闇　承節郎公石　承節郎公原　公愈　公惠　公擇　贈武德郎公朴　從義郎公沛　贈中奉大夫公芾

彥𨶳　彥涸　彥弦　彥昭　彥剛　彥蓋　彥典　彥秘　彥拱　彥榑　彥杙　彥梅　彥鈁　彥極　彥振　彥播

恙夫　轙夫　斐夫　珝夫　澐夫　銳夫　銃夫　扃夫　雄夫　捷夫　慊夫　瑕夫　璒夫　實夫　宙夫　絳夫

時授　時抎

太子右內率府

濟陽侯叔途　贈敦武郎叔賦　武德郎叔緩

敦武郎逞之　保義郎速之　忠翊郎迩之　迒之　右侍禁端之　贈武節郎禧之　忠訓郎誨之　承節郎誠之　修武郎誘之

公俊　公侃　公旻　公玫　公詳　公棠　公霖　公棐　武經郎公清　公輿　公迺　公𡉏　公進　承節郎公邃

彥梃　彥池　彥波　彥咊　彥奮　彥彝　彥鼎　彥照　彥桀

紒夫　表夫　徽夫　綸夫　緹夫　憓夫　寓夫　湧夫　灝夫　欽夫　鐸夫

時修

樂中郡王承亮謚恭靖

副率克權　贈崇信軍節度使克沖

淮陽郡公叔廉

武功大夫昱之　三班奉職壘之　忠訓郎漫之　贈朝議大夫望之

保義郎公鎮　承信郎公銖　修武郎公鑑　公錡　左朝散郎公白　贈宣奉大夫公泉

彥深　彥溥　彥浩　彥淑　彥盼　彥騰　彥朋　彥服　彥腴　彥將　彥衛　彥衎　彥衍　彥術

黼夫　涖夫　秦夫　厲夫　憑夫　紹夫　紘夫　約夫　柱夫　溠夫　隆夫　亞夫　良夫　揩夫　搏夫　黔夫　礌夫　洙夫　淙夫　添夫

時儔　時鑄　時佐　時升　時仰　時傑　時伸　時晉

信國公叔𤨏謚榮敏

成忠郎賈之　承節郎易之　承節郎東之　武功郎明之　敦武郎受之　高密侯矢之　安陽侯遜之

公兌　贈訓武郎公適　承節郎公廸　修武郎公源　經武郎公濟　從義郎公潤　公泳　忠翊郎公瀛　承節郎公淨　保義郎公滿　承信郎公世　贈濠州團練使公言

彥震　彥霰　彥霖　彥候　彥脩　彥因　彥固　彥與　彥和　彥適　彥仁　彥任　彥偉　彥夔

常夫　鉞夫　錡夫　鈞夫　明夫　達夫　通夫　造夫

時弢　時琦　時立　時亨　時發　時顯　時拱

若洙

修武郎公衮　秉義郎公亶　贈武經大夫公森　|　修職郎公夔　|　忠翊郎

彥老　彥履　彥信　|　彥端　|　彥騎　彥常　|　彥紀　彥綱　彥龜　|　彥英　|　彥俊　|　彥豪　彥傑

謙夫　垚夫　逵夫　著夫　|　署夫　|　恩夫　聽夫　|　悉夫　|　恕夫　慈夫　意夫　懸夫　懇夫　|　寧夫　|　烜夫　璣夫　|　藹夫　迫夫　宣夫

時孜　時數　|　時澤　|　時份　時俁　時位　時傳　|　時悅　時淳　時齊　|　時衮　時毫　|　時珍　時偃　時倪　時偉　時克

若拙

贈武德大夫仰之　|　贈武德大夫譽之　|　左侍禁牧之　左侍禁益之　贈武義郎晉之　|　保義郎東之　忠武郎敦之　頤之　約之　左殿直紹之

公元　|　公綬　武經郎公緯　|　承節郎公卓　|　武翼郎公憲　|　公紳　|　公彪　|　公訓　承信郎公誠　訓武郎公許

彥袞　彥東　彥隆　彥芳　彥垌　彥柔　|　彥訦　|　彥退　|　彥迥　彥遷

同夫　|　定夫　倧夫　學夫　弼夫　拜夫　喆夫　|　愿夫　適夫　鄰夫　櫌夫

時鬆　時譽

贈承議郎遵之　三班奉職續之　三班奉職光之　秉義郎擴之

贈宣教郎公恪　朝奉郎公惰　訓武郎公拭　承節郎公憧　保義郎公性　秉義郎公惕　訓武郎公特　公杆　保義郎公璀

彥遠　彥邁　彥遊　彥適　彥諒　彥迪　彥遲　彥違　彥伐　彥遷　彥逦　彥近　彥撰　彥玟　彥迟　彥退　彥達　彥遒

仁夫　儒夫　健夫　侚夫　鑰夫　忠夫　愍夫　忎夫　念夫　愈夫　恕夫　懋夫　恿夫　蕙夫　㤅夫　懟夫

嘉國公叔皮

三班奉職昇之　東頭供奉官昇之　修武郎秉之　內殿崇班珙之　晁之　從義郎通之　贈武功大夫昇之　從義郎燮之

秉義郎公蕃　承信郎公琡　承信郎公玠　訓武郎公悅　武經郎公識　修武郎公輸　保義郎公飲　承信郎公玫

彥禹　彥甚　彥英　彥艾　彥琦　彥玭　彥煥　彥緼　彥綬　彥絪　彥續　彥紜

鼎夫　駿夫　驄夫　侑夫　儉夫　僎夫　儷夫　份夫　倬夫　傑夫

時暘　時暢　時开　時與　時譽　時萬　時億　時兆　時椿

秉義郎昌之　左班殿直旻之　綿之　成忠郎晃之　修武郎達之　贈秉義郎杲之　忠訓郎壽之　忠翊郎是之　忠訓郎玶之　忠翊郎暘之　承信郎晟之　敦武郎𧶠之　纂之　忠訓郎㬎之

公持　忠訓郎公穪　公愁　訓武郎公膺　公廓　公廓　公康　公廉　公犀　從義郎公祺　公慊

彥稼　彥种　彥潭　彥濂　彥迮　彥穡　彥穖　彥茂　彥葛

顏夫　曾夫　遂夫　閔夫　端夫　雄夫　桑夫

安康侯叔奐　魏國公叔我

求之　左侍禁憲之　秉義郎蹕之　左班殿直徽之　綏之　修武郎涉之　𤓰之　忠翊郎坤之　武翼大夫仁之

承信郎公鉥　公仔　公明　保義郎公璣　保義郎公俟　承節郎公霖　公伢　保義郎公憲　承信郎公懇　朝議大夫公愈　公建　公逯　公鐵　公邈

彥奭　彥苕　彥茵　彥耆　彥昭　彥砥　彥恩　彥睢　彥旰　彥瞑　彥𡋟　彥澾　彥邀　彥涯　彥建

堣夫　詮夫　譚夫　韶夫

時譽

魏國公克愉諡文思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發　魏國公叔才

從義郎儀之　成忠郎佾之　侈之　价之　贈左衛大將軍負之　雄州防禦使彖之　贈右金吾衛大

成忠郎公綬　修武郎公紈　公紀　武翼郎公紳　武節郎公諸　朝奉郎公綱　忠翊郎公繹

彥催　彥傳　彥侁　彥仍　彥伋　彥脩　彥倫　彥伷　彥僖　彥儻　彥侯　彥儼　彥蒼　彥佛　彥儔　彥俱

源夫　淵夫　濬夫　渃夫　澀夫　澆夫　沛夫　渒夫　瀚夫　信夫　岃夫　嶔夫　巖夫

時遘　時舉

温國公叔董

將軍賁之　右監門率府率淪之　修武郎温之　右侍禁沆之　從義郎麟之　左班殿直肇之　敦武郎渫之

公頊　從義郎公岳　公道　保義郎公棨　秉義郎公位　秉義郎公言　公達　公逵

彥韡　彥狀　彥瑙　彥翰　彥殿　彥耆　彥禱　彥邁　彥遭　彥迭　彥還　彥逌　彥迒　彥儉　彥莘　彥碩　彥題

瑫夫　朋夫　澄夫　洪夫　珏夫　琣夫　璙夫　肇夫　彰夫　倘夫　彫夫　璝夫　玿夫　檜夫　棠夫　璗夫

時佐　時佑　時偉　時祀

贈右屯衛大將軍叔蕃　清源侯叔甜

成忠郎行之　修武郎用之　武翼郎佑之　秉義郎彪之　三班借職拱之　秉義郎立之　承信郎廉之　西頭供奉官益之　贈敦武郎和之

公進　公遷　公述　保義郎公戫　左朝請郎公彬　秉義郎公彰　從義郎公彤　保義郎公鈐　公禋　公禬　公竝　公禪　公社　忠訓郎公璮　承節郎公震　訓武郎公夌

彥顥　彥勉　彥虎　彥愷　彥佐　彥劭　彥劼　彥𢑴　彥青　彥惠　彥澤　彥杵　彥裰　彥柄　彥椁

楠夫　櫄夫　侮夫　晐夫　𢡟夫　俊夫　玠夫

時膺

贈奉國軍節度使進之　忠訓郎信之　右侍禁從之　承節郎儁之　贈朝散大夫岳之　敎之　承信郎勝之　保義郎高之

承信郎公穎　贈武德大夫公顯　武翼郎公頊　修武郎公旟　公淡　朝請大夫公奮　公寮　秉義郎公襄　承信郎公濤

彥琥　彥猪　彥瑋　彥瑁　彥璋　彥珥　彥閨　彥璠　彥俠　彥興　彥共　彥滔

倬夫　烋夫　湏夫　澗夫　諭夫　誥夫　謐夫　諿夫　誴夫　注夫　昇夫　鑊夫　蒙夫　安夫　珉夫　濟夫　淯夫

時中　時舉　時昇　時英　時敏　時啓　時和　時俊　時賁　時震　時德

贈曹州觀察使叔態

成忠郎感之　修武郎宜之　秉義郎能之　成忠郎百之　忠翊郎懷之　成忠郎瑞之　承節郎純之　德之

承信郎公洽　承信郎公浹　成忠郎公超　忠訓郎公宜　訓武郎公立　公戩　承節郎公欽　承信郎公鈐　公鑑　公董　承信郎公英

彥左　彥右　彥玫　彥琢　彥深　彥倘　彥均　彥玲　彥澤

渭夫　晉夫　崧夫　栻夫　櫄夫　柜夫　樗夫　榊夫　棣夫　杓夫　櫸夫　端夫　鏃夫

廣平侯叔躁

承節郎倩之　迪功郎持之　保義郎升之　忠訓郎挺之　修武郎闡之　左班殿直望之　左班殿直鎮之　宣教郎頊之

公進　公宗　公箚　公籍　公謨　公玉　公全　公至　成忠郎公祗　成信郎公鎮　公鐔　公鉄　公鋉　成節郎公銓　公鍘　忠翊郎公珹

彥材　彥梓　彥椿　彥松　彥文　彥壽　彥祿　彥敵　彥數　彥𤫩　彥侄　彥保　彥伯　彥傀

節夫　適夫　雖夫　周夫　夫　宣夫　愍夫　禹夫

時長

武經郎叔僮　西頭供奉官叔璵　武翼郎叔徙

忠訓郎堅之　承節郎裕之　承節郎元之　承信郎逵之　能之　保義郎得之　忠翊郎衡之

修武郎公俊　武翼郎公現　忠訓郎公仔　公修　承事郎公傳　朝請大夫公介　成忠郎公傢　公俊　公惠　公砥

彥佩　彥溥　彥濟　彥澄　彥封　彥法　彥幡　彥秩　彥宙　彥楷　彥鉄　彥鐘　彥賓　彥曉　彥經　彥濟

文夫　武夫　顯夫　復夫　常夫　飾夫　儀夫　迴夫　證夫　詰夫　郕夫　邢夫　郢夫　聶夫

宋史卷二百三十七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克儉

秉武郎叔鏃

復之　從之　徐之　徭之

承節郎公確　承節郎公磧　承節郎公碭

彥馨　彥琿　彥琦　彥璜　彥岐　彥嶓　彥嶧　彥嶒　彥嶸　彥崍

琰夫　琦夫　汴夫　淡夫　溢夫　漉夫　漸夫　激夫　顏夫　顯夫　潕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世系表第二十九

宗室世系二十四

克	信國公克顧謚靖惠
叔	建國公叔僆
之	贈左大中大夫寅之
公	訓武郎公瑷　修職郎公琦　從政郎公璐
彥	彥充　彥允　彥純　彥綸　彥糾
夫	堯夫　舜夫　時夫　仁夫　信夫　選夫　進夫　逵夫　迁夫　邇夫　迹夫　逑夫　遁夫　逷夫　邀夫
時	時僎　時僻　時侍　時僑　時儆　時徐　時樑　時㑭　時修　時儲
若	若浹　若渙　若澌　若澎　若洴　若滄　若流　若檢　若橉　若提
嗣	嗣樟　嗣枋　嗣楝　嗣樸　嗣樺　嗣鍔　嗣鐩　嗣鏢

之	三班奉職奭之　左班殿直亭之　右班殿直㶿之　卞之　忠訓郎奕之
公	通仕郎公琬　公球　公璟　承節郎公璁　公瓚
彥	彥紳　彥綜　彥紋　彥章　彥亨　彥永　彥纔　彥繒　彥綬　彥威　彥儒　彥倞　彥佀　彥俆　彥保
夫	運夫　瞻夫　蘊夫　蘭夫　侃夫　鴻夫　恭夫　豪夫　艮夫　稠夫　秷夫　諮夫　晛夫　曅夫　昏夫　曜夫　曚夫
時	時倈　時倕　時倭　時檝　時纓　時緗　時絹　時紵　時龜　時珂　時琦　時柚　時檲　時釗　時鏑　時湄　時潔
若	若樸　若槐　若檣　若鑘　若錄　若濮

房國公叔句
朝奉郎性之　成忠郎快之　武經郎立之
保義郎公矟　公璉　公璀　公瑱　承節郎公琯　公瑞　公珍　公瑗
彥擬　彥傑　彥懐　彥曈　彥忠　彥浹
映夫　吉夫　嘌夫　檣夫　栖夫　信夫　衡夫　俊夫　脩夫　便夫
時睐　時諧　時諮　時謀　時寀　時安　時運　時建　時遵　時邁　時習　時瑱　時鐸　時脩　時俊　時傑　時億　時仔
若閔　若闇　若闓　若旦　若頙　若春　若蒙　若望　若泰　若厲　若愚　若禹

。。。

安康侯叔軒　從義郎叔位　右朝散大夫叔儹
保義郎快之　保義郎翻之　左班殿直夔之　敦武郎𡙇之　忠翊郎緯之　承議郎肇之
公昪　公昇　公旦　公景　公旻　公晏　承信郎公繹　文林郎公旣　訓武郎公賁　修武郎公賀　承節郎公賁
彥默　彥熊　彥烈　彥烝　彥敨　彥孜　彥敐　彥敜　彥敭　彥斂　彥畋　彥斀　彥敉　彥徹　彥效　彥敉　彥敝
儁夫　堅夫　昭夫　琭夫　偶夫　儆夫　枅夫　檝夫　侊夫　璯夫　檬夫　穢夫　䄂夫
時槓　時檄

高密侯克篔

右監門率府率叔獬　右監門率府率叔糾　東頭供奉官叔揉　敦武郎叔翀　敦武郎叔倩

忠翊郎聿之　仰之　章之　成忠郎秉之　成忠郎肅之　承節郎識之

迪功郎公賚　公質　公蕡　公澤　公渙　公抖贈朝請

彥敞　彥效　彥敵　彥改　彥數　彥敷　彥牧　彥敦　彥禧　彥祐　彥裕　彥鋻　彥塼　彥端　彥竑　彥墫　彥嫣　彥埭　彥瑅

穡夫　穗夫　罍夫　秫夫　鼎夫　淬夫　湎夫　選夫

郎公珩

彥代　彥倣　彥倜　彥侍　彥傳　彥侯　彥備　彥翱

咊夫　譜夫　璀夫　珠夫　瑛夫　璟夫　琥夫　澤夫　㳽夫　消夫　鑹夫　鉞夫　鍼夫　鑕夫　綜夫　綸夫　旂夫

時迵　時澂　時㯿　時逾　時躐　時遊　時逭　時逢　時遹　時泓　時迣　時迪　時逞　時進　時邊　時逷　時楄　時櫸　時槃　時杼　時櫰　時彖　時　時菅　時菀　時邐　時追　時逃　時遼

若鍐　若錄　若錄　若璉　若熪　若㯱　若柠　若枹　若鏕

承節郎誨之

公亘　公寅　保義郎公禮　承信郎公述　承信郎公璹　成忠郎公遞　公迎　公觀　將仕郎公讜　公達

彥譔　彥儥　彥仡　彥傜　彥伀　彥征　彥僙　彥佮　彥崚　彥傂　彥什　彥偶　彥儀　彥傛　彥鈽　彥釟　彥錦　彥鉾

洴夫　浭夫　沚夫　淀夫　沛夫　澍夫　櫎夫　梱夫　梅夫　核夫　柳夫　浯夫　䆽夫　壂夫　瑛夫　灩夫　覬夫　鈍夫

時鑽　時薾　時烝　時傃　時鍇

若莱　若蕃

武翼郎叔𧹞　右班殿直叔㮶　修武郎叔適

左儒林郎巽之　秉義郎習之　贈秉義郎壘之　修武郎彝之　慎之　稼之

公桀　承節郎公綸　武德郎公棨　從義郎公溱　承信郎公聚　公集　公棨　公全　公輔

彥俘　彥洮　彥琥　彥瑞　彥涫　彥泝　彥潾　彥淖　彥琥　彥瀲　彥鎬　彥鑄　彥鍊　彥鏞　彥鑠　彥熹

燴夫　榕夫　汻夫　浺夫　晢夫　鉡夫　錊夫　鐔夫　爈夫　爈夫　鉥夫　鑟夫　䐉夫　濵夫　漨夫　原夫　昂夫　孝夫

時衷　時爊　時熓　時燁　時熻　時埏　時特

若游　若湟　若濠　若鑄　若鐸

嗣還

高密侯克整

信都侯叔氏

博平侯晦之　武功大夫禖之　從義郎禬之

公惠　成忠郎公增　公璉　公璋　公照　公宣

彥廡　彥忝　彥璹　彥橱　彥楑　彥楧　彥暴　彥棆　彥栢　彥鼇　彥楞　彥檜　彥梗　彥櫸　彥造　彥遁　彥追　彥遄　彥逆　彥遂

奕夫　俶夫　歲夫　僅夫　洛夫　昱夫　潽夫　洼夫　銷夫　鉽夫　金夫　方夫　尾夫　育夫　岌夫　闃夫　黨夫　佃夫　運夫　佀夫

時表　時枇　時璙　時玫　時梜　時檏　時栦　時鈴　時鑺　時棶　時椆　時洑　時滄

若樸　若樱　若楕　若瀵　若潺　若坋

贈正議大夫叔陵

修武郎槓之　修武郎揚之

公僮　從事郎公儀　忠翊郎公仲　公任　公仍　成忠郎公佐　承節郎公　公仔　公休

彥國　彥圖　彥仝　彥全　彥企　彥介　彥仙　彥術　彥復　彥賢　彥緊　彥堅　彥艮　彥童

任夫　邅夫　延夫　游夫　巡夫　迅夫　遡夫　庠夫　廒夫　隲夫　能夫　宜夫

時淓　時泭　時邂　時適　時遶　時逌　時佞　時侊

若枇　若鑾

嗣淳　嗣潭　嗣湜　嗣澺　嗣濳　嗣濂

贈右千牛衛大將軍叔譁

左朝請郎緝之　奉議郎綌之　忠翊郎衍之　保義郎禋之

公保　公伹　公巙　公囦　公譮　公　保義郎公　公寅　公進　承信郎公賁

彥　彥　彥　彥　彥　彥　彥闞　彥問　彥覺

愿夫　夫　夫　夫　湯夫　愈夫　搖夫　斎夫　舍夫　起夫

時廞　時離　時現　時璥　時珽　時瑢　時璃　時急　時慜　時檻　時𢙿

若傍　若依　若𩵋　若僫　若鋈　若鍪　若㥣　若戀　若攻　若忌　若𡗼

東平侯叔軍

保義郎徥之　忠翊郎秘之　三班借職禧之

公日　公壽　公呈　秉義郎公明

彥霈　彥侏　彥悉　彥郲

硪夫　雩夫　協夫　鍑夫　釪夫　鮈夫　鏁夫　訑夫　訨夫　詩夫　芾夫　謨夫　茀夫　請夫

時倍　時価　時辯　時璹　時現　時珚　時渠　時瀐　時軿　時幢　時鉳　時鐥　時鈉　時鈖　時溪　時鐇　時鈃　時佺

若瓔　若璀　若瑚　若瑫　若璹　若璺　若輪　若湧　若滐　若瑼　若瓃　若至　若墨　若㘅　若哷

文安侯叔劍 武節郎叔謩 贈承議郎叔緬

左班殿直彿之 保義郎禊之 保義郎禱之 承節郎祖之 承節郎祐之 脩武郎英之 保義郎藎之 文林郎詠之 秉義郎遲之

公謹 公儦 公溢 公汴 公源 公湛 公賚 承信郎公曠 公暘 公暉 公昭 承節郎公晙 公勉

彥琖 彥珇 彥縉 彥璐 彥堪 彥經 彥紃 彥繡 彥纁

退夫 鏶夫 銅夫 鐇夫 鈖夫 鋅夫 鉒夫 鏢夫 烘夫 熯夫 焲夫 炴夫 烙夫

時禣 時祈 時城 時濱 時鋈 時珥 時堠 時塭 時邊 時昴

若堊 若陘

武翼大夫叔期 光祿大夫叔暄

贈中奉大夫奐之 秉義郎紘之 右中奉大夫開國男紹之

公扐 朝奉大夫公演 公元 承信郎公化 從政郎公起 承直郎公贇 文林郎公贊 從政郎公琤

彥則 彥囦 彥牧 彥頎 彥緷 彥翌 彥禖 彥聳 彥鍈 彥訪 彥琥 彥譔

岡夫 回夫 當夫 党夫 城夫 燠夫 抻夫 揪夫 椋夫 楮夫 玶夫 璾夫 琱夫 培夫 瑎夫 栞夫 楑夫 杆夫 慾夫 噲夫 榼夫

時祺 時稭 時衕 時果 時聊 時改 時爽 時熆 時瑴 時棖 時熉 時礎

若從

左朝請大夫繼之　修武郎續之

承義郎公鄒　修武郎公威　承義郎公隰　從政郎公鼎　宣教郎公卣　從事郎公毫　左從政郎公禧

彥詛　彥訂　彥謹　彥諫　彥譔　彥愷　彥省　彥繇　彥潯　彥長　彥陵　彥審　彥岡　彥愬　彥愚　彥意　彥夏　彥秦　彥揉　彥棟　彥比　彥琦

栲夫　橡夫　櫞夫　榠夫　樗夫　杭夫　棰夫　櫥夫　翻夫　複夫　檜夫　溉夫　洇夫　謍夫　槩夫　浪夫　隤夫

時嬉　時熒　時賁　時運　時㻞　時璃　時瑱　時遽　時樸

若昇　若滏

忠訓郎維之　忠翊郎諸之

朝請郎公社　迪功郎公磔　成忠郎公璽　公岳　公密　公甃　承信郎公嵒　承信郎公衢　承節郎公衢

彥商　彥蔵　彥邠　彥璹　彥瑚　彥瑄　彥峒　彥儒　彥演　彥潼

寰夫　宕夫　宿夫　淝夫　澀夫　免夫　俅夫　澌夫　潔夫　汸夫　灑夫　晛夫　曦夫　昨夫　棁夫　桌夫　驟夫　来夫　栝夫

時廡　時序　時塵　時神　時桄　時檳　時櫝　時楅　時橋　時楳　時爌　時烰　時焐　時燮　時熌　時燭　時煤　時熄　時　時爗

若煥

武節大夫叔辨

承節郎繹之　忠翊郎琇之　承節郎琑之　瑊之　承節郎璨之　璟之　玠之　珙之　瓊之　成忠郎珏之

保義郎公澈　成忠郎公琢　公一　公二　公千　公荃　公儀　公壽　公懋　公萬　公語　公虓　公峨　公來

彥法　彥沃　彥箕　彥恭　彥璹　彥浩　彥鉞　彥艮　彥起　彥迪　彥倬

梢夫　椊夫　標夫　楀夫　棉夫　樸夫　楧夫　佑夫　儒夫　德夫　註夫　賞夫

時烱　時熄　時爌　時熔　時燎　時燐　時僥　時熒　時烁　時燅　時昐　時諧　時諟

若臣　若僊

成經郎叔瑰　左班殿直叔渡　敦武郎叔嚳

琮之　保義郎致之　庸之　厚之　載之　承節郎允之　承信郎擇之　忠訓郎用之

公爲　公復　公闢　公笑　公真　公梓　成忠郎公愉　公寫　承節郎公節　承信郎公彥　秉義郎公破　公睢　公睥

彥倫　彥絹　彥韶　彥瑿　彥濱　彥潮　彥泳　彥邦　彥鍩　彥又　彥銓　彥鋼　彥燮　彥際　彥擬　彥談　彥詡

諡夫　館夫　餉夫　鍏夫　錫夫　鋮夫　鏄夫　劭夫　昆夫　達夫　通夫　進夫　遂夫　逌夫　腴夫　茅夫　晉夫

時墀　時塓　時英

右監門率府率克播　樂平郡高密郡武功大

左班殿直叔腴　左班殿直叔巘　秉義郎叔㵾

忠訓郎寶之　秉義郎宏之　秉義郎憲之

公還　公昕　公晄　公俊　承節郎公作　承節郎公價　公信　公倚　公仁　保義郎公佩

彥讚　彥誕　彥諴　彥譜　彥誘　彥護　彥環　彥玦　彥玎　彥誼　彥諄　彥計　彥詵　彥訹　彥訢　彥䛄　彥譆　彥厲　彥猛　彥韞　彥桃

淄夫　伆夫　作夫　遷夫　璣夫　玶夫　玧夫　遞夫　辻夫　緎夫　賫夫

王克堅公叔耘夫節之

右侍禁理之　武翼郎夫賁之　敦武郎撝之　祐之　忠之　從義郎翼之　秉義郎和之　立之

公厚　秉義郎公原　公謹　承節郎公澤　承信郎公巽　公敏　公寧　公壽　公圭　保義郎公燁　忠翊郎公行　公明　公鳳　忠翊郎公似

彥儁　彥壽　彥律　彥鐩　彥虙　彥樠　彥㯼　彥熊　彥羆　彥熊　彥㙠　彥壺　彥屺

復夫　閎夫　桂夫　昌夫　弅夫　顯夫　闡夫　才夫　安夫　仲夫　嵋夫　閣夫

時雍　時用　時昕　時照　時昉

饒陽侯叔徇　內殿崇班叔繕　內殿崇班叔蟲　武安郎

敦武郎先之　修武郎道之　承節郎順之　忠翊郎碩之　予之　似之　修武郎　之　忠訓郎宜之　保之　保義郎

公輿　承信郎公諧　公徹　保義郎公權　公桂　承信郎公櫝　公櫓　公械　承節郎公椴　公彈　公堅　公旃　公疆　公曠　公彌　承信郎

彥可　彥表　彥攜　彥推　彥爍　彥景　彥暟　彥昨　彥璥　彥玫　彥璿　彥銳　彥喇　彥瑲　彥襄　彥瑁

枳夫　麟夫　御夫

叔宴　東頭供奉官叔濮　修武郎叔僤　左班殿直叔岐　右班殿直叔鮹　武經郎叔雙　從義郎叔旨　武翼郎叔斯　右侍禁叔瑨　右班殿

今之　從之　球之　謐之　修職郎餌之　修武郎嶸之　從義郎譜之

公鐘　承信郎公橐　公廉　承節郎公璉　承節郎公琰　公彥　公皓　承信郎公昌　承信郎公擬

彥宣　彥若　彥蜻　彥欽　彥輝　彥竑　彥頻　彥躍　彥譙　彥蹟　彥踵

幼夫　遴夫　遄夫　運夫　澂夫

贈左領軍克壯　贈右屯衛大將軍克絡　榮國公克類謚良孝

直叔詳　修武郎叔贖　馮翊郎叔擕

成忠郎遇之　顒之　珙之　武翼郎全之

承節郎公明　公顯　承信郎公曒　公時　承節郎公另　承節郎公昌　從信郎公從　將仕郎公邠　公拜　訓武郎公州　公琺　公觀　公褒

彥暧　彥穗　彥曠　彥瑜　彥廙　彥廉　彥廛　彥魚　彥儻　彥僬　彥儀　彥儲　彥磯

沽夫　棫夫　蘿夫　枌夫　楮夫　楀夫　橡夫　增夫　植夫　槵夫　楰夫　坻夫

贈武翼郎叔

武翼郎顒之　左班殿直頤之　秉義郎

承節郎公荅　公廉　秉義郎公慶　承節郎公載　贈中散大夫公駿　承節郎

彥棊　彥瓔　彥瑀　彥約　彥縕　彥紹　彥題　彥徽　彥維　彥純　彥經　彥繩　彥繪　彥絅　彥終

榮夫　瑩夫　棫夫　棹夫　柭夫　靖夫　翊夫　材夫　樸夫　招夫　棪夫　梂夫　森夫　恪夫　檃夫　靳夫　曬夫　偘夫　樀夫　初夫　檜夫

時俊　時傑　時宓　時顯　時便　時倩　時儒　時僕　時悉　時晉　時淵　時璥　時鑒　時檠

武功大夫叔瓌

顗之　願之　修武郎獷之　忠訓郎穗之　敦武郎程之　忠訓郎稷之　承節郎猉之　承節郎稱之　透之　忠訓郎稆之

公戴　公偃　公伸　承節郎公佗　朝奉郎公俁　成忠郎公彶　武經郎公併　公儼　公佋　公仰　公彥　公傼

彥紡　彥孚　彥擇　彥秀　彥穫　彥稠　彥秎　彥穜　彥穡　彥秢　彥稴　彥穃　彥穛　彥艾　彥萸　彥茹

櫝夫　瞤夫　詸夫　輕夫　敭夫　譜夫　譯夫　諶夫　銳夫　銛夫　稷夫

時楙

東頭供奉官叔缸　武經郎叔

秉義郎稷之　修武郎稹之　忠訓郎稃之　忠翊郎穟之　承節郎穊之　稼之　忠翊郎一之　立之　保義郎棫之　秉義郎程之

公份　公倬　公傑　公健　公韵　公側　公信　公俫　公儋　武忠郎公儉　公業　公數　公備　公仲　公份　公侔　公佋　公僎　公偰　成忠郎公會　公得　承信郎公孜　公孟

彥諒　彥統　彥瑛　彥醞　彥毛　彥崇　彥實　彥林　彥詠

融夫　秀夫　壽夫　貫夫

左班殿直叔憚　贈右通議大夫、集英殿修撰叔近

贈朝請大夫交之　卞之　燮之　右迪功

公魯　從政郎公韡　右迪功郎公賁　朝奉大夫公寶　公寘　公寶　秉義郎公寀　公宴

彥著　彥壽　彥冰　彥侯　彥僙　彥假　彥倪　彥優　彥仞　彥仟　彥倣　彥恿　彥偶　彥傈　彥僴　彥侶　彥諴　彥啉

珄夫　瑢夫　琇夫　瑱夫　玘夫　璪夫　瓚夫　縮夫　紱夫　纘夫　緬夫　旺夫　尊夫　謙夫　議夫

武經大夫叔玐　內殿崇班叔粲　成忠郎叔顒

郎俄之　繪之　修職郎發之　保義郎樺之　成忠郎顧之　成忠郎頊之

公寘　修武郎公漧　公湝　承節郎公汻　迪功郎公瀟　公淡　公害　公覿　公頌　公領

彥模　彥棣　彥械　彥榕　彥鉄　彥悉　彥潛　彥彝　彥珽　彥玶　彥玲　彥瑆　彥　彥現

儴夫　侵夫　修夫　傳夫　儅夫　架夫　境夫　埸夫　墍夫　瞷夫　睟夫　禑夫　祝夫　禪夫　祑夫　訪夫　鑒夫　禯夫　橮夫　棱夫　禰夫　禝夫　褍夫　祄夫

時欒　時橋　時馥　時僚　時遙

修武郎叔竝

脩職郎禎之 贈朝奉郎蓂之

承節郎公斌 公珙 承節郎公瑱 | 承節郎公瑳 朝請郎公寔 忠訓郎公意 從義郎公愻 公悫 訓武郎公慕 忠訓郎公懋 成忠郎公愁

彥勱 彥岍 彥崿 彥嶠 彥嵎 彥鉍 彥鉅 | 彥釭 彥芸 彥迸 彥芊 彥芾 彥茉 彥葳 彥茖 彥芭

禠夫 椽夫 榕夫 淯夫 微夫 徹夫 繒夫 綨夫 綿夫 絺夫 濊夫 湲夫 瘊夫 室夫 實夫 守夫 筵夫 寧夫 | 暡夫 樞夫 柩夫 楠夫 柲夫 杼夫 棬夫 櫶夫 櫏夫

時璽 時鎏 時湔 時潔 時淯 | 時梃 時䃶 時碱

若鏄 若鏑

安定侯承㯨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克勉

常山郡公克助

建國公叔復 謚孝良 孝良

秉義郎篇之 奉議郎延之 | 朝奉郎建之 修武郎祉之 秉義郎禔之

公㥿 公意 公憲 公遠 公位 公表 公遷 公說 | 公懋 承信郎公慈 承信郎公爽

彥荃 彥蘂 彥芷 彥蓀 彥苡 彥蓮 彥蘠 | 彥傳 彥㮚 彥魼 彥鰣 彥鰪

橙夫 樓夫 渠夫 樋夫 椐夫 | 初夫 覙夫 和夫 源夫 齊夫

時遾 時鏄 時鋑 | 時俒 時祿 時敞 時敉 時儈 時㕍 時庁 時廇

若驄 若㟉 若㦜 若顛

叔	康州防禦使叔洄
之	忠訓郎衡之　左中大夫術之
公	公晉　保義郎公从　承節郎公儒　左從政郎公傑　右從政郎公健　宣教郎公億　公保　儒林郎公僎　承信郎
彥	彥曍　彥珞　彥晧　彥晤　彥眪　彥犨　彥昇　彥曉　彥晰
夫	珎夫　訶夫　杉夫　覙夫　澤夫　泜夫　䡵夫　轔夫　軼夫　轣夫　輶夫　縱夫　壘夫　鋻夫　坒夫
時	時儉　時璵　時湅　時注　時潒　時沸　時憨　時恣　時憲　時惣　時𢤱　時慹　時忢　時急　時衙　時德
若	若夵　若寶　若璽　若煥　若碥　若碏

叔	武德郎叔馿
之	從義郎衛之　秉義郎倚之　忠朝郎定之　承節郎寬之
公	公侚　成忠郎公倓　成忠郎公偉　公倚　公弥　公碧
彥	彥垂　彥譯　彥揮
夫	宏夫　衛夫　守夫　爲夫　從夫　宝夫　立夫　情夫
時	時璠　時梗　時禎　時達　時璯　時茵　時芝　時鏞　時鋋　時鐩　時鈥　時鎦　時錧　時釪　時誌　時諯　時詁　時詮　時齡　時詷　時詣　時訂　時巚　時浙　時鈷
若	若愗　若漆　若湔　若濟　若涇　若忞　若恭　若恩　若憃　若悉　若從　若憖

內殿承

求之 來之 悉之 容之

公琪 公 公璘 公璿 公億 公优 修職郎公偉 公倫 公健

彥擒 彥捏 彥攬 彥撕 彥袷 彥禱 彥裸 彥述 彥遲 彥遂 彥遴 彥怡 彥楢

恎夫 惰夫 慽夫 敂夫 諝夫 譖夫 誇夫 謙夫 謰夫 折夫 攪夫 攅夫 抱夫 櫔夫 楪夫 概夫 璵夫 瑰夫 瑔夫 瑓夫 棋夫

時魏 時稔 時穗 時穰 時琢 時璽 時璺 時皐 時望 時更 時昊 時夔 時翌 時球 時珩 時琳

南陽郡公承曾

建國公克劭 濟陰侯克眷 北海侯克迓

叔勛 武[illegible]大夫叔鮮 供備庫副使叔戴 [illegible] 武翼郎叔墉 內殿崇班叔踶 宣城侯叔僚 內殿崇班叔庚 右班殿直叔晨 武功郎叔䞍

承信郎琉之 琦之 珙之 修職郎戴之 修武郎壽之 保義郎貫之 承奉郎習之 保義郎拱之

公寶 公實 公爻 公艾 公文 文林郎公父

彥從 彥徽 彥跂 彥巖 彥準 彥璟

坊夫 龔夫 璋夫 傑夫 优夫 偦夫 堯夫

時沁 時愜 時湉 時澺 時汧 時瀲

若暏 若翌 若慧 若升 若穀 若埃 若鈅 若鉉 若宧 若軨

忠訓郎克之　右奉議郎左之　右之　承信郎職之
公忎　公忞　承直郎公褱　公意　公寋　保義郎公郗　公賁
彥綅　彥遒　彥鑑　彥鉞　彥坪　彥琤
續夫　适夫　祁夫　燭夫　鑒夫　岦夫　臬夫　楙夫　果夫　洗夫　浩夫　濬夫　鍊夫　鏸夫　篆夫　簸夫　籥夫
時僃　時倢　時俻　時僪　時諠　時焮　時係　時傳　時伱　時傆　時叓　時坐　時僪　時潚　時康　時鉻　時鋌　時銁　時渚　時濮　時濂　時擬　時拙　時抐　時摽　時攄　時掎　時拊
若銳　若鋤　若璋　若錚　若轅　若瑨

東陽侯克藻
右侍禁叔饒　武經郎叔滮　左侍禁叔球
從事郎和之　左文林郎厚之　修職郎仰之　定之　兆之　右朝奉郎約之　希之　益之　撢之　忝之　忠訓郎詠之
公心　公巨　公玶　從義郎公甫　訓武郎公申　保義郎公均　公芹
彥錝　彥鏞　彥寶　彥洸　彥灝　彥信　彥洛　彥惠　彥江　彥光　彥允　彥嶰　彥諏　彥穮　彥善
瓔夫　坳夫　僑夫　邊夫　恆夫　儻夫　肖夫　棠夫　纓夫　紡夫　掌夫　耆夫　蘇夫　慮夫
時鏄　時鐐　時鉏　時雯　時鋌　時霙　時諄

秉義郎叔闕 左班殿直叔衛 右侍禁叔鋼 武經郎叔罃

儒林郎公楷 公文 秉義郎公武 公政

彥昇 彥婦 彥逵 彥遵 彥适 彥造 彥室 彥通 彥退

霍夫 慓夫 忏夫 悎夫 忓夫 悏夫 怀夫 析夫 櫰夫 潛夫 似夫

時㯶 時柜 時誼 時戠 時琦 時瑯 時瑨 時玟 時瑀 時潡 時淅 時劭 時諭 時謂 時䌷 時瓆 時玔 時礓 時鄄 時璕 時 時淳 時煇 時耜 時鏊

若遺 若選 若念 若念 若麼 若烈

昌化侯承嗣 右監門率府率克念

宋史卷二百三十八

宋史卷二百三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世系表第三十

宗室世系二十五

鄭國公房

保平軍節度使鄭國公德鈞
贈解州防禦使承震
河內侯克明
贈右武衛大將軍叔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昉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次之　鄭國公況之
武經郎公寬　右侍禁公臣
彥仁　彥弼　彥輔　彥閔　彥璧　彥舜
誠夫　晉夫　全夫　程夫
時雨　時弼　時鑑　時約　時蕆　時恙　時蕾　時萁　時裕　時思
若栢　若模　若杞　若檣　若榫　若棟　若樽　若栖　若湜　若鴻　若乘
嗣璀　嗣衛　嗣瑃　嗣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擴之　贈右屯衛大將軍穎之　新泰郡公與之
修武郎公允　三班借職公英　右班殿直公威　三班借職公殿　公璽　公至
彥文　彥授　彥逸　彥駒　彥駿
秀夫　顯夫　垛夫　瑢夫
時毓　時廉　時璟　時臻　時法　時倫　時儒　時任
若鏶　若銓　若鏞　若鋼　若鍾　若鍯　若鐕　若鑄　若鑑　若鍨　若鎔　若清　若漣　若滂　若潭
嗣庶　嗣㢋　嗣宛　嗣寧　嗣昉　嗣睞　嗣瑱　嗣愷　嗣益　嗣稷　嗣岐　嗣魯　嗣顏　嗣茭　嗣旦　嗣策

安定郡王承衎

建安郡公克祈

右武衛大將軍叔詹　建安郡公叔驌

高密侯補之

左侍禁公聰　武翼郎公禮

彥騆　彥　彥曈　彥時　彥德

珊夫　理夫　璿夫　珪夫　球夫　魏夫　璪夫　義夫　吉夫　宣夫

時仲　時侶　時誘　時諝　時偰　時俊　時倲　時褎　時俛　時鏞　時休　時儁　時蓁　時伋　時茂

若鉉　若鐻　若鈐　若鎬　若鑌　若澂　若潨　若津　若淨　若溥　若洊　若籲　若顓　若顛　若櫝　若談　若瀞　若被　若襟　若路

嗣睦　嗣來　嗣蕙　嗣萃　嗣薆　嗣葯　嗣藹　嗣速　嗣蠓　嗣峘　嗣崍

右武衛大將軍防禦使寫之

左班殿直公曦　武翼郎公彥　贈朝請大夫公隱　忠翊郎公玘

彥仁　彥魯　彥說　彥元　彥稷　彥明　彥和　彥通　彥　彥道　彥韓　彥迪

雲夫　偉夫　儼夫　仲夫　仰夫　定夫　仁夫　夫　狄夫

時儉　時宣　時宁　時昌　時永　時康　時墉　時賓　時廛　時席　時疥　時廉　時傳

若濟　若隆　若棠　若柄　若櫃　若桂　若橅　若蜥　若鏷　若瀾　若璹　若璡　若瑝　若璹　若惕　若瑛

嗣銓　嗣錠　嗣連　嗣邐　嗣選　嗣遠　嗣遄　嗣恭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宇之　武翼大夫礷之　武翼郎定之　忠訓郎

公逵　從義郎公悅　從義郎公服　公純　承信郎公朴

彥秆　彥奭　彥旦　彥義　彥惜

誕夫　知夫　駿夫　靈夫　量夫　堯夫　堞夫　鈓夫　鋑夫　鏻夫　鐘夫　夔夫　龍夫　益夫

時揆　時攸　時湧　時咨　時楊　時球　時泰　時用　時滌　時賢　時琬　時佩　時通　時塡　時湄　時流

若玗　若桐　若櫄　若悚　若恫　若憸

安定郡王承幹

南陽侯克鎖　和國公克敦

右班殿直叔楠　脩武郎叔檻　左班殿直叔秩　武經郎叔皖　高密郡公叔㚟

璨之　忠訓郎膚之　奇之　承節郎庾之　忠訓郎夏之　脩代郎啓之　義之　善之　婁之　蔡之　右班殿直瓌之　右班殿直琳之

公允　公堯　公先　保義郎公侯　公依　承信郎公果　公新　承信郎公瑯　公進　公遼　公蘧

彥漉　彥瀌　彥溫　彥湜　彥淳　彥浦　彥濟　彥植　彥俛　彥錫　彥鏤　彥鏥　彥鈷　彥敘

懷夫　栁夫　濉夫

東平侯克蘗

武經郎叔諟　右監門率府率叔慎　榮國公叔炤　武顯大夫叔餞

秉義郎珉之　忠訓郎璠之　忠訓郎珹之　承節郎璪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實之　汝南侯藉之

公毛　秉義郎公定　公實　保義郎公實　公安　公寀　承節郎公寬　公儀　公錢　成忠郎公緒　訓武郎公遠

彥達　彥適　彥述　彥椿　彥相

熠夫　炎夫　焯夫　煇夫　熺夫　覃夫　貌夫　處夫　泮夫　漆夫

時滐　時藹　時灘　時桀

贈脩武郎榮之　贈朝議大夫承之

朝請大夫公說

公綽　公石　脩武郎公朴　公儒　訓武郎公謹

彥傑　彥俊　彥揖　彥域　彥堦　彥禮　彥垓　彥塒

潛夫　淳夫　津夫　濛夫　汯夫　澂夫　濬夫　澮夫　溉夫　汴夫　鍠夫　錦夫　銹夫　鈔夫　鍊夫　鏌夫　鍈夫　鑠夫　錄夫　鑒夫　鍪夫

時邊　時遞　時還　時祵　時挹　時畊　時濱　時洶　時沖　時洷　時溯　時滌　時淌　時泜　時瀰　時墁　時埩

若穆　若種　若訑　若澧　若詡　若詔　若櫃　若楙　若棖

武翼郎翼之　贈右朝請大夫之

通直郎公誼　　贈特進公智

彥垠　彥圻　彥楞　彥檝　彥棋　彥桯　　彥開　彥酾　彥丞　彥聅

鋻夫　鍓夫　鏈夫　鍈夫　銓夫　鏕夫　鏄夫　錩夫　鉞夫　墉夫　塘夫　增夫　墭夫　琨夫　瑚夫　聀夫　熺夫　烑夫　　琪夫　璹夫　琯夫　琈夫　儀夫　佇夫　浩夫　淳夫　涓夫　津夫　暎夫　曒夫　昕夫

時滓　時鏸　時迟　時邋　時邈　時梲　時暕　　時介　時俞　時埏　時亨　時升　時任　時燧　時盟

若鐇　若鍚　若鉞　若鏵　若鉅　若楷　若楮　若滁　若洌

建國公叔戍

贈武經大夫穆之　　敦武郎書之　右監門衛大將軍要之　贈宣教郎安之

公脊　贈武經郎公普　武翼郎公鍔　　成忠郎公厚　公匠　公啓　承信郎公敏　公堅　通直郎公達

彥壐　彥栝　彥柜　彥楝　彥梁　彥櫖　彥瑎　彥璨　　彥瑚　彥珊　彥瑄　彥檜　彥深　彥湄

忞夫　翼夫　洄夫　沷夫　濂夫　愻夫　愸夫　玑夫　琄夫　玠夫　玜夫　僎夫　翼夫　譎夫　梗夫　謙夫　　佇夫　誕夫　懷夫　俌夫　個夫　沆夫　萊夫　棣夫

時沼　時玤　時鏈　時堙　時槷　時璟　　時格　時偒　時櫬　時枋　時楊　時楷　時逍　時愿　時燁

若謎　　若沘　若港　若汝　若坲

秉義郎慶之　贈武經郎僑之

保義郎公壽　忠翊郎公祿　承信郎公應　公絢　公記　秉義郎公輔　脩職郎公弼　秉義郎公謹　贈朝請郎公環

彥濟　彥瀌　彥擊　彥及　彥顏　彥暹　彥熺　彥述　彥括

柲夫　杋夫　誧夫　諆夫　謀夫　埕夫　儇夫　順夫　頵夫　贇夫　頻夫　賨夫　庵夫　戈夫　祥夫

時煉　時燔　時侊　時倚　時庢　時瑑　時蕤　時爇　時湒　時澪　時淬　時祔

若墩　若升　若岢　若玑　若琡　若瑁　若璐　若覗

嗣俊

敦武郎彥之　忠訓郎應之　忠翊郎兗之

承信郎公實　公邃　公實　保義郎公寀　公度　公官　公昣

彥璧　彥瑾　彥琕　彥温　彥逼　彥璩　彥璇　彥瑥

以夫　回夫　鋑夫　鏵夫　因夫　唐夫　浧夫

時禙　時褣　時祝　時禖　時侹　時儁　時仟　時旻　時奢　時曾

若湄　若渡　若涾　若鐔　若棆　若梘　若枚　若鏓　若鍉　若銉　若汀　若洞　若湜　若勝　若肱　若朦　若膌　若滕　若臆　若期

嗣瑱　嗣玕　嗣鋗　嗣鋑　嗣銃　嗣鎧

沂夫　湑夫　渝夫　湯夫　夫　渼夫　潸夫　滮夫

時晃　時昂　時暴　時曆　時魯　時普　時員　時暉　時噲　時瑨　時啓　時曈　時曜　時暐　時晛　時晪　時纆　時綴　時總　時炳　時蹻　時偕　時旺　時曚　時暉

若臁　若膪　若臛　若腰　若胙　若腴　若膴　若胄　若暎　若朧　若腹　若臛　若腒　若肵　若滕　若朋　若賢　若賨　若塍　若臘　若臆　若服　若股　若彤　若肪

華原郡王叔糯

武德郎通之　成忠郎晉之　左侍禁辨之　武翼郎渙之

公略　忠翊郎公敃　公駿　承信郎公寶　公鵜　公家　公僣　公彥　公敏　公弼

彥玠　彥珇　彥亘　彥鉚　彥臨　彥立　彥直　彥回　彥炤

沘夫　淖夫　澮夫　灝夫　濂夫　淍夫　洜夫　淤夫　潄夫　湨夫　祓夫　榁夫　岷夫　彭夫

時曬　時最　時訢　時昊　時敃　時曉　時肪　時暄　時皎　時硒　時彷　時僮　時儔　時侘　時億　時偟　時傞　時琰　時璥　時珂　時墫

若遵　若膹　若佪　若侃　若僵　若瑛　若橂　若栢　若壁　若堁　若膃　若明　若墼　若墜　若陛

敎武郎信之

公奕　公燮　公充　保義郎公敍

彥壖　彥侁　彥健　彥伻　彥偏　彥從　彥伏　彥侒　彥偲

承夫　曦夫　晒夫　瑎夫　坰夫　津夫　渼夫　湝夫　澗夫　瀆夫　毅夫　端夫　汪夫　渶夫　湑夫　澮夫　涓夫　淀夫　清夫　汭夫　港夫　渲夫　潘夫　滬夫　涂夫　濠夫　滅夫　涳夫　英夫　雄夫

時堅　時軻　時墒　時閹　時壓　時理　時玗　時瓊　時玦　時琇　時瓃　時瑱　時璫　時瑨　時玊　時璽　時玩　時瑇

若衡　若檍　若梧　若檤　若梅

榮國公叔倡

從義郎正之　贈武經郎用之　成忠郎懷之　承信郎成之　承信郎厚之　承信郎佩之　藹之　武功郎膺之

公泰　武翼郎公滕　承信郎公府　承信郎公庾　公康　公庶　公堯　承信郎公備　公靖　公嶠　保義郎公章

彥儀　彥寧　彥宮　彥宅　彥寬　彥宰　彥壽　彥華　彥福　彥鼎　彥暢　彥貸　彥賞

浚夫　清夫　璘夫　琅夫　旼夫　曬夫　曄夫　晭夫　暭夫　映夫　暶夫

時萊　時湊

武經郎褰之
修武郎公龍　公辨　忠翊郎公毅　公端　公萃　成忠郎公瀞　公奇　公茂
彥賁　彥賓　彥琅　彥琛　彥遠　彥璿　彥珽　彥玢　彥蓍
晤夫　宴夫　燮夫　宏夫　櫃夫　梿夫　梈夫　模夫　梂夫　橙夫　埻夫　侘夫　苾夫　奨夫
時禎　時祚　時贇　時鏑　時睿　時晴　時懈　時惠　時恩　時念　時傳　時勉　時輝　時懃　時武　時潞　時通
若瑮　若聖　若玔　若璣　若瑑　若錤　若琿　若琾　若瑛　若瑝

齊陽侯叔綑
秉義郎康之　贈朝請大夫達之　從義郎延之
公術　公衍　修武郎公迪　公遶　公遇　公邁　贈武義郎公覡　訓武郎
彥任　彥佼　彥似　彥儼　彥傂　彥傍　彥儃　彥侌　彥傣
珥夫　瑀夫　洽夫　濬夫　湜夫　洪夫　渥夫　湑夫　治夫　泱夫　瀌夫　溧夫　攍夫　儔夫　价夫　瓔夫　璮夫　璂夫　瑨夫　玘夫　瑰夫
時洎　時淤　時熺　時煒　時瑁　時晞　時晥　時杅　時灝　時顥　時湲　時懭
若珽　若曈　若曨　若衢　若睇　若畸

贈濮州團練使承偉
廣平侯克温　歷陽侯克周
內殿崇班叔洪　臨汝侯叔徹　河內侯叔民　華國公叔龇
承節郎冬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測之　贈左領軍衛將軍占之　脩武郎壽之　西頭供奉官得之　高密侯迎之　廣平侯體之　馮翊侯夙之
公觀　承節郎公覘　公才　公器　公延　公格　公粹　公迪　忠訓郎公亦
彥泌　彥深　彥淮　彥雛　彥淀　彥淝　彥淏　彥[illegible]
卿夫　桄夫　樸夫　梈夫　櫚夫　榜夫　琗夫　洶夫　偐夫　僯夫　睽夫
時璲　時炖　時愖　時諳

贈宣奉大夫公澤　秉義郎采之　左班殿直饒之　忠訓郎櫝之
公寶　公咏　公彝　公等　武節郎公允
彥古　彥盂　彥棻　彥磐　彥高　彥參
中夫　廉夫　讜夫　寅夫　寔夫　鉉夫　衜夫　晉夫　翼夫　碩夫
時輔　時發　時進　時彝　時煥　時攻　時激　時驥　時駿　時有　時準　時聳
若虛　若潛　若珪　若璩　若瑛　若玠　若瑄　若琜　若琪　若琚　若璆　若璇　若琄　若楑　若梓　若櫝
嗣塾　嗣商　嗣櫪　嗣櫆　嗣婺　嗣旻　嗣璟　嗣瓛　嗣珪

安定郡王叔東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聿之
武經郎堅之
秉義郎公煥
彥質
祏夫　禰夫
時獻　時覿　時倆　時僄　時佞
若珣　若錊　若鏻　若鉀　若璇　若瑎　若玻
嗣瀍　嗣濂　嗣璡　嗣還　嗣運　嗣逮　嗣遜　嗣泓　嗣倐　嗣仲　嗣伊　嗣价　嗣伀

彥賀
珂夫　潼夫
時僐　時儁　時敃　時琩　時璁　時玫　時瑰　時璾　時琮　時璇
若璛　若榛　若樺　若滑　若蕖　若藻　若藩　若纏　若愿　若愁　若恂　若鐈　若鋒
嗣僊　嗣佪　嗣仙　嗣仍　嗣僴　嗣梩

贈右宣教郎堂之
左承議郎公綽　保義郎公恪
彥翁　彥龠　彥翔
慣夫

左班殿直塾之　彪之　右班殿直堅之　贈左承議郎壘之
奉議郎公傅
彥梏
游夫　瑨夫
時㬎
若龍　若茞

彥贇　彥贊　彥貴　彥發
泫夫　渫夫　瀟夫　湜夫　漓夫　湔夫　澺夫　瀞夫　溟夫　洀夫
時遐　時遄　時迪　時送　時鍍　時槻　時樘　時桱　時還　時遨　時遺　時鑠　時鉛　時迥　時遡　時逢　時造
若鈐　若釙　若卓　若鐵　若鋑　若鎌　若銖　若鐇　若漼　若灉　若鉄
嗣機

榮國公叔何

秉義郎里之
武德大夫輔之

忠訓郎公億
承節郎公僅
公俓
秉義郎公舉
贈武義大夫公亮

彥霄　彥宛　彥崇　彥寧
彥仁
彥防
彥方　彥雯
彥墉

琛夫
庚夫　軫夫
浦夫

時晉
時乂　時咸

忠訓郎輯之
贈通議大夫驎之

忠訓郎公苻
承節郎公迢
忠翊郎公庄
忠翊郎公直
公符
武翼郎公時
贈太中大夫公晰

彥緊

彭夫　同夫

時鍪　時鑿　時鑾　時燩

若望

武翼郎公暐
武經郎公昳

彥允
彥戠
彥聖
彥瑲
彥塈
彥𩃎

嚴夫　錢夫　篷夫
昞夫
蒽夫
鏞夫
瑈夫　鎬夫
紹夫　乘夫
鑈夫

時璣　時玏
時窍
時㙻　時垺　時墡
時墿　時[illegible]
時鎦　時汗
時打　時梢

若琤
若薄　若涌　若浬　若激　若湖

忠訓郎輥之
武翼大夫軫之

保義郎公穆
保義郎公通
朝散郎公椵

彥雩
彥延
彥徽
彥錡

能夫　仁夫　鏘夫　銖夫　鋈夫
于夫
麟夫
倭夫　伍夫　俑夫　傯夫　復夫
珒夫

時海　時滁
時蝝　時蚆
時蛸

宣城侯承雅

永嘉郡王克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川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金　華陰侯叔婼　建國公叔彪

三班奉職詳之　秉義郎靖之　三班借職秀之　敦武郎文之　秉義郎應之

訓武郎公閱　公謝　公忞　公慭

彥瑢　彥浮　彥泣　彥須　彥湧　彥玉　彥鋆　彥璝　彥玥　彥璗　彥玑

璯夫　渠夫　瞰夫　胛夫　髀夫　暹夫　趫夫　譁夫　謔夫　漢夫　浣夫　昂夫　汭夫　薹夫　楮夫

時佣　時偃　時適　時邐　時寶　時涉　時壞　時棗　時驟　時泓

公恕　訓武郎公譽　訓武郎公悠　武翼郎公志　成忠郎

彥璪　彥琜　彥瑤　彥瑁　彥瑠　彥璣　彥璡　彥珩　彥琿　彥琚　彥琚　彥璇　彥璥　彥琨　彥璟　彥瑑

榑夫　楫夫　槐夫　基夫　奇夫　垩夫　塛夫　塽夫　堝夫　詞夫　虓夫　誧夫　談夫　論夫　業夫　粲夫　檞夫

時楨　時德　時櫨　時崧　時梯　時招　時榍　時淒　時澧　時沛　時漥　時瀅　時潔　時汝　時隨　時陣　時隊　時阩　時隧　時陣　時陜

榮國公克用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驔　房陵郡公叔譴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緒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鹽

成忠郎輯之　忠訓郎元之　三班奉職直之　武翼郎寶之　右班殿直全之　保義郎照之

公懋　公意　公振　公榮　公祥　忠翊郎公朋　公明

彥閎　彥錦　彥拚　彥一　彥正　彥協　彥通　彥晨　彥監　彥昱　彥昇

椅夫　栝夫　時夫　暕夫　澄夫　僑夫

時晢　時奮　時普　時褍

贈武左衛上將軍克肇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南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飛　雲安侯叔到　通義侯叔繹　贈右金吾衛大將軍叔瑛

敦武郎伸之　忠翊郎儀之　承節郎傳之　保義郎份之　敦武郎仁之　承務郎佩之

公遺　成忠郎公邀　保義郎公述　承節郎公問

彥清　彥軻　彥翌

戡夫　謙夫　証夫　閔夫　原夫　董夫

時晰　時瞎　時晙　時庸　時瑆　時嘉　時事　時壽　時鈿

若汜　若樂　若怒　若忠　若恩　若峴　若意　若晤　若澍　若燦

嗣垺　嗣墡　嗣澋　嗣立

右監門衛大將軍康州防禦使叔僖

從事郎信之 承信郎代之 三班奉職脩之 敦武郎傳之 武德郎微之

承節郎公開 成忠郎公瑀 秉義郎公璲 | 成忠郎公璌 文林郎公瑺 秉義郎公珉

彥豐 彥習 彥楙 彥楞 彥栮 | 彥杞 彥松 彥梓 彥櫨 彥檁 彥樞 彥材 彥櫹 彥扐 彥揩 彥鍉 彥鏞

遵夫 皇夫 | 坡夫 偶夫 泞夫 盈夫 潍夫

時達 時遷 | 時遴 時遼 時迺 時壠 時壜 時塲

若湞

贈武義大夫叔侁 贈右奉直大夫叔亢

武翼郎闡之 成忠郎闋之 開之 贈太中大夫倚之 | 贈太中大夫成之

武翼郎公証 朝奉郎公棠 | 脩職郎公璪 朝議大夫公瀚 武節郎公湜

彥鏷 彥詞 彥來 彥曾 彥暐 | 彥元 彥凱 彥坦 彥雝 彥廣 彥樞 彥郴

洸夫 渃夫 澫夫 滾夫 溜夫 涑夫 沖夫 瀴夫 | 彬夫 燦夫 鋙夫 鐃夫 崇夫 喇夫 晟夫 鹷夫 韓夫 韶夫 爛夫 燎夫

時塗 時臺 時諸 時沔 時淪 時環 | 時鋮 時优 時倒

若湝 若漻 若渡 若滓

教武郎叔紕

成忠郎行之　僩之　偦之　似之　保之

右迪功郎公激　通直郎公律　忠翊郎公平　公遠　公逸　公述　公邁　公送　公適　承節郎公迪　公遨　公遴

彥棫　彥抻　彥棐　彥栻　彥楙　彥亘　彥祕　彥似　彥厚　彥雲　彥友　彥酌

濃夫　鈔夫　墰夫　橋夫　瀆夫　偵夫　檁夫　栖夫　櫰夫　坐夫　承夫　密夫　犄夫　約夫　杠夫　煒夫　爛夫　砲夫

時偫　時偪　時陰　時滴　時震　時憲　時林　時顥　時鼎　時瑤　時鈜　時鏐　時逗　時琁　時玩

右班殿直叔謩　武經郎叔侚　武德郎叔煊　教武郎叔璹　武翼郎叔㷭　忠訓郎叔曜　忠翊郎

儔之　忠訓郎价之　庬之　堃之　傅之　宣義郎傑之　倮之　傅之

公逵　公邁　公顒　公瑑　公瑢　公璕　公艮　從政郎公璡　保義郎公班　公璐　公瑄　公瑋　公琇　公璠　公瑛　公玢　公瑜　公瓘　公琏　公數

彥滌　彥偘　彥濃　彥縺　彥僨　彥級　彥櫝　彥瓅　彥涎　彥持

塊夫　琦夫　錡夫　驩夫　騂夫　騶夫

時墒

若羿

沂國公承裔

贈右領軍衛大將軍克平　高密郡公克寬

叔禱　高密郡公叔沂　河間侯叔諧

武節大夫行之　武翼郎載之　右侍禁申之　左班殿直榮之　保義郎欽之　承節郎挺之　承信郎換之　右侍禁道之　武經郎將之

公繪　保義郎公絢　公純　公繹　公玘　公進　公舍

彥明　彥賢　彥智　彥約　彥溱　彥淳　彥瀕　彥浚　彥洧

粢夫　袞夫　信夫　伀夫　僧夫　侈夫　傢夫　佋夫　俾夫　俸夫　偪夫　倭夫　佳夫

時旌　時沆　時放　時旗

保義郎遂之　偱之　秉義郎烜之　保義郎安之　保義郎

公企　承節郎公定　忠翊郎公寅　公協　公聰　公成

彥浵　彥潼　彥玟　彥滌　彥禎　彥仁　彥俊　彥澗　彥伺　彥傑　彥仵

俟夫　僾夫　倩夫　僩夫　儺夫　傲夫　仿夫　儲夫　儌夫　儓夫　仜夫　述夫　迎夫　浻夫　派夫　清夫　淇夫　温夫　慶夫

時㥉　時捍　時被　時括　時揪　時𡼏　時增　時懋　時飛　時應　時憲　時中

若霜　若霏　若𩆌　若爵　若霈　若霰

華陰侯克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貍　彭城侯叔聚

煥之　承節郎挺之　秉義郎崇之　左班殿直祐之　武經郎守之　贈中奉大夫衞之　忠訓郎正之　左朝奉郎舉之

右通直郎公亶　武經郎公育　贈朝奉大夫公鄘　贈朝奉大夫公廣　公立　公祚　公禧　保義郎公淳

彥侄　彥偈　彥儆　彥僬　彥仗　彥復　彥伸　彥儒　彥倓　彥喻　彥嚋　彥嗜　彥嘇　彥衞

洌夫　得夫　潯夫　云夫　潛夫　瀘夫　瀧夫　宏夫　寬夫　蔚夫　涀夫

贈右武衞大將軍克任　榮國公克勇

博平侯叔奎　華原侯叔崱

行之　秉義郎損之　立之　直之　贈武節郎成之　忠翊郎由之　贈朝議大夫盈之

公亮　公卞　保義郎公獻　公粲　忠訓郎公圭　承信郎公佾　訓武郎公傢　承信郎公信　贈朝散大夫公傅

彥衞　彥錫　彥傑　彥傳　彥赳　彥慶　彥應　彥襄　彥放　彥愈　彥忠　彥恲　彥慘　彥憕　彥憐　彥恢

省夫　迥夫　遏夫　闓夫　正夫　挺夫　傑夫　登夫　仁夫　侑夫　銑夫　鏳夫　鎦夫　鏒夫　真夫　漬夫　震夫　同夫

時永　時鏜　時發　時輔　時弼

		東陽侯承鑒
		信都郡公克研　濟南侯克棘
贈左朝散大夫叔傒		東頭供奉官叔佮　右侍禁叔珅　汝南侯叔盼
修武郎翊之　武翊郎寶之　宣教郎畢之　從善郎俟之		三班借職進之　三班借職通之　三班借職賢之　賓之　贇之
武德郎公伊　武經郎公佚　公培　承信郎公激　公傅		
彥惺　彥[illegible]　彥怟　彥慷　彥慄　彥茨　彥炳　彥昌		彥發　彥昇　彥暉
達夫　銓夫　立夫　夫　孳夫　百夫　禬夫		祐夫　祥夫　福夫　祺夫　禋夫　禔夫
		時泰　時恭

	禮賓副使承戩
	右班殿直克之
德國公叔盾	
三班借職先之　武翼郎賚之　左班殿直賁之　武翼郎實之　武經郎貢之　贈武翼大夫賨之　忠翊郎賞之　忠翊郎貸之	
修武郎公任　秉義郎公僖　從義郎公幹	
彥璆　彥封	
恭夫　車夫	

宋史卷二百三十九

宋史卷二百四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世系表第三十一

宗室世系二十六

鄆國公房

建安郡王宗裕

華國公克讎

富水侯叔策　益川侯叔東　武翼郎叔詠　修武郎叔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接之　敦武郎磨之　右侍禁協之　成忠郎宥之　秉義郎有之　保義郎坦之　植之　贈朝奉郎鑄之

承節郎公遈　承節郎公達　從義郎公進　朝請大夫公選

彥桂　彥樽　彥椿　彥松　彥樞　彥杉　彥機　彥宲　彥檕　彥棠　彥萊

浩夫　湊夫　冷夫　沆夫　灘夫　汴夫　唯夫

房國公克敳

敦武郎叔驤　經武郎叔鄂　右班殿直叔㥶　右侍禁

疇之　濤之　鑄之　璹之　保義郎暉之　秉節郎勳之　承節郎蒹之　熙之

承信郎公遠　武經郎公迫　承節郎公遐　宣教郎公丗　保義郎公達　公戩　承節郎公詮　成忠郎公逸　承節郎公迦　承信郎公逑　公迥　公廷　公望　公輅　公覩

彥采　彥樗　彥宲　彥椅　彥槃　彥橦　彥柷　彥椐　彥楀　彥楒　彥棨　彥楷　彥櫻　彥櫰　彥榆　彥杷　彥仁

熠夫　烔夫

崇國公克疑

叔傲　叔革　右侍禁叔杭　秉節郎叔䌙　右班殿直叔袒　武翼郎叔邕　武翼郎叔烋　武翼郎叔㧞　武翼郎叔服　武經郎叔括

忠翊郎稌之　朝奉郎祐之　修武郎劍之　成忠郎甡之　敦武郎樵之

公顒　公顥　公錫　公鏘　公鉌　公鉦　公鉞　迪功郎公劉　公鑾　公鏊　秉節郎公琡　公容　公晉　公琦　公瓚　公瑆　公璩　公瑜

彥招　彥𢡟　彥𢡟　彥𡩋　彥㝔　彥憯　彥奐　彥仆

日夫

右班殿直叔𦋺　從義郎叔鈐　武節郎叔㤝　從義郎叔佋　修武郎叔㦽　左侍禁叔驗　忠翊郎叔垓　忠訓郎叔亘　忠訓郎叔俊　成忠郎叔乱　成忠郎叔岐　成忠郎叔秀　成忠郎

諲之　武節郎禔之　保義郎譓之　承信郎侁之　成忠郎邦之　保義郎傑之　保義郎訶之

公琳　公琺　公如　秉義郎公夏　公壐　修職郎公恍　公圭　公炎　承節郎公樞　公昌　文林郎公珏　公城　公璣

彥頤　彥頡　彥頂　彥詵　彥暨　彥溉　彥澳　彥湄　彥重　彥刊

欲夫

關中郡公承翊

馮翊侯克淳　河內侯克賁　南康侯克勤

叔捷　濮州侯叔鍐　右監門衛大將軍達州團練使叔瑛　武翼郎叔侶　東頭供奉官叔汭　贈右金紫光祿大夫叔庠

保義郎翩之　成忠郎獻之　成忠郎進之　承節郎櫶之　從事郎賁之　從政郎賚之　朝奉郎進之　左朝請大夫迪之　遜之　贈正議

公明　承信郎公瑤　公弼　公虔　右迪功郎公源　公深

彥石　彥釗　彥錠　彥迂　彥陶　彥政　彥標　彥梓

淳夫　潾夫　演夫　詠夫　謚夫　熏夫　愿夫　浩夫　微夫　逭夫　甕夫　尋夫　熏夫

武翼郎叔仕　武經郎

大夫建之　修武郎逸之　贈奉議郎運之

從義郎公挺　太平縣開國男公佪　承直郎公伾　文林郎公偭　從政郎公檉　公檜　朝請大夫公著　忠訓郎公萁　武翼郎公莛

彥詿　彥諴　彥諳　彥謖　彥竦　彥諭　彥諟　彥誌　彥球　彥憲　彥寫　彥㝍　彥漢　彥澧　彥潡　彥窾　彥檠

滑夫　淮夫　沅夫　溢夫　潓夫　浹夫　佰夫　潢夫　湄夫　麒夫　鳳夫　安夫　與夫　旺夫　寓夫　寧夫　和夫　烓夫　焴夫

清源侯克猛

叔韡　武德郎叔蓮　右班殿直叔研　武經郎叔邁　武翼大夫叔政　左班殿直叔璡　武經郎叔郝

承信郎守之　承節郎存之　兼之　次之　從事郎頫之　粹之　成忠郎憲之　忠翊郎愨之　敦武郎惺之　忠翊郎恕之　忞之　焯之　敦武郎繡之　經之

公茂　公明　公璿　公壽　承信郎公班　公瑨　承信郎公劝　公琭　承議郎公庇　從政郎公築

彥舜　彥鑮　彥聖　彥住　彥僑　彥偪　彥佪　彥促　彥倸　彥繪　彥淮　彥濟

燕夫　杖夫

房陵郡公克勁

洋國公叔爽　東頭供奉官叔僧

贈朝請大夫斬之　宣教郎直之　奉議郎開之　儒林郎約之　武翼郎敎之　祥之　敦武郎寧之　秉義郎全之

武翼郎公一　公永　承節郎公穎　公準　公澗　公暉　公昱　公明　公遠　公棨　公敏　公諒　奉職郎公玨

彥濤　彥霈　彥晉　彥晉　彥仁　彥中　彥乂　彥昊　彥戚

江夫　羽夫　鑾夫　逷夫　館夫　榜夫　欄夫　梓夫　欐夫　棱夫　桄夫　栻夫

時萬　時膺　時粲　時覺　時濮　時恭　時憲

若梓　若塗

武翼郎叔启　敦武郎叔扆　從義郎叔冒　贈右朝

承節郎匯之　從事郎闡之　忠翊郎闚之　秉之　恔之　塾之

公壽　訓武郎公祉　保義郎公慈　公璠　公琛　公璉　承信郎公玖

彥躬　彥鼎　彥昱　彥成　彥邇　彥宏　彥益　彥彝　彥胥　彥杲　彥範　彥籥　彥鴥　彥僧　彥笙　彥巘　彥激　彥過

鵬夫　鴻夫　鳴夫　鸞夫　鶊夫　義夫　南夫　廣夫　慶夫　庠夫　廉夫　慧夫　宲夫　縣夫

江國公房

忠正軍節度使江國公德欽

樂安侯承運

右金吾衛大將軍光州團練使克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湛　房國公叔武

嘉州觀察使諷之　馮翊侯爵之

修武郎公環　三班奉職公頤

彥雍　彥高　彥文

廉夫　衢夫

時舜

若輿

請大夫叔萓　忠訓郎叔郢

承節郎郁之　敦之　朝奉郎邠之　承議郎祁之　敦武郎鄰之　修武郎邵之

公瞻　公曬　公曤　公曄　武經郎公昞　成忠郎公曉　公昭　忠翊郎公晛　承務郎公暎

彥拜　彥岫　彥虤　彥秝　彥从　彥羿　彥眀　彥昍

瑄夫　竣夫　端夫

武功郎叔滌

河內侯和之　右班殿直巽之　贈東頭供奉官霙之　左侍禁承之　武節郎璩之　左班殿直瓛之　右班殿直進之　忠訓郎札之　成忠郎

三班奉職公佐　公卓　公儀　公奭　公徹　公衍　公侅　忠翊郎公緯　忠翊郎公紘　承信郎公綬　公練　公保　公儀　忠翊郎公俊

彥儦　彥仔　彥佃　彥浚　彥鳴　彥輔　彥弼　彥漣

琀夫　正夫　穡夫　璣夫　堯夫　契夫　顯夫　端夫　系夫　絢夫

時址

南康侯克臧

左班殿直叔遁　高密侯叔瑧

忒之　成忠郎忻之　建安侯忖之　開國公生之

公遠　承信郎公譔　公詠　忠訓郎公理　成忠郎公瑋　成忠郎公玩　忠翊郎公璉　忠翊郎公琈　忠翊郎公琫　秉義郎公綱　公度

彥恮　彥莘　彥茀　彥儀　彥俟　彥彬　彥松　彥林　彥栩　彥鼐　彥鼎　彥文　彥牟　彥丘　彥承

立夫　端夫　靖夫　竑夫　宇夫　進夫　福夫　恒夫　道夫　達夫　通夫

時𧫩　時昌　時大　時然　時仰　時訓　時乂　時舉　時可

若握　若息　若納　若采

左班殿直通之 東頭供奉官康之 右侍禁度之 東平公叔陳 北海侯台之

公佐 承節郎公佑 忠訓郎公悅 保義郎公進 右文林郎公輔 從事郎公至 訓武侯公綬 忠翊郎公繹 訓武郎公緯

彥邁 彥蓬 彥過 彥道 彥通 彥權 彥被 彥林 彥材 彥昭 彥俊

杲夫 掬夫 楪夫 茂夫 謙夫 葆夫 寧夫 珣夫 埴夫 沄夫 壇夫 端夫 正夫 能夫 謙夫

時偕 時伯 時俟 時萊 時奠 時藝 時藩 時瑢 時瑋 時儀 時與 時遜 時沂 時勤 時廷 時亨

若由

西頭供奉官獻之 武翼郎求之 贈武翼

保義郎公達 從事郎公逵 從事郎公遘 公道 武翼郎公遜 承節郎

彥攸 彥仁 彥信 彥澤 彥滂 彥藻 彥徽

器夫 舒夫 閘夫 勵夫 直夫 享夫 潛夫 達夫 通夫 顯夫 壽夫 憲夫 璜夫 柄夫 挹夫 括夫 揀夫 橏夫 撤夫 撣夫 傒夫 惁夫

時享 時發 時誠 時舉 時功 時康 時賡 時庸 時度 時恭 時懋 時劉 時悠 時憲

若珪

克觀

馮翊侯叔鞅　舒國公叔海

郎雄之　華陰侯捨之　贈左領軍衛將軍稱之　西頭供奉官則之　合州刺史衛之　西頭供奉官丞之

公年　贈大中大夫公壽　公燮　公槐　公權　公煒　公直　左侍禁公應　秉義郎公棨

彥脩　彥倐　彥侊　彥僭　彥驌

堯夫　舜夫　湯夫　文夫　勤夫　朴夫　弼夫　璵夫　瑅夫　琙夫　琢夫　球夫　璁夫　珉夫　敃夫　政夫

時顥　時迉　時樞　時杞　時柟　時栟　時杲　時檮　時楷　時宷　時寀　時彬　時棌

丹陽侯叔前

秉義郎從之　贈武德郎寧之　左侍直孝之　秉節郎成之

公棨　右從事郎公嘩　深義郎公曄　承信郎公明　保義郎公旺　訓武郎公月　承節郎公寅　公愈　承節郎公愿　贈朝奉郎公整　忠翊郎公才　成忠郎公顯

彥寰　彥艮　彥倧　彥𣗥　彥景　彥榮　彥烝　彥鼎　彥齋　彥温　彥艮　彥遜　彥儉　彥恭　彥寬

誠夫　訓夫　謙夫　渶夫　滈夫　代夫　倘夫　倌夫　賢夫　謜夫　允夫　亮夫　亢夫　健夫　侍夫　側夫　述夫

時若　時賢　時堅　時轟　時萬　時耕

襄陽侯叔鱐

左侍禁僅之　西頭供奉官萬之　忠翊郞禮之　敦武郞匱之　忠訓郞佑之　成忠郞尙之　保義郞漢之　秉義郞銳之　深之　左班殿直襄之　三班奉直昌之　修武郞包之　成忠郞僨之

忠翊郞公華　忠訓郞公犖　公默　承信郞公老　公立　公彥　忠翊郞公劭

彥寀　彥強　彥霸　彥侑　彥家　彥宦　彥富　彥普

義夫　邂夫　遠夫　違夫　貴夫　覽夫　祕夫　裀夫　遺夫　範夫　秉夫　益夫

右淸道率府率克堪　右監門率府率克岐

敦武郞叔樓

成忠郞進之　宜之　格之　价之　道之　謂之

承信郞公勸　承信郞公劬　成忠郞公勇　從義郞公勱　公勤　公靡　公阢　公昭　公瞭　公量　公埶　公明　公暉

彥昇　彥時　彥曠　彥昭　彥定　彥安　彥寶　彥寔

廉夫　文夫　正夫　俊夫　信夫　优夫　僎夫　僨夫　儒夫　倞夫　伸夫

高密侯克偃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同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誤　北海郡公叔瓛　雲安侯叔豹　博陵侯叔鼐

右侍禁靜之　三班奉職琤之　三班奉職德之　內殿承制銳方　忠訓郎補之　三班借職反之　修武郎彖之

從義郎公福　公佗　公脩　忠翊郎公迪

彥仁　彥倆　彥密　彥偕　彥佳　彥佚

陽夫　郯夫　隆夫　洪夫　陶夫　訓夫　阡夫　隲夫　隨夫　陵夫　陝夫　澳夫　陵夫　阮夫　陘夫　廉夫　義夫　晦夫

武當侯公奐

和國公叔玩　廣平侯叔貽　益川侯叔羅

武節郎辨之　西頭供奉官藹之　西頭供奉官磊之　忠翊郎謙之　忠翊郎概之　三班奉職覺之　贈武經大夫貌之　蘊之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翔之　右班殿直慎之　直之　敦武郎輔之　左侍禁鼎之

承節郎公脩　公攸　公佃　朝請大夫公碩　從義郎公福　武經郎公客　公宕　迪功郎公珂

彥信　彥純　彥輔　彥置　彥羆　彥署　彥翚　武翼郎彥

啓夫　方夫

時寶　時琥

秉義郎義之　忠訓郎諮之　成忠郎丞之　贈武經郎共之
公釭　公閎　公俊　從義郎公仁
彥值　彥倚　彥脩　彥傳　彥俊　彥僤　彥黴　彥侵　彥譽　彥言　彥達　彥謝　彥迴　彥进　彥運　彥逸
鑽夫　銳夫　鎡夫　鏜夫　鉉夫　鈦夫　銖夫　鍬夫　鎬夫　錫夫　鎰夫　錕夫　鑄夫　鐳夫　賚夫　璟夫　敬夫　牧夫　致夫　敏夫　數夫　微夫　收夫
時昌　時保　時蕻　時溥　時慎　時博　時悁

贈左領軍衞將軍叔多　信都侯叔昂
秉義郎會之　右班殿直好之　右侍禁曦之　成忠郎明之
贈承議郎公傳　承信郎公傑　贈奉議郎公偉　公儫　成忠郎公堅　保義郎公岐　承信郎公川
彥進　彥邂　彥迸　彥迅　彥遠　彥越　彥建　彥邇　彥道　彥逮　彥迹　彥逿　彥述　彥遂　彥敷　彥崧　彥岷　彥成
數夫　磬夫　恠夫　汪夫　瀼夫　泗夫　漳夫　灃夫　巖夫　諒夫
時逑　時宓　時宕　時寶　時坦

忠訓郎會之
忠翊郎瞻之
保義郎公儀　彥逌
訓武郎公优
承信郎公舊
彥請
彥寓
彥謀　誢夫
彥譁　詛夫
彥禹
保義郎晤之
西染院使叔㯶
成忠郎贊之
公福
公壽
修武郎賁之
公裕
公祥
公社
公禧　彥運
彥遜
公祐
公祚
成忠郎慶之
保義郎賁之
承信郎贊之
贈奉議郎公格　彥修　頤夫
保信郎公遠　彥備
保義郎公氾　彥榛
彥撞
彥撣
彥扶　俊夫
彥抗
彥掠
保義郎

公閱
公闔　彥柯　元夫

宋史卷二百四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世系表第三十二

宗室世系二十七

申王房

申王諡恭裕德文	
樂平郡公承顯	
樂平郡王克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時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顒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包　贈右屯軍叔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頫　溫國公叔雉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揀之　左班殿直朴之　敦武郎析之　忠翊郎擇之　左班殿直據之　從義郎授之	
武翼郎公瑾　承節郎	
彥晅	

孝化郡公叔韋	
掇之　從義郎播之　從義郎擇之　忠訓郎撫之	忠翊郎揖之　成忠郎抗之　贈忠訓郎操之　成忠郎提之　三班借職瓊之　右班殿直元之　武翼郎航之　三班奉職綠之
公瑞　保義郎公琬　保義郎公璜　承信郎公璨　公倂　公璣　忠翊郎公玕　公璞　公琍	承節郎公席　公嶷　忠訓郎公茂
彥昭　彥瞷　彥曨　彥覗　彥洧　彥祉　彥澐　彥泌　彥汕　彥湨	彥飛　彥毀
寬夫　嶋夫　峒夫　柳夫　勳夫	義夫　啓夫

建安侯叔游
清源侯叔梵
武德郎叔賚

成忠郎鐈之
右班殿直鐈之
武翼大夫餗之
忠翊郎韡之
武節郎輈之
武翼郎柲之
韃之
從義郎欽之
從義郎銳之

右承務郎公塤
武經郎公堄
公鐸
公鐺
公
承節郎公檃
從義郎公倜
秉義郎公鏻
公雲
公援
公振
公抗
公提
從義郎公乾
承節郎公審

彥瓚
彥瑫
彥郛
彥犴
彥
彥魁
彥敢
彥邢
彥惕
彥性
彥愱
彥悟
彥悕

蘊夫
蔙夫
芥夫
炇夫
鏦夫
釘夫
端夫
墥夫
詷夫
訟夫
諫夫
警夫

時澗

淮南侯克恂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遇
崇國公叔諏

鏞之
鉞之
從義郎錫之
修武郎鏵之
右侍禁懥之
右班殿直康之
右侍禁廐之
武翼郎𢈪之
左侍禁𢊁之
贈武節

贈宣教郎公虒
公琇
通直郎公烜
成忠郎公悅
成忠郎公鍋
公𫊣
公昱
公逵
忠翊郎公种
公禮

彥
彥惐
彥怲
彥憒
彥懆
彥愖
彥悛
彥迄
彥退
彥途
彥逵
彥迦
彥邅
彥迹
彥适

侗夫
諜夫
繽夫
緎夫
締夫
瀶夫
涸夫

大夫庠之　敦武郎序之　修武郎鹿之　右班殿直廣之　右班殿直立之　修武郎澤之　忠翊郎廙之　修武郎成之

武節大夫公邏　承信郎公调　贈武翼大夫公高　公佐　保義郎公裕　公望　公儀　公亮　公亦　公高　公言　公佐　公德　公修　公褒　公益　忠訓郎公衡　公衎

彥迯　彥銧　彥濤　彥嘉　彥秫　彥材　彥繼　彥附　彥繩　彥戩

俌夫　佃夫　倮夫　價夫　佴夫　從夫　賢夫　茝夫　普夫　頭夫　軻夫

時復

威國公叔黔

修武郎原之　贈武經大夫犨之　贈武德郎晉之　朝散大夫本之

公傑　成忠郎公齊　武翼郎公儒　訓武郎公亮　忠訓郎公築　忠訓郎公事　武節郎公明　成忠郎公柔　忠翊郎公旦　贈朝散大夫公禮　將仕郎公師

彥悅　彥瑯　彥枯　彥稅　彥琦　彥增　彥瑋　彥㯺　彥瓔　彥郎　彥佃

夢夫　山夫　樵夫　誠夫　誌夫　謙夫　譓夫　說夫　訓夫　譯夫　像夫　佺夫　𡍩夫　㜃夫　婷夫　婷夫　碩夫　琻夫

時英　時奐　時宥　時宋　時寅　時窧　時窼

華陰侯克倫

漢東郡公叔鯖　廣平侯叔榮　右監門率府率叔楝　右監門率府率叔伽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樽　武經郎叔璐　武翼郎叔邠

右侍禁從之　右班殿直諴之　西頭供奉官崇之　右班殿直徽之　左班殿直衡之　衞之　獻之　峴之　旦之　晉之　通直郎澄之　修武郎貴之　承議郎勉之　修武郎直之

承節郎公說　公祁　承節郎公鄉　公邳　公鄙　公鄖

彥騂

淳夫

舒國公從恭傳承

奉化郡公克寶

武節郎叔迥　右侍禁叔威　內殿承制叔纓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玭　贈開府儀同三司叔瓤

宣教郎獻之　從事郎峴之　旦之　承節郎晉之　右通直郎浚之　成忠郎琰之　秉義郎漢之　承節郎淵之　承信郎淑之　修武郎嵩之

公甚　修武郎公鄉　承節郎公象　成忠郎公荀　公衍　公霞　奉直大夫公亮

彥直　彥烈　彥璘　彥璋　彥溢　彥瑜　彥忠　彥才　彥脩　彥發　彥桀

恢夫

榮國公叔巢　永國公克常
右監門率府率副叔與　漢東郡公叔邑
秉義郎昪之　東頭供奉官球之　武德郎琦之　右班殿直璿之　右班殿直堿之　忠訓郎琯之　武德大夫琉之　贈武德大夫述之
公持　公遷　忠翊郎公敏　公銑　忠翊郎公艦　忠翊郎公鍼　公讚　公瀾　訓武郎公峻　左朝請大夫公建　公齊
彥獻　彥瑒　彥瑁　彥玲　彥瑰　彥弘　彥清
柊夫　懼夫　鎰夫　錡夫　鋈夫　鉄夫　鎛夫　遜夫　沐夫　恤夫　奇夫

右金吾大將軍寧州防禦使
贈武德大夫遷之　教武郎遠之　修武郎遜之　武經大夫週之　右班殿
保義郎公鐩　從事郎公擇　訓武郎公璊　武義郎公遜　公球　公琳　武翼大夫公理
彥清　彥淨　彥路　彥淳　彥積　彥穆　彥　彥秩　彥戈　彥武　彥泌　彥鍔　彥鏢
特夫　感夫　杏夫　忻夫　萬夫　哲夫　訾夫　金夫　係夫　倚夫　信夫　倂夫　給夫　縺夫　繗夫　素夫
時忠　時駒　時裳　時邵　時遵　時嘉　時玐　時錀　時鏵　時鏻　時鏙　時鈵
若還　若遶　若迪　若璲　若沭　若淸　若淩

叔友　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叔巨　內殿承制叔璜　贈武翼郎叔纆

直僊之　忠翊郎佑之　三班奉職伏之　秉義郎倈之　右班殿直達之　右班殿直儁之　偉之　武節郎伉之　保義郎續之

公棨　從義郎公琰　武節郎公鋼　公复　公達　從義郎公緩

彥徇　彥僮　彥傑　彥震　彥瑭　彥惠　彥琨

憩夫　佺夫　佐夫　倓夫　倞夫　什夫

時岌　時學　時松　時桼　時榕　時滔　時渥　時沭　時淄

若煥　若烪　若炷　若爟　若樧　若椸　若燀　若烇　若埒　若熷　若㶑　若鑽　若鐏

嗣稧　嗣秄

武翼郎繹之

公傑　保義郎公　承信郎公瑕　承信郎公璘　公珍　承節郎公璀　公珨

彥枋　彥栝　彥棡　彥恭　彥閎　彥謹　彥許　彥誼　彥諱　彥謀　彥訓

訢夫　諸夫　縣夫　紟夫　璜夫　瑀夫　津夫　涇夫　禮夫　禕夫　福夫　忕夫　慷夫　輔夫　輞夫　矗夫　薦夫

時圩　時壕　時墳　時堵　時垩　時杅　時祿　時楮　時橡　時瀘　時邁　時祥　時瓊　時逾　時遷　時蓋　時衡　時萃　時璟　時瑚　時　時斑　時棫　時櫝　時棣

若櫄　若樵　若諔　若謗　若慬　若侒　若戇　若価　若僊　若倣

秉義郎經之　武翼郎謐之

承信郎公珪　承信郎公瑋　忠訓郎公琮　公進

彥諤　彥詒　彥諶　彥識　彥靜

儐夫　金夫　義夫　武夫　虞夫　胄夫　瑛夫　季夫　峻夫　墐夫　塚夫　堡夫　讖夫

時涼　時瀝　時浟　時津　時濬　時仍　時仟　時尚　時金　時偵　時節　時澤　時郈　時琊　時郚　時鄉　時鄧　時潛　時僥

若橫　若樺　若檠　若熇　若熜　若燁　若煌　若熆　若政　若致　若葦　若藥　若芹　若梟　若渠　若棠　若果　若膾

吉國公克務　博陵侯王承選

榮國公叔傳　武翼郎叔態　贈右武衛大將軍克丕　奉化郡公克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霍　朝散郎叔酬　武經郎叔倈

承節郎組之　約之　繩之　綬之　敦武郎營之　左班殿直隨之　武節郎艮之　修武郎升之　左班殿直賁之　敦武郎悅之

公廖　公持　公揚　公揩

彥訊　彥銓　彥深　彥蓺

茹夫　稷夫　崟夫　一夫　翕夫　晙夫　曦夫

時宴　時隱　時陽　時陵　時陝　時隱　時卽　時燀　時超

若堵　若遺

左班殿直叔擎　承節郎授之
武翼郎叔韜　武經郎微之　武訓郎公運　彥巩　濂夫　時㮤
滌夫　時櫺
渫夫　時金
彥珮　粟夫　時薷
蔬夫　時訢　若垈
東夫　時鍘
時錢
時浧
時洪
時汜　若鉺
時瀃　若鏶
彥珣　漣夫
彥璘　潔夫
彥湟　滓夫
淀夫
潒夫　時僑
時僕
時邠

武節郎叔璽　保義郎觀之
武顯大夫叔馮　忠翊郎勳之
脩武郎微之　保義郎公昉　濔夫
公服　泑夫
承信郎脩之　公明　彥　洏夫
潓夫
彥璹　賽夫　時燕
瘖夫　時晞
時聅
時䮷
承信郎公時　彥森　湝夫
彥棣
公曈　彥櫛　禩夫
彥杖　醴夫
彥壇

武節郎叔抗　保義郎𡪃之
㮇之
公瞓　彥焯　粲夫
彥樽
彥英
公晧　彥榆　湟夫
泌夫
涯夫
忠訓郎熚之　承直郎公果　彥澂　潙夫　時錕
時鍪
時鑒
彥塹　濼夫
浩夫
洑夫
渚夫
溙夫
灡夫
成忠郎公晏　彥檉　濫夫
瀆夫
㶟夫
彥堅　泟夫
澾夫
保義郎㷂之　公錠　彥華　鍪夫
鏨夫
彥珠　棐夫
彥琜　㙴夫
彥墉　發夫
彥玅　原夫
承信郎烜之　公鉢
承信郎公㪚　彥解　括夫
撩夫
櫧夫
邋夫
彥洎　垌夫

遂國公克皙
左班殿直叔杏 武翼郎叔趟 右侍禁叔菖
炳之 焜之 稹之 祐之
公秫 公㞒 公忻 公堪 公圯 公璹 公皡 公皎 公儫 公皈 公皡 公應 公慶 公庥
彥邈 彥鉊 彥錗 彥錀 彥鏐 彥鑛 彥鎣 彥躞 彥騣 彥繹 彥綿 彥給 彥緣 彥織
塭夫 癘夫 墭夫 晥夫 㦸夫 鐧夫 灌夫 晳夫 京夫 辛夫 侖夫 肙夫 會夫 龠夫 倉夫 効夫 佾夫 相夫
時漄 時偉 時褳 時栿 時梧 時輳 時瀉 時沞

樂平郡公承褾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克久 贈少傅克功
從義郎叔筒 忠翊郎叔潛 朝奉郎叔驥 右侍禁叔仿 左中奉大夫開國男叔峇
成忠郎禴之 忠翊郎祚之 礽之 禧之 越之 鐸之 鈇之 從義郎總之 將仕郎鉉之 錄之
承信郎公書 公育 公酉 公嗣 公趨 公正 迪功郎公盤 公赦
彥纉 彥申 彥芊 彥萃 彥禧 彥斝 彥卓 彥羣 彥篤 彥竺 彥芳 彥援 彥沔
德夫 櫚夫 立夫 衡夫 宮夫 盌夫 壼夫 沔夫 漩夫 滅夫 焰夫 瑀夫
時礫 時涀 時憻 時愔 時保 時椽
若垒

武陵侯宗敏

宣城侯士運

從義郎叔[illegible] 右監門率府率叔海 右班殿直叔術 右班殿直叔數 右侍禁叔蹻

承節郎璇之 鑑之 承節郎擬之

公昭 承節郎公晶

彥切 彥叶 彥勔

彨夫 瑳夫 僊夫 柏夫 裹夫 璲夫 馨夫 袂夫 丕夫 重夫 整夫

時熺 時焟 時烊 時翇 時烷 時炣 時炼 時焆 時熄 時煜 時煥 時烎 時㴬 時炶 時𤐣 時爋 時乾 時涆 時焞 時[illegible] 時搢

若埒 若壏 若壔 若垌 若塡 若堥 若璩 若㟁 若坐

承信郎拯之 援之 採之 承節郎林之 檄之 捷之 榛之 [illegible]之

公暐 公止 公真 公弗 公盡 公序 公澄 公臣 公昌 公晰 承信郎公譪 公諾 公詮 公大 公導 公 公義

彥璵 彥瓚 彥瓌 彥岂 彥宴 彥鼞 彥胄 彥汪 彥俤 彥份 彥俅 彥玤 彥襭 彥協 彥生 彥璣

格夫 鑌夫 靚夫 鈉夫 錠夫 瑨夫 玭夫 礌夫 璁夫 琛夫 玢夫 璠夫 倔夫

時沓 時𢡟 時擳 時埼 時硃 時璇 時碽 時闇

左班殿直叔憚

紀國公房

河東郡王承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克鎮　越國公克暢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稽　榮國公叔秦　彭城侯叔𨀬　武經郎叔眭　武經大夫叔繹

三班奉職丕之　從之　秉義郎潔之　左班殿直衡之　忠翊郎翼之　右侍禁賓之　從事郎叡之　成忠郎慶之　承義郎戩之　秉義郎隧之

公明　公正　公謹　公廉　公鼎　公進　公過　公遠

彥詵　彥照　彥獲　彥瑞　彥珛

信夫　立夫　東夫　亨夫　潛夫　浚夫

公邁　公適

彥瓊

莠夫

忠翊郎繹之　忠訓郎展之　成忠郎公顗　彥緒

忠訓郎公顥

忠翊郎現之　公秉　彥沖

武德郎叔晦　忠翊郎間之

右班殿直明之

成忠郎之

左班殿直叔俊

武翼郎叔儒　承義郎迂之　儒林郎公翊　彥埲　彥斅

榮國公克㬚　右侍禁叔起　左班殿直之　彥境

修武郎叔

右侍禁叔趡

右侍禁叔邐

敦武郎叔鑑　右從政郎華之　忠訓郎公允　公亮　彥槭

右班殿直叔超

右武衛大夫象州刺史克頌　眉州防禦使叔儋　承事郎慶之　三班殿職序之

英國公太子右

克	克盛　房陵郡公克趙　洋國公克依
叔	內率府副率叔珏　右班殿直叔潭　右朝散大夫叔寀　饒陽侯叔毅　武經大夫叔坟　武經大夫叔鄒　左班殿直叔呐
之	脩武郎忻之　惲之　贈宣教郎博之　付之　修武郎立之　秀之　武翼郎昌之　從義郎球之
公	公濟　修武郎公淑　公淮　訓武郎公涯　承信郎公滌　保義郎公譜　修職郎公韍　承信郎公信　忠翊郎
彥	彥尚　彥唯　彥占　彥谷　彥礪　彥启　彥或　彥珀　彥琺　彥適　彥濟　彥逡
夫	埜夫　垦夫　潮夫　侷夫

克	高密郡公克戒　建國公克一
叔	內殿承制叔寄　左班殿直叔富　成忠郎叔覼　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刺史叔閎　右班殿直叔禹　右班殿直叔鬻　修武郎叔仕　敦武郎叔梓
之	承節郎瑗之　成忠郎新之　右班殿直沂之　成忠郎昕之　杲之　寬之
公	公醒　忠翊郎公曙　成忠郎公納　秉義郎公捕　公訓　公玟　公湯　公膺
彥	彥付　彥愆　彥夷　彥勇　彥粹　彥符　彥晄　彥垂　彥崧　彥恭　彥翼　彥廣　彥聯　彥聰

欽國公克綏

右侍禁叔偃　左班殿直叔倘　敦武郎叔伻　秉義郎叔憧　武功郎叔燧　武德郎叔性　武節郎叔鵬

宿之　定之　革之　節之　武翼郎震之　秉義郎巽之　艮之　泰之　敦武郎猷之

公榮　公寧　秉義郎公璭　公玤　公球　公瑊　公璆　秉義郎公玥　成忠郎公玞　公琥　公理　公璀　保義郎公輸　公鏞　公鎵

彥　彥星　彥畚　彥明　彥昭　彥挺　彥隲　彥春　彥慶　彥回　彥喜　彥恭

嘉國公克施

左班殿直叔粹　左班殿直叔澁　贈右奉直大夫叔霽

敦武郎猷之　忠訓郎彪之　右通直郎龔之　右從政郎熙之　修武郎祥之　秉義郎學之　文林郎選之　中之

右迪功郎公沇　秉義郎公秀　公晉　忠翊郎公贊　公鑄　承節郎公仰　成忠郎公丙　承信郎公長　保義郎公習　公烈　公燾　忠翊郎公杞　公隨　公邑

彥俊　彥政　彥丙　彥褒　彥基　彥雲　彥雷　彥覺　彥忭　彥懮　彥英　彥㙉　彥撫　彥龔　彥敏　彥墳　彥槐

泰夫　亨夫　申夫　滋夫　深夫　言夫　行夫

		右迪功郎遂之	公宰		
			宣教郎公遹	彥俞	
				彥僉	
	修武郎叔巧	忠翊郎頤之	公偉		
			公意		
			公志		
		穎之	公朋	彥居	璧夫
					壅夫
				彥孱	
		保義郎頎之	承信郎公曜	彥湘	
				彥淋	
				彥深	
			公昔		
	朝奉郎叔浩	開之	公煥		
			從政郎公沔	彥寶	櫎夫
					橨夫
					櫝夫
漢東郡公克	右班殿直叔龍	訓之			
		鑒之			
	武經郎叔抗	逭之			
		逾之	公璹		
			公琮	彥敞	㝍夫
			公玐	彥珍	
			公球		
		遷之			
	秉義郎叔怡	節之			
	左班殿直叔壄				
	武節郎叔桂				
	右班殿直叔領				
彭城侯克端					

從義郎叔潼	織之	公悬	彥琓	窑夫
	承信郎樽之	承節郎公迨	彥璡	端夫
				塼夫
			彥珝	垓夫
		保義郎公過	彥犖	
			彥薰	
			彥闢	
	誠之	公連		
		修武郎公圪		
		公寧		
		公訓	彥孔	
			彥禹	崇夫
		公訦	彥祚	
			彥隅	
			彥接	
			彥櫍	
武翼郎叔堣	通直郎炎之	公振		
		保義郎公擕		
		承信郎公攬		
		公擇		
	保義郎坦之	從義郎公悅	彥路	
			彥璙	
			彥瀟	楝夫
		成忠郎公博	彥墉	
	武節郎㮛之	賜進士出身公擻		
		從事郎公摘		
	敦武郎績之	從政郎公鑑		
		公接		
		從政郎		

忠訓郎叔暘

成忠郎袤之

公揖

公損

公操

保義郎公捷

保義郎公擴

公拭

公揀

公扎

宋史卷二百四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太祖孝惠賀皇后　孝明王皇后
孝章宋皇后
太宗淑德尹皇后　懿德符皇后
明德李皇后　元德李皇后
真宗章懷潘皇后　章穆郭皇后
章獻明肅劉皇后　李宸妃
楊淑妃　沈貴妃
仁宗郭皇后　慈聖光獻曹皇后
張貴妃　苗貴妃
周貴妃　楊德妃
馮賢妃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

周人尊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蓋推本后稷之所自出以爲王跡之所由基也宋之興雖由先世積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爲宗社慮蓋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祐之治南渡而后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爲百王法程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垂裕之功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作后妃傳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父爽贈太師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既笄歸于宣祖治家嚴毅有禮法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燕國陳國二長公主周顯德中太祖爲定國軍節度使封南陽郡太夫人及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卽位尊爲皇太后太祖拜太后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嗚噎不能對太后固問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書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太后崩于滋德殿年六十諡曰明憲葬安陵神主祔享太廟乾德二年更諡昭憲合祔安陵

太祖孝惠賀皇后開封人右千牛衛率府率景思長女也性溫柔恭順動以禮法景思常爲軍校與宣祖同居護聖營晉開運初宣祖爲太祖聘焉周顯德三年太祖爲定國軍節度使封會稽郡夫人生秦國晉國二公主魏王德昭五年寢疾薨年三十建隆三年四月詔追册爲皇后乾德二年三月有司上諡曰孝惠四月葬安陵西北神主享于別廟神宗時與孝章淑德章懷並祔太廟

孝明王皇后邠州新平人彰德軍節度饒第三女孝惠崩周顯德五年太祖爲殿前都點檢聘后爲繼室后恭勤不懈仁慈御下周世宗賜冠帔封琅邪郡夫人太祖卽位建隆元年八月册爲皇后常服寬衣佐御膳善彈箏鼓瑟晨起誦佛書事杜太后得驩心生子女三人皆夭乾德元年十二月崩年二十二有司上諡翰林學士竇儀撰哀册文二年四月葬安陵之北神主享于別廟太平興國二年祔享太廟

孝章宋皇后河南洛陽人左衛上將軍偓之長女也母漢永寧公主后幼時隨

母入見周太祖賜冠帔乾德五年太祖召見復賜冠帔時偓任華州節度后隨
母歸鎮孝明后崩復隨母來賀長春節開寶元年二月遂納入宮爲皇后年十
七性柔順好禮每帝視朝退常具冠帔候接佐御饌太祖崩號開寶皇后太平
興國二年居西宮雍熙四年移居東宮至道元年四月崩年四十四有司上謚
權殯普濟佛舍三年正月祔葬永昌陵北命吏部侍郎李至撰哀冊文神主享
于別廟神宗時升祔太廟

太宗淑德尹皇后相州鄴人滁州刺史廷勛之女兄崇珂保信軍節度太宗在
周時娶焉早薨及帝卽位詔追冊爲皇后并謚葬孝明陵西北神主享于別廟
後升祔太廟

懿德符皇后陳州宛邱人魏王彥卿第六女也周顯德中歸太宗建隆初封汝
南郡夫人進封楚國夫人太宗封晉王改越國開寶八年薨年三十四葬安陵
西北帝卽位追冊爲皇后謚懿德享于別廟至道三年十一月詔有司議太宗
配宰相請以后配詔從之奉神主升祔太廟后姊周世宗后也淳化四年殂

明德李皇后潞州上黨人淄州刺史處耘第二女開寶中太祖爲太宗聘爲妃
既納幣會太祖崩至太平興國三年始入宮年十九雍熙元年十二月詔立爲
皇后后性恭謹莊肅撫育諸子及嬪御甚厚嘗生皇子不育至道二年封后嫡
母吳氏爲衞國太夫人後改封楚國及封后母陳氏爲韓國太夫人太宗崩真
宗卽位至道三年四月尊后爲皇太后居西宮嘉慶殿咸平二年宰相請別建
宮立名從之四年宮成移居之仍上宮名曰萬安景德元年崩年四十五謚明
德權殯沙臺三年十月祔葬永熙陵禮官請以懿德明德同祔太宗廟室以先
後爲次從之

李賢妃真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也太祖聞妃有容德爲太宗聘之開寶中
封隴西郡君太宗卽位進夫人生皇女二人皆早亡次生楚王元佐妃嘗夢日
輪逼己以裾承之光耀遍體驚而寤遂生真宗太平興國二年薨年三十四真
宗卽位追封賢妃又進上尊號爲皇太后有司上謚曰元德咸平三年祔葬永
熙陵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沆爲園陵使車駕詣普安院攢宮素服行禮拜伏
嗚咽命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撰哀冊神主祔別廟大中祥符元年追贈后
父英檢校太尉安國軍節度常山郡王母魏國太夫人大中祥符三年禮官趙
湘請以后祔太宗廟室真宗曰此重事也俟令禮官議之六年秋宰相王旦與
羣臣表請后尊號中去太字升祔太廟明德之次從之

真宗章懷潘皇后大名人忠武軍節度美第八女真宗在韓邸太宗爲聘之封
莒國夫人端拱二年五月薨年二十二真宗卽位追冊爲皇后謚莊懷葬永昌
陵之側陵名保泰神主享于別廟舊制后謚冠以帝謚慶曆中禮官言孝字連
太祖謚德字連太宗謚遂改莊爲章以連真宗謚云

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淳化四年真宗在襄邸太宗爲
聘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國真宗嗣位立爲皇后景德四年從幸西京還以疾
崩年三十二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
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
禮重及崩上深嗟悼禮官奏皇帝七日釋服特詔增至十三日太常上謚曰莊
穆靈駕發引命翰林學士楊億撰哀冊葬永熙陵之西北神主享于別廟以后
弟崇儀副使崇仁爲莊宅使康州刺史姪承慶承壽皆遷官大中祥符中封后
母高唐郡太夫人梁氏萊國太夫人仁宗卽位升祔真宗廟室改謚章穆

章獻明肅劉皇后其先家太原後徙益州爲華陽人祖延慶在晉漢間爲右驍
衞大將軍父通虎捷都指揮使嘉州刺史從征太原道卒后通第二女也初母
龐夢月入懷已而有娠遂生后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
以鍛銀爲業攜之入京師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因爲太
宗言之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宮指使張耆家太宗崩真宗卽位入爲美
人以其無宗族乃更以美爲兄弟改姓劉大中祥符中爲修儀進德妃自章穆
崩真宗欲立爲皇后大臣多以爲不可帝卒立之李宸妃生仁宗后以爲己子
與楊淑妃撫視甚至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
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傳引故實以對天禧四年帝久疾
居宮中事多決於后宰相寇準密議奏請皇太子監國以謀泄罷相用丁謂代

之。既而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廢后殺謂。復用準以輔太子。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詣謂告。謂夜乘犢車挾崇勳懷吉造樞密使曹利用謀。明日。誅懷政。貶準衡州司馬。於是詔皇太子開資善堂。引大臣決天下事。后裁制於內。真宗崩。遺詔尊后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謂等請太后御別殿。太后遣張景宗雷允恭諭曰。皇帝視事。當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於是請帝與太后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簾決事。議已定。太后忽出手書。欲禁中閱章奏。遇大事即召對輔臣。其謀出於丁謂。非太后意也。謂既貶。馮拯等三上奏。請如初議。帝亦以為言。於是始同御承明殿。百官表賀太后。哀慟。有司請制令稱吾。以生日為長寧節。出入御大安輦。鳴鞭侍衛如乘輿。令天下避太后父諱。羣臣上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太后。御文德殿受冊。天聖五年正旦。太后御會慶殿。羣臣及契丹使者班廷中。帝再拜跪上壽。是歲郊祀。前出手書諭百官。毋請加尊號。禮成。帝率百官恭謝如元日。七年冬至。天子又率百官上壽。范仲淹力言其非。不聽。九月。詔長寧節百官賜衣。天下賜宴。皆如乾元節。明道元年冬至。復御文德殿。有司陳黃麾仗。設宮架登歌二舞。明年。帝親耕耤田。太后亦謁太廟。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齋于廟。質明。服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劍。冠儀天。前後垂珠翠十旒。薦獻七室。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加上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太后。是歲崩。年六十五。謚曰章獻明肅。葬于永定陵之西北。舊制。皇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后始。追贈三世皆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父封魏王。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有節。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髲鬄。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時潤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亦請帕首。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婦。寧可比耶。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入香京挺以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絁繻練裙。侍者見仁宗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得學。先是。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有漕臣劉綽者。自京西還。言在庾有出剩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豈因獻羨餘進哉。后稱制凡十一年。自仁宗即位。乃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史。以輔其德。於是設幄崇政殿之西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丁謂曹利用既以侮權貶竄。而天下惕然畏之。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兄子從德死。姻戚門人廝役拜官者數十人。御史曹修古楊偕郭勸段少連論奏。太后悉逐之。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備。上春秋長。猶不知為宸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焉。及不豫。帝為大赦。悉召天下醫者馳傳詣京師。諸嘗為太后謫者皆內徙。死者復其官。其後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以為言。上曰。此朕所不忍聞也。下詔戒中外毋輒言。於是泰寧軍節度使錢惟演請以章獻章懿與章穆並祔真宗室。詔三省與禮院議。皆以謂章穆皇后位崇中壼。已祔真宗廟室。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明肅處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貴。功德莫與為比。謂宜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饗。一用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以崇世享。翰林學士馮元等請以奉慈為名。詔依。慶曆五年。禮院言。章獻章懿二后。請遵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同祔太宗廟室故事。遷祔真宗廟。詔兩制議。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議。請遷二后祔序於章穆之次。從之。

李宸妃。杭州人也。祖延嗣。仕錢氏。為金華縣主簿。父仁德。終左班殿直。初入宮。為章獻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為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封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進才人。後為婉儀。仁宗即位。為順容。從守永定陵。章獻太后使劉美張懷德為訪其親屬。得其弟用和。補三班奉職。初。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為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即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為妃所出也。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

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廟曰奉慈又即景靈宮建神御殿曰廣孝慶曆中改謚章懿升祔太廟拜用和爲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寵賚甚渥既而追念不已顧無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瑋

楊淑妃益州郫人祖瑫父知儼知儼弟知信隸禁軍爲天武副指揮使妃年十二入皇子宮眞宗即位拜才人又拜婕妤進婉儀仍詔婉儀升從一品位昭儀上帝東封西祀凡巡幸皆從章獻太后爲修儀妃與之位幾埒而妃通敏有智思奉順章獻無所忤章獻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爲己間後加淑妃眞宗崩遺制以爲皇太后始仁宗在乳褓章獻使妃護視凡起居飲食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及帝即位嘗召其姪永德見禁中欲授以諸司副使妃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更命爲右侍禁章獻遺誥尊爲皇太后居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刪去遺誥同議軍國事語第存后號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後名其所居宮曰保慶稱保慶皇太后景祐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三殯於皇儀殿帝思其保護之恩命禮官議加服小功初仁宗未有嗣后每勸帝擇宗子近屬而賢者養于宮中其選即英宗也英宗立言者謂禮慈母於子祭於孫止請廢后廟瘞其主園陵英宗弗欲遽也詔下有司議未上會帝崩遂罷后父祖皆累贈至一品知信贈節度使知信子景宗見外戚傳

沈貴妃宰相倫之孫父繼宗光祿少卿大中祥符初以將相家子被選初爲才人歷美人婕妤充媛至德妃爲人淑儉不華帝亦以妃家世故待之異衆長秋虛位帝欲立之有從中沮之者不果嘉祐末進貴妃熙寧九月薨年八十三許出殯其家車駕臨奠輟視朝三日謚昭靜

仁宗郭皇后其先應州金城人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也天聖二年立爲皇后初帝寵張美人欲以爲后章獻太后難之后既立而頗見疏其後尙美人楊美人俱幸數與后忿爭一日尙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入內都知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亦以前罷相怨后乃曰古亦有之后遂廢詔封爲淨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居長樂宮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御史范仲淹段少連等十人伏閤言后無過不可廢道輔等俱被黜責景祐元年出居瑤華宮而尙美人亦廢於洞眞宮入道楊美人別宅安置又賜后號金庭教主沖靜元師後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愴惋帝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屬小疾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薨中外疑閻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上深悼之追復皇后而停謚冊祔廟之禮

慈聖光獻曹皇后眞定人樞密使周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冊爲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即禽滅閤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淸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張妃怙寵上僭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懌而輟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

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紀綱要。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明年夏，帝疾益愈，即命撤簾還政。帝持書久不下，及秋始行之。敕有司崇峻典禮，以弟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名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覽，每先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矚，間親持膳飲以食帝。外家男子舊毋得入謁，后春秋高，佾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佾侍帝，帝復爲請，乃許之。因偕詣后閤，少焉，帝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晚得水疾，侍醫莫能治。元豐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崩，年六十四。帝推恩曹氏，拜佾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有司上謚，葬于永昭陵。

張貴妃，河南永安人也。祖頴，進士第，終建平令。父堯封，亦舉進士，爲石州推官卒。時堯封兄堯佐補蜀官，堯封妻錢氏求挈孤幼隨之官，堯佐不收恤，以道遠辭。妃幼無依，錢氏遂納于章惠皇后宮。稍長，得幸，有盛寵。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勢動中外。慶曆元年，封清河郡君，歲中爲才人，遷修媛。忽被疾，曰：「妾姿薄，不勝寵名，願爲美人。」許之。皇祐初，進貴妃。後五年薨，年三十一。仁宗哀悼之，追冊爲皇后，謚溫成。追封堯封清河郡王，謚景思，而堯佐因緣僥倖，致位通顯云。

苗貴妃，開封人。父繼宗，母許，先爲仁宗乳保，出嫁繼宗。帝登位，得復通籍。妃以容德入侍，生唐王昕、福康公主，封仁壽郡君，拜才人、昭容、德妃。英宗育於禁中，妃擁佑頗有恩，既踐祚，酬其前勞，進貴妃，贈其父至太師、吳國公，母陳楚國夫人。福康下嫁，當馳恩外家，抑不肯言。元祐六年薨，年六十九。哲宗輟朝，出奠發哀苑中，謚曰昭節。

周貴妃，開封人。生四歲，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爲女。稍長，遂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公主下嫁錢景臻、郭獻卿，連進至賢妃。徽宗立，加貴妃，歷五朝，勤約一致。啓壽藏於周氏塋南，傍建僧屋，費緡錢六萬，皆貯儲奉賜。郭公主先亡，詔許出外第，與親戚相往來。年九十三薨，謚昭淑。

楊德妃，定陶人。天聖中，以章獻太后姻連，選爲御侍，封原武郡君，進美人。端麗機敏，妙音律、組紃、書藝，一過目如素習。父忠爲侍禁，仁宗欲加擢，辭曰：「外官當積勞以取貴，今以恩澤儌倖，恐啓左右請謁之端。」帝悅，命徙居肅儀殿，贈其祖貴州刺史，而官其叔弟五人。積與郭后不相能，后既廢，妃亦遺出，後復召爲婕妤，歷修媛、修儀。熙寧五年薨，年五十四，贈德妃。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炳，知雜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以良家女九歲入宮，及長，得侍仁宗，生邢、魯國二公主，封始平郡君。帝將登其品秩，力辭不拜。養女林美人得幸神宗，生二王而沒，王尚幼，妃保育如己子。累加才人、婕妤、修容。在禁掖幾六十年，始終五朝，動循禮度。薨年七十七，贈賢妃。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勳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妃姊也，故后少鞠宮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頵、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

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絶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制立爲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毋輒入又陰敕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祚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亡狀者戒中外毋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逭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主戒其臣下復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奏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爲常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尙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耶若復爾吾卽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絶力行故事抑絶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舜元祐八年九月屬疾崩年六十二後二年章惇蔡卞邢恕始造爲不根之謗皇太后太妃力辨其誣事乃已語在恕傳至高宗時昭暴惇卞恕罪褒錄后家贈曹夫人爲魏魯國夫人第士遜士林及公繪公紀皆追王擢從孫世則節度使他受恩者又十餘人云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考證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傳母曹氏慈聖光獻妃姊也○臣蒲封按慈聖皇后未嘗爲妃此誤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神宗欽聖獻肅向皇后　欽成朱皇后
欽慈陳皇后　林賢妃
武賢妃
哲宗昭慈孟皇后　昭懷劉皇后
徽宗顯恭王皇后　鄭皇后
王貴妃　韋賢妃
喬貴妃　劉貴妃
欽宗朱皇后
高宗憲節邢皇后　憲聖慈烈吳皇后
潘賢妃　張賢妃
劉貴妃　劉婉儀
張貴妃
孝宗成穆郭皇后　成恭夏皇后
成肅謝皇后　蔡貴妃
李賢妃
光宗慈懿李皇后　黃貴妃
寧宗恭淑韓皇后　恭聖仁烈楊皇后
理宗謝皇后
度宗全皇后　楊淑妃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于潁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為皇后。帝不豫，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之。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敕向族勿以女實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換閤職及為選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王。章惇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惇所斥逐賢大夫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纔六月，即還政。明年正月崩，年五十六。帝追念不已，乃數加恩兩舅，宗良、宗回皆位開府儀同三司，封郡王，而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列王爵，非常典也。

欽成朱皇后，開封人。父崔傑，早世，母李更嫁朱士安，后鞠於所親任氏。熙寧初，入宮為御侍，進才人、婕妤，生哲宗及蔡王似、徐國公主，累進德妃。哲宗即位，尊為皇太妃。時宣仁、欽聖二太后皆居尊，故稱號未極。元祐三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尋繹故實，務致優隆。於是輿蓋、仗衛、冠服，悉侔皇后。紹聖中，欽聖復命即閤建殿，改乘車為輿，出入由宣德東門，百官上牋稱殿下，名所居為聖瑞宮。贈崔、任、朱三父皆至師保。徽宗立，奉禮尤謹。崇寧元年二月薨，年五十一。追冊為皇后，上尊謚，陪葬永裕陵。

欽慈陳皇后，開封人。幼穎悟莊重，選入掖庭為御侍，生徽宗，進美人。帝崩，守陵殿，思顧舊恩，毀瘠骨立，左右進粥藥，揮使去，曰：「得早侍先帝，願足矣。」未幾薨，年三十二。建中靖國元年，追冊為皇太后，上尊謚，陪葬永裕陵。

林賢妃，南劍人，三司使特之孫，司農卿洙之女，幼選入宮，既長，遂得幸，封永嘉郡君，升美人，生燕王俁、越王偲、邢國公主，進婕妤。元祐五年薨，詔用一品禮葬，贈貴儀，又贈賢妃。

武賢妃，始以選入宮。元豐五年，進才人，生吳王似、賢和公主，歷美人、婕妤。徽宗即位，進昭儀、賢妃。大觀元年薨，乘輿臨奠，輟朝三日，謚曰惠穆。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洺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初，哲宗既長，宣仁高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宣仁及欽聖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

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策使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閤門祗候在為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久之劉婕妤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坐有慍色從者為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撤婕妤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為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於帝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堅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及己乃以奏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敦逸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誤我元符末欽聖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為言者即命以官於是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遹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義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徽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圍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為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㒟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即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尊后為元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宮名遂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揚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揚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為扈從統制踰年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子太后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事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請太后力拒之帝聞事急詔禪位元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非請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太后召見勉令世忠速來以清巖陛梁氏馳入世忠軍諭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懼朱勝非等誘以復辟命王世修草狀進呈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札趣帝還宮即欲撤簾帝令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聞張浚忠義欲一見之帝為召浚至禁中承議郎馮轓嘗貽書苗傅勸復辟上未之知太后白其事轓得遷秩

帝幸建康命僉書樞密院事鄭瑴衞太后繼發比至帝率羣臣迎于郊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衞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讞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衞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珏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宮人溺死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旣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卽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爲備金人遂自大冶縣徑趣洪州康珏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康珏俱遁兵衞不滿百遂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中書舍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衞軍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鬬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衆圍城康珏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新乃去帝聞罷康珏命盧益李回代之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迎歸太后至越帝親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臣治狀入宮禁中嘗微苦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符呪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敢復聞此語耶立命出之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聞之悚然後迺更修神宗哲宗實錄始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宣教郎范燾與忠厚有憾誣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於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卽治其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四月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遺命擇地攢殯俟軍事寧歸葬園陵帝詔曰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凡喪祭用母后臨朝禮上尊號曰昭慈獻烈皇太后推恩外家凡五十人殯于會稽上皇村祔神主于哲宗室位在昭懷皇后上三年改諡昭慈聖獻后性節儉謙謹有司月供千緡而止幸南昌斥賣私絹三千匹充費尋詔文書應奏者避后父名不許羣臣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忠厚直顯謨閣臺諫給舍交章論列后聞卽令易武命學士院降詔戒敕忠厚等不得預聞朝政通貴近至私第謁見宰執以恩澤當得官者近八十員后未嘗陳請初后受冊日宣仁太后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昭懷劉皇后初爲御侍明豔冠後庭且多才藝由美人婕妤進賢妃生一子二女有盛寵能順意奉兩宮時孟后位中宮后不循列妾禮且陰造奇語以售謗內侍郝隨劉友端爲之用孟后旣廢后竟代焉右正言鄒浩上疏極諫坐竄徽宗立冊爲元符皇后明年尊爲太后名宮崇恩帝緣哲宗故曲加恩禮后以是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逼卽簾鉤自縊而崩年三十五

徽宗顯恭王皇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元符二年六月歸于端邸封順國夫人徽宗卽位冊爲皇后生欽宗及崇國公主后性恭儉鄭王二妃方亢寵后待之均平巨閹妄意迎合誣以闇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卽秘獄參驗略無一跡獄止后見帝未嘗一語輒及帝憮然憐之大觀二年崩年二十五諡曰靜和葬裕陵之次紹興中始祔徽宗廟室改上今諡云

鄭皇后開封人也父紳始爲直省官以后貴累封太師樂平郡王后本欽聖殿押班徽宗爲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供侍及卽位遂以二人賜之后自入宮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崇寧初封賢妃遷貴妃有異寵徽宗多賚以詞章天下歌之王皇后崩政和元年立爲皇后將受冊有司創製冠服后言國用未足冠珠費多請命工改製妃時舊冠又乞罷黃麾仗小駕鹵簿等儀從之恩澤皆弗陳請時族子居中在樞府后奏外戚不當預國政必欲用之且令充妃職帝爲罷居中居中復用后歸寧還言居中與父紳相往還人皆言其招權市賄乞禁絕許御史奏劾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劉貴妃薨帝思之不已將追冊爲后后卽奏妃乃其養子乞別議褒崇之禮帝大喜欽宗受禪尊爲太上皇后遷居寧德宮稱寧德太后從上皇幸南京金師退先歸時用事

者言上皇將復辟於鎮江人情危駭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欽宗嚴備帝不從出郊迎后於是兩宮歡甚洽上皇聞之即罷如洛之議汴京破從上皇幸青城北遷留五年崩于五國城年五十二紹興七年何蘇等使還始知上皇及后崩高宗大慟詔立重成服諡顯肅后親族各遷官有差祔主徽宗室以閏哀日爲大忌梓宮歸入境承之以槨納翬衣其中與徽宗合攢于會稽永祐陵先是后至金嘗訴于粘罕曰妾得罪當行但妾家屬不預朝政乞留不遣粘罕許之故紳得歸后既行紳亦以是年薨諡僖靖家屬流寓江南高宗憐之詔所在尋訪賜官有鄭藻者后近屬也紹興中帶御器械用后祔廟恩拜隴州防禦使凡四使金歷官至保信軍節度使加太尉卒追封榮國公諡端靖

王貴妃與鄭后俱爲押班徽宗立封平昌郡君進位至貴妃生鄆王楷莘王植陳王機惠淑康淑順德柔福沖懿帝姬政和七年九月薨諡曰懿肅

韋賢妃開封人高宗母也初入宮爲侍御崇寧末封平昌郡君大觀初進婕妤累遷婉容高宗在康邸出使進封龍德宮賢妃從上皇北遷建炎改元遙尊爲宣和皇后封其父安道爲郡王官親屬三十人由是遣使不絕紹興七年徽宗及鄭皇后崩聞至帝號慟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耳翰林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請遙尊爲皇太后從之已而太常少卿吳表臣請依嘉祐治平故事俟三年喪畢然後舉行乃先降御札播告天下后三代俱追封王帝以后久未歸每顰蹙曰金人若從朕請餘皆非所問也王倫使回言金人許歸后未幾金人遣蕭哲來亦言后將歸狀遂豫作慈寧宮命莫將韓恕爲奉迎使十年以金人猶未歸后乃遙上皇太后冊寶於慈寧殿是後生辰至朔皆遙行賀禮洪皓在燕求得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遣使百輩不如一書遂加微官金人遣蕭毅邢具瞻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毅等還帝又語之曰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爲虛文命何鑄曹勛報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動鑄等至金國首以后歸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勛再三懇請金主始允鑄等就館館伴耶律紹文來言金主許從所請洪皓聞之先遣人來報鑄等還具言其實遂命參政王次翁爲奉迎使金人遣其臣高居安完顏宗賢等扈從以行十二年四月次燕山自東平舟行由清河至楚州既渡淮命太后弟安樂郡王韋淵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迎于道帝親至臨平奉迎普安郡王宰執兩省三衙管軍皆從帝初見太后喜極而泣八月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先是以梓宮未還詔中外輟樂至是慶太后壽節始用樂謁家廟親屬遷官幾二千人太后聰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宮太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時方暑金人憚行太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間言太后在北方聞韓世忠名次臨平呼世忠至簾前慰勞還宮帝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朝宜早恐妨萬幾又嘗謂兩宮給使宜令通用不然則有彼我之分而使人間言易以入也時皇后未立太后屢爲帝言帝請降手書太后曰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當預將行冊命承平典禮悉能記之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六十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毋令太后知第來白朕十九年太后年七十正月朔即宮中行慶壽禮親屬各遷官一等太后微恙累月不出殿門會牡丹盛開帝入白太后欣然步至花所因留宴竟日盡歡翌日以諭宰執后苦目疾募得醫皇甫坦治即愈二十九年太后壽登八十復行慶禮親屬進官一等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貢士已上父母年八十者悉官封之九月得疾上不視朝赦輔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赦天下減租稅俄崩于慈寧宮諡曰顯仁攢于永佑陵之西祔神主太廟徽宗室親屬進秩者十四人授官者三人太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太后易令用塗金宮中賜予不過三數千所得供進財帛多積於庫至是喪葬之費皆仰給焉然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還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喬貴妃初與高宗母韋妃俱侍鄭皇后結爲姊妹約先貴者毋相忘既而貴妃

得幸。徽宗遂引韋氏二人，愈相得。二帝北還，貴妃與韋氏俱。至是，韋妃將還，貴妃以金五十兩贈喬，居安曰：「薄物不足爲禮，願好護送姊還江南。」復舉酒酹韋氏曰：「姊善重保護，歸即爲皇太后，妹無還期，終死於朔漠矣。」遂大慟以別。

劉貴妃，其出單微，入宮，即大幸，由才人七遷至貴妃。生濟陽郡王棫、祁王模、信王榛。政和三年秋，薨。先是，妃手植芭蕉於庭，曰：「是物長，吾不及見矣。」已而果然。左右奔告帝，帝初以其微疾，不經意，趣幸之，已薨矣。始大悲惻，特加四字謚曰明達懿文，敘其平生，紘諸樂府。又欲踵溫成故事，追崇，使皇后表請，因冊贈爲后，而以明達謚焉。時又有安妃劉氏者，本酒保家女，初事崇恩宮，宮罷，出居宦者何訢家。內侍楊戩譽其美，復召入。妃以同姓，養爲女，遂有寵，爲才人，進至淑妃，生建安郡王模、嘉國公椅、英國公㮙、和福帝姬。政和四年，加貴妃，朝夕得侍上，擅愛顓席，嬪御爲之稀進。擢其父劉宗元節度使。妃天資警悟，解迎意合旨，雅善塗飾，每製一服，外間即倣之。林靈素以技進，目爲九華玉真安妃，肖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年三十四。初謚明節和文，旋用明達近比，加冊贈爲皇后，葬其園之西北隅。帝悼之甚，後宮皆往唁，帝相與毀泣，崔妃獨左視無戚容。帝悲怒，疑其爲厭蠱。卜者劉康孫緣妃以進，喜妄談休咎，捕送開封獄。醫曹孝忠侍疾無狀，閤內侍王堯臣坐盜金珠及出金明池游宴事，併鞫治。獄成，同日誅死，遂廢崔妃爲庶人。崔生漢王椿及帝姬五人云。

欽宗朱皇后，開封祥符人，父伯材，武康軍節度使。欽宗在東宮，徽宗臨軒備禮，冊爲皇太子妃。欽宗即位，立爲皇后，追封伯材爲恩平郡王。后既北遷，不知崩聞。慶元三年，上尊號，謚仁懷，祔于太廟欽宗室，推恩后家十五人。五年，奉安神御于景靈宮。兄二人：孝孫，靖康中，以節鉞換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孝章，一曰孝莊，官至永慶軍承宣使，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高宗憲節邢皇后，開封祥符人。父煥，朝請郎。高宗居康邸，以婦聘之，封嘉國夫人。王出使，夫人留居蕃衍宅。金人犯京師，夫人從三宮北遷。上皇遣曹勛歸，夫人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吾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王憐之，及即位，遙冊爲皇后，官后親屬二十五人。紹興九年，后崩于五國城，年三十四，金人祕之。高宗虛中宮以待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鑾，始得崩聞，上爲輟朝，行釋服之祭，謚懿節，祔主于別廟。紹興十二年八月，后梓宮至，攢于聖獻太后梓宮之西北。帝思后，殊慘不樂。皇后吳氏知帝意，乃請爲其姪珣、瑶婚邢氏二女，以慰帝心。淳熙末，改謚憲節，祔高宗廟。

憲聖慈烈吳皇后，開封人。父近，以后貴，累官武翼郎，贈太師，追封吳王，謚宣靖。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獨放一花，殊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人謂侍康之徵。王即帝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后頗知書，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入問帝所在，后紿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封和義郡夫人。還越，進封才人。后益博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至，與張氏並爲婉儀，尋進貴妃。顯仁太后回鑾，亦愛后。憲節皇后崩聞至，秦檜等累表請立中宮，太后亦爲言。紹興十三年，詔立貴妃爲皇后。帝御文德殿授冊，后即穆清殿廷受之。追王三代，親屬由后官者三十五人。顯仁太后性嚴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坐右爲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育之。后時爲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更名璩。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爲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還居德壽宮。孝宗即位，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月朔，朝上皇畢，入見后，如宮中儀。乾道七年，加號壽聖明慈。淳熙二年，以上皇行慶壽禮，復加壽聖齊明廣慈之號。十年，以后年七十，親屬推恩有差。十二年，加尊號曰備德。上皇崩，遺詔改稱皇太后。帝欲迎還大內，太后以上皇几筵在德壽宮，不忍舍去，因名所御殿曰慈福，居焉。光宗即位，更號壽聖皇太后，以壽皇故，不稱太皇太后也。帝嘗言及用人，后曰：「宜崇尚舊臣。」紹熙四年，后壽八十，帝乃覲后奉冊禮，加尊號曰隆慈備福。五年正月，帝率羣臣行慶壽禮，嘉王侍側，后勉以讀書、辨邪正、立綱常爲先。夏，孝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時光宗疾未平，不能執喪，宰臣請垂簾主喪事，后不可，已

而宰執請如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樞密趙汝愚請於梓宮前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爲皇帝翌日冊夫人韓氏爲皇后撤簾慶元元年加號光祐還居重華宮汝愚後以譴死中書舍人汪義端目汝愚爲李林甫欲併逐其黨太后聞而非之三年十月后寢疾詔禱天地宗廟社稷大赦天下踰月而崩年八十三遺誥太上皇帝疾未痊瘉宜於宮中承重皇帝服齊衰五月以日易月詔服期年喪謚曰憲聖慈烈攢祔于永思陵

潘賢妃開封人元懿太子母也父永壽直翰林醫局官高宗居康邸時納之邢后北還妃未有位號帝即位將立爲后呂好問諫止之立爲賢妃太子薨從隆祐太后于江西踰年還紹興十八年薨永壽贈太子少師

張賢妃開封人建炎初爲才人有寵進婕妤帝欲擇宗室子養禁中輔臣問帝以宮中可付託者誰耶帝曰已得之矣意在婕妤已而伯琮入宮年尚幼婕妤與潘賢妃吳才人方環坐以觀其所向時賢妃新失皇子意忽忽不樂婕妤手招之遂向婕妤帝因命婕妤母之是爲孝宗尋遷婉儀十二年卒上爲輟朝二日贈賢妃弟莘閤門宣贊舍人妃薨遷秩二階

劉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遷才人累遷婕妤婉容紹興二十四年進貴妃頗恃寵驕侈嘗因盛夏以水晶飾腳踏帝見之命取爲枕妃懼撤去之淳熙十四年薨父懋累官昭慶軍節度使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興懋子允升紹興末爲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奉使還遷荊州防禦使福州觀察使

劉婉儀初入宮封宜春郡夫人尋進才人與劉婉容俱被寵進婉儀婉儀頗恃恩招權嘗遣人諷廣州番商獻明珠香藥許以官爵舶官林孝澤言于朝詔止其獻金人將叛盟劉錡主戰幸醫王繼先從中沮之因謀誅錡帝不懌一日在婉儀位有憂色婉儀陰訪得其言以寬譬帝意帝怪與繼先言合詰之婉儀急具以實對帝大怒託以他過廢之兄伉累官和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婉儀既廢乃與祠罷歸

張貴妃開封祥符人初入宮封永嘉郡夫人乾道六年進婉容淳熙七年封太上皇淑妃十六年進貴妃紹熙元年薨美人馮氏才人韓氏吳氏李氏王氏俱被寵幸後皆廢吳氏中宮近屬也紹興三十年復故封李氏王氏俱明豔淳熙末上皇愛之及崩憲聖后見二才人每感憤孝宗即追告命許自便蓋非常制云

孝宗成穆郭皇后開封祥符人奉直大夫直卿之女孫其六世祖爲章穆皇后外家孝宗爲普安郡王時納郭氏封咸寧郡夫人生光宗及莊文太子愭魏惠憲王愷邵悼肅王恪紹興二十六年薨年三十一追封淑國夫人三十一年用明堂恩贈福國夫人既建太子追封皇太子妃及受禪追冊爲皇后謚恭懷尋改安穆及營阜陵又改成穆祔孝宗廟父瑊累官昭慶軍承宣使追封榮王孝宗待郭氏恩禮彌厚然不假外戚以官爵后弟師禹師元官不過承宣使師元不及建節而卒將內禪師禹始除節度使光宗朝官至太保封永寧郡王

成恭夏皇后袁州宜春人曾祖令吉爲吉水簿夏氏初入宮爲憲聖太后閤中侍御普安郡王夫人郭氏薨太后以夏氏賜王封齊安郡夫人即位進賢妃踰年奉上皇命立爲皇后乾道二年謁家廟親屬推恩十一人三年崩謚安恭寧宗時改謚成恭初后之生也有異光穿室父協奇之及長以姿納宮中久之父居益困及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翁亡后始貴訪得其弟執中補承信郎閤門祗候未幾遷右武郎閤門宣贊舍人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寧宗即位加少保踰年卒于家初執中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弗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誦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環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賜賚甚渥嘗爲館伴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焉及長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進婉容踰年進貴妃成恭皇后崩中宮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意尋遣張去爲傳旨立貴妃爲皇后復姓謝氏親屬推恩者十人光宗受禪上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爲皇太

后慶元初加號惠慈嘉泰二年加慈佑太皇太后三年崩謚成肅攢祔于永阜陵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澣濯爾宜崇儉抑遠驕後後歷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光宗朝遷果州團練使寧宗立轉萊州防禦使擢知閤門事仍幹辦皇城司三遷至保信軍節度使尋加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成肅皇后以遺誥賜淵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僦緡日十千後累陞三少封和國公嘉定四年薨贈太保

蔡貴妃初入宮爲紅霞帔封和義郡夫人進婉容淳熙十年冬拜貴妃十二年秋薨父滂宜春觀察使

李賢妃初入宮爲典字轉通義郡夫人進婕妤淳熙十年卒贈賢妃時李燾在經筵嘗諫省後宮費帝曰朕老矣安有是近葬李妃用三萬緡耳帝雖在位久後宮寵幸無著聞者

光宗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女初后生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封榮國夫人進定國夫人乾道四年生嘉王七年立爲皇太子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即位冊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矣后益驕奢封三代爲王家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邪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其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慶元六年崩年五十六謚慈懿

黃貴妃淳熙末在德壽宮封和義郡夫人光宗爲皇太子傍無侍姬上皇以夫人賜之遂專寵即位拜貴妃紹熙二年冬十一月爲皇后李氏所殺帝聞而成疾又有張貴妃亦舊侍東宮次婕妤符氏後出嫁於民間

寧宗恭淑韓皇后相州人其六世祖爲忠獻王琦初后與姊俱被選入宮后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平陽郡邸封新安郡夫人進崇國夫人王受禪冊夫人爲皇后后父同卿由知泰州陞揚州觀察使母莊氏封安國夫人慶元六年崩謚恭淑同卿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慶元五年卒贈太師謚恭靖同卿季父侂胄自以有定策功聲勢熏灼同卿每懼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爲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同卿沒一年而后崩侂胄竟敗人始服其善遠權勢云同卿子竢后兄也官至承宣使

恭聖仁烈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慶元元年三月封平樂郡夫人三年四月進封婕妤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帝竟立之次山客王夢龍知其謀密以告后后深銜之與次山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曮入奏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

稷帝不答后從傍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泄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禮部尚書衞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鎡皆預其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槌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侂胄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后既誅侂胄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彌遠爲丞相既信任於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竑指輿地圖示美人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於此地美人以告彌遠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腹心走白彌遠彌遠大懼陰蓄異志欲立他宗室子昀爲皇子遂陰與昀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是夜凡七往反后終不聽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爲皇子即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寶慶二年十一月戊寅加尊號壽明紹定元年正月丙子復加慈睿四年正月后壽七十帝率百官朝慈明殿加尊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十二月辛巳后不豫詔禱祠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赦天下五年十二月壬午崩于慈明殿壽七十有一諡恭聖仁烈次山官至少保封永陽郡王次山二子谷封新安郡王石永寧郡王自有傳姪孫鎮尚理宗女周漢公主官至左領軍衞將軍駙馬都統宗鳳孫等皆任通顯云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父渠伯祖深甫后生而黧黑瞖一目渠伯早卒家產益破壞后嘗躬親汲飪初深甫爲相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瞖又藥去目瞖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遂定立后初封通議郡夫人寶慶三年九月進貴妃十二月冊爲皇后后既立賈貴妃專寵貴妃薨閻貴妃又以色進后處之裕如略不介懷太后深賢之而帝禮遇益加焉開慶初大元兵渡江理宗議遷都平江慶元后諫不可恐搖動民心乃止理宗崩度宗立咸淳三年尊爲皇太后號壽和聖福進封三代父渠伯魏王祖深甫曾祖景之皆魯王宗族男女各進秩賜封賞賚有差度宗崩瀛國公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太后年老且疾大臣屢請垂簾同聽政彊之乃許加封五代太后以兵興費繁痛自裁節汰慈元殿提舉已下官省汎索錢緡月萬平章賈似道兵潰陳宜中上疏請正其罪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豈宜以一旦罪而失遇大臣禮先削其官後乃竄法貶死京朝官聞難往往避匿遁去太后命揭榜朝堂曰我國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內則畔官離次外則委印棄城避難偷生尚何人爲亦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凡在官守者尚書省即與轉一資負國逃者御史覺察以聞德祐元年六月朔日食既太后削聖福以應天變丞相王爚老病陳宜中留夢炎庸懦無所長日坐朝堂相爭戾而張世傑兵敗於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遺書宜中母使勉之十月始還朝太后又親爲書召夏貴等兵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報先帝德乎貴等亦罕有至者是月大元兵破常州太后遣陸秀夫等請和不從宜中即率公卿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痛哭固請不得已從之明日當啓行而宜中倉卒失奏於是宮車已駕日且暮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明年正月更命宜中使軍中約用臣禮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臣非所較也未幾大元兵薄臯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潛相引去二月辛丑大軍駐錢塘宋亡瀛國公與全后入朝太后以疾留杭是年八月至京師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終年七十四無子兄奕宋時封郡王姪堂兩浙鎮撫大使尚榮郡公主璧堊並節度使端平初頎干國政

云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也略涉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大元兵自羅鬼入破全衡永桂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臨安府顧嵒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嵒亦罷去臺臣論嵒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其處貴富必能盡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深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景定二年十一月詔封永嘉郡夫人十二月冊爲皇太子妃弟永堅等補承信郎直祕閣度宗立咸淳三年正月冊爲皇后追贈三代賜家廟第宅弟清夫庭輝等一十五人各轉一官五年三月后歸寧推恩姻族五十六人進一秩咸平郡夫人全氏三十二人各特封有差后生子不育次生瀛國公十年度宗崩瀛國公立冊爲皇太后宋亡從瀛國公入朝于燕京後爲尼正智寺而終
楊淑妃初選入宮爲美人咸淳三年進封淑妃推恩親屬幼節等三十四人進秩有差生建國公昰宋亡昰走溫州又走福州衆推爲主冊妃爲太后封弟昺衛王昺修容俞氏所生也至元十四年大軍圍昰於海上明年四月昰卒昺代立十六年春二月昺投海死妃聞之大慟曰我閒關忍死者正爲趙氏祭祀尚有可望爾今天命至此夫復何言遂赴海死其將張世傑葬之海濱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考證

恭聖仁烈楊皇后傳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臣庸封按齊東野語后養母張於儀真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知其女當貴假之齋如杭入慈福宮憲聖愛之茂陵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因以爲賜

宋史卷二百四十三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

宗室一

魏王廷美　燕王德昭　秦王德芳 秀王子偁附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衰也榦弱而枝強後世於是有矯其失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卽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恆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吝於改尤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眞宗卽位尋議追復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褒卹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表而出之作宗室傳

魏悼王廷美字文化本名光美太平興國初改今名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亡宋興追封邕王改曹王弟光義卽太宗次廷美次光贊幼亡追封夔王改岐王建隆元年授廷美嘉州防禦使二年遷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乾德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寶六年加檢校太保侍中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中書令開封尹封齊王又加檢校太師從征太原進封秦王七年三月或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不忍暴其事遂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賜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遹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矩判留守事以如京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楊守一爲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左衞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爲左衞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爲右衞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眞爲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責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爲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榮未行或又告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會趙普再相廉得盧多遜與廷美交通事上聞上怒責授多遜兵部尙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衞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滕中正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我亦願宮車早晏駕私遺多遜弓箭等多遜受之閻密初給事廷美上卽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勳尤爲廷美親信嘗使求訪聲妓怙勢取貨贓污狼籍樊德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廷美又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閻懷忠嘗爲廷美詣淮海王錢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盌錦綵羊酒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潾營燕軍校至是皆伏罪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爵幷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皆斬於都門外籍其家財詔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稱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爲皇姪皇姪女適韓氏去雲陽公主之號右監門將軍韓崇業降爲右千牛衞率府率仍去駙馬都尉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五月貶西京留守判官閻矩爲涪州司戶參軍前開封推官孫嶼爲融州司戶參軍皆秦王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以廷美謫居西洛非便復敎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命崇儀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八年正月涪陵縣公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卒雍熙元年廷美至房州因憂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上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凶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

舊邇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遂下詔追封廷美爲涪王諡曰悼爲發哀成服其後太宗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鞬左右而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邇者鑿西池水心殿成橋梁未備朕將泛舟往焉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不果即詐稱疾於邸俟朕臨省因而爲變有告其事者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不欲暴揚其醜及盧多遜交通事發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于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宥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未訖爲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初昭憲太后不豫命太祖傳位太宗因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書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或謂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之廷美而廷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太后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幷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爲司徒兼侍中他日太宗嘗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爲也至道初命司門員外郎孫蠙爲皇姪諸孫教授廷美諸子之在京者肄業焉眞宗即位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河南尹秦王張氏楚國夫人咸平二年閏三月詔擇汝鄧地改葬汝州梁縣之新豐鄉仁宗即位贈太師尚書令徽宗即位改封魏王子十人德恭德隆德彝德雍德鈞德欽德潤德文德愿德存故事皇族封王者物故則本宮之長封國公其後以次受封於是德鈞子承簡屬最長襲封徐國公官至保康軍留後贈彰化軍節度使安定郡王諡和懿承簡既薨德雍子承亮襲封昌國公神宗即位拜感德軍節度使改封榮熙寧二年詔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三年太常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去年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即與舊制有異按禮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合依禮令傳嫡承襲詔可乃以承亮爲秦國公奉秦王廷美祀明年薨贈樂平郡王諡曰恭靜子克愉嗣克愉卒子叔牙嗣元符三年改今封德恭字復禮太平興國四年以皇子出閤拜貴州防禦使廷美徙房陵諸子悉從行因免官廷美卒復以德恭爲峯州刺史弟德隆爲瀼州刺史韓崇業爲靜難行軍司馬雍熙元年十二月詔以德恭爲左武衛大將軍封安定郡侯判濟州德隆爲右武衛大將軍封長寧郡侯判沂州諸弟皆隨赴治所令高品衛紹欽送至州常奉外歲給錢三百萬命起居舍人韓檢右補闕劉蒙叟分任二州通判上臨遣之曰德恭等始歷郡善禆贊之苟有闕失而不力正止罪爾等端拱元年進封德恭安定郡公淳化四年改左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加左神武大將軍眞宗嗣位就轉左武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召赴闕改封樂平郡公判虢州乞奉朝請從之遷勝州團練使景德初改衡州防禦使三年被疾子承慶刲股肉食之五月卒年四十五上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保信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天禧二年從承慶請加贈護國軍節度兼侍中明道二年追封高密郡王諡慈惠子承慶承壽承慶官至和州團練使卒贈武信軍節度使衞國公子六人克繼善楷書尤工篆隸宗正薦之仁宗親臨試及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帝曰李陽冰唐室之秀今克繼朕之陽冰也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者十有二人嘗進所集廣韻字源帝稱善藏之祕閣元祐五年以定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建國公諡章靖承壽終南作坊使贈德州刺史武當侯子四人克己曉音律嘗作雅樂圖樂曲以獻侍宴大清樓進所學虞世南書賜器加等終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子叔韶字君和慶曆六年與諸宗子帝前臨真宗御書選第一皇祐初進所爲文召試學士院中等賜進士及第自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

賜茶仁宗曰宗子好學者頗多獨爾以文章第進士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遷右屯衞大將軍至和中上書求試煩劇加領賀州刺史終和州防禦使贈鎮東節度觀察留後會稽郡公克修字子莊仁宗爲皇子時得出入禁中侍學故仁宗待遇殊厚帝嘗御大清樓召宗室試書以克修爲善終右神武軍大將軍成州團練使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子叔充父早世異母弟叔瑁甚幼叔充拊視誨敎成人先是繼母無敍封法叔充請於朝詔從之遂爲定制藏書至萬卷子九人登科者三卒官唐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使尹國公謚孝齊遺表祈任子有司格不下子撫之抗章自列乞如外官法朝廷從其請宗室正任有遺恩自此始德隆字日新雍熙三年卒官沂州守年二十三贈寧遠軍節度追封臨沂郡公天禧二年從其子承訓之請加贈崇信軍節度同平章事承訓官至順州刺史卒贈深州團練使德彝字可久太祖召鞠於宮中德隆卒授右千牛衞大將軍封長寧郡侯代兄德隆判沂州時年十九飛蝗入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災守臣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殪儒生乙恕者郊居肄業一日有尸横舍下所司捕恕抵獄將寘於法德彝疑其冤命他司按之無異因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殺人者恕遂得釋進封郡公淳化四年爲右監門衞大將軍還左武衞大將軍改封廣平部民詣闕乞留有詔嘉獎真宗初召還咸平二年命判滁州與德恭並留不遣三年授徐州刺史累遷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大中祥符八年卒年四十九上臨奠廢朝三日贈昭信軍節度使追封信都郡王謚安僖明道二年改封潁川子承謨前卒承矩終莊宅使贈博州刺史承勗至供奉官贈六宅副使承範承拱並西京作坊使承衍內殿崇班承錫供奉官德雍字仲達淳化初授右驍衞將軍歷右羽林龍武二將軍累遷蔡州觀察使咸寧郡公終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宣德軍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康僖明道中追封廣陵郡王子承睦承亮承睦終左領軍衞大將軍彭州團練虔州觀察使南康侯承亮封秦國公事見上德鈞字子正性和雅善書翰好爲篇什淳化初拜右武衞將軍四遷至右衞將軍景德二年加右監門衞大將軍四年卒贈河州觀察使追封安鄉侯時妻亦卒男女十四人皆幼上甚嗟悼之子承震早卒承緒供奉官承偉承雅承裔承鑑承則並西京作坊使承裕禮賓副使承翊內殿崇班承簡襲徐國公承幹終懷州防禦使贈保靜軍節度使蕭國公子克敦嗜經術以宗正薦召試中選賜錢三十萬元豐閒集父承幹遺文以進神宗嘉之詔承幹父子以藝文儒學名于宗藩宜有褒勸於是追封承幹爲東平王而賜克敦敕書獎諭以宣州觀察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和國公德欽字丕從淳化元年授右屯衞將軍四遷右羽林將軍景德元年六月卒年三十一贈雲州觀察使追封雲中侯子承遵西京作坊使德潤字温玉頗好學善爲詩淳化元年始授右領軍衞將軍四遷右羽林將軍咸平六年二月卒年三十九贈應州觀察使追封金城侯德文字子砬淳化初授右監門衞將軍累遷滑州觀察使馮翊郡公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鈔撮工爲辭章真宗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才宮中由是悉稱之德文本廷美第八子其兄三人早卒故德文於次爲第五也帝封泰山祀汾陰幸亳德文必奏賦頌帝每賜詩輒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爲師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億卒爲詩十章悼之天聖中遷横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昭武軍節度使易感德武勝二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嘗稱爲五相公而不名慶曆四年宗室王者四人以德文屬祖且賢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加兼侍中德文雖老嗜學不倦晚被足疾不能朝六年薨年七十二初得疾仁宗臨視親調藥飲之及訃聞復臨哭贈太尉中書令申王謚恭裕子六人承顯以王後襲封康國公官至昭化軍節度使薨年七十四贈太尉樂平郡王德愿字公謹淳化元年授右千牛衞大將軍三進秩爲左武衞大將軍咸平二年閏三月卒年二十四贈涼州觀察使追封姑臧侯德存字安世九歲授右千牛衞將軍歷監門至驍衞從祠泰山領獎州刺史祀汾陰以恩遷左羽林將軍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卒年三十贈洮州觀察使追封洮陽侯子承衍禮賓副使

太祖四子長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徽宗時追賜名及王封

燕懿王德昭字日新母賀皇后乾德二年出閤故事皇子出閤卽封王太祖以德昭沖年欲其由漸而進授貴州防禦使開寶六年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太宗太平興國元年改京兆尹移鎭永興兼侍中始封武功郡王詔與齊王廷美自今朝會宜班宰相之上三年二月娶太子太傅王溥女封韓國夫人是冬郊祀加檢校太尉四年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賜諡後改吳王又改越王德昭喜慍不形於色眞宗卽位贈太傅乾興初加贈太師子五人惟正惟吉惟固惟忠惟和慶曆四年詔封十王之後以惟忠子從藹襲封穎國公而惟吉子守巽以冀王後最長與從藹同封守巽官至和州防禦使贈武成軍節度使楚國公從藹至齊州防禦使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守巽從藹卒以惟忠子從信襲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公從信卒以惟忠之孫從恪子世規襲封崇國公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沂州防禦使以卒守巽子世清累官茂州防禦使以本宮之長得封申國公熙寧中坐上書請襲曾祖越懿王封不當奪一官既而議者是其說乃還蘄州觀察使襲封越國公進會稽郡王至保信軍留後愛諸弟作棣萼會於邸中會元豐升祔四后受命告廟方屬疾自力就事未幾薨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號王諡恭安子令廓嗣元符三年改今封先是熙寧中詔封楚康惠王之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奉太祖祀及從式薨乃以懿王曾孫世準襲封安定郡王世準從藹子也爲人內恕外嚴無綺羅金玉之好凡天子郊廟必從祀由金州觀察使拜保靜軍節度使薨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成王世開襲封世開從誨子惟和孫也七八歲日誦萬言既長學問該洽事後母孝撫孤姪如己子宮官吳申爲御史薦其學行命試學士院累召不赴神宗褒異之召對便殿論事甚衆時宮僚有缺不卽請而以他官攝故私謁公行宗女當嫁皆富家大姓以貨取不復事銓擇世開悉言之帝嘉納欲以爲宗正固辭乃進一官以其所列著爲令官至奉國軍留後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信王諡獻敏世雄嗣世雄亦從藹子少力學知名熙寧中詔宗子以材能自表見者官長及學官以名上世雄子令鑠在選中嘗請營都宅以處疏屬立三舍以訓學者詔用其議置兩京敦宗院六宮各建學徽宗卽位以世雄於太祖之宗最爲行尊拜崇信軍節度使襲安定郡王知大宗正事崇寧四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追封淄王諡恭憲世福襲封世福從信子官至集慶軍節度使薨贈儀王令盪襲爵令盪秦康惠王曾孫也惟正天聖七年以久病帝欲慰安之由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樂安郡公特拜建寧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追封同安郡王諡僖靖無子以弟惟忠子從讜爲嗣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溫州團練使坐射殺親事官削官爵幽之別宅從讜少好學以剛褊廢遂自剄死帝甚悼之贈濟州防禦使濟南侯惟吉字國祥母鄭國夫人陳氏惟吉生甫彌月太祖命輦至內廷擇二女媼養視之或中夜號啼必自起撫抱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爲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五歲日讀書誦詩帝嘗射飛鳶一發而中惟吉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鑄黃金爲奇獸瑞禽賜之常乘小乘輿及小鞍勒馬命黃門擁抱出入常從太祖崩惟吉纔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太宗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授左監門衞將軍封平陽郡侯加左驍衞大將軍進封安定郡公淳化四年遷左羽林軍大將軍至道二年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得偕也眞宗卽位授武信軍節度加同平章事時石保吉先爲使相詔惟吉班其上大中祥符初封泰山以疾不從行詔許疾愈馳詣行在還領鄆州惟吉迎謁上勞問再三改感德軍節度明年疾復作上屢臨省之親視灼艾日給御膳爲營佛事三年五月薨時年四十五廢朝五日贈中書令追封南陽郡侯諡康孝惟吉好學善屬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爲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雅善草隸飛白眞宗次爲七卷御製序命藏祕閣其子守節以父所書眞草千文以獻詔書褒答仍付史館進贈太尉明道二年封冀王子守節守約守

巽守度守廉守康守節累遷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大宗正事卒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謚僖穆子世永世延世豖襲邢國公官至鎮南軍留後熙寧元年薨贈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謚修孝世延終右武衞大將軍絳州防禦使贈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守約終內園使康州刺史贈沂州團練使子世靜世長世靜左右武衞大將軍均州防禦使卒贈鎮海軍節度觀察留後北海郡公世長終左武衞大將軍解州防禦使贈張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濟陽郡公守巽及其子世清事見上守度終左領軍衞大將軍英州團練使贈廣州觀察使廬江侯守廉終供備庫副使贈內藏庫使守康至供奉官惟固字宗幹本名元扆太平興國八年改賜名授左千牛衞將軍是冬卒惟忠字令德初名文起太平興國八年賜今名授右千牛衞將軍四遷右龍武軍真宗卽位改右千牛衞大將軍大中祥符二年進左監門衞大將軍敘州刺史五年進昌州團練使八年卒贈鄂州觀察使追封江夏侯明道二年加贈彰化軍節度使追封舒國公子從恪從藹從秉從穎從謹從質從信從讜從恪累官西染院使卒贈磁州刺史東萊侯子世規襲封崇國公從藹終左衞大將軍齊州防禦使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韓國公子世豐終太子右衞率追贈進士及第世準世雄並安定郡王從信封榮國公官至雄州防禦使贈保寧軍節度使楚國公謚安僖子世福襲安定郡王從秉從穎從謹並禮賓使從質內殿崇班從讜出繼惟正惟和字子禮端拱元年授右武衞將軍歷右驍衞神武龍武軍右衞將軍大中祥符元年領澄州刺史四年遷右千牛衞大將軍六年卒年三十六贈汝州防禦使臨汝侯明道二年加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清源郡公惟和雅好學為詩頗清麗工筆札優游典籍以禮法自居宗室推重嘗和御製詩上稱其有理致及卒上謂宰相王旦等曰惟和好文力學加之謹愿皇族之秀也不幸短命嗟悼久之至於泣下錄其藁二十二軸上親製序藏于祕閣子從審從誨從審終復州防禦使贈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郡公嘗坐與人姦除名已而復官從誨終左金吾衞大將軍台州團練使贈襲州觀察使襄陽侯子世開安定郡王事見上紹興元年詔曰太祖皇帝剏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今其封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時燕秦二王後爭襲封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上言燕王親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自紹興至嘉定襲封者十五人惟令時令廕令詪令衿迹頗著餘皆繼嗣娓娓無足稱令時字德麟燕懿王玄孫也蚤以才敏聞元祐六年簽書穎州公事時蘇軾為守愛其才因薦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聰明者豈少哉顧德行何如耳竟不許軾被竄令時坐交通軾罰金已而附內侍譚稹以進紹興初官至右朝請大夫呂頤浩請以令時主行在大宗正司帝命易環衞官頤浩言令時讀書能文恐不須易帝曰令時昔事譚稹頗違清議改右監門衞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事還洪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尋還寧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四年薨貧無以為殮帝命戶部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令矼紹興五年由邵武軍兵馬都監襲封授華州觀察使尋除同知大宗正事踰年薨令廕字深之初懿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固惟固生楚安僖王從信從信生益公世逢世逢生令廕授右班禁直還東頭供奉官累監州縣場庫監司薛昂薦其才易資承事郎調穎州簽判歷綿州通判累知蜀州閬州慶源府召除衞尉少卿擢祕閣修撰再知慶源府建炎二年分西外宗子於泰州命令廕知西外宗正事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挈宗子避地福州因置司焉元懿太子薨帝命令廕選藝祖後得三四人尋擢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再選宗子得伯琮伯浩養宮中後選得伯玖性亦聰慧高宗喜轉令廕知泉州尋與祠以歸令矼薨令廕改閬州觀察使襲封除同知大宗正事踰年授鎮東軍承宣使再遷保平軍節度使紹興十三年薨年七十五贈少師後追封惠王謚襄靖子子游官至湖北提刑用戶部侍郎王俁薦加直祕閣會建寧節度使士劉知南外宗正司以事去官言者請擇宗室文臣之廉正者代之遂以命子游西南外宗官用文臣自子游始令詪字君序以父任補右班殿直政和中遷承忠郎召試授從事郎宣和二年以貢士試舍選合格授宣教郎調信州永豐縣丞中興初累遷福州通判兼提點刑獄公事秦檜方柄用安定郡王絕封者十餘年檜死次令衿當封適以事被拘遂命令詪襲封已

而令詪以爵遜令衿，乃陞令衿祕閣修撰，知台州，移知紹興府，召權戶部侍郎，領嚴饒二州鑄錢局。先是，諸州錢監兵匠多缺不補，積其衣糧號三分缺額錢，令詪請以其錢付諸監省，朝廷降銅本錢。又建議州縣賣官田，計所入高下，守令進秩減磨勘有差。州縣義倉多紅腐，請歲出三之一，以易新粟。水旱爲災，檢放不及七分處所，即許賑恤，皆從之。令衿薨，令詪由崇慶軍承宣使再襲封。隆興初，除同知大宗正事，奏減生日支賜并郊祀賞給，以助軍興，詔褒之。還敷文閣直學士，特授左中大夫、知紹興府，引疾乞祠以歸。尋薨，年六十八。令詪莅事明敏，有風采，然在廣東日，嘗與副使章茇不協，陰中以法，陷茇於死，世以此少之。令衿，嘉孝穆公世峡子也。博學有能文聲。中大觀二年舍選。靖康初，爲軍器少監，言事忤旨奪官。紹興七年，以都官員外郎召。張浚罷，令衿請對，留浚，言官石公揆論令衿阿大臣，復罷。久之，以事抵臨安中丞李文會，劾令衿昔爲大臣緩頰，令復奔走請託，詔送吏部。吏部直令衿，奏除德安府通判，還知泉州。泉屬邑有隱士秦系故廬，唐相姜公輔葬邑旁，令衿建堂合祠之，郡人感其化。歸寓三衢，嘗會賓客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守汪召錫，檜兄壻也，頗疑令衿諷教官莫汲訴令衿論日月無光，謗訕朝政。侍御史董德元承風旨劾之，誣以贓私，詔下令衿獄，案驗無狀，乃論令衿謗訕不遜，追一官，勒停。令南外宗正司拘之，檜除召錫湖南提舉以報之。銜令衿必欲置死地。初，趙鼎之子汾歸過衢，令衿餞之。侍御史徐嚞希檜旨，誣令衿與汾有密謀，伺朝廷機事，捕汾下大理寺，俾汾自誣與張浚、李光等謀逆，而令衿預焉。獄上，檜病不能省，乃獲免。檜死，復爵。二十六年，授明州觀察使，襲封，引疾乞奉燕王祠，許之。尋加慶遠軍承宣使。二十八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令話，建炎末爲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熙寧初，首封秦王孫從式，已而更封燕王曾孫世清。宣和中，又封秦王玄孫令盪，令盪卒，令庇年最長，禮官以爲小宗不當封。紹興元年六月，令話得襲封，授寧州觀察使。二年七月，薨，贈開府儀同三司。令德，乾道元年，爲武德郎。時安定郡王令詪換文階，大宗正司奏令德授定武軍承宣使，襲封。令德貧，幾不能出蜀。七年，令德薨，令彰當封，以沈湎聲色不任襲，詔武德郎令擓襲封，除金州觀察使。令擓薨，時秦王後無當襲者，武翼郎子揀屬燕王後，年又最長，得襲封。子揀薨，九年九月，忠訓郎子彤襲，授容州觀察使。紹興二年薨，年八十餘。慶元元年十月，忠翊郎子恭襲，授利州觀察使。子恭薨，嘉定二年七月，子覿襲，授金州觀察使。四年十一月，伯栩襲，授宣州觀察使。嘉定元年十月，伯柷襲，授福州觀察使。八年十一月，伯澤襲，授潭州觀察使。

秦康惠王德芳，開寶九年出閤，授貴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元年，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三年冬，加檢校太尉。六年三月，寢疾薨，年二十三。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中書令、岐王，及謚。後加贈太師，改楚王。子三人：惟敘、惟憲、惟能。慶曆四年，詔封十王之後，以惟敘子從照封安國公，終左金吾衛大將軍、歸州團練使，贈同州觀察使、齊國公。從照卒，以惟能子從古封安國公，終延州觀察使，贈保靜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楚國公，謚惠恪。從古卒，惟憲子從式襲封舒國公。神宗即位，謂祧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復絕。於是有司推擇，以從式應詔，封安定郡王，終保康軍節度使，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榮王，謚安僖。從式既薨，詔以越王曾孫世準襲封安定郡王，而以從式子世恩襲爵，爲楚國公，主楚王德芳之祀，還楚州防禦使，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良僖。徽宗即位，改封楚王爲秦王。惟敘字懋功，性純謹，頗好學，端拱初，授左武衛將軍，四遷左衛將軍，領勤州刺史。大中祥符四年，從祀汾陰，拜左千牛衛大將軍。八月卒，年三十五，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明道二年，加贈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平郡公。子從照，封安國公，從溥至右侍禁、內殿崇班。惟憲字有則，美豐儀，少頗縱肆，長修謹，善射，好吟詠，多讀道書。端拱初，授左屯衛將軍，累遷左羽林將軍，領演州刺史，加左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真拜賀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九年五月卒，年三十八，贈安德軍節度使兼侍中、英國公。子從式，始封安定郡王，事見上。從演，禮賓副使。從戎、從戒、從湜並內殿崇班。從賁，供奉官。惟能字若拙，端拱初，授右屯衛將軍，累遷右神武軍將軍。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卒，年三十，贈蔡州防禦使、張掖侯，明道二年，加贈集慶軍節度觀

察留後南康郡公子從古襲安國公從善內殿承制從贄崇班

安僖秀王子偁秦康惠王之後高宗族兄也康惠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儈令儈生子偁宣和元年舍試合格調嘉興丞是年子伯琮生後被選入宮是爲孝宗子偁召赴都堂審察改宗教郎通判湖州尋除直祕閣賜五品服孝宗既封建國公就傳子偁召對言宗室之寓于外者當聚居官舍選尊長鈐束之年未十五附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亦許入學聽讀及二年聽參選高宗納其說遷朝奉郎祕閣修撰知處州已而乞祠許之累官左朝奉大夫紹興十三年秋致仕明年春卒于秀州時孝宗爲普安郡王疑所服詔侍從臺諫議秦熺等請解官如南班故事普安亦自請持服許之及普安建節子偁以恩贈太子少師既爲太子加贈太師中書令封秀王諡安僖配張氏封王夫人孝宗受禪稱皇伯園廟之制未備紹熙元年始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貌如濮王故事仍班諱嗣秀王伯圭字禹錫孝宗同母兄也初以恩補將仕郎調秀州華亭尉累官至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明州添差通判孝宗受禪上皇詔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伯圭在郡頗著政績除敷文閣待制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蕃商死境內遺貲巨萬吏請沒入伯圭不可戒其徒護喪及貲以歸陞敷文閣直學士以憂去服闋再知明州新學宮命宗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從戍定海兵於許浦伯圭奏定海當控扼之衝不可撤備請摘制司軍以實其地從之海寇猖獗伯圭遣人諭降其豪葛明又遣明禽其黨倪德二人素號傑黠伯圭悉撫而用之賊黨遂散以功進一官累陞顯謨閣龍圖閣學士在郡十年政寬和濬湖陂均水利辨冤獄嘗獲鑄銅者不忍寘諸法諭令易業民由是無再犯淳熙三年授安德軍節度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朝德壽宮上皇賜玉帶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宗崩入臨充攢宮總護使除少傅光宗即位進少師踰年召見還太保封嗣秀王賜甲第於安僖祠側臣僚上言治平中追崇濮邸王子孫幾二十人皆自環衛序遷其官今居南班者止師夔一人非所以強本支而固磐石也前未建秀邸時欲賦以祿則不免責以吏事今已建邸而猶責吏事他日或不免於議治則傷恩不則廢法曷歸之南班俾無吏責而享富貴遂詔伯圭諸子得換班紹興二年除判大宗正事建請別立宗學以教宗子超拜太師免奉朝請尋兼崇信軍節度使賜第還湖州尋薨于家訃聞帝爲輟朝三日追封崇王諡憲靖伯圭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益愛重之嘗欲廣其居並湖爲複閣有司既度材矣伯圭固辭而止阜陵成還中書令凡五讓寧宗嘉其志詔別議褒崇之禮贈贊拜不名肩輿至殿門子九人師夔師揆師垂師卨師禹師皐師岩師彌師貢師夔字汝一初以祖恩補官調太平州蕪湖簿隆興元年改右承務郎歷台州秀州通判直祕閣尋知徽州新學舍進直徽猷閣知湖州時歸附從軍而廩於湖者衆不能給師夔請增廩仍別給僦屋錢以安其心帝稱善詔諸郡行之除直龍圖閣還浙西提刑改江東運判建康務場往往奪民利爲害滋甚師夔首罷之守臣以郡計所資詰師夔請復舊不從池州軍帥霍政與守臣郊上書相攻詔師夔究曲直政密遣人求庇師夔斥之具言狀政坐罷去改祕閣修撰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加敷文閣待制轉永慶軍承宣使紹熙元年侍父入覲除興寧軍節度使寧宗即位加檢校少保充阜陵橋道頓遞使阜陵成還開府儀同三司侍父歸父薨未踰月師夔亦卒年六十一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師揆字元輔初補右承務郎奉祠除添差湖州簽判改婺州通判加直祕閣守臣韓元吉薦其材上以問史浩浩言其聰爽可任召對除江東提舉奏免失陷常平人毋責償改淮南漕尋還淮西提刑兼提舉領屯田事奏以荒圩給軍士其屯田爲民世業者勿奪從之及代去吏請獻羨錢二十萬師揆曰後將病民矣除直祕閣改江東轉運副使加祕閣修撰知明州紹興元年授觀察使寧宗即位除奉國軍承宣使尋陞節度使召見賜肩輿超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襲封開禧元年奉朝請嘉定七年薨贈太傅追封濮王諡恭惠弟師禹由保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襲封十六年薨贈太傅追封和王諡端肅

宋史卷二百四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

宗室二

漢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僖
商王元份　越王元傑
鎭王元偓　楚王元偁
周王元儼　悼獻太子
濮王允讓

太宗九子長楚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眞宗次商恭靖王元份次越文惠王元傑次鎭恭懿王元偓次楚恭惠王元偁次周恭肅王元儼次崇王元億

漢恭憲王元佐字惟吉初名德崇母元德皇后少聰警貌類太宗帝鍾愛之年十三從獵近郊兔走乘輿前太宗使元佐射一發而中契丹使在側驚異之從征太原幽薊太平興國中出居內東門別第拜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衞王赴上于中書後徙居東宮改賜今名加檢校太尉進封楚王初秦王廷美遷涪陵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發狂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雍熙二年疾少閒帝喜爲赦天下重陽日內宴元佐疾新愈不與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與是棄我也遂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宮詔遣御史捕元佐詣中書劾問廢爲庶人均州安置宰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元佐京師行至黃山召還廢居南宮使者守護諮議趙齊王遹翊善戴元頓首請罪帝赦之曰是子朕教之猶不悛汝等安能輔導耶眞宗卽位起爲左金吾衞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再加檢校太師右衞上將軍元佐生日眞宗賜以寶帶平居不接人事而事或預知帝嘗遣術士管歸眞爲醮禳左右未及白元佐遽曰管歸眞至矣帝聞之曰豈非爲物所憑乎封泰山眞拜太傅祀汾陰還太尉兼中書令又加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遂拜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時禁中火元佐表停奉稟助完宮闕不許加兼雍州牧仁宗爲皇太子兼興元牧仁宗卽位兼江陵牧薨年六十二贈河中鳳翔牧追封齊王諡恭憲宗室子弟特給假七日以鹵簿鼓吹導至永安陪葬永熙陵明道二年改封潞王又改魏王子三人允升允言允成神宗封王後以允言子宗說恭憲王長孫嗣封祁國公皇祐中坐帷薄不修除名又坐坑殺女僕鎖閉宮室外宅其子仲旻官右武衞大將軍道州刺史後因朝叩頭殿下泣訴云父老且病願納身官以贖神宗亦愍之而未俞其請出就馬氣塞不能言及家而卒贈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宗說幽死熙寧三年以允升子宗惠襲封魏國公中書言宗惠不應封以恭憲庶長孫允言子宗立嗣宗立從張揆學春秋大清樓侍宴預坐悉賦祼玉詩宗立詩先成仁宗稱善屢賜飛白書旌其文雅至是襲封終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贈昭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康郡王子仲來嗣終金州刺史子不儻嗣徽宗立改封魏王爲漢王不儻卒子彥淸乞襲父爵奉漢王祀詔從之允升字吉先初免乳養明德太后宮太后親撫視之元佐有疾允升始出第眞宗賜名元中授右監門衞將軍更賜今名累遷澶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進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歷安德建雄安國軍節度使景祐二年卒贈太尉平陽郡王諡懿恭子十三人宗禮宗旦宗悌宗惠知名宗禮嘗侍宴大淸樓仁宗賦詩命屬和侍射苑中復獻詩終虔州觀察使成國公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子仲翹仲鬈宗旦字子文七歲如成人選爲仁宗伴讀帝卽位獲超選爲羣從所詆上書言狀帝曰宗旦陪朕幼學勤勞居多此出朕意豈應訴以常格所生母死請別擇葬域歲時奠祀後遂著爲法治平中同知大宗正事神宗卽位拜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大宗正賜方團金帶非朝會得乘肩輿元豐三年封華陰郡王加開府儀同三司長屬疾十六年宗子有過優游誨導一善必以聞異時赴朝請者率以私丁給侍宗旦建請始得從官給薨贈太尉滕王諡恭孝驂旗節印綬從葬宗悌字元發輕財好施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所親用詐取藏鏹得其狀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恩竟不問所生母早世宗悌不識也聞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瘞之如生

終明州觀察使，贈保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東陽郡王，謚曰孝憲。宗惠封魏國公，薨，以旁支黜。終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江夏郡王，贈郯王。允言累官左屯衛將軍，嘗託疾不朝，降太子左衛率府率，歲中復官。又坐笞侍婢，而兄允升勸止，悖慢無禮，貶副率，絕朝謁，出之別第，以祀汾陰恩，復率府率，還宮。久之，復朝謁。歷左監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天聖七年卒，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明道二年，贈安遠軍節度使，追封密國公。子宗說，宗正事，並見上。宗育，終右屯衛將軍，贈穎州防禦使、汝陰侯。允成，終右神武將軍、濮州防禦使，贈安化軍節度使、鄅國公。明道二年，加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子宗顏、宗訥、宗鼎、宗嚴、宗魯、宗儒、宗顥，皆爲環衛刺史。

昭成太子元僖，初名德明，太平興國七年出閤，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與兄衛王德崇同日受封。八年，進封陳王，改名元佑。詔自今宰相班宜在親王上，宰相宋琪、李昉請遵舊制，不允。宋琪等懇請，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司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遜之道，卿等無固讓也。」雍熙二年，元佐被疾，以元僖爲開封尹兼侍中，改今名，進封許王，加中書令。上爲娶隰州團練使李謙溥女爲夫人，因謂宰相曰：「朕嘗語諸子，今姻偶皆將相大臣之家，六禮具備，得不自重乎？」淳化元年，宰相呂蒙正復上言，乞班諸王下，詔不允。三年十一月己亥，元僖早入朝，方坐殿廬中，覺體中不佳，徑歸府。車駕遽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頃遂薨。上哭之慟，廢朝五日，贈皇太子，謚恭孝。元僖姿貌雄毅，沉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及薨，上追念不已，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示近臣。未幾，人有言元僖爲嬖妾張氏所惑，張頗專恣，捶婢僕有至死者，而元僖不知。張又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上怒，遣昭宣使王繼恩驗問，張縊死，左右親吏悉決杖停免，毀張氏父母冢墓，親屬皆配流。開封府判官、右諫議大夫呂端，推官、職方員外郎陳載，並坐裨贊有失，端黜爲衛尉少卿，載爲殿中侍御史。許王府諮議、工部郎中趙令圖，侍講、庫部員外郎閻象，並坐輔道無狀，削兩任免。詔停冊禮，以一品鹵簿葬。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號焉。乾興初，改謚。無子，仁宗時，詔以允成子宗保出後昭成太子爲孫。宗保生二歲，母抱以入見章獻后，后留與處。宗保七歲，授左侍禁，帝親爲巾其首，久之，歸本宮，詔朔望出入禁省。累官代州防禦使，襲封燕國公。性仁恕，主藏吏盜米至千斛，貰不問。嘗書「忍」字於座右以爲戒。熙寧七年卒，神宗臨奠。其子仲鞠泣曰：「先臣幼養宮中，終身不自言。」帝感悼，遂優贈靜難軍節度使、新平郡王，謚恭靜。仲鞠亦好學能詩，事親居喪以孝聞。宗保卒，子仲恕嗣，官至忠州團練使，謚純僖。子士盉嗣。

商恭靖王元份，初名德嚴，太平興國八年出閤，改名元俊，拜同平章事，封冀王。雍熙三年，改今名，加兼侍中、威武軍節度使，進封越王。淳化中，兼領建寧軍，改鎮寧海、鎮東。真宗即位，加中書令，徙鎮永興、鳳翔，改雍王。永熙復土，爲山陵使，拜太傅。真宗北征，爲東京留守。薨，年三十七，贈太師、尚書令、鄆王，改陳王，又改潤王。治平中，封魯王。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如。娶崇儀使李漢斌之女，李悍妒慘酷，宮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上每有恩賜，詔令均給，李盡取之。及元份臥病，上親臨問，見左右無侍者，因輟宮人爲主湯劑。初，太宗崩，戚里皆赴禁中朝晡臨，李多稱疾不至。元份生日，李以衣服器用爲壽，皆飾以龍鳳。居元份喪無戚容，而有謗上之語。上盡知其所爲，以元份故優容之。及是，復不欲顯究其罪狀，止削國封，置之別所。元份子三人，長允寧，次允懷，改允中，早卒，次則濮王允讓也。允讓薨，以允寧子宗諤襲號國公。至熙寧三年，以宗鼐嗣封魯國公。宗鼐亦允寧子也。子仲先嗣。徽宗即位，改封魯王爲商王，詔曰：「宗室諸王，追封大國，其世襲子孫尚仍舊國，甚未稱正名之意。如魯王改封商王，其子尚襲魯國之類，其令大宗正司改正。」制以寧遠軍節度使、魯國公仲先改封商國公。允寧字德之，性至孝，因父感疾，恍惚失常，既而嗜學，尤喜讀唐史，通知近朝典故。工虞世南楷法，真宗賜詩激賞之。又善射，嘗侍射後苑，屢破的，賜金帶器幣。初授右千牛衛將軍，四遷右武衛，歷唐州團練、穎州防禦、同州觀察使，進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武定軍節度使。景祐元年卒，贈太尉、信安郡王，謚僖簡。子宗諤、宗敏、宗孟、宗鼐。宗諤封號國公，官累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豫章郡王。乞比外使相給奉，仁宗以非兼侍中，令詰主吏。宗諤上章

自陳於是御史張商英劾其招權立威等罪坐落平章事英宗即位還所奪元豐五年薨贈太尉韓王太常謚榮孝上省集議駁之改榮恭僕射王珪復駁之遂謚榮恩宗肅封魯國公兄宗諤嘗亡寶器意宗肅家人子竊之宗肅曰吾廉不足取信兄弟如此乎立償其直宗諤愧不取乃施諸僧久之器得宗肅不復言元豐五年終安化軍留後以嘗從英宗入慶寧優贈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北海郡王宗敏終右千牛衛大將軍文州刺史贈越州觀察使會稽侯頗涉書傳緣郊恩建請封所生母范氏宗室子得封所生母自宗敏始

越文惠王元傑字明哲初名德和太平興國八年出閤改名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封益王端拱初加兼侍中成都尹劍南東西川節度淳化中徙封吳王領揚潤大都督府長史淮南鎮江軍節度使至道二年改揚州大都督淮南忠正軍節度真宗即位授檢校大尉兼中書令徐州大都督武寧泰寧等軍節度使改封兗王咸平中再郊祀皆爲終獻加守太保六年七月暴薨年三十二元傑頴悟好學善屬詞工草隸飛白建樓貯書二萬卷及爲亭榭遊息之所嘗作假山既成置酒召僚屬觀之翊善姚坦獨頫首不視元傑強之坦曰坦見血山安得假山言州縣鞭撻微民以取租稅假山實租稅所爲耳語見姚坦傳中及薨真宗聞之震悼不俟旦步及中禁門乃乘輦臨視哀動左右廢朝五日贈太尉尚書令追封安王謚文惠後改邢王後改陳王無子仁宗以恭憲王之孫允言子宗望爲之後宗望字子國終右武衛大將軍舒州防禦使贈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留後高密郡公仁宗嘗御延和殿試宗子書以宗望爲第一又常獻所爲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四字賜之即所居建御書閣帝爲題其榜子仲郃嗣熙寧三年與商恭靖王孫宗肅等同日封陳國公官至陳州觀察使卒謚良僖子士關嗣父卒徒行護喪數百里路人嗟惻卒贈陳州觀察使徽宗即位改封陳王爲越王

鎮恭懿王元偓字希道端拱元年出閤授檢校太保左衞上將軍封徐國公至道二年拜洪州都督鎮南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封彭城郡王俄加檢校太傅改鎮靜難彰化進封寧王郊祀東封悉爲亞獻禮成授檢校太尉兼侍中護國鎮國等軍節度三年文武官詣闕請祠后土元偓以領節帥亦奏章以請詔許之將行命爲河華管內橋道頓遞使明年車駕入境元偓奏方物酒餼金帛茗藥爲貢儀物甚盛至河中與判府陳堯叟分導乘輿度蒲津橋上登鄈邱亭目元偓曰橋道頓置嚴謹卿之力也元偓頓首謝及還加中書令領成德安國等軍節度改封相王五年加守太傅真宗自即位以來屢以學術勗宗子元偓首冠藩戚益自修勵上每製篇什必令屬和一日謂宰相曰朕每戒宗子作詩習射如聞頗精習將臨觀焉因幸元偓邸第宴從官宮僚畢會試七言詩元偓奉觴上壽賜襲衣金帶器幣緡錢又與宗室射于西南亭日晡從官退上獨以中官從幸元偁元儼宮復宴元偓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六年進位太尉八年七月以榮王宮火徙元偓宮於景龍門外車駕臨幸是冬加兼尚書令天禧元年二月換成德鎮寧二鎮進封徐王二年春宮邸遺燼燔舍數區元偓驚悸暴中風眩薨年四十二帝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師尚書令鄧王賜謚恭懿元偓姿表偉異厚重寡言曉音律後改封密王又改蘇王治平中追封韓王子允弼八歲召入禁中令皇子致拜允弼不敢當御樓觀酺得與王子並坐皇子即位是爲仁宗允弼累遷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判大宗正事封北海郡王英宗時拜中書令徙王東平神宗即位拜太保鳳翔雄武軍節度使朝朔望熙寧二年丁母憂悲痛不勝喪固辭起復母葬有日而允弼病篤顧諸子以不得終大事爲恨薨帝臨哭之慟輟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相王謚孝定允弼性端重時然後言諸宮增學官員允弼已貴猶日至講席延伴讀官讀孟子一節領宗正三十年與濮安懿王共事相友愛爲宗屬推敬子宗績襲祖恭懿王封爲韓國公卒贈南康郡王謚良孝宗績弟宗景以相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神宗以其父允弼司宗久故復選用之宗景事母孝居喪如不能勝居第火冒急赴家廟不恤其他火亦不爲害元祐中累遷彰德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封濟陰郡王宗景喪其夫人將以妾繼室先出之於外而託爲良家女且納焉坐奪開府既而還之紹聖四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師循王謚曰思宗績既卒子仲糜嗣自平川節度使徙劍南西川徽宗改封韓王爲鎮

王。

楚恭惠王元偁，字令聞。七歲，授檢校太保、右衞上將軍、涇國公。久之，領鄂州都督、武昌軍節度使。眞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安定郡王，進檢校太傅。景德二年，郊祀還，宣德、保寧兩鎭，進封舒王。大中祥符初，封泰山，加檢校太尉、兼侍中，移平江、鎭江軍。從祀汾陰，加兼中書令，改鎭南、寧國軍節度使。五年，拜太保。自景德後，每有大事，皆爲終獻。元偁體素羸多病，上幸眞源，時已被疾，懇求扈從，至鹿邑，疾甚，肩輿先歸。車駕還，臨問數四。七年，薨，年三十四。廢朝五日，贈太尉、尚書令，追封曹王，諡恭惠。後改封華王、蔡王。有集三卷、筆札一卷，上爲製序藏之祕閣。子允則，官至右千牛衞大將軍，卒。先是，諸王子授官卽爲諸衞將軍，餘以父官及族屬親疏差等。天禧元年，令宗正卿趙安仁議爲定制，安仁請以宣祖、太祖、太宗孫初廕授將軍，曾孫授右侍禁，元孫授右班殿直，內父爵高者聽從高廕，其事緣特旨者，不以爲例。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參定行之。允則無子，以平陽懿恭王之子宗達爲後。熙寧三年，襲封蔡國公。鄰家失火，盜因爲奸，竊宗達所服帶，既而得之，且知其主名，貸不問。浚井得鐵，復投之。官累武信軍留後，薨，贈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高密郡王。子仲約嗣。徽宗卽位，改封蔡王爲楚王。

周恭肅王元儼，少奇穎，太宗特愛之，每朝會宴集，多侍左右。帝不欲元儼早出宮，期以年二十始就封，故宮中稱爲二十八太保，蓋元儼於兄弟中行第八也。眞宗卽位，授檢校太保、左衞上將軍，封曹國公。明年，爲平海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太傅，封廣陵郡王，封泰山，改昭武、安德軍節度使，進封榮王。祀汾陰，加兼侍中，改鎭安靜、武信，加檢校太尉。祠太清宮，加兼中書令。坐侍婢縱火，延燔禁中，奪武信節，降封端王，出居故駙馬都尉石保吉第。每見帝，痛自引過，帝憫憐之，尋加鎭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彭王，進太保。仁宗爲皇子，加太傅，歷橫海、永清、保平、定國節度，陝州大都督，改通王、涇王。仁宗卽位，拜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徙節鎭安、忠武，封定王，賜贊拜不名，又賜詔書不名。天聖七年，封鎭王，又賜劍履上殿。明道初，拜太師，換河陽三城、武成節度，封孟王，改永興、鳳翔、京兆尹，封荆王，遷雍州、鳳翔牧。景祐二年，大封拜宗室，授荆南、淮王節度大使，行荆州、揚州牧，仍賜入朝不趨。元儼廣顙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母喪，哀戚過人。平生寡嗜慾，惟喜聚書，好爲文詞，頗善二王書，工飛白。仁宗沖年卽位，章獻皇后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闔門卻絕人事，故謬語陽狂，不復預朝謁。及太后崩，仁宗親政，益加尊寵，凡有請報可，必手書謝牘。方陝西用兵，上所給公用錢歲五十萬，以助邊費，帝不欲拒之，聽入其半。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爲？」聞者畏其言。慶曆三年冬，大雨雪，木冰，陳、楚之地尤甚，占者曰：「憂在大臣。」既而元儼病甚，上憂形于色，親至臥內，手調藥，屏人與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固辭不受，曰：「臣羸憊且死，將重費家國矣。」帝爲嗟泣。明年正月，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州牧、燕王，諡恭肅。比葬，三臨其喪。詔以元儼墨跡及所爲詩分賜宰臣，餘藏祕閣。子十三人，允熙、允良、允迪、允初，餘皆早卒。熙寧中，以允良子宗絳嗣封吳國公。徽宗改封吳王爲周王。允熙終右監門衞將軍、滁州刺史，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允良歷五節度，領寧海、平江兩軍，封華原郡王，改襄陽，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至太保、中書令。好酣寢，以日爲夜，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薨，贈定王。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諡曰榮易。允迪累官耀州觀察使，居父喪不哀，又嘗宮中爲優戲，爲妻昭國夫人錢氏所告，制降右監門衞大將軍，絕朝謁。錢氏亦度爲洞眞道士。允初初名允宗，勤於朝會，雖風雨不廢，未嘗問財物厚薄，惟誦佛書，人以爲不慧，累遷寧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治平元年卒，贈中書令、博平郡王。無子，英宗臨奠，以允初後事屬其兄允良，乃以允成孫仲連爲之後。

崇王元億，早亡，追賜名，封代國公。治平中，封安定郡王。徽宗卽位，加封崇王。

眞宗六子：長溫王禔，次悼獻太子祐，次昌王祇，次信王祉，次欽王祈，次仁宗。禔、祇、祈皆蚤亡，徽宗賜名追封。

悼獻太子祐，母曰章穆皇后。咸平初，封信國公，生九年而薨，追封周王，賜諡悼

獻仁宗卽位贈太尉中書令明道二年追册皇太子

仁宗三子長揚王昉次雍王昕次荆王曦皆早亡徽宗時改封

濮安懿王允讓字益之商王元份子也天資渾厚外莊內寬喜慍不見于色始爲右千牛衞將軍周王祐薨眞宗以綠車旄節迎養于禁中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官衞州刺史仁宗卽位授汝州防禦使累拜寧江軍節度使上建睦親宅命知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人莫不畏服焉慶曆四年封汝南郡王拜同平章事改判大宗正司嘉祐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謚安懿仁宗在位久無子乃以王第十三子宗實爲皇子仁宗崩皇子卽位是爲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謂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安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又奏禮與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議稱濮王爲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鎭等又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爲便自是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概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內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濮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卽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誥家居待罪誨等所列大抵以爲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塋爲園卽追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閤門以誥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而濮議亦寢至神宗元豐二年詔以濮安懿王三夫人可並稱王夫人云王二十八子長宗懿英宗時爲宿州團練使封和國公神宗以宗懿濮安懿王元子追封舒王子仲鸞常州防禦使父薨諸子皆進官獨不忍受喜翰墨樂施與九族稱賢卒贈武康軍節度使洋國公謚曰良仲鸞弟仲汾幼喜書史一讀成誦居父喪鄰於毀瘠卒官萊州防禦使贈昭化軍節度使榮國公次宗樸爲隴州防禦使封岐國公宗樸與英宗友愛初詔英宗入居慶寧宮固辭宗樸率近屬敦勸乃入治平中建濮王園廟宗樸遂拜彰德軍節度使封濮國公奉王後神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兼侍中進封濮陽郡王薨贈太師中書令追封定王謚僖穆子仲佺父歿不食者數日母葬時天大雪步泥中扶翼道路歔欷以潤州觀察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宗樸既薨宗誼襲封官至昭化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贈太師中書令廣陵郡王謚莊孝宗暉元豐中以淮康軍節度使襲濮國公安懿王及三夫人改祔命爲誌并題神主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進嗣濮王哲宗立改鎭南節度使檢校司徒紹聖元年薨年六十七贈太師追封懷王謚榮穆子仲璲先是濮國嗣王四孟詣洛享園廟以河南府縣官充亞終獻宗暉之襲封也神宗始命以其子爲之仲璲遂以終獻侍祠凡十餘年父喪哀痛不能勝

祿服除而卒官右監門衛大將軍合州刺史宗晟紹聖元年六月以武安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加檢校司徒嗣濮王明年三月薨年六十五贈太師昌王謚端孝宗晟好古學藏書數萬卷仁宗嘉之益以國子監書治平將郊而雨或議改袷享英宗訪諸宗晟對曰陛下初郊見上帝盛禮也豈宜改卜至誠感神在陛下精意而已帝嘉納及郊雨霽帝數被疾密請早建儲貳以係天下之望世稱其忠宗晟薨哲宗紹聖二年四月宗愈以鎭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嗣封故事嗣王以四時詣祠所宗愈方屬疾或曰不可以暑行曰吾身主祀而不往非禮也强輿以行疾遂亟是年八月薨年六十五贈太師追封襄王謚恭憲宗綽嗣官至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司徒紹聖三年二月薨年六十二贈太師追封榮王謚孝靖宗楚累拜武勝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南陽郡王紹聖三年三月以檢校司徒改武昌節度使嗣濮王既嗣爵當詣園廟獻會疾以弟宗漢代行歎曰不能親奉籩豆饗我先王而浮食厚祿安乎請以爵授弟不許四年六月薨贈太師惠王謚僖節宗祐克己自約蕭然若寒士好讀書尤喜學易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爲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爲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累遷清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乘城郡王紹聖四年八月加檢校司徒嗣濮王時以病當祠園廟不肯移疾自秋涉冬連往來元符元年春又亟往遂薨于祠下贈太師追封欽王謚穆恪宗漢英宗幼弟也累拜保寧軍留後鄆國公東陽安康郡王元符初以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嗣濮王徽宗卽位徙寧江保平泰寧三鎭判大宗正事加檢校司徒太保太尉帝幸濮邸還其子孫官時安懿王諸子獨宗漢在恩禮隆腆大觀三年八月薨贈太師追封景王謚孝簡宗漢善畫嘗作八雁圖人稱其工仲增嗣仲增濮王孫於屬爲長故封官至彰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政和五年九月薨贈少師追封䣙王謚穆孝仲御自幼不羣通經史多識朝廷典故居父宗晟喪哲宗起知宗正力辭詔虛位以須終制累遷鎭寧保寧昭信武安節度使封汝南華原郡王政和中以檢校少傅泰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封天寧節遼使在廷宰相適謁告仲御攝

事率百僚上壽若素習者帝每見必加優禮稱爲嗣王宣和四年五月薨年七十一贈太傅追封郇王謚康孝仲爰嗣徽宗卽位拜建武節度使爲大宗正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江夏郡王徙節泰寧定武檢校少保少傅宣和五年六月薨年七十贈太保追封恭王仲理嗣靖康初爲安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者英宗本生父後也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元豐七年封王子宗暉爲嗣濮王世世不絕封高宗南遷奉濮王神主于紹興府光孝寺仲湜字巨源楚榮王宗輔之子安懿王孫也初名仲汨熙寧十年授右內率府副率累遷密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保大軍承宣使欽宗嗣位授靖海節度使更今名召知大宗正事未行汴京失守康王卽帝位于南京仲湜由漢上率衆徑謁時嗣濮王仲理北遷乃詔仲湜襲封加開府儀同三司歷檢校少保少傅紹興元年充明堂亞獻七年薨帝爲輟朝賜其家銀帛追封儀王謚恭孝仲湜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性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以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子士從士街士鑁士衎士歆士從靖康末爲洺州防禦使建炎二年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宗子士從招潰卒置屯奏假江淮制置使許之賊李在犯楚州士從遣部將乘虛掩襲狃於小勝軍無紀律敗績士從移司衡温二州臣僚以其弟士鑁撓州縣士從不能制遂罷紹興四年還涇洪二州觀察使權知濮王園令士從乞擇利便地奉安神位從之六年士街授象州防禦使遷華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慶軍承宣使主奉濮王祠事初以軍興南班宗子權罷歲賜至有身歿而不能殮者士街言于朝詔復舊制三十年拜安德軍節度使典宗司凡十四年士鑁官至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隆興元年上言宗司文移視官敘高下令諛臣兄也位反居臣下失尊卑敘乞易置之詔可其奏士衎官至崇慶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右諫議何溥論士衎强市海舟罷官已而詔歸南班奉朝請隆興中以邊事未寧與士鑁奏減奉給恩賞之半以助軍興詔加獎諭仲儡景王宗漢子也初授右內率府副率轉右監門衛大將軍建炎末授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紹興中遷濟州知南外宗

正事八年加檢校少保向德軍節度使襲封嗣濮王仲儡生而不慧以次得封入見榻前慟哭帝驚問故答語狂謬帝優容之九年薨上輟朝三日追封瓊王諡恭惠士倰安懿王曾孫也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襲封除崇慶軍節度使初仲儡薨秦檜專政罷襲檜死始封士倰踰年薨贈少師追封思王諡溫靖士輵士倰弟也紹興二十八年由建州觀察使襲封授昭化軍節度使初懿王神貌奉安報恩寺西挾屋居隘陋士輵請別營祠堂許之久之加檢校少保累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嗣濮王居爲世業除知大宗正事累加三少充醴泉觀使淳熙七年薨贈太傅追封安王士歆仲湜第十一子也由保康軍節度使襲封加開府儀同三司累陞三少慶元二年薨贈太傅追封韶王不袪安懿王元孫也年七十六累轉武功郎士歆既薨不袪年最高得襲封除福州觀察使由庶官襲封自不袪始慶元五年轉武安軍承宣使俄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蔣國公不壘由武經大夫授利州觀察使襲封開禧初遷寧遠軍承宣使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安國公不儔開禧二年由安遠軍承宣使襲封除昭慶軍節度使遷檢校少保嘉定十年薨贈少師追封高平郡王不嫖由武翼大夫襲封授福州觀察使時嘉定十一年也踰年而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惠國公臣僚上言嗣濮王元降指揮雖有擇高年行尊之文然高宗朝儀王仲湜以德望俱隆越仲琮而選拜武德郎藻次當襲封以官卑乃命士儴權奉祠事越十六年始正士儴之封是亦不拘定制也乞自今應封者命大宗司銓量都堂審察閤門引見然後奏取進止寧宗然之不淩父士𥛚不嫖既薨不淩由右千牛衛將軍授福州觀察使襲封嘉定十五年遷奉國軍承宣使十七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惠國公

宋史卷二百四十五

宋史卷二百四十五考證

周恭肅王元儼傳賜白金五千兩固辭不受○臣宗楷按邵氏聞見錄周恭肅王數取金錢於有司積數百萬有司以聞詔除之御史沈邈言其不可帝慘然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惟王一人在耳朕嘗以天下爲養數百萬錢不足計也據此與本傳所載不同

宋史卷二百四十五考證

宋史卷二百四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

宗室三

吳王顥　益王頵　吳王佖　燕王俁
楚王似　獻愍太子茂　鄆王楷　肅王樞
景王杞　濟王栩　徐王棣　沂王樗
和王栻　信王榛　太子諶弟訓　元懿太子旉
信王璩　莊文太子愭　王愷　景獻太子詢
鎭王竑

英宗四子，長神宗，次吳榮王顥，次潤王顏，次益端獻王頵，皆宣仁聖烈高皇后出也。顏早亡，徽宗賜名追封。

吳榮王顥字仲明，初名仲糺。自右內率府副率爲和州防禦使，封安樂郡公，轉明州觀察使，進祁國公。治平元年，加檢校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東陽郡王。三年，出閤。神宗立，進封昌王。官制行，冊拜司空，徙王雍。哲宗嗣位，加太保，換成德、橫海二鎭，徙封揚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謁禁中，帝致恭如家人禮。神宗祔廟，拜太傅，移鎭京兆、鳳翔。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卻。至元祐初，乃賜咸宜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弟頵對邸。車駕偕二宮臨幸，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爲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以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尙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爲邦家光。」徙封徐王，詔書不名。宣仁有疾，顥旦旦入問，因亦被病。宣仁祔廟，拜太師，徙王冀，賜入朝不趨，改淮南、荊南節度使，徙封楚王。病益篤，帝親挾醫視診，令晝夜具起居狀聞，小愈則喜。既而薨，年四十七。帝即臨哭，輟朝五日，成服苑中。贈尙書令兼中書令、揚荊冀三州牧、燕王，諡曰榮，陪葬永厚陵。徽宗即位，改封吳王。顥天資穎異，尤嗜學，始就外傅，每一經終，即遺講讀官以器幣服馬。工飛白，善射，好圖書，博求善本。神宗嘉其志尙，每得異書，亟馳使以示。嘗賜方團玉帶，俾服而朝，顥辭，乃爲製玉魚以別之，是後親王遂踵爲故實。初居英宗喪，丐解官終制，以厭於至尊，不克遂。服慈聖光獻太后之服，易月當除，顥曰：「身爲孫而情文缺然，若是可乎？」請如心喪禮，須上禫除即吉，詔可。子孝騫嗣，終寧國軍節度使、晉康郡王；孝錫，終嘉州團練使，贈永國公。

益端獻王頵初名仲格，封大寧郡公，進鄆國公、樂安郡王、嘉王，所歷官賜略與兄顥同，更武勝、山南西、保信、保靜、武昌、武安、武寧、鎭海、成德、荊南十節度，徙王曹、荊，位至太尉。元祐三年七月薨，年三十三，贈太師、尙書令、荊徐二州牧、魏王，諡端獻。徽宗改封益王。頵端重明粹，少好學，長博通羣書，工飛白、篆籀。賓接宮僚，歲滿當去，輒奏留，久者至十餘年。頗好醫書，手著普惠集效方，且儲藥以救病者。子九人：孝哲，右驍衛將軍，早亡；孝奕，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贈司空、平原郡王；孝參，奉國軍節度使，改寧武、武勝，封豫章郡王；孝永，邢州觀察使，贈司空、廣陵郡王；孝詒、孝騰、孝悅、孝穎、孝愿皆至節度使。

神宗十四子：長成王佾，次惠王僅，次唐哀獻王俊，次褒王伸，次冀王僩，次哲宗，次豫悼惠王价，次徐沖惠王倜，次吳榮穆王佖，次儀王偉，次徽宗，次燕王俁，次楚榮憲王似，次越王偲。八王皆早薨，佾、僅、伸、偉，徽宗賜名追封；俊、僩、倜、价，徽宗改封。

吳榮穆王佖，帝第九子，初授南山東道節度使，封儀國公。哲宗立，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寧郡王，進申王，拜司空。帝崩，佖於諸弟爲最長，有目疾，不得立。徽宗嗣位，以帝兄拜太傅，加殊禮，旋拜太師，歷京兆、眞定尹，荊、揚、太原、與元牧，徙國陳。崇寧五年薨，輟視朝七日，贈尙書令兼中書令、徐州牧、燕王，諡榮穆，又加贈侍中，改封吳王。子有奕，武信軍節度使、和義郡王。

燕王俁帝第十二子母曰林婕妤俁初授武定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成國公偲初授武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祁國公哲宗朝俁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咸寧郡王偲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永寧郡王是後累換節鉞歷任尹牧俁進封萃王偲封睦王徽宗朝俱歷太保太傅俁進封衞王魏王燕王偲進封定王鄧王越王靖康元年同還太師俁授河東劍南西川節度使成都牧偲授永興成德軍節度使雍州真定牧二年上皇幸青城父老邀之不及道遇二王哭曰願與王俱死徐秉哲捕爲首者戮之益兵衞送二王於金營北行至慶源境上俁乏食薨偲至韓州而薨紹興初有崔紹祖者至壽春府稱越王次子受上皇蠟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興師恢復鎮撫使趙霖以聞召赴行在事敗送臺獄伏罪斬於越州市

楚榮憲王似帝第十三子初爲集慶軍節度使和國公進普寧郡王元符元年出閤封簡王似於哲宗爲母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宰相章惇以似對后曰均是神宗子何必然乃立端王徽宗定位加司徒改鎮武昌武成徙封蔡拜太保移鎮保平鎮安又改鳳翔雄武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以爲親隙不可開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也章惇嘗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小未達禍亂之萌恬不以爲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懽然不失兄弟之情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諸至親骨肉之間則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邪臣願陛下密詔有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則終身不忘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何以處之陛下何顏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公望罷知淮陽軍徽宗雖出公望然頗思其言止治其左右崇寧中徙鎮荊南武寧崇寧五年薨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冀州牧韓王改封楚王諡榮憲子有恭定國軍節度使永寧郡王

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皇后爲賢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夭追封越王諡沖獻崇寧元年改諡獻愍后之立也鄒浩凡三上疏諫隨削其藁至是或謂浩有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徽宗詔暴其事復竄浩昭州而竣茂典冊后上表謝然浩蓋無是言也

徽宗三十一子長欽宗次兗王檉次鄆王楷次荊王楫次肅王樞次景王杞次濟王栩次益王棫次高宗次邠王材次祁王模次莘王植次儀王朴次徐王棣次沂王㮄次鄆王棋次和王栻次信王榛次漢王椿次安康郡王楃次廣平郡王楗次陳國公機次相國公梴次瀛國公樾次建安郡王楧次嘉國公椅次温國公棟次英國公橞次儀國公桐次昌國公柄次潤國公樅樫楫材棋椿機六王早薨

鄆王楷帝第三子初名煥始封魏國公進高密郡王嘉王歷奉寧鎮安鎮東武寧保平荊南寧江劍南西川鎮南河東寧海十一節度使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唱名第一母王妃方有寵遂超拜太傅改王鄆仍提舉皇城司出入禁省不復限朝暮於外第作飛橋複道以通往來北伐之役且將以爲元帥會白溝失利而止欽宗立改鎮鳳翔彰德軍靖康初與諸王皆北遷

肅王樞帝第五子初封吳國公進建安郡王肅王歷節度六鎮靖康初金人圍京城要帝子弟爲質且求輸兩河於是遣宰臣張邦昌從樞使斡離不軍爲金人所留約俟割地畢遣還而挾以北去

景王杞初授武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冀國公大觀二年改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郡王政和中授檢校太保尋還太保改授護國武昌軍節度使追封景王靖康元年授荊南鎮東軍節度使還太傅二年遣詣金營充賀正旦使既歸又從上幸青城及上皇出郊杞日侍左右衣不解帶食不食肉上皇製發願文述祈天請命之意以授杞杞頓首泣及北行鬚髮盡白

濟王栩初授鎮洮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魯國公大觀二年改授彰武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安康郡王政和中授檢校太保改荊南清海軍節度使進封濟王靖康元年授護國寧海軍節度使還太傅同景王杞爲賀金人正旦使既還又與何㮚爲請命使金帥紿栩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今所欲

割地而已相回以白上且言金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豈可使上皇蒙塵遂自出以栩從行及索諸王家屬栩夫人曹氏避難他出徐秉哲捕而拘之遂同北去

徐王棣初授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徐國公政和中授檢校太保宣和中改鎮南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高平郡王尋改山南東道河陽三城節度使進封徐王後從淵聖北去紹興二年有蘄州李勃者僞稱祁王內侍楊公謹與言徐王起居狀勃遂改稱徐王宣撫使張浚遣赴行在上命王府故吏驗視言非真詔送大理情得棄市

沂王㮙初授橫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冀國公政和中授檢校太保宣和中改劍南西川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間郡王尋改劍南東川威武軍節度使還太保進封沂王後從淵聖出郊至北方與駙馬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變金遣人按問上皇遣莘王植駙馬蔡鞗等對辯凡三日㮙彥文氣折金人誅之

和王栻初授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廣國公三年授檢校太保尋改定武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南康郡王靖康元年授瀛海安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傅追封和王後從淵聖出郊有遺女一人高宗朝封樂平縣主出適杜安石命大宗正司主婚

信王榛初授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福國公三年授檢校太保宣和末改安遠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平陽郡王靖康元年授慶陽昭化軍節度使還檢校太傅進封信王後從淵聖出郊北行至慶源亡匿真定境中時馬廣與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砦陰迎榛歸奉以爲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遣廣詣行在奏之其略曰邦傑與廣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賊中頗知其虛實賊今稍惰皆懷歸心且累敗於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山西諸砦鄉兵約十餘萬力與賊抗但皆苦窘兼闕戎器臣多方存恤惟望朝廷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爲賊用臣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無異願委臣總大軍與諸砦鄉兵約日大舉決見成功廣既至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上識榛手書遂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潛善伯彥終疑之廣將行密授朝旨使幾察榛復令廣聽諸路節制廣知事不成遂留於大名府不進會有言榛將渡河入京朝廷因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金人恐廣以援兵至急發兵攻諸砦斷其汲道諸砦遂陷榛亡不知所在或曰後與上皇同居五國城紹興元年鄧州有楊其姓者聚千餘人自稱信王鎮撫使翟興覺詐遣將斬之以聞

欽宗皇太子諶朱皇后子也政和七年生爲嫡皇孫祖宗以來所未有徽宗喜蔡京奏除檢校少保常德軍節度使封崇國公從之會王黼得政謀傾京言其以東宮比人主遂降爲高州防禦使靖康元年遷檢校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尋進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四月詔立爲皇太子二年上幸青城命密院同知孫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稱制行事未幾金人請二帝諭太子出城統制吳革力請留欲以所募士微服衞太子潰圍以出傅不許乃謀匿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殺之送金人紿以宦者竊太子欲投獻都人爭之併傷太子遲疑不決者五日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讋衞士遂擁太子與皇后共車以出百官軍吏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已而北去弟訓

訓乃北地所生有碭山人留遇僧者金人見之曰全似趙家少帝遇僧竊喜紹興十年三京路通詔求宗室遇僧自言少帝第二子守臣遣赴行在過泗州州官孫守信疑之白其守請於朝閤門言淵聖無第二子乃詔守信劾治遇僧伏罪黥隸瓊州後有自北至者曰淵聖小大王訓見居五國城

元懿太子諱旉高宗子也母潘賢妃建炎元年六月生於南京拜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金人侵淮南帝幸臨安會苗傅劉正彥作亂逼帝禪位於旉改元明受既而傅等伏誅帝復位乃以旉爲皇太子從幸建康太子立屬疾宮人誤蹴地上金鑪有聲太子驚悸疾轉劇薨諡元懿

信王璩字潤夫初名伯玖藝祖七世孫秉義郎子彥之子也生而聰慧初伯琮以宗子被選入宮高宗命鞠于婕妤張氏吳才人亦請於帝遂以伯玖命才人母之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時生七歲矣伯琮以建國公就傅璩獨居禁中俄拜節度使封吳國公宰執趙鼎劉大中王庶等堅持之命不果行會秦檜專政

遂除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尋詔赴資善堂聽讀。紹興十五年，加檢校少保，進封恩平郡王，出就外第。時伯琮已封普安郡王，璩官屬禮制相等夷，號東西府。踰年，改武昌軍節度使。二十二年，子彥卒，璩去官持服，終喪還舊官。顯仁太后崩，普安郡王始立為皇太子，璩因加恩稱皇姪，名位始定，還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孝宗即位，璩表請入賀，許之，特授少保，改靜江軍節度使。頃之，省紹興府宗正事，改判西外宗正司。璩累章乞閑，改醴泉觀使。淳熙中，除少傅。高宗崩，奔赴得疾，踰年而薨，年五十九，追封信王，累贈太保、太師。始璩之入宮也，儲位未定者垂三十年，中外頗以為疑。孝宗既立，天性友愛，璩入朝，屢召宴內殿，呼以官不名也，賜予無算。子四人：師淳，歷忠州團練使、永州防禦使；師灝、師瀹、師路，並補武翼大夫。孫希楙，特補保義郎。

莊文太子諱愭，孝宗嫡長子也，母郭皇后。初名愉，補右內率府副率，尋賜名愭，除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刺史。孝宗為皇子時，愭拜蘄州防禦使。及受禪，除少保、永興軍節度使，封鄧王。故事，皇子出閤，封王兼兩鎮，然後加司空。愭自防禦使躐拜少保，章異數也。乾道元年，立為皇太子，冊廣國夫人錢氏為妃，詔增東宮從衛。太子謙讓，及奏捐月給雜物，從之。三年秋，太子病，賜醫誤投藥，病劇，上皇與帝親視疾，為赦天下。越三日，薨，年二十四，諡莊文。太子賢厚，上皇與帝皆愛之。帝從禮官議服期，以日易月，文武百官服衰服，一日而除；東宮臣僚齊衰三月，臨七日而除。比葬，帝再至東宮，命宰臣奉諡冊。大小祥皆以執政官行禮。子挺，錢氏所生也。甫晬，除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乾道九年卒，贈武當軍節度使，追封豫國公。寧宗時，命宗子希瑥為太子後。希瑥，藝祖九世孫也，賜名搢，補右千牛衛將軍，置教授于府。開禧二年，除忠州防禦使。嘉定八年，更名恩正。

魏惠憲王諱愷，莊文同母弟也。初補右內率府副率，轉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孝宗受禪，拜雄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慶王。莊文太子薨，愷次當立，帝意未決，既而以恭王英武類己，竟立之。加愷雄武、保寧軍節度使，追封魏王，判寧國府。妻華國夫人韋氏特封韓、魏兩國夫人，以示優禮。賜黃金三千兩、白金一萬兩，命宰執設祖于玉津園。王登車，顧謂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比至鎮，奏朝天申節，許之。府長史上言，欲與司馬分治郡，俾王受成。愷奏曰：「臣被命判府，今專委長史、司馬，是處臣無用之地。況一郡置三判府，臣恐吏民紛競不一，徒見其擾。長史、司馬宜主錢穀、訟牒，俾擬呈臣，臣依而判之，庶上下安，事益易治。」又請增士人貢額，朝廷悉從之。愷究心民事，築圩田之隤圮者，帝手詔嘉勞之。淳熙元年，徙判明州，蠲屬邑田租以贍學，得兩岐麥，圖以獻。帝復賜手詔曰：「汝勸課藝植，農不游惰，宜獲瑞麥之應。」加愷荊南、集慶軍節度使，行江陵尹，尋改永興、成德軍節度使、揚州牧。七年，薨于明州，年三十五。帝素服發哀於別殿，贈淮南、武寧軍節度使、揚州牧兼徐州牧，諡惠憲。王性寬慈，上皇雅愛之，雖以宗社大計出王於外，然心每念之，賜賚不絕。訃聞，帝泫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治二郡有仁聲，薨之日，四明父老乞建祠立碑以紀遺愛。子二人：攄，早卒；柄，生於明州，母卜氏，信安郡夫人。王薨，還居行在。柄性早慧，帝愛之，將內禪，升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慶元間，封吳興郡王，領昭慶軍節度使。開禧三年，薨，贈太保，封沂王，諡靖惠。子垓，三歲而夭。詔立宗室希瞿子為其後，賜名均，領右千牛衛將軍，置教授于府，尋加福州觀察使，後更名貴和，即鎮王竑也。

景獻太子諱詢，燕懿王後，藝祖十一世孫也。初名與愿。寧宗既失兗王，從宰執京鏜等請，取與愿養于宮中，年六歲，賜名曮，除福州觀察使。嘉泰二年，拜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聽讀資善堂。開禧元年，時邊事益急，金人請誅首謀用兵者，曮用翊善史彌遠計，奏韓侂胄輕起兵端，上危宗社，宜賜黜罷，以安邊境，從之。曮立為皇太子，拜開府儀同三司，封榮王，更名幬。詔御朝，太子侍立；宰執日赴資善堂會議。尋用天禧故事，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賓客。太子出居東宮，更名詢。嘉定十三年，薨，年二十九，諡景獻。

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為之後，賜名均，尋改賜名貴和。太子詢薨，迺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竑，授寧武軍節度使，封祁國公。嘉定十五年五月，加檢校少保，封齊國公。十七年六月辛未，竑生子，詔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八月癸未，賜竑子名銓，授左千牛衛大將軍。丁亥，銓薨，贈復州防禦使，追封

永寧侯竑上表稱謝竑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御而厚廩其家使美人瞷竑動息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七月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懼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也時沂王猶未有後方選宗室希瓐子昀繼之一日彌遠爲其父飯僧淨慈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書俾習焉清之上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熟大要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清之始以小官兼教授其後累遷兼如故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應最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竑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竑不能自已屬目牆壁閒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逕過天已暝不知其爲誰甚惑昀既至彌遠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衞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仍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以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爲然未幾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坐宣制畢閤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皇后矯遺詔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帝因加竑少保進封濟王九月丁丑以竑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僞爲李全榜揭于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進討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不滿百人耳竑知其謀不成率州兵討之遣王元春告于朝彌遠命殿司將彭任討之至則事平彌遠令客秦天錫託召醫治竑疾竑本無疾丙戌天錫詔竑諭旨逼竑縊于州治帝輟朝贈銀絹各一千會子萬貫贈少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給事中盛章權直舍人院王塈一再繳奏詔從之右正言李知孝累奏追奪王爵降封巴陵縣公于是在廷之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每以竑爲言彌遠輒惡而斥遠之端平元年詔復官爵妻吳氏爲比邱尼賜惠淨法空大師月給緡錢百貫景定五年度宗降詔追復元贈節度使德祐元年提領戶部財用兼修國史常楙請立竑後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賜謚命大宗正司議選擇立後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下禮部議贈太師尚書令依舊節度使陞封鎮王謚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

宋史卷二百四十六

宋史卷二百四十六考證

鎮王竑傳客秦天錫〇宋通鑑作余天錫

宋史卷二百四十六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

宗室四

子漴　子崧　子櫟　子砥
子晝　子潚　師彝　希言
希懌　士晤　士㣫　士崹
士晴　不羣　不棄　不尤
不息　善俊　善譽　汝述
叔近　叔向　彥倓　彥橚
彥逾

子漴字正之燕王五世孫父令鑠官至寶文閣待制子漴以蔭補承務郎累遷
少府監主簿改河南少尹時治西內子漴有幹才漕使宋昪器之或事有未便
子漴輒力爭昪每改容謝之除蔡河撥發綱運官會夏旱河水涸轉餉後期貶
秩一級提舉三門白波輦運事除直秘閣丁內艱起復累進龍圖閣秘閣修撰
除陝西轉運副使初蔡京鑄夾錫錢民病壅滯子漴請鑄小鐵錢以權之因範
格以進徽宗大說御書宣和通寶四字爲錢文既成子漴奏令民以舊銅錢入
官易新鐵錢旬日易得百餘萬緡帝手札以新錢百萬緡付五路均糴細麥命
子漴領其事民苦限迫詣子漴訴者日數百人子漴奏請寬其期民便之會蔡
京再相言者希京意論子漴亂錢法落職奉祠靖康初復秘閣修撰金人侵洛
子漴奔荊南潰兵祝靖威德破荊南城子漴匿民家靖等知之來謁言京城已
破子漴泣說之曰君輩宜亟還都城護社稷取功名無貪財擾州縣也皆應曰
諾子漴因草檄趣之翌日靖等遂北行紹興元年召見復徽猷閣直學士知西
外宗正司改江西都轉運使時建督府軍須浩繁子漴運餉不絕以功進寶文
閣直學士再知西外宗正司三京新復除京畿都轉運使以疾辭卒於家年六
十七子漴幼警悟蘇軾過其家抱置膝上謂其父曰此公家千里駒也及長善

談論工詩然崇寧大觀間土木繁興子漴每董其役識者鄙之
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後五世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間官至宗正少卿除
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道阻未得進聞張邦昌僭位以
書白康王宜遣師邀金人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遂與
知潁昌府何志同等盟傳檄中外已而聞金人退引兵襄邑遣范塤徐文中詣
濟王請王進兵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無親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帥之
權此殆天意亟宜承制號召四方豪傑則中原可傳檄而定王命子崧充大元
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邦昌家在廬州子崧檄通守趙令儼幾察之且請
捕誅其母子以絕姦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路凡有事宜並取
大元帥府裁決僞檄毋輒行宣撫使范訥逗撓營私所宜加罪宜蠲被兵州縣
租經理淮南荊浙形勢之地毋爲羣盜所據檄止諸路毋受邦昌僞赦移書責
邦昌曰人臣當見危致命今議者藉藉謂劫請傾危之計實由閣下不然金人
何堅拒孫傅之請而卒歸於閣下也敵既遠去宜速反正若少遲疑則天下共
誅逆節雖悔無及矣又遺書王時雍曰諸公相與亡人之國方且以爲佐命功
臣不知平日所學何事會邦昌遣使迎王次第白子崧子崧即貽王書曰似聞
謂以京師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便圖遷徙臣竊惑焉夫欲致中興當
謹舉措宜先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霈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然後徐議
所向遂傳檄京師奏於隆祐太后曰諸路先聞二聖北遷易姓改國恐間有假
討逆之名以竊據州郡者乞速下明詔諭四方以迎立康王之意庶幾人心慰
安奸宄自消矣尋以所部兵會濟州康王即位子崧請放諸路常平積欠錢又
言臺諫爲人主耳目近年用非其人率取旨言事請遵舊制聽學士中丞互舉
范祖禹常安民上官均先朝言事盡忠請錄其子帝皆可其奏因建三屯之議
一屯澶淵一屯河中陝華一屯青鄆間以張聲勢萬一敵騎南侵則三道並進
可成大功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上章論王時雍徐秉哲
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等逼遷上皇取太子辱六宮
捕宗室竊禁物都人指爲國賊伏望肆諸市朝以爲臣子之戒時滑州兩經殘

破子崧薦傳亮可任除亮滑州通判黃潛善沮之命遂寢賊趙萬犯鎮江子崧遣將擊萬於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頃之官軍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據鎮江初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得其文上之詔御史往案其獄情得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城降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赦復集英殿修撰而子崧已卒於貶所

子櫟燕懿王後五世孫登元祐六年進士第靖康中爲汝州太守金人再渝盟破荆湖諸州獨子櫟能保境土李綱言於朝遷寶文閣直學士尋提舉萬壽觀紹興七年卒

子砥藝祖後令珣之子也仕至鴻臚丞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遣其徒朱國寶王孝安至中京求得上皇宸翰懷之以歸建炎二年六月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於都堂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啗虎以肉食盡終必食人若設陷穽待之庶能制虎因復故官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卒

子晝字叔問燕王五世孫少警敏強記工書翰累官憲州通判宣和初充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出知澤州改密州詔爲刑部員外郎以憂去建炎四年還吏部員外郎尋用大宗正士㒟薦遷尙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貨務歲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以功進秩一階試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禮八十篇爲二十七卷上言復春分祀高禖禮除權禮部侍郎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以公族爲侍從及改官制後都承旨用文臣皆自子晝始衢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請禁絕之累求補外遷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既而奉祠以歸寓於衢紹興十二年卒年五十四

子潚字清卿秦康惠王後孝靖公令奥之子也七歲而孤家貧力學登宣和中進士第調真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官去改衢州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潚佐唐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還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千緡悉歸之公帑除直祕閣兩淮轉運副使朝廷遣人檢沙田蘆場欲概增租額子潚以承買異冒占力止之時議者言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宜分道諸浦注之江詔子潚往案視還言太湖當數州巨浸豈淞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於常熟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柵至雉浦入於涇谷又疏鑿福山塘至尙市橋北注大江分殺其勢水患用息明州守趙善繼治郡殘酷子潚率諸監司劾罷之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吏不能欺禁權家僦人子女爲僕妾者詔權戶部侍郎陞華文閣待制復知臨安府調三衙卒修築都城不擾而辦金主亮渝盟子潚獻助軍錢十五萬緡特遷一秩帝幸建康充行宮留守參謀官扈蹕還復知臨安府金人來議和子潚謂事情叵測宜以軍禮待之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潚練兵習爲鵝鸛魚麗陣上觀於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賂通郡胥吏反爲之用匿其蹤跡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潚以禮延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貸胥衆震恐爭指賊處悉禽獲凡豪猾爲賊囊橐者窮治之海道遂平陞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頓平民賴以濟進龍圖閣學士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爲妾者其妻妬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與化掾安廨中宮父詰郡訴吏不決子潚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果得缶以歸獄遂決其發擿類此乾道二年卒於官年六十六

師羿字從善系出燕懿王王生彰化軍節度使惟忠惟忠生宣城侯從謹從謹生崇國公世恬世恬生嘉國公令畯令畯中興初韓世清挾令畯爲變裂黃旗被其身固拒獲免令畯生朝奉郎子笈子笈生和州防禦使伯驌伯驌少從高宗於康邸以文藝侍左右師羿伯驌之子也舉進士第除司農簿還金部郎中孝宗奇其才顧遇頗厚師羿奏左右曹度支倉部宜立總計司歸併財物之數以絕吏奸制可知吉州即山鍊銅足冶欠額二十萬進戶部郎官淮東總領光宗初擢大府少卿知秀州改淮南運判時郡鐵錢不行鹽商弗至師羿請發度牒出倉粟以收鐵錢鹽利遂通累遷司農卿知臨安府有僧號散聖者以妖術惑衆

師㢲捕治黥之韓侂冑用事師㢲附之遂得尹京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㢲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衆慚沮侂冑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冑侂冑以遺四妾其十人亦欲之侂冑未有以應也師㢲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妾爲求遷官得轉工部侍郎侂冑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㢲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㢲也侂冑大笑久之以工部尚書知臨安府侂冑將用兵師㢲度侂冑材疎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論侍御史鄧友龍劾罷之侂冑死其黨多坐謫以師㢲嘗與侂冑異故獲用除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會荆湖始置制閫以命師㢲給事中蔡幼學繳其命遂罷歸未幾詔爲兵部尚書知臨安府幼學時爲學士亦不草詔留元剛草之時楮輕糴貴師㢲尹京未數月楮價寖昂糴亦稍平執政愈益賢之會武學士柯子沖盧宣德以事至府師㢲擅撻遣之衆盡譁文武二學之士交投牒師㢲乃罷免與祠卒於家年七十師㢲四尹臨安有能聲嘗鈎致民罪沒其家貲詔事權貴人以是鄙之

希言字若訥惠王令廮玄孫也淳熙十四年登第調衢州司戶合郡民以計表其坊里標其戶數爲圖獻於守守才之西安令不職守檄希言攝邑漕善令會嚴州請復烏龍嶺稅場檄希言往訪之俾令得復職希言力陳烏龍場不當復漕怒曰衢已復孔步章戴二場何烏龍獨不可復希言謂二場當併罷去漕不能奪二場竟亦廢改吉州司理屬邑有誣人以殺人罪者吏治之急囚誣服希言鞫得實檄縣他捕乃得眞盜用楊萬里周必大薦授臨安府司法改淮西總所幹辦移書約諸郡綱必時發至卽受納無滯留始至軍庫見錢不滿千緡比去庫錢充溢知臨安仁和縣關學宮四百餘畝適大旱蝗集御前蘆場中亘數里希言欲去葦以除害中使沮其策希言驅卒燔之臨平塘隄決希言督役親捧土投石兵民爭奮堤成因築重隄後不復決民病和買絹折錢重希言節公費代其輸除大社令遷樞密院編脩官兼右司上言諸將但務城守敵來不拒去不復追異時之憂殆不止保江而已宜諭諸將一軍受圍諸軍共守敵不渡淮則均受賞以戰爲守毋以守爲守還宗正丞請南班得與輪對許之累遷秘書丞著作郎軍器少監皆兼右司又充樞密院檢詳爲宰屬樞掾凡六年奉祠去嘉定十七年卒年六十一贈資政殿大學士封越國公謚忠憲子與權登進士第再中刑法科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希懌字伯和燕王八世孫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趙汝愚帥福建希懌爲屬吏嘗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緝爲一編曰是吾師矣汝愚嘉之薦於憲辛棄疾棄疾尚氣僚吏不敢與可否希懌獨盡言無所避屬邑侯官苦稅重每不登額希懌稽核公帑羨錢以足之棄疾亦薦其能汝愚當國調江東運司幹辦同寅有坐侂冑黨者諸司莫敢薦希懌賢其人請以薦己者薦之改太平州通判先是盜黥而逃者捕得處死希懌言強盜特貸命而輒逃者斬今黥罪致死非法之平也自是皆減死論還江西茶鹽提舉歲饑惡少聚劫希懌將自臨按幕屬力止之不聽曰希懌不出饑民終不得食且召亂矣遂行發粟賑給禽首謀者治之其黨遂散陞本路帥兼漕事黑風峒羅世傳寇郴陽奸民潛通賊陰濟以糧希懌捕治之賊乏食乃去未幾李元礪寇郴陳廷佐寇南安復誘羅世傳與合劫掠至龍泉有何光世者能知賊動息希懌授光世計俾誘世傳誅元礪以自贖功未竟移知平江府其後世傳果縛元礪以獻廷佐勢孤亦降移知太平州希懌爲倅日習知其民利病遂損折市價減榷酤額以蘇民力已而乞祠遷端明殿學士換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嘉定五年卒年五十八贈少保封成國公

士晤字公美濮安懿王曾孫也天資警敏兒時儼如成人比弱冠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從上皇北遷次洺州東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金人圍合皆散走士晤乘驢西亡夜半盜跋驢去徒步疾趨遲明抵武安酒家語人曰我皇叔也邑官聞之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因募得少壯百餘人從至磁州招集義兵以解洺圍旬日間得勝兵五千人歸附者數萬時洺州守臣王麟欲叛降敵軍民怒殺之推統制韓一爲主士晤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圍翌日入城部分守禦敵治壕塹樹鹿角示以持久士晤礪將士死守飛火砲碎其攻

具以計生得其首領。敵乃解圍去。以功遷權知洺州。仍兼防禦使。建炎二年。金人再犯洺。糧盡援絶。衆不能守。乃擁士晤出城。由白家灘抵大名府。詔赴行在。紹興五年。還泉州觀察使。再遷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時泉邸新建。向學者少。士晤奏宗子善軫文藝卓絶。衆所推譽。乞免文解。由是人知激勸。遷節度使。未拜而卒。年四十六。贈少師。追封和義郡王。淳熙中。謚忠靖。子不流。歷臨安紹興帥。治有聲。

士㒟字立之。邸康孝王仲御第四子。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初補右班殿直。累遷忠州防禦使。鄭州觀察使。由寧遠軍承宣使轉權同知大宗正事。時康王建大元帥府。士㒟請於孟太后。乞命帥府得承制便宜行事。又請奉王承大統。太后從之。王遂即位。除光山軍節度使。扈蹕南幸。黄潛善等用事。士㒟論其誤國。潛善斥之。出知南外宗正事。會苗傅劉正彥作亂。士㒟易服入杭。以蠟書遺張浚。趣其勤王。復遺呂頤浩書。勉其與浚同濟國難。苗傅等怒浚。浚坐謫。復遺浚書。謂朝廷無他意。俾賊勿疑耳。事平。加檢校少保。除同知大宗正事。丁母憂。起復。除大宗正事。請序位安定郡王下。從之。累乞祠。不許。以定策功。詔其子不議改文秩。不怞易環衛官。加士㒟檢校少師。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入覲。勸帝留意恤民。金人既歸河南陝西地。命士㒟謁陵寢。遂入柏城。披歷榛莽。隨宜葺治。禮畢而還。特封齊安郡王。以旌其勞。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軍興。罷宗室賜予。至有喪不能斂者。士㒟以聞。詔緦麻袒免親任環衛官而身亡者。賜錢有差。士㒟數言事。忤秦檜。及岳飛被誣。士㒟力辨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檜大怒。諷言者論士㒟交通飛。蹤迹詭祕。事切聖躬。遂奪官。中丞万俟卨復希旨連擊之。謫居於建。凡十二年而薨。年七十。帝哀之。贈太傅。追封循王。六子皆進官二階。長子不凡。方苗傅之亂。刲股納蠟書。持告張浚。以功轉兩官。易文資。從趙哲收復延州。殺業濩。以功賜爵二級。

士嶢字仰夫。太宗五世孫。初以廕補官。累轉太子率府副率。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洪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嶢至一大船中。見二帝御容。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至山中。衆欲聚爲盜。士嶢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爲朝夕計耳。孰若仰給州縣。士嶢以近屬諭之。必從。如此則今日不饑餓。後日不失賞。是一舉而兩得也。衆聽命。乃走謁太后虔州。會虔民作亂。鄉兵在外爲應。與官軍相持。士嶢詣執政。謂當請太后急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又宜急諭城中。城中定則外寇可弭。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溼。乃餘事耳。赦既下。城中遂定。還右監門衛大將軍。惠州防禦使。紹興二十一年卒。贈建寧軍承宣使。追封建安郡王。

士[角青]。太宗之後。商濮王之裔也。從上皇俱北還。乘間變姓名。入僧寺中。落髮衣僧衣以行。抵會稽。扈蹕幸。以覃恩轉千牛衛將軍。奉朝請而卒。

不羣字介然。太宗六世孫。宣和中。量試授承事郎。靖康初。宰濟南章邱縣。縣當山東河北之衝。不羣募効用五千人。增城浚濠。爲戰守備。敵攻圍兩月不能下。遷維州通判。陞直祕閣通判鎮江府。辟充兩浙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宗在越。詔改郴州。時羣盜出沒湖湘間。不羣嚴備禦。盜不能犯。進直顯謨閣。移知鼎州。充湖北兵馬副鈐轄。既而朝廷慮郴失守。復留不羣於郴。會岳飛破曹成。成遁。因犯郴。不羣乘城固守。拒卻之。進直寶文閣。移知宣州。軍需以時辦。而民不擾。進秩二階。知廬州。酈瓊叛。擁不羣北去。尋釋之以歸。帝召見。間瓊叛故。不羣曰。由劉錡除制置。瓊等以爲圖己。兼撫諭後時。故叛。帝悔之。除知荊南府。累遷兩浙路轉運副使。卒於官。

不棄字德夫。太宗之裔。紹興中。爲江東轉運判官。秦檜忌四川宣撫使鄭剛中。以不棄能制之。除太府少卿四川宣撫司總領官。初。趙開總蜀賦。宣撫司文移率用申狀。不棄至官。用張憲成故事。以平牒見剛中。剛中愕然。久之始悟其不隸己。遂有隙。不棄欲盡取宣撫司所儲。剛中不與。不棄怒。剛中辟利州轉運使王陟兼本司參議。不棄劾罷之。二人愈不相能。檜併召還。剛中在蜀。服用頗踰制。不棄復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陞不棄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踰年。改工部侍郎。尋除敷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時浙東旱饑。民多流亡。提舉秦昌時。檜兄子也。不棄言其悉心振恤。全活甚衆。昌時得遷秩。其媚檜如此。未幾卒。

不尤有武力。靖康之難。與王明募義兵與金人戰。雄張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

此小使軍也高宗即位引衆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湖寇飛死檜奪其兵遣守
横州而卒子善丞進士登第累官敷文閣直學士兩浙轉運副使
不息字仁仲嗣濮王宗暉曾孫也父士圃從上皇北還遙拜集慶軍節度使不
息初補保義郎紹興二十七年登第易左宣義郎調婺州金華丞治縣豪何汝
翼械請於郡編隸他州邑人慴服除永州通判郡歲輸米倍收其羸民病之不
息言於守損其數帥司檄不息錄靖州獄辯出冤者數十百人靖人德之繪其
像以祠除知開州開在巴東俗鄙陋不息爲興學俾民知孝義郡有鹽井舊長
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息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
兩稅及天申節銀絹在開二年民絕鬭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
夔州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遮城門不得行至夔民病上供銀時部使者以親故
攝大寧鹽場專其利不息斥去而鹽獲羨餘乃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易米得
三萬餘斛運抵湖北市銀以歸代諸郡納上供銀省緡錢十五餘萬改成都路
轉運判官適歲饑不息行抵瀘南貸官錢五萬緡遣吏分糴比至下令曰米至
矣富民爭發粟米價遂平雙流朱氏獨閉糴邑民羣聚發其廩不息抵朱氏法
籍其米黥盜米者民遂定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江遏水以灌數郡田
吏盜金減役夫堰不固而圮田失水故歲屢饑不息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
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末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爲粥視全活數
百萬黎州青羌奴結兒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息給餉故事富人出糧而下戶
以力致于邊不息曰民饑不可擾也以糴餘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息攝
制司初官兵敗前制使遣人賂奴結兒以和不息曰奴結兒吐蕃小種也今且
和若大族何不聽會酋豪蔓東畜列率數千人入漢地二百餘里成都大恐不
息靜以鎮之召選屬飲夜遣步將領飛山軍徑赴沉黎又徙綿州兵戍邛州爲
後援戒之曰堅守勿動密檄諸蕃部生獲吐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
邛部川首領崖襪合諸部落大破吐蕃於漢源斬蔓東畜列首來獻凡十有六
日而平嘉州虛恨蠻入寇不息標吐蕃首境上蠻懼一夕遁去不息乃令緣邊
家出丁夫一人分戍諸堡復其家不息能歸蜀人送者沿戍都至雙流遮道不

得行未幾除成都提刑改四西路轉運判官廷臣薦其賢詔授右監門衛大將
軍惠州防禦使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吏白承受奏請須用中貴人不息曰有
司不存乎罷不用中貴人或請見輒謝出之進明州觀察使俄陞招慶軍承宣
使金人完顏烈來聘充館伴副使金使從者舊見館使皆對揖不息不爲禮宴
玉津園不息連射皆中使者驚服不息以文行訓勉族屬薦其秀傑者奏新學
宮增廣弟子員倣大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淳熙
十四年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不息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北
還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讎未報非敢志富貴也登第時
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居
官所至有聲立朝好言天下事蜀中武帥操重權不息請復置安撫司相維而
治其論王抃不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爲副都指揮使尤人所難言者遇
大旱一日九疏勸上求直言通下情退而燔其藁時布衣上書狂悖多抵罪不
息謂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此宜書之御座右帝悚然可之既嘉其忠諒每宴禁
中帝飲之酒顧謂皇太子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事中白英國公
借擊毬馬不息正色曰上惟一皇孫萬一馬驚墮斬汝輩無益也馬竟不可得
所敬者朱熹張栻栻死爲請諡又請用熹其好尙如此
善俊字俊臣太宗七世孫父不衰閩路兵馬鈐轄善俊初補承節郎紹興二十
七年登第換左承務郎調南城丞改昭信軍簽判奇之虞允文亦薦其有還帥
才除幹辦諸司審計司知郴州數奏稱旨留爲大府寺丞尋攝帥知鼎州會歲
旱江浙饑民麕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貸牛種傚屋以居死者爲給櫬人
至如歸州城舊毀於兵善俊葺完之因言異時特焦湖以通饋餉今既堙涸宜
募鄉兵保孤姥二山治屋以儲粟敵或敗盟則吾城守有餘餉道無乏矣又增
築學舍新包拯祠春秋祀之人感其化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移知建州建俗生
子往往不舉善俊痛繩之給金穀捐己俸以助其費再知廬州首言和好不可
恃當高城浚池以爲備復芍陂七門堰農政用修免責屬邑坊場河渡羨錢百
姓德之以父憂去服闋起知鄂州適南市火善俊亟往視事弛竹木稅發粟振

民開古濬，創火巷，以絕後患。僚屬爭言用度將不足，善俊曰：「吾將瘠己肥人。」乃省燕游、車騎、鼓吹之費，郡計用饒，代輸民役錢。再知建州，歲饑，民羣趨富家發其廩，監司議調兵掩捕，善俊曰：「是趣亂也。」諭許自新，平米價，民乃定。邑尉入盜十三人死罪以希賞，善俊辯其冤。徙知隆興府，移江西轉運副使。時朝廷議減月樁錢，善俊言：「及州不及縣，則縣仍迫取於民，猶不減也。宜一路通裁其額，下之漕臣，科郡縣輕重均減之。」又奏：「和買已是白科，從而折變，益加糜費，其數反重於正絹。」併乞蠲減。黥卒遇赦還者，刺充鋪兵，可除民害。所言多見用。轉湖南帥。郴、桂地絕遠，守多非才，善俊謂宜精其選。代輸潭州經總制錢，停醴陵渌水渡錢。加秘閣修撰，移知鎮江府。丁母憂，終喪而卒，年六十四。善俊風儀秀整，喜功名，尤好論事。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屢震，每以飭邊備爲戒。孝宗英武獨運，缺相者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無人，尤人所難言者。

善譽字靜之，父不倚，太宗之後也。善譽幼敏慧力學，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調昌國簿，攝邑事，勸編戶裒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捕得海盜全黨，守欲上其功，善譽曰：「柰何以人命希賞。」守益賢之，薦于朝，授兩浙運幹，改知撫州臨川縣。縣舊預借民賦，善譽閱籍，發逋負，按籍征催，卒以時辦集，遂罷預借。改常州添差通判。史浩言其賢，詔赴部堂審察，累遷大理丞、湖北常平茶鹽提舉。會大旱，善譽通融諸郡常平，計戶振貸，嗣歲麥禾倍收，民爭負以償。奏罷稅場十餘、渡四十五，民便之。俾諸郡售田，委郡文學董其入，以給計偕者。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遂寧守徐詡乏廉聲，部使者以其故御史，寬假之。善譽過遂寧，詡出迎，善譽抑使循廊，詡大沮，郡人聞之，爭訟其過。善譽劾諸朝，宰相王淮善詡，寢其章，善譽徑以聞，罷詡。又以羡賞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咸惠並孚。宗子寓蜀者少業儒，善譽即郡庠立學以教之，人始感勵。引年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無疾而卒，年四十七，時淳熙十六年也。善譽早失怙恃，撫育諸季備至，居官廉靖自將，多所著述，郭雍、朱熹嘗取其易說云。

汝述字明可，太宗八世孫。曾祖士說，從二帝北遷，臨河罵敵而死。汝述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調南劍州順昌尉。嘉定六年，詔主管官告院，自是常兼宰士。累遷將作少監、權侍立修注官。八年，除起居郎兼密院都承旨，俄遷兵部侍郎，以母憂去。服闋，改刑部侍郎，還尙書，知平江府，卒。汝述爲尉，應詔上封事，論議懇惻，立朝薦引多知名之士，然爲時相所親暱，躋通顯，人亦以此少之。

叔近，悼王玄孫，榮昃公克類之子也。建炎元年，爲秀州守。杭卒陳通反，詔辛道宗將西兵討之，兵潰爲亂，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諭以禍福，亂兵乃去。未幾，差權兩浙提刑。叔近招通，通聽命，叔近以素隊數十人入賊城，衆猶不解甲，叔近置酒推誠待之，遂皆感服，城中稍定。叔近奏：「通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賞不時給，遂至紛爭，今已就招，請赦其徒二百餘人。」帝許之，臺諫皆言不可，遂寢。叔近還秀州。已而王淵兵至杭，詐傳呼云：「趙秀州來。」通郊迎，淵遂誅之。初，淵在汴京狎娼周氏，周氏後歸叔近，淵銜之，乃誣叔近通賊，奪職，拘於州，以朱芾代之。芾肆殘虐，軍民怨憤，小卒徐明率衆因芾，迎叔近領郡事，叔近不得辭，因撫定之，請擇守於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俊，淵部曲也，辭行，淵謂之曰：「叔近在彼。」俊喻意，領兵至郡，叔近出迎，俊叱令置對，方操筆，羣刀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俊曰：「汝既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竟，已折首於地。徐明等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驅掠。翌日，俊斬關入，捕明等誅之，取周氏歸於淵。紹興九年，御史言叔近之冤，贈集英殿脩撰。

叔向，魏王之系也。方汴京破時，叔向潛出之京西，金人退，引衆屯青城，入至都堂，叱王時雍等速歸政，置救駕義兵。其後爲部將于渙上變，告叔向謀爲亂，詔劉光世捕誅之。

彥倓字安鄉，彭城侯叔褧曾孫也。父公廣，饒州太守。彥倓初調溧陽尉。邑民潘氏兄弟橫邑中，號「三虎」，畜僮僕數百，邑官莫敢誰何。彥倓白其守，治之，縛潘氏昆弟，正其罪。改揚州司戶，攝獄掾。有告主藏吏盜錢餘千萬，治之急，吏泣請死。彥倓察其情，屏人問，則諸吏共貸也，乃許自首免罪，一日而畢。改平江府推官，攝宜興縣。縣自中興後預借民明年稅，民挾此得慢其令，彥倓請禁預借，邑遂易治。知臨安於潛縣，縣胥往往通臺省吏，得肆其奸，彥倓執其黠者械送府，臺省吏從中救之，彥倓力爭，竟抵胥罪。浮橋壞，以水敗，彥倓梁以石，民免溺死。墜

臨安府通判。開禧初，知興國軍。歲旱蝗，而軍需益急，屬邑令吳格負上供銀尤多，彥倓坐累貶秩。格愧謝，彥倓曰：「屬時多艱，宜寬民力以崇根本，何謝為？」潰卒據外城為變，彥倓募能斬捕者賞之，既而各斬首以獻，散其餘黨。累遷湖南運判。猺人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彥倓謂帥臣曰：「猺人讎殺乃其常情，況主斷不平，是激之使叛也。能遣諜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讎，破之易矣。」帥從其計，遂降孟傳。尋知紹興府，楮價輕，彥倓權以法，民便之。復鹿鳴禮，置興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倓取死囚暴首刖足徇於衆曰：「此劫蔆藕者也。」遂散其衆。乃第民高下，損其稅有差，免輸湖籍田米，舉緡錢四十萬以助荒政，民賴以濟。詔改大府少卿，遷顯謨閣、知太平州，調江西轉運使。嘉定十一年，卒於官，年六十四。

彥橚字文長，悼王七世孫，祖訓之，在忠義傳。彥橚登乾道二年進士第，尉樂清。會大旱，令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彥橚曰：「損斂己責，所以招和氣，何禱為？」已而果雨。累官福建路運幹。屬邑負振鹽本錢數千萬，累歲不能償，彥橚白其長蠲之。慶元初，知晉陵縣，歲饑，彥橚振恤有方，所活幾二十萬。又以羨錢為五等戶代輸。擢監登聞檢院。時韓侂胄方柄用，朝士悉趨其門，彥橚切歎惋，出知汀州。州民葉姓者嘯聚汀、贛間，彥橚遣將捕戮之。遷廣西提刑。諸郡鬻官鹽，取息之六以奉漕司，後增至八分，彥橚復其舊，以蘇民力，朝廷從之。侂胄死，詔戶部侍郎兼樞密院檢詳士大夫前與兵議者，坐侂胄黨，將併逐之。彥橚歎曰：「士方以偽學廢，今又以兵端斥去，苟欲錮士，何患無名。」每見帝，必言才難。遷湖廣總領，舊士卒物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請。彥橚置別籍稽核之，或傳軍中有怨言，彥橚曰：「不樂者主帥耳，何損士卒。」持之三年，掛虛籍者贏三萬，額減錢百萬緡，用度以饒，比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百萬，盡蠲之。知平江府，郡之昆山並大海，盜出沒莫可蹤迹，彥橚奏分其半置嘉定縣，屯兵以守。轉寶謨閣待制，卒於官，年七十一。

彥逾字德先，魏悼王後，崇簡國公叔寓曾孫也。紹興三十年登第，淳熙五年，知秀州，累遷大府少卿、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挺遣屬吏安丙來迓，彥逾見即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萬，得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遺挺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府，郡適旱饑，彥逾節浮費，發粟振糴，民賴以濟。遷戶部侍郎、工部尚書。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議請立嘉王為皇帝，欲倚殿帥郭杲為用，遣中郎將范任告之，杲不應。時中外洶洶，彥逾見汝愚，對泣，汝愚密告以翊戴之議，彥逾大喜，力贊其決。郭杲嘗被誣，彥逾為白於帝，杲德之，遂馳告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虎臣，當任其責。」杲未及對，彥逾急責之，杲許諾，遂領兵為衞。寧宗即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會留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逾以端明殿學士出知建康，兼江東安撫使，未行，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彥逾為政不擾，蜀人便安之，以定策勳，累遷資政殿大學士。嘉泰間，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嘉定間，乞祠以歸，尋卒。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計，冀汝愚引己共政，及外除，頗觖望，乃疏當時名臣上之，目為汝愚黨，帝由是疑汝愚。其兩入蜀，皆有聲。然吳氏世守武興，兼利西安撫，操重權，吳挺卒，朝廷用丘崈議，併利西安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安撫，乃領以武帥，其後吳曦因之以生變，人以是咎彥逾云。

宋史卷二百四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

公主

秦國大長公主　太祖六女　太宗七女
眞宗二女　仁宗十三女　英宗四女
神宗十女　哲宗四女　徽宗三十四女
孝宗二女　光宗三女　魏惠獻王一女
寧宗一女　理宗一女

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妹也初適米福德福德卒太祖卽位建隆元年封燕國長公主再適忠武軍節度使高懷德賜第興寧坊開寶六年十月薨太祖臨哭廢朝五日賜諡恭懿眞宗追封大長公主元符三年改秦國政和四年改封恭懿大長帝姬有姊一人未笄而夭建隆三年追封陳國長公主元符改封荆國大長公主政和改封恭獻大長帝姬

太祖六女申國成國永國三公主皆早亡

魏國大長公主開寶三年封昭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王承衍賜第景龍門外太宗卽位進封鄭國淳化元年改封秦國眞宗至道三年進長公主大中祥符元年薨賜諡賢肅元符改封魏國大長公主政和改賢肅大長帝姬

魯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延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石保吉太宗卽位進封許國淳化元年改晉國眞宗初進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大長公主薨賜諡賢靖元符改封魯國政和改賢肅大長帝姬

陳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永慶公主下嫁右衛將軍魏咸信太宗卽位進封號國淳化元年改齊國眞宗初進許國長公主咸平二年薨諡貞惠後改恭惠景祐三年追封大長公主元符改封陳國政和改賢惠大長帝姬

太宗七女長滕國公主早亡

徐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九年封蔡國下嫁左衛將軍吳元扆淳化元年改魏國薨諡英惠至道三年追封燕國長公主景祐三年進大長公主元符改徐國政和改英惠大長帝姬

邠國大長公主太平興國七年爲尼號員明大師八年卒至道三年追封曹國長公主景祐三年進大長公主元符改邠國

揚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長公主咸平五年進魯國下嫁左衛將軍柴宗慶賜第普寧坊宗慶禹錫之孫帝命主以婦禮謁禹錫第歷徙韓魏徐福四國仁宗立進鄧國大長公主明道二年薨進封晉國諡和靖元符封揚國政和改和靖大長帝姬主性妬宗慶無子以兄子爲後

雍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賢懿長公主咸平六年下嫁右衛將軍王貽永進封鄭國賜第景德元年薨諡懿順景祐三年追封大長公主皇祐三年改韓國徽宗改封雍國政和改懿順大長帝姬

衛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壽昌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封陳國改吳國號報慈正覺大師改楚國又改邠國天禧二年改建國乾興元年封申國大長公主天聖二年薨賜諡慈明徽宗改衛國政和改慈明大長帝姬

荆國大長公主幼不好弄未嘗出房闥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眞宗卽位封萬壽長公主改隨國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勖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勖父繼昌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以襲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遵勖賓客皆一時賢士每燕集主必親視饔饍嘗有盜入主第帝命有司訊捕主請出所逮繫人以私錢募告者果得眞盜法當死復請貰之歷封越宿鄂冀四國明道元年進魏國初遵勖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左右白須奏得報乃可行主不待報而往從者纔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主車其後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嘗因浴仆地傷右肱帝遣內侍責侍者主曰年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由是悉得免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爲歌詩尤善女工之事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視他子與己出均及病目帝挾醫診視自后妃以下皆至第候問帝親舐其

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柰何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沖淡自若誡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吾歿後當亦如是皇祐三年薨年六十四帝臨奠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諡獻穆徽宗改封荊國政和改獻穆大長帝姬

眞宗二女長惠國公主早亡

昇國大長公主初入道明道二年封衞國長公主號清虛靈照大師慶曆七年追封魯國諡昭懷徽宗改封昇國大長公主政和改昭懷大長帝姬

仁宗十三女徐國鄧國鄭國楚國商國魯國唐國陳國豫國九公主皆早亡

周陳國大長公主帝長女也寶元二年封福康嘉祐二年進封兗國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籲天乞以身代帝隆愛之帝念章懿太后不及享天下養故擇其兄子李瑋使尚主瑋朴陋與主積不相能主中夜扣皇城門入訴瑋皇懼自劾諫官王陶論宮門夜開乞繩治護衞御史又共論主第內臣多不謹帝爲黜都監梁懷一輩十餘人後數年不復協詔出瑋於外主降封沂屏居內廷久之復召瑋使爲駙馬都尉如初英宗立進越國長公主神宗治平四年進楚國大長公主熙寧三年薨年三十三以瑋奉主無狀貶陳州輔臣議諡帝以主事仁祖孝命曰莊孝追封秦國徽宗加周陳國政和改封莊孝明懿大長帝姬

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仁宗皇帝第十女也母曰周貴妃嘉祐五年封慶壽進惠國治平四年進魯國大長公主下嫁吳越忠懿王之曾孫右領軍衞大將軍錢景臻改韓周燕國徽宗朝進秦魏兩國政和三年更封令德景行大長帝姬靖康二年諸帝姬北徙姬以先朝女金人不知留於汴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秦魯國避地南渡賊張遇掠其家中子愕被害公主至揚州朝謁復避地之閩紹興三年自閩至會稽請入見因留居焉後徙台州上以公主行尊年高甚敬之每入內見必先揖靖康中戚里例納節至是公主爲其子忱請還舊官上以忱爲瀘州節度使仍詔戚里不得援例久之又爲忱請優賜推恩上重違之加忱開府儀同三司時主有三子愐愷非己所出故獨厚於忱上戒之曰長主壽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澤是以鍾慶於長主長主待遇諸子宜法仁宗用心之均一主感服薨年八十六上輟朝五日幸其第臨奠詔子孫皆進官一等諡曰賢穆二十九年加諡明懿

兗國大長公主帝第十一女也嘉祐六年封永壽進榮國長公主治平四年進祁國大長公主熙寧九年改魯國下嫁左領軍衞大將軍曹詩主性儉節於池臺苑囿一無所增飭十年夏旱曹族以主生日將盛具爲壽主曰上方損膳徹樂吾何心能安悉屏之元豐六年薨年二十四追封荊國諡賢懿還其二子曄敃皆領團練使徽宗追封兗國又改賢懿恭穆大長帝姬

燕舒國大長公主帝第十二女也嘉祐六年封寶壽八年進封順國長公主治平四年進冀國大長公主元豐五年改魏國下嫁開州團練使郭獻卿八年進楚國徽宗改吳國進吳越國改秦兗國政和二年薨追封燕舒國諡懿穆復改懿穆大長帝姬

英宗四女舒國公主早亡

魏楚國大長公主帝長女嘉祐八年封德寧治平三年進封徐國下嫁左衞將軍王師約四年進陳國長公主元豐八年薨追封燕國大長公主諡惠和元祐四年追封秦國徽宗追封魏國加韓魏國改魏楚國又改惠和大長帝姬

魏國大長公主帝第二女母曰宣仁聖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寶安公主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衞將軍王詵詵母盧寡居主處之近舍日致膳羞盧病自和湯劑以進帝厚於姊妹故主第池籞服玩極其華縟主以不得日侍宣仁於寶慈宮居常悒然間遇旱暵帝降損以禱主亦如之曰我奉賜皆出公上固應同其休戚帝居慈聖光獻皇后喪毀甚主曰吾與上同體視此亦復何聊立散遣歌舞三十輩元豐三年病篤主性不妬忌王詵以是自恣嘗貶官至是帝命還詵官以慰主意太后臨問已不省后慟哭久稍能言自訴必不起相持而泣帝繼至自爲診脈親持粥食之主強爲帝進食賜金帛六千且問所

須但謝復訖官而已明日薨年三十帝未上食即駕往望第門而哭輟朝五日追封越國諡賢惠後進封大長公主累改秦荊魏三國主好讀古文章喜筆札賙恤族黨中外稱賢訖不矜細行至與妾姦主旁妾數抵戾主薨後乳母訴之帝命窮治杖八妾以配兵既葬謫詵均州子彥弼生三歲卒

韓魏國大長公主帝第三女與魏國同生始封壽康公主改祁國衞國下嫁張敦禮進冀國大長公主改秦越楚國加今封政和三年改賢德懿行帝姬宣和五年薨

神宗十女楚國鄆國潞國邢國邠國兗國六公主皆早薨

周國長公主帝長女也母曰欽聖憲肅皇后封延禧公主生而警悟自羈丱習嗜宛如成人年十二卒帝后皆變服哀送追贈燕國元符末改封周國

唐國長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淑壽公主初帝念韓琦功德欲與爲婚姻故哲宗緣先帝意以主降琦之子嘉彥歷封溫曹冀雍越燕六國政和元年薨追封唐國長公主

潭國賢孝長公主帝第四女也母曰宋貴妃始封康國紹聖四年下嫁王遇歷韓魯陳鄆四國大觀二年薨追加封諡

徐國長公主帝幼女也母曰欽成皇后始封慶國進益冀蜀徐四國年及笄猶處聖瑞宮侍母疾晝夜不暫去藥餌非經手弗以進迨疾革號慟屢絕左右不忍視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千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言志向沖淡服玩不爲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再生子不成而死媵妾得女拊視如己出政和三年改稱柔惠帝姬五年薨年三十一追封賢靜長帝姬

哲宗四女鄧國揚國二公主早亡

陳國公主始封德康公主進瀛國榮國大觀四年下嫁石端禮徙陳國改淑和帝姬政和七年薨

秦國康懿長公主帝第三女也始封康懿進嘉國慶國政和二年改韓國公主出降潘正夫改淑慎帝姬靖康末與賢德懿行大長公主俱以先朝女留於汴建炎初復公主號改封吳國覲上於越以玉管筆小玉山奇畫爲獻上溫辭卻之避地至婺州紹興四年入見其子亮卿等五人各進官一等主奏言祖宗以來駙馬都尉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今正夫歷事四朝在汴京曾建議迎陛下至杭州又言禁衞未集預宜防變乞除開府上不許八年再入見留宮中三日時極暑上每正衣冠對之飲食又爲正夫求恩數上曰官爵豈可私與人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時趙鼎當國方論羣臣紹述之奸頗抑正夫鼎去位正夫始得開府之命給事中劉一正言其非舊制恐援例者多乃詔哲宗惟正夫爲近親餘人毋得援例顯仁太后歸主同秦魯國大長公主迎於道十九年又入朝子長卿粹卿端卿皆自團練使陞觀察使從所請也孝宗即位進封秦國大長公主隆興二年薨諡康懿主在日正夫官至少傅封和國公溫卿寧國軍承宣使長卿寧江軍承宣使端卿昭信軍承宣使淸卿容州觀察使墨卿才卿並帶團練使其盛如此正夫薨於紹興二十二年贈太傅

徽宗三十四女政和三年改公主號爲帝姬國號易以美名二字

嘉德帝姬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封德慶公主改封嘉福尋改號帝姬再封嘉德下嫁左衞將軍曹晟

榮德帝姬初封永慶公主改封榮福尋改號帝姬再封榮德下嫁左衞將軍曹晟

順淑帝姬初封順慶公主薨追諡益國及改帝姬號追封順淑

安德帝姬初封淑慶公主改封安福尋改號帝姬再封安德下嫁左衞將軍宋邦光

茂德帝姬初封延慶公主改封康福尋改號帝姬再封茂德下嫁宣和殿待制蔡鞗

壽淑帝姬初封壽慶公主薨追封豫國及改帝姬號追封壽淑

惠淑帝姬初封惠慶公主薨追封鄧國及改帝姬號追封惠淑

安淑帝姬初封安慶公主改封隆福薨追封蜀國及改帝姬號追封安淑

崇德帝姬初封和慶公主改封崇福尋改帝姬號下嫁左衞將軍曹湜再封崇

德宣和二年薨
康淑帝姬初封康慶公主改封承福薨追封商國及改帝姬號追封康淑
榮淑帝姬初封崇慶公主改封懿福薨追封蔡國及改帝姬號追封榮淑
保淑帝姬初封保慶公主薨追封魯國及改帝姬號追封保淑
成德帝姬初封昌福公主改號帝姬再封成德下嫁向子房
洵德帝姬初封衍國公主改號帝姬尋改封洵德下嫁田丕
悼穆帝姬初封徽福公主改號帝姬薨追封悼穆
顯德帝姬初封顯福公主改號帝姬尋改封顯德下嫁劉文彥
熙淑帝姬初封熙福公主薨追封華國及改帝姬追封熙淑
敦淑帝姬初封壽福公主薨追封深國及改帝姬追封敦淑
順德帝姬初封順德公主改號帝姬尋改封順德下嫁向子扆
柔福帝姬初封柔福公主後改帝姬
申福帝姬初封薨追封沖慧
寧福帝姬政和四年封
保福帝姬追封莊懿
賢福帝姬追封沖懿
仁福帝姬追封順穆
和福帝姬
永福帝姬
惠福帝姬
令福帝姬
華福帝姬
慶福帝姬
儀福帝姬
純福帝姬
恭福帝姬

右三十四帝姬早亡者十四人餘皆北遷獨恭福帝姬生纔周晬金人不
知故不行建炎三年薨封隋國公主安德帝姬有遺女一人後適嗣秀王
伯圭封秦國夫人榮德帝姬至燕京駙馬曹晟卒改適習古國王紹興中
有商人妻易氏者在劉超軍中見內人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鎮撫
使解潛送至行在遣內夫人驗之詐付大理寺獄成詔杖死又有開封尼
李靜善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靜善即自稱柔福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清
送至行在遣內侍馮益等驗視遂封福國長公主適永州防禦使高世榮
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妄送法寺治之內侍李揆自北還又言柔
福在五國城適徐還而薨靜善遂伏誅柔福薨在紹興十一年從梓宮來
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國長公主

孝宗二女長嘉國公主紹興二十四年封碩人進永嘉郡主三十二年卒詔以
醫官李師克等屬吏孝宗時居東宮奏臣女幼而多疾不宜罪醫遂寢乾道二
年贈嘉國公主次女生五月而夭未及封

文安郡主光宗長女也次女封和政郡主季女封齊安郡主皆早卒紹熙元年
並追贈公主

安康郡主魏惠獻王女也初封永寧郡主改封通義以父遺表遂升安康歸殿
前司前軍統領羅忠信子良臣詔王府主管鄧從義諭旨皇女孫郡主宜執婦
道務成肅雍之德毋敢或違賜甲第居之良臣以恩轉秉義郎除閤門祗候官
開禧元年郡主薨年三十九

祁國公主寧宗女也生六月而薨追封祁國

周漢國公主理宗女也母賈貴妃早薨帝無子公主生而甚鍾愛初封瑞國公
主改昇國開慶初公主年及笄詔議選尚宰臣請用唐太宗下降士人故事欲
以進士第一人尚主遂取周震炎廷謝日公主適從屏內窺見意頗不懌帝微
知之景定二年四月帝以楊太后擁立功乃選太后姪孫鎮尚主擢鎮右領軍
衛將軍駙馬都統進封公主爲周國公主帝欲時時見之乃爲主起第嘉會門
飛樓閣道密邇宮苑帝常御小輦從宮人過公主第特賜董役官減三年磨勘

工匠犒賞有差。明年，進封周漢國公主。拜鎮慶遠軍承宣使，鎮宗族姊姒，皆推官加封。寵異甚渥。七月，主病，有鳥九首大如箕，集主家擣衣石上，是夕薨，年二十二。無子。帝哭之甚哀，謚端孝。鎮官節度使云。

宋史卷二百四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八

范質子旻 兄子杲　王溥父祚　魏仁浦子咸信 孫昭亮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父守遇鄭州防禦判官質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後唐長興四年舉進士爲忠武軍節度推官遷封邱令晉天福中以文章干宰相桑維翰深器之即奏爲監察御史及維翰出鎭相州歷泰寧晉昌二節度皆請質爲從事維翰再相質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歲餘召入爲翰林學士加比部郎中知制誥契丹侵邊少帝命漢祖等十五將出征是夜質入直少帝令召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恐泄機事獨具草以進辭理優贍當時稱之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祖征叛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爲此辭使者以質對歎曰宰相器也周祖自鄴起兵向闕京城擾亂質匿民閒物色得之喜甚時大雪解袍衣之且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質蒼黃論撰稱旨迺白太后以質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周廣順初加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翌日兼參知樞密院事郊祀畢進位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從征高平還加司徒弘文館大學士顯德四年夏從征壽州還加爵邑質建議以律條繁冗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爲奸世宗特命詳定是爲刑統六年夏世宗北征質病留京師賜錢百萬俾市醫藥及平關南至瀛州質見於路左師還以樞密使魏仁浦爲相命質與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世宗不豫入受顧命恭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蕭國公及太祖北征爲六師推戴自陳橋還府署時質方就食閤中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太祖對之嗚咽流涕具言擁逼之狀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舉刃擬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叱彥瓌不退質不知所措乃與溥等降階受命宋初加兼侍中罷參知樞密俄被疾太祖征澤潞幸其第賜黃金器二百兩銀器千兩絹二千匹錢二百萬太祖初即位庶事謙抑至於藩戚尙未崇建幕府賓佐未列於位質因上奏曰自古帝王開基創業封建子弟樹立磐維宗戚既隆社稷永固伏見皇弟泰寧軍節度使光義自居戎職特負將材及領藩維尤積時望嘉州防禦使光美雄俊老成修身樂善嘉譽日聞乞並行封冊申錫命書皇子皇女雖在襁褓者亦乞下有司許行恩制此臣之願也臣又聞爲宰相者當舉賢能以輔佐天子竊以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精通治道經事霸府歷歲滋深覩其公忠誠堪毗倚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嘉納之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具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寖多始廢坐論之禮乾德初帝將有事圜丘以質爲大禮使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討論舊典定南郊行禮圖上之帝尤嘉獎由是禮文始備質自爲序禮畢進封魯國公質奉表固辭不允二年正月罷爲太子太傅九月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旻勿請諡勿刻墓碑太祖聞之爲悲惋罷朝贈中書令賵絹五百匹粟麥各百石質力學強記性明悟舉進士時和凝以翰林學士典貢部覽質所試文字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以其數處之貢闈中謂之傳衣鉢其後質登相位爲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皆與凝同云初質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質曰有善相者謂我異日位宰輔誠如其言不學何術以處之後從世宗征淮南詔令多出其手吳中文士莫不驚伏質每下制敕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爲急朝廷遣使視民田按獄訟皆延見爲述天子憂勤之意然後遣之世宗初征淮南駐壽濠銳意攻取且議行幸揚州質以師老與王溥泣諫乃止及再駕揚州因事怒竇儀罪在不測質入謁請見世宗意其救儀起避之質趨前曰儀近臣也過小不當誅因免冠叩頭泣下曰臣備位宰相豈可使人主暴怒致近臣於死地耶願寬儀罪世宗意遂解復坐即遣赦儀質性卞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家無餘貲太祖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眞宰相也太宗亦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愼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從子校書郎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爲勸戒

有集三十卷。又述朱梁至周五代爲通錄六十五卷。行於世。子旻。

旻字貴參。十歲能屬文。以父任右千牛備身太子司議郎。累遷著作佐郎。宋初。爲度支員外郎。判大理正事。俄知開封縣。太宗時領京尹。數召與語。頗器重之。嶺南平。還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俗好淫祀。輕醫藥。重鬼神。旻下令禁之。且割己奉市藥以給病者。愈者千計。復以方書刻石置廳壁。民感化之。會南漢知廣州官鄧存忠劫土人二萬衆攻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親戰。矢集於胸。猶激勵將卒殊死戰。賊遂少却。病創日篤。堅壁固守。遣使十五輩求援廣州。救兵至圍解。賜璽書獎之。旻病甚。詔令有司以肩輿載歸闕下。疾愈。通判鎮州。有能聲。賜錢二百萬。遷庫部員外郎。開寶九年。知淮南轉運事。太祖謂旻曰。朕今委卿以方面之重。凡除民隱急軍須之務。悉以便宜從事。無庸一一中覆也。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心計。太平興國初。召爲水部郎中。錢俶獻地。以旻爲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菓箕帚之屬。悉收算。欲盡釋不取。以蠲其弊。從之。車駕征晉陽。上書求從。召爲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又兼吏部選事。師還。加給事中。坐受人請求擅市竹木入官。爲王仁贍所發。貶房州司戶。語在仁贍傳。量移唐州。六年卒。年四十六。有集一十卷。邕管記三卷。其後子貽孫上言。詔復舊官。貽孫官至主客員外郎。

杲字師回。父正。青州從事。杲少孤。質視如己子。刻志於學。與姑臧李均汾陽郭昱齊名。爲文深僻難曉。後生多慕效之。以蔭補六廟齋郎。再遷國子四門博士。嘗攜文謁陶穀竇儀。咸大稱賞。謂杲曰。若舉進士。當待汝以甲科。及秋試。有上書言。伐閱之家。不當與寒士爭科第。杲遂不應舉。稍遷著作佐郎。出爲許鄧二州從事。坐事免。太平興國初。遷著作郎直史館。歷右拾遺左補闕。雍熙二年。同知貢舉。俄上書自言其才比東方朔。求顯用以觀其效。太宗壯之。擢知制誥。杲家貧。貸人錢數百萬。母兄晞性嗇。嘗爲興元少尹。居京兆殖貨鉅萬。親故有自長安來者。紿杲曰。少尹不復靳財物。已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喜。因上言。兄老。求典京兆以便養。太宗從其請。改工部郎中。罷知制誥。杲既至。而晞吝如故。且常以不法事干公府。杲大悔。杲視事踰年。境內不治。會賊帥劉渥剽掠屬縣。吏卒解散。遂驚悸成疾。移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召爲史館修撰。固求掌誥詞。帝從之。時翰林學士宋白左遷鄜州。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蘇易簡轉承旨。杲連致書相府。求爲學士。且言於宰相李昉曰。先公嘗授以制誥一編。謂杲才堪此職。因出示昉。昉屢開解之。未幾。太宗飛白書玉堂額以賜翰林。杲又上玉堂記。因請備職。太宗惡其躁競。改右諫議大夫。知濠州。復召爲史館修撰。初。太宗以太祖朝典策未備。乃議召杲。杲聞命喜甚。以爲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遇朗州通判錢熙。杲問以朝議將任僕何官。熙言重修太祖實錄爾。杲默然。久之感疾。至京師旬月卒。年五十六。太宗閔之。錄其二子。杲性虛誕。與人交。好面譽背非。惟與柳開善。更相引重。始終無間。不善治生。家益貧。杲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人皆笑之。子坦。亦登進士第。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父祚。爲郡小吏。有心計。從晉祖入洛。掌鹽鐵案。以母老解職歸。漢祖鎮并門。統行營兵拒契丹。委祚經度芻粟。即位。擢爲三司副使。歷周爲隨州刺史。漢法禁牛革。輦送京師。遇暑雨多腐壞。祚請班鎧甲之式於諸州。令裁之以輸。民甚便之。移刺商州。以奉錢募人開大秦山岩梯路。行旅感其惠。顯德初。置華州節度。以祚爲刺史。未幾。改鎮穎州。均部內租稅。補實流徙。以出舊籍。州境舊有通商渠。距淮三百里。歲久湮塞。祚疏導之。遂通舟楫。郡無水患。歷鄭州團練使。宋初。升宿州爲防禦。以祚爲使。課民鑿井修火備。築城北隄以禦水災。因求致政。至闕下。拜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溥。漢乾祐中。舉進士甲科。爲祕書郎。時李守貞據河中。趙思綰反京兆。王景崇反鳳翔。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爲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諫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師還。遷太常丞。從周祖鎮鄴。廣順初。授左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二年。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三年。加戶部侍郎。改端明殿學士。周祖疾革。召學士草制。以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畢。周祖曰。吾無憂矣。即日崩。世宗將親征澤潞。馮道力諫止。溥獨贊成之。凱還。加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世宗嘗從容問溥

曰漢相李崧以蠟書與契丹猶有記其詞者信有之耶溥曰崧爲大臣豈有此謀肯輕示外人蓋蘇逢吉誣之耳世宗始悟詔贈其官世宗將討秦鳳求帥於溥溥薦向拱事平世宗因宴酌酒賜溥曰爲吾擇帥成邊功者卿也從平壽春制加階爵顯德四年丁外艱起復表四上乞終喪世宗大怒宰相范質奏解之溥懼入謝六年夏命參知樞密院事恭帝嗣位加右僕射是冬表請修世宗實錄遂奏史館修撰都官郎中知制誥扈蒙右司員外郎知制誥張澹左拾遺王格直史館左拾遺董淳同加修纂從之宋初進位司空罷參知樞密院乾德二年罷爲太子太保舊制一品班於臺省之後太祖因見溥謂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之卽令分臺省班於東西遂爲定制五年丁內艱服闋加太子太傅開寶二年還太子太師中謝日太祖顧左右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見其比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七年八月卒年六十一輟朝二日贈侍中諡文獻溥性寬厚美風度好汲引後進其所薦至顯位者甚衆頗吝嗇祚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家累萬金溥在相位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爾勿煩諸君起溥諷祚求致政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梃將擊之親戚勸諭乃止溥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蘇冕會要及崔鉉續會要補其闕漏爲百卷曰唐會要又采朱梁至周爲三十卷曰五代會要有集二十卷子貽孫貽正貽慶貽序貽正至國子博士貽慶比部郎中貽序景德二年進士後改名貽矩至司封員外郎貽正子克明尙太宗女鄭國長公主改名貽永令與其父同行見外戚傳貽孫字象賢少隨周祖典商頴二州署衙內都指揮使顯德中以父在中書改朝散大夫著作佐郎宋初遷金部員外郎賜紫累遷右司郎中淳化中卒太祖平吳蜀所獲文史副本分賜大臣溥好聚書至萬餘卷貽孫遍覽之又多藏法書名畫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太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端拱中右僕射李昉求郡省百官集議舊儀貽孫具以對事見禮志時論許其諳練云

魏仁浦字道濟衞州汲人幼孤貧母爲假黃縑製暑服仁浦年十三嘆曰爲人子不克供養乃使慈母求貸以衣我我能安乎因慷慨泣下辭母詣洛陽濟河沉衣中流誓曰不貴達不復渡此晉末隸樞密院爲小史任職端謹儕輩不能及契丹入中原仁浦隨衆北遷會契丹主殂於眞定仁浦得脫歸魏帥杜重威素知仁浦謹厚嘗書計欲留補牙職仁浦以重威降將不願事之遂遁去重威遣騎追之不及漢祖起太原次鞏縣仁浦迎謁道左卽補舊職時周祖掌樞密召仁浦問關下兵數仁浦悉能記之手疏六萬人周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還兵房主事從周祖鎭鄴乾祐末隱帝用武德使李鄴等謀誅大臣楊邠史弘肇等密詔澶帥李洪義殺騎將王殷令郭崇害周祖洪義知事不濟與殷謀遣副使陳光穗齎詔示周祖周祖懼召仁浦入計且示以詔曰朝廷將殺我我死不懼獨不念麾下將士乎仁浦曰侍中握強兵臨重鎭有功朝廷君上信讒圖害忠良雖欲剖心自明奚可得也事將奈何今詔始下外無知者莫若易詔以盡誅將士爲名激其怒心非徒自免亦可爲楊史雪冤周祖納其言倒用留守印易詔書以示諸將衆懼且怒遂長驅渡河及卽位以仁浦爲樞密副承旨俄遷右羽林將軍充承旨周祖嘗問仁浦諸州屯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檢簿視之仁浦曰臣能記之遂手疏於紙校簿無差周祖尤倚重焉廣順末太原劉崇寇晉州仁浦居母喪而宅還宮城周祖步登寬仁門密遣小黃門召仁浦計事明日起復舊職周祖大漸謂世宗曰李洪義長與節鎭魏仁浦無遣違禁密世宗卽位授右監門衞大將軍樞密副使從征高平周師不利東偏已潰仁浦勸世宗出陣西殊死戰遂克之師還拜檢校太保樞密使故事惟宰相生辰賜器幣鞍馬世宗特以賜仁浦從平壽春加檢校太傅進爵邑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世宗欲命仁浦爲相議者以其不由科第世宗曰古人爲宰相者豈盡由科第耶遂決意用之恭帝嗣位加刑部尙書宋初進位右僕射以疾在告太祖幸其第賜黃金器二百兩錢二百萬再上表乞骸骨不許乾德初罷守本官開寶二年春宴太祖笑謂仁浦曰何不勸我一杯酒仁浦奉

觴上壽帝密謂之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不達惟陛下愼之宴罷就第復賜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從征太原中途遇疾還至梁侯驛卒年五十九贈侍中仁浦性寬厚接士大夫有禮務以德報怨漢乾祐中有鄭元昭者開封浚儀人爲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還解州刺史會詔以仁浦婦翁李溫玉爲榷鹽使管兩池元昭不得專其利仁浦方爲樞密院主事元昭意仁浦必庇溫玉會李守眞以河中叛溫玉子在城中元昭卽繫溫玉以變聞時周祖總樞務知其有閒置而不問顯德中仁浦爲樞密使元昭不自安及代歸闕道洛都以情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公第去可無憂我兄素寬仁有度雖公事不欲傷於人豈念私隙乎元昭至京師仁浦果不介意白周祖授元昭慶州刺史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並居欲併其第屢譖仁浦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有擒延徽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以報怨不忍爲也力保全之當時稱其長者世宗朝近侍有忤上至死者仁浦力救之全活者衆淮南之役獲賊兵數千人仁浦從容上言俾隸諸軍軍中無濫殺者景德四年其子咸信請謚曰宣懿子咸美咸熙咸信咸美以左司禦率府率致仕咸熙性仁孝嘗會賓客家童數輩覆案碎器客皆驚愕咸熙色不變止令更設饌具其寬厚若此以父任累遷屯田郎中後至太僕少卿卒年四十九子昭慶駕部員外郎昭文西染院使昭素供奉官閤門祗候

咸信字國寶建隆初授朝散大夫太子右坊通事舍人改供奉官初太祖在潛邸昭憲太后嘗至仁浦第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結姻好開寶中太宗尹京成昭憲之意延見咸信於便殿命與御帶党進等較射稱善遂選尚永慶公主授右衞將軍駙馬都尉踰年出領吉州刺史太平興國初眞拜本州防禦使四年詔用奉外賜錢十萬五年坐遣親吏市木西邊矯制免所過稅算罰一季奉俄遷愼州觀察使雍熙三年冬契丹擾邊王師出討悉命諸主壻鎭要地王承衍知大名石保吉知河陽咸信知澶州四年本郡黃河淸咸信以聞詔褒答之籍田畢就拜彰德軍節度八月遣歸治所淳化四年河決澶淵陷北城再命知州事太宗親諭方略傳置而往時遣閤承翰修河橋咸信請及流水未下造舟爲便承翰入奏方冬難成請權罷其役咸信因其去乃集工成之奏至上大悅河平遣還役兵俄詔留築隄咸信以爲天寒地涸無決溢之患復奏罷之眞宗卽位改定國軍節度咸平中大閱東郊以爲舊城內都巡檢車駕北征爲貝冀路行營都統署詔督師至貝州敵人退召還行在所景德初從幸澶州石保吉與李繼隆爲排陣使契丹請和帝置酒行宮面賞繼隆保吉咸信避席自愧無功上笑而撫慰之二年改武成軍節度知曹州秋霖積潦咸信決廣濟河隄以導之民田無害扈駕朝陵還上言先壙在洛欲立碑求泄盟津以便其事卽改知河陽大中祥符初從東封加檢校太尉將祀汾陰命知澶州令入內副都知張繼能諭旨移領忠武軍節度未幾召還年已昏眊見上希旨求寵渥七年表乞任用上出示中書向敏中曰咸信聯榮戚里位居節制復何望耶是冬以新建南京擬太祖舊臣加同平章事俄判天雄軍天禧初改陝州大都督府長史保平軍節度有感風疾苦歸眞宗嘗謂宰相曰咸信老病諸子不克承順身後復能保守其家業耶未幾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錄其諸子孫姪遷官者七人咸信頗知書善待士然性吝嗇利仁浦所營邸舍悉擅有之旣卒爲諸姪所訟時人恥之子昭易昭亮昭侃昭易西京作坊使知隰州昭侃改名昭昞爲崇儀使

昭亮字克明公主所生幼未名太宗召入禁中命賦賞花詩詩成上之太宗大悅酌以上尊酒命筆題從訓昭亮二名令自擇之拜如京副使還如京洛苑使掌翰林司丁公主憂起復授六宅使領富州刺史還內藏庫副使未幾拜西上閤門使進秩東上上言閤門舊儀制未當乃詔龍圖閣學士陳彭年待制張知白引進使白文肇與昭亮同加詳定旣成賜白金千兩又建議設儀石於內殿加領恩州團練使時咸信在大名屬生日命昭亮就賜禮物是日告命至軍府榮之父卒還四方館使仍兼掌客省多糾羣官之失儀者昭亮多病在告詔給其奉天禧二年卒昭亮未死日數遣人入謁求進用加兼端州防禦使未及拜命死仍以制書賜其家贈貝州觀察使以弟昭侃爲供備庫使子餘慶爲內殿崇班昭亮與陳彭年款昵彭年嘗稱其才昭亮居官務皦察多遣人偵伺僚輩

樞密承旨尹德潤嘗少之。會閤門副使焦守節、內殿崇班郭盛以役卒與德潤治第，昭亮廉知，發其事，皆坐黜削。李維即王曾妻之叔父，同在翰林，曾受詔試舉人，以家事屬維。昭亮意曾受祈請，奏其竊語，遣中使參問，無他狀，曾始得釋。昭亮陰險多此類，時人惡之。餘慶改名成德，爲供備庫副使。

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爲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爲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浦嘗爲小史，而與溥皆以寬厚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質臨終，戒其後勿請諡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春秋之法，責備賢者，質可得免乎。

宋史卷二百四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九

石守信 子保興 保吉 孫元孫　王審琦 子承衍 承衍 孫克臣等　高懷德
韓重贇 子崇訓 崇業　張令鐸　羅彥瓌
王彥昇

石守信開封浚儀人事周祖得隷帳下廣順初累遷親衛都虞候從世宗征晉陽遇敵高平力戰遷親衛左第一軍都校師還遷鐵騎左右都校從征淮南爲先鋒下六合入渦口克揚州遂領嘉州防禦使充鐵騎控鶴四廂都指揮使從征關南爲陸路副都部署以功遷殿前都虞候轉都指揮使領洪州防禦使恭帝即位加領義成軍節度太祖即位遷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改領歸德軍節度李筠叛守信與高懷德率前軍進討破筠衆于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敗其衆三萬于澤州獲僞河陽節度范守圖降太原援軍數千皆殺之澤潞平以功加同平章事李重進反揚州以守信爲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帝親征至大儀頓守信馳奏城破在朝夕大駕親臨一鼓可平帝亟赴之果克其城建隆二年移鎮鄆州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詔賜本州宅一區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曹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爲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皆以散官就第賞賚甚厚已而太祖欲使符彥卿管軍趙普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權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侏儒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太祖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厚彥卿豈負朕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開寶六年秋加守信兼侍中太平興國初加兼中書令二年拜中書令行河南尹充西京留守三年加檢校太師四年從征范陽督前軍失律責授崇信軍節度兼中書令俄進封衛國公七年徙鎮陳州復守中書令九年卒年五十七贈尚書令追封威武郡王諡武烈守信累任節鎮專務聚斂積財鉅萬尤信奉釋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輦瓦木驅迫甚急而傭直不給人多苦之子保興保吉

保興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取興宗之義改之建隆初年十四以蔭補供奉官明年遷尚食副使太祖嘗召功臣子弟詢以時事保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祖奇之拜如京使開寶中領順州刺史太宗征河東爲御砦四面都巡檢太平興國八年出爲高陽關監軍守信卒起復領本州團練使雍熙初契丹擾邊與戴興楊守一並爲澶州前軍駐泊李繼遷入鈔徙銀夏綏府都巡檢使嘗巡按罨子砦並黑水河趣谷中夏人知之以數千騎據險渡河求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人乃分短兵伏於河滸俟其半渡急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十里優詔褒美端拱中知平戎軍徙莫州俄爲西京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眞拜蘄州團練使爲丞與軍鈐轄改夏綏麟府州鈐轄至道二年徙延州都巡檢使兼署州事改本路副都部署與范廷召等五路討賊有岌伽羅膩數族率衆來拒保興選敢死士數百人銜枚夜擊殲之自是吳移越移諸族歸降還至烏白池賊又爲方陣來拒保興麾衆出入陣中會乘馬中流矢挺身持滿易騎奮呼且行且鬬凡三日四十二戰賊遂引去咸平二年知威虜軍會夏人入鈔保興發官帑錢數萬緡分給戰士主者固執不可保興曰城危如此安暇中覆事定覆而不允願以家財償之夏人退驛置以聞眞宗貸而不問三年就拜棣州防禦使徙知邢州改澶州在郡頗峻刑罰每捶人令緩施其杖移晷方畢五年以疾求歸京師未幾卒年五十八子元孫保興世豪貴累財鉅萬悉爲季弟保從之子所廢

保吉字祐之初以蔭補天平軍衙內都指揮使開寶四年召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選尚太祖第二女延慶公主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俄領愛州刺史太

平與國初還本州防禦使五年坐遣親吏市竹木秦隴間矯制渡關為王仁贍所發罰一季奉七年改朔州觀察使守信卒起復為威塞軍節度雍熙三年出知河陽四年召入復命知大名府兼兵馬都部署逾改橫海安國二鎮節度真宗即位加檢校太尉保平軍節度車駕北巡命為河北諸路行營都部署屯定州景德初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冬幸澶淵命與李繼隆分為駕前東西面都排陣使軍于北門外遼騎數萬縣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鋒遼人引去俄而請盟錫宴射於行宮後苑帝謂繼隆等曰自古北邊為患今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卿等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患上稟成算至於布列行陣指授方略皆出於繼隆繼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帝曰卿等協和共致太平軍旅之事朕復何憂歡甚賜以襲衣金帶鞍勒馬二年改鎮安軍節度未幾自治所來朝願奉朝請從之四年部民上治狀乞還鎮所詔獎諭之仍從其請大中祥符初從東封攝司徒封祀壇奉組加檢校太師還鎮冬公主疾詔歸視主薨明年保吉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謚莊武保吉姿貌瓌碩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繢好治生射利性尤驕倨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初程能為京西轉運保吉訴治其私負能不從至是其子宿為屬邑吏將辱之會有辟召乃止又染家貸錢息不盡入質其女其父上訴真宗亟命遣還嘗有僕侵盜私積不時求對懇請配隸帝曰是有常法不可保吉請不已帝戒勗之善弋獵畜鷙禽獸數百令官健羅烏雀飼之人有規勸者輒怒之在陳州威飾廨舍以迓貴主因完葺城壘疏牖于上以瞰衢路如箭窗狀未嘗上聞賓佐諫之不聽頗涉衆議初守信鎮陳五十七年卒及保吉繼是鎮壽亦止是談者異之保吉子貽孫任崇儀使帶御器械坐事免官孝孫西京左藏庫使

元孫字善長始名慶孫避章獻太后祖諱易之以守信蔭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累遷如京副使仁宗即位改文思副使勾當法酒庫吏盜酒坐失察追二官復如京副使為澶州巡檢徙知莫州有治迹以禮賓使再任又徙保州領廉州刺史兼廣信安肅軍緣邊都巡檢時開屯田鑿塘水有訟元孫擅污民田者遣官按視訟者以誣服即賜白金五百兩詔褒諭之再遷西上閤門使并代州兵馬鈐轄歷侍衛親軍步軍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總管緣邊安撫使遷邕州觀察使康定初夏人寇延州元孫與戰于三川口軍敗見執傳者以為已死贈中正軍節度使兼太傅錄其子孫七人及元昊納款縱元孫歸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辱國請斬塞下賈昌朝獨言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罃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安置全州以升祔赦內徙襄州侍御史劉湜言元孫失軍辱命朝廷貸而不誅若例從量移無以勸用命之士元孫遂不徙後徙許州還京師卒

王審琦字仲寶其先遼西人後徙家洛陽漢乾祐初隸周祖帳下性純謹甚親任之從平李守貞以功署廳直左番副將廣順中歷東西班行首內殿直都知鐵騎指揮使從世宗征劉崇力戰有功遷東西班都虞候改鐵騎都虞候轉本軍右第二軍都校世宗召禁軍諸校宴射苑中審琦連中的世宗嘉之賞賚有加俄領勸州刺史親征淮南舒州堅壁未下詔以郭令圖領刺史命審琦及司超以精騎攻其城一夕拔之擒其刺史獲鎧仗軍儲數十萬計令圖既入城審琦等遂救黃州數日令圖為舒人所逐審琦選輕騎銜枚夜發信宿至城下大敗舒人令圖得復還治所世宗嘉之授散員都指揮使又破南唐軍于紫金山先登中流矢轉控鶴右廂都校領虔州團練使世宗圍濠州審琦率敢死士數千人拔其水砦奪月城濠州遂降及攻楚州為南面巡檢城將陷審琦意淮人必遁設伏待之少頃城中兵果鑿南門而潰伏兵擊之斬數千級繫五千餘人獻于行在賜名馬玉帶錦綵數百匹淮南平改鐵騎右廂都校又從平瓦橋關恭帝即位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宋初擢為殿前都指揮使領泰寧軍節度從征李筠為御營前洞屋都部署為飛石所傷車駕臨視澤潞平改領武成軍節度李重進叛副石守信為前軍部署討之建隆二年出為中正軍節度在鎮八年為政寬簡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吏幕僚白令不先咨府請按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強橫令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

內宰能斥去黠吏誠可嘉爾何按之有聞者數服開寶二年從征太原爲御營四面都巡檢三年改鎭許州賜甲第留京師太祖嘗召審琦宴射苑中連中的賜御馬黃金鞍勒六年與高懷德並加同平章事七年卒年五十初審琦暴疾不能語帝親臨視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慟賜中書令追封琅琊郡王賻贈加等葬日又爲廢朝審琦重厚有方略尤善騎射鎭壽春歲得租課量入爲出未嘗有所誅求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邪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私家即不能飲或強飲輒病子承衍承衍承德承祐承俊承偓承僎承僅承休承德西上閤門使會州刺史承祐至如京使承俊承僎至內殿崇班承偓至閤門祇候承僅至左神武將軍致仕承休至內殿承制

承衍字希甫幼端謹審琦鎭兗海壽春皆署以牙職開寶初補內殿供奉官都知三年尙太祖女昭慶公主授右衞將軍駙馬都尉仍充都知踰年領恩州刺史加本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二年春太宗幸其第賜宴承衍以金器名馬爲　詔賜銀萬兩錦綵五千匹三年加檢校太保坐市竹木秦隴矯制免稅算罰一季奉七年授彰國軍節度雍熙中出知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時契丹擾鎭陽候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餘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燈設樂與賓佐宴遊達旦人賴以安明年召還復爲貝冀都部署端拱初換永清軍節度再知天雄軍吏民千餘詣監軍請爲本道節帥詔褒之眞宗即位改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加檢校太尉咸平六年以疾求罷節鉞三抗表不許帝自臨問至臥內慰勉久之賜予甚厚擇尙醫數人迭宿其第卒年五十二車駕親臨贈中書令給鹵簿葬諡恭肅其後公主請置守冢五戶從之承衍善騎射曉音律頗涉學藝好吟咏以功臣子尙主貴顯擁富貲自奉甚厚子世安世隆世雄世融世安至崇儀副使通事舍人世隆字本支以公主子爲如京副使歷洛苑六宅二使領平州刺史性驕恣每坐諸叔之上人皆嗤之景德初卒特贈泰州防禦使召見其三子賜名克基克緒克忠皆面授供奉官世雄至內殿崇班世融爲內殿承制世安子克正殿中丞克基克忠並爲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克緒至內殿承制世隆幼子克明爲西上閤門副使

承衍字希悅開寶中授閑廐使面賜紫袍金帶纔十二歲太平興國中出監徐州軍又爲西京水南巡檢使改如京使表求治郡自效命知潭州還六宅使領昭州刺史俄知澶州加莊宅使咸平中兩賜川峽傳詔慰撫官吏經略蠻洞連知延代幷三州皆兼兵馬鈐轄改尙食使鳳翔張雍病命承衍代之徙涇州授西上閤門使改領永州刺史景德中眞宗以天水近邊蕃漢雜處擇守臣撫治擢承衍知秦州徙知天雄軍大中祥符初進秩東上閤門使承衍病足在大名不能騎政多廢弛及代賜告家居表求解職不允以久不朝請求近郡改左武衞大將軍知壽州二年卒年四十九詔遣其弟承僎馳往護喪承衍頗涉學喜爲詩所至爲一集曉音律多與士大夫遊意豁如也初審琦鎭壽春承衍生于郡廨至卒亦于其地人咸異之子世京爲閤門祇候世文內殿崇班

克臣字子難祖承衍尙秦國賢穆公主克臣第景祐進士仁宗閱其文顧侍臣曰賢穆有孫登科可喜也仕累通判壽州鼓角卒夜入州廨擊郡將既就擒而監兵使所部被甲操刃立庭中官吏駭愕克臣徐言曰此不過爲盜耳立遣甲者去戒兇卒勿妄引他人衆讋服是日天貺節率掾屬朝謁如常儀人賴以安猶坐貶監潭州稅熙寧中爲開封度支二判官還鹽鐵副使時鄭俠以上書竄嶺表克臣嘗薦俠且餽之白金又坐奪官復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京東多盜克臣請以便宜處決遂下諸郡使械送尤桀者斬以徇盜爲少衰河決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或曰河決澶淵去鄆爲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甬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寧皆繪像祀之進天章閣待制徙知瀛州有告外閒入境密旨趣具獄株連甚衆克臣陰緩之已而得爲閒者於他道徙知太原王中正西討罔功而誣克臣姑息士卒使無固志黜爲單州明年拜工部侍郎至是神宗幸尙書省至部舍止輦獎其治力以爲雖少者不及顧其子尉

馬都尉師約使入覲元祐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卒年七十六師約字君授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爲主壻命宰相召克臣諭旨令師約持所爲文至第明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爲駙馬都尉尙徐國公主授左衞將軍面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硯勉之進學神宗即位拜嘉州刺史遷成州團練使國朝故事主壻未嘗居職帝始令師約同管當三班院試其才明年主就館乃罷遷汝州防禦使始制駙馬都尉七年考績法轉晉州觀察使哲宗立遷鎭安軍節度觀察留後宣仁后臨朝師約屢上書言事元符初議者以爲職不當上言黜其秩徽宗即位乃復保平軍留後又爲樞密都承旨未幾復罷崇寧元年卒年五十九師約善射嘗陪遼使燕射玉津園一發中鵠發必破的屢受金帶及鞍勒馬之賜子殊主所生至閤州觀察使

高懷德字藏用眞定常山人周天平節度齊王行周之子懷德忠厚倜儻有武勇行周歷延潞二鎭及留守洛都節制宋亳皆署以牙職晉開運初遼人侵邊以行周爲北面前軍都部署懷德始冠白行周願從北征行周壯之許其行至戚城遇遼軍被圍數重援兵不至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衆皆披靡挾父而出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及行周移鎭鄆州改集州刺史仍領牙校又遷信州刺史從行周再鎭宋州晉末契丹南侵以行周爲邢趙路都部署禦之留懷德守睢陽會杜重威降契丹京東諸州羣盜大起懷德堅壁淸野敵不能入行周率兵歸鎭敵遂解去漢初行周移鎭魏博及再領天平以懷德爲忠州刺史領職如故周祖征慕容彥超還過汶上寵賜行周甚厚幷賜懷德衣帶綵繒鞍勒馬行周卒召懷德爲東西班都指揮使領吉州刺史改鐵騎都指揮使太原劉崇入寇世宗討之以懷德爲先鋒都虞候高平克捷以功遷鐵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從征淮南知廬州行府事充招安使戰廬州城下斬首七百餘級尋遷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領岳州防禦使賜駿馬七匹南唐將劉仁贍據壽春舒元據紫金山置連珠砦爲援以抗周師世宗命懷德率帳下親信數十騎覘其營壘懷德夜涉淮遲明賊始覺來戰懷德以少擊衆擒其裨將以還盡偵知其形勢強弱以白世宗世宗大喜賜襲衣金帶器幣銀鞍勒馬世宗一日因按營淮壖以觀賊勢見一將追擊賊衆奪槊以還令左右問之乃懷德也召至行在慰勞許以節鉞世宗北征命與韓通率兵先抵滄州初得關南又命副陳思讓爲雄州兵馬都部署克瓦橋關降姚內斌以歸恭帝嗣位擢爲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又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拜殿前副都點檢移鎭滑州充關南副都部署尙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李筠叛上黨帝將親征先令懷德率所部與石守信進攻破筠衆於澤州南事平以功遷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尉從平揚州建隆二年改歸德軍節度開寶六年秋加同平章事冬長公主薨去駙馬都尉號太宗即位加兼侍中又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三年春被病詔太醫王元祐道士馬志就第療之四年從平太原改鎭曹州封冀國公七年改武勝軍節度是年七月卒年五十七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諡武穆懷德將家子練習戎事不喜讀書性簡率不拘小節善音律自爲新聲度曲極精妙好射獵嘗三五日露宿野次獲狐兔累數百或對客不揖而起由別門引數十騎從禽於郊子處恭歷莊宅使至右監門衞大將軍致仕處俊至西京作坊使

韓重贇磁州武安人少以武勇隸周太祖麾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副都知從世宗戰高平以功遷鐵騎指揮使從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轉都虞候俄遷控鶴軍都指揮使領虔州刺史宋初以翊戴功擢爲龍捷左廂都校領永州防禦使從征澤潞還命代張光翰爲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討李重進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建隆二年改殿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三年發京畿丁壯數千築皇城東北隅且令有司繪洛陽宮殿按圖修之命重贇董其役乾德三年秋河決澶州命重贇督丁壯數十萬塞之四年太祖郊祀以爲儀仗都部署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親兵陛下必不自將須擇人付之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爲陛下將親兵者太祖納其言重贇得不誅後聞普嘗救己即詣普謝普拒不見五年二月出爲彰德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過其郡重贇迎謁於王橋頓召赴燕飲帝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鎭定無備必由此路入鄉爲我領兵倍道兼

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命爲北面都部署重贇令軍士銜枚夜發果遇契丹兵于定州晃重贇旗幟大駭欲引去重贇乘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太祖大喜優詔襃美七年卒贈侍中重贇信奉釋氏在安陽六七年課民採木爲寺郡內苦之子崇訓崇業重贇與張光翰趙彥徽分領諸軍節度嘉其翊戴功也光翰後唐山南節度使虔釗兄子及卒贈侍中彥徽眞定安喜人與太祖同事世宗太祖兄事之及卒贈侍中

崇訓字知禮乾德中以蔭補供奉官遷西京作坊副使出爲澶州河南北都巡檢使從太宗征河東還以貝冀等州都巡檢使權知麟州雍熙中李繼遷寇夏州崇訓領兵赴援大敗之徙監夏州軍歷知越泉登莫四州徙知威虜軍改如京使咸平初出知石州屬繼遷犯境崇訓追襲之至賀蘭山而還二年再知麟州又敗繼遷於城下崇訓由河西徙閩越再移北邊凡二十五年以勞擢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清遠軍都巡檢使徙鎮定高陽關行營鈐轄屯鎮州兼河北都轉運使事契丹兵至方順河將寇威虜軍崇訓陳兵唐河扼其要路敵遣別騎寇赤堠驛崇訓分兵擒戮之既而值霖雨敵兵饑乏不敢進遂遁去移并代鈐轄權知并州從部署張進領兵由土門會大將王超襲破契丹于定州六年授四方館使樞密都承旨又命爲鎮定高陽馬步軍都鈐轄屯定州景德初契丹入寇至唐河崇訓陳兵河南翌日又與王超追襲至鎮州既而都部署桑贊逗留不進崇訓帥兵獨往時車駕幸澶州召崇訓乃還三年春拜檢校太傅大中祥符二年授右龍武軍大將軍領詔防禦使以本官分司西京卒年五十六崇訓爲人長厚謙愨未嘗忤物子允恭禮賓副使有謀略好學人以爲能世其家云

崇業字繼源以蔭補供奉官選尚秦王廷美女雲陽公主授左監門衛將軍駙馬都尉廷美得罪降爲右千牛衛率府率分司西京俄削秩去駙馬之號從貶房陵廷美卒起爲靜難軍行軍司馬雍熙三年授寧州刺史公主卒葬州境眞宗初始得入朝咸平四年改左屯衛大將軍領高州團練使追封公主爲虢國長公主五年十月卒年四十一子允升爲內殿承制閤門祇候

張令鐸棣州厭次人少以勇力隸軍伍後唐清泰中補寧衛小校晉初改隸奉國軍漢乾祐中從周太祖平河中以功遷奉國軍指揮使廣順初遷控鶴指揮使累遷本軍左廂都指揮使領虔州團練使從世宗征淮南移領虎捷左廂加常州防禦使再征壽春命與龍捷右廂柴貴分爲京城左右廂巡檢世宗將北征命與韓通高懷德領兵先赴滄州又副韓令坤爲霸州部署率兵戍守恭帝卽位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使令鐸本名鐸以與河中張鐸同姓名故賜今名宋初還馬步軍都虞候領陳州節制太祖征李筠以令鐸爲東京舊城內都巡檢建隆二年出爲鎮寧軍節度帝爲皇弟興元尹光美娶其第三女開寶二年來朝被病車駕臨問賜帛五千匹銀五千兩幷賜其家人甚厚明年春卒於京師年六十帝甚悲悼贈侍中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未嘗妄殺一人及卒人多惜之子守正至內園使守恩淳化中累至崇儀副使稍遷崇儀使領綿州刺史景德初知原州就加西上閤門使知泰州卒錄其子奉禮郎永安爲大理評事後至殿中丞

羅彥瓌并州太原人父全德晉泌州刺史彥瓌得補內殿直少帝在澶州欲命使宣慰大名府時河北契丹騎充斥遂募軍中驍勇士十人從行彥瓌備選銜枚夜發往返如期繇是補興順指揮使開運末契丹主至汴遣彥瓌送廐馬千匹赴幽薊彥瓌至元氏聞漢祖建號太原以馬歸漢漢祖嘉之及入汴擢爲護聖指揮使周初遷散員都虞候坐樞密使王浚黨出爲鄧州教練使世宗嗣位召爲伴飲指揮使改馬步軍都軍頭從向訓收秦鳳有功還散指揮都虞候顯德末太祖自陳橋入歸公署晃宰相范質等未及言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由是降階聽命擢爲控鶴左廂都指揮使改內外馬軍都軍頭領眉州防禦使從平澤潞還命代趙彥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建隆二年出爲彰德軍節度乾德二年改安國軍節度與昭義軍節度李繼勳大破契丹四年春又與閤門使田欽祚殺太原軍千餘人于靜陽禽其將鹿英等獲馬三百匹明年移鎮華州開寶三年卒年四十七

王彥昇字光烈性殘忍多力善擊劍號王劍兒本蜀人後唐同光中蜀平徙家

洛陽初事宦官驃騎大將軍孟漢瓊漢瓊以其趫勇言於明宗補東班承旨晉天福中轉內殿直開運初契丹圍大名少帝幸澶淵募勇敢士齎詔納城中彥昇與羅彥瓌應之一夕突圍而入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中從向拱破太原兵虒亭南斬敵帥王璋於陣以功遷龍捷右第九軍都虞候累轉鐵騎右第二軍都校領合州刺史世宗征淮南從劉崇進宋偓破金牛水砦禽僞軍校閭承旺范橫又從李重進扞吳兵于盛唐斬二千餘級又從張永德攻瀛州下束城改散員都指揮使太祖北征至陳橋爲衆推戴彥昇以所部先入京遇韓通於路逐至第殺之初太祖誓軍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聞通死意甚不樂以建國之始不及罪彥昇拜恩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後爲京城巡檢中夜詣王溥第溥驚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彥昇意在求賄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事乃出爲唐州刺史乾德初遷申州團練使開寶二年改防州防禦使是冬又移原州西人有犯漢法者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啗者數百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七年以病代還次乾州卒年五十八太祖以其專殺韓通終身不授節鉞

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一日以黃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遺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然守信之貨殖鉅萬懷德之馳逐敗度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至於審琦之政成下蔡重贇之功宣廣陵卓乎可稱令鐸身四十餘戰未嘗妄殺可謂勇者之仁矣彥瓌於革命之日首挺劍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衆先於周則其過不在人后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鉞是足垂訓後人矣保吉承衍咸以帝壻致位藩鎮其被驅策著戎功則保吉爲優況推功李繼隆尤爲不伐而有讓然械役名士縱意禽荒累德多矣

宋史卷二百五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

韓令坤父倫　慕容延釗子德豐 從子德琛　符彥卿子昭愿 昭壽

韓令坤，磁州武安人。父倫，少以勇敢隸成德軍兵籍，累遷徐州下邳鎮將、兼守禦指揮使。世宗以令坤貴，擢陳州行軍司馬。及令坤領陳州，徙倫許州，罷職，復居宛邱，多以不法干郡政，私酤求市利，掊斂民財，公私患之。項城民武鄖詣闕訴其事，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倫詐報汀云被詔赴闕，汀奏之。世宗怒，追劾具狀，法當棄市。令坤泣請於世宗，遂免死，流海島。顯德六年，爲左驍衞中郎將，遷左監門衞將軍。宋初，拜磁州刺史，轉亳州團練使。乾德四年，改本州防禦使，卒。令坤少隸周祖帳下。廣順初，歷鐵騎散員都虞候、控鶴右第一軍都校，領和州刺史。世宗卽位，授殿前都虞候，俄賞高平之功，爲龍捷左廂都虞候，領容州團練使，進本廂都指揮使，領泗州防禦使。征太原，爲行營前軍馬軍都校。未幾，爲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領定武軍節度。世宗命宰相李穀將兵征淮南，俾令坤等十二將以從。穀退保正陽，爲吳人所乘，令坤與宣祖、李重進合兵擊之，大敗吳人。世宗親征，聞揚州無備，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趙晁等襲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遲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按堵。南唐東都副留守馬延魯爲僧，匿寺中，令坤求獲之，送行在。遂以令坤知州事。由是泰州懼，以城降。時錢俶受詔攻常、潤，圍毗陵，反爲南唐所敗。南唐乘勝遣將陸孟俊逼泰州，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軍蜀岡，逼揚州，令坤棄其城。世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敗其將馬貴于楚州灣頭堰，擒漣州刺史秦進崇。俄命向拱爲緣江招討使，以令坤副之。下壽州，歸朝，加檢校太尉，領鎮安軍節度使。世宗乃復幸淮右，次楚州，遣令坤率兵先入揚州，命權知軍府事。揚州城爲吳人所毀，詔發丁壯別築新城，命令坤爲修城都部署。六年春，命令坤以汴、亳民導汴水入于蔡。三月，世宗將北征，命率龍捷、虎捷、驍武兵先赴大名，又副王晏爲益津關一路都部署。俄爲霸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戍之。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侍衞馬步軍都虞候。冬，詔防北邊。宋初，移領天平軍，加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太祖親征李筠，詔令坤率兵屯河陽。及澤、潞平，還京，錫宴令坤等于禮賢講武殿，賜襲衣、器幣、鞍勒馬有差。以功加兼侍中。又從討李重進。建隆二年，改成德軍節度、充北面緣邊兵馬都部署。將赴鎮，上於別殿置酒餞之，因勗其爲治。乾德六年，疽發背卒，年四十六。太祖素服發哀于講武殿，錄其子慶朝爲閑廄使，慶雄爲閑廄副使。令坤有才略，識治道，與太祖同事周室，情好親密。鎮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聞其卒，甚悼惜之。初，南唐遣邊鎬破湖南，以馬希崇分司揚州。及令坤克取之，希崇以妓楊氏獻，令坤甚嬖之。會擒陸孟俊，將械送行在所，楊氏於簾間窺見之，卽拊膺慟哭。令坤怪問之，楊氏曰：「孟俊往年入潭州，殺我家二百口，惟妾爲希崇所匿得免，願甘心焉。」令坤以詰孟俊，孟俊具狀，令坤乃殺之。

慕容延釗，太原人。父章，襄州馬步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幹聞。漢祖之興也，周祖爲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周廣順初，補西頭供奉官，歷尚食副使、鐵騎都虞候。世宗卽位，爲殿前散指揮使都校，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督左先鋒，以功授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從征淮南，改龍捷左廂都校、沿江馬軍都部署。歸朝，復爲殿前都虞候，出爲鎮淮軍都部署。顯德五年，世宗在迎鑾江口，聞吳人舟數百艘泊東汭洲，卽命延釗與左神武統軍宋延渥討之。延釗以驍騎由陸進，延渥督舟師沿江繼進，大破之。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淮南節度。恭帝卽位，改鎮寧軍節度、充殿前副都點檢，復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太祖卽位，延釗方握重兵屯眞定，帝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按治邊境，以鎮靜聞，太祖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三品，避其父名故也。李筠叛，初命與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討，俄爲行營都部署、知潞州行府事。及平，加兼侍中，詔還澶州。建隆二年長春節，來朝，賜宅一區。表解軍職，徙爲山南東道節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使賜貂裘、百子氈帳。四年春，命師南征，以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時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卽戎事。賊將汪端與衆數千擾

朗州，延釗擒之，磔于市。荆湘既平，加檢校太尉。是冬卒，年五十一。初，延釗與太祖友善，顯德末，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事延釗；及卽位，每遣使勞問，猶以兄呼之。洎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慟哭久之，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錄其子弟授官者四人：子德業、德豐、德鈞。德業至衛州刺史，德鈞至尙食副使。延釗弟延忠，歷內殿直供奉、西頭官都知，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軍都指揮使。延卿子德琛。

德豐字日新，幼聰悟，延釗愛之，嘗曰：「興吾門者必此子。」八歲，補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卒，授如京使。開寶中，從征太原，領御砦南面巡檢，又爲揚州都監。征南唐，爲洞子都監。城既下，命爲昇州都監。市廛安靜，澤國富饒，使者多裒聚金帛，德豐獨以廉潔聞。俄領蔚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知慶州兼邠寧都巡檢。嘗破小遇族，奪名馬數十匹，詔書褒諭。居任九年，以簡靜爲治，邊鎭安之。雍熙四年，使登萊閱強壯，及還，拜西上閤門使。是冬，出爲定遠軍鈐轄，命領後陣中隊。別將萬騎以禦邊害。淳化二年，進秩東上，知邢州，三年，改判四方館事，出知延州。時侯延廣知靈武，或言其得西夏情，倔強難制，命德豐代之，就賜白金三千兩。會建使名，改爲四方館使。未幾，以所部不治，徙知慶州，俄又改靈州兼部署。穀價湧貴，德豐出私廩賑饑民，全活者衆，轉引進使。賊入境，德豐率兵擊走，獲羊馬甚衆。咸平二年，還客省使，知鎭州，召對便坐，撫慰甚至。是冬，遼人南侵，德豐繕兵固守，餉饋不絕，詔獎之。三年，改滄州。德豐輕財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時，母留京師，妻孥寓長安，貧甚，眞宗憫之，特詔給團練使奉。踰年，進穎州團練使、知貝瀛二州。五年卒，年五十五，家無餘財，談者善之。子惟素，至殿內承制。

德琛以延釗蔭補供奉官，累遷內殿崇班、知夔州。李順之亂，賊衆張餘領衆十萬餘，舟千艘來寇，與順戰龍山，斬首千餘級；又與白繼贇擊賊，斬二萬餘，悉焚其舟。賊剽開州圍雲安，德琛往援之，又斬百餘級，累詔褒諭。歷西京作坊、左藏二副使。咸平二年，轉崇儀副使、荆湖北路鈐轄。蠻擾澧鼎境上，德琛戰於北汊，奪耕牛鎧甲，斬馘以歸。徙峽路鈐轄，未至，復知夔州。景德中，領梧州刺史，復任峽路，再遷莊宅使，又爲并代鈐轄，知憲州。天禧初，改右監門衛大將軍。

符彥卿字冠侯，陳州宛丘人。父存審，後唐宣武軍節度、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兼中書令。彥卿年十三，能騎射，事莊宗於太原，以謹愿稱，出入臥內。及長，以爲親從指揮使。入汴，遷散員指揮使。郭從謙之亂，莊宗左右皆引去，惟彥卿力戰，射殺十數人。俄矢集乘輿，遂慟哭而去。天成三年，以龍武都虞候、吉州刺史討王都于定州，大破契丹于嘉山。明年，克其城，授耀州團練使，改慶州刺史。奉詔築堡方渠北烏崙山口，以招党項。淸泰初，改易州，兼領北面騎軍，賜戎服介冑、戰馬。嘗射獵遂城鹽臺淀，一日射麞鹿狼狐兔四十二，觀者神之。晉天福初，授同州節度。兄彥饒亦鎭滑臺，俄而彥饒叛，彥卿上表待罪，乞歸田里，晉祖釋不問，改左羽林統軍。俄兼領右羽林，改鎭鄜延。少帝幼與彥卿狎，卽位，召還，出鎭河陽三城。遼人南侵，詔彥卿率所部拒戰澶淵。契丹騎兵數萬圍高行周于鐵丘，諸將莫敢當其鋒，彥卿獨引數百騎擊之，遼人遁去，行周得免。又副李守貞討平青州楊光遠，移鎭許州，封祁國公。開運二年，與杜重威、李守貞經略北鄙。契丹主率衆十餘萬圍晉師于陽城，軍中乏水，鑿井輒壞，爭絞泥吮之，人馬多渴死。時晉師居下風，將戰，弓弩莫施。彥卿謂張彥澤、皇甫遇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死戰，然未必死。」彥澤等然之，遂潛兵尾其後，順風擊之，契丹大敗。其主乘橐駝以遁，獲其器甲旗仗數萬以歸。少帝嘉之，改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爲左右所閒。會再出師河朔，彥卿不預，易其行伍，配以羸師數千，戍荆州口。及杜重威以大軍降於滹水，急詔彥卿與高行周領禁兵屯澶淵，會彥澤引遼兵入汴，彥卿與行周遂歸遼。遼主以陽城之敗詰彥卿，彥卿對曰：「臣事晉主，不敢愛死，今日之事，死生唯命。」遼主笑而釋之。會徐宋寇盜蠭起，遼主卽遣彥卿歸鎭。行次甬橋，賊魁李仁恕擁衆數萬攻徐州。彥卿領數十騎遽至城下，仁恕遣其徒執彥卿馬，請隨入城。俄頃，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大呼賊中曰：「相公當爲國討賊，何故自入虎口，乃助賊攻城？我雖父子，今爲讎敵，當死戰，城不可入。」賊惶愧，羅拜彥卿前，乞免罪。彥卿爲設誓，乃解去。漢祖入汴，彥卿自徐州來朝，改鎭兗州，加兼侍中。乾祐中，加兼中書令，封魏國公，拜守太保，移鎭青州。及殺楊邠輩，召促赴闕下。周祖卽位，封淮陽王。劉銖誅，以其京城第宅賜

彥卿及征兗州彥卿朝行在獻馬及錦綵軍糧萬石連被賜賚俄移鎮鄆州會召魏府王殷欲以彥卿代鎮俄遼人起兵留殷控扼故彥卿不入朝殷得罪即以彥卿爲大名尹天雄軍節度進封衛王世宗初并人擾潞州潞兵敗命彥卿領兵從磁州固鎮路壓其背及帝親征命爲行營一行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領步騎二萬進討初彥卿之行也世宗以并人雖敗朝廷饋運不繼未議攻擊且令觀兵城下徐圖進取及周師入境汾晉吏民望風款接皆以久罹虐政願輸軍須以資兵力世宗從之而連下數州彥卿等皆以芻糧未備欲旋軍世宗不之省乃調山東近郡輓軍食濟之及世宗至城下命與郭從義向訓白重贊史彥超率萬騎屯忻口以拒北援又下盂縣遼人駐忻北遊騎及近郊史彥超以二千騎當其鋒左右馳擊彥超死之敗遼衆二千餘遼騎遁走先鋒爲遼人所掩重傷數百人諸將論議矛盾師故不振世宗乃班師數賜彥卿繒綵鞍勒馬遣歸本鎮還京拜彥卿太傅改封魏王恭帝即位加守太尉太祖即位加守太師建隆四年春來朝賜襲衣玉帶宴射于金鳳園太祖七發皆中的彥卿貢名馬稱賀開寶二年六月移鳳翔節度被病肩輿赴鎮至西京上言疾亟請就醫洛陽從之假滿百日猶請其奉爲御史所劾下留司御史臺太祖以姻舊特免推鞫止罷其節制八年六月卒年七十八喪事官給彥卿將家子勇略有謀善用兵存審之第四子軍中謂之符第四前後賞賜鉅萬悉分給帳下故士卒樂爲効死遼人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呪曰此中豈有符王邪晉少主既陷契丹德光之母問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聞其已遣歸徐州矣德光母曰留此人中原何失策之甚其威名如此鎮大名十餘年政委牙校劉思遇思遇貪黠怙勢斂貨財公府之利多入其家彥卿不之覺時藩鎮率遣親吏受民租槩量增溢公取其餘羨而魏郡尤甚太祖聞之遣常參官主其事由是斛量始平詔以羨餘粟賜彥卿以愧其心彥卿酷好鷹犬吏卒有過求名鷹犬以獻雖盛怒必貰之性不飲酒頗謙恭下士對賓客終日談笑不及世務不伐戰功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乘小駟從家僮一二遊僧寺名園優游自適周世宗宣懿皇后太宗懿德皇后皆彥卿女也自恭帝及太祖兩朝賜詔書不名子昭信昭願昭壽昭信天雄軍衙內都指揮使領賀州刺史周顯德初卒贈檢校太保閬州防禦使

昭願字致恭謹厚謙約頗讀書好事周廣順中以蔭補天雄軍牙職俄領興州刺史開寶中改領恩州彥卿養疾居洛入補供奉官四年改領羅州刺史七年遷西京作坊副使俄授尚食使出護陳許蔡潁等州巡兵從征太原爲御營四面巡檢使及攻幽州命與定國軍節度宋偓率兵萬餘屯城南師還眞拜蔡州刺史知并澶二州不踰月復移并門兼副部署丁內艱起復爲本州團練使連知永興軍梓滑二州咸平初又爲天雄軍邢州二鈐轄三年以疾求歸京師詔遣中使尚醫馳傳診視既還帝賜以名方御藥拜本州防禦使四年卒年五十七車駕臨哭贈鎮東軍節度子承煦爲左千牛衛將軍

昭壽初補供奉官開寶七年改西京作坊副使歷遷六宅副使領蘭州刺史雍熙二年冬命與劉知信護鎮州屯兵會遣將北征又與知信爲押隊都監轉尚食使眞拜光州刺史端拱二年知洪州淳化四年改定州咸平初還鳳州團練使益州鈐轄昭壽以貴家子日事遊宴簡倨自恣常紗帽素氅衣偃息後圃不理戎務有所裁決即令家人傳道多集錦工就廨舍織纖麗綺帛每有所須取給於市餘半歲方給其直又令部曲私邀取之廣糴黍稻未及成熟者亦取之悉貯寺觀中久之損敗即勒道釋償之縱其下淩忽軍校劍南自李順平後人心洶洶知州牛冕緩弛無政昭壽又不能御軍人皆怨憤神衛卒趙延順等八人謀欲害昭壽未敢發三年正旦中使自峨眉山還京昭壽戒馭吏具鞍馬將送之延順等悉解廄中馬轡奔逸庭下陽逐諠呼登廳執昭壽殺之并殺二僕據甲仗庫取兵器都監王澤聞之急召本軍都虞候王均率兵擒捕延順左執昭壽首右操劍彷徨無所適卒見均至即與衆推均爲帥合驍猛威武兵爲亂牛冕洎轉運使張適奔漢州是秋官兵討平之見雷有終傳昭壽子承諒娶齊王女嘉興縣主至內殿承制

論曰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若天去其疾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御諸臣知機要亦否極而泰之象

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寵龍，有謀善戰，聲振殊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平荊湘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啓𥠵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宋史卷二百五十一

宋史卷二百五十一考證

符彥卿傳建隆四年○臣浩按建隆止有三年，次年改元乾德，此云建隆四年誤。

宋史卷二百五十一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一

王景子廷義　王晏　郭從義曾孫承祐　李洪信弟洪義

武行德　楊承信　侯章

王景萊州掖人家世力田景少倜儻善騎射不事生業結里中惡少爲羣盜梁大將王檀鎭滑臺以景隸麾下與後唐莊宗戰河上檀有功景嘗左右之莊宗入汴景來降累遷奉聖都虞候淸泰末從張敬達圍晉陽會契丹來援景以所部歸晉祖天福初授相州刺史范延光據鄴叛屬郡多爲所脅從景獨分兵拒守晉祖嘉之遷耀州團練使及代會晉祖幸鄴留爲京城巡檢使改洛州團練使開運初授侍衛馬軍左廂都校二年契丹南侵少帝幸澶淵景與高行周等大破契丹衆于戚城還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出爲晉州巡檢使知州事拜橫海軍節度契丹至汴以其黨代景景歸次常山聞契丹主殂欒城即間道歸鎭斬關而入契丹遁去漢乾祐初加同平章事會契丹饑幽州民多度關求食至滄州境者五千餘人景善懷撫詔給田處之周祖微時與景善及即位加兼侍中景起身行伍素無智略然臨政不尙刻削民有訟必面詰之不至大過即諭而釋去不爲胥吏所撓由是部民便之廣順初入朝民周環等數百人遮道留之不獲有截景馬鐙者俄以景爲護國軍節度歲餘還鎭鳳翔顯德初封褒國公加開府階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先是秦鳳陷蜀州旁蕃漢戶詣闕請收復世宗命景與向拱率兵出大散關進討連陷砦柵遂命景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大破蜀軍于上邽斬首數萬級是秋秦州降逾年徙景鎭秦州兼西面緣邊都部署恭帝即位進封涼國公宋初加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建隆二年春來朝太祖宴賜加等復以爲鳳翔節度西面緣邊都部署四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追封岐王諡元靖初景之奔晉也妻坐戮二子逃獲免晉祖待之厚賞賜萬計嘗問景所欲對曰臣自歸國受恩隆厚誠無所欲固問之景稽顙再拜曰臣昔爲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爲妻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景景甚寵嬖之後累封楚國夫人侯氏善盜景金數百兩私遺舊人景知而不責性謙退折節下士每朝廷使至雖卑位必降階送迎周旋盡禮左右或曰王位尊崇無自謙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是我惟恐不謹耳初封郡王朝廷以吏部尙書張昭將命景尤加禮重以萬餘緡遺昭左右或言其過厚景曰我在行伍間即聞張尙書名今使於我是朝廷厚我也豈可以往例爲限耶景子廷義廷睿廷訓廷訓至驍衛大將軍致仕廷義起家供奉官改如京副使以善騎射周世宗擢爲虎捷都虞候遷龍捷右第二軍都校領珍州刺史宋初改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乾德四年與韓重贇率師護治滑州靈河新堤六年增治京城又命廷義董其役開寶二年加領橫州團練使從征太原廷義性勇敢親鼓士乘城獨免胄矢中其腦而顚經宿卒年四十七太祖甚惜之優詔贈建雄軍節度廷睿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當代王景之子聞者咸笑之因目爲王當代

王晏徐州滕人家世力田晏少壯勇無賴嘗率羣寇行攻劫梁末徐方大亂屬邑皆爲他盜所剽惟晏鄉里恃晏獲全後唐同光中應募隸禁軍累遷奉國小校晉開運末與本軍都校趙暉忠衛都校侯章等戍陝州會契丹至汴遣其將劉愿據陝恣行暴虐晏與暉等謀曰今契丹南侵天下洶洶英雄豪傑固當乘時自奮且聞太原劉公威德遠被人心歸服若殺愿送款河東爲天下唱首則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乃率敢死士數人夜踰城入府署劫庫兵給其徒遲明斬愿首縣府門外衆請暉爲帥章爲本城副指揮使內外巡檢使兼都虞候遣其子漢倫奉表晉陽時漢祖雖建號威聲未振得晏等來歸甚喜即日以暉爲保平軍節度章爲鎭國軍節度晏爲絳州防禦使乃領舊職既而暉等表晏始謀功爲第一遷建雄軍節度漢祖入汴加同平章事周祖即位加兼侍中廣順元年劉崇侵晉州晏閉關不出設伏城上幷人以爲怯競攀堞而登晏麾伏兵擊之顚死者甚衆遂焚橋遁遣漢倫追北數十里斬首百餘級擢漢倫濮州刺史八月來朝周祖以晏家彭城授武寧軍節度俾榮其鄉里三年周祖征兗州次張康鎭晏來朝獻馬七匹賜襲衣金帶親郊畢封滕國公加開府階

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初，晏至鎮，悉召故時同爲盜者，遺以金帛，從容置酒語之曰：吾鄉素多盜，我與諸君昔嘗爲之，後來者固當出諸君之下，爲我告諭，令不復爲，若不能改，吾必盡滅其族。由是境內安靜。吏民詣闕舉留，請爲晏立衣錦碑。世宗初，復請立德政碑，世宗命比部郎中、知制誥張正撰文賜之，詔改其鄉里爲使相鄉、勳德里，私門立戟。未幾，改河南尹、西京留守。顯德三年，移鳳翔節度。六年，從世宗北征，爲益津關一路馬軍都部署，韓令坤副焉，遂平三關。太祖即位，進封趙國公。從征李筠，師還，改安遠軍節度。乾德元年，進封韓國公。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每朝會令綴中書門下班。俄歸洛陽別墅。四年冬，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中書令。初，晏爲軍校，與平陸人王興善，其妻亦相爲娣姒。晏既貴，乃薄興，興不能平。晏妻病，興語人曰：吾能治之。晏遽訪興，興曰：我非能醫，但以公在陝時止一妻，今妓妾甚衆，得非待糟糠之薄，致夫人怏怏成疾耶？若能斥去女侍，夫人之疾可立愈。晏以爲謗己，乃誣以他事，悉案誅其夫妻。守西洛日，白重贊鎮河陽。時世宗征淮南，重贊慮幷人乘間爲寇，因葺城壘，且約晏爲援。晏意欲兼有三城，即與漢倫同率兵赴之。重贊聞其來，拒不納，遣人語之曰：公在陝州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不能對，遂引兵還。

郭從義，其先沙陀部人。父紹古，事後唐武皇，忠謹特見信任，賜姓李氏。紹古卒，從義纔丱角，莊宗畜於宮中，與諸子齒。明宗與紹古同事武皇，情好款狎，即位，以從義補內職，累遷內園使。晉天福初，始復姓郭氏，坐事出爲宿州團練副使。丁內艱，北歸，遂家太原。漢祖在鎮，表爲馬步軍都虞候，屢率師破契丹于代北。及建大號，從義首贊其謀，擢鄭州防禦使，充東南道行營都虞候，領首軍自太行路渡河。漢祖入汴，以爲河北都巡檢使。杜重威據大名叛，以爲行營諸軍都虞候。重威降，爲鎮寧軍節度。趙思綰之叛，爲行營都部署，賜戎裝器仗、金帶。師至永興，圍其城，即以從義爲永興軍節度。思綰糧盡，城中人相食，從義繫書矢上射入城中，說思綰令降，仍表於朝廷，許以華州節制，隱帝從其計，即遣使諭思綰。思綰開門納款，翊日，從義具軍容入城，憩候館中，思綰入謁，即令武士執之，幷其黨三百餘人，悉斬於市。以功加同平章事。周廣順初，加兼侍中，移鎮許州。顯德初，親郊，加檢校太師。世宗將征劉崇，從義適來朝，因請扈從，世宗甚悅，改天平軍節度，即令從符彥卿破契丹于忻口。師還，以功加兼中書令。四年，從征淮南，移鎮徐州。及世宗自迎鑾至泗州，見於行在。恭帝即位，加開府階。宋初，加守中書令。太祖征揚州，從義迎謁於路，願扈從，不允。乾德二年，又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六年，以疾歸京師。開寶二年，改左金吾衛上將軍。逾年，上章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四年，卒，年六十三。贈中書令。從義性重厚，有謀略，多技藝，尤善飛白書。初，思綰之叛也，巡檢使喬守溫遁去，姬妾悉入思綰。思綰敗，從義盡取之。守溫詣從義求其愛妾，雖不敢拒，而心銜焉，遂發守溫逃遁事，坐棄市，人皆冤之。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將相所爲。從義大慙。子守忠、守信。守忠至閑廄副使。守信字寶臣，頗知書，與士大夫游，至東上閤門使、知邢州。卒，子世隆，爲比部員外郎。世隆子昭祐、承祐。昭祐爲閤門祗候。

承祐字天錫，娶舒王元偁女，授西頭供奉官。仁宗爲皇太子，承祐補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謁者。真宗爲玉石小牌二，勒銘以戒飭之。帝即位，遷西染院副使兼閤道通事舍人、勾當翰林司，遷西上閤門副使。坐盜御酒及用尚方金器，除名，岳州編管，徙許州別駕。起爲率府率，遷西京作坊使、勾當右騏驥院。院之大校試路馬者，前鳴鞭擁御蓋，承祐代試之，其狂僭如此。進六宅使、象州團練使。承祐性狡獪，緣東宮恩，又憑籍王邸親，既廢復用，迺僭言事，或指切人過失，同列謂之武諫官。真授衞州刺史、知相州，入爲羣牧副使，改濰州團練使，歷知曹、鄆、澶、鄆、貝州，徙澶州兵馬總管。役卒有異謀者，廉得，不待奏，捕斬之。再知澶州，會中使過，遽延入，問管軍闕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者。承祐起挽彊自衒，左右皆笑。入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以父喪起復真定府定州等路副都總管。諫官歐陽修、余靖論其非才，改知相州，尋徙大名府副都總管。樞密使杜衍惡承祐驕恣，奏罷軍權，爲相州觀察使、永興軍副都總管，改知邢州，徙河陽兵馬總管。衍去位，復進爲殿前都虞候、幷代州副都總管兼知代州，徙邢州。諫官錢明逸言承祐無廉守，邢民素厭苦之，改相州，徙秦鳳路副總管，累遷建

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尋以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府壁壘不完盜至卒無以禦承祐始城南關凌沙灘盟三河徙亳州諫官言承祐在應天府給糧不以次且擅留糧綱批宣頭不發戍還兵越法杖配黥罪借用翰林器出入擁旗槍以禁兵擬周衞體涉狂僭無人臣禮罷宣徽南院使許州都總管徙節保靜軍知許州轉運使蘇舜元薦承祐有將帥才政事如龔黃帝謂輔臣曰彼庸人監司乃龔黃比之何所取信哉改知鄭州未行暴疾卒贈太尉謚曰密承祐所至多興作爲煩擾百姓苦之

李洪信并州晉陽人漢昭聖太后弟也后弟六人洪信居長少善騎射後唐明宗在藩時隸帳下及即位愛將朱弘實總領捧聖軍弘實擢洪信爲爪牙漸遷小校應順中潞王舉兵少帝殺弘實而東奔捧聖軍數百騎從行洪信預焉及次衞州少帝與晉高祖遇因有疑貳謀害晉祖其從兵皆亂時漢祖方護晉祖洪信以兵應之獲免清泰中又爲雍王重美牙校晉初爲興順左廂都指揮使漢祖統禁軍遷鎮太原奏隸麾下漢祖領陳州刺史左護聖左廂都指揮使俄加岳州防禦使從漢祖降鄴以警扈之勞授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乾祐中以羣小用事心懷憂懼白太后求解軍職出爲鎮寧軍節度歲餘還保義軍節度初楊邠以元從功臣爲方鎮者不諳政務令三司擇軍將分補諸鎮都押牙孔目官或恃以朝選藩帥難制洪信聞內難即召馬步軍都校聶召奉國軍校楊德王建黃全武楊進翟本右牙都校任温武德護聖都校康審澄及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昭勍孔目官魏守恭悉殺之誣奏謀逆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洪信常以此妄殺自歉及革命內不自安周祖猶以漢太后之故移鎮京兆本城兵不滿千王峻西征至陝州以援晉州爲辭又取去數百人及劉崇北遁遣禁兵千餘屯京兆洪信益懼即請入朝懇辭藩鎮拜左武衞上將軍世宗即位遷左驍衞上將軍顯德五年改右龍武軍統軍從世宗北征爲合流口部署乾德五年改左驍衞上將軍開寶五年請老以本官致仕八年卒年七十四洪信無他才術徒以外戚致位將相斂財累鉅萬而吝嗇尤甚時節鎮皆廣置帳下親兵惟洪信最寡少弟洪義

洪義本名洪威避周祖名改焉漢祖鎮太原補親校開國授護聖左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遷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少帝即位改鎮寧軍節度會誅楊邠史弘肇等時侍衞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屯澶州即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洪義殺之又令護聖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周祖於鄴洪義素怯懦慮殷覺遷延不敢發遽引業見殷殷乃錮業送密詔於周祖洎周祖起兵少帝又詔洪義扼河橋及周祖兵至洪義就降漢室之亡由洪義也廣順初權知宋州節度未幾真拜歸德軍節度加同平章事權知許州歲餘改鎮安州顯德初加檢校太師世宗即位加兼侍中未幾徙靑州六年夏遷京兆尹永興軍節度恭帝嗣位加開府階宋初加兼中書令移鄜州乾德五年代歸卒年五十九贈太師

武行德并州榆次人身長九尺餘材貌奇偉家甚貧常採樵鬻之自給晉祖鎮并門暇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薪趨拱於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晉天福初授奉國都頭遷指揮使改控鶴指揮使寧國軍都虞候開運中契丹至汴行德被獲乃僞請於契丹以自効契丹信之方具舟數十艘載鎧甲令行德率將校軍卒送歸其國泝汴至河陰行德謂諸將曰我輩受國厚恩而受制於契丹與其離鄉井投邊塞爲異域之鬼曷若與諸君驅逐兇黨共守河陽姑俟契丹兵退視天命所屬歸之建功業定禍亂以圖富貴可乎衆素服行德威名皆曰所向惟命不敢愛死行德即殺契丹監使分授器甲由氾水倍道抵河陽契丹節度使崔廷勳出兵來拒行德麾衆逆擊自旦及午殊死戰廷勳大敗棄城走行德遂據河陽盡以府庫分給將士因推行德知州事時契丹兵尚充斥行德厲士卒繕甲兵據上游士氣益奮人望歸之聞漢祖起太原即自稱河陽都部署遣其弟行友間道奉表勸進漢祖覽奏喜甚即授行德河陽三城節度漢祖由晉絳至洛行德迎候境上以所部兵翼至京師還河陽乾祐中加同平章事移眞定尹成德軍節度廣順初加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還河南尹西京留守時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告者給厚賞洛陽民家嫗將入城鬻蔬俄有僧從嫗買蔬就筥翻視密寘鹽筥中少答其直不買而去嫗持入城抱關者搜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見盛鹽襆

非村媼所有疑而詰之媼言適有僧自城外買蔬取視久之而去即捕僧訊治之具狀與關吏同誣媼以希賞行德釋媼斬僧及抱關吏數輩人畏之若神明部下凜然三年丁外艱起復顯德初加開府階進封譙國公世宗即位兼中書令初世宗自河東還次河陽以洛陽城頭缺令葺之行德率部民萬餘完其城封邢國公是秋代王晏爲武寧軍節度與晏兩換其任先是唐末楊氏據淮甸自甬橋東南決汴匯爲汙澤二年將議南征遣行德率所部丁壯于古隄疏導之東達于泗上及親征以行德爲濠州行營都部署破淮軍二千餘人於郡境俄遣率師屯定遠以逼其城爲吳人所敗死者數百人行德以身免左授右衛上將軍五年下淮南復授行德保大軍節度兼中書令恭帝嗣位進封宋國公宋初加中書令進封韓國公再授忠武軍節度改封魏國公乾德二年冬移鎮安州加開府儀同三司開寶二年入爲太子太傅太平興國三年以本官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師

楊承信字守眞其先沙陀部人父光遠仕晉至太師壽王承信光遠第三子幼以父任自義武軍節院使領蘭州刺史歷宣武平盧二軍牙校開運初光遠以青州叛少帝遣李守貞等討之食盡勢窮承信兄承勳劫其父以降青州平光遠死承信與弟承祚詣闕請死詔釋之以承信爲右羽林將軍承祚爲右驍衛將軍放歸服喪私第尋安置鄭州初光遠送款契丹求援兵未至而光遠降及契丹來寇承勳時爲鄭州防禦使召數其罪殺之以承信爲平盧軍節度繼父職仕漢歷安鄜二州節度累加檢校太師周廣順初加同平章事諸將西討劉崇承信表求預行以郊祀恩加開府階封杞國公世宗即位進韓國公顯德初征淮南爲濠州攻城副都部署改壽州北砦都部署兼知行府事壽州平累戰功權忠正軍節度同平章事時徙州治下蔡承信既增廣其城又遣監軍薛友柔敗淮人六百餘于盧州北恭帝即位進封魯國公宋初加兼侍中來朝會征李筠命爲潭州西面都部署筠平移鎮河中乾德元年進封趙國公二年卒年四十四贈中書令承信身長八尺美儀表善持論且多藝能雖叛臣之子然累歷藩鎮刻勵爲政而不苛故能始終富貴其卒也蒲民表乞祠之則其遺愛之在人者可知矣景德四年錄其孫松爲奉職

侯章幷州榆次人初在幷門事後唐莊宗爲隊長明宗朝遷小校晉開運末爲忠衛指揮使屯兵陝州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會契丹入中原與趙暉王晏謀斬契丹將劉愿送款於漢祖漢祖入汴擢爲鎮國軍節度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尋移鎮邠州章居鎮無善政傲上剝下以貪猥聞用見戶爲逃擅其租賦乃矯奏貧民數千戶負稅租久禁繫不能輸願以己俸代時方姑息詔褒之副使趙彥鐸有良馬章欲之不與誣彥鐸謀逆殺之亦置而不問俄加檢校太師周初加兼侍中廣順二年入朝獻銀帛請開宴周祖謂左右曰諸侯來朝天子自當錫宴以申慍樂豈俟其貢奉爲之耶命復賜之仍令有司自今藩鎮有進奉者勿受俄賜宴廣政殿章又獻銀千兩馬七匹上壽復不納三年授鄧州節度周祖親郊加開府階封申國公世宗即位加兼中書令世宗親征壽陽命章爲攻城水砦都部署右衛大將軍王璨副之俄徙西北水砦都部署再爲武勝軍節度建隆元年八月授太子太師封楚國公既罷節鎮居常怏怏一日於朝堂與故舊言晉漢間事時有輕忽章者章厲聲曰當遂主疾作謂歸有上書請避暑嵩山者我鑿人以戰鬭取富貴若此諛佞未嘗爲之坐中有慚者乾德五年卒

論曰王景輩微時或至爲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戎功重據邊要宋興稽顙北嚮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趣利改圖乃至滅族王晏郭從義還怒肆忿誣人以死侯章在藩邸有剝下之名李洪義狃於肺腑之戚而無外虞之志咎孰甚焉斯皆亂世之習有不能盡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辯究欺罔民用畏服顧不優於諸人耶

宋史卷二百五十二

宋史卷二百五十二考證

王景傳景爲西面行營都部署○資治通鑑節要，景爲西面行營都招討使

斬首數萬級○資治通鑑節要，王景敗蜀兵，獲將卒三百，與傳不同

宋史卷二百五十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二

折德扆子御勳 御卿 曾孫克行　馮繼業　王承美　李繼周　孫行友子全照

折德扆，世居雲中，爲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其鎭府州時，署德扆爲馬步軍都校。廣順間，周世宗建府州爲永安軍，以德扆爲節度使。時從阮鎭邠寧，父子俱領節鎭，時人榮之。顯德中，德扆率師攻下河市鎭，斬幷軍五百餘級。入朝，以其弟德愿權總州事。時世宗南征，還次通許橋，德扆迎謁，且請遷內地。世宗以其素得蕃情，不許，厚加賜賚而遣之。德扆未至，德愿又破幷軍五百餘于沙谷砦，斬其將郝章、張釗。宋初，德扆又破河東沙谷砦，斬首五百級。建隆二年，來朝，待遇有加，遣歸鎭。乾德元年，敗太原軍于城下，擒其將楊璘。二年，卒，年四十八，贈侍中。子御勳、御卿。

御勳字世隆。德扆鎭府州日，表爲右職。德扆卒，以御勳領汾州團練使、權知府州事。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御勳詣行在謁見，以爲永安軍留後。四年，以郊祀來朝，禮畢歸鎭。九年，郊祀西洛，復來朝，道病後期，改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太平興國二年，卒，年四十，贈侍中。

御卿幼補節院使。御勳知州事，署爲兵馬都尉。御勳徙鎭，召爲閑廏副使、知府州。太宗征河東，命御卿與尹憲領屯兵同攻嵐州，又破岢嵐軍，擒其軍使折令圖以獻，遂下嵐州，又殺其憲州刺史霍翊，又擒其將馬延忠等七人，遷崇儀使。淳化三年，凡四遷而爲府州觀察使。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既而契丹衆萬餘入寇，御卿大敗之於子河汊，斬首五千級，獲馬千匹，契丹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擒其吐渾一人。自是契丹知所畏。太宗因遣使問御卿曰：「西北要害皆屯勁兵，戎人何自而至？」御卿對曰：「敵緣山峽小徑入謀剽略，臣諜知之，遣人邀其歸路，因縱兵大擊，敗走之，人馬墜崖谷死者相枕，其大將韓德威僅以身免。皆聖靈所及，非臣之功也。」上嘉之。歲餘，御卿被病，德威諜知之，且爲李繼遷所誘，率衆來侵，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出戰，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會疾甚，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棄士卒自便，不可，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翊日，卒，年三十八。上聞，悼惜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爲洛苑使、知州事。

惟正歸朝，以其弟惟昌繼之。咸平二年，河西黄女族長蒙異保及惟昌所部叛，誘引趙保吉之衆入寇麟州萬戸谷，進至松花砦。惟昌與從叔同巡檢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戰，會保吉兵衆，官軍不敵，惟昌臂中流矢，墜馬，攝弓起，得裨將馬，突圍出，海超、惟信沒焉。九月，保吉黨萬私保移埋復來寇，惟昌與宋思恭、劉文質合戰于埋幷峯，敗走之。又破言泥族，拔黄砦，焚其器甲車帳，俘斬甚衆。以功領富州刺史，改文思使。景德元年，與王萬海等破賊砦，護芻糧抵麟州。秋，入朔州界，破狼水砦。時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遁去。明年，拜興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表求赴闕，真宗命近臣與射於苑中，宴賜甚厚。上言：「先臣御卿蒙賜旗三十竿，以壯軍容，請別給。」賜許之。七年，命河東民運糧赴麟州，當出兵爲援，惟昌力疾領步騎屯寧遠砦，冒風沙而行，時疾已亟，猶與賓佐宴飲，談笑自若焉。明日，卒，年三十七。以其弟惟忠繼之。

惟忠字蓋臣。初以兄惟信戰沒，補西頭供奉官，擢閤門祗候。及惟昌卒，以惟忠爲六宅使、知府州兼麟府路都巡檢使，領普州刺史。再遷左藏庫使，真拜嘉州刺史，改資州，進簡州團練使。喪母，起復雲麾將軍。卒惟忠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嫁娶，惟忠揣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爲寇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蓋虜所縱也。既卒，録其弟姪子孫七人，以其子繼宣嗣州事。久之，特贈惟忠耀州觀察使。寶元中，繼宣坐苛虐掊刻，種落嗟怨，詔爲左監門衛將軍、楚州都監，擢其弟右侍禁繼閔爲西京作坊使，嗣州事。

繼閔字廣孝。慶曆中，元昊兵攻麟州，不克，進圍州城。城險且堅，東南有水門，崖壁峭絶阻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中矢石亂下，賊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賊死傷甚衆，遂引去，圍豐州，豐州遂陷。繼閔以城守勞，特遷宮苑使、普州刺史。未幾，護送麟州戍卒冬服，賊伏兵邀擊之，盡掠所齎，繼閔脫身緣間道歸，會赦，止奪宮苑使，後復官，領果州團練使。自元昊反，繼閔招輯歸業者三千餘戶。皇祐

二年卒。以其弟繼祖嗣州事。繼祖字應之，由右侍禁遷西染院使，累轉皇城使、成州團練使。臨政二十餘年，奏乞書籍，仁宗賜以九經。韓絳發河東兵城囉兀，繼祖為先鋒，深入敵帳，降部落戶八百。加解州防禦使。卒，繼祖有子，當襲州事，請以授兄之子克柔，詔從之，而進其三子官，錄二孫為借職。弟繼世少從軍，為延州東路巡檢。嵬名山之內附，繼世先知之，遣其子克勲報种諤，諤用是取綏州。繼世以騎步萬軍于懷寧砦，入晉祠谷，往銀川，分名山之衆萬五千戶居於大理河。夏人來攻，再戰皆捷。諤抵罪逮繫獄，以兵付之而行，遂同名山守綏州。錄功領忠州刺史。說韓絳城囉兀以撫橫山，因畫取河南之策，絳以為然。以左騏驥使、果州團練使卒。諸司使無賻禮，詔以繼世蕃官捍邊有績，特給之。從子克行。

克行字遵道，繼閔子也。初仕軍府，無所知名。夏人寇環慶，种諤拒之，詔河東出師為援。克行請往，諤使以兵三千護餉道，戰于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矍然曰：「真折太尉子也。」權知府州。秦兵討夏國，張世矩將河外軍民，克行與俱。廷議謂守臣難自行，詔克行選兵隸世矩。克行抗章願率部落先驅，未報，即委管鑰而西。大酋咩保吳良以萬騎來躡，克行為後拒，度賊半度隘，縱擊，大破之，殺咩保吳良。師還，自劾，釋不問。王中正出塞，克行先拔宥州。每出必勝，夏人畏之，益左廂兵專以當折氏。太原孫覽議城葭蘆，諸將論多不合，召克行問策，即頓兵吐渾河，約勒部伍，為深入窮討之狀，敵疑不敢動。既訖役，又入津慶龍橫川，斬級三千。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併力，以遠者為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士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議，卒用克行策。城成，諜言寇至，軍中皆戒嚴，克行止之曰：「彼自擾耳。」已而果然。克行在邊三十年，善拊士卒，戰功最多，羌人呼為折家父。官至榮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為榮州團練使、知府州。從子可適。

可適未冠有勇，馳射不習而能。鄜延郭逵見之，歎曰：「真將種也。」薦試廷中，補殿侍，隸延州。從种諤出塞，遇敵，馬以少年易之，可適索與鬬，斬其首，取馬而還，益知名。米脂之役，與夏人戰三角嶺，得級多，又敗之於蒲桃谷。東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藉藉于軍門，或欲掩殺以為功。可適曰：「此以饑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是？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為異域鬼耶？」皆回面聲喏，流涕謝再生，各遣歸。羌夏人十萬入寇，可適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詐為首領行視，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卷甲疾趨，大破之于尾丁磑。回次檉楊溝，正午駐營，分騎據西山，曰：「彼若躡吾後，腹背受敵必敗。」果舉軍來。可適所部纔八千，轉戰至高嶺，迺從間道趣洪德，設伏邀其歸路。敵至，伏發衝之，其國母踰山而遁，焚棄輜重，雖帷帳首飾之屬亦不返，衆相蹈藉赴崖澗死者如積。論前後功，至皇城使、成州團練使、知岷蘭州鎮戎軍。渭帥章楶合熙秦慶三道兵築好水川，命總管王文振統之，而可適將軍為副。熙州兵十人失道盡死，文振歸罪於可適，楶即下之吏。宰相章惇欲按軍法，哲宗不許，猶削十三官而罷。楶請留以責效，乃以權第十二將。嵬名阿埋、昧勒都逋，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詔可適密圖之。會二酋以畜牧為名會境上，可適諜知之，遣兵夜往襲，并俘其族屬三千人，遂取天都山。帝為御文德殿受賀，以其地為西安州。遷可適東上閤門使、洛州防禦使、涇原鈐轄、知州事。真拜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為副都總管。帥鍾傅行邊，為敵所隔，以輕騎拔之得歸。傅議取靈武，環慶亦請出師，命可適將萬騎往，即薄靈州川。夏人扶老挾稚中夜入州城，明日俘獲甚衆，而慶兵不至，乃引還。詔使入覲，帝以傳策訪焉，對曰：「得之易，守之難，當先侵弱其地，待吾藩籬既固，然後可圖。」帝曰：「卿言是也。」進武安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都虞候。大城蕭關，與傅議齟齬，會覆師數百于踏口，傅劾之，貶鄭州觀察使。俄知衛州，拜淮康軍節度使。轉運使請於平夏通峽鎮戍西安四砦分築場圃，置芻粟五百萬，可適以費大難之；又欲借車牛以運，及致十萬斛於熙河，皆戾其意，乃中以疑謗。召為佑神觀使。明年，復以為渭州，命其子彥質直祕閣、參軍事。數月而卒，年六十一。彥質紹興中簽書樞密院，別有傳。

馮繼業字嗣宗，大名人。父暉，朔方節度，封衛王。繼業幼敏慧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院使。隨父歷邠孟，及再領朔方，皆補牙職。周廣順初，暉疾，繼業圖殺

其兄繼勳暉卒，遂代其父爲朔方軍留後，以郊祀恩加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朔方節度、靈環觀察處置度支溫池榷稅等使。恭帝時，繼業旣殺兄代父領鎭，頗驕恣，時出兵劫略羌夷，羌夷不附。又撫士卒少恩，繼業慮其爲變，以太祖居鎭日嘗得給事，乃豫徙其孥闕下。建隆初，來朝，進以馳馬寶器爲獻。開寶二年，賜詔獎諭，拜靜難軍節度使。三年，改鎭定國軍，吏民立碑頌其遺愛。太平興國初，來朝，封梁國公，留京師。明年卒，年五十一，贈侍中。

王承美，豐州人，本河西藏才族都首領。其父事契丹爲左千牛衞將軍。開寶二年，率衆來歸，承美授豐州牙內指揮使，父卒，改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州事。移豐州刺史，遣軍校詣闕言，願誘退渾、突厥內附，上嘉其意。太平興國七年，與契丹戰，斬獲以萬計，禽其天德軍節度使韋太以獻。明年，契丹來寇，又擊敗其衆萬餘，追北至青冢百餘里，斬獲益衆，以功授本州團練使。以乞黨族次首領弗香克浪買爲歸德郞將，沒細大首領越移爲懷化大將軍，瓦窰爲歸德大將軍。淳化二年冬，來朝，令歸所部，控子河汊。自是諸蕃歲修貢禮，頗效忠順。景德初，來朝，以其守邊歲久，還本州防禦使，以還自承美內屬，給奉同蕃官例，至是特詔月增五萬。尋請於州城置孔子廟，詔可之。未幾，被疾，遣中使挾醫視之。大中祥符五年卒，贈恩州觀察使。六年，錄其子文寶、孫懷筠以官。初，承美養其長孫文玉爲子，奏署殿直，及卒，其本族首領上言，文玉曉達軍政，請令襲承美任。下蕃漢議，議同，以爲侍禁、知州事。文玉父文恭時爲侍禁，在沂州，表訴其事。詔改文恭爲供奉官。九年，承美葬，詔以繒帛米麪羊酒賜其家。

李繼周，延州金明人。祖計都，父孝順，皆爲金明鎭使。繼周嗣掌本族。太平興國三年，東山蕃落集衆寇清化砦，繼周率衆敗之，殺三千餘人，補殿前承旨。雍熙中，又與侯延廣敗未藏、末腋等族於渾州西山。淳化四年，遷殿直，賜介冑戎器茶綵。明年，討李繼遷，命開治塞門、鵶兒兩路，又招降族帳首領二十餘人，率所部入夏州，敗蕃將數千於石堡砦，以功轉供奉官，復加恩賞，仍賜官第。繼周以阿都關、塞門、盧關等砦最居邊要，遂規修築砦城，有磨盧家、媚咩、拽藏等族居近盧關，未嘗內順，繼周夜率所部往襲焚之，斬首俘獲甚衆。至道二年，授西京作坊副使，賜袍帶銀綵雕戈以寵之。大軍討西夏，命爲延州路鈐轄，白先鋒，會繼遷邀戰於路，繼周戰卻之。咸平初，改西京左藏庫副使。三年，復爲先鋒，入賊境焚積聚，殺人畜，獲器甲凡六十餘萬，授供備庫使，領金明縣兵馬都監、新砦解家河盧關路都巡檢。五年，授西京作坊使。蕃騎入鈔，繼周逐之出境。景德元年，夏人圍麟州，繼周受詔率兵會李繼福掩擊之，加領誠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七。詔邊臣擇其子可襲職者，以名聞。邊臣言其子殿直士彬邊慣，從子士用朴忠練邊事，且爲部落所伏，乃詔士彬管勾部族事，士用爲巡檢都監，以左右之。士彬後至供備庫副使、金明縣都監、新砦解家河盧關路巡檢。康定元年，元昊反，攻保安軍，而潛兵襲金明，士彬父子俱被禽。士彬兄士紹至內殿崇班，士用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李繼福者，亦與繼周同時歸順，授承平砦麥村軍主，以戰功歷歸德將軍、領順州刺史，至內殿崇班、新歸明諸族都巡檢。

孫行友，莫州清苑人。世業農。初，定州西二百里有狼山者，當易州中路，舊有城堡，邊人賴之以避寇。山中蘭若有尼，姓孫氏，名深意，有術惑衆，行友兄子方諫名之爲姑，師事之甚謹。及尼坐亡，行友益神其事，因以其術然香燈聚民，漸衆。自晉少帝與契丹絕好，邊州困於轉輸，逋民往往依方諫，推以爲帥。方諫懼主帥捕逐，乃表歸朝，因署爲東北西招牧指揮使，且賜院額曰勝福。每契丹軍來，必率其徒襲擊之，鎧仗畜產，所得漸多，人益依以避難焉。易定帥聞于朝，因以方諫爲邊界遊奕使，行友副之。自是捍禦侵軼，多所殺獲，乘勝入祁溝關，平膚城，破飛狐砦。契丹頗畏之，邊民千餘家賴以無患，然亦陰持兩端，以圖自固。已而晉師失律，蔚人導契丹陷中原，方諫之密搆也。契丹授方諫定州節度，行友易州刺史，尋以蕃將耶律忠代方諫於雲州，方諫不受命，歸保狼山。契丹北歸，焚劫山中，方諫自狼山率衆復保定州，歸命於漢，授行友易州刺史、行義泰州刺史。弟兄犄角以居，寇每入，諸軍鎭閉壘坐視，一無所得，行友嘗遣都校王友遇巡警於石河，與契丹遇，殺百餘騎，又嘗獲其刺史蔡福順、清苑令王璉。乾祐中，契丹復犯塞，行友禦之，俘殺數百人。周太祖北征，行友道獻俘馘人馬以求見，且請自効，迺厚加賜予，留之軍門。及周祖受命，行友屢上言，偵得契丹離合，

願得勁兵三千乘間平定幽州乃移方諫鎮華州以行友爲定州留後顯德初正授節鉞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傅六年世宗北征行友攻下契丹之易州擒其刺史任欽以獻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妄愈甚衆趨之不可禁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詔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廩召集丁壯繕治兵甲欲還狼山以自固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太祖遣閤門副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稱巡邊直入其城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赴闕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就第鞫之得實下詔切責削奪從前官爵勒歸私第仍戮其部下數人遣使馳詣狼山輦其尼師之屍焚之行友弟易州刺史方進兄子保塞軍使全暉皆詣闕待罪詔釋之四年秋詔免行友禁錮未幾以郊祀恩起爲右龍武軍將軍乾德二年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又改左龍武軍大將軍太平興國六年卒年八十贈左衛上將軍方進德州刺史子全照

全照字繼明以蔭補殿直雍熙中授京南巡檢俄隸幽州部署曹彬麾下還供奉官閤門祗候歷靜戎威虜二軍監軍從田重進擊賊有功就加西京作坊使兼知威虜軍連爲鄜延二路都巡檢使淳化五年率兵與李繼隆克綏州因與張崇貴等同戍守之俄護屯兵於夏州兼知州事召還爲登萊路都巡檢使還左藏庫使延州監軍兼阿都關盧關路都巡檢事咸平初入掌軍頭引見司二年加如京使爲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是冬徙幷汾等州都巡檢使三年改知順安軍代還復爲環慶路鈐轄與李繼和規度靈州道路四年加西上閤門使復爲環慶路鈐轄五年將城綏州以慕興爲綏州路部署全照爲鈐轄既又慮全照素剛執與興不協乃以曹璨代之既調兵夫二萬餘全照言其非便乃罷又嘗命度地河北全照言沿河高阜可分置城堡屯戍者寧邊軍南武強縣側凡二處上重於興役止命管安平南徙置祁州俄知天雄軍府六年夏上裁定防秋禦戎之要命爲平邊軍部署領兵八千扼要害之路以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保薦者王德鈞裴自榮共事焉景德元年上幸澶淵命爲駕前西面邢洛路馬步軍鈐轄兼天雄軍駐泊兼管勾東南貝冀等州鈐轄全照言若敵騎南過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乃傳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欲擊賊即分兵給之既而邊騎果過府城全照拒退之真宗遣使勞慰時契丹請和朝廷遣曹利用就其行帳議事全照疑非誠懇勸判府王欽若留不遣故德清軍不能守吏民多爲賊所害及契丹出境北面將帥還師併至府城全照令以次雙行入門魏能不從其約率兵馬坌入全照坐城樓引弓射之欽若入朝就命全照知軍府事以城守勞加檢校工部尙書增食邑三百戶徙鎮州召還進東上閤門使領英州刺史全照形短精悍知兵以嚴毅整衆然性剛使氣專任刑罰中書初進擬嚴州刺史上曰全照深刻常慮人以嚴察譏己今授此州似涉譏誚乃改焉三年爲邠寧環慶都部署趙德明納款朝議減西鄙戍兵令屯近地全照以邊防不可無備未即奉詔上曰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闕復何慮焉因徙全照知永興軍府仍拜四方館使西師移屯者至府命全照兼駐泊鈐轄全照許州有別墅求典是州可之大中祥符中還引進使踰歲表求歸朝命掌閤門客省四方館事四年車駕西幸留爲新城都巡檢未幾卒年六十

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効節雖奔走僵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據有谷府與李彝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嚮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卿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爲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涖種落亦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賊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方諫行友介遼晉閒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宋史卷二百五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三

侯益子仁矩　仁寶　孫延廣　張從恩　扈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繼勳
藥元福　趙晁子延溥

侯益汾州平遙人祖父以農爲業唐光化中李克用據太原益以拳勇隸麾下
從莊宗攻大名先登擒軍校擢爲馬前直副兵馬使征劉守光先登遷軍使破
洺州爲機石傷足莊宗親以藥傅其瘡及愈改護衛指揮使梁小將李立李建
以驍勇聞軍中憚之會莊宗與梁人戰河上益挺身出鬬擒其二將遷馬前直
指揮使莊宗入汴爲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諸軍推戴明宗益
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
改本直左廂都校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益率所部斬關先入轉左右馬前
從馬直都校領潘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叛益從王晏球攻討會契丹來援益逆
擊之破其衆唐河北克其城授寧州刺史入爲羽林軍五十指揮都校領費州
刺史時夏帥李仁福卒子彝超擅命自立以邀節鉞命益帥師討之明宗不豫
遽追還應順初潞王舉兵鳳翔以益爲西面行營都虞候益知軍情必變稱疾
不奉詔執政怒出爲商州刺史蜀軍寇金州益率鎮兵襲擊大破之詔賜襲衣
名馬加西面行營都巡檢使晉初召爲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大
名張從賓據河陽爲聲援晉祖召益謂曰宗社危若綴旒卿能爲朕死耶益曰
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爲西面行營副都部署率禁兵數千人次虎
牢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陣益親鼓士乘之大敗其衆擊殺殆盡汜水爲之
不流從賓乘馬入水溺死築京觀刻石紀功晉祖大喜拜河陽三城節度兗鄆
都行營都虞候會延光以城降移鎮潞州天福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還武
寧軍節度同平章事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七月九日大立戰功故復以
此月此日徙卿鎮彭門領相印仍賜門戟改鄉里爲將相鄉勳賢里九月徐州
大火益出金粟賑之明年徙鎮秦州充西面都部署階州義軍校王君懷苦其
刺史暴虐率衆數千投蜀請爲先鋒下秦成諸州益聞之懼請援於朝又潛遣
書於蜀將以達誠意少帝聞之疑爲邊患議徙於內地會蒲帥安審琦移鎮許
下以益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契丹入汴益率僚屬歸京師詣契丹主自陳不
預北伐之謀契丹授以鳳翔節度漢祖卽位加兼侍中益自以嘗受契丹命聞
漢兵入洛憂之浚城隍爲備孟昶遣益所親掌樞密王回齎書招益復遣綿州
刺史吳崇惲厚遺之崇惲本秦州押衙益故吏也及何重建爲帥遣崇惲奉表
以階秦歸蜀授刺史故昶遣之益遂與其子歸蜀昶令重建率川兵數萬出大
散關以應之漢祖知其事遣客省使王景崇率禁軍數千倍道趨岐下召益入
朝時漢祖已不豫召至臥內謂之曰侯益貌順朝廷心懷攜貳爾往至彼如益
來卽置勿問苟遲疑不決卽以便宜從事景崇至京兆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
蜀軍益懼卽謀入朝會聞漢祖崩景崇欲誅益慮隱帝不知先朝密旨從事程
渥景崇里人也益因遣之說景崇曰君致位通顯亦可少知止足何必懷禍人
之心爲已甚之事乎況侯君親戚爪牙甚衆事若妄發禍亦旋踵至矣景崇怒
曰子去勿爲游說吾將族爾益知不用渥言卽率數十騎奔入朝隱帝遣侍臣
問益結連蜀軍之由益對曰臣欲誘之出關掩殺之耳隱帝笑之益厚賂史弘
肇輩言景崇之橫恣諸權貴深庇護之乃授以開封尹兼中書令俄封魯國公
景崇聞之遂據城叛益親屬在城中七十餘口悉爲景崇所害及周祖起兵隱
帝議出師禦之益獻計曰王者無敵於天下兵不宜輕出況大名戍卒家屬盡
在京城不如閉關以挫其銳遣其母妻發降以招之可不戰而定慕容彥超以
爲益衰老作懦夫計沮之隱帝遣益與彥超及張彥超閻進卿吳虔裕守澶州
至赤岡周師奄至戰留子陂漢軍不利益臨陣見士卒無鬬志又占候不祥乃
與焦繼勳等夜謁周祖周祖慰勞遣還廣順初封楚國公改太子太師俄又改
封齊國公顯德元年冬告老以本官致仕歸洛遣使賜茶藥錢帛就撫問之太
祖卽位遣賜器幣歲一來朝太祖以耆舊厚待之乾德初郊祀詔綴中書門下
班禮與丞相等三年卒年八十贈中書令五子仁愿仁矩仁寶仁遇仁與仁愿
至左金吾衞大將軍濛州刺史仁遇西京內園使仁與右屯衞將軍仁愿子延

濟西京作坊使康州刺史

仁矩從益爲商州牙校益之討張從賓也仁矩首犯賊鋒以功領蓬州刺史充河南牙職從益歷鎭徐秦三鎭開運初入爲氈毯使出爲天平行軍司馬漢初授隰州刺史至郡決滯訟一日釋繫囚百餘獄爲之空民情悅服仕周歷左羽林將軍出爲泗州刺史改通州兼屯田鹽鐵監使宋初歷祁雄二州刺史治軍有方略歷數郡咸有善政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六太祖甚惜之特命中使護喪子延廣延之咸平二年進士及第

仁寶以蔭遷太子中允即趙普妹壻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即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宜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太宗大喜令馳驛召歸多遜遽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荊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帝以爲然遂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遇害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錄其子延齡延世並爲齋郎延齡至殿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延廣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延廣父歷通祁雄三州刺史悉以補牙職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虜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衙門射殺其酋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延廣持首級以獻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仁矩卒補西頭供奉官從党進討太原太平興國初預脩永昌陵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下樂爲用戎人畏服遷閤門祗候會西北戎入寇邊人擾亂求可使徼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延廣時被病彊起之遷崇儀副使充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延廣力疾入辭太宗賜以名藥及方遣太醫隨侍其疾亦尋愈戎人聞延廣之至不敢復爲寇亂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奪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於富平西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衆憚延廣傳言我草間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富貴奈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延廣怒因擊之挺身與渥鬬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走乘勢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爲追兵所獲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爲延廣所殺羣盜喪氣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即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既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爲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耄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被其鋒監軍康贊元害其功輕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倔強難制遽詔還以慕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閒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餉饋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鎭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二年春被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賵賻甚厚以其子爲六品正員官子紹隆東染院使帶御器械紹隆子宗亮右侍禁閤門祗候

張從恩并州太原人父存信振武軍節度後唐明宗微時嘗隸存信麾下時從恩尚幼頗無賴明宗甚薄之及即位止授散秩從恩不得志乃退歸太原晉祖鎭河東爲少帝娶從恩女晉初以外戚擢爲右金吾衞將軍未幾改刺貝州還北京副留守移授澶州防禦使歷樞密副使宣徽南院使權西京留守俄判三司安從進叛于襄陽以從恩爲行營兵馬都監少帝嗣位襄陽平還檢校太尉開封尹充東京留守少帝自鄴歸汴改鄴都留守錫賚加等仍賜銀裝肩輿二傳迎其家明年契丹擾河朔從恩僅能完守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契丹將趙延昭據甘陵命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從恩至延昭遁去詔與杜重威合兵三萬北伐開運初改天平軍節度契丹復擾邊命十五將北征以從恩充北面行營都監二年移鎭晉州又改潞州及契丹入汴從恩欲降從事高防

諫曰公晉室之親宜盡臣節從恩不聽乃棄城而去巡檢使王守恩忝取其家財以城歸漢漢祖至汴從恩惶懼不敢出漢祖召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以安慰之尋拜右衞上將軍奉朝請周初遷左金吾衞上將軍周祖征兗州從恩從行世宗嗣位加檢校太師封褒國公宋初改封許國公久之以病免乾德四年卒年六十九

扈彥珂代州雁門人幼事王建立以謹厚稱晉天福中建立節制潞州卒遣表薦彥珂得補河東節度左都押衙會漢祖自太原建號擢爲宣徽南院使未幾授鎭國軍節度華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乾祐初河中李守貞叛與趙思綰鳳翔王景崇並據城叛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道出華州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綰爲便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宜先擊河中河中平則永與鳳翔失勢矣今捨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爲之奈何周祖從其言及平河中以功遷護國軍節度時蒲人彫弊思得良帥鎭撫彥珂暗弱朝議少之廣順初就加同平章事移鎭滑州歲餘代歸與鳳翔趙暉俱獻繒帛請開宴不納以滑州李守貞宅賜之世宗嗣位授左衞上將軍顯德三年以老疾上章求退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致仕歸西京太祖即位遣使就賜器幣數月卒年七十五

薛懷讓其先戎人徙居太原少勇敢喜戰鬭從唐莊宗在鎭得隸帳下累歷軍職明宗時改神武右廂都校領嬀州刺史東川董璋遣懷讓率本軍從晉祖討賊賊平遷絳州刺史淸泰初移申州明年表乞罷郡赴代北軍力陳不允晉天福中范延光叛於鄴以懷讓爲招牧使及戰中流矢詔賜湯藥存問又歷沂遼密懷四州刺史所至無善政頗事誅斂楊光遠反靑州召懷讓至闕賜襲衣玉帶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改宿州團練使會契丹南侵少帝幸澶州遣懷讓與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率兵萬人緣河而下以守汶陽時契丹歲擾邊陲朝廷擇驍將守要郡命懷讓爲洺州團練使會符彥卿北討契丹以懷讓爲馬軍左廂排陣使又從北面都招討杜重威爲先鋒都指揮使及重威降契丹於中渡橋懷讓亦在籍中非其志也契丹主北歸留麻答守鎭州麻答遣步健督洺州供運懷讓聞漢祖舉義晉陽即殺步健奉表歸漢漢祖遣郭從義分兵萬餘與懷讓取邢州時僞帥劉鐸守邢臺堅壁拒之不克而還麻答遣副將楊安以八百騎攻懷讓又命驍將三百騎繼之懷讓戰不勝退保本州契丹大掠其封內及麻答爲鎭軍所逐楊安亟遁鐸又納款漢祖懷讓乘其不虞遣人紿鐸云我奉詔爲邢州帥今率衆襲契丹請置頓于郡鐸無拒心輒開門迎之懷讓殺鐸奪其城漢祖即授以安國軍節度隱帝即位移鎭同州及殺楊邠等急召懷讓至闕會北郊兵敗懷讓降于周祖周祖登位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還任加同平章事劉崇入寇懷讓表求西征詔褒之夏陽富人張廷徽誣告趙隱等五人爲盜殺人且厚賂懷讓子有光懷讓知之即諷吏掠治隱等強伏之遣掌書記李炳親校賈進蒙追判官劉震等鍛成其獄隱等皆棄市家人詣闕訴冤懷讓亦自入朝遽獻錢百萬請開宴不納俄捕獲本賊下御史臺鞫問懷讓懼獻馬十匹復不納有司請逮懷讓繫獄周祖以宿將釋不問杖流劉震等俄以懷讓爲左屯衞上將軍世宗即位加左武衞上將軍顯德五年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恭帝即位封杞國公建隆元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懷讓好畜馬駝馬有大鳥小鳥者尤奇駿漢隱帝使求之吝而不獻及罷節鎭環衞祿薄猶有馬百匹橐駝三十頭傾貲以給芻粟朝夕閱視爲娛家人屢勸鬻以供費懷讓不聽及死童僕皆剺面以哭盡其俗也

趙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改焉幽州薊人祖德鈞後唐盧龍節度封北平王父延壽尙明宗女興平公主至樞密使忠武軍節度贊幼聰慧明宗甚愛之與諸子外孫石氏並育於六宅暇日因遍閱諸孫數十人目贊曰是兒令器也贊七歲誦書二十七卷應神童舉明宗詔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弄克彰庭訓宜錫科名可特賜童子及第仍附長興三年禮部春膀久之延壽出鎭宣武軍因奏署牙內都校淸泰末晉祖起并門命延壽以樞密使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天福三年晉祖命贊奉母歸薊門契丹署爲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爲范陽節度又署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

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贊復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延壽從契丹北歸贊得留鎭河中未幾漢祖起晉陽贊奉表勸進漢祖加檢校太尉仍鎭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贊懼漢疑己潛遣親吏趙仙奉表歸蜀判官李恕者本延壽賓佐深所委賴至家事亦參之及贊出鎭從爲上介至是恕語贊曰燕王入遼非所願也漢方建國必務懷柔公若泥首歸朝必保富貴狼狽入蜀理難萬全儻復不容後悔無及公能聽納請先入朝爲公申理贊卽遣恕詣闕漢祖見恕問贊何以附蜀恕曰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臣意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漢祖曰贊之父子亦吾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于陷穽吾忍不容贊耶恕未還贊已離鎭入朝卽命爲左驍衞上將軍從恕邠州判官贊仕周歷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世宗南征初遣贊率師巡警壽州城外俄命爲淮南道行營左廂排陣使世宗歸京留贊與諸將分兵圍壽春贊獨當東面諸將戰多不利贊獨持重自秋涉冬未嘗挫衂及受詔移軍尺椽片瓦悉輦而行城中人無敢睥睨者會吳遣驍將鲁公綰帥十餘萬衆泝淮奄至跨山爲柵阻肥水俯瞰城中時大軍已解圍贊與大將楊承信將輕騎斷吳人饟路又獨以所部襲破公綰軍爲流矢所中世宗再征壽春命造橋渦口以通濠泗令騎帥韓令坤董其役俾贊副之屬霖雨淮水漲溢濠人謀乘輕舟奄焚其橋贊覘知之設伏橋下濠人果至贊令強弩亂發殺獲甚衆及世宗移兵趣濠以牛革蒙大盾攻城贊親督役矢集于胄雖被重傷猶力戰遂拔其羊馬城刺史唐景思死焉團練使郭廷謂以城降世宗詔褒美之又以所部兵巡撫滁和之閒破吳人五百于石潭橋淮南平以戰功多授保信軍節度贊入視事盡去苛政務從寬簡居民便之恭帝卽位加開府階宋初加檢校太師移忠正軍節度預平維揚歲餘改鎭延州受密旨許以便宜行事將及州境乃前後分置步騎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遙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無不慴服乾德六年移建雄軍節度秋命將征太原以贊爲邠州路部署開寶二年太祖將討晉陽又以爲河東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車駕薄城下分軍四面贊扼其西偏幷人乘晦日突門潛犯贊壘贊率衆擊之久而方退弩矢貫足太祖勞問數四賜良藥傅之四年改鎭鄜州太宗卽位進封衞國公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未見而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贊頗知書喜爲詩容止閑雅接士大夫以禮馭衆有方略其爲政雖無異跡而吏民畏服亦近代賢帥也

李繼勳大名元城人周祖領鎭選隸帳下廣順初補禁軍列校累遷至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永州防禦使顯德初遷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領昭武軍節度歲餘改領曹州世宗親征淮上令繼勳領兵屯壽州城南進洞屋雲梯以攻其城繼勳怠於守禦爲其所敗死者數萬梯屋悉皆被焚召歸闕出爲河陽三城節度議者以爲失責帥之義及再幸壽春回左授繼勳右武衞大將軍又以其掌書記陳南金裨贊無狀幷黜之顯德四年冬復從世宗南征及次迎鑾卽命繼勳帥黑龍船三十艘於江口灘敗吳兵數百獲戰船二艘以功還左領軍衞上將軍七月改右羽林統軍六年春世宗幸滄州以繼勳爲戰櫂左廂都部署前澤州刺史劉洪副之俄權知邢州恭帝卽位授安國軍節度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太祖平澤潞繼勳朝于行在卽以爲昭義軍節度是秋率師入河東燔平遙縣俘獲甚衆建隆二年冬又敗幷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其遼州刺史傅延彥及弟延勳來獻乾德二年詔與康延沼尹訓率步騎萬餘攻遼州太原將郝貴超領兵來援戰于城下繼勳大敗之州將杜延韜危蹙與拱衞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送款於繼勳卽遣內供奉官都知慕容延忠入奏詔褒之未幾幷人誘契丹步騎六萬人來取遼州復遣繼勳與羅彥瓌郭進曹彬等領六萬衆赴之大破契丹及太原軍於城下五年加同平章事開寶初將征河東以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敗幷人於渦河二年太祖親征河東命繼勳爲行營前軍都部署駕至城下分軍四面繼勳柵其南三年春移鎭大名太平興國初加兼侍中俄以疾求歸洛陽許之賜錢千萬白金萬兩是秋上表乞骸骨拜太子太師致仕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尋卒年六十二贈中書令繼勳累歷藩鎭所至無善政然以質直稱信奉釋氏與太祖有舊故特承寵遇弟繼偓亦有武勇周顯德末補內殿直宋初累歷軍職開寶

中為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三年遷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坐事改右衞率府率六年加本衞將軍領嬀州刺史累至龍衞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

繼勳子守恩至如京使守元至北作坊使守徽為崇儀副使

藥元福幷州晉陽人幼有膽氣善騎射初事邢帥王檀為廳頭軍使以勇敢聞事後唐為拱衞威和親從馬鬬軍都校天平軍內外馬軍都指揮使晉天福中為深州刺史開運初契丹陷甘陵圍魏郡師次於河少帝駐軍澶淵契丹陣於城北東西連亘掩城兩隅登陣望之不見其際元福以左千牛衞將軍領兵居陣東偏澶民有馬破龍者告契丹曰先攻其東卽浮梁可奪契丹信之盡銳來戰元福與慕容鄴各領二百騎為一隊躍出而鬬元福奮鐵撾擊契丹斃者數人左右馳突無不披靡契丹兵潰少帝登城見元福力戰召撫之曰汝奮不顧命雖古之忠烈無以過之元福三馬皆中流矢少帝擇名馬賜之明日將戰面授元福鄭州刺史為權臣所沮止刺原州俄改泰州明年契丹復入命元福與李守貞符彥卿皇甫遇張彥澤等禦之於陽城為右廂副排陣使晉師列方陣設拒馬為行砦契丹以奇兵出陣後斷糧道晉人乏水士馬饑渴鑿井未及泉土輒壞塞契丹順風揚塵諸將皆曰彼勢甚銳俟風反與戰破之必矣守貞與元福謀曰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為虜矣彼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兵家之奇也元福乃率麾下騎開拒馬出戰諸將繼至契丹大敗追北二十餘里殺獲甚衆敵帥與百餘騎遁去以元福為威州刺史會靈武節度王令溫以漢法治蕃部西人苦之共謀為亂三族酋長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率衆攻靈州令溫遣人間道入奏乃以河陽節度馮暉鎮朔方召關右兵進討以元福將行營騎兵元福與暉出威州土橋西遇彥超兵七千餘邀暉行李元福轉戰五十里殺千級禽三十餘人又遣部校援出令溫護送洛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須齎糧以行至耀德食盡比明行四十里彥超等衆數萬布為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軍軍中大懼暉遣人賂以金帛求和解彥超許之使者往復數四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饑渴邀我於險既許和解而日中未決此豈可信哉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黨成禽矣暉驚曰奈何元福曰彼雖衆而精兵絕少依西山為陣者是也餘不足患元福請以麾下騎先擊西山兵公但嚴陣不動俟敵少却當舉黃旗為號旗舉則合勢進擊敗之必矣暉然其策遂率衆進擊敵衆果潰元福卽舉黃旗以招暉暉軍繼進彥超大敗橫尸蔽野是夕入清邊軍明日至靈州元福還郡詔賜暉元福衣帶繒帛銀器漢乾祐中從趙暉討王景崇於鳳翔時兵力寡弱不滿萬人蜀兵數萬來援景崇至寶雞依山列柵都監李彥從以數千人擊蜀軍衆寡不敵漢軍少却元福領數百騎自後驅之下令還顧者斬衆皆殊死戰大敗蜀兵追至大散關殺二千餘人餘皆棄甲遁去鳳翔平以功遷淄州刺史周廣順初王彥超討徐州叛將楊溫以元福為行營兵馬都監數月克之率師還京改陳州防禦使未幾劉崇引契丹擾晉州命樞密使王峻率兵拒之以元福為西北面都排陣使軍過蒙坑崇夜燒營遁峻令元福與仇超陳思讓追至霍邑既行又遣止之元福謂思讓等曰劉崇召契丹擾邊志在疲弊中國今兵未交而遁宜追奔深入以挫其勢諸將畏懦遂止周祖知其事明年因調兵戍晉州謂左右曰去年劉崇之遁若從藥元福之言則無邊患矣俄與曹英向訓討慕容彥超於兗州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詔元福自晉州率所部入朝卽遣東行賜六銖袍帶鞍馬器仗周祖謂曰比用曹州防禦使鄭璋我度彥超凶狡多計謀恐璋不能集事選爾代之已敕曹英向訓不令以軍禮見汝及至軍中英訓皆尊禮之當時有為宿將築連城以圍兗彥超晝夜出兵元福屢擊敗之遂閉壁不敢出十餘日元福營柵皆就又穴地及築土山百道攻其城會周祖親征元福以所部先入羊馬城諸軍鼓譟角進拔之以功授建雄軍節度世宗高平之戰劉崇敗走太原遂縱兵圍其城以元福為同州節度充太原四面濠砦都部署時攻具悉備城中危急以糧運不繼詔令班師元福上言曰進軍甚易退軍甚難世宗曰一以委卿遂部分卒伍為方陣而南元福以麾下為後殿崇果出兵來追元福擊走之師還加檢校太尉移鎮陝州又歷定廬曹三鎮宋初加檢校太師九月卒年七十七贈侍中元福雖老筋骨不衰人或言其氣貌益壯當復領兵必大喜曲致禮待或加以贈遺時稱驍將

趙晁，真定人。初事杜重威為列校，重威敗，屬周祖鎮鄴中，晁因委質麾下。周祖開國，補為作坊副使。慕容彥超據兗州叛，以晁為行營步軍都監。兗州平，轉作坊使。晁自以遠事霸府，復有軍功，而遷拜不稱所望，居常怏怏。時樞密使王峻秉政，晁乘其亂己，一日使酒詬其黨毀峻，峻不之責。世宗嗣位，改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從征劉崇，轉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兼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軍至河內，世宗意在速戰，令晁倍道兼行。晁私語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未易敵也，宜持重以挫其銳。」好謙以所言入白，世宗怒曰：「汝安得此言，必他人所教，言其人則舍爾，不言當死。」好謙懼，遂以實對。世宗即命幷晁械於州獄，軍還始赦之。及征淮南，改虎捷左廂，領閬州防禦使，充前軍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又為濮江步軍都指揮使。時李重進敗吳人于正陽，以降卒三千人付晁，晁一夕盡殺之，世宗不之罪。壽春平，拜檢校太保、河陽三城節度、孟懷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未幾，以疾歸京師，卒年五十二。太祖甚悼之，贈太子太師，再贈侍中。晁身長七尺，儀貌雄偉，好聚斂，處方鎮以賄聞。以周初與宣祖分掌禁軍，有宗盟之分，故太祖常優禮之，再加贈典焉。子延溥。

延溥，周顯德中以父任補左班殿直。宋初，為鐵騎指揮使。開寶初，太祖親征晉陽，太宗守京邑，延溥以所部為帳下牙軍，轉殿前散員指揮使。九年，改鐵騎都虞候。太宗即位，遷散指揮都虞候，領恩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轉內殿直都虞候。三年，改馬步軍都虞候，從平太原，略地燕薊，六軍扈從，有後期至者，帝怒欲寘于法，延溥遽進曰：「陛下巡行邊陲，以防禦外侮，今契丹未殄，而誅譴將士，若舉後圖，誰為陛下戮力乎？」帝嘉納之。師還，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本州防禦使。五年，殿前白進超卒，即日以延溥為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兼權殿前都虞候。事坐遣親吏市竹木，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責授登州團練使，令赴任。是冬，帝北巡至大名，復以延溥為本州防禦使，即命為幽州東路行營壕砦都監，詔修緣邊城壘。逾年，加涼州觀察使，仍判登州，又為鎮州兵馬都部署，俄判霸州。雍熙二年，改蔚州觀察使、判冀州，會命曹彬等北征，又與內衣庫使張紹勍、引進副使董愿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監。師還，命知貝州，改滑州部署。四年，再知貝州，以疾求代，代未至卒，年五十。贈天德軍節度。子承彬至內殿崇班；承彬子咸一，為虞部員外郎、知宗正丞事。咸熙，天聖八年進士及第。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為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僞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鯨鯢，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晁為將，皆忍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後至之誅，雖父子之親，仁暴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宋史卷二百五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四

郭崇　楊廷璋　宋偓　向拱　王彥超　張永德
王全斌曾孫凱　康延澤　王繼濤　高彥暉附

郭崇應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避周祖名止稱崇父祖俱代北酋長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爲卒後唐清泰中爲應州騎軍都校晉祖割雲應地入于契丹崇恥事之奮身南歸歷鄆河中潞三鎭騎軍都校開運中戍太原會漢祖起義以崇爲前鋒入汴改護聖左第六軍都校領鄆州刺史改領富州從周祖平河中以功遷果州防禦使領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周祖鎭鄴以崇領行營騎軍兼天雄軍都巡檢使乾祐三年冬崇從周祖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留子陂走之以崇補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贇於徐州將立之會契丹南侵周祖北征次于澶州爲六軍推戴樞密使王峻在京師聞變遣崇率七百騎東拒贇遇於睢陽崇陣于牙門外贇懼登門樓呼崇曰汝等何遽至此崇曰澶州軍變遣崇等來衞乘輿非有他也贇召崇升樓崇未敢登即遣道下與語崇乃登具言軍情有屬天命已定贇執崇手泣俛首久之俄而贇所領衞兵都校張令超以衆歸崇贇親將賈王等數怒目視道將害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非關令公事崇即送贇就館舍廣順初領定武軍節度又爲京城都巡檢使修城都部署兼知步軍公事未幾復升陳州爲節鎭以潁州隸焉命崇爲節度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出鎭澶州周祖不豫促還鎭所世宗立幷人侵潞州命崇與符彥卿出固鎭以禦之世宗親征又副彥卿爲行營都部署師還加兼侍中冬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四年世宗征淮南契丹出騎萬乘餘掠邊崇率師攻下東鹿縣斬數百級俘獲甚衆五年天清節崇來朝表求致政不允賜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遣之世宗平關南至靜安軍崇來朝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兼中書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盧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爲節制乾德三年卒年五十八太祖聞之震悼贈太師子守璘至洛苑副使妻即明德皇后之姊也子允恭以父任授殿直至崇儀副使知常州卒次女爲仁宗皇后天聖三年詔贈崇尙書令兼中書令守璘太尉寧國軍節度允恭太傅安德軍節度六年又詔追封崇英國公加贈守璘永清軍節度兼中書令允恭忠武軍節度兼侍中允恭子中庸左侍禁閤門祗候副使中和娶潁川郡王德彝女爲西染院副使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周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從之周祖從漢祖鎭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周祖愛其純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數獻奇計即位追冊廷璋姊爲淑妃擢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即令召洪裕赴闕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廷璋歷皇城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世宗自澶淵還京言廷璋有幹材遷客省使俄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就命即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即日載路俄聞周主崩廷璋嘔血不食者數日世宗立拜左驍衞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征劉崇以爲建雄軍節度在鎭數年頗有惠愛前後率兵入太原境拔仁義高壁等砦獲刺史軍校數十人俘其民數千戶獲兵器羊馬數萬計幷人棄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廷璋遂置保安興同白壁等十餘砦會隰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李謙溥領州事謙溥至幷人來攻其城議者以爲宜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壁堅完幷人奄至未能爲攻城具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許以重賞由間道遣人約謙溥爲內應旣至即銜枚夜擊城中鼓譟以出幷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甲萬計奏至世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詔褒之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太保顯德六年夏率所部入河東界下堡砦十三降巡檢使靳漢兆等三人恭帝即位加檢

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賜之。李筠叛，潛遣親信使齎蠟書求援鄰境，廷璋獲之，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即下詔委以經略。及車駕親征，詔廷璋率所部入陰地，分賊勢。賊平，歸鎮。是秋，來朝，改鎮邠州。乾德四年，移鄜州。開寶二年，召爲右千牛衞上將軍。四年，卒，年六十。賻帛二百匹。廷璋美髯，長上短下，好修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荊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劍，欲圖廷璋。廷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洪裕少時嘗漁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廷璋子七人，皆不爲求官，惟表其孤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崇勳，後唐樞密使重誨子也。廷璋子坦、塤，皆進士及第。坦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判官，塤爲都官郎中。

宋偓，河南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瑤，唐天德軍節度兼中書令。父廷浩，尙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偓。廷浩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偓年十一，以父死事補殿直，遷供奉官。晉祖嘗事莊宗，每偓母入見，詔令勿拜，因從容謂之曰：「朕於主家誠無所靳，但朝廷多事，府庫空竭，主所知也。今主居輦下，薪米爲憂，當奉主居西洛，以就豐泰。」命偓分司就養，敕有司供給，至於醯醢，率有加等。漢祖在晉陽，遣其子承訓至洛奉書，偓母與偓結昏，即永寧公主也。累授北京皇城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衞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即位，授昭武軍節度，移鎮滑州。周祖舉兵向闕，時偓在鎮，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偓率所部兵從周祖至留子陂，隱帝衞兵悉走投周祖。周祖謂偓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衞，無令驚動。」偓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廣順初，丁內艱，服除，授左監門衞上將軍。世宗征淮南，令偓與左龍武統軍趙贊、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前景州刺史劉建於壽州四面巡檢。師還，以偓爲右神武統軍，充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又爲廬州城下副部署。吳人大發舟師攻東沛洲，斷蘇杭之路，世宗遣偓領戰艦數百艘襲之，又遣大將慕容延釗率步騎而進，水陸合勢，大破之。世宗嘗次于野，有虎逼乘輿，偓引弓射之，一發而斃。及江北諸州悉平，畫江爲界，世宗駐迎鑾，命偓率舟師三千泝江而上，巡警諸郡。師還，復授滑州節制，又移鎮鄧州。恭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宋初，加檢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司超副之。李重進謀以揚州叛，偓察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偓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遂從征揚州，爲行營排陣使。及平，以功改保信軍節度。來朝，從鎮華州。會鑿池都城南，命偓率舟師數千以習水戰，車駕數臨觀焉。五年，改忠武軍節度。開寶初，太祖納偓長女爲后。偓本名延渥，以父名下字從水，開寶初，上言改爲偓。三年，徙邠州。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二年，移定國軍節度。四年，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詔偓與尙食使侯昭愿領兵萬餘攻城南面。師還，歸鎮。五年冬，車駕幸大名，召偓詣行在，詔知滄州。六年，封邢國公，俄還同州。九年，又爲右衞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班師，命偓知霸州。歸闕。端拱二年，卒，年六十四。廢朝，贈侍中，謚莊惠，中使護葬。偓，莊宗之外孫，漢祖之壻，女即孝章皇后，近代貴戚鮮有其比。子元靖至供備庫使，元度至供備庫副使，元載、元亨並至左侍禁、閤門祗候。初，孝章寢疾，語晉國長公主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族屬不敦睦，貽笑於人。」景德中，偓幼子元翰果詣京府求析家財，真宗聞之，詔釋勿問，仍諭其族屬務遵先后遺戒焉。元度子惟簡爲殿直，惟易爲奉職。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少倜儻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依之。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爲富家子，隨之將劫其財。拱覺，行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傑，告其故，咸出丁壯護拱至太原。以策干漢祖，漢祖不納。客于周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拱知客押牙。周祖即位，授宮苑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軍。幷人領馬步十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於虒亭南，殺三百餘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又敗其軍於壺關。師還，會征慕容彥超，命爲都監，賜以六銖袍帶、鞍勒馬、器仗，即日遣行。賊平，命爲陝州巡檢，未幾，改客省使、知陝州。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紹基欲求繼襲，即自領使務，朝廷益禁兵戍守，命拱權知州事。俄還，內客省使。嘗請禁州民賣軍裝兵器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者，拱招其酋帥

犒之令嚴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將軍宣徽南院使劉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赴澤州令拱監護之世宗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兼義成軍節度河東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陳州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乃召拱與鳳翔王景並率兵出大散關遣下城砦復命拱為西南面行營都監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之命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將領勁卒千人出敵後截其歸路敵果為建雄所敗奔堂倉又為勁卒所邀合勢掩擊擒其監軍王巒孫韜等千五百餘由是劍門之下州邑營砦望風宵遁秦鳳階成平召歸宴於金祥殿賜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勒馬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即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依前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以令坤為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廷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數輩軍中肅然六月追敘秦鳳功加檢校太尉時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充斥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為吳人所據拱上言欲且從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俟其城下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庫付揚州主者復遣本府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及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南軍二千于黃蓍砦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為武寧軍節度命領其屬駐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領武寧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東道節度俄充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師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為力矣帝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走澤州城守遂見擒乾德初從郊祀畢封譙國公拱尹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為樂府政廢弛羣盜晝劫太祖聞之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焦繼勳代之謂繼勳曰洛久不治選卿代之無復效拱為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八年代王彥超判左金吾衛仗事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詔以銀五千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咸平初真宗聞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錄其孫擇為國子助教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身德明子悅為虞部郎中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性溫和恭謹能禮下士少事後唐魏王繼岌從繼岌討蜀還至渭南會明宗即位繼岌遇害左右遁去彥超乃依鳳翔重雲山僧舍暉道人為徒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此給資帛遣之時晉祖帥陝乃召至帳下委以心腹及移鎮太原將引兵南下遣從事桑維翰求援契丹以彥超從行天福初累遷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揮都虞候領蒙州刺史漢初領岳州防禦使兼護聖左廂都校出為復州防禦使周祖平內難後北征契丹以彥超為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祖入汴時自彭門迎湘陰公入纘位會軍變周祖革命即命彥超權知徐州節度未行湘陰公舊校鞏廷美據州叛真拜彥超武寧軍節度命討之彥超督戰艦破其水砦乘勝拔之又與樞密使王峻拒劉崇於晉州彥超以騎兵進崇遁去授建雄軍節度復以所部追賊至霍邑賊步騎墮崖谷死者甚衆彥超歸鎮所俄改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河中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劉崇南寇命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從戰高平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儻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師還改忠武軍節度加兼侍中詔率所部浚胡盧河城李晏口工未畢遼人萬餘騎來侵彥超擊敗之殺傷甚衆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為前軍行營副部署敗淮南軍二千于壽州城下吳兵水陸來援穀退保正陽吳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勢急擊大敗吳人三萬餘衆追北二十餘里還改京兆尹永興軍節度六年夏移鎮鳳翔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西面緣邊副都部署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太祖與彥超有舊因幸作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

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勺水豈能止神龍耶當日陛下不留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彥超翌日奉表待罪帝遣中使慰諭令赴朝謁未幾復以爲永興軍節度又以其父光祿卿致仕重霸爲太子少傅致仕乾德二年復鎮鳳翔三年丁外艱起復開寶二年爲右金吾衞上將軍判衞仗事太平興國六年封邠國公七年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金吾上將軍祿彥超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服用咸遵儉約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開寶初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俱侍曲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即前奏曰臣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行德等竟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行德等節鎮時議以此許彥超初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屢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違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於州縣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丕尙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丕濟其急丕又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父穎事晉至安州防禦使永德生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氏以孝聞周祖初爲侍衞吏與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迎其母妻館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邀乞焉紿曰此悲田院耳賊即舍去繇是免禍周祖爲樞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乾祐中命賜潞帥常遇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時周祖鎮鄴被讒族其家永德在潞州聞有密詔授遇永德探知其意謂遇曰得非泣殺永德耶永德即死無憾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謂也永德曰姦邪蠹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永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不成死未晚遇以爲然止令壯士嚴衞然所以餽之甚厚覘周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恚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褻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言至是永德故以此諷遇遇送永德歸周祖周祖登位封永德妻爲晉國公主授永德左衞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和州刺史逾年擢爲殿前都虞候領恩州團練使俄遷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二十四顯德元年并州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衂時太祖與永德各領牙兵二千永德部下善左射太祖與永德屬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衆及駐上黨世宗晝臥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寘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大振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永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三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彥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餘衆遁去以永德領武信軍節度師還從義成軍節度時永德父穎爲隸人曹澄等所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永德請行自効許之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誘之傍伏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贍執澄等三人檻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永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戰備嚴整敵壘西偏有高壟下瞰其營中永德選勁弓強弩伏壟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果空砦出鬭永德亟登壟發伏驅入據之敵衆散走翌日又攻第二砦鼓譟而進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而遁時韓令坤在揚州

復爲吳人所逼，欲退師。世宗怒，遣承德率師援之，又敗泗州軍千餘于曲溪堰。俄屯下蔡。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帥衆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而風反，吳人稍却，承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引輕舠急擊，吳人既不得進，溺者甚衆，奪其巨艦數十艘。承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餘尺横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千餘衆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褒美之。冬，擢爲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檢校太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承德率步騎二萬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太祖即位，加兼侍中。承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幷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承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諜契丹，絕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俄歸本鎮。會出師討金陵，承德以己資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横莫能禁，承德乃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承德緣險固，置十餘砦，圖爲不軌。太祖命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誅我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承德，承德遽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拜左衛上將軍。五年，坐市秦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市算，降爲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鄧國公。雍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還，爲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衆。二年，丁內艱，起服。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鎮州。二年，改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幷州，兼幷代都部署。承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承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始歎伏。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鎮，頗恣部下販鬻。宋初，功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即位，詔羣臣乘傳出入，不得賫貨邀利，及令人諸處圖回，與民爭利。承德在太原，嘗令親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羊，爲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爲左衛上將軍。真宗即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吾街仗事。咸平初，屢表請老，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以其孫大理寺丞文蔚監務洛下，以便就養。二年冬，契丹入邊，帝將北巡，以承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邊要，以老不可從行，留爲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制授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耄，命還本鎮。是秋卒，年七十三。遣內園使馮守規護柩還京師，贈中書令。諸孫遷秩者五人。承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承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並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國太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劉族。初，承德寓睢陽，有書生鄰居，臥疾，承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承德求汞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承德游。一日，告適淮上，語承德曰：後當相遇于彼。承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承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承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承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擲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承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汞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别有授公藥法者。承德由此益罄家貲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承德潛意拱翊。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承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遇不替。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殿中丞。

王全斌，幷州太原人。其父事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初，改護聖爲龍捷，以全斌爲右廂都指揮使。及討慕容彥超于兗州，爲行營馬步都校。顯德中，從向訓平

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俄還領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砦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洛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冬又爲忠武軍節度即日下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廷祚大將王昭遠趙彥韜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衞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廷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廷讓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及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搆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每制置必須諸將僉議至是雖小事不能即決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有蜀文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爲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爲所脅乃匿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爲亂兵所獲推爲主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爲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煦往擊之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廷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既衄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元裕者師雄署爲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于成都市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所不禮因殺知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櫂都監劉漢卿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入作使王永昌及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逐州牙校王可璙率州民爲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走入雅州師雄病死於金堂推謝行本爲主羅七君爲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鼇據銅山旋爲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於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

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尙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詔曰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被堅執銳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用示哀矜務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羣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洎命旋歸尙欲含忍而銜冤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於武德蠢茲庸蜀自取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而歸命遽令按堵勿犯秋毫庶德澤之涵濡俾生聚之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銳旅奉我成謀既居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淸謐卽時凱旋懋賞策勳抑有彝典而罔思寅畏速此悔尤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草職爾玩兵尙念前勞特從寬貸止俾旄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爲崇義軍金州爲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鎭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爲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樂爲之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鈞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供奉官閤門祗候曾孫凱

凱字勝之祖審鈞嘗爲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遂家京兆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爲言全斌取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爲三班奉職監鳳翔盩厔稅歷左右班殿直監岔州市買院慶州合水鎭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先是守卒掃遺稈自入凱禁絕而衆欲害之事覺他監官皆坐故縱凱獨得免自右侍禁雄州兵馬監押擢閤門祗候定邢趙都巡檢使元昊反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橋染枝谷遇夏人破之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于伺候烽前後斬首三百餘級獲區落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鬭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還邊寇猶鈔掠以爲內殿崇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岊護糧道于青眉浪寇猝大至與岊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岊合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鬭不解又斬首百餘級賊自蹂踐死者以千數還南作坊副使後爲幷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靑塞堡凱出鞋邪谷轉戰四十里至杜胋川大敗之復得所掠馬牛以還經略使明鎬言凱在河外九年有功遂領資州刺史久之召還未及見會甘陵盜起卽命領兵赴城下賊平拜澤州刺史知邠州未幾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澤州團練使歷環慶幷代定州路副都總管捧日天武四廂綿州防禦使累遷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又徙秦鳳路辭曰帝諭以唃氏木征交易阻絕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靜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接遂復常貢召拜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諡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未嘗挫衄兔毛川之戰內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劾罷之尤篤好於故舊子緘緘子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尙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天福中以蔭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永興李洪信入覲遣延澤往巡檢還內染院副使宋初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

湖湘。時荊南高保融卒，其子繼沖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先往撫之，且察其情僞。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境，遂下荊峽，以勞授正使。乾德中，征蜀，爲鳳州路馬軍都監，破白水閣子二砦，進擊西縣三泉，獲韓保正，由來蘇路會大軍克劍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爲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復亂，徙爲晉州刺史。時有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爲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衞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即殺之。未晚，諸將不能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璙率數郡賊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璙餘黨謝行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爲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

兄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仕晉祖爲尚食使，改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使，出爲隨、澤二州刺史。周祖北征，延沼與白文遇、李彥崇、曹奉金并從。廣順中，爲侍衞馬步軍都軍頭，領信州刺史。從世宗征劉崇，率兵攻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真拜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潞二州兵馬鈐轄。宋初，李重進叛，以延沼爲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改懷州防禦使。乾德六年，命李繼勳等征河東，以延沼爲先鋒都監。太祖親征太原，以延沼宿將，熟練邊事，詔領兵屯潞州。會以疾歸郡。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八。

王繼濤，河朔人。少給事漢祖左右。乾祐初，補供奉官，歷諸司副使。仕周爲右武衞大將軍。淮南平，爲天長軍使。顯德五年，遷和州刺史。宋初，爲左驍騎大將軍，再遷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護徙治安陵隧道。大軍伐蜀，爲鳳州路壕砦使。興元降，王全斌命繼濤權府事。孟昶降，全斌又遣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昶歸闕。守訥白全斌，言繼濤閥昶求宮妓金帛，全斌遂留繼濤，止令守訥送昶。俄詔以繼濤爲彭州刺史。綿州軍亂，劫全師雄爲帥，率衆攻彭州，繼濤與都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成都，素與通事舍人田欽祚有隙，會欽祚入朝，乃誣奏繼濤以他事。太祖驛召繼濤，將面質之，道病卒。詔曰：故彭州刺史王繼濤，先登擊賊，身被重創，優典未加，齎志而歿，故階州刺史高彥暉，帥師討賊，奮不顧命，垂老之年，殞身鋒鏑，永言痛悼，不忘于懷。宜各賜其家粟帛。

高彥暉，薊州漁陽人。仕契丹爲瀛州守將。世宗北征，以城來降，遷耀、階二州刺史。王師伐蜀，爲歸州路先鋒都指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共討之。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簀中，官軍至，遇伏發，遂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日將暮，請收兵詰朝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紿之曰：公食厚祿，遇賊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彥暉老將，練習邊事，上聞其沒，甚痛惜，故並命優恤之。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思晦之奏，雖魏文不覆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儒，宋偓抗章以察重進，向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勳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黷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稱焉。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五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迥舉族徙
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言鎭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
節度劉詞辟爲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
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宣祖臥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
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鞫之獲全活者衆
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鎭宋州表爲掌書
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
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諠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
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胄介乎從平
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建隆三年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
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
署敕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
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
以賜普既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
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
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
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
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
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
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
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
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
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充實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
又幸其第撫問之賜賚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
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屛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
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受之無
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爲政頗專廷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
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
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玭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
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
李崇矩女卽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尙食蔬圃以廣其居又營邸店規利
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
可度受賕骫法及劉偉僞作攝牒得官王洞嘗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川官稱疾
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以有鄰爲祕書省正字普恩益
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三城節度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
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
竊發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
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
王廷美班在宰相上至是以普勳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陵事敗
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
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
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
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
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
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
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屢更薦臻炎夏飛
輓日繁戰鬬未息老師費財誠無益也伏念陛下自剪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

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閒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竊念大發驍雄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更圖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閒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曷敢興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國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甿轉之富庶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諂之徒謂契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尙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興師選將直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閒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鬬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埸之事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克恢復漸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帥能遵成算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玆敗事今既邊鄙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臣素病壯志尙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忠純觀者咸嘉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公改封許國公會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謂宰相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嗚咽流涕陳王元僖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爲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賢況爲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賞罰斯爲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眞聖朝之良臣也竊聞憸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騖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冥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期月之閒可臻清靜之治臣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羣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耤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勳舊朕所毗倚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胡旦陳象輿董儼梁顥厚善會旦令翟馬周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爲不法普廉得之盡以條奏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彊直皆此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爲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

勉從之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普三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捧詔涕泣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將發車駕幸其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病令留守通判劉昌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損日赴闕仍遣其弟宗正少卿安易齎詔書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頃屬微痾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耋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錄卿宜愛精神近醫藥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七十一卒之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齎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壻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眞社稷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爲出次發哀贈尚書令追封眞定王賜諡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賻絹布各五百匹米麪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譖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爲姦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眞宗咸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曰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趙普識冠人彝才高王佐翊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勳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嚴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茲爲茂典以答舊勳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普子承宗羽林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弟固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扆言其清幹遂命即眞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位十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鎭掌書記部芻糧至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緋魚袋先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其非便請許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定州會以曹璨知州徙安易爲通判未幾代歸又表求外任命知耀州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淳化中嘗建議以蜀地用鐵錢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爲不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其精好俄墜殿階皆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詰猶嘉其用心賜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既而大有虧耗歲中裁得三千餘緡衆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歷知襄廬二州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奏請纂錄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修安易略涉書傳性強很好談世務而疏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

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既虞作主，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周制但鑿木爲懸重，以神主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重，掩玄堂，凶仗轀輬車、龍輴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主升祔，凶儀一切祗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闕。況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參詳，以爲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壙動土，則龍輴攢木題湊蒙櫛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埋重一依近例，便可升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爲凶穢，目羣官爲顛倒，指梓宮爲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浼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又云：『昔日覩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今日覩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爲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埋重則禮文不備，未升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可以禮經所出，目爲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權攢之時，不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禮畢，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文籍，緣孝章爲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官不曾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顏，況上僊之初，卽有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斯。況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淸要自高，所尙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懵而不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事，詞多鄙俚，晚歲進趍不已，時論嗤之。二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尙書，錄其子承慶爲國子博士，孫從政爲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勳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愼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爲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傅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普爲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龜聖模，宋之爲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六

吳延祚 子元輔 元載 元扆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處耘 子繼隆 繼和

吳延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少頗讀書事周祖爲親校廣順初授莊宅副使遷內軍器庫使知懷州入爲皇城使會天平符彥卿移鎮大名以延祚權知鄆州世宗卽位遷右羽林將軍充內客省使未幾拜宣徽北院使世宗征劉崇爲北面都巡檢使師還權判澶州歸闕加右監門衛大將軍俄遷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延祚督丁壯數萬塞之因增築堤防自京城至臨淮數旬訖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是夏河決鄭州原武縣命延祚發近縣丁壯二萬餘塞之師還以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會李筠叛延祚白太祖曰潞城岳險且阻太行賊據之未易破也筠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離上黨來邀我戰猶獸亡其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延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其衆敗走及討李重進又爲東京留守建隆二年夏帝謂之曰卿掌樞務有年于茲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爲憂故先告卿卽以爲雄武軍節度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大藪多材植古伏羌縣之地高防知州日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番取其材以給京師西夏酋長尙波于率衆爭奪頗傷役卒防捕繫其黨以狀聞上令延祚代防賫詔赦尙波于等夏人感悅是年秋以伏羌地來獻乾德二年來朝改鎮京兆開寶四年長春節來朝俄遇疾車駕臨問命爇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未幾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官給葬事延祚謹厚寡言性至孝居母喪絕水漿累日好學聚書萬餘卷治家嚴肅尤崇奉釋氏子元輔元載元範元扆元吉元慶元範元慶仕皆至禮賓副使元吉閤門祗候元吉子昭允太子中舍元慶子守仁內殿崇班

元輔字正臣頗好學善筆札周廣順中以父任補供奉官世宗嗣位遷洛苑使宋初授左驍衛將軍澶州巡檢累官至定州鈐轄卒年四十八子昭德昭遜昭普並閤門祇候

元載建隆初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延祚出鎮秦雍並補衙門都校延祚卒授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加閤門祇候與太祝毋賓古使契丹九年擢爲西上閤門副使出知陝州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爲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事又爲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鞫于御史府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民皆飯僧相慶端拱初還西上閤門使淳化二年加領富州刺史俄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遨蕩民無贏餘悉市酒肉爲聲妓樂元載禁止之吏民細罪又不少貸人多怨咎及王小波亂元載不能捕滅受代歸闕而成都不守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伺元載至闕遣人閱行裝收其關市之稅元載拒之仕衡抗章疏其罪坐責郢州團練副使移單州以疾授左衛將軍致政卒年五十三子昭明爲內殿崇班昭矩太子中舍

元扆字君華太平興國八年選尙太宗第四女蔡國公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正月領愛州刺史是冬領本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有事北邊元扆表求試劇郡命知鄆州逾年召入尋知河陽還朝改鄜州觀察使特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奉祿賜予悉增之再知河陽淳化元年以主疾召還主薨復遣之任五年秋霖河溢奔注溝洫城壘將壞元扆躬涉泥滓督工補塞民多構木樹杪以避水元扆命濟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罹水災元扆所部賴以獲安眞宗卽位換安州觀察使俄知澶州咸平三年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詔書嘉獎

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時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與遼人戰元扆度其必敗乃急發州兵護河橋既而超輩果敗遼人乘之至橋見陣兵甚盛遂引去考滿吏民詣闕貢馬疏其善政十事願借留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屬歲旱吏白召巫以土龍請雨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景德三年代歸拜武勝軍節度三年以陵域積水議堙掘溝澗命爲修諸陵都部署以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副之出知潞州初并代澤潞皆分轄戍卒後并於太原至是以元扆臨鎭遂分領澤潞晉絳磁隰威勝七州軍戍事委元扆專總之東封表求扈從命祀青帝禮畢加檢校太傅知徐州大中祥符四年以祀汾陰恩改領山南東道五月制書下元扆被疾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忠惠子弟進秩者五人五年葬元扆時上元欲觀燈帝爲移次夕元扆性謹讓在藩鎭有憂民心待賓佐以禮喜讀春秋左氏聲色狗馬一不介意所得祿賜卽給親族孤貧者將赴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祿仕者皆爲表薦餘皆均奉贍之公主有乳媼得入參宮禁元扆慮其去後妄有請託白上拒之眞宗深所嘉歎於帝壻中獨稱其賢及歿甚悼惜之且以元扆得疾本州不以聞詔劾其官屬子守禮至六宅使澄州刺史以帝甥特贈和州防禦使守嚴至內殿崇班天禧中錄守嚴子承嗣承緒並爲殿直守旻爲內殿崇班守讓閤門祇候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漢祖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爲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卽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爲姦邪所搆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家故吏也爲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於南唐還判四方館事宋初李筠叛命崇矩率龍捷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陽以所部攻大會砦拔之斬首五百級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瓌同破筠衆於碾子谷及平澤潞遣崇矩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上言曰上黨臣鄉里也臣父尚稾葬願護櫬歸京師許之賜予甚厚師還會判三司張美出鎭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爲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代趙普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劍南初平禁軍校呂翰聚衆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孥戮然案籍合誅者萬餘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率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衆聞之亦稍稍自歸未幾翰敗滅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爲後殿次常山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爾固辭得免時趙普爲相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聞之不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性險詖無行崇矩待之漸薄伸銜之因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太祖釋不問出爲鎭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以爲酸棗主簿仍賜器幣襲衣銀帶六年崇矩入爲左衞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夏河防多決詔崇矩乘傳自陝至滄棣按行河堤是秋出爲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咸憚於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抵其洞穴撫慰以己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代還拜右千牛衞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代宋偓判右金吾街仗兼六軍司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元靖崇矩性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嘗事史弘肇及卒見其子孫必厚禮之振其乏絕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嬰慮舊涉海者多齎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自遠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爲神仙試已終無悔恨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誕辰必遣繼昌奉幣爲壽嘗畀弱弓輕矢教以射法建隆三年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尙公主崇矩謙讓不敢當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爲繼昌聘婦太祖聞之頗不悅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爲駙馬都尉繼昌同日遷如京副使崇矩出華州補鎭國軍牙職入爲

右班殿直東頭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府以名聞丁外艱服闋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饑多盜命爲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至道二年蜀賊平餘黨頗嘯聚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會喻雷燒者久爲民患以金帶遺繼昌繼昌僞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砦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僞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砦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徙繼昌屯鴈橋門三月破彌牟砦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還其家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聞均梟首乃還以功領獎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年將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臣充使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韓杞同至行在及遼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尋擢爲西上閤門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陵寢以汝州近洛衞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駕還召歸出知延州兼鄜延路鈐轄大中祥符元年進秩東上閤門使俄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三遣尚醫診視假滿仍給以奉少愈令樞密院傳旨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繼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幾改右驍衞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檢鈐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仗其子遵勗尚萬壽長公主天禧初主誕日邀繼昌過其家迎拜爲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実饌賜之翌日主入對帝問繼昌彊健能飲食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櫬以歸錄其子特晉大夫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文旦爲侍禁繼昌性謹厚士大夫樂與之遊爲治尚寬所至民懷之任峽路時與上官正聯職正殘忍好殺嘗有縣胥護芻糧地遠後期正令斬之繼昌徐爲解貸焉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遵勗初尚主詔升爲崇矩子授昭德軍留後駙馬都尉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少倜儻不事生產委質刺史劉詞詞遷永興節度署爲牙校詞將卒遺表薦仁贍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宋初授武德使出知秦州改左飛龍使建隆二年遷右領軍衞將軍充樞密承旨高繼沖請命以仁贍爲荊南巡檢使繼沖入朝命知軍府乾德初遷左千牛衞大將軍不踰月加內客省使二年春召赴闕擢爲樞密副使七月加左衞大將軍與師討蜀命仁贍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衞大將軍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帝幸洛以仁贍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及召沈倫赴行在以仁贍爲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駕還遂判三司俄命權宣徽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北院使兼判如故加檢校太保四年親征太原充大內部署仍判留守司三司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師還加檢校太傅五年仁贍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算既至厚結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贍密奏之帝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上爲市竹木入官端爲秦府親吏喬琏請託執事者貶旻爲房州司戶載均州司戶端商州司戶判四方館事程德元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圭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興左衞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衞上將軍祁廷訓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並坐販竹木入官責降罰奉是歲車駕北巡命仁贍爲大內部署七年春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爭辯帝前仁贍辭屈責授右衞大將軍翌日改唐州防禦使月給奉錢三十萬仁贍之獲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並降秩先是仁贍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爲奸怙恩寵無敢發者前者發范旻等事中外益畏其口會屬吏陳恕等數人率以皦察不

畏強禦自任因議本司事有不協者朝參日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帝詰之仁贍屈伏帝怒甚故及於譴而恕等悉獎擢琪與恕等聯事始合謀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贍故亦左降仁贍既失權勢因快快成疾數日卒年六十六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王仁贍領邦計積年恣吏爲姦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計朕悉令罷之命使分掌仁贍再三言恐虧舊數朕拒之未踰年舊獲千緡者爲一二萬緡萬緡者爲六七萬緡其利數倍用度既足儻遇水旱即可免民租稅仁贍心知其非頗亦慚悸朕優容之子昭雍爲崇儀副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少事華帥劉詞詞卒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間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宋初爲軍器庫使太祖親討澤潞及征淮揚並以昭輔爲京城巡檢建隆四年權知揚州使江表還命鈎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開寶四年帝以其能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六年遷樞密副使九年命權宣徽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熙載代之昭輔不求解職上亦不忍罷會郊祀畢罷爲驍騎衛上將軍逾年卒年六十九廢朝贈侍中命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無子錄其兄子吉爲供奉官敏爲殿直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爲國家守爾後嘗獻于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之初詞卒昭輔來京師問卜於耆者劉悟悟爲筮卜曰汝遇貴人見奇表豐下者即汝主也宜謹事之汝當貴矣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委質焉咸平三年錄弟之子諒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從孫鼎爲右班殿直吉至內殿崇班吉子隨敏子咸並進士及第隨爲太常博士咸屯田員外郎

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肇仕後唐歷軍校至檢校司徒從討王都定州契丹來援唐師不利肇力戰死之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斬關而入縱士卒剽略處耘年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十數人衆無敢當者會暮夜遂退迨曉復鬭又殺數人鬭未解有所親握兵聞難來赴遂得釋里中賴之漢初折從阮帥府州召置門下委以軍務從阮後歷鄧滑陝邠四節度處耘皆從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周祖信之黜爲宜祿鎮將從阮表雪其冤詔復隸麾下顯德中從阮遺表稱處耘可用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繼勳初不爲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曰此津往來者懼有姦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丹諜者索之有與西川江南蠟書即遣處耘部送闕下太祖時領殿前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補都押衙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遽白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能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將軍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州大兵之後境內凋弊處耘勤於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建隆三年詔歸京師老幼遮道涕泣累日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爲都監入辭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荊南覘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荊南請具薪水給軍荊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荊門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荊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飲宴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荊人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幷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別將分麾下

及江陵兵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砦中遲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爲大軍所啗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尚幼爲大將汪端劫匿於江南砦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初師至襄州衞肆鬻餅者率減少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小校司義舍於荆州客將王氏家使酒凶恣王氏愬於處耘處耘召義呵責義又譖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卽延釗圉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貰其過謫處耘爲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在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處耘有度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爲己任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羣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追念之及開寶中爲太宗納其次女爲妃卽明德皇后也子繼隆繼和自有傳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繼恂子昭遜爲供備庫使處疇官至作坊使子繼凝

繼隆字霸圖幼養於伯父處疇及長以父蔭補供奉官處耘貶淄州繼隆亦除籍會長春節與其母入貢復舊官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繼隆因落魄不治產以游獵爲娛乾德中平蜀選爲果閬監軍年方弱冠母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隆曰是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爲慮母慰而遣之代還夜涉棧道兩滑與馬俱墜絕澗深十餘丈挂於大樹騎卒馳數十里外取火引綆以出之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賊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兵襲袁州破桃田砦追賊二十里入潭富砦焚其梯衝芻粟復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王師不便水戰多出舟師斷餉道繼隆屢與鬭擒悉善達日馳四五百里常令往來覘候一日中途遇虎射殺之嘗獲吳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以所冠胄堅厚得不傷太祖察其才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宗見其來時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汝所料矣吳將盧絳聚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之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從幸西洛改御營前後巡檢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承珪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護神寶治決河迥體肥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己舟已而繼隆舟果覆棲枯桑杪賴他舟以度從征太原爲四面提舉都監與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其旁從卒仆死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數千衆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爲先鋒大敗其衆于湖翟河南後爲鎭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卽從宜而行敗之于徐河四年遷宮苑使領嬀州刺史護三交屯兵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邱縣盡略其人以歸改定州駐泊都監嘗領兵出土鐙砦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詔書褒美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蓄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乜已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引師至鹽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岌伽羅膩十四族怙其衆不下迺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千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擒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

隆所部振旅而還卽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旨
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
三年還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爲滄州都部署劉廷
讓與敵戰君子館先約繼隆以精卒後殿緩急爲援既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
引麾下兵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全軍陷沒裁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隆赴闕
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端拱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爲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
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
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二年
冬送芻粟入威虜軍蕃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繼隆所領步騎裁一萬先
命千人設伏城北十里而與尹繼倫列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
之繼隆追奔過徐河俘獲甚衆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保障不
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淳化初上遣使至定州密諭繼隆若契丹復入寇
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北邊肆擊邊邑多虞陛下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臣
敢不講求軍實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瀝愚衷誠以
蜂蠆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
今聆聖誨將決親征且一人既行百司景從次舍驅馳郡縣供饋勞費滋甚殄
此微妖當責將帥臣雖駑弱誓死爲期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四年夏召還
太宗面奬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
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岯舉城效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
署尚食使尹繼隆爲都監以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裨將侯延廣
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机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繼
遷遁去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密詔廢
夏州隳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
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
爲內屬蕃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忠等送

糧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浦洛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是
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
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
因遣周瑩齎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檉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
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慚憤肆殺戮乃奏
轉運使陳緯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
主史乢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堆以遏絕之執倉族蕃官乢遇來告繼隆遣
劉承蘊田敏會乢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駝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
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
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
之是爲鎮戎軍眞宗卽位改領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踰月召還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秋潦暴集蔡水壞岸繼隆
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午衝波稍息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
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
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眞宗慰諭之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景德初明
德皇太后不豫召入省疾九月復許會葬是冬契丹大入蹂魏郡至河上眞宗
幸澶淵繼隆表求扈從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
爲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衆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
召問慰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二年春還京加
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詔始下會疾作上親臨問繼和時爲并代鈐轄驛召
省視卒年五十六車駕臨哭之慟爲制服發哀贈中書令諡忠武以其子昭慶
爲洛苑使從子昭　昭遜並爲內殿崇班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詔與
李沆王旦同配享眞宗廟庭繼隆出貴冑善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城
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傳喜名譽賓禮儒士在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
必委以機要眞宗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
能謙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

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亦欽焉昭慶改名
昭亮至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淳化後繼隆多在邊任繼和常從
行友愛尤至每令入奏機事繼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
墜者在爾矣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行繼和面奏曰平涼舊地
山川阻險旁扼夷落爲中華襟帶城之爲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
和又以爲言乃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平州刺
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墾田積粟又屢請益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
不爲濟師則或至失援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
顥經略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爲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
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
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
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
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
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
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
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
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
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即令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
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爲吞噬西北
邊民將受驅劫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
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則此軍所費上出四川
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琮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
須得況今繼遷強盛有踰曩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鹼子山以西接
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幷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內外接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
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斷敵賊還未盛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
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
族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羣蕃震懼絕無鬭志
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
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
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羣議復置此軍一年以
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
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
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羣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
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砦西就胡盧河川運送但
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爲極邊
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鎮戎縱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即回鶻西涼路亦
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
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
則勿與鬭妖黨纔散則令掩襲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
及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
憂姦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爲不廉憂身則思爲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
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賞未厚恩未深也賞
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深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
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
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榷
場規免商算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
超居則營生戰則奮死貲產厚則心有所繫必死戰則勳有成績故畢太祖之
世一方爲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俊使
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奉給其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
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爲太守尚
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地盜賊國之饑民況靈武絕塞西鄙彊戎又非渤

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管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爲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鹽禁不能困賊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而入于邊廩其利甚明況漢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榦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煑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闕軍須況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望固守前詔爲便五年繼和領兵殺衞埋族於天麻川自是壠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帳砦柵以爲戍守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爲應援眞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戎人伺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城下繼和與都監史重貴出兵禦之賊據險再突城隍列陣接戰重貴中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奬別出良藥縑帛牢酒以賜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忍御下少恩部兵終日擐甲常如寇至及較閱之際杖罰過當人多怨焉眞宗屢加戒勵且爲覆護之嘗上言保捷軍新到屯所多亡命者請優賜緡錢苟有亡逸卽按軍法舊制凡賜軍中雖緣奏請者亦以特旨給之上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而加賜之且以計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許其請終以邊防之地慮人不爲用遣張志言代還既卽路軍中皆恐其復來六年又出爲并代鈐轄將行請對欲領兵去按度邊壘上曰河東嚴險兵甲甚衆賊若入寇但邀其歸路自可致勝不必率兵而往也景德初北邊入寇徙北平砦車駕駐澶淵繼和受詔與魏能張凝領兵赴趙州躡敵後契丹請和邊民猶未寧又命副將張凝爲緣邊巡檢安撫使事平復還并代時朝廷每詔書約束邊事或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不詳深意卽處大辟繼和言其事乃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類悉須裁奏先是繼隆卒繼和恥以遺奏得官久之遷西上閤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四十六贈鎮國軍節度遣諸王率宗室素服赴弔二子早卒帝以其族戚大諸姪皆幼令三班選使臣爲主家事弟繼恂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子昭遜爲供備庫使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奔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也吳延祚策李筠之破如目覩其事誠有將略李崇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孥然交鄭伸不知其傾險坐譖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繼昌忘父仇以恤伸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仁贍征蜀殺降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爲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荊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勳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畹之貴秉旄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七

曹彬 子璨 瑋 琮　潘美 李超附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顯德三年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為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為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為紿己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遷引進使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為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既而賊將蔚進率兵來援三戰皆敗之遂建平樂為平晉軍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勳等大敗之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六年遣李繼勳党進率師征太原命為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二千餘級俘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征太原復命為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橋奪馬千餘及太祖至則已分砦四面而自主其北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荊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分兵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衂李煜危急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

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太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不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己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真宗即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六月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且贈其妻高氏韓國夫人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八月詔彬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右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子璨珝瑋玹玘珣琮珝娶秦王女與平郡主至昭宣使玹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閤門使琮西上閤門副使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諡曰安穆玘之子佾傳佾見外戚傳后兄也榮州刺史諡恭懷

璨字韜光性沉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常從彬征討得與計議彬以爲類己特鍾愛焉遷宮苑副使出爲高陽關及鎮魏并代趙五州都監雍熙中命知定州改尚食使淳化二年領富州刺史徙知代州明年擢爲鎮州行營鈐轄徙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窮追璨慮有伏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徙河西鈐轄改引進使苑廷召將兵出塞命璨爲之副丁外艱起復爲鄜延路副都部署拜趙州刺史領武州團練使充麟府濁輪副部署出蕃兵邀繼遷俘馘甚衆入爲樞密都承旨改領亳州團練使契丹入寇命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鈐轄領康州防禦使再知定州明年冬拜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入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連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三年春以足疾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諡武懿璨起貴冑以孝謹稱能自奮厲以世

其家習知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敬人
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爲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
閤門祗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
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
九眞宗卽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
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彬卒請持喪不允改閤門通事舍人還西上
閤門副使徙知鎭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卽移書諸部諭以
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
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鎭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
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
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閑田春秋耕
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
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
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
致德明不報既而西延家妙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
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卽日將其士薄大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
不敢拒還西上閤門使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汾州封泰山進東上閤門
使帝以瑋習知河北事迺以爲眞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
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
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
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分兵滅撥臧于平涼於是隴山諸族
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士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
也祀汾陰進四方館使踰年上表還州事願專督軍旅帝不欲遽更守臣以密
詔敦諭之改引進使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鎭戎緣邊安撫使時
唃廝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吉

得之何以處唃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恩如
廝鐸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廝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
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
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
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市
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佶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
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
送馬六十匹給采一端築弓門冶方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
遠十砦浚濠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伏羌首領廝雞波李磨
論私立文法瑋潛兵滅其帳其年唃廝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追
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馬波
叱臘立柵野吳谷瑋選募神武軍二百人斬柵獲生口孳畜甚衆宗哥大首領
甘遵治兵于任奴川瑋遣間殺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既而河州
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拶囉嚨拶囉嚨西
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
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拶囉嚨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
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
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
利以瑋爲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委乞
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使鎭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
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己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
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
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敗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
雄軍以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
河陽數月爲眞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
得其死力平居甚閑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

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廝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驟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眾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法天雄卒有犯盜者眾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為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眾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為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為一家嘉祐八年詔配享仁宗廟庭

琮字寶章兄玘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禁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兒也及彬領鎮海軍節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彬卒時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勾當騏驥院羣牧估馬司市馬課有羨再遷西上閤門副使與曹利用連姻利用貶出為河陽兵馬都監領內軍器庫遷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仁宗冊琮兄女為后禮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因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致于理時論稱之出為環慶路馬步軍總管知邠州遷秦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都總管兼知秦州度羨材為倉廩大積穀古渭冀城生羌屢入鈔邊琮懷以恩信犒牛釃酒犒之多請內屬寶元初南郊召入侍祠會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復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久之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刦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欲誘吐蕃犄角圖賊得西川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王子遣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改陝西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拜步軍副都指揮使與夏竦屯鄜州還為馬軍副都指揮使以疾卒帝臨奠后弁出臨喪就第成服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忠恪琮小心謹畏善贊謁御軍整嚴死時家無餘貲子佺皇城使嘉州防禦使佺子詩尚魯國大長公主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父璘以軍校戍常山美少倜儻隸府中典謁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會周世宗為開封府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閤門副使出監陝州軍改引進使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永興屯兵經度西事先是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兇悍信任羣小嗜殺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單騎往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曰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李重進叛太祖親征命石守信為招討使美為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留為巡檢以任鎮撫以功授泰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端既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略頗為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鋹遣將率眾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眾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

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鋹窮蹙四年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卽令殿直冉彥袞部送漼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卽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鋹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露布以聞卽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爲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八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鄭賓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櫂以防他變美聞詔卽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危甚遣徐鉉來乞緩師上不之省仍詔諸將促令歸附煜還延未能決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秋命副党進攻太原戰于汾上破之且多擒獲太平興國初改南院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命將征太原美爲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幷州遂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據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美嘗巡撫至代州旣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銜枚奮擊大破之封代國公八年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公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未幾改都部署判幷州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武惠咸平二年配饗太宗廟庭子惟德至宮苑使惟固西上閤門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惟熙女卽章懷皇后也美後追封鄭王以章懷故也惟吉美從子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歷中外人咸稱其勤敏云

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爲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字德淵中進士累擢祕書知康州咸平中入爲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官屢上書言事還開封府推官賜緋魚景德初拜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從幸澶淵頗上疏言便宜師還命與陳堯咨安撫河北踰年判吏部銓濬居憲府未再歲帝寵待之擢樞密直學士宰相王旦言濬雖有剸劇才然驟歷清切時望未允真宗曰朕業已許之矣尋知開封能檢察隱微京師稱之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濬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伐之託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鎭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章懷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爲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濬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顯謂爲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宋史卷二百五十八

宋史卷二百五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十八

張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劉廷讓
袁繼忠 崔彥進 張廷翰 皇甫繼明
張瓊 附

張美字玄珪貝州清河人少善書計初爲左藏小吏以彊幹聞三司薦奏特補
本庫專知出爲澶州糧料使周世宗鎮澶淵每有求取美必曲爲供給周祖聞
之怒將譴責之而恐傷世宗意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候世宗即位召爲樞
密承旨時宰相景範判三司被疾世宗命美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世
宗征淮南留美爲大內部署一日方假寐忽覺心動遽驚起行視宮城中少頃
內醞署火起既有備即撲滅之俄真授三司使四年世宗再幸淮上皆爲大內
都點檢北征又爲大內都部署師還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判三
司美彊力有心計周知其利病每有所條奏釐革上多可之常以幹敏稱世宗
連歲征討糧餽不乏深委賴焉然以澶淵有所求假頗薄之美亦自愧恭帝嗣
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校太尉初李筠鎮上黨募亡命多爲不法漸倔彊難
制美度筠必叛陰積粟於懷孟間後筠果叛太祖親討之大軍十萬出太行經
費無闕美有力焉拜定國軍節度縣官市木關中同州歲出緡錢數十萬以假
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歲至數百萬美獨不取未幾他郡有詣闕訴長
吏受率分錢者皆命償之乾德五年移鎮滄州太平興國初來朝改左驍衛上
將軍美獻都城西河曲灣果園二蔬圃六亭舍六十餘區八年請老以本官致
仕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八淳化初謚恭惠子守瑛至供備庫使孫士宗至內殿
承制士宗卒士禹爲崇班士安至閤門祗候士宣爲禮殿副使

郭守文并州太原人父暉仕漢爲護聖軍使從周祖征河中戰死守文年十四
居喪哀毀周祖憐之召隸帳下廣順初補左班殿直再遷東第二班副都知宋
初遷西頭供奉官蜀平遷知簡州時劍外多寇守文悉招來集附從潘美征嶺
南會擒劉鋹遣守文馳傳告捷還翰林副使從曹彬等平金陵護送李煜歸闕
下時煜以拒命頗自歉不欲生見太祖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
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遂安改西京作坊使領翰林司事俄
從党進破并寇於團柏谷太平興國初秦州內附蕃部騷動命守文乘傳撫諭
西夏悅伏三年還西上閤門使是夏汴水決于寧陵發宋亳丁壯四千五百塞
之命守文董其役是冬又與閤門副使王侁西八作副使石全振護塞靈河縣
決河及征太原守文與判四方館事梁迥分護行營馬步軍會劉繼元降其弟
繼文據代州依遼人之援以拒命遣守文討平之俄受詔護定州屯兵大破遼
人於蒲城以功還東上閤門使領澶州刺史召還擢拜內客省使八年滑州房
村河決發卒塞之命守文董其役遼人擾雄州命守文率禁兵數萬人赴援既
至遼人遁去雍熙二年詔守文率兵屯三交俄加領武州團練使屬夏人擾攘
命守文帥師討之破夏州鹽城鎮岌羅膩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俘獲生畜萬
計又破咩嵬族殲焉諸部畏懼相率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
萬六千餘戶西鄙遂寧五年春大舉北伐爲幽州道行營前軍步軍水陸都監
卒與遼人遇爲流矢所中氣色不撓督戰益急軍中服其量會大軍不利坐違
詔逗遛退軍左遷右屯衛大將軍事具曹彬傳明年復舊職裁三月拜宣徽北
院使又與田欽祚並爲北面排陣使屯鎮州端拱初改南院使鎮州路都部署
又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兼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使是冬遼騎南侵大破之唐
河端拱三年十月卒年五十五太宗悼惜之贈侍中謚忠武追封譙王遣中使
護喪歸葬京師守文沈厚有謀略頗知書每朝退習書百行出言溫雅未嘗忤
人意先是將臣戍邊者多致寇以邀戰功河朔諸州殆無寧歲既敗岐溝關乃
命守文以內職總兵鎮常山以經略之守文既喪月餘中使自北邊來言守文
死軍士皆流涕帝問何以得此對曰守文得俸祿賜賚悉犒勞士卒死之日家
無餘財帝嗟嘆久之賜其家錢五百萬爲真宗納其女爲夫人即章穆皇后也
子崇德至太子中舍崇信至西京左藏庫使同知皇城司贈福州觀察使崇儀
至崇儀使全州刺史贈潤州觀察使諸司使無廢朝贈官之例崇信崇儀咸以

后兄故特示優禮崇德子承壽至虞部員外郎天禧五年錄承壽子若水爲太常寺奉禮郎崇仁爲解州團練使

尹崇珂秦州天水人後徙居大名父延勳歷磁同滁三州刺史崇珂初事周世宗於藩邸以謹厚稱及即位補東西班都知從戰高平有勞績遷本班副點檢從征淮南遷都虞候轉都指揮使改殿前都指揮使宋初出爲淄州刺史有善政民詣闕請刻石頌德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穆撰文賜之討湖南爲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荊湘平授朗州團練使又與潘美丁德裕克郴州乾德中征嶺表以崇珂爲行營馬步軍副部署克廣州擒劉鋹即日詔與潘美同知廣州兼市舶轉運等使錄功遷保信軍節度未幾南漢開府樂範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韶州賊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崇珂討之太祖遣中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還治所六年卒年四十二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以其子昭吉弟崇珪並爲西京作坊使昭吉領會州刺史崇珪領歙州刺史初太宗在周朝娶崇珂妹追諡淑德皇后昭吉至洛苑使次子昭輯至供奉官閤門祗候

劉廷讓字光乂其先涿州范陽人曾祖仁恭唐盧龍軍節度祖守文襲滄州盧彥威遂據其城昭宗授以節鉞後其弟守光因父仁恭守文舉兵討之軍敗爲守光所殺廷讓與其父延進避難南奔少有膂力周祖鎮鄴以隸帳下廣順初補內殿直押班累遷龍捷都校從世宗征淮南以功領雷州刺史再遷浩州團練使領鐵騎右廂宋初轉江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從征李筠爲行營先鋒使建隆二年改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領江寧軍節度乾德二年春詔領兵赴潞州以備幷寇冬與師伐蜀爲四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入其境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砦獲蜀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擒戰櫂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獲水軍三千人因度南岸斬三千餘級初夔州有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廷讓等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其橋復牽舟而上破州城守將高彥儔自焚悉如太祖計遂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明年正月次遂州州將陳愈率吏民來降盡出府庫金帛以給將士初出師也太祖命之曰所得郡縣當傾帑藏爲朕賞戰士國家所收唯土疆爾故人皆効命所至成功蜀平王全斌等皆坐縱部下掠奪子女玉帛及納賄賂左降惟廷讓秋毫無犯及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寇盜蠭起廷讓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領鎭安軍節度從征太原開寶六年出爲鎭寧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入爲右驍衞上將軍雍熙三年曹彬敗於岐溝關諸將失律多坐黜免既而契丹擾邊時議遣將無愜上意者時廷讓與宋偓張永德並罷節鎭在環列帝欲令擊契丹自效乃遣分守邊郡以廷讓知雄州又徙瀛州兵馬都部署是冬契丹數萬騎來侵廷讓與戰君子館時天大寒兵士弓弩皆不能彀契丹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殿緩急爲援至是繼隆退保樂壽廷讓一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數騎獲免先鋒將賀令圖楊重進皆陷於契丹自是河朔戍兵無鬭志又科鄉民爲兵以守城皆未習戰鬭契丹遂長驅而入陷深祁德數州殺官吏俘士民所在輦金帛而去博魏之北民尤苦焉太宗聞之下哀痛之詔初廷讓詣闕待罪太宗知爲李繼隆所誤不之責四年復命代張永德知雄州兼兵馬部署是秋以疾聞帝遣內醫診視因上言求歸京師不俟報遁離屯所帝怒下御史按問獄具下詔曰右驍衞上將軍劉廷讓朕以其宿舊曾董軍政擢自環尹付之成師俾控邊關式防寇鈔而乃以病爲解不俟報命委棄戎重俶裝上道矧萬旅所集寶制於中權列燧相望或虞於外侮事機一失咎責安歸有司議刑當在不赦錄其素效特從寬典可削奪在身官爵配隸商州又黜其子如京使永德爲濠州團練副使崇儀副使永和爲唐州刺史廷讓既黜怏怏不食行至華州卒年五十九帝錄其舊勳贈太師子永德至內殿崇班永恭至西京作坊副使永和爲內殿承制永錫至崇班永保永昌永規並至閤門祗候永崇爲崇班永寧及孫允忠並爲閤門祗候

袁繼忠其先振武人後徙幷州父進仕周爲階州防禦使繼忠以父任補右班

殿直。太祖平澤潞，討并汾，悉預攻戰。乾德中，征蜀，隸大將劉廷讓麾下。既克蜀，知雲安軍，歷嘉、蜀二州監軍。開寶中，伐廣南，爲先鋒，壞砦。廣南平，以功遷供奉官，護隰州白壁關屯兵。時河東拒命，繼忠累入其境，破三砦，擒將校二人，得生口馬牛羊鎧仗踰萬計。近戍主將懼無功受譴，以誠告繼忠，繼忠以所獲分與之。遂與都巡檢郭進略地忻、代州，改天平軍巡檢。太宗即位，以爲閤門祗候，令擊梅山洞賊，破之。又巡遏邊部於唐龍鎮。太宗征太原，繼忠預破鷹揚軍，先登陷陣。契丹入代境，繼忠率兵擊走之，以功遷通事舍人，護高陽關屯兵，與崔彥進破契丹長城口，殺獲數萬衆，璽書褒美。時有勸繼忠自論其功者，繼忠不答。會趙保忠來朝獻其地，綏州刺史李克憲偃蹇不奉詔，遣繼忠諭旨，竟率克憲入朝。還西上閤門副使，詔與田仁朗率兵定河西諸州，大破西人於葭蘆州。還引進副使，護定州屯兵。雍熙二年，還西上閤門使。三年，大將田重進征契丹，命繼忠爲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監，領師取飛狐，下靈邱，平蔚州，擒其帥大鵬翼以獻，事見重進傳。師還，繼忠爲後殿，行列甚整。至定州，重進欲斬降卒後期至者，繼忠諭以殺降不祥，皆救免之。還，判四方館事，領播州刺史，護屯兵如故。大將李繼隆以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取隸麾下，畱其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守城，萬一敵至，城中誰與捍者？」繼隆不從。既而契丹入寇，城陷，卒妻子皆爲所俘。繼隆疑此卒怨己，欲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從之，衆皆感悅。繼忠因自請以隸麾下。會契丹騎大至，駐唐河北，諸將欲堅壁待之，繼忠曰：「今彊敵在近，城中屯重兵，不能翦滅，令長驅深入，侵略他郡，雖欲謀自安之計，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寇矣。」辭氣慷慨，衆壯之。靜塞軍摧鋒先入，契丹兵大潰。太宗聞之，降璽書獎諭，賜予甚厚。淳化初，還引進使，護鎮定、高陽關兩路屯兵。三年，被病，召赴闕，卒，年五十五。繼忠長厚忠謹，士大夫多與遊，前後賜賚鉅萬計，悉以犒賞士卒，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搢紳稱之。子用成，雍熙初登進士第，至太常博士。

崔彥進，大名人。純質有膽略，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祖帳下。廣順初，補衛士。世宗鎮澶淵，令領禁兵以從。顯德初，爲控鶴指揮使，後征淮南，以功遷散員都虞候，從平瓦橋關，改東西班指揮使，領昭州刺史。宋初，改控鶴右廂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征李筠，爲先鋒部署，以功遷常州防禦使。從平李重進，改虎捷右廂。建隆二年，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大舉伐蜀，爲鳳州路行營前軍副都部署。蜀平，坐縱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諸不法事，左遷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移鎮河陽。四年正月，遣將征太原，分命攻城，以彥進與鄆州防禦使尹勳攻其東，彰德軍節度李漢瓊、冀州刺史牛思進攻其南，桂州觀察使曹翰、翰林使杜彥圭攻其西，彰信軍節度劉遇、光州刺史史珪攻其北。彥進督戰甚急，太祖嘉之。晉陽平，從征幽州，又與內供奉官江守鈞率兵攻城之西北。及班師，詔彥進與西上閤門副使薛繼興、閤門祗候李守斌領兵屯關南，以功加檢校太尉。是秋，契丹侵遂城，彥進與劉廷翰、崔翰等擊破之，斬首萬級。五年，車駕北巡，以彥進爲關南都部署，敗契丹於唐興口。雍熙三年正月，命將北伐，分兵三路，詔彥進爲幽州道行營馬步軍水陸副都部署，與曹彬、米信出雄州。大軍失利，彥進坐違彬節制，別道回軍，爲敵所敗，召還，貶右武衛上將軍，事具彬傳。四年春，授保靜軍節度。端拱元年，被病，召歸闕，卒，年六十七，贈侍中。彥進頻立戰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沒後，諸子爭家財，有司擿治，太宗召見，爲決之，謂左右曰：「此細務，朕不宜親臨，但以彥進嘗任節制，不欲令其子辱於父耳。」子懷遵至內殿崇班，懷清至崇儀副使。懷遵子上賓娶鎮王女崇安縣主，懷清子從湜娶岐王女永壽縣主，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後坐事除名。

張廷翰，澤州陵川人。初爲漢祖親校，漢祖入汴，補內殿直，還東西班軍使。周初，改護聖指揮使，從世宗平淮甸，以功遷鐵騎右第二軍都虞候。顯德末，改殿前散都頭都虞候。宋初，權爲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閬州刺史。從平揚州，又以功遷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未幾，轉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春州團練使。乾德中，興師伐蜀，以廷翰爲歸州路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隨劉廷讓由歸州路進討。師次夔州，廷讓頓兵白帝廟西，俄而夔州監軍武守謙率所部來拒戰，廷翰引兵逆擊，敗之於猪頭鋪，乘勝拔其城。蜀平，授侍衞馬步軍都虞候，領

彰國軍節度開寶二年寢疾太祖親臨問未幾卒年五十三贈侍中

皇甫繼明冀州蓨人父濟汾川令繼明身長七尺善騎射以膂力聞郡中刺史張廷翰以隸左右薦於太祖補殿前指揮使歷左右番押班都知太宗即位累遷至捧日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太平興國七年坐秦王廷美事出為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召入為馬步軍副都軍頭四年復為捧日右廂第三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田重進北征繼明為前鋒以功加馬步軍都軍頭端拱二年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羅州防禦使即日命副高瓊為并代部署淳化二年又副范廷召為平虜橋砦兵馬都部署改高陽關部署至道元年改領洋州觀察使充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繼明謹愿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憚之二年受詔護送輜重赴靈州繼明已先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援適被病裨將白守榮謂繼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失期會守榮當率兵先往繼明宿將慮守榮等輕佻與戎人接戰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擐鑅被甲上馬強行至清遠軍卒年六十三詔贈彰武軍節度還其子懷信為供奉官

張瓊大名館陶人世為牙中軍瓊少有勇力善射隸太祖帳下周顯德中太祖從世宗南征擊十八里灘砦為戰艦所圍一人甲盾鼓譟而前衆莫敢當太祖命瓊射之一發而踣淮人遂却及攻壽春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遽發矢大如椽瓊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瓊股死而復蘇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及即位擢典禁軍累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領愛州刺史數日太宗自殿前都虞候尹開封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即命瓊代為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多所凌轢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為巫媼二人銜之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禁軍皆懼又誣毀太宗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建隆四年秋郊禋制下方欲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亂下氣垂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具賜死於城西井亭太祖旋聞家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其家以其子尚幼乃擢其兄進為龍捷副指揮使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斤斤謹厚臨淄攻守之績嶺嶠廓清之勞至於莅事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足嘉尚張廷翰西征未覩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愧之行郭守文敦詩說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勳舊蒙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臧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宋史卷二百五十九

宋史卷二百六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十九

曹翰　楊信 弟嗣 贇　党進　李漢瓊
劉遇　李懷忠　米信　田重進
劉廷翰　崔翰

曹翰大名人少為郡小吏好使氣陵人不為鄉里所譽乾祐初周太祖鎮鄴與語奇之以隸世宗帳下世宗鎮澶淵署為牙校入尹開府留翰在鎮會太祖寢疾翰不俟召歸見世宗密謂曰主上不豫王為冢嗣不侍醫藥而決事於外廷失天下望世宗悟即入侍以府事屬翰總決及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參豫謀畫尋遷樞密承旨護塞決河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在正陽既而得降卒八百部送歸京師時翰適從京師來詣過正陽十數里許遇之慮劫兵器為叛矯殺之及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悅翰曰賊以困歸我非心服也所得器甲盡在正陽苟為所劫是復生一淮南矣因不之罪從征瓦橋關會班師留知雄州世宗大漸諭范質等以王著為相翰為宣徽使質以著嗜酒翰飾詐而專並寢之改德州刺史宋初從征澤潞還改濟州刺史乾德二年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由夔萬入會王全斌軍成都以平時全師雄擁衆十萬餘據郫縣叛謀窺成都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以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諜知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劍南遂平師還遷蔡州團練使開寶二年從征太原復為行營都壕砦使既班師會河決澶州令翰董其役翰出銀器助役沉所乘白馬以祭復決陽武再護役皆有成績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荊南改行營先鋒使進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錄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為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翰攻東北而劉遇攻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五年從幸大名拜威塞軍節度仍判潁州復命為幽州行營都部署詔督役開南河自雄達莫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徒數萬伐巨木於漢境遣騎五授五色旗為斥候前遇邱陵水澤寇賊烟火則各舉其旗以為應又起烽燧于境上敵疑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以濟用訖事歸鎮翰在郡歲久征斂苛酷政因以弛上以其有功每優容之會汝陰令孫崇望詣闕訴翰私市兵器所為多不法詔遣御史滕中正乘傳鞫之獄具當棄市上貸其罪削官爵流錮登州雍熙二年起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分司西京四年召入為左千牛衛上將軍賜錢五百萬白金五千兩淳化三年卒年六十九贈太尉上命還其四子守謙守能守節守貴官其六子守讓守贇守澄守恩守英守吉皆補殿直翰陰狡多智數好夸誕貪冒貨賂飲酒至數斗不亂每奏事上前雖數十條皆默識不少差嘗作退將詩曰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翰直禁日因語及之上憫其意故有銀錢之賜咸平元年賜諡武毅

楊信瀛州人初名義顯德中隸太祖麾下為裨校宋初權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建隆二年領賀州刺史改鐵騎控鶴都指揮使還殿前都虞候領漢州防禦使乾德初親郊為儀仗都部署四年信病瘖上幸其第賜錢二百萬五年改靜江軍節度開寶二年散指揮都知杜廷進等將為不軌謀泄夜啓玄武門召信逮捕遲明十九人皆獲上親訊而誅之六年遷殿前都指揮使改領建武軍節度太祖嘗令御龍直習水戰於後池有鼓譟聲信居玄武門外聞之遽入服皂綈袍以見上謂曰吾教水戰爾非有他也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忠臣也九

年授義成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改鎮寧軍並領殿前都指揮使三年春以瘍疾在告俄卒贈侍中信雖瘖疾而質實自將善部分士卒指顧申儆動有紀律故見信任而終始無疑焉有童奴田玉者能揣度其意每上前奏事及與賓客談論或指揮部下必迴顧玉書掌爲字玉因直達其意無失信未死前一日瘖疾忽愈上聞而駭之遽幸其第信自言遭遇兩朝恩寵隆厚敘謝感慨涕泗橫集上加慰勉錫賚有差信第覬贇嗣建隆初以信蔭爲殿直三遷崇儀副使大山軍監軍雍熙四年就命知軍事代還以吏民借留再任俄遷高陽關戰櫂都監淳化二年改知保州門無私謁轉運使言其治狀優遷威虜軍改崇儀使與曹思進同爲靜戎軍保州長城蒲城緣邊都巡檢使改如京使再知保州有戰功真宗卽位加洛苑使咸平初領獎州刺史三年與敵人戰於廉頁斬首二千級獲戰馬輜重甚衆以功真拜保州刺史召還授本州團練使時楊延昭方爲刺史嗣言嘗與延昭同官驟居其上不可願守舊官上嘉其讓乃遷延昭官嗣與延昭久居北邊俱以善戰聞時謂之二楊嗣以武人治郡不屑細務又兼領巡徼在郡日少城堞圮壞有未葺者詔供備庫副使趙彬代之改深州團練都巡檢使兼保州鈐轄五年邊人寇保州嗣與楊延昭禦之部伍不整爲所襲士馬多亡失代還特宥其罪明年與防秋之策條陳北面利害以其練達邊事出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後陣鈐轄移定州副都部署留其家京師假官第以居景德初改鎮州路副都部署上以嗣耄年總軍政慮有廢闕旋命代之連爲趙貝深三州部署大中祥符五年復出爲天雄軍副都部署六年以左龍武大將軍致仕明年卒年八十一錄其子承憲爲侍禁贇稍知書無異能以兄故得掌禁旅累資朝著至牧守焉

党進朔州馬邑人幼給事魏帥杜重威重威愛其淳謹及壯猶令與姬妾雜侍重威敗進以膂力隸軍伍周廣順初補散指揮使累遷鐵騎都虞候宋初轉本軍都校領欽州刺史遷馬步軍副都軍頭領虔州團練使改虎捷右廂都指揮使領睦州防禦使建隆二年改領闐州乾德初改龍捷左廂都虞候領利州觀察使後四年權步軍杜審瓊卒命進代領其務五年領彰信軍節度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開寶元年將征太原以進將河東行營前軍開寶二年太祖師臨晉陽置砦四面命進主其東偏師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進奮身從數人逐業業急入隍中會援兵至緣縋入城獲免上激賞之六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九年又命將河東行營兵征太原入其境敗太原軍于城北太祖崩召還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忠武軍節度在鎮歲餘一日自外歸有大蛇臥榻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遇疾卒年五十一贈侍中進出戎行形貌魁岸居常恂恂每擐甲冑毛髮皆豎進名進自稱曰暉人問之則曰吾欲從吾便耳先是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已上悉書所掌兵數於梃上如笏記焉太祖一日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梃以示於上曰盡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之嘗受詔巡京師閭里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于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爲笑其變詐又如此杜重威子孫有貧困者進分月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子崇義閑廐使崇貴閤門祗候

李漢瓊河南洛陽人曾祖裕祁州刺史漢瓊體質魁岸有膂力晉末補西班衛士遷內殿直周顯德中從征淮南先登遷龍旗直副都知改左射指揮使宋初再遷鐵騎第二軍都校領饒州刺史遷控鶴左廂都校領瀘州刺史改澄州團練使轉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融州防禦使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王師征江南命領行營騎軍兼戰櫂左廂都指揮使自蘄春攻岐口砦斬首數千級獲樓船數百艘沿流拔池州破銅陵取當塗作浮梁於牛渚以濟大軍分圍金陵率所部度秦淮取巨艦實葦其中縱火攻其水砦拔之江南平以功領振武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彰德軍節度四年太宗親征太原改攻城都部署漢瓊與牛思進主攻城南偏漢瓊先登矢集其腦併中指傷甚猶力疾戰上召至幄賜良藥以慰勞之先是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進謂之洞子上欲幸其中以勞士卒漢瓊極諫以爲矢石之下非萬乘之尊所宜輕往上乃止太原平改鎮州兵馬鈐轄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與戰于蒲城大敗之逐至遂城俘斬萬計加檢校太尉車駕幸大名漢瓊上謁陳邊事稱旨

命爲滄州都部署。加賜戰馬金甲寶劍戎具以寵之。六年。以病還京。賜白金萬兩。月餘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漢瓊性木強。使酒難近。然善戰有功。無子。弟漢贇。漢彬。太平興國初。漢贇補供奉官。嘗監高陽關平戎軍。乘傳衞黎二州。捕劇賊程白眉數十人。悉殲焉。累仕崇儀使知寧州。大中祥符七年卒。漢彬至禮賓副使。

劉遇。滄州清池人。少魁梧。有膂力。周祖鎭大名。隸帳下。廣順初。補控鶴都頭。改副指揮使。宋初。遷御馬直指揮使。俄領漢州刺史。改領眉州。累遷控鶴右廂都指揮使。領瓊州團練使。從征太原。以功遷虎捷右廂。改領蔚州防禦使。開寶六年。轉侍衞步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征江南。領步軍戰櫂都指揮使。時吳兵三萬屯皖口。遇會諸路兵破之。擒其將朱令贇王暉等。獲戎器數萬。金陵以平。錄功。加領大同軍節度。車駕雩祀西洛。命率禁衞以從。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彰信軍節度。四年。從征太原。與史珪攻城北面。平之。進攻范陽。師還。坐所部失律。責授宿州觀察使。五年。從幸大名。復保靜軍節度。幽州行營都部署。護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五城。八年。徙鎭滑州。晨興方對客。足有灸瘡痛。其醫謂火毒不去。故痛不止。遇卽解衣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時。旬餘乃差。遇性淳謹。待士有禮。尤善射。太宗待之甚厚。雍熙二年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歸葬京師。

李懷忠。涿州范陽人。初名懷義。太祖掌禁兵時。隸帳下。爲散都頭。累遷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開州刺史。乾德中。授東西班都指揮使。改領富州。開寶中。從太祖征晉陽。累月未下。會盛暑。欲班師以休息士卒。懷忠謂賊嬰孤城。內無儲偫。外無援兵。其勢危困。若急攻之。破在旦夕。臣願奮銳爲士卒先。會大熱。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力疾戰益奮。還。授散指揮使。遷富州團練使。改日騎左右廂都指揮使。上幸西京。愛其地形勢。得天下中正。有留都之意。懷忠乘間進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衞數十萬人仰給於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遷徙。臣實未見其利。上嘉納之。太宗卽位。改領本州防禦使。稍遷侍衞步軍都虞候。領大同軍節度。三年。改步軍都指揮使。五月卒。贈侍中。錄其子紹宗等三人爲供奉官。大中祥符三年。又錄其子德鈞爲借職。

米信。舊名海進。本奚族。少勇悍。以善射聞。周祖卽位。隸護聖軍。從世宗征高平。以功遷龍捷散都頭。太祖總禁兵。以信隸麾下。得給使左右。遂委心焉。改名信。署牙校。及卽位。補殿前指揮使。遷直長。平揚州日。信執弓矢侍上側。有游騎將迫乘輿。射之。一發而斃。遷內殿直指揮使。開寶元年。改殿前指揮使。領郴州刺史。太宗卽位。轉散都頭指揮使。繼領高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三年。遷領洮州觀察使。四年。征太原。命爲行營馬步軍指揮使。與田重進分督行營諸軍。并人潛師來犯。信擊敗之。殺其將裴正。并州平。遂移兵攻范陽。師還。以功擢保順軍節度使。時信族屬多在塞外。會其兄子全自朔州奮身來歸。召見。俾乘傳詣代州伺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旣而全宿留踰年。邊境斥候嚴。竟不能致。信慷慨歎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方思以身徇國。安能復顧親戚哉。北望號慟。戒子姪勿復言。五年。命與郭守贇等同護定州屯兵。六年秋。還定州駐泊部署。八年。改領彰化軍節度使。雍熙三年。征幽薊。命信爲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敗契丹于新城。契丹率衆復來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衞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數人。麾下士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數十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議當死。詔特原之。責授右屯衞大將軍。明年。復授彰武軍節度。端拱初。詔置方田。以信爲邢州兵馬都部署以監之。二年。改鎭橫海軍。信不知書。所爲多暴橫。上命何承矩爲之副。以決州事。及承矩領護屯田。信遂專恣不法。軍入宴犒甚薄。嘗私市絹附上計吏稱官物以免關征。上廉知之。四年。召爲右武衞上將軍。明年。判左右金吾街仗事。未踰月。吏卒以無罪被捶撻者甚衆。強市人物。妻死買地營葬。妄發居民冢墓。家奴陳贇老病。箠之致死。爲其家人所告。下御史鞫之。信具伏。獄未上而卒。年六十七。贈橫海軍節度。子繼豐。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田重進。幽州人。形質奇偉。有武力。周顯德中。應募爲卒。隸太祖麾下。從征契丹。至陳橋還。遷御馬軍使。積功至瀼州刺史。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錄功擢

爲天德軍節度使。六年，改侍衛步軍指揮使。八年，改領靜難軍節度使。九年，河決滑州韓房村，重進總護其役，以劉吉爲之副，河遂塞。雍熙中，出師北征，重進率兵傅飛狐城下，用袁繼忠計，伏兵飛狐南口，擒契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贇、副將何萬通，幷渤海軍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獲以萬計，逐北四十里。連下飛狐、靈州等城，進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殺酋帥蕭啜理，執耿紹忠，率吏民來附。會曹彬之師不利，乃命重進董師駐定州，還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三年，率師入遼境，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牛馬輜重以還。四年春，改彰信軍節度。淳化三年，改真定尹、成德軍節度。未幾，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五年，改知延州，復還鎮。至道三年，卒，年六十九，贈侍中。重進不事學，太宗居藩邸時，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卒不受。上知其忠朴，故終始委遇焉。子守信，六宅使；守吉，閤門祇候。

劉廷翰，開封浚儀人。父紹隱，後唐末隸兵籍，晉天福中以隊長戍魏博。范延光反，紹隱力戰死焉。周世宗鎮澶淵，廷翰以膂力隸帳下，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從征伐，以戰功再遷至散指揮第一直都知。宋初，預平上黨、維揚，遷鐵騎都指揮使，領廉州刺史。太宗即位，遷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雲州觀察使。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領鎮州駐泊都鈐轄。太宗北伐，既班師，上以邊備在於得人，乃命廷翰、李漢瓊率兵屯真定，崔彥進屯關南，崔翰屯定州。冬，契丹果縱兵南侵，廷翰先陣於徐河，彥進率師出黑蘆堤北，銜枚躡契丹後，崔翰、漢瓊兵繼至，合擊之，大敗其衆於蒲城。廷翰以功領大同軍節度、殿前都虞候。八年，改領彰信軍節度。雍熙四年春，改鎮滑、邢。端拱中，鎮州駐泊馬步軍都部署郭守文卒，上特命廷翰代之。淳化三年，改大名尹、天雄軍節度。三年，以病求解官，還闕，上親臨問，賜賚有加。未幾，卒，年七十，贈侍中。廷翰自衞士至上將，頗以武勇自任，寬厚容衆，雖不事威嚴而長於御下。爲殿前都指揮使，入朝常行衆中，每歷宮殿門，少識之者。嘗與郊祀恩，當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上爲撰名，親書賜之。子贊元，宮苑使、登州刺史；贊明，皇城使、勤州團練使。

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少有大志，風姿偉秀。太祖見而奇之，以隸麾下。從周世宗征淮南，平壽春，取關南，以功補軍使。宋初，遷御馬直副指揮使，從征澤潞。開寶初，遷河東降民以實陝西地，晉人勇悍，多習武藝，命翰差擇之。及閱試河北鎮兵，取其驍果者，以分配天武兩軍。九年，領端州刺史。太宗即位，進本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二年秋，講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瘖，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爲進退，六師周旋如一。上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四年，從征太原，命總侍衞馬步諸軍，率先攻城，流矢中其頰，神色不變，督戰益急。上即軍帳撫問之。太原平，時上將有事幽薊，諸將以爲晉陽之役，師罷餉匱，劉繼元降，賞賚且未給，遽有平燕之議，不敢言。翰獨奏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上謂然，定議北伐。既而班師，命諸將整暇以還。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令翰率衞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衆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復命，上喜，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從事，緣邊諸軍並受節制，軍市租儲得以專用。冬，契丹兵數萬寇蒲城，翰會李漢瓊兵於徐河，河陽節度崔彥進兵自高陽關繼至，因合擊之，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所獲他物又十倍焉。以功擢武泰軍節度使。初，劉繼元降，上令翰往撫慰，俘略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冒禁出，翰呵止之，至是構於上。明年夏，出爲感德軍節度使。至鎮時，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戒以禍福，羣盜感悟，散歸農畝，境內肅然。雍熙二年，移知滑州。三年，北伐不利，上追念徐河之功，召翰爲威虜軍行營兵馬都部署。四年春，改鎮定國軍。二年，移鎮鎮安軍。淳化三年，召還，以疾留京師。稍間，入見，上曰：「臣既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得以馬革裹尸足矣。」上壯之，復令赴鎮。月餘，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驍勇有謀，所至多立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子繼顒，虞部員外郎。孫承業，內殿承制、閤門祇候；承祐，內殿崇班。

論曰：自曹翰而下，嘗任將帥居節鎮者凡十人，其初率由拳勇起家戎行，雖不

事問學而皆精白一心以立事功始終匹休而無韓彭之禍者由制御保全之有道也楊信以篤實重進以忠朴劉遇以淳謹廷翰以武勇稱故皆終始委遇而不替漢瓊雖木彊使酒米信所爲雖多暴橫党進恂恂類懷姦詐懷忠論還似昧大體然以征太原平江南戰徐河觀之皆不害其爲驍果也至於好謀善戰輕財好施所至立功則未有優於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與古之良將同日而語者崔之論奏平燕未免出於率爾而曹之殺降卒屠江州則又過於忍者也君子謂功莫優於二子而過亦莫先於二子信矣

宋史卷二百六十

宋史卷二百六十考證

曹翰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臣宗楷按夢溪筆談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宋史卷二百六十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

李瓊　郭瓊
陳承昭　李萬超
白重贊　王仁鎬
陳思讓 孫若拙　焦繼勳 子守節
劉重進　袁彥
祁廷訓　張鐸
李萬全 田景咸 王暉附

李瓊字子玉，幽州人。祖傳正，涿州刺史。父英，涿州從事。瓊幼好學，涉獵史傳。挾策詣太原，會唐莊宗募勇士，即應募，與周祖等十人約爲兄弟。一日會飲，瓊熟視周祖，知非常人，因舉酒祝曰：「凡我十人，龍蛇混合，異日富貴無相忘，苟渝此言，神降之罰。」皆刺臂出血爲誓。周祖與瓊情好尤密，嘗造瓊，見其危坐讀書，因問所讀何書，瓊曰：「此閫外春秋，所謂以正守國，以奇用兵，較存亡治亂，記賢愚成敗，皆在此也。」周祖令讀之，謂瓊曰：「兄當教我。」自是周祖出入常袖以自隨，遇暇輒讀，每問難瓊，謂瓊爲師。及討河中，乃解瓊兵籍，令參西征軍事。賊平，表於朝，授朝散大夫、大理司直。歲中，遷太子洗馬。周祖鎭鄴，表爲大名少尹。廣順初，拜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金紫，連知亳、陝二州，改濟州刺史。世宗初，遷洛州團練使，改安州防禦使。治郡寬簡，民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竇儼撰文賜之。宋初，召爲太子賓客。建隆三年，上章請老，改右驍衞上將軍致仕。瓊信釋氏，明年四月八日，詣佛寺，遇疾，歸至暮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師。

郭瓊，平州盧龍人。祖海，本州兩冶使。父令奇，盧臺軍使。瓊少以勇力聞，事契丹爲蕃漢都指揮使。後唐天成中，挈其族來歸，明宗以爲亳州團練使，改刺商州，還原州。清泰初，移階州。城壘未葺，蜀人屢寇，瓊患之，因徙城保險，民乃無患。受詔攻文州，拔二十餘砦，生擒數百人。晉天福中，移刺警州。屬羌渾騷動，朔方節度張希崇表瓊爲部署，將兵共討平之。連領滑、坊、虢、衞四州。開運初，爲北面騎軍排陣使，陽城之役，戰功居多。改沂州刺史，充荊口砦主，兼東面行營都虞候，擒莫州刺史趙思以獻。改刺懷州，俄爲北面先鋒都監。契丹陷中原，盜賊蠭起，山東爲甚。契丹主命瓊復刺沂州以禦盜，瓊即日單騎赴郡，盜聞瓊威名，相率遁去。漢乾祐中，淮人攻密州，以爲行營都部署，未至，淮人解去。會平盧節度劉銖恃佐命之舊，稱疾不朝，將相大臣懼其難制，先遣瓊與衞州刺史郭超以所部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壯士幕下，欲害瓊。瓊知其謀，屏去從者，從容就席，略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爲陳禍福，銖感其言，遂治裝。俄詔至，即日上道。瓊改潁州團練使，又加防禦使。時朗州結荊、淮、廣南合兵攻湖南，詔瓊以州兵合王令溫大軍攻光州，尋以內難不果，罷歸朝，遣詣河北計度兵甲芻糧。周祖祀南郊，召權知宗正卿事。世宗征劉崇，爲北面行營都監。歷絳、蔡、齊三州防禦使。在齊州，民饑，瓊以己俸賑之，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詔許立碑。宋建隆三年，告老，加右領軍衞上將軍致仕，歸洛陽。乾德二年卒，年七十二。瓊雖起卒伍，而所至有惠政，尊禮儒士，孜孜樂善，蓋武臣之賢者也。

陳承昭，江表人。始事李景爲保義軍節度。周世宗征淮南，景以承昭爲濠泗楚海水陸都應援使。世宗既拔泗州，引兵東下，命太祖領甲士數千爲先鋒，遇承昭於淮上，擊敗之，追至山陽北，太祖親禽承昭以獻。世宗釋之，授右監門衞上將軍，賜錦袍銀帶，改右領軍衞上將軍，分司西京。宋初入朝，太祖以承昭習知水利，督治惠民、五丈二河以通漕運，都人利之。建隆二年，河成，賜錢三十萬。承昭言其壻王仁表在南唐，帝爲致書於李景，令遣歸闕。歷左右神武統軍。四年春，大發近甸丁壯數萬修畿內河堤，命承昭董其役。又令督諸軍子弟數千鑿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從征太原，承昭獻計，請壅汾水灌城，城危甚，會班師，功不克就。乾德五年，遷右龍武軍統軍。開寶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中使護喪。大中祥符元年，錄其孫宗義爲三班借職。

李萬超，幷州太原人。幼孤貧，負販以養母。晉祖起幷門，萬超應募隸軍籍，戰累捷，稍遷軍校。從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奮勇先登，飛石中其腦，氣不屬者久

之開運中從杜重威拒契丹於陽城流矢貫手萬超拔矢復戰神色自若以功遷肅銳指揮使契丹入中原時萬超以本部屯潞州主帥張從恩將棄城歸契丹會前驍衛將軍王守恩服喪私第從恩即委以後事遁去及契丹使至專領郡務守恩遂無所預萬超奮然謂其部下曰我輩垂餌虎口苟延旦夕之命今欲殺使保其城非止逃生亦足建勳業汝曹能乎衆皆躍然喜曰敢不唯命遂率所部大譟入府署殺其使推守恩爲帥列狀以聞漢祖從其請仍命史弘肇統兵先渡河至潞見萬超語之曰得復此州公之力也吾欲殺守恩以公爲帥可乎萬超對曰殺契丹使以推守恩蓋爲社稷計爾今若賊害於人自取其利非宿心也弘肇大奇之表爲先鋒馬步軍都指揮使路經澤州刺史翟令奇堅壁拒命萬超馳至城下諭之曰今契丹北遁天下無主幷州劉公仗大義定中土所向風靡後服者族盍早圖之令奇乃開門迎納弘肇卽留萬超權州事漢祖遂以爲刺史及征李守貞以萬超爲行營壕砦使河中平拜懷州刺史周祖開國從征慕容彥超又爲都壕砦使以功授洺州團練使預收秦鳳改萊州從平淮南連移蘄登二州所至有善政屬有詔重均田租前牟平令馬陶籍隸文登縣隱苗不通命繫之將斬而後聞陶懼遁去由是境內肅然宋初入爲右武衛大將軍遷左驍衛大將軍開寶八年卒年七十二

白重贊憲州樓煩人其先沙陁部族重贊少從軍有武勇漢初自散員都虞候三遷護聖都指揮使乾祐中李守貞據河中叛隱帝以重贊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河中平以功領端州刺史周初轉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未幾出爲鄭州防禦使改相州留後廣順中授義成軍節度在鎭日河屢決重贊親部丁壯塞大程六合二隄詔書褒美世宗征劉崇以重贊爲河東道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重贊與李重進居陣西偏樊愛能何徽居陣東偏既合戰愛能與徽皆遁走惟重贊與重進率所部力戰世宗自督親軍合勢薄之幷人大敗既誅愛能等重贊以功授保大軍節度使及世宗征太原以河陽劉詞爲隨駕都部署命重贊副之其忻州監軍殺刺史趙臯及契丹大將楊耨姑以城降而契丹兵猶盛命重贊及符彥卿擊走之世宗還京改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尉及征淮南命重贊率親兵三千軍于穎上未幾改淮南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俄還彰義軍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師改鎭涇州有馬步軍教練使李玉本燕人兇狡與重贊有隙遂與部下閻承恕謀害重贊密遣人市馬纓僞造制書云重贊構逆令夷其族乃自持僞制幷馬纓以告都校陳延正曰使者致而去矣延正具白重贊重贊封其書以聞太祖大駭令驗視之率皆誕謬遂命六宅使陳思誨馳赴涇州禽玉及承恕鞫問伏罪棄市延正擢領刺史以賞之仍詔諸州凡被制書有關機密則詳驗印文筆迹俄改泰寧軍節度乾德四年又爲定國軍節度開寶二年改左千牛衛上將軍奉朝請三年卒年六十二

王仁鎬邢州龍岡人後唐明宗鎭邢臺署爲牙校卽位擢爲作坊副使累遷西上閤門使淸泰中改右領軍衛將軍晉天福中青州楊光遠將圖不軌以仁鎬爲節度副使伺其動靜歷二年或譖仁鎬于朝改護國軍行軍司馬仁鎬至河中數月光遠反書聞漢乾祐中歷昭義天雄二軍節度副使周祖鎭鄴表仁鎬爲副留守及起兵仁鎬預其謀周祖卽位仁鎬爲王峻所忌出爲唐州刺史還棣州團練使入爲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顯德初出爲永與軍節度使世宗嗣位移河中會殿中丞上官瓚使河中還言河中民多匿田租遂遣瓚按視均定百姓苦之多逃亡他郡仁鎬抗論其事迺止丁繼母憂去官五年拜安國軍節度制曰眷惟襄國實卿故鄉分予龍節之權成爾錦衣之美郡民扶老攜幼迎於境上有獻錦袍者四仁鎬皆重衣之厚酬以金帛視事翌日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時人美之郡有羣盜仁鎬遣使遺以束帛諭之悉遁去不復爲盜恭帝嗣位移山南東道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師建隆二年以疾召還次唐州卒於傳舍年六十九仁鎬性端謹儉約崇信釋氏所得俸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爲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斂容遜謝無慍色當時稱其長者

陳思讓字後己幽州盧龍人父審確仕後唐至晉歷檀順涿均沁唐祁城八州刺史預征蜀權利州節度終金州防禦使思讓初隸莊宗帳下卽位補右班殿

直晉天福中轉東頭供奉官再遷作坊使安從進叛於襄陽以思讓爲先鋒右廂都監從武德使焦繼勳領兵進討遇從進之師於唐州花山下急擊大破之從進僅以身免以功領撫州刺史從進平授坊州刺史八年冬契丹謀入寇以思讓監澶州軍賜鞍勒馬器帛討楊光遠於青州又爲行營右廂兵馬都監兵罷改磁州刺史會符彥卿北征契丹思讓表求預行未幾改衞州遭丁內外艱時武臣罕有執喪禮者思讓不俟詔去郡奔喪聞者嘉之起復隨州刺史漢初移淄州罷任歸朝會淮南與朗州馬希萼合兵淮南攻湖南馬希廣來乞師旋屬內難又周祖北征乃分兵令思讓往郢州赴援兵未渡而希廣敗思讓留於郢周祖卽位遣供奉官邢思進召思讓及所部兵還劉崇僭號太原周祖思得方略之士以備邊遣思讓率兵詣磁州控扼澤潞未幾授磁州刺史充北面兵馬巡檢未行陞磁州爲團練卽以思讓充使廣順元年九月劉崇遣大將李瓌領馬步軍各五都鄉兵十都自團柏軍於鵶子店思讓與都監向訓張仁謙等率龍捷吐渾軍至虒亭西與瓌軍遇殺三百餘人生禽百人獲崇偏將王璠曹海金馬五十匹俄遣王峻援晉州以思讓與康延昭分爲左右廂排陣使令率軍自烏嶺路至絳州與大軍合崇燒營遁去思讓又與藥元福襲之俄命權知絳州明年春遷絳州防禦使顯德元年九月改亳州防禦使充昭義軍兵馬鈐轄屢敗并人及契丹援兵遷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充北面行營馬步軍排陣使五年敗并軍千餘於西山下斬五百級是秋邢州官吏耆艾邢銖等四十人詣闕求借留思讓詔褒之十二月改義成軍節度觀察留後六年春世宗將北征命先赴冀州以俟命及得瓦橋關爲雄州命思讓爲都部署率兵戍守世宗不豫還京留思讓爲關南兵馬都部署恭帝嗣位授廣海軍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傅乾德二年又爲保信軍節度時皇子興元尹德昭納思讓女爲夫人開寶二年夏改護國軍節度河中尹七年卒年七十二贈侍中思讓累歷方鎮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祿悉以飯僧人目爲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弟思誨至六宅使子欽祚累遷至香藥庫使長州刺史欽祚子若拙

若拙字敏之幼嗜學思讓嘗令持書詣晉邸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縻以軍職若拙懇辭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單州以能政就改太常丞遷監察御史充鹽鐵判官益州繫囚甚衆太宗覽奏訝之召若拙面諭委以疏決遷殿中侍御史通判益州淳化二年就命爲西川轉運副使未幾改正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若拙佐治改度支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司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奏爲通判遷司封員外郎部送芻糧至塞外優詔獎之入爲鹽鐵判官轉工部郎中與三司使陳恕不協求徙他局改主判開拆司車駕北巡命李沆留守東京以若拙爲判官河決鄆州朝議徙城以避水患命若拙與閻承翰往規度尋命權京東轉運使因發卒塞王陵口又於齊州浚導水勢設巨隄於采金山奏免六州所科梢木五百萬民甚便之河平眞授轉運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知潭州時三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是大失望因請對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求納制命上怒謂宰相曰士子操修必須名實相副頗聞若拙有能幹特遷秩委以藩任而貪進擇祿如此往有黃觀者或稱其能選爲西川轉運使輒訴免當時黜守遠郡今若拙復爾亦須譴降凡用人豈以親疏爲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樹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乃追若拙所授告敕黜知處州徙溫州代還復授刑部郎中再爲鹽鐵判官改兵部郎中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會親祀汾陰若拙以所部緡帛芻粟十萬輸河中以助費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言其幹職擢拜右諫議大夫徙知永興軍府時鄰郡歲饑前政拒其市糴若拙至則許貿易民賴以濟又移知鳳翔府入拜給事中知澶州蝗旱之餘勤于政治郡民列狀乞留天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錄其子映爲奉禮郎若拙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爲牓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爲瞎牓云

焦繼勳字成績許州長社人少讀書有大志嘗謂人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萬戶侯豈能孜孜事筆硯哉遂棄其業游三晉間爲輕俠以飲博爲務晉祖鎮太原繼勳以儒服謁見晉祖與語悅之留帳下天福初授皇城兼宮苑使遷武德使安重榮反鎮州安從進自襄陽舉兵爲應晉祖命繼勳督諸將進討至唐州南遇從進軍萬餘設伏擊敗之禽其牙將安洪義鮑洪等五十餘人得山南

東道印從進單騎奔還從進弟從貴率兵千餘人援均州刺史蔡行遇繼勳殺其衆七百生擒百獲從貴斷腕放入城中從進自此不能復鎮繼勳以功就拜齊州防禦使少帝即位從進平籍繼勳威名鎮之徙襄陽防禦使歲餘入爲右千牛衛大將軍拜宣徽北院使還南院使西人寇邊朝議發師致討繼勳抗疏請行拜秦州觀察使兼諸蕃水陸轉運使既至推恩信設方略招誘諸郡酋長相率奉玉帛牛酒乞盟邊境以安俄徙知陝州就還保義軍兵馬留後漢初鳳翔軍校陽彥昭據城叛命繼勳率師討之以功授保大軍節度召入會漢祖幸大名留爲京城右廂巡檢使俄改右羽林統軍隱帝末命繼勳領兵北征及周祖舉兵向闕繼勳奉隱帝逆戰于留子陂戰不利遂歸周祖廣順初改右龍武統軍世宗征淮南爲左廂排陣使又改右羽林統軍將軍左屯衛上將軍以戰功拜彰武軍節度宋初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改右武衛上將軍乾德三年權知延州四年判右街仗杜審瓊卒命繼勳代之時向拱爲西京留守多飲燕不省府事羣盜白日入都市劫財拱被酒不出捕逐太祖選繼勳代之月餘京城肅然太祖將幸洛遣莊宅使王仁珪內供奉官李仁祚部修洛陽宮命繼勳董其役車駕還嘉其幹力召見褒賞以爲彰德軍節度仍知留府事仁珪領義州刺史仁祚爲八作副使繼勳以太平興國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繼勳獵涉史傳頗達治道所至有善政然性吝嗇多省公府用度時論少之子守節

守節字秉直初補左班殿直選爲江淮南路採訪還奏稱旨擢閤門祗候李順餘黨擾西川令與上官正討平之高溪州蠻內寇又命往圖方略守節言山川回險非我師之利詔許招納咸平中置江淮南荊湖路兵馬都監首被選擢又討施夔州叛蠻以大義諭其酋長皆悔過內附因爲之畫界定約還遷閤門通事舍人監香藥榷易院三司言歲課增八十餘萬時守節已爲衣庫副使當遷閤門副使眞宗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遷橫行何以勸邊陲効命者止以爲宮苑副使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山謂曰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燕然山距此幾許求說慚服久之還皇城副使管勾軍頭引見司坐以白直假樞密院副承旨尹德潤治第免所居官三遷東上閤門使加榮州刺史數請補外歷知襄鄧汝三州還四方館使以右神武大將軍致仕卒

劉重進幽州人本名晏僧梁末隸軍籍晉初以習契丹語應募使北邊改右班殿直因賜是名還西頭供奉官再使契丹契丹主以其敏慧留爲帳前通事俄南侵署重進忠武軍節度漢初移鎮鄧州漢法禁牛革甚嚴州民崔彥陳寶選入人自本鎮持革詣漢祖廟輓鼓重進杖遣之判官史在德謂重進不善用法宜置極典及大理刑部詳覆重進所斷爲是在德坐故入杖死之乾祐末罷鎮來朝周祖起兵至封邱詔重進與左神武統軍袁義率兵拒之重進望塵退走周廣順初從征兗州未幾封薛國公俄召爲右神武統軍累加檢校太師世宗南征爲右廂排陣使顯德三年世宗聞揚州無備遣宣祖韓令坤與重進等往襲取之又爲先鋒都部署進克泰州初楊行密子孫居海陵號永寧宮周師渡淮盡爲李景所殺重進入其家得玉硯玉杯盤水晶盞瑪瑙盌翡翠瓶以獻俄命判廬州行府事兼行營都部署敗淮人千餘于州境又敗五百衆于白城湖及世宗再巡吳師潰于紫金山有至東山口者重進殺三千餘衆及下壽州以功授武勝軍節度淮南平改鎮邠州世宗北征爲先鋒都指揮使恭帝即位封開府宋初進封燕國公建隆二年秋授右羽林統軍乾德五年改左領軍衛上將軍重進徒善譯語無他才能值契丹入中原遂至方鎮及在環衛嘗從幸玉津園太祖召與語既退謂左右曰觀重進應對不逮常人前朝以爲將帥何足重耶六年卒年七十

袁彥河中河東人少以趫勇應募從事隸奉國營漢乾祐中周祖領軍討李守貞以彥置麾下及鎮鄴以爲部直小將周廣順中世宗在澶淵還爲親事都校世宗尹京改開封府步直指揮使顯德初授內外步軍都軍頭領泉州刺史未幾改岳州防禦使從征壽州爲城北造竹龍都部署竹龍者以竹數十萬竿圍而相屬上設版屋載甲士數百人以攻其城又命於渦口修橋橋成世宗幸焉因立爲鎮淮軍李繼勳以淮上失律罷軍職命彥爲武信軍節度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又命爲淮南道行營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賜衣服金帶鞍勒馬鎧甲器仗遣赴軍前太祖下滁陽禽皇甫暉姚鳳彥皆有勞績詔褒之又令率師屯

下蔡以逼壽春及劉仁贍降從世宗攻濠泗又擒南唐將許文績邊鎬等以獻師還真授步軍都指揮使領彰信軍節度六年春發近畿丁壯浚五丈河命彥董其役恭帝嗣位移保義軍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尉是秋來朝改鎮曹州乾德六年為靜難軍節度開寶二年移鄜州五年罷鎮歸闕卒年六十六景德四年特詔錄其孫昭慶為借職大中祥符八年昭慶上彥周朝所授告敕有二聖名諱者特選殿直

祁廷訓本名廷義避太宗舊名改焉河南洛陽人父珪梁左監門衛大將軍廷訓善書計騎射隸周祖帳下廣順中歷東西班右番行首鐵騎都虞候世宗即位改東西班都指揮使還內殿直都指揮使繼領蘭睦二州刺史從征淮南賜以明光細甲令董舟師巡江界吳人伏兵三江口葭菼中掩擊廷訓廷訓力戰大破之俘馘千人餘黨遁去江北平以功遷吉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月餘遷嵐州防禦使領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宋初為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是秋改河陽乾德二年又改彰德軍節度留後俄權知鄧州五年就拜義武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征太原以廷訓為北面副都部署太平興國元年來朝二年冬改左領軍衛上將軍五年坐私販竹木貴鬻入官責本衛大將軍未幾復舊官六年卒年五十八廷訓形質魁岸無才略臨事多規避時人目為祁橐駝以其麗大而無所取也

張鐸河朔人少以才武應募隸軍籍漢初為奉國右第六軍都指揮使領澧州刺史周祖以樞密使鎮鄴鐸以所部從行及起兵鐸預焉廣順初鐸為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韓通為右廂都指揮使俄並兼防禦使鐸領永州通領睦州會改奉國為虎捷鐸仍領其職是冬出為密州防禦使改亳州三年授鎮國節度郊祀畢加檢校太傅世宗初移彰義軍未幾加檢校太尉顯德三年又移河中尹護國軍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師俄復鎮涇州州官歲市馬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侵用官麴六千四百餅事發召歸京師本州械繫其子保常及親吏宋習太祖以鐸宿舊釋不問罷鎮為左屯衛上將軍奉朝請而已其所盜用仍蠲除之保常習亦得釋鐸又嘗假晉邸錢百六十萬太宗即位詔貰之俄命判左金吾街仗及駕征河東以鐸為京城內外都巡檢鄜州刺史高繼充閑廐副使張守明分為裏城左右廂巡檢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子熙載至左千牛衛大將軍熙載子禹珪字天錫粗知書有方略幼事太宗藩邸即位補東西班承旨改殿直帶御器械以材勇擢居禁衛殿前散祗候都虞候咸平初授內殿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三年出為滁州刺史知洺瀛霸三州並兼兵馬鈐轄徙嵐州西人勒厥麻誘衆叛禹珪率衆討之俘六千餘人獲名馬孳畜甚衆景德初授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契丹既請和帝思守臣有武幹能鎮靜邊郡者親錄十餘人名付中書禹珪預焉遂知石州徙代兗州又移澶州頗勤政治以瑞麥生獄空連詔嘉獎會河堤決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使兗州還言其狀優詔褒之就拜洺州團練使尋知廣信軍天禧初復為高陽關副都部署兼知瀛州明年召還將授四廂之職卒年五十九錄其二子

李萬全吐谷渾部人善左右射隸護聖軍為騎士累遷至本軍都校與田景咸王暉等從周祖入汴號十軍主顯德中為彰武軍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尉橫海軍節度乾德中代歸太祖數召於苑中宴射萬全無將略惟挽強弓老而不衰帝亦以此賞之

田景咸王暉皆太原人景咸仕漢為奉國右廂都校從周祖入汴為龍捷左廂都校改安國軍留後俄真拜陞本軍節度世宗時拜武勝軍節度宋初為左驍衛上將軍開寶二年卒景咸性鄙吝務聚斂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器賓主共食後罷鎮常忽忽不[illegible]識其意引景咸徧閱囊儲景咸方自釋在邢州日使者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班是官爵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暉性亦吝嗇貲甚富而妻子飯疏糲縱部曲誅求民甚苦之世宗以先朝功臣知而弗問焉至右神武統軍建隆四年終右領軍上將軍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位或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改事且為盡力焉揚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

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爲創業之君也歟。

宋史卷二百六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一

李穀　昝居潤　竇貞固
李濤弟澣　孫仲容　王易簡　趙上交子曮
張錫　張鑄　邊歸讜
劉溫叟子燁　孫几　劉濤　邊光範
劉載　程羽

李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少勇力善射以任俠爲事頗爲
鄉人所困發憤從學所覽如宿習年二十七舉進士連辟華泰二州從事晉天
福中擢監察御史少帝領開封尹以穀爲太常丞充推官晉祖幸鄴少帝居守
加穀虞部員外郎仍舊職少帝爲廣晉尹穀又爲府推官及卽位拜職方郎中
俄充度支判官轉吏部郎中罷職天福九年春少帝親征契丹詔許扈從充樞
密直學士加給事中爲馮玉李彥韜所排會帝再幸河北改三司副使權判留
司三司事開運二年秋出爲磁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契丹入汴少帝蒙塵
而北舊臣無敢候謁者穀獨拜迎於路君臣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
傾囊以獻會契丹主發使至州穀擒斬之密送款於漢祖潛遣河朔酋豪梁暉
入據安陽契丹主患之卽議北旋會有告契丹以城中虛弱者契丹還攻安陽
陷其城穀自郡候契丹遂見獲契丹主先設刑具謂之曰爾何背我歸太原穀
曰無之契丹主因引手車中似取所獲文字而穀知其詐因請曰如實有此事
乞顯示之契丹國制人未伏者不卽實死自後凡詰穀者六次穀詞不屈契丹
主病且曰我南行時人云爾謂我必不得北還爾何術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
我則致爾富貴穀曰實無術蓋爲人所陷耳穀氣色不撓卒寬之俄而德光道
殂永康繼立署穀給事中時契丹將麻荅守眞定而李崧和凝與家屬皆在城
中會李筠何福進率兵逐麻荅推護聖指揮使白再榮權知留後再榮利崧等
家財令甲士圍其居以求賂既得之復欲殺崧等滅口穀遽見再榮謂之曰今
國亡主辱公輩握勁兵不能死節雖逐一契丹將城中戰死者數千人非獨公
之力也一朝殺宰相卽日中原有主責公以專殺其將何辭以對再榮甚懼崧
等獲免漢初入拜左散騎常侍舊制罷外郡歸本官至是進秩獎之也俄權判
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
佐居中牟素有幹材穀卽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衞兵數千佐德輿悉擒
賊黨其魁一卽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
俄還工部侍郎周祖西征爲西南面行營水陸轉運使關右平改陳州刺史會
有內難急召赴闕周祖兵入汴命權判三司廣順初加戶部侍郎未幾拜中書
侍郎平章事仍判三司初漢乾祐中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
屬漢政紊亂潛貯異志屢以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故開國之
初倚以爲相是歲淮陽吏民數千詣闕請立生祠許之穀懇讓得止先是禁牛
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用
又奏罷屯田務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經巢之亂
園廬蕩盡穀生於外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
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爲賢相鄉勳德里二年晨起仆階下傷右臂在告
旬中三上表辭相位周祖不允免朝參視事本司賜白藤肩輿召至便殿勉諭
穀不得已起視事征兗州爲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顯德初加右僕射集賢殿
大學士從世宗征太原遇賊於高平匿山谷中信宿而出追及乘輿世宗慰撫
之世宗將趨太原命穀先調兵食又代符彥卿判太原行府事師還進位司空
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穀以史氏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上言請
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動爲內廷日曆以付史官是歲河大決齊鄆發十
數州丁壯塞之命穀領護刻期就功二年冬議伐南唐以穀爲淮南道行營前
軍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忠武軍節度王彥副之韓令坤以下十二將
率從穀領兵自正陽渡淮先鋒都將白延遇敗吳軍數千于來遠又破千餘人
于山口鎭進攻上窰又敗千餘衆獲其小校數十人長圍壽春南唐遣大將劉
彥貞來援穀召將佐謀曰今援軍已過來遠距壽陽二百里舟檝將及正陽我

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斷橋梁隔絕王師則腹背受敵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戎輅之至初世宗至圍鎮已聞此謀亟走內侍乘驛止之穀已退保正陽仍焚芻糧回軍之際遞相掠奪淮北役夫數百悉陷于壽春世宗聞之怒亟命李重進率師伐之以穀判壽州行府是秋詔歸闕得風痺疾告滿百日累表請致仕優詔不允每軍國大事令中使就第問之四年春吳人壁紫金山築甬道以援壽春不及留數年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為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大悅用其策及淮南平賞賜甚厚出穀疏令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贊以賜之是夏世宗還京扶疾見便殿詔令不拜命坐御坐側以抱疾既久請辭相位世宗怡然顧之謂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棄而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間分義斯在奈何以祿奉為言穀愧謝而退俄以平壽州敘功加爵邑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罷相守司空加邑封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訪以政事五年夏世宗平淮南回賜穀錢百萬米麥五百斛芻粟薪炭等恭帝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趙國公求歸洛邑賜錢二十萬從其請太祖即位遣使就賜器幣建隆元年卒年五十八太祖聞之震悼贈侍中穀為人厚重剛毅深沉有城府雅善談論議政事能近取譬言多詣理辭氣明暢人主為之聳聽人有難必救有恩必報好汲引寒士多至顯位與韓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穀後果如其言李昉嘗為穀記室在淮上被病先歸穀視之曰子他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司空周顯德中熙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穀歸洛中昭義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是穀受之既而筠叛穀憂恚而終子吉至補闕拱至太子中允

昝居潤博州高唐人善書計後唐長興中隸樞密院為小吏以謹愿稱晉初出掌滑州廩庾遂補牙職會景延廣留守西洛署為右職延廣卒居潤往依陝帥白文珂文珂致仕乃表薦居潤於周祖時世宗尹京詔以補府中要職即位擢為軍器庫使從征高平以功遷客省使知青州從向拱西征為行營都監秦鳳平以居潤為秦州歷知鳳翔河中府顯德三年秩遷內客省使代王朴知開封府四年從幸壽州命為副留守十月幸淮上以居潤為宣徽北院使兼副留守五年夏南征還復判開封府六年征關南為東京副留守及吳廷祚出塞河命居潤權知開封府事廷祚為樞密使真判開封府改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傅太祖立加檢校太尉及征澤潞命赴澶州巡警師還權知鎮州加左領軍衛上將軍建隆二年又權知澶州八月拜義武軍節度在鎮數年得風痺詔還京師乾德四年卒年五十九贈太師居潤性明敏有節概篤於行義初晉室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至則為遼人所執遼人在洛者遽欲恣摽掠延廣僚吏部曲悉遁獨居潤力保護其家以安居潤與太祖同事世宗情好款洽嘗薦沈倫於太祖以為純謹可用後至宰相世稱其知人子惟質至內園使弟居濟至水部員外郎大中祥符三年錄其孫建中為三班借職

竇貞固字體仁同州白水人父專後唐左諫議大夫貞固初能屬文同光中舉進士補萬全主簿丁內艱去官服除授河東節度推官時晉祖在藩以貞固廉介甚重之及即位擢為戶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就拜中書舍人天福三年詔百僚各上封事貞固疏曰臣聞舉善為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豈有隱淪昭代用材政理固無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譽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為國之要進賢是先陛下方樹丕基宜求多士乞降詔百僚令各司議定一人有何能識堪何職官朝廷依奏用之若能符薦引果謂當才所奏之官望加獎賞如乖其舉或涉徇私所奏之官宜加黜罰自然官由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敢陳狂狷書奏帝深嘉之命所司著為令典明年改御史中丞與太常卿崔棁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同詳定正冬朝會禮節樂章及二舞行列歷刑部門下二侍郎少帝即位拜工部尚書遷禮部尚書知貢舉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晝晷短難盡士材奏復夜試擇士平允時論稱之改刑

部尚書。出爲潁州團練使。歲餘。復拜刑部尚書。漢祖入汴。貞固與禮部尚書王松率百官見于滎陽。西漢祖尉勞。久之。初營宗廟。帝以姓自漢出。遂襲國號。尊光武爲始祖。并親廟爲五。詔羣臣議。貞固上言曰。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祀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及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爲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論者以天子建國。各從其所起。堯自唐侯。禹生大夏是也。立廟皆祖其有功。商之契。周之后稷。魏之武帝。晉之三廟是也。高祖起於晉陽。而追嗣兩漢。徒以同姓爲遠祖。甚非其義。貞固又以四親匹庶上合高光。失之彌遠矣。但援立親廟可也。餘皆非禮。俄遷吏部尚書。初。帝與貞固同事晉祖。甚相得。時蘇逢吉蘇禹珪自霸府僚佐。驟居相位。思得舊臣冠首以貞固持重寡言。有時望。乃拜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貞固少時中蠱若贅在喉中。常鯁悶。及爲相日。因大吐。有物狀蜥蜴。落銀盤中。毒氣衝盤。焚於中衢。臭聞百步。外人皆異之。隱帝卽位。加司徒。改本貫永安鄉爲賢相鄉。班瑞里爲勳貴里。楊邠史弘肇王章樹黨恣橫。專權凌上。貞固但端莊自持。不能規救。周祖兵起。貞固與蘇逢吉奉隱帝兵次于野。敗。逢吉倉黃自殺。貞固遂詣周祖。周祖稱太后制。委貞固與蘇禹珪王峻同掌軍國政事。周祖登位。加兼侍中。會以馮道爲首相。改監修國史。俄罷相。守司徒。封沂國公。世宗卽位。以范質爲司徒。貞固遂歸洛陽。輸課役。齒爲編民。貞固不能堪。愬於留守向拱。拱不聽。宋初。以前三公赴闕陪位。詣范質求任東宮三少預朝請。質不爲奏。乃還洛放曠山水。與布衣輩攜妓載酒以自適。開寶二年。病困。自爲墓誌。卒年七十八。

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敬宗子郇王瑋十世孫。祖鎭。臨濮令。父元。將作監。朱梁革命。元以宗室懼禍。挈濤避地湖南。依馬殷。署濤衡陽令。濤從父兄郁仕梁爲閤門使。上言濤父子旅湖湘。詔殷遣歸京師。補河陽令。後唐天成初。舉進士甲科。自晉州從事拜監察御史。遷右補闕。宋王從厚鎭鄴。以濤爲魏博觀察判官。歲餘。入爲起居舍人。晉天福初。改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晉祖幸大梁。張從賓以盟津叛。陷洛陽。扼虎牢。故齊王全義子張繼祚者實黨之。晉祖將族其家。濤上疏曰。全義歷事累朝。頗著功效。當巢蔡之亂。京師爲墟。全義手披荊棘再造都邑。垂五十年。洛民賴之。乞以全義之故。止罪繼祚妻子。從之。嘗奉詔爲宋州括田使。前雄州刺史袁正辭齎束帛遺濤。以田園爲託。濤表其事。晉祖嘉之。正辭坐降一階。濤遷浚儀令。改比部郎中鹽判官。改刑部郎中。涇帥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其罪。濤伏閤抗疏請寘於法。晉祖召見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笏如初。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晉祖不能答。卽拂衣起。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濤歸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先是。范延光據鄴叛。晉祖賜鐵券。許以不死。終亦不免。故濤引之。晉祖崩。濤坐不赴臨停。未幾。起爲洛陽令。遷屯田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會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爲濤危之。濤詣其帳通刺謁見。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神氣自若。漢祖起義至洛。濤自汴奉百官表入對。漢祖問京師財賦。從契丹去後。所存幾何。濤具對稱旨。漢祖嘉之。至汴以爲翰林學士。杜重威據鄴叛。高祖命高行周慕容彥超討之。二師不協。濤密疏請親征。高祖覽奏。以濤堪任宰輔。卽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隱帝卽位。楊邠周祖共掌機密。史弘肇握兵柄。與武德使李鄴等中外爭權。互作威福。濤疏請出邠等藩鎭。以清朝政。隱帝不能決。白于太后。太后召邠等諭之。反爲所構。免相歸第。時中書廚釜鳴者數四。濤尋寢閣中。夢嚴飾廳事。羣吏趨走云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既寤。心異之。數日。濤罷。以邠爲相兼樞密使。及周祖舉兵。太后倉皇涕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周初。起爲太子賓客。歷刑部戶

部二尚書世宗晏駕爲山陵副使恭帝即位封莒國公宋初拜兵部尚書建隆二年濤被病有軍校尹勳董浚五丈河陳留丁壯夜潰勳擅斬隊長陳琲等十人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刵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勳以謝百姓家人謂濤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之濤憤言曰人孰無死但我爲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烏得不奏太祖覽奏嘉之詔削奪勳官爵配隸許州濤卒年六十四贈右僕射濤慷慨有大志以經綸爲己任工爲詩筆札遒媚性滑稽善諧謔亦未嘗忤物居家以孝友聞景德三年其孫惟勤詣闕自陳詔授許州司士參軍子承休至尚書水部郎中承休子仲容

濤弟澣字日新幼聰敏慕王楊盧駱爲文章後唐長興初吳越王錢鏐卒詔兵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令澣代草凡萬餘言文彩遒麗時輩稱之秦王從榮召至幕中從榮敗勤歸田里久之起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拜右拾遺俄召爲翰林學士會廢學士院出爲吏部員外郎還禮部郎中知制誥復置翰林還中書舍人再爲學士時濤在西掖縉紳榮之契丹入汴澣與同職徐台符俱陷塞北永康王兀欲襲位置澣宣政學士殿兀欲死述律立以其妻族蕭海貞爲幽州節度使海貞與澣相善澣乘間諷海貞以南歸之計海貞納之周廣順二年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焉遣諜者田重齎詔慰撫仍命澣通信澣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請速行之屬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澣在契丹嘗逃歸爲其所獲防禦彌謹契丹應曆十二年六月卒時建隆三年也濤收澣文章編之爲丁年集澣二子承確主客郎中承續職方郎中

仲容字儀父舉進士甲科除大理評事知三原縣累擢監察御史爲殿試進士考官眞宗問題義對稱旨詔試中書擢左司諫直史館天聖中以起居郎爲知制誥累遷右諫議大夫在西掖八年次當補學士而不爲宰相張士遜所喜罷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判史館司農寺復知制誥及石中立張觀補學士始以爲翰林侍讀學士久之兼龍圖閣學士至戶部侍郎卒仲容性醇易喜飲酒不與物忤與人言未嘗及勢利三弟早卒字其諸孤十餘人如己子當世稱其長者然於吏事非所長自集制草爲冠鳳集十二卷

王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性介特寡合曾祖朏唐劍州刺史祖遠連州刺史父貫唐州刺史易簡少好學工詩會僖宗幸蜀長安兵亂避地山谷梁乾化中邵王友誨鎭陝易簡舉進士詣府拔解友誨贈錢二十萬明年遂擢第復隱華山邠帥韓恭辟觀察支使府罷華帥李保衡復辟從事踰年尹皓代保衡易簡仍在幕府會朱友謙以河中叛歸莊宗攻華州甚急城中危懼咸請築月城以自固皓恃勇不聽下令曰有敢復言者斬易簡固請迺許板築始畢外城果壞軍民賴之會夜不能攻友謙遂遁去皓卒易簡歸田里久之召爲著作郎數月棄去復召爲右拾遺上書忤旨出爲鄧州節度推官後唐同光中遣魏王繼岌伐蜀以宰相郭崇韜爲招討使辟易簡爲巡官改魏王都督府記室參軍明宗即位周帥羅周恭辟爲掌書記府罷退居華陰作小隱詩二十首幷序以見志好事者多傳誦秦王從榮聞而重之謂宰相馮道李愚曰易簡有才豈宜久居外地即召爲祠部員外郎改水部郎中知制誥府中書舍人晉初賜金紫判弘文館史館事晉祖爲治務求速效易簡上漸治論以諫之詔書褒答以論付史館及廢翰林學士易簡兼知內制又拜御史中丞歷右丞吏部侍郎左丞判吏部銓嘗上言選門格敕條件具存藩府官僚習熟者少凡給文解未曉規程以致選人詣都親求解樣往來跋涉重可傷閔傳寫少差旋復駁放乞自今委南曹詳定解樣兼錄長定格取解條下諸州板置州院門每取解時準條式遵行從之晉祖在大梁臺省湫隘易簡奏舉故事一歲得元省錢二百萬繕治省署及造器物號爲舉職周朝諱簡易止名易廣順初還禮部尚書是冬合三銓爲一令易簡權判俄改刑部尚書周祖將親郊命判兵部會冊四廟命爲副使周祖晏駕爲山陵副使顯德四年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歸鄉里宋初召加少傅所居華陰構一鳴堂二品樓優遊自適建隆四年四月無疾卒年七十九子景讓進士及第至尚書郎

趙上交涿州范陽人本名遠字上交避漢祖諱遂以字稱祖光鄴鄂州錄事參軍父簡章涿州司馬上交身長七尺黑色美風儀善談論負才任氣爲鄉里所

推後唐同光中嘗詣中山千王都有和少微者亦在都門下忌之頗毁訾上交都遂不爲禮上交不得志因南游洛陽與中官驃騎大將軍馬紹宏善紹宏領北面轉運制置大使表爲判官遷殿中丞秦王從榮開府兼判軍衞以上交爲虞部員外郎充六軍諸衞推官李澣張沆魚崇遠皆白衣在秦府悉與上交友善累遷司封郎中充判官從榮素豪邁不遵禮法好昵羣小上交從容言曰王位尊嚴當修令德以慰民望王忍爲此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之事乎從榮怒出之歷涇秦二鎭州節度判官從榮及禍僚屬皆坐斥上交由是知名晉初召爲左司郎中度支判官歷右諫議大夫會廢翰林學士以上交爲中書舍人知內外制遷刑部侍郎嘗上言伏覩長興中詔書州縣官在任詳讞刑獄昭雪人命者不限歲月赴選許令超資注官仍賜章服諸道州府給付公驗躬赴行部投狀隨給優牒庶絕欺罔以存激勸載詳元詔止言州縣未該內外職司乞自今但能雪活冤獄不限中外官並加旌賞諸道州縣委長吏抄案以聞俟本人考滿即詣刑部投狀毋得隔越年歲庶使內外同律詔從之俄遷戶部侍郎拜御史中丞彈舉無所阿避契丹入汴立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爲帝以禮部尚書王崧爲左丞相上交爲右丞相契丹去上交請去僞號稱梁王漢祖將至從益遣上交馳表獻款授檢校禮部尚書太僕卿還祕書監周祖監國命太師馮道迎湘陰公于徐州以上交副之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貢士上交申明條制頗爲精密始復糊名考校擢扈載甲科及取梁周翰董淳之流時稱得士轉戶部侍郎明年再知舉謗議紛然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常薦童子上交拒之峻怒奏上交選士失實貶商州司馬朝議以爲太重會峻貶乃止但坐所取士李觀侯璨賦落韻改太子詹事顯德初還賓客二年拜吏部侍郎多請告不朝時出游別墅世宗因問陶穀曰上交豈衰老乎穀對曰上交昔掌貢舉放鬻市家子李觀及第受所獻名園多植花卉優游自適世宗怒免其官宋初起爲尚書右丞建隆二年正月卒年六十七上交所莅官以幹聞當時稱有公輔器尤好吟詠有集二十卷張昭爲序子曮字可畏七歲喪母過哀十二能屬文與兄畯同舉進士未成名而兄夭遂以蔭補千牛備身歷祕書郎殿中丞著作郎卒年二十六有集十卷太宗嘗取以入內

張錫福州閩縣人梁末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爲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于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于法同光末趙在禮舉兵於鄴瀕河諸州多構亂錫權知州事即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後爲淄州令不畏強禦專務愛民刺史有所徵不答由是銜之及代白其事於宰相馮道道知錫介直即奏召爲監察御史出爲陝虢觀察判官晉開運二年拜右補闕歷起居郎刑部員外郎開封府判官淩儀令司門駕部二郎中並以清節聞周顯德中以老疾求解官授右諫議大夫致政宋初改給事中錫無子宰相范質嘗兄事之館於別墅錫以執政之門不欲久處往依鄉人鄧州觀察判官黃保緒建隆二年六月卒于穰下

張鑄字司化河南洛陽人性清介不事生產曾祖居鄉祖裼父文蔚在唐俱舉進士裼至翰林學士承旨天平軍節度檢校吏部尚書文蔚中書侍郎平章事五代史有傳鑄梁貞明三年舉進士補福昌衞集賢校理拜監察御史遷殿侍御史仕後唐歷起居郎金部員外郎賜緋改右司員外郎明宗初轉金部郎中賜金紫嘗上言曰國家以務農爲本守令以勸課爲先廣闢田疇用實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戶方事墾闢甫成生計種田未至二頃植木未及十年縣司以定色役民畏責斂捨之而去殊乖撫恤之方徒設招攜之令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俟及五頃已上三年外始聽差科從之使兩浙還遷考功郎中晉天福初福州王延羲奉表稱藩遣鑄持節冊爲閩國王少帝即位改河南令開運二年召爲太常少卿避曾祖諱不拜改祕書少監判太常寺踰年轉右庶子分司西京周廣順初入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使朗州顯德三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光祿卿又以祖名請避改祕書監判光祿寺宋初加檢校刑部尚書建隆四年卒年七十二鑄美姿儀善筆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冊文皆詔鑄書之及卒身無兼衣家人鬻其服馬圖

圖得錢十萬以葬。

邊歸讜字安正，幽州薊人。父退思，檀州刺史。歸讜弱冠以儒學名。後唐末，客游并汾，晉祖鎮太原，召置門下，表爲河東節度推官、試秘書省校書郎，改太原府推官、試大理評事。天福初，拜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充戶部判官，遷水部郎中，賜金紫，拜比部郎中、知制誥，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嘗上言：「使臣經過州縣，券料外妄自徵需，以豐傔從，多索人驢，用遞行李，挾命爲勢，淩下作威，供億稍遲，即加鞭箠，吏民受辱，寧免怨嗟。欲望察訪得情，嚴示懲戒。」從之。俄遷右散騎常侍。漢初，歷禮部、刑部二侍郎。時史弘肇怙權專殺，閭里告訐成風，歸讜言曰：「邇來有匿名書及言風聞事，構害善良，有傷風化，遂使貪吏得以報復私怨，讒夫得以肆其虛誕。請明行條制，禁遏誣罔，凡顯有披論，具陳姓名，其匿名書及風聞事者，並望止絕。」論者韙之。周廣順初，還兵部、戶部二侍郎。世宗聞其亮直，擢爲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以備顧問，就轉左丞。世宗以累朝以來憲綱不振，命爲御史中丞。歸讜雖號廉直，而性剛介，言多忤物。顯德三年冬，大宴廣德殿，歸讜酒酣，揚袂言曰：「至於一梧而已。」世宗命黃門扶出之。歸讜回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守微者，本村民，因獻策擢拾遺，有妻復娶，又言捗指斥，坐決杖配流，故歸讜語及之。翌日，伏閣請罪，詔釋之，仍於閤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五年秋，歸讜與百官班廣德殿門外，忽厲聲聞於帝，詔奪一季奉。宋初，還刑部尚書。建隆三年，告老，拜戶部尚書致仕。乾德二年卒，年五十七。子定，雍熙二年進士及第。

劉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性重厚方正，動遵禮法。唐武德功臣政會之後。叔祖崇望，相昭宗。父岳，後唐太常卿。溫叟七歲能屬文，善楷隸。岳時退居洛中，語家人曰：「吾兒風骨秀異，所未知者壽耳。今世難未息，得與老夫皆爲溫洛之叟足矣。」故名之溫叟。以蔭補國子四門助教、河南府文學。清泰中，爲左拾遺、內供奉，以母老乞歸就養，改監察御史、分司。時臺署廢弛，溫叟作新之。未幾，召爲右補闕。晉初，王松權知青州，表爲判官，加朝散階，入爲主客員外郎。少帝領開封尹，奏爲巡官，命典文翰，又改廣晉府巡官。少帝即位，拜刑部郎中，賜金紫，改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初，岳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既受命，歸爲母壽，候立堂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即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愴累日，不忍見溫叟。歲滿，加知制誥。契丹入汴，溫叟懼隨契丹北遷，與承旨張允共上表求解職。契丹主怒，欲出允等爲縣令。趙延壽曰：「若學士才不稱職求解者，守本官可也，不可加貶出。」遂得罷職出院。漢祖南下，溫叟自洛從至鄭州，稱疾不行。及入汴，溫叟久之方至，授駕部郎中。周初，拜左諫議大夫。逾年，改中書舍人，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顯德初，還禮部侍郎，知貢舉，得進士十六人。有譖于帝者，帝怒，黜十二人，左遷太子詹事。溫叟實無私，後數年，其被黜者相繼登第。溫叟與張昭同修漢隱帝及周祖實錄。恭帝即位，還工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宋初，改刑部。建隆九年，拜御史中丞。丁內艱，退居西洛，旋復本官。三年，兼判吏部銓。因上言曰：「伏見兩京百司，漸乏舊人，多隳故事，雖檢閱具存於往冊，而舉行須在於攸司。蓋因年限得官歸司者，例與減選，冬集赴調，授任者尋又出京，兼有裁滿初官，不還舊局，但稱前資，用圖免役。又有嘗因停任，切欲歸司，而元敕不該，無由復職，遂使在司者失於教習，歷事者難於追還。伏望自今諸司職掌除官勒留及歸司者，如理減外欠三選以下，仍須在司執行公事及三十月，即許赴集；如理選外欠三選以上及在官不成資考者，即准元敕處分。若在任停官及在司停職者，經恩後於刑部出給雪牒，却勒歸司，如無闕員，即令守闕，餘依敕格處分。」一日晚歸，由闕前，太祖方與中黃門數人偶登明德門西闕，前騶者潛知之，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如常過闕。翌日請對，具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制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太祖善之。憲府舊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物充。溫叟惡其名，不取。任臺丞十二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貧，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溫叟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五代以來，言執禮者惟溫叟焉。立朝有德望，精賞鑒，門生中尤器楊徽之、趙鄰幾，後皆爲名士。苑杲幼時嘗以文贄

溫叟大加稱獎，以女妻之。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即遺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是秋，太宗侍宴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太祖再三賞歎。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言：「當今大臣罕有其比。」因問炤當得何官，宰相言免選以為厚恩。帝曰：「其父有清操，錄其子登朝，庶足示勸。」擢炤太子右贊善大夫，歷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江南轉運司，入朝為司封郎中。炳、燁並進士及第。

燁字耀卿，進士及第，積官祕書省著作郎、知龍門縣。羣盜殺人，燁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亡去，皆斬之，衆服其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真宗問曙治狀，與淩策孰愈。燁曰：「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盜賊竊發，非誅殺不能禁。然曙所行，亦未嘗出陛下法外。」帝善之。天禧元年，始置監官。帝謂宰相曰：「諫官、御史當識朝廷大體。」於是以燁為右正言。會歲荐饑，河決滑州，大興力役，餓殍相望。燁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都城東南有泉出，民爭傳可以已疾，詔即其地建祥源觀。燁言其詭妄不經，且亢旱不可興土木以營不急。又請罷提點刑獄，禁民棄父母事佛老者，皆不報。表請補外，帝以燁屢言事，乃以判三司戶部勾院，出安撫京西，還，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遷右司諫。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吏部流內銓。請京朝官遭父母憂官司毋得奏留，故事當起復者，如舊。因詔益、梓、利、夔路長吏仍舊奏裁，餘乞免持服者，論其罪。改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提舉諸司庫務，權發遣開封府事，累遷刑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河中府，卒。初，王曙坐寇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嘗善河中處士李瀆。瀆死，為陳其高行，詔以著作郎贈之。唐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儁以下，仕者相繼，而世牒具存焉。子几。

几字伯壽，以燁任為將作監主簿。生而豪儁，長折節讀書，第進士，從范仲淹辟，通判邠州。邠地鹵，民病遠汲，几浚渠引水注城中。役興，客曰：「自郭汾陽城此州，苟外水可釃，何待今日？無為虛費勞人也。」几不答。未幾，水果至，鑿五池于通逵，民大便利。孫沔薦其才，老將帥，換如京使、知寧州。俗喜巫，軍校仗妖法結其徒亂，有日。几使他兵伏壘門，以伺夜半，盡禽之。加本路兵馬鈐轄、知邠州。儂智高犯嶺南，几上書願自効，以為廣東西捉殺。道聞蔣偕、張忠戰歿，疾馳至長沙，見狄青曰：「賊若退守巢穴，瘴毒方興，當班師以俟再舉，若恃勝求戰，此成擒耳。」賊果悉衆來大戰于歸仁鋪，前鋒孫節死，几以右軍搏鬬，自辰至巳，勝負未決。几言於青，出勁騎五千張左右翼，擣其中堅，賊駭潰。進皇城使、知涇州。陛見，辭以母老，丐復文階。歸養，仁宗諭之曰：「涇內地也，將母莫便焉。」命特賜冠帔，領循州刺史。遷西上閤門使，再歸郎中班。曾公亮薦之，復以嘉州團練使為太原、涇原路總管。夏人寇用亮堡，轉運使陳述古擿渭帥，几移文索援兵，不聽，率諸將偕請，又不聽，乃趣以手書。述古怒，移几為鳳翔，且劾生事。朝廷以總管非轉運使所得徙置，遣御史出按，述古黜，几亦改鄜州，召判三班院。邊吏告夏人趣大順，英宗問几，几曰：「大順天險，非夏人可得近，正恐與趙明為鏖爾。」帝曰：「明之子奔馬入城，幾為所掩，卿料敵一何神也。」以為秦鳳總管。神宗即位，轉四方館使、知保州，治狀為河北第一。踰六年，即請老，還為祕書監，致仕。元豐三年，祀明堂，大臣言几知音，詔詣太常定雅樂。几曰：「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廢，請增之。」樂成，予一子官。几得謝二十年，放曠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者，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間與人語邊事，謂張耒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此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耒敬識其語。再加通議大夫，卒，年八十一。

几篤於風義，推父遺恩官從兄，已得任子，必先兄弟子之孤者。其議樂律最善，以為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猶以古冠服加於今人，安得而稱？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而考於聲則不諧。嘗游佛寺，聞鐘聲，曰：「聲澌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

在保州閭角壘曰宮徵而商離至秋守臣憂之及期几遇疾然所學頗雜鄭衛云

劉濤字德潤徐州彭城人後唐天成中舉進士釋褐爲鳳翔掌書記拜右拾遺賜緋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章詞理鄙俗仍犯廟諱濤上言請正其罪雖不允時論是之出爲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召爲左補闕遷起居舍人晉天福初改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遷工部郎中賜金紫歷度支職方二郎中掌左藏庫時少帝奢侈常以銀易金廣其器皿李崧判三司令上庫金之數及崧以元簿較之少數千鎰崧責曰帑庫通式一曰不受虛數毫釐則有重典濤曰帑司常有報不盡數以備宣索崧令有司劾濤濤事迫以情告樞密使桑維翰乃止罰一月奉漢初宰相蘇禹珪薦爲中書舍人周廣順中坐令子監察御史頊代草誥命左遷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頊亦貶復州司戶顯德初就改太常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四年再知貢舉樞密使王朴嘗薦童子劉譜於濤濤不納朴銜之時世宗南征在迎鑾濤引新及第人赴行在朴時留守上都飛章言濤取士不精世宗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黜者七人濤坐責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恭帝即位遷右詹事濤性剛毅不撓素與宰相范質不協常鬱鬱不得志遂退居洛陽之清化里杜門以書史自娛太祖素知濤履行開寶二年召赴闕以老病求退授祕書監致仕年七十二卒清泰初中書舍人盧導受詔主文將鎖宿濤力薦薛居正以爲文章器業必至台輔導取之後果爲相世稱其知人頊子歲晟子訥暉並進士及第至屯田員外郎訥爲殿中侍御史

邊光範字子儀幷州陽曲人性謙退和雅有吏材父仁嗣忠武軍節度副使光範後唐天成二年起家榆次令召爲殿中丞賜緋長興四年改太常丞丁內艱晉天福初服闋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北京留守判官兼侍御史二年拜太府少卿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入留中不出俄爲冊秦王李從曮副使張從恩以外戚爲河南尹奏授判官還祕書監兼御史中丞入拜大理少卿少帝尹京改衛尉少卿充開封府判官又改光祿少卿廣晉府判官賜金紫少帝即位拜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事遷給事中會蝗災遣使亳州括借軍糧稱爲平允時與契丹失歡河朔連兵命光範出使修好會契丹復南入光範行至趙州召還開運元年權知鄭州拜左散騎常侍二年入爲樞密直學士少帝以光範藩邸舊僚待遇尤厚因游宴見光範位翰林學士下即日拜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仍直樞密院漢初改檢校刑部尚書衛尉卿上言伏見朝廷除刺史不限年月或未及期年又聞除代往來跋涉豈暇撫懷望愼選良牧立定年限以責輯綏之效疏入不報乾祐二年連使宋州虞城汝州襄城按視民田之傷稼者是冬爲吳越加恩使周廣順初出知陳州還祕書監俄召拜御史中丞賜襲衣銀器繒綵鞍勒馬復爲禮部侍郎時禮部侍郎於貢部或掌或否光範拜官將及秋試乃言於執政曰單門偶進何言名第若他曹公事光範不敢辭若處文衡校閱名賢品藻優劣非下走所能執政曰公晉末爲翰林樞密直學士勿避事也及期光範辭疾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時論多其自知世宗即位改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俄遷戶部顯德三年命往大名檢民田五年遣使普均租稅光範詣宋州時韓通掌禁兵領宋師修汴堤訪郡民皆言光範均平之狀乃具以聞世宗嘉之宋初征澤潞命光範爲前軍轉運計度鄭洛汝孟懷芻糧秋拜太常卿時張昭爲吏部尚書朝議以其耆老令光範簽判選事建隆四年襄州節度慕容延釗征湖南以光範權知州事路當衝會餉饋無闕是冬郊祀召還會延釗卒復知襄州大軍數萬由陜路討蜀出漢上光範復當供億人不知勞嘗舉本鎭判官李椒爲殿中侍御史椒後坐事除籍光範左遷太子賓客仍知襄州五年兼橋道使朝廷遣使督治道常六七輩一使所調發民皆數百人吏緣爲姦多私取民課所發不充數而道益不修光範計其工以州卒代民官給器用役不淹久人以無擾詔書褒美開寶四年復判吏部銓曹御史中丞劉溫叟卒以光範判御史臺事數月眞拜中丞六年以疾解銓曹任卒年七十三光範性至孝謙退和易雅有吏幹母病疽光範嘗吮之景

德中錄其孫易從同學究出身

劉載字德輿涿州范陽人唐盧龍節度濟之六世宗父昭下蔡令載後唐清泰中舉進士晉初解褐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賜緋拜左拾遺集賢殿直學士漢初爲殿中侍御史丁內艱服闋復拜舊官判西京留臺改倉部員外郎嘗著五論曰爲君爲相爲將去讒納諫頗爲文士所稱周世宗初擢知制誥顯德三年拜右諫議大夫與右拾遺鄭起尚書博士李寧同校道書遷給事中使許州定田租俄賜金紫爲魏王符彥卿加恩國信使宋初浚五丈河自陳橋達曹州之西境命護其役建隆四年貝州節度使張光翰來朝遣載權知州事光翰歸鎮載還知貢舉乾德初掌建安榷貨務六年就爲江南國主生辰使召還令知鎮州開寶四年坐與何繼筠不協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十年不召嘗受詔權點檢州事太平興國初復入爲給事中三年出知襄州六年代還告老改工部侍郎致仕乃賜一子出身八年卒年七十一載尤好學博通史傳善屬文嘗受詔撰明憲皇后諡冊文又作弔戰國賦萬餘言行於世雅信釋典敦尚名節子宗言至比部郎中宗望景德二年進士及第大中祥符四年其孫介以載文集來獻以爲試將作主簿

程羽字沖遠深州陸澤人少好學能屬文晉天福中擢進士第授陽穀主簿歷虞鄉醴泉新都令皆有政績開寶中選爲兩使判官入對太祖詢以時事敷奏稱旨擢著作郎出知興州踰年改知興元府闕　八年詔歸闕以本官領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蒞事恪謹時太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卽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爲政寬簡蜀人便之入朝拜禮部侍郎上欲優以清職故事端明殿設學士二員居翰林學士上專備顧問馮道趙鳳始居是職累朝因之及是卽殿名以羽爲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下且卽泰寧坊營第以賜之太平興國五年典試貢士御試得人居多六年以老疾求解職拜兵部侍郎未幾致仕仍給全奉雍熙元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子帝振以蔭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元年卒其子適賜同學究出身從孫琳別傳

論曰五季爲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君猶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爲常故唐方滅卽北面于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君子傷之此雜臣傳所繇立也李轂邊歸讜竇貞固李濤輩或在廟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轂以籌策自名乃不能料藝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餽遺懼其見殺遂以憂死又何繆邪嗚呼魏苑粲齊顏見遠宜見褒於前史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二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二

張昭　竇儀弟儼偁　呂餘慶

劉熙古子蒙正蒙叟　石熙載子中立　李穆弟肅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自言漢常山王耳之後世居濮州范縣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卽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鋒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招直署賓職師範降梁直脫難北歸以周易春秋教授學者自遠而至時號遺逸先生昭始十歲能誦古樂府詠史詩百餘篇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步闊視以爲馬鄭不已若也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爲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榷乃授昭荀紀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史五七年間能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又注十代興亡論處亂世躬耕負米以養親後唐莊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効軍門昭因至魏攜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卽署府推官同光初奏授眞秩加監察御史裏行憲爲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之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靦顏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時有害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衆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爲勝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官賜緋天成三年改安義軍節度掌書記時以武王莊宗實錄未修詔正國節度盧質西川節度副使何瓚祕書監韓彥輝續錄事迹瓚上言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皇制詔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送史館拜昭爲左補闕史館修撰委之撰錄昭以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爲紀年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遷都官員外郎時皇子競尙奢侈昭疏諫曰帝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儻非天資英敏識本淸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豫爲教道何以置之盤牙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盡喜無藉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妾出則廣增僕馬親賓滿坐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諂諛者多以此而欲訖以主治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陛下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錄奏聞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臣又聞古之人君卽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愿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太宗睿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王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庶嫡而爲禮秩據親疏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徼幸保宗之道莫大於斯明宗覽疏而不用四年上武王以來功臣列傳三十卷以本官知制誥明宗好畋獵昭疏諫曰太祖初鎭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畋遊自適自先帝因圖啓祚纘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乘之儀而猶因襲舊風失其威重驅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爲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驂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途凍滑萬一有銜橛之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尙梗彼初聞陛下革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遊近甸彼卽以爲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

打鹿射鴈之事新敗軌傾轍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陛下以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爲法之弊靡不由玆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愼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疏奏明宗嘉納之長興二年丁內艱賻絹布五十匹米麥五十石昭性至孝明宗聞其居喪哀毀復賜以錢幣服除改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上言乞復本朝故事置觀察使察民疾苦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並從之又奏請勸農耕及置常平倉等數事明宗方務聽納昭復上疏曰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先儒之丕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前經之至戒究觀列辟莫不以驕矜怠惰有虧聖德恭惟太宗貞觀之初元宗開元之際焦勞庶政以致太平及國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忘守約之道或貽執簡之譏陛下以慈儉化天下以禮法檢臣隣絀姦邪之黨延正直之論務遵純儉以節浮費信賞必罰至公無私其創業垂統之基如貞觀開元之始然陛下有始有終無荒無怠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爲陛下陳之夫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嬖寵審於姦佞推是八審以決萬機庶可以臻至治明宗覽之稱善清泰中改駕部郎中知制誥撰皇后冊文遷中書舍人賜金紫二年召判史館兼點閱三館書籍校正添補預修明宗實錄成三十卷以獻三年遷禮部侍郎改御史中丞晉天福初從幸汴州昭請創宮闕名額及振舉朝綱條疏百司廨舍二年改戶部侍郎宰相桑維翰薦爲翰林學士內署故事以先後入爲次不繫官序特詔昭立位次承旨崔棁晉祖常幸內署與昭語及幷魏舊事甚重之錫賚頗厚直以昭故授著作佐郎致仕至是卒歸西洛賻賜加等五年服闋召爲戶部侍郎以唐史未成詔與呂琦崔棁等續成之別置史館命昭兼判院事昭又撰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上之改兵部侍郎八年遷吏部判東銓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開運二年秋唐書成二百卷加金紫階進爵邑三年拜尚書右丞判流內銓權知貢舉漢初復爲吏部侍郎時追尊六廟定諡號樂章武曲命昭權判太常卿事月餘卽真乾祐二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少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比羣小昭上言請聽政之暇數召儒臣講論經義周廣順初拜戶部尚書子秉陽爲翟陽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奉表引咎左遷太子賓客歲餘復舊官嘗奏請興制舉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治達於教化三科職官士流黃衣草澤並許應詔諸州依貢舉體式量試策論三道共以三千字以上爲准考其文理俱優解送尚書吏部其登朝之官亦聽自舉從之顯德元年遷兵部尚書世宗以昭舊德甚重焉二年表求致仕優詔不允促其入謁嘗詔撰制旨兵法十卷又撰周祖實錄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後唐閔帝廢帝漢隱帝五朝實錄梁二主年祀寖遠事皆遺失遂不克修餘三帝實錄皆藏史閣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爲鑒戒世宗善之詔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及問六璽所出幷議三禮圖祭玉文鼎釜等昭援引經據時稱其該博恭帝卽位封舒國公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郊祀昭爲鹵簿使奏復宮闕廟門郊壇夜警晨嚴之制禮畢進封鄭國公與翰林承旨陶穀同掌選穀嘗誣奏事引昭爲證昭免冠抗論太祖不說遂三拜章告老以本官致仕改封陳國公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九昭博通學術書無不覽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釋老之說藏書數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晉至宋專筆削典章之任嶺南平擒劉鋹將獻俘莫能知其禮時昭以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家問之昭方臥病口占以授使者著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子秉圖進士及第秉謙至尚書郎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曾祖遜玉田令祖思恭嬀州司馬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祐末起家幽州掾歷沂鄧安同鄭華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爲戶部郎中賜金紫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致仕儀十五能屬

文晉天福中舉進士侍衞軍帥景延廣領夔州節度表爲記室延廣後歷滑陝孟鄆四鎮儀並爲從事開運中楊光遠以青州叛時契丹南侵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光遠與儒遣人引契丹輕騎於馬家渡渡河時延廣掌衞兵顏衎知州事即遣儀入奏儀謂執政曰昨與衎論事勢有所預慮所以乘驛晝夜不息而來國家若不以良將重兵控博州渡必恐儒引契丹踰東岸與光遠兵合則河南危矣俄而儒果導契丹渡河增置壘柵少帝軍河上即遣李守貞等率兵萬人水陸並進守汶陽據要害契丹果大至擊走之漢初召爲左補闕禮部員外郎周廣順初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未幾召爲翰林學士周祖幸南御莊宴射坐中賜金紫歷駕部郎中給事中並充職劉溫叟知貢舉所取生有覆落者加儀禮部侍郎權知貢舉儀上言請依晉天福五年制廢明經童子科進士省卷令納五軸以上不得有神道碑誌之類帖經對義有三通爲合格却復盡試其落第者分爲五等以詞理紕繆之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其次爲第四殿三舉以次稍可者爲第三第二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其學究請併周易尚書爲一科各對墨義三十道毛詩依舊爲一科亦對墨義六十道及第後並減爲七選集諸科舉人第一場十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二場內有九否殿一舉解試之官坐其罪進士請解加試論一首以五百言以上爲準奏可俄以父病上表解官世宗親加慰撫手封金丹俾賜其父父卒歸葬洛陽詔賜錢三十萬米麥三百斛終喪召拜端明殿學士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餉饋不繼將罪之宰相范質救解得免淮南平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恭帝即位遷兵部侍郎充職俄使南唐既至將宣詔會雨雪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儀獲將國命不敢失舊禮儻以霑服失容請俟他日景即拜命於庭建隆元年秋遷工部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爲三十卷會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並罷越三日始命趙普平章事制書既下太祖問翰林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署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相位不可以久虛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署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太祖曰儀言是也即命太宗署敕賜之俄加禮部尚書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合爲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宮三師爲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爲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議是之四年秋知貢舉是冬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竇氏五龍初周祖平兗州議將盡誅脅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請於周祖皆得全活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閔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侃漢乾祐初及第至起居郎僖周廣順初及第至左補闕子諲諤誥俱登進士第諲至都官員外郎諤至祕書丞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爲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上疏曰案名例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臠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上從之儼仕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還右補闕與賈緯王伸同修晉高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錄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時儀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兩制時人榮之俄加金部郎中拜中書舍人顯德元年加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父憂去職服闋復舊官時世宗方切於治道儼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爲首一曰明禮禮不明則彝倫不敘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不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羣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姦不懾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冠樂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統若人之性情刑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爲本若人之飲食武爲用若人之

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亟下方正之詔廓開藝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効故小臣不揆輒陳禮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多見聽納南征還詔儼考正雅樂俄權知貢舉未幾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儼校鐘磬筦籥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爲宮之法迄今遵用會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並許上章論議儼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爲政之有倫在位官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六七止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府州五千戶以上縣令爲縣大夫陞爲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得衣朱紫滿日准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回日即爲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緊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又以爲國家之方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嗇民之顓蒙宜有勸教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圃之事集爲一卷鏤板頒行使之流布疏奏不報宋初就轉禮部侍郎代儀知貢舉當是時祀事樂章宗廟謚號多儼撰定議者服其該博車駕征澤潞以疾不從卒年四十二儼性夷曠好賢樂善優游策府凡十餘年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詔藏於史閣其通禮未及編纂而卒有文集七十卷儼於儀尤爲才俊對景覽古皆形諷詠更迭倡和至三百篇多以道義相敦厲並著集儼顯德中奉使荆南荆南自唐季以來高氏據有其地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踰制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胥皆盛服彰纓與王人亢禮儀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宣達君命尤善推步星曆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家昆弟五人皆登進士第可謂盛矣然無及相輔者惟偁稍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如其言儼有子早卒以姪說爲嗣

偁字日章漢乾祐二年舉進士周廣順初補單州軍事判官還秘書郎出爲絳州防禦判官宋初歷武寧軍掌書記西京留守判官天雄歸德軍節度判官開寶六年拜右補闕知宋州嘗作遂命賦以自悼太宗領開封府尹選偁判官時賈琰爲推官偁不樂其爲人太宗嘗宴諸王偁琰與會琰言矯誕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獨不愧乎上愕然因罷會出偁爲彰義軍節度判官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幸大名府召至行在所拜比部郎中時議北征偁請休兵牧馬以徐圖之上從其言歸以偁爲樞密直學士賜第一區六年還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是秋卒年五十八車駕臨哭贈工部尚書初偁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偁見之曰此兒必遠到以女妻之後爲宰相三公太祖嘗謂宰相曰近朝卿士竇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讕語諸弟不能及偁亦中人材爾偁有操術可嘉也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本名胤犯太祖偏諱因以字行祖兗橫海軍節度判官父琦晉兵部侍郎餘慶以蔭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還戶曹掾晉少帝弟重睿領忠武軍節度以餘慶爲推官仕漢歷周還濮州錄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制聞餘慶有材奏爲從事世宗問曰得非嘗爲濮州糾曹者乎即以爲定國軍掌書記世宗嘗鎮澶淵濮爲屬郡故知其爲人也太宗歷滑許宋三鎮餘慶並爲賓佐及即位自宋亳觀察判官召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清泰中琦亦居是職官秩皆同時人榮之未幾知開封府太祖征潞及揚並領上都副留守建隆三年遷戶部侍郎丁母憂荆湖平出知潭州改襄州還兵部侍郎知江陵府召還以本官參知政事蜀平命知成都府時盜賊四起軍士恃功驕恣大將王全斌等不能戢下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用按堵就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劍南荆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開寶六年與宰相更知政事印旋以疾上表求解機務拜尚書左丞九年卒年五十贈鎮南節度餘慶重厚簡易自太祖繼領藩鎮餘慶爲元僚及受禪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爲意未幾處耘黜守淄

州餘慶自江陵還太祖委曲閱處耘事餘慶以理辨釋上以爲實遂命參知政事會趙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獨辨明之太祖意稍解時稱其長者至道中以弟端爲宰相特詔贈侍中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世孫祖寶進嘗爲汝陰令熙古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秋子史避祖諱不舉進士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舉時翰林學士和凝掌貢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論三篇凝甚加賞召與進士試擢第遂館於門下清泰中驍將孫鐸以戰功授金州防禦使表熙古爲從事晉天福初鐸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善騎射一日有鶚集戟門槐樹高八尺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鶚于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後二歲鐸卒調補下邑令俄爲三司戶部出使巡官領永與渭橋華州諸倉制置發運仕漢爲盧氏令周廣順中改亳州防禦推官歷澶州支使秦鳳平以爲秦州觀察判官太祖領宋州爲節度判官卽位召爲左諫議大夫知青州車駕征維揚追赴行在建隆二年受詔制置晉州榷礬增課八十餘萬緡乾德初還刑部侍郎知鳳翔府未幾移秦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爲質邊鄙以寧轉兵部侍郎從知成都府六年就拜端明殿學士丁母憂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政事選名馬銀鞍以賜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戶部尚書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謹雖顯貴不改寒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迹爲歷代紀要十五卷頗精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刻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子蒙正蒙叟

蒙正字顧正善騎射乾德中以蔭補殿直遷供奉官王師征江南命乘傳軍中事承事廬絳以舟師來援潤州蒙正白部署丁德裕請分精甲百人出與絳戰矢中左脅戰愈力及下潤州德裕以聞遷監軍俄爲部送闕下嶺南陸運香藥入京詔蒙正往規畫蒙正請自廣韶江泝流至南雄由大庾嶺步運至南安軍凡三鋪鋪給卒三十人復由水路輸送又掌朝服法物庫官吏製繡衣鹵簿多其規式太平興國四年轉內藏庫副使進崇儀使自創內藏庫卽詔蒙正典領凡二十餘年真宗初改如京使出知滄冀磁三州戎人犯境蒙正調丁男乘城固守有勞未幾以擅豕驛馬責授亳州團練副使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二

蒙叟字道民乾德中進士甲科歷岳宿二州推官以所知論薦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徙知濟州俄以秦王子德恭判州事就命爲通判郡事皆決於蒙叟還右補闕轉起居舍人戶部鹽鐵判官再遷屯田郎中歷知廬濠滁汝四州還都官咸平中上疏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望崇儉德遵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則天下幸甚上嘉之以本官直史館車駕北巡令知中宮名表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後卒從之會詔直史館各獻舊文以蒙叟所著爲嘉改職方郎中景德中以足疾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年七十三蒙叟好學善屬辭著五運甲子編年曆三卷子宗儒太子中書宗弼宗誨並進士及第

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進士登第疏俊有量居家嚴謹有禮法宋初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制辟爲掌書記及尹京邑表爲開封府推官授左拾遺遷左補闕丁外艱將起復以讒出爲忠武崇義二軍掌書記太宗卽位復以左補闕召同知貢舉時梅山洞蠻屢爲寇以熙載知潭州召還擢爲兵部員外郎領樞密直學士未幾僉書樞密院事詔賜官第一區太平興國四年親征河東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從行還遷刑部侍郎五年拜戶部尚書樞密事以病足在告踰疾久之未愈八年上表求解職詔加慰撫授尚書右僕射九年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諡元懿上爲悲嘆累日且謂其事君之心純正無他適當委用而奄忽至此深爲可惜國朝大臣謝事而卒車駕臨視者惟熙載焉熙載性忠實遇事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卽推薦之時論稱其長者初微時爲養負未嘗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熙載曰真人將興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幕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上眷注甚篤方將倚以爲相俄遘疾不起熙載事繼母牛氏以孝聞弟熙導牛氏前夫子隨母歸石氏以熙載故奏補殿直從弟熙古幼弟熙正皆登進士第熙載撫之如一熙載卒

時，子中孚、中立皆幼，熙正患熙導以異姓居己上，乃詐傳上旨，令己籍熙導家財，由是交訟，有司歸罪熙導。上召問中孚、中立，令有司再鞫，得實，熙導還本姓，中孚亦養子，勿問，熙正坐除名。上素知熙載以母故育熙導甚厚，雖令還宗，而不奪其官，復以財產量給之。咸平二年八月，熙載配饗太宗廟庭，熙正後至供備庫副使，中孚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子行簡，大中祥符進士。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而孤，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爲怒。初補西頭供奉官，後五年，改光祿寺丞，家財悉推與諸父，無所受。擢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善，校讎祕書，凡更中立者，人皆傳之。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帝幸亳，命修所過國經，爲鹽鐵判官，累遷尚書禮部侍郎，判吏部南曹，注釋御集，爲檢閱官，改判戶部勾院，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以吏部郎中知制誥，領審官院，又同知禮部貢舉，判集賢院，坐舉官不當，落史館修撰，罷審官院。頃之，復糾察刑獄，領三班院，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入爲翰林學士，判祕閣，知制誥，並知貢舉。詔中立與張觀兼行外制，遷尚書禮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災異數見，諫官韓琦言中立在位喜詼笑，非大臣體，與王隨、陳堯佐、韓億皆罷，以戶部侍郎爲資政殿學士，領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進大學士，遷吏部侍郎，提舉祥源觀，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定。中立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賓客，客至必與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子居簡，至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陜西大都督府司馬。穆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棗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予所能得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爲廊廟器。」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周顯德初，以進士爲郢、汝二州從事，遷右拾遺。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選爲洋州通判。既至，剖決滯訟，無留獄焉。移陜州通判。有司調郡租輸河南，穆以本鎭軍食闕，不卽應命，坐免。又坐舉官削前資。時弟肅爲博州從事，穆將母就肅居，雖貧甚，兄弟相與講學，意泊如也。開寶五年，以太子中允召。明年，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尙華靡，至穆而獨用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爲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時將有事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兵之端，乃先召李煜入朝，以穆爲使。穆至，諭旨，煜辭以疾，且言：「事大朝以望全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思之，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狀，上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其言誠實。太平興國初，轉左補闕。三年冬，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面賜金紫。四年，從征太原，還，拜中書舍人，預修太祖實錄，賜衣帶、銀器、繒綵。七年，以與盧多遜款狎，又爲秦王廷美草朝辭笏記，爲言者所劾，責授司封員外郎。八年春，與宋白等同知貢舉，及侍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上憫其顏貌癯瘁，卽日復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五月，召爲翰林學士。六月，知開封府，剖判精敏，猾姦無所貸，假由是豪右屛迹，權貴無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十一月，擢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月餘，丁母憂，未幾，起復本官。穆三上表乞終制，詔彊起之。穆益哀毀盡禮。九年正月，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年五十七。穆自責授員外郎，復中書舍人，入翰林，參知政事，以至于卒，不及周歲。上聞其死，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茲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穆性至孝，母嘗臥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後穆坐秦王事，麗吏其子惟簡給祖母以穆奉詔鞫獄臺中，及責授爲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爲入直，卽訪親友，或游僧寺，免歸，暨于牽復，母終弗之知。及居喪，思慕以至滅性。穆善篆隸，又工畫，常晦其事。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爲純至，無有矯飾，深信釋典，善談名理，接引後進，多所薦達，尤寬厚，家人未嘗見其喜慍。所著文章，隨卽毀之，多不留稿。子惟簡，以父任將作監丞，多才藝，性沖澹，不樂仕進，去官家居三十餘年，人多稱之。眞宗素聞其有履行，景德三年，詔授惟簡子鄭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七年冬，召惟簡入對，特拜太子中允，致仕，後加太常丞。天禧四年卒，賜其家錢十萬，仍給鄭月奉終制。鄭後爲太子中舍。

肅字季雍，七歲讀書知大義，十歲爲詩，往往有警語。舉進士，登甲科。性嗜酒，歷

濮博二州從事。遷保靜軍節度推官。詔方下。一夕與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年三十三。嘗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義。以頌國家盛德。其文甚工。又作代周顒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病鵩賦。意皆有所規焉。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譔述爲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尙之而不能從。宋興。教獎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竇氏弟昆。以儒學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材。將試大用而遽淪亡。儼優游文藝。修起禮樂。太宗尹京。偁實元僚。沖淡回翔。晚著忠讜。若其門族宦業之盛。世或以爲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効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幕府。名亞趙普、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爲衆所傾。乃能爲之辨釋。熙古居大任。自處如寒素。熙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考證

竇儀傳拜端明殿學士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餉饋不繼將罪之宰相范質救解得免○臣其睿按資治通鑑節要作世宗怒翰林學士竇儀。本傳云。端明殿學士。是蓋端明殿。五代時亦可稱翰林耳。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三

薛居正 子惟吉　沈倫 子繼宗
盧多遜 父億　宋琪 宋雄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祖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為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儻識者以為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晉天福中華帥劉遂凝辟為從事遂凝兄遂清領邦計奏署鹽鐵判官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鐵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寺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為開封府尹奏署判官漢乾祐初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殘忍自恣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獄將決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吏與民有私憾因誣之逮吏鞫之具伏抵法弘肇雖怒甚亦無以屈周廣順初遷比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知制誥周祖征兗州詔居正從行以勞加都官郎中顯德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年使滄州定民租未幾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宋初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並留司三司俄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為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羣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乾德初加兵部侍郎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饋運時河南府饑逃亡者四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浹旬間民盡復業以本官參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上謂居正等曰年穀方登庶物豐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物或有闕政當與攻舉以成朕志居正等益修政事以副上意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進位司空因進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煙焰輿歸私第卒六年六月也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諡文惠居正氣貌瓌偉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為相任寬簡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參政至為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先是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為君者鮮克正己為臣者多無遠略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身陷不義子孫罹殃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而不恥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為之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今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為相盧多遜參知政事九年冬多遜亦為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符太祖之言居正好讀書為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為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咸平二年詔以居正配饗太祖廟庭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岸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鞠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游居正不能知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改西頭供奉太宗即位三相子皆越次拔擢沈倫盧多遜子並為尚書郎惟吉以不習文故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游者居喪有禮既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揚州上表自陳還左千牛衛大將軍丁內艱卒哭起復本官懇求終制不許俄詔知河南府又知鳳翔府淳化五年秦州溫仲舒以伐木為蕃戶擄奪驅其部落徙居渭北頗致騷動詔擇守臣安撫之乃命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未幾還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惟吉既知非改過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然御家無法及其死家人爭財致訟妻子辨對於公庭云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同止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漢乾祐中白文珂鎮陝倫往依之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昝居潤與倫厚善薦於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署

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受周禪自宋州觀察推官召爲戶部郎中奉使吳越歸奏便宜十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飢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卽命發廩貸民建隆三年遷給事中明年春爲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疏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庫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舉荊南劍南水陸發運事雩祀西洛以倫留守東京兼大內都部署俄召赴行在令預大禮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親征太原復以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疾作自是多請告盧多遜事將發倫已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遜敗以倫與之同列不能覺察詔加切責降授工部尚書其子都官員外郎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時倫病不能與上表謝未幾倫再奏章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上以倫國初舊臣遽復繼宗官以慰其心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倫清介醇謹車駕每出多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嚌其膚童子秉箑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讓田倫乃爲閻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搢紳非之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繼宗上言曰亡父始從冠歲卽事儒業未遑從賊遽赴賓招叨遇明時陟於相位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卽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祗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恥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謚如唐相温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於集賢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望如故從之

繼宗字世卿倫爲樞密副使以蔭補西頭供奉官倫作相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都官職方知浚儀縣轉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京東計度財賦濮州土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稅鄆州節度配屬縣納藥物皆爲民病繼宗歸歷言於上以除其弊至道末領淮南轉運使繼宗貴家子倦於從吏既因疾以將作少監致仕東封歲求扈從復授職方郎中禮畢改太僕少卿判吏部南曹遷光祿少卿判三司三勾院繼宗善營產業厚於養生不飲酒不嗜音律而喜接賓客終日宴集無倦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十五前後錄其子惟温惟清惟恭並爲將作監主簿惟温後至祕書丞惟清娶密王女宜都縣主至內殿承制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曾祖得一祖貞啓皆爲邑宰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

佐郎出爲鄆州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黷貨幕府賄賂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鎭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資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充推官時侍衞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關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衞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啓運等爲宮城門昇龍等爲宮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爲二卷附編敕自爲大周續編敕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郎中並兼弘文館直學士世宗晏駕爲山陵判官出爲河南令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祕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二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鎭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己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鎭河陽太宗踐祚

普入爲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鎭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幸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即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衞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案兵部尚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親王通達語言咒咀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王廷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準律文裁遣遂下詔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參大政洎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深負倚毗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事醜跡盡露具獄以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污瀦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議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罪非我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並斬都門外仍籍其家親屬流配海島閻密初給事廷美左右太宗即位補殿直仍隸秦邸恣橫不法王繼勳尤廷美所親信嘗使求訪聲妓繼勳因怙勢以取貨賄德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遜因之傳達機事以結廷美又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謂廷美使詣淮海國王錢俶遺白金釦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遺懷忠齎銀器

錦綵羊酒，詰其妻父潘璘嘗宴軍校至是，皆伏罪，多遜累世墓在河南，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多遜至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于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荊南。端拱初，錄其子雍為公安主簿。還其懷州籍沒先塋。雍卒，諸弟皆特赦除州縣官。初，僖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識。咸平五年，又錄雍弟寬為襄州司士參軍。寬弟察，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二年，始改簿尉。三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四年，仍錄其孫又元為襄州司士。

宋琪字俶寶，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六年也。幽帥趙延壽辟琪為從事。會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領河中節度，漢初，改授晉昌軍，皆署琪為記室。周廣順中，贊罷鎮，補觀城令。世宗征淮南，贊自右龍武統軍為排陣使，復辟琪從征。及金陵歸款，以贊鎮廬州，表為觀察判官。部有冤獄，琪辨之，免死者三人，特加朝散大夫。贊仕宋，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為從事。乾德四年，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為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龍州，移閬州。開寶九年，為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遷太常丞，出知大通監。五年，召歸，將加擢用，為盧多遜所阻，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將行，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與三司使王仁贍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春正月，擢拜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是秋，上將以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國政，以其先入，乃還琪為刑部尚書。十月，趙普出鎮南陽，琪遂與昉同拜平章事，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為相。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磑，因謂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泠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因地脈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其年冬，郊祀禮畢，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一日，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質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推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溫顏，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會詔廣宮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上覽奏不悅。禹錫陰結琪，欲因白請盧多遜舊第。上益鄙之。先是，館州軍事推官王濟引對，上嘉其儁爽，面授朝官，翼日，琪奏濟經學出身，一任幕職，例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許之矣，可與東宮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入，上批曰：「可右贊善大夫。」琪勉從命，上滋不悅。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賜與，以助采。廣南轉運王延範，高氏之親也，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其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與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禹錫旁奏與琪同。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其素好詼諧，無大臣體，罷守本官，禹錫授左驍衞大將軍。琪將罷前數日，有異鳥集琪待漏之所，驅之不去，及是罷相。人以為先兆云。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北是新

州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以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鎭之數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骸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陁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語練戎事乘機戰鬭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還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旣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疆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爲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爲睦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篡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蕃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關時令送劉琋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黑室韋女眞党項亦被脅屬每郡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翰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弈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卽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卽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氈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掎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旣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蕃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哨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子

槍一百餘枿弓劍骨朵其陣身解鐙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間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爲回騎之舍陣哨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愼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掎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幷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著陳五利奉春儻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尙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爲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麪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一升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餉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此奏願加省覽疏奏頗采用之淳化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以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劫州縣以昭宣使王繼恩爲劍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讎不相來往遇有戰鬭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靑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鎭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使爲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十五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陿不得成列躡此鄉道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鎭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勍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鎭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鬭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餱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己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靑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鎌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淸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與鳳等州並爲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鎭守之奏入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

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俸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敘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贈司空諡惠安起復貽序爲右贊善大夫貽庥爲大理評事貽廣童子出身貽序上表乞終喪制從之天禧初錄其孫宗諒試祕書郎琪素有文學頗諳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貽序嘗預修册府元龜筆札遒勁未幾坐事左遷復州副使爲殿中丞卒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齊名燕薊間謂二宋雄仕契丹爲應州從事雍熙三年王師北伐雄與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觀察使以雄爲鴻臚少卿同知州事改光祿少卿歷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改太子詹事復爲光祿少卿還將作監所至職務修舉公私倚任焉雄涉獵文史善談論有氣節士流推許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六錄其子可久爲太常寺奉禮郎賦祿終制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概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己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四

李昉子宗訥　宗諤　孫昭述等　　呂蒙正
張齊賢子宗誨　　賈黃中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從父右資善大夫超無子，以昉爲後。蔭補齋郎，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爲秘書郎。宰相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爲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爲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袞、竇儼、趙逢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陶穀出使，內署書詔塡委，乃命爲屯田郎中、翰林學士。六年春，丁內艱。恭帝嗣位，賜金紫。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四年，平湖湘，受詔祀南嶽，就命知衡州，踰年代歸。陶穀誣奏昉爲所親求京畿令，上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抗聲云穀罔上，上疑之不釋，出昉爲彰武軍行軍司馬，居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當內徙，昉不願，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舍人。未幾，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秋，預宴大明殿，上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昉直殿爾。」卽令眞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貢舉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既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太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冬，判吏部銓。時趙普爲多遜所搆，數以其短聞於上，上詢於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爲，非臣所知。」普尋出鎭，多遜遂參知政事。太宗卽位，加昉戶部侍郎，受詔與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同修太祖實錄。從攻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卽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盡歡，里中父老及書與遊從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爲榮。師還，以勞拜工部尙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舊無踰於昉，遂命參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鎭，昉與琪俱拜平章事。未幾，加監修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雍熙元年，郊祀，命昉與琪並爲左右僕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鬭，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翦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卽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方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爲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尙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羣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稱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三年夏，旱蝗，既雨，時昉與張齊賢、賈黃中、李沆同居宰輔，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遣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爲右僕射。先是，上召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陰陽乖戾，不能決意引退，俾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勸。上覽奏，乃令罷守本官。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家，昉爲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爲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尙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冤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事，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焉。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罇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拓爲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臣昏闇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謂：「晉漢之事，

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樂爾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臺吏掖之以出臥疾數日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為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初超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為子故昉出繼於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必彌年而後愈蓋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益加憂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

宗訥字大辨以蔭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部銓選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韻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易之光範試詩賦立就明日遂擬授秘書省正字又明日上命權國子監丞蓋上居藩邸時每有篇詠令昉屬和前後數百章皆宗訥繕寫上愛其楷麗問知為宗訥所書故有是命太平興國初詔賈黃中集神醫普救方宗訥暨劉錫吳淑呂文仲杜鎬舒雅皆預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為尚書郎昉懇辭以為非承平故事止改秘書丞歷太常博士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呂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年五十五子昭迥大中祥符五年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為屯田員外郎昭遜太子中舍。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秘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馬不得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為故事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錄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算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為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與言及此誠可嘆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還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名氏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往復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聞卒如宗諤議景德二年召為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其器而不知舉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帝省閱而賞歎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自是月再肄習焉時諸神祠壇多闕外壝之制因深塹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振起屬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詔宗諤為館伴使自

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宮命副丁謂爲同修宮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敭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敍閤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五年迎真州聖像副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錄其子若弟以官焉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單恩所及必先羣從及歿而己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爲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於世子昭述昭遘昭適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爲秘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爲刑部詳覆官累遷秘書丞羣牧制置使曹利用薦爲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昭述悉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開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還爲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譁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爲奏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爲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獨非公無噍類矣徙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京刑獄爲三司戶部副使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隄爲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眞以爲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詾詾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河北始置四路以爲眞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藉僧舍積粟爲粥糜活飢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負重鎮留眞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右丞從袷享致齋於朝堂得暴疾卒贈禮部尙書諡恪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爲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廢

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爲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爲鹽鐵判官初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遘以爲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己詰所以興利之實昭遘爭不屈遂罷判官爲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田等事卿言是也還直史館知陝州諫官歐陽修言陝府關中要地昭遘無治劇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欠司徙度支判官使契丹還道除陝西轉運使坐家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爲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眞僞淆雜不可不革後復直史館知陝州城中舊無井唐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水入城衆賴其利昭遘至立廟祠之歸爲三司戶部判官糾察在京刑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修撰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歷知鳳翔河中府晉州還管勾登聞檢院權天章閣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徙鄭州卒

昭遘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陛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幷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

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尙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燼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尙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固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卽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子從簡再爲國子博士惟簡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行簡比部員外郎務簡亦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蒙正弟蒙休咸平進士至殿中丞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子蒙亨舉進士高等既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歷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政事俱優命爲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部員外郎蒙周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卽夷簡也次子宗簡亦進士及第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請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

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事乃白。居簡長者，其行事多類此。徐州妖人孔直溫挾左道誘軍士爲變，或詣轉運使告，不受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究黨與，貸詿誤者，請於朝，斬直溫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擭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享勞，姦不得發。用二事遷秩，鹽鐵判官，拜集賢院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判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陶甓甃城，人以爲便。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七十二。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幷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鞫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荊渚至桂州，水遞鋪夫數千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四年，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尙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愼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於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爲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卽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幷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尙淸淨，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卽授給事中、知代

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慮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柏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贇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時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時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時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數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搢紳榮之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庾欲求補外貽業與參政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於沆沆爲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四年六月罷爲尚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茹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荊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眞宗即位徙知永興軍時閤門祗候趙贇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豪橫齊賢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以右司諫梁顥爲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爲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齊賢又請調江淮荊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議以爲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齊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長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備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

蕃實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窮於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幷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爲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於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諡文定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爲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家肅死爲營葬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未用普卽具前列事以諷陛下若進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大悅遂大用种放之起齊賢所薦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內殿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諒殿中丞宗礽閤門祗候宗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而長羈東故多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之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爲祕書省正字遷至太子中舍貶海州別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羣獠皆騷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沿劾其嗜酒廢事及爲河北轉運使乃發沿居喪假官舟賈販朝論惡之會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後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爲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復徙永興鈐轄兼知邠州以祕書監致仕嘗事干謁其子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爲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祕書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爲哉時以爲名言初齊賢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疎近以年爲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於卒子二人子皐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尹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皐也舉進士試祕書郎知新鄭縣以齊賢相遷校書郎館閣獻頌擢著作佐郎進直史館累官至尙書司封員外郎子憲字彥章以蔭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尙書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亂子憲招降之征稅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太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祕書監復爲光祿卿加直祕閣知廬州遷祕書監累職從揚州卒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玭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爲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玭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鎭州葬鄉黨羣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黃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嶺南平以黃中爲採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己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因悉解去太宗卽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卽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五年召歸闕有薦黃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還司封郎中充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選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凡再典貢部多柬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黃中素重呂端爲人屬端出鎭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爲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愼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四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辭日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至道初黃中遘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宮擇大臣有德望者爲賓友黃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黃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祕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既居內閣甚以爲慰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亹亹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卷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納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爲阿衡實左右商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況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五

錢若水 從弟若沖　蘇易簡　郭贄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溫仲舒　王化基 子舉正 舉元 孫詔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漢青州帥劉銖辟為錄事參軍
歷長水鄠都尉扶風令相州錄事參軍先是府帥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
贇領節制頗仍其弊文敏不從重贇假他事廷責之文敏不為屈太祖嘉其有
守授右贊善大夫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近蠻境尤宜綏撫聞知州郭
思齊監軍郭重遷掊斂不法恃其荒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鞫之苟一毫有
侵於民朕必不赦至郡有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許再任三遷司封
員外郎又知洺州建昌軍卒年七十二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摶見
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
觀察推官聽決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寇準掌選薦若水洎王扶程肅陳充錢
熙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右正言知制
誥會置理檢院於乾元門外命若水領之俄同知貢舉加屯田員外郎詔詣原
鹽等州制置邊事還奏合旨翊日改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
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斷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
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為當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
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
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
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
從呂端雖為監脩以不涖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為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
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既又重脩太宗實錄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
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為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繆誤
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辭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
邊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
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
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
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
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
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
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
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袞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
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
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
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
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
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
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
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
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
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
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
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
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
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
任為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為隨身部曲廩贍不充則官為
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為救應齊出討除寇
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為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

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儲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愼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況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衞殿前兩司送到邊上士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尙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衂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爲進退者蓋以太白者將軍也星辰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尙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即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險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詣闕面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略使知并州事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羸瘵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寐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尙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年甫七歲錄爲太常奉禮郞

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兄若愚比部員外郞從弟若沖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沖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真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問賜緡綿羊酒且賜若沖帛三十端補孟州別駕延年後以獻文賜進士出身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參軍俄遷光祿寺丞卒特贈祕書丞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贊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郊祀恩進秩祠部員外郞二年與賈黃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充貢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郞孚之子協爲孚門生千里預薦上聞坐範及千里罷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初易簡充貢宋白掌貢部至是裁七年易簡幼時隨父河南賈黃中來使嘗教之屬辭及是忝爲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何並甲廷試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啓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

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於廳額易簡會韓丕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會郊祀充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易簡引唐故事請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容之未幾昌言出使劍南中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夐絕倫等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為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錄之以官云

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中舉進士中首薦太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興國初擢為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講賜緋魚太宗至東宮出戒子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說以諭諸王三年與劉兼張洎王克正同知貢舉還右補闕與宋白並拜中書舍人賜金紫五年復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置京朝官差遣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殿最第其才品命贄洎滕中正雷德驤領之七年以本官參知政事曹彬為弭德超所誣贄極言救解深為宰相趙普所重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贄言雖然猶勝姦邪無何以入對宿酲未解左遷秘書少監知荊南府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議大夫入為鹽鐵使時諸路積逋欠犯人雖死猶繫其子孫贄條陳其事多所蠲貸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決免所居官久之起為給事中復工部侍郎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真宗即位拜刑部出知天雄軍翌日贄入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內銓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秩吏部俄兼秘書監初真宗未出閣贄已授經上嘗至其家後楊可法繼其任上以為輔導不及贄嘗稱贄純厚長者至是在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且愍其已老特拜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作詩賜之有啓發沖言曉典常語東封還禮部尚書太宗在晉邸時凡製篇詠多令屬和真宗嘗訪其賜本贄集為四卷以獻詔獎之大中祥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特親臨哭之贈左僕射諡文懿錄其子昭度為大理寺丞昭升昭用並大理評事昭允左贊善大夫贄屬文敏速而不雕刻昭度集為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懿集性溫和頗能延譽時儁宋白以文學沉下位贄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一見器之及掌貢部以為奏名之首後卒貴顯贄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贄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贄聞之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然吝嗇切於治生晚節不事事人頗以是少之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氏嘗夢入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典贍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擢著作郎直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闕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轉比部郎中為翰林學士

冬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時議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爲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道必務萬全幽州爲敵右臂王師所嚮彼必拒張攻城數萬兵食倍之今日邊庾未充況范陽之傍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儻有未備願且繕完畜威養銳觀釁以伐謀更縱彌年亦未爲晚必若聖心獨斷在於必行則京師天下之本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閑暇慰億兆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二賢後也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會建祕閣命兼祕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至是昇祕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幸祕閣出草書千字文爲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淑等入充直館校理請購亡書閒以新書奏御必便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至道初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禮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飭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詣謝太宗諭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一日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然臍不足弭其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巨憝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悶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詰諭一旦懷恩舍逆效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爲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爲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爲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以爲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靈武卒不能守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終制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鍇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爲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吝嗇幼育於知審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事偉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爲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鞫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崇移鎮真定改深趙鎮觀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爲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曰苟主人不察爲之柰何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公首效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隨崇爲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冤枉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

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凶黨疑謀泄有自首者擒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者爲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爲三司戶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黨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命奏免歲輸銅錢罷榷酤政尚寬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爲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爲工部尚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與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即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沖若虛若蒙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鄰俱中進士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補闕知懷州八年春與宋白賈黃中等同知貢舉擢膳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賜第崇德坊雍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初改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政事多決於沔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知代州沔遂爲副使參預政事陳恕好苛察亦嘗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太宗追還前詔沔暨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正亦罷沔見上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鬢髮皆白會省吏事發違中書因有奏毀者上語毀者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慚而止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沔與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殿犯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閑立法苛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沔聰察敏辯有適時之用上前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謁見者必啗以甘言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沔弟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嘗掌香藥榷易院坐贓論當棄市以沔故詔杖一百降定遠主簿沔以是頗爲寇準所詆云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幾復起爲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判戶部憑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爲國家平太原以來燕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愁曠願推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遂赦河北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兩馬家朵藏梟波等部唐末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砦多產良木爲其所據歲調卒采伐給京師必以賞假道於羌戶然不免攘奪甚至殺掠爲平民患仲舒至部兵歷按諸砦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內屬既而悉徙其部落於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爲畫像祠之會有言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嘗總機密之職在吾左右當以綏懷爲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羌渾雜居況此羌部內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逐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乃命知鳳翔薛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內侍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戶部侍郎尋參知政事二砦後爲內地歲獲巨木之利咸平初拜禮部尚書罷政出知河陽踰年知開封府五年以京府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尋遷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門重鎮須大臣鎮撫非張齊賢溫仲舒不可令宰相諭旨皆不願往未幾復知審官院大中祥符中進秩戶部尚書三年判昭文館大學士命下卒年六十七

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敏於應務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落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自爲正言至貳樞密皆與寇準同進時人謂之溫寇子嗣宗嗣良嗣先嗣立仲舒既卒帝憫其孤弱並祿以官

王化基字永圖鎮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爲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于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爲著作郎還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舉士即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也化基嘗慕范滂爲人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紫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爲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如闕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於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省府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所知其舉到官員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所舉之官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連坐舉主陛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多矣然下僚遠官不無沉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以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材矣其三懲貪吏曰貪吏之於民其損甚大屈法煩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雖夷齊顏閔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員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內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間所貴周知物理能備顧問且足爲外官之勸也其四省冗官曰古人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疆雖踰前世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衝務穊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筦榷務倉庫當時事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更倍萬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閒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凶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納之初柴禹錫任樞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爲長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謚惠獻化基寬厚有容喜慍不形僚佐有相凌慢者輒優容之在中書不以廕補諸子官然善教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重寡言化基以爲類己器愛異諸子以廕補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知伊闕任邱縣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真宗實錄院檢討國史編修官三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寶訓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其妻父陳堯佐爲相改龍圖閣待制堯佐罷以兵部郎中復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仁宗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時陝

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曰判名重不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使還給事中御史臺舉李徽之爲御史舉正友壻也格不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歐陽修等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舉正亦自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許州光化軍叛卒轉寇傍境而州兵有謀起爲應者舉正潛捕首惡者斬之徙知應天府累遷左丞皇祐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曰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遙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亟期待還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顯焉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正力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歲堯佐復爲宣徽使家居凡七上疏及狄青爲樞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爲執政力爭不能奪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賜就第賜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諷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安簡賜黃金百兩文章雅厚如其爲人有平山集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卷

舉元字懿臣以上文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隄盜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豪計事盜既獲乃治隄爲河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決將犯京師舉元適入對具論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郡牧戶部判官京東轉運使沙門島多流人守吏顧貨橐陰殺之舉元請立監以較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來爭屈野地舉元從數騎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咸服治平中又徙成都邛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丹稜卓筒所侵積不售下令止之鹽登於舊召提舉在京脩造英宗勞之曰官廬舍害於水僅有存者卿究心公家毋憚其勞俄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人夏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兵經原戒勿輕舉大將竇舜卿銳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虜去矣至期果去神宗以細札諮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戍益備去兵勿警亭障與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未行而卒官至給事中年六十二子詔

詔字景獻用蔭補官通判廣信軍事知博州魏俗尚椎剽姦盜相囊橐詔請開反告殺幷贖罪法以擿其黨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爲菑民人流徙頼發廩振贍思稍蘇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府推官富民貸後絕僧牒爲緡錢十三萬踰期復責倍輸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爲滑州州屬縣有退灘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民病其役詔募人佃之而收其餘爲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迓者耶律誠欲讋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曰夏人侮邊既正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事跪而飲蓋有誤拜者乃彊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禮其可紛更耶卒跪飲之崇寧中由大理少卿爲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滁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旋知汝州鑄錢卒罵大校詔斬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閣言者復抉滁州事罷去起知深兗二州徙同州過闕留爲左司郎中還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詳定敕令舊借緋紫者不佩魚詔言章服所以辨上下今與胥吏不異遂皆佩魚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璹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進刑部尚書拜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復爲工部尚書徽宗閔其老命毋拜詔皇恐於是但朝朔望俄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爲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贄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六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羽　劉式附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益定節度使曾祖元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業春秋一舉不第退居邱園後唐天成中以賢帥後補協律郎至平利令宏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修太平御覽歷左拾遺六年出為峽路轉運副使就加左補闕會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為度支員外郎雍熙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改主客郎中史館修撰數日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太宗召對便殿謂曰成都重地卿為朕鎮之因厚賜以遣至鄭州促召歸闕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太宗親試禮部不合格貢士令樞密院給牒因謂宏曰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羣材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卿與呂蒙正皆中朕選大臣頗有沮議非朕獨斷豈能及此乎宏頓首謝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副樞密宏為中丞兩更其職端拱初改工部侍郎再為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首請罪乃釋之真宗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真宗即位加工部尚書咸平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司二年真宗以上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四年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治葬事錄其子可久大理評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禮郎宏循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可久至虞部員外郎可道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叡從事使府太宗尹開封選為雍邱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為貢部首薦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為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為壽善訓其子亦為可嘉也擢置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為荊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修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天雄軍時曹彬崔彥進米信失律于岐溝昌言遣觀察支使鄭蒙上疏請誅彬等優詔褒答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預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即以昌言為左諫議大夫代宏為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傭書翟穎性險誕與旦狎旦為作大言之辭使穎上之為穎改姓名周馬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為大臣及歷舉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為內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詔捕穎繫獄鞫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正裁數月會有穎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為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執如初即以戶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峙芻茭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廥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廄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攘亂于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

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鬭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即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戛馬白金五千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略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既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山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內侍衞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真宗即位還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儁世家爲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辯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昺覆案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都省真宗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內有小盜昌言榜諭能告執者給賞牙吏即還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爲小盜不當擅爲賞格乃訪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還戶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錄其子慶嗣爲國子監丞賦祿終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昌言強力尚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僚吏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江南平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預計偕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洪州恕以鄉里辭改澧州澧自唐季爲節鎮兼領吏多緣簿書乾沒爲姦恕盡擿發其弊郡中稱爲強明以吏幹聞召入爲右贊善大夫同判三司勾院還左拾遺充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贍廷爭本司事仁贍屈伏坐貶秩擢恕爲度支員外郎仍舊職再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召入爲戶部郎中戶部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驛召爲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還給事中參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與知古聯事情好款洽密與語之欲知古修舉其職知古愬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官旋出知江陵府大發羣吏姦贓坐徒流停廢者甚衆郡內惕息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工部侍郎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

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為得，即已致太平，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又遇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榷利，朝廷必以侵民為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受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罄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長挈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壹處節目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寖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為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曠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為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

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峽路諸州承孟氏舊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為一絹，果州六百為一絹，民前後擊登聞鼓陳訴，歷二十年，詔下本道官吏因循不理。轉運副使張皡年少氣銳，會受詔按覆，即便宜行之。恕奏皡擅改法，計果州一歲虧上供絹萬餘，皡坐削一任免。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詰讓，恕斂板踧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愨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還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咸平二年，帝北巡，充行在轉運使，俄以母老求解，拜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上言：「封駁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別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事隸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母亡，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強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之職，獲奉以濟其貧。真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為三司使，恕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為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帝重恕，詔太醫診療。百日，有司請停奉，不許。未幾卒，年五十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無不周悉。真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尚書，錄其子執中為太常寺太祝，執古為奉禮郎。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

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恕性吝恕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為外州軍校真宗曰戎校管鎮兵非丞郎家子弟所涖也以為滁州司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執中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別有傳執古至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並太子中舍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屬文上書李煜署弘文館校書郎時建當塗縣為雄遠軍以羽為判官宋師渡江出其境羽以城降太祖擢為太子中舍仍舊職金陵平入朝出知興州太平興國初知棣州改京兆府六年受詔詣瀛州覆軍市租得隱漏數萬計因上言本州錄事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任即墨未滿歲選秩有司調選失平疏遠何由聞達請罪典司以肅欺弊上賜詔褒諭復命還太常博士知宋州又徙閬州就改膳部員外郎丁外艱起復涖事入判大理寺歷度支戶部二判官召拜本曹郎中因上疏言三司職官頗衆願省其半可以責成仍條列利病凡二十事詔下有司詳議皆以為便改鹽鐵判官時北邊多警朝議耕戰之術以羽為河北東路營田副使改兩浙轉運使還兵部郎中淳化初選為祕書少監踰月遷左諫議大夫俄拜度支使改鹽鐵使四年併三部為一司以羽判三司先是三司簿領堆積吏緣為姦雖嘗更立新制未為適中是冬羽上言依唐制天下郡縣為十道兩京為左右計各署判官領之制三司使二員以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諸道以隸焉未久以非便罷守本官出知滑州丁內艱起復加給事中徙潭州遣使諭旨真宗即位還工部侍郎連徙杭揚二州召權知開封府車駕北巡判留司三司再為戶部度支使咸平四年以疾解職拜禮部侍郎謝日召升便殿從容問諭勉以醫藥月餘卒年五十八羽涉獵史傳好言事淳化中許王暴薨或有以宮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上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太宗嘉納之繇是被劾者皆獲輕典嘗建議有唐以來凡制詔皆經門下省審有非便者許其封駁請遵故事擇名臣專領其職迄今不廢羽強力有吏幹尤小心謹事太宗嘗謂左右曰羽有心計亦明吏道但無執守與物推移耳歷劇職十年始踰四十鬚髮盡白亦可憐也羽出入計司凡十八年習知金穀之事然頗傷煩急不達大體景德二年長子玠卒其妻自陳家貧無祿上憫之次子校書郎瓘為奉禮郎後為殿中丞琰為太子中舍孫平仲天禧三年同進士出身羽同時有劉式者亦久居計司揔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首以式主之

式字叔度袁州人也李煜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遷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勘司仍賜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謹財賦出納時以為當還祕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併三勾院為一命式領之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還刑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逋積至多式奏免之人以為便然多所條奏檢校過峻為下吏所訟免官卒真宗追錄前效賜其子立本學究出身次子立之後為國子博士立德立禮並進士及第立禮為殿中丞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本道節度陳洪進辟功曹參軍掌牋奏洪進遣子文顯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又辟推官五年舉進士入格太宗初惜科第止授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復舉得第還保信武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鎮南陽重昌言有吏幹錢俶帥鄧表薦之移泰寧軍節度判官入為左司諫廣南安撫使淳化初趙普留守西京表為通判委以府政普疾屬昌言後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己經理其家事太宗以為忠於所舉拜起居郎賜金紫錢五十萬連對三日皆至日旰昌言捷給詼詭能揣人主意無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昌言質狀非偉若以貌取失之子羽矣還工部郎中踰月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與錢若水同知審官院二十八日還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昌言驟用不為時望所伏或短其閩語難曉太宗曰惟朕能曉之又短其委母妻鄉里十餘年不迎侍別娶旁妻太宗既寵之詔令迎歸京師本州給錢辦裝縣次續食時又有光祿丞何亮家果州祕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諭文武官父母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有違者御史臺糾舉以聞昌言自以登擢非次懼人傾奪會誅凶人趙贊昌言與贊素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心不自安因太宗言及近侍有

與贊交者昌言蹶然出位頓首稱死罪太宗慰勉之然自此惡其爲人以給事中罷出知襄州上言水旱民輸稅愆期舊制六月開倉臣令先一月許所在縣驛輸納以便民獲盜當部送闕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配隸軍籍此二事臣從便宜不如詔書慮讒慝因而浸潤願陛下察之太宗下詔責其不循舊章斂怨於民自今敢背棄詔條譴責不復恕至道二年徙知荊南府眞宗即位就拜工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子有方比部員外郎有政虞部員外郎

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政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諡武宣洎議以爲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爲稱旋命改諡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即薦洎爲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淸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洎舊字師黯改字偕仁淸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獨得預爲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洎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攜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給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絶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爲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請罪曰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尙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歲餘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試諸州進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洎求見廷辯上以其儒生不實以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戶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羣臣言事洎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爲要略會錢俶薨太常定諡忠懿洎時判考功爲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駮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島夷夙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於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絶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諡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无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二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愼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鎦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說邠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況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佖擅改公奏罔冒天聽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佖學識甚淺數陳失實尙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選爲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判集賢院事淳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修正入閤舊圖洎同奉詔因討論故事獨草奏以聞洎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署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行畢分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

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陰霾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特開延英召對或夷蠻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時上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洎得之上表稱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羣臣上章獻文朕無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雜戲進久罷其事至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爲榮俄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洎與錢若水同在翰林甚被寵顧時劉昌言驟擢樞要人望甚輕董儼方掌財賦欲以計傾之會楊徽之錢熙嘗言洎及若水旦夕當大用熙以語昌言昌言曰洎必參政柄若水後進年少豈遽及此時翰林小吏諸事在側昌言慮洎聞之即對小吏盡述熙言令告洎洎方修飾邊幅以固恩寵疑徽之遣熙以搆飛語中己遂白於上上怒召昌言質之以徽之爲鎮安軍行軍司馬熙罷職通判朗州會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內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泰元之際有琅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荊五郡爲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倘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臣草制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往反有妨明日宣降茲事有關國體況吳王未領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以制命已行難於追改洎又上表論列呂蒙正言越王領福州長史今吳王獨爲大都督居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幷改正之至明年上郊祀覃慶遂改焉俄奉詔與李至范杲張佖同修國史又判史館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參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既而易簡罷即以洎爲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譏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爲一狀陳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

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爲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洎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辯上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幾洎病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踣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嗚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爲京官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亹亹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疏之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洎遂與之絕及仲寓死郢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弔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爲讎隙始以從父禮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爲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慚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霑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洎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安期至國子博士方回後爲虞部員外郎方回子懷玉王欽若壻賜進士及第大理寺丞祕書校理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仲行爲章邱簿因徙家焉惟清開寶中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爲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宦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秩滿遷大理寺丞太平興國三年遷爲京湖北路轉運判官五年改左贊善大夫充轉運副使升正使就改監察御史兼總南路嘗入奏事太宗問曰荊湖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蘇否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爲錢六十四民以三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迺詔斤減十錢徙京西轉運使入爲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郎雍熙三年大舉取幽州惟清以爲兵食未豐不可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于鄉村與戶稅均納惟清奉詔往荊湖諸路詳定奏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上又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荊湖民市清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他圖而歲課甚減詔復其舊未幾出爲京東轉運使會募丁壯爲義軍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諫繇是獨選河北而餘路悉罷擢屯田郎中度支副使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歷戶部使改度支使會遣使河朔治方田大發兵惟清以盛春妨農懇求罷廢太宗曰兵夫已發矣止令完治邊城而已淳化三年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可減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此開寶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寧屯兵至廣也臣聞漢有衞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幾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淮南榷貨務賣岳茶斤爲錢百五十主吏言陳惡者二十六萬六千餘斤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滁泗濠楚州漣水軍亦以岳茶陳惡減價市之計虧錢萬四千餘貫爲勾院吏盧守仁所發左授衞尉少卿黜判官李琯爲本曹員外郎賜守仁錢十五萬俄出知廣州至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太宗聞其廉平詔獎之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尋召拜給事中踰月同知樞密院事惟清倜儻自任有鉤距臨事峻刻所至稱強幹然以俗吏進無人望纔數月真宗即位加刑部侍郎復除御史中丞既去樞要怫鬱尤甚肆情彈擊咸平元年卒年五十六贈戶部尚書子丞錫蔭至光祿寺丞頗涉學屬辭尚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甫選多與之遊日聚舉子於家談議時政真宗將幸河朔丞錫猶服父喪上章大言列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敵之術選爲戶部判官因對袖表以獻又自薦揚真宗駐蹕大名召赴行在試策不中貶瀧水縣主簿選爲南劍州團練副使俄復光祿寺丞六年又坐交遊非類監和州商稅後至右贊善大夫次子丞德至殿中丞

論曰：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奮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爲也。昌言尙氣敢言，恕爲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譏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驚擊，舊史稱爲俗吏，又奚責焉。

宋史卷二百六十七

宋史卷二百六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二十七

柴禹錫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居晉邸，以善應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宣徽北院使，賜第寶積坊。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踰年，轉南院使。服勞既久，益加勤敏。雍熙中，議廣宮城，禹錫有別業在表識中，請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爲疎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爲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詼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下詔切責禹錫，以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在任勤於政治，部民詣濱州列狀以聞。改涪州觀察使，徙澶、鎭二州駐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載，詔奬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制受鎭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日，上謂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爾。今委卿旄節，兼之重鎭，可謂優異矣。」禹錫流涕硬咽而已。咸平中，移知貝州。是歲，契丹兵奄至城下，禹錫內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州。景德初，子宗慶選尙，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鎭，未幾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

張遜，博州高唐人。數歲喪父，養於叔父職方員外郞幹。後隨母歸魏仁浦家，駙馬都尉咸信，其異父弟也。太宗在晉邸，召隸帳下。太平興國初，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還，遷文思副使，再遷香藥庫使。嶺南平後，交阯歲入貢，通關市。並海商人遂浮舶販易外國物，闍婆、三佛齊、渤泥、占城諸國亦歲至朝貢，由是犀象香藥珍異充溢府庫。遜請於京置榷易署，稍增其價，聽商入金帛市之，恣其販鬻，歲可獲錢五十萬緡，以濟經費。太宗允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緡。自是歲有增羨，至五十萬。雍熙二年，錄其勞，遷領嬀州刺史。三年，與安忠並命爲東上閤門使。數月，會許仲宣罷判度支，卽以遜爲度支使。端拱初，還鹽鐵使。二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未幾，兼樞密副使、知院事。與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一日，遜等晚歸私第，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賓，雅相厚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蓋遜令賓獨奏，斥臣，辭意俱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責，遜左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會判右金吾街仗蔡玉冒奏富人子爲州大校，黜官，命遜代掌其事。西蜀李順爲亂，詔發兵水陸進討，以荆渚居其要害，命遜爲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賜錢二百萬、白金三千兩。遜既至，會峽路諸漕卒數千人聚江陵，有告其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誅之。遜止捕首惡楊承進等二十一人，斬於市，餘黨親加慰撫，飛奏以聞。太宗嘉之，詔以其卒分配州郡。數月，遜卒，年五十六，時至道元年也。贈桂州觀察使，歸葬京師。遜小心謹慎，徒以攀附至貴顯，其討謀獻替無聞焉。子敏中，初補供奉官。遜在宣徽，表言嘗業文，願改秩，卽換大理寺丞，累至比部郞中。次子虛中，娶宗室申國公女，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敏中子先，進士及第。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河南洛陽人，唐末避亂，徙家宋、鄭間。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太宗卽位，補右班殿直。太平興國中，出護登州兵，召還，監儀鸞司，累遷西頭供奉官。其下多貴族子弟，頗豪縱徼幸，始置三班院，令守一專其事，考覈授任，漸有條制。歲餘，改翰林學士。守一初名守素，至是詔改之。七年，與趙鎔、柴禹錫、相里勳等告秦王廷美陰謀事，擢東上閤門使，兼樞密都承旨。八年，改判四方館事。雍熙中，詔護還雲、朔歸附，安慶兵屯于潞州。三年，轉內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中使護葬。守一性質直勤謹，無他材術，徒以攀自王府，久事左右，適會時機，故歷職通顯，飾終之禮，率加常數焉。子安期，歷國子博士，坐事貶卒。安期子夢得，進士及第。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即位，補東頭供奉官。因使吳越賜國信，及錢俶納土，遣檢校帑廩，轉內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陰事，遷六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翰林司，擢東上閤門使。郭贄參知政事，鎔以同府之舊，嘗有所請託，贄不從，鎔摭堂吏過失以聞。贄見上，白鎔私謁，即召鎔廷辯，詞屈，出爲梓遂州都巡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代還，知滄州兼兵馬部署。鎔在郡，完城塹，嚴戰具，寇嘗數百騎至境上，聞有備引去。還左神武大將軍。會崔翰知州，改鎔爲本州鈐轄，又知廬州。因對自陳願留，不許。踰年，召爲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俄拜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嘗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鬬毆不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玉坐抵法。太宗尋知其冤，自後廉事不復聽。禹錫出鎮，鎔加知院事。真宗即位，改南院使、檢校太傅。以心疾求解，是秋，授壽州觀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卒，年五十五，贈中正軍節度，錄其三子官。鎔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晉邸，以勤謹被眷。本名容，太宗改爲鎔，曰：「陶鎔所以成器也。」鎔性好佛，多蓄古書畫。三子：忠輔，西京左藏庫副使；忠愿，虞部員外郎；忠厚，內殿崇班。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將軍景之子也。景家富財，好交結，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堤，累遷至是官。太宗潛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泉、福州，卒繞數百，捕劇賊千餘。還，供奉官。天雄軍節度孫永祐、轉運使楊緘稱薦之。又使綏、銀州按邊事，還奏稱旨，擢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爲杭睦五州都巡檢使兼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爲變，瑩擒獲之，逮捕就戮者三百餘人，人以爲酷濫。代還，改崇儀使、滄州都監。召拜西上閤門使，領鎮、定、高陽關都監，加判四方館事，與郡守濬護塞宋州決河。俄改三路排陣鈐轄，歷知天雄軍、真定二府，就還引進使。至道二年，代還。會李繼隆討西夏，詔瑩詣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俄兼提點宣徽諸房、皷司、登聞院，與劉承珪並任。真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告諭，加領富州刺史。上聞其母老病，閔之，特封武功郡太夫人。秋，拜宣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著位在樞密副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咸平二年，大閱，命爲隨駕部署，從征河朔，又爲駕前馬步都部署。三年，還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會蜀平，部送脅從者數十百人至闕下，西川轉運使馬亮因入奏，請赦其罪遣還。瑩以爲當盡誅之，令瑩、亮廷議，上是亮議，悉原其罪。五年，高陽關都部署闕，藩侯無足領之者，宰相請輟宣徽使以居其任。時王繼英任北院，上以瑩練達軍事，乃拜永清軍節度，兼領其任，爲三路排陣使。瑩隸人有錢仁度者，頗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競，爲殿直閻湦所發，以瑩故，詔勿問，止徙斌隸他軍。契丹入寇，詔步兵赴寧邊軍爲援，瑩至則寇兵已去，即日還屯所。上聞曰：「瑩何不持重少留，示以不測，輕於舉措，非將帥體也。」景德初，丁內艱，起復，代王顯爲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府事。嘗召洺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與寇直，力戰有死傷者，瑩猶謂其玩寇，將悉誅之，詔賜金帛，諭瑩勿治其罪。車駕北巡，爲駕前東西貝冀路都部署。明年，改知陝州，俄徙永興軍府，又移邠州兼環慶路都部署。時夏州內屬，詔省戍兵還營，以減饋餉之費，仍手詔諭瑩，瑩遽奏乞留以張邊威。上謂瑩庸懦不智，以曹瑋代之，徙知澶州。大中祥符初，改天平軍節度。明年，爲鎮定都部署兼知定州。轉運使奏其曠弛，徙知澶州。境內屢有寇盜，宰相以瑩任居將帥，不能以威望鎮靖，請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適使其自偷爾。」遂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修河防，而軍中所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不加恤，以故亡命者衆。七年，入朝，復遣還鎮。又以澶淵當契丹之衝，籍其廩給之厚，復命知澶州。九年，被疾，求還京師，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初謚忠穆，後改元惠。錄其二子供奉官普、顯爲內殿崇班，二孫永昌、永吉爲殿直。瑩居樞近，無他謀略，及涖軍旅，歷藩鎮，功業無大過人者。故事，大禮覃慶，外藩無賜物例。東封歲，瑩鎮澶淵，車駕所經，故特有襲衣、金帶、器帛之賜。祀汾陰，瑩知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望於治所支給。」人咸笑之。普後爲崇儀副使，顯至內殿承制。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爲少保，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隸名中書五房院。時真宗在藩邸，選爲導吏，兼內知客事。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建儲，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謁者本官職，副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

爲俾兼領之執政之誤也眞宗卽位擢爲引進使咸平初領恩州刺史兼掌閤門使遷左神武大將軍樞密都承旨改客省使契丹入寇繼英密請車駕北巡上從之卽命繼英馳傳詣鎭定高陽關閱視行宮儲頓宣諭將士俄充澶州鈐轄會大將傅潛逗撓得罪令繼英卽軍中召還屬吏尋掌三班拜宣徽北院使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瑩出鎭繼英遂冠樞宥小心愼靖以勤敏稱上倚賴之景德初授樞密使舊制樞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有詔特加國封嘗因進補軍校白上曰疎外之人急於攀附者謂臣蒙蔽不爲薦引上曰此輩雖有勞緣亦須因事立功方許擢用不可過求僥倖卿勿復言也從幸澶州契丹請和諏訪經略繼英預焉明年郊祀加特進檢校太傅三年卒年六十一上臨哭之賜白金五千兩贈太尉侍中謚恭懿且爲葬其祖父贈其妻賈長樂郡太夫人錄其子壻門下親吏數十人初繼英幼孤寄育外氏既貴外王父諸舅有族殯者時方奏遣其子營葬會卒特詔有司給辦焉子遵式遵誨遵度遵範皆至顯宦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初爲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給事左右性謹介不好狎未嘗踐市肆卽位補殿直稍遷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授軍器庫副使遷尙食使逾年與郭昭敏並爲東上閤門使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是夏制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因取是書及道德坊宅一區賜之其後居位既久機務益繁副使趙昌言寇準鋒氣皆銳慢顯顯或失詆讓短終不肯改上每面戒之淳化二年八月詔加切責黜授隨州刺史充崇信軍節度觀察等使遣之任俄知永興軍徙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閒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狠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爲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況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怠遲留顧戀實兼有之莫若勿憚往來潛爲更代既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初溫仲舒知州日開拓山林諷藩部獻其地後朝廷雖嘗給還而採伐如故轉運使盧知翰請量給藩部茶綵以酬所獻詔遣張從式與顯同往規度顯言乃者朝命以趙保吉脩貢邊城務使安靜若今動衆開斥疆境非便議遂罷咸平初入朝改橫海軍節度出知鎭州二年曹彬卒復拜樞密使郊祀加檢校太師眞宗幸大名內樞惟顯與副使宋湜從言者多謂顯專司兵要謀略非長會湜卒乃以參知政事向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知定州秋吏民詣駐泊都部署孔守正言顯治狀願借留守正以聞明年秋加鎭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許便宜從事十月契丹入寇前軍過威虜軍比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爲弦濕緩不堪用顯因大破之梟獲名王貴將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鈕斬首二萬級顯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顯之前陣雖有捷克終違詔命上章請罪上降手札以慰其憂悸明年求致仕不許改河陽三城節度將之鎭時議親征契丹顯言戚寒在序敵未犯塞鑾輿輕舉直抵窮邊寇若不逢師乃先老況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部落與之結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幽薊非計之得也凡建議大事上下協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尙有異同未可謂爲萬全之舉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繕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必脩文德養勇銳同時之利以奉行天罰而後可景德初徙知天雄軍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近臣統領軍旅今後宣徽使宜於文武羣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爲之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勳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至若臨敵命將則責專任出師應敵則約束將校使相應援全是

數者則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既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是年秋遣還鎮契丹入寇上議親征顯復陳三策謂大將軍方在鎮定契丹必不南侵車駕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軍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母子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攻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攻其營砦則沿河遊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擊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遣使脩貢稱藩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鹽以濟邊民從顯之請也三年冬被病詔中使偕尚醫療視明年正月許還京師時車駕上陵顯謂賓佐曰余年位僭極今天子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言訖涕下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車駕至鄭州聞之遣宮苑使鄧永遷馳還護喪贈中書令謚忠肅錄其二子顯自三班不數年正樞任擬擢之速時無儗之者顯吏軍司時張永德以滑州節制爲殿前都點檢及顯自樞密鎮孟津兼相帥永德由太子太師爲相帥同日宣制永德兼大夫反在顯下時人訝之顯居中執政矯情以厚胥吏齪齪自固而已在藩鎮頗縱部曲擾下論者非之子希逸字仲莊以蔭補供奉官好學尤熟唐史聚書萬餘卷換秩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館預脩冊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卒希範至如京副使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媢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於齪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耆德冠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此之謂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八

陶穀 扈蒙 王著 王祜 子旭 孫實
楊昭儉 魚崇諒 張澹 高錫 從子冕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歷北齊、隋、唐爲名族。祖彥謙，歷慈、絳、澧三州刺史，有詩名，自號鹿門先生。父涣，領夷州刺史，唐季之亂，爲邠帥楊崇本所害。時穀尚幼，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十餘歲，能屬文，起家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嘗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時和凝亦爲相，同奏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翰林學士，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穀言多委愜，爲當時最。少帝初，賜緋袍、靴、笏、黑銀帶。天福九年，加倉部郎中。初，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懼移病不出。崧族子昉爲秘書郎，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於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於稠人中厚誣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爲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爾。」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穀性急率，嘗與兗帥安審信集會，杯酒相失，爲審信所奏。時方姑息武臣，穀坐責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涖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即時決者。至於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淹滯即時。坊市死亡喪葬，必俟臺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爲姦，而邀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俄拜中書舍人。嘗請教習樂工，停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棗爲薪，並從其請。開運三年，賜金紫。契丹主北歸，脅穀令從行，穀逃匿僧舍中，衣布褐，陽爲行者狀。軍士意其詐，持刃陵脅者日數四。穀頗工曆數，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得歸國。」及耶律德光死，有孛光芒指北，穀曰：「自此契丹自相魚肉，永不亂華矣。」

遂歸漢，爲給事中。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穀上言曰：「五日上章，旨非舊制，百官敘對，且異昌言，徒浼天聽，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閤聞奏。」從之。仕周爲右散騎常侍。世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從征太原，時魚崇諒迎母後至，穀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爲翰林學士。世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爲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幷尚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爲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策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爲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忻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顯德三年，遷兵部侍郎，加承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思廣勸課之道，穀爲贊辭以進。顯德六年，加吏部侍郎。宋初，轉禮部尚書，依前翰林承旨。穀在翰林，與竇儀不協，儀有公望，慮其軋己，嘗附宰相趙普與趙逢、高錫輩共排儀，儀終不至相位。乾德二年，判吏部銓兼知貢舉。再爲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爲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爲裏，黃絁表之，青綠畫爲甲文，紅錦緣，青絁爲下帬，絳韋爲絡，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膺爲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莊宗入洛，悉焚毀。」質命有司如穀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創意造之，後承用焉。明德門成，詔穀爲之記。乾德中，命庫部員外郎王貽孫、周易博士奚嶼同考試品官子弟，穀屬其子邴於嶼，邴書不通，以合格聞，補殿中省進馬。俄爲人所發，下御史府案問，嶼責授乾州司戶，貽孫責授左贊善大夫，奪穀奉兩月。穀後累加刑部、戶部二尚書。開寶三年，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穀強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爲人儁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好名類此。初，太祖將

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爾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子邴至起居舍人天禧四年錄穀孫寔試祕書省校書郎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洋涿州別駕祖智周盧龍軍節度推官父曾內園使蒙少能文晉天福中舉進士入漢爲鄠縣主簿趙思綰叛遣郭從義討之郡縣吏供給皆戎服趨事蒙冠服褒博舉止舒緩從義頗訝之轉運使李穀謂曰蒙文學名流不習吏事遂不之問周廣順中從歸德軍節度趙暉爲掌書記召爲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蒙從弟載時爲翰林學士兄弟並掌內外制時號二扈宋初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請託於同年仇華黜爲太子左贊善大夫稍遷左補闕掌大名市征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開寶中受詔與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詳定古今本草五年連知貢舉七年蒙上書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卽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典其事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受禪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爲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卽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林學士與李昉同修太祖實錄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轉戶部侍郎加承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尙書致仕未幾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自張昭竇儀卒典章儀注多蒙所刊定初太祖受周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卽位禮官以爲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所因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於禮爲允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爲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多著述有鼇山集二十卷行於世載字仲熙有傳見五代史

王著字成象單州單父人性豁達無城府幼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周祖鎮大名世宗侍行聞著名召置門下因得謁見周廣順中世宗鎮澶州辟觀察支使隨世宗入朝還殿中丞卽位拜度支員外郎顯德三年充翰林學士六年丁家艱起復南唐李景使其弟從善來貢會恭帝嗣位命著伴送至睢陽加金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世宗靈駕赴慶陵符后從行公務悉資於著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二年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貢黃鸚鵡著獻頌因以規諫太祖甚嘉其意下詔褒之四年春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之過黜爲比部員外郎乾德初改兵部員外郎二年復知制誥數月加史館修撰判館事三年就轉戶部郎中六年復爲翰林學士加兵部郎中再知貢舉開寶二年冬暴卒年四十二著少有俊才世宗以幕府舊僚眷待尤厚常召見與語命皇子出拜每呼學士而不名屢欲相之以其嗜酒故遲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漸太祖與范質入受顧命謂質等曰王著藩邸舊人我若不諱當命爲相世宗崩乃止著善與人交好延譽後進當世士大夫稱之有傳見五代史

王祜字景叔大名莘人祖言仕唐黎陽令父徹舉後唐進士至左拾遺祜少篤志詞學性倜儻有俊氣晉天福中以書見桑維翰稱其藻麗由是名聞京師鄴帥杜重威辟爲觀察支使漢初重威移鎮睢陽反側不自安祜嘗勸之使無反漢不聽祜坐是貶沁州司戶參軍因作書貽鄉友以見志辭氣俊邁人多稱之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太祖受禪拜監察御史由魏縣移知光州遷殿中侍御史乾德三年知制誥六年加集賢院修撰轉戶部員外郎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卽命祜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班師召還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祜代之俾察彥卿動靜謂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

也祜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故世謂祜有陰德繼以用兵嶺表徙知襄州湖湘平移知潭州召還攝判吏部銓時左司員外郎侯陟自揚州還復判銓祜判門下省陟所注擬祜多駮正盧多遜與陟善陟因訴之多遜素惡祜不比己遂出祜爲鎮國軍行軍司馬太平興國初移知河中府入爲左司員外郎拜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太宗謂祜文章清節兼著特拜兵部侍郎月餘卒年六十四初祜掌誥會盧多遜爲學士陰傾趙普多遜累諷祜比己祜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說事勸釋之多遜滋不悅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頗類識者服其先見祜子三人曰懿曰旦曰旭旦自有傳初祜知貢舉多拔擢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取也後與其子旦同入兩制居中書懿字文德勵志爲學舉進士嘗知袁州有政績卒年四十九

旭字仲明嚴於治內恕以接物尤篤友義以蔭補太祝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鑊緱氏一鎌之謠又知雍邱縣真宗尹京時素聞其能及踐阼三遷至殿中丞自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職王矩嘗薦旭材堪治劇真宗召旦謂曰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豈以卿故屈之邪命授京府推官旦固辭改判南曹由判國子監出知潁州荒政修舉大中祥符間旦既薨歷中外早有政績由兵部郎中出知應天府卒年六十八懿子睦旭子質皆能其官

質字子野少謹厚淳約力學問師事楊億億歎以爲英妙伯父旦見其所爲文嗟賞之以蔭補太常寺奉禮郎後獻文召試賜進士及第被薦爲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丁父憂與諸弟飯脫粟茹蔬終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少質嘗因爭事宗旦曰少年乃與丈人抗邪質曰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爲屈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慚沮爲薄其罪還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以本曹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時兄雍爲三司判官質不欲兄弟並居省府懇辭得知壽州徙廬州盜殺其徒幷貲而遁捕得之質論盜死大理以謂法不當死質曰盜殺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懷其黨且許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殺人取貲而捕獲貸之豈法意乎疏上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採古今鍊形攝生之術撰寶元總錄百卷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非自首者勿原著爲令於是鄭戩葉清臣皆言質非罪且稱其材起知泰州遷度支郎中徙荊湖北路轉運使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饑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加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克己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以誚質質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世以此益賢之

楊昭儉字仲寶京兆長安人曾祖嗣復唐門下侍郎平章事吏部尚書祖授唐刑部尚書父景梁左諫議大夫昭儉少敏俊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歷鎮魏掌書記拜左拾遺直史館與中書舍人張昭遠等同修明宗實錄書成遷殿中侍御史天福初改禮部員外郎晉祖命宰相馮道爲契丹冊禮使以昭儉爲介授職方員外郎旋加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不踰月三拜命時人榮之又爲荊南高從誨生辰國信使賜金紫使回拜中書舍人又爲翰林學士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對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懋建諍臣彌縫其闕今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爲蠹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

繹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會請告洛陽不赴晉祖興爲有司所糾停官未幾起爲河南少尹改祕書少監尋復中書舍人時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主喜詔立碑記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攜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周世宗愛其才復召入翰林爲學士歲餘改御史中丞多振舉臺憲故事未幾以鞫獄之失與知雜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糺並出爲武勝軍節度行軍司馬開寶二年入爲太子詹事以眼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太宗即位就加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七十六昭儉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然利口喜譏訾執政大臣懼其構謗多曲徇其意

魚崇諒字仲益其先楚州山陽人後徙於陝崇諒初名崇遠後避漢祖諱改之幼能屬文弱冠相州刺史辟爲從事會魏帥楊師厚卒建相州爲昭德軍分魏郡州縣之半以隸之魏人不便裨校張彥及帳下因節度使賀德倫歸款莊宗崇諒奔歸陝明宗即位秦王從榮表爲記室從榮誅坐除籍流慶州淸泰初移華州俄以從榮許歸葬放還陝三年起爲陝州司馬仕晉歷殿中侍御史鳳翔李儼表爲觀察支使奉方物入貢宰相薦爲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開運末契丹入汴契丹相張礪薦爲翰林學士契丹主北歸留崇諒京師漢祖之入盡索崇諒所受契丹詔敕焚於朝堂復令知制誥俄拜翰林學士就加中書舍人隱帝即位崇諒以母老求就養除保義軍節度副使領台州刺史食郡奉會舉師討三叛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知後事凡供軍儲備調發皆促期而辦近鎭賴之崇諒親屬盡在鳳翔城中踰年城破李穀爲轉運使庇護崇諒家數十口皆無恙崇諒請告自岐迎居於陝未幾王仁裕罷內職朝議請召崇諒爲學士周祖踐祚書詔繁委皆崇諒爲之廣順初加工部侍郎充職會兗州慕容彥超加封邑彥超已懷反側遣崇諒充使賜官告仍慰撫之時多進策人命崇諒就樞密院引試考定升降崇諒以母老思鄉里求解官歸養詔給長告賜其母衣服繒帛茶藥緡錢假滿百日令本州月給錢三萬米麵十五斛俄拜禮部侍郎復爲學士詔令侍母歸闕崇諒再表以母老病乞終養優詔不允世宗征高平崇諒尚未至陶穀乘間言曰魚崇諒逗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訖太祖朝不起太宗即位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致仕歲餘卒

張澹字成文其先南陽人徙家河南澹幼而好學有才藻晉開運初登進士第宰相桑維翰器之妻以女解褐校書郎直昭文館再遷祕書郎充鹽鐵推官歷左拾遺禮部員外郎並充史館修撰出爲洛陽令秩滿授吏部員外復充史館修撰周恭帝初拜右司員外郎知制誥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會祕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澹及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殿中侍御史師頌並試覈定優劣太祖令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未幾通判泰州兼海陵鹽監副使蜀平通判梓州復拜祠部郎中開寶初就轉倉部郎中四年冬以本官知制誥六年會李昉責授盧多遜使江南內署闕學士太祖令澹權直學士院七年長春節攝殿中監祭酒命賜金紫六月權點檢三司事不逾旬疽發背卒年五十六太祖聞其無子甚愍之命中使護葬於洛陽澹美風儀善談論歷官釐務所至皆治初與詞臣校藝黜居郎署頗怏怏晚年附會盧多遜方再獲進用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此蓋陶穀高錫黨張去華以沮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高錫字天福河中虞鄉人家世業儒幼穎悟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王晏鎭徐州辟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辟河南府推官坐按獄失實奪官還置涇州會赦得歸周顯德初劉崇入寇宰相請選將拒之世宗銳意親征破崇高平誅敗將樊愛能等由是政無大小悉親決之不復責成有司錫徒步詣招諫匭上書請擇賢任官分治衆職疏奏不報世宗嘗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官分撰俳優詞付教坊肄習以奉游宴錫復上疏諫後爲蔡州防禦推官宋初棄官歸京師詣匭上疏請禁兵器疏入不報建隆五年又以書干宰相范質質奏用爲著作佐郎明年春遷監察御史秋拜右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乾德初賜緋太宗尹京石熙載在幕中錫薦銑應進士舉于熙載望首薦銑辭藝淺薄熙載不許錫

深衡之數於帝前言熙載裨贊無狀帝具以語太宗且曰當爲汝擇人代之太宗曰熙載勤於涖職閑高錫嘗求薦其弟熙載拒之慮爲錫所構帝大悟雖怒之未有以發會使青州私受節帥郭崇賂遺又嘗致書澧州刺史爲僧求紫衣爲人所告事下御史府按實責貶萊州司馬遇赦改均州別駕移陳州太平興國八年卒兄子寬寬字子莊周顯德中詣闕上書稱旨擢爲諫議大夫宰相范質以爲超擢太過詔特受將仕郎守右補闕賜賚加等宋初由膳部都官員外郎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雍熙二年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錄其子垂休爲固始主簿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爲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儁著之敏達濤之治迹錫之策慮寬之敦質咸有可觀然豫成禪代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詖忌前酣醟少檢附勢希榮構讒謀己皆無取焉蒙博洽長厚繼寶儀裁定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去太祖以宣祖配天爲識者所非昭儉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好訐爲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權聞毀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賁之典則爲譽者聳勤矣祐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太宗之他疑又却盧多遜之傾趙普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旦爲宋元臣焉

宋史卷二百六十九

宋史卷二百七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二十九

顏衎 劇可久 趙逢 蘇曉

高防 馮瓚 邊珝 王明

許仲宣 楊克讓 段思恭 侯陟

李符 魏丕 董樞

顏衎字祖德，兗州曲阜人，自言兗國公四十五世孫。少苦學，治左氏春秋。梁龍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以治行聞，再調臨濟令。臨濟多淫祠，有針姑廟者，里人奉之尤篤。衎至，即焚其廟。後唐天成中，爲鄆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者，以書告屬邑毋聚斂爲獻賀。衎未領書，以故規行之，尋爲吏所訟。習遽召衎笞之，幕客軍吏咸以爲辱及正人。習甚悔焉，即表爲觀察推官，且塞前事。長興初，召拜太常博士。習力奏留之。習致仕，衎東歸養親。未幾，房知溫鎮青州，復辟置幕下。知溫險愎，厚斂多不法，衎每極言之，不避其患。晉祖入洛，知溫恃兵力偃蹇，衎勸其入貢。知溫以善終，衎之力也。知溫諸子不慧，衎勸令以家財十萬餘上進，晉祖嘉之，歸功於衎。知溫子彥儒授沂州刺史，衎拜殿中侍御史，俄遷都官員外郎，充東都留守判官，改河陽三城節度副使，檢校左庶子，知州事。居半歲，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痹疾，衎不奏，棄官去侍疾，不復有仕宦意。歲餘，父疾不能起，衎親自擲矢，未嘗少倦。晉祖聞之，召爲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遣使促召至闕，辭曰：「臣無他才術，未知何人誤有聞達，望放臣還，遂其私養。」晉祖曰：「朕自知卿，非他人薦也。」俄廢樞密院，以本官奉朝請。踰年，上表請還侍養，授青州行營司馬。丁父憂，哀毀甚。俄召爲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有詔止守本官。未幾，復出爲天平軍節度副使。開運末，授左諫議大夫，權判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衎執憲頗有風采，嘗上言：「纔除御史者，旋授外藩賓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得以輕易，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勑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釐雜務。」詔惟辟召入幕如故，餘從其請。復抗表求侍養，改戶部侍郎。衎又堅乞罷免，詔書褒許，即與其母東歸。漢乾祐末，丁憂服除，詔鄆州高行周津遣赴闕，衎辭以足疾不至。周廣順初，起爲尚書右丞，俄充端明殿學士。太祖征兗州，駐城下，遣衎往曲阜祠文宣王廟。城平，以衎權知州事。歸朝，權知開封。時王峻持權，衎與陳觀俱爲峻所引用，會峻敗，觀左遷，衎罷職，守兵部侍郎。顯德初，上表求解官，授工部尚書致仕，還鄉里，臺閣縉紳祖餞都門外，冠蓋相望，時人榮之。建隆三年春，卒于家，年七十四。衎守章句，無文藻，然諒直孝悌，爲時所推。

劇可久字尚賢，涿州范陽人。沉毅方正，明律令，與馮道、趙鳳爲友。後唐同光初，鳳薦於朝，補徐州司法，以幹職聞，召爲大理評事，賜緋。踰年，遷大理正，坐誤治獄，責授登州司戶。遇赦，召爲著作郎，仕晉歷殿中少監、太子右諭德、大理少卿，賜金紫。晉祖崩，可久方在病告，有司糾以不赴國哀，坐免。未幾，復官，還大理卿。周廣順初，改太僕卿，復爲大理卿。會鄭州民李思美妻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實以大辟，有司擿治瑛，瑛具伏。可久斷瑛失入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欲殺瑛，召可久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恕耶？」可久執議益堅，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僕卿，分司西京。顯德三年，所舉官犯贓，可久坐傳任。明年，復起爲右庶子。世宗以刑書深古，條目繁細，難於檢討，又前後勑格，重互亦難詳審，於是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刑法者，御人之銜勒，救弊之斧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而廢也。雖堯舜之世，亦不能捨此而致治。今奉制旨刪定律令，有以見明罰敕法之意也。竊以朝廷之所用者，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勑三十二卷，及國朝制勑等，律令則文辭古質，或難以詳明；格勑則條目繁多，或有所疑誤。將救舞文之弊，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有所守。臣等商議，望準制旨施行。」仍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職方郎中鄧守中、倉部郎中王瑩、司封員外郎賈玭、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秩。律

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勑之有繁雜者隨事刪削其有矛盾相違輕重失宜者盡從改正無或拘牽候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從之自是湜等於都省集議刪定仍令大官供膳五年書成凡三十卷目曰刑統宰相請頒天下與律疏令式並行可久復拜大理卿建隆三年告老改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七可久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

趙逢字常夫嬀州懷戎人性剛直有吏幹父崇事劉守光爲牙校後唐天祐中莊宗遣周德威平幽州因誅崇逢尙幼德威錄爲部曲令與諸子同就學及德威戰沒胡柳陂逢乃游學河朔間久之西游客鳳翔李從曮門下從曮卒侯益領節制逢又依之漢乾祐中益入爲開封尹表逢爲巡官逢不樂乃求舉進士是歲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詡典貢舉擢登甲科解褐授祕書郎直史館周廣順中歷左拾遺右補闕皆兼史職世宗嗣位遷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顯德四年改膳部員外郎知制誥逾年轉水部郎中仍掌誥命恭帝卽位賜金紫宋初拜中書舍人太祖征澤潞逢從行次河內聞李筠擁兵入寇又慮太行艱險乃妄言墜馬傷足留於懷州駕還京有密旨除拜逢當草制又稱疾不入太祖謂宰相曰此人得非規避行役者耶對曰誠如聖言遂貶房州司戶會恩量移汝州司馬乾德初召赴闕授都官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二年改判昭文館未幾充樞密直學士加左諫議大夫蜀平出知閬州時部內盜賊攻州城逢防禦有功賊既平誅滅者僅千家妻朱氏病死京師詔給葬事代還遷給事中充職六年權知貢舉太祖征太原以逢爲隨軍轉運使鑄印賜之會發諸道丁壯數十萬築堤壅汾水灌晉陽城逢白太祖乞效用卽命督其版築時方盛暑逢於烈日中親課力役因而遘疾輿歸京師開寶八年卒逢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故縉紳目之爲鐵橛大中祥符三年特詔錄其子極爲三班借職

蘇曉字表東京兆武功人父瓚仕後唐歷祕書少監長興初曉辟鄧州從事漢祖鎮太原表爲觀察支使周廣順初由華州支使入爲大理正以讞獄有功遷少卿顯德中歷屯田郎中宋初詔與竇儀奚嶼張希讓等同詳定刑統爲三十卷及編勑四卷建隆四年權大理少卿事遷度支郎中乾德三年出爲淮南轉運使建議榷蘄黃舒廬壽五州茶置十四場規其利歲入百餘萬緡開寶三年遷司勳郎中改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先是朝廷遣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間守信盜官錢鉅萬既受代爲部下所發守信至中牟自剄於傳舍太祖命曉案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李卽守信息女守信嘗用木爲筏以遺適曉得守信所送書以進太祖將捨之曉上章固請寘於法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致破產盡得所隱投官錢擢拜曉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賜金紫還左諫議大夫七年監在京商稅九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曉深文少恩當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所致

高防字修己幷州壽陽人性沉厚守禮法累世將家父從慶戍天井關與梁軍戰死防年十六護柩以歸事母孝好學善爲詩初張從恩爲北京副留守奏攝太原府倉曹掾從恩移澶州防禦使表爲判官有親校段洪進盜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從恩聞之怒將殺之洪進懼紿曰判官使爲之從恩召防詰之防卽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遣防錢十千馬一匹遣之防拜受而去終不自明既而悔之命騎追及防不得已而還賓主如初又居帳下歲餘稍稍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恩益加禮重從恩入爲樞密副使防授國子監丞從恩留守西洛又爲推官召拜殿中丞充鹽鐵推官以母憂去官服除隨從恩歷鄆晉潞三鎭判官契丹入汴晉主北行從恩欲歸款契丹召拜計議防爲陳逆順請固守臣節爲左右所搖從恩不用其言遂歸契丹既行命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從恩所親王守恩爲巡檢與防同領郡事防與守恩謀誅行遷以城歸漢祖漢祖召防赴太原加檢校金部郎中乾祐初授屯田員外郎改浚儀令時楊邠用事與防有隙未幾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裹印自門入授防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爲主刑官乎俄而周祖卽位起爲刑部員外郎吏齎印至一如夢中所覩改開封令遷本府少尹除刑部郎中宿州民以刃殺妻妻族受賂僞言風狂病瘖吏引律不加拷掠具獄上請覆防云其人風不能言無醫驗狀以何爲證且

禁繫踰旬，亦當須索飲食，願再劾，必得其情。周祖然之，卒實於法。世宗尹京，判官崔頌忤旨，簡求僚佐，宰相首以防薦。周祖曰：「朕方欲用之。」乃以防代頌。世宗即位，拜左諫議大夫，賜金紫鞍勒馬。顯德二年，遷給事中，從征淮南，初下秦州，即命防權知州事，兼判海陵監事。會吳師至，迺遷州民入牙城，分兵固守，以俟外援。俄而揚帥韓令坤馳騎召防，吳軍復至廣陵，防與令坤敗之，詔書嘉獎。三年，改左散騎常侍。其秋，召歸闕，復歷知蔡、宋二州，再從世宗南征，判行泗州。及城降，命防知州事，復知蔡州。五年，遷戶部侍郎。世宗謀取蜀，以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屢發芻糧赴鳳州，爲征討之備。太祖還自陳橋，防所居爲里民所略，詔賜綾絹衣服、金褐鞍馬。及征李筠，防又爲潞州東北路計度轉運使。澤潞平，拜尚書左丞，賜銀器、綵帛、鞍勒馬。建隆二年，出知秦州。州與夏人雜處，罔知教養，防齊之以刑，舊俗稍革。州西北夕陽鎮連山谷，多大木，夏人利之。防議建採造務，闢地數百里，築堡要地，自渭而北，夏人有之，自渭而南，秦州有之。募卒三百，歲獲木萬章。夏部尚波千等率諸族千餘人涉渭奪木筏，殺役兵，防出與戰，俘四十七人以獻。太祖慮擾邊郡，詔諭酋帥，賜所獲之俘錦袍銀帶以遣之，遂罷採木之役，命吳廷祚爲節度以代防。歸爲樞密直學士，復出知鳳翔。乾德元年卒，年五十九。太祖甚悼惜，賜其子太府寺丞延緒詔曰：「爾父有幹蠱之才，懷匪躬之節，朕所毗倚，遽茲淪亡，聞之震傷，不能自已。矧素尚清白，諒無餘資，殯殮所須，特宜優恤。今遣供奉官陳彥珣部署歸葬西洛，凡所費用，並從官給。」

馮瓚字禮臣，齊州歷城人。性便佞，任數務巧進。父知兆，後唐司農卿。瓚以蔭補解褐，授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出爲諸城令。歲滿，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漢初，改監察御史。周廣順元年，遷殿中侍御史。河陽判官宋仁範與洛陽嫠婦交訟，詔瓚劾之，獄成，大理斷以官當徒，追兩官告身。刑部員外郎張處素覆核無異，奏行。仁範詣闕訴其事，詔還一官，瓚洎處素俱坐降一階。顯德初，遷刑部員外郎，充三司判官。歲餘，改祠部郎中，充集賢院直學士。宋初，轉兵部郎中，加金紫階。瓚風神俊爽，善談論，有吏材，太祖甚寵之，擢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舒州。境內有菰蒲魚鱉之饒，居民採以自給，防禦使司趨盡征之，瓚奏奪民利，請蠲除。從之。建隆四年春，徙知廬州。乾德三年，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時劍外初平，卒有亡命者，散匿爲盜，命瓚知梓州。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誘其餘黨千餘人，並釋其罪，境內獲安。初，太祖欲任用瓚，常與趙普言瓚有奇材，普忌之，乃遣詣蜀平寇，潛令所親信從其行，密察其過。即亡入京師，擊登聞鼓，訟瓚及監軍綾錦副使李美、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檝受賕爲姦事。急召歸闕，親問之，詞理屢屈。乃屬吏，既而普遣人至潼關，閱其囊裝，得金帶珍玩之物，皆封題將以賂劉嶅。嶅方在太宗幕府，瓚具伏，普言法當死。太祖欲貸之，普固執不可，乃削去名籍，瓚流登州沙門島，美配隸通州海門島，嶅免所居官。李檝者，嘗與王德裔佐王饒幕，太祖納孝明皇后，因識之。德裔輕率而檝謹厚，太祖薄德裔而厚檝。至是檝特免配流，未幾，復爲御史。瓚在海上凡十年，不得召。開寶末，遇赦放還。太宗即位，授左贊善大夫。太平興國元年冬，與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至是以帑藏充溢，乃命分之。二年，復賜金紫。明年，判大理寺，改度支判官，遷祕書少監，充職。四年，上親征太原，以瓚爲隨駕三司判官，凱旋，改大理卿，兼判祕書省。以足疾求解，優詔免朝請，令於本司視事。瓚抗章請退，除給事中致仕，復舊勳階。五年卒，年六十七。子克忠，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邊珝字待價，華州鄭人也。曾祖頵，石泉令。祖操，下邳令。父蔚，太常卿。珝晉天福六年舉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直洪文館。漢乾祐初，爲右拾遺，加朝散大夫。澤州饑，奉詔視民田。周廣順元年，遷右補闕。三年，轉起居舍人。顯德二年，改庫部員外郎。丁外艱，服闋，授職方員外郎，知通州。珝課鬻鹽於狼山，歲增萬餘石。宋初，詣衞州視秋稼，及掌京倉。建隆二年，兄玕自河南令入爲吏部員外郎，復以珝爲洛陽令，兄弟迭尹赤邑，時人榮之。乾德初，召爲倉部郎中。蜀平，命珝知

三泉縣開寶初遷職方郎中監京兆麴務又掌永安軍榷貨奏徙務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殺其父本部收尉因之官吏推劾累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詔玥案鞫盡得其實乃富民以私憾誣告尉即反坐之就命權知州事仍兼榷貨務罷郡又兼掌酒稅鹽礬務未幾丁母憂起復知州事會征江表兼領淮南轉運使金陵平知江北諸州轉運事太宗即位遷吏部郎中召還賜金紫充廣南轉運使初至桂州守張頌卒頌濰州人藁葬城外舊制不許以族行僕人乃分匿其家財玥召官吏悉追取之部送其柩歸濰州又屬郡守與護軍有忿隙者但奏令易地不致之於罪覺太平興國五年代歸拜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七年移知開封府明年夏卒年六十三玥精力有吏材帝方欲倚用及聞其卒歎惜數四賻其家絹四百匹錢二十萬玥一子早卒以其從子俊爲尉氏主簿兄玗至金部郎中弟玢右贊善大夫從子倣至殿中丞倚爲比部員外郎

王明字如晦大名成安人晉天福中舉進士不第驍騎將藥元福爲原州刺史辟爲從事馮暉節制靈武表爲觀察巡官周廣順初元福領陳州防禦使奏署判官會劉崇寇晉州命元福將兵援之事多咨於明先是州縣吏部送丁壯餉糧一夕夫盡遁去元福怒盡驅官吏出軍門將就戮明馳往止之入白元福曰今軍儲無闕丁夫數萬人文吏懦不能制斬之何益不如寬以待之賊敗凱旋公無專殺之名不亦善乎元福感悟盡免其死既而崇衆宵遁即命元福爲建雄軍節度留鎮因奏署明爲書記賜緋魚顯德初元福移鎮陝恃功多驕恣明以直道規之忤其左右多毀明於元福元福亦稍疎之明以父病求歸省元福數召明明因謝絶之詣闕上書求任州縣歷清平鄄城二縣令宋初荆南高繼沖入覲授彰門節鉞以明爲武寧軍節度掌書記乾德初召公卿近臣各舉清白有吏幹者一人給事中馬士元以明塞詔召爲左拾遺蜀平選知榮州代歸還右補闕會用兵於嶺南選爲荆湖轉運使開寶三年大舉南征以明爲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絶舟車不通但以丁壯數萬人轉遞供億不闕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守其倉庫既而賀州未下明入與主帥計曰當急取之恐援兵至則我師勝負未可知諸將頗猶豫明乃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人擁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懼開門納款遂據有之因抵廣州賊衆十餘萬拒戰是夕大風發屋折木衆乃驚懼明與都部署潘美等謀命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先搗賊壘大軍蓐食陣以待之俄而萬炬皆發焚其柵賊驚果來犯大軍因迎擊之賊大敗斬首數萬劉鋹以城降廣州平爲本道轉運使太祖嘉其功擢授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充轉運使俄以潘美尹崇珂爲嶺南轉運使以明爲副使明徧歷部內視民疾苦舊無名科斂悉條奏除之嶺表遂安七年代歸帝召見勞問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是歲將用師南唐以明爲黃州刺史帝密授成算明既視事即完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解其意俄而王師自荆渚乘戰艦而下即以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櫂都部署擊鄂州軍於江南斬首三百級又破萬餘人於武昌殺江南軍七百人拔樊山砦破江州軍斬首三千級又破江南軍三百人於江中獲船十餘艘又擊敗湖口軍萬餘衆奪戰艦五百艘時南唐將朱令贇自上江領衆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抵金陵爲援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請添造戰艦三百艘以襲令贇帝曰非應急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之果疑大軍襲其後逗撓不敢進明移檄諸軍相爲掎角因督兵櫂襲之至小孤山與諸軍合勢大破之擒令贇衆赴水死者十五六金陵平詔明安撫諸郡因命知洪州太宗即位兼領江南諸路轉運使召爲右諫議大夫充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七年與侯陟同判三司事八年召分三司各命使領之改左諫議大夫爲鹽鐵使還給事中雍熙四年改光州刺史出知幷州端拱元年代還表求換秩改禮部侍郎會契丹擾邊詔以明知真定府契丹遁去淳化初詔歸闕知京朝官差遣事二年卒年七十三子挺扶並進士及第歷臺省累爲轉運使皆知名挺至殿中侍御史扶嘗直集賢院至工部員外郎景德中錄幼子捘爲光祿寺主簿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其孫師顏爲三班借職捘至殿中丞

許仲宣字希粲青州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時年十八周顯德初解褐授濟陰主簿考功員外郎張乂薦爲淄州團練判官宋初赴調引對便殿仲宣氣貌雄

偉太祖悅之擢授太子中允受詔知北海軍仲宣度其山川形勢地里廣袤可以爲州郡因畫圖上之遂升爲濰州初議建牧馬監令仲宣行視諸州頗得善地從征幷門掌給納四十餘州資糧悉能集事帝益知其彊幹開寶四年知荆南轉運事及征江南又兼南面隨軍轉運事兵數十萬供饋無闕南唐平以漕輓功拜刑部郎中中謝日召升殿獎諭賜緋九年詔知永興軍府事太宗嗣位遷兵部郎中驛召赴闕賜金紫授西川轉運使屬西南夷寇鈔邊境仲宣親至大度河諭以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率服會言事者云江表用兵時仲宣乾沒官錢召還令御史臺盡索財計簿鉤校凡數年而畢無有欺隱改廣南轉運使會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大將孫全興等失律仲宣因奏罷其兵不待報卽以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草檄書以諭交州交州卽送款內附遣使修貢仲宣復上章待罪帝嘉之太平興國六年冬南郊畢還吏部郎中八年與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兵部郎中劉保勳刑部郎中辛仲甫皆以久次郎署擢陞諫垣仲宣爲左諫議大夫未幾召還以本官權度支雍熙四年出知廣州未上移知江陵府俄改河南府端拱中遷給事中淳化元年卒年六十一仲宣性寬恕倜儻不檢有心計初爲濟陰主簿時令與簿分掌縣印令畜嬖妾與其室爭寵令弗能禁嬖欲陷其主竊取其印藏之封識如故以授仲宣翼日署事發匣則無其印因逮捕縣吏數輩及令簿家人下獄鞫問果得之於令舍竈突中令聞之倉皇失措仲宣處之晏然人服其量嘗從征江南都部署曹彬令取陶器數萬給士卒爲燈具仲宣已預料置奉之如其數其才幹類此子待用至國子博士待問再舉及第至殿中丞待旦至比部員外郎待用子巨源亦登進士第

楊克讓字慶孫同州馮翊人高祖公略洪州都督晉末舉進士不第州將劉繼勳辟爲戶曹掾漢乾祐中本府節度張彥成表授掌書記周廣順初彥成移鎭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彥成入爲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彥成死未葬不忍就祿退居別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歷鎭寧軍掌書記顯德二年調授鳳翔府司錄參軍加兼監察御史以祖母老解官歸養未幾改延州觀察推官與通判宋琪並爲節度使趙贊所禮累加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連以家難去職太祖素知其名會贊入覲復稱其才卽起爲左補闕掌蘄口榷貨務乾德六年知果州上言願畢襄事特賜緡錢許葬畢赴任開寶三年就命爲西川轉運副使蜀民懷其舊政璽書褒美代歸闕下疏民利病十事稱旨太祖召升殿賜坐勞問面賜金紫將大用爲侯陟所沮事見陟傳征南唐命克讓知昇州行府昇州平就知州事兼水陸計度轉運使事加兵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初就加刑部郎中知大名府會錢俶陳洪進來歸疆土以克讓爲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泉州民嘯聚爲盜克讓在福州卽率其屯兵至泉州與王明王文寶共討平之四年徙知廣州俄兼轉運市舶使明年卒年六十九克讓少好學手寫經籍盈於篋笥多收圖書墨跡歷官廉謹幹局所至有聲每視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斷決如流無有凝滯當時稱爲能吏子希閔字無悶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能忘屬文警絕尺趙普守西洛府中牋疏皆希閔所爲將奏署本府掾固辭不受普優加給贍張齊賢李沆薛惟吉張茂宗繼領府事皆優待之卒年三十九有集二十卷自教三子日華日嚴日休皆登進士第日華都官員外郎日嚴職方員外郎日休殿中丞希閔弟希甫淳化三年進士至屯田員外郎從子日宣亦登進士第

段思恭澤州晉城人曾祖約定州司戶祖昶神山令父希堯晉祖鎭太原辟爲從事與桑維翰同幕府晉有天下希堯累歷清顯思恭以門蔭奏署鎭國軍節度使官天福中希堯任棣州刺史兼權鹽鐵制置使思恭解官侍養奉章入貢改國子四門博士賜緋開運初出爲華商等州觀察支使劉繼勳節制同州辟爲掌書記繼勳入朝會契丹入汴軍士譁譟請立思恭爲州帥思恭諭以禍福拒而弗從乃止漢祖建國授左補闕隱帝時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言赦過宥罪議獄緩刑苟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歷度支駕部周顯德中定濱州田賦世宗嘉之賜金紫丁外艱服闋拜左司員外郎建隆二年除開封令遷金部郎中乾德初平蜀通判眉州時亡命集衆攻逼州城刺史趙廷進懼不能敵將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人皆觀望無鬬志思恭募軍士先登者厚賞於是諸軍賈勇大敗賊思

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請按其罪太祖憐其果幹不許令知州事丁母憂起復俄召爲考功郎中知泗州會馮繼業自靈州舉宗來朝帝以思恭代知州事仍語之曰馮繼業言靈州非衞霍名將鎭撫之不可汝其往哉思恭曰臣奉詔而往必能治之帝壯之賜窄衣金帶錢二百萬仍以塗涉諸部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下車矯繼業之失綏撫夷落訪求民病悉條奏免之俄而回鶻入貢路出靈州交易於市思恭遣吏市硇砂吏爭直與之競思恭釋吏械其使數日貰之使還愬其主復遣使齎牒詰靈州問故思恭理屈不報自是數年回鶻不復朝貢久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揚州朝廷方經略江表命思恭兼沿江巡檢每出巡委州事於通判以牌印鼓角金鉦自隨驛書自京師來者令齎至其所事多稽滯因與通判李岩相告訐詔以屬吏思恭辭不直責授太常少卿改知宿州太宗卽位遷將作監知秦州坐擅借官庫銀造器又妄以貢奉爲名賤市狨毛虎皮爲馬飾爲通判王廷範所發降授少府少監知邢州太平興國六年遷少府監雍熙元年南郊畢表乞復舊官再爲右諫議大夫二年知壽州端拱初還給事中尋知陝州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三思恭以門資歷顯官不知書無學術然踐更吏事所至亦著勤績子惟一至太常博士三司度支判官從子惟幾第進士仕至兵部員外郎

侯陟淄州長山人漢末舉明經周廣順初試校書郎爲西州回鶻國信使判官還補雷澤主簿司門員外郎姚恕凡四薦陟爲襄城令汝州防禦判官濮陽襄邑令建隆初爲冤句令以清幹聞二年擢爲左拾遺仍知縣事節度袁彥頗爲不法陟抗章言之彥上表謝自陳無罪太祖亦不窮治四年令兼領本縣屯兵俄改淮南轉運使賜緋衣黑銀帶還右補闕乾德三年就改侍御史明年入爲左司員外郎度支判官朝議欲以本官領省事改度支員外郎依前充判官開寶五年復爲左司員外郎六年權判吏部銓俄賜金紫十二月詔與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等同知貢舉未鎖宿出知揚州會出師收金陵陟以所部敗南唐軍千人於宣化城俄爲部下所訟追赴闕陟度理窮乃求哀盧多遜多遜素與陟善爲其晝計時江表未拔太祖厭兵南士暑熾軍卒疫死方議休兵以爲後圖陟適從揚州來知金陵危甚多遜令上急變求見陟時被病令掖入卽大言曰南唐平在朝夕陛下柰何欲班師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願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遂寢前議並赦陟罪復知吏部選事太平興國初遷戶部郎中俄而選人有妄冒事發詞涉於陟南曹雷德驤將奏劾之陟造便殿自首出爲河北轉運使征太原爲太原東路轉運使駕還次鎭州命先還上都供頓軍需以功遷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事五年同知貢舉開寶末趙普在中書陟嘗上疏言其短至是普再入相陟頗憂恚六年南郊畢加給事中七年三司使王仁贍左降以陟與王明同判三司八年卒贈工部尚書陟有吏幹性狡猾好進善事權貴巧中傷人太祖嘗召刑部郎中楊克讓命坐與語且諭以將大用陟素忌克讓偵知之因奏事上問識楊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甚善知其人才誠朝廷佳士也近聞其自言上許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飲器以自奉臣頗怪之上怒亟令克讓出典郡其險詖如此

李符字德昌大名內黃人漢乾祐中郭從義討趙思綰於京兆辟符在幕府表爲京兆府戶曹掾歷鄜縣主簿保義軍節度推官丁內艱服除調汝州防禦判官權知州事右庶子楊恪薦爲大理正乾德中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歸朝以京西諸州錢帛不登選知京西南面轉運事奏便宜百餘條凡四十八事命著爲令賜緋魚因奏對稱旨遷起居郎後荆湖轉運許仲宣隨軍討南唐詔符赴荆湖調發芻糧符領船數千艘順流而下事畢賜金紫符又建議鑿橫江河以通漕運發和州三縣丁壯給其役太祖欲幸西京有事于南郊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也宮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內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不從禮畢還京改比部員外郎判刑部太平興國初遷駕部轉祠部郎中知廣州兼轉運使二年符圖海外諸城及嶺外花木各一以獻在任有善政民爲立生祠五年召爲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兼大理寺理三司副使范旻得罪以符代之賜白金三千兩車駕幸大名領行在三司未幾坐與官屬競課最罷職守本官七年春開封尹秦王廷美出守西京以符知開封府廷美事發太宗令歸第省過趙普令符上

言廷美在西洛非便恐有他變宜遷遠郡以絕人望遂有房陵之貶普恐泄言坐符用刑不當貶寧國軍行軍司馬盧多遜貶崖州也符白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願徙多遜處之普不答先是太宗尹京符因宋琪薦弭德超事藩邸符貶德超爲樞密副使屢稱其冤會德超以事貶帝惡其朋黨徙符嶺表普移符知春州至郡歲餘卒年五十九符無文學有吏幹好希人主意以求進用終以此敗至道二年郊祀追復右諫議大夫祥符五年錄其子璜試將作監主簿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頗涉學問周世宗鎮澶淵辟司法參軍有盜五人獄具丕疑其冤緩之不數日果獲真盜世宗嘉其明慎歷頓邱冠氏元城三縣令世宗即位改右班殿直自陳本以儒進願受本資官世宗曰方今天下未一用武之際藉卿幹事勿固辭也未幾出監明靈砦軍世宗征淮甸丕獲江南諜者四人部送行在詔獎之賜錢十萬還供奉官供備庫副使太祖即位改作坊副使時楊承信帥河中或言其反側未安命丕賜承信生辰禮物陰察之還言其無狀太祖嘗召對語丕曰作坊久積弊爾爲我修整之丕在職盡力以久次轉正使開寶九年領代州刺史凡典工作十餘年討澤潞濰揚下荊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太祖皆先期諭旨令修葺器械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及改繡衣鹵簿亦專敕丕裁製丕撤本坊舊屋爲舍備中收斂直及驚死馬骨歲得錢七千餘緡工匠有喪者均給之太祖幸洛郊祀三司使王仁贍議雇民車牛運法物太祖以勞民不悅召丕議之丕請揀本坊匠少壯者二千餘分爲遞鋪輸之時以爲便雍熙四年代郝正爲戶部使端拱初遷度支使是冬出爲黃州刺史還朝召對便坐賜御書急就章朱邸集丕退作歌以獻因自述願授臺省之職太宗面諭曰知卿本儒生然清望官奉給不若刺史之優也淳化初改汝州刺史歷知鳳州改襄州境內久旱丕以誠禱之一夕雨沾足明年召還屢求退居西洛不許四年表求致仕授左武衛大將軍仍領汝州刺史俄判金吾街仗初六街巡警皆用禁卒至是詔左右街各募卒千人優以廩給使傳呼備盜丕以新募卒引對遂分四營營設五都一如禁兵之制五年改領郢州刺史俄改領復州遷左驍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丕好歌詩頗與士大夫遊接有時稱南唐主李煜妻卒遣丕充弔祭使且使觀其意趣煜邀丕登昇元閣賦詩丕有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以風動之太宗嘗賜詩令丕與柴禹錫和焉

董樞真定元氏人後唐太清中以獻書授校書郎累歷賓佐晉天福中爲左拾遺知樞密院表奏周廣順初爲左補闕世宗即位詔常參官各奏封事樞上平吳策淮南平遷浚儀令恭帝即位遷殿中侍御史太祖乾德初遷主客員外郎上書請伐蜀蜀平通判劍州會全師雄叛攻劍刺史張仁謙足疾不能戰欲棄城走樞固爭戰賊敗之因招餘衆降仁謙飲樞令醉密殺降數百誣奏樞與賊通會中使自成都還備言其事太祖並召之庭辯曲直仁謙遂屈下御史臺鞫之黜宋州教練使以樞嘗貢西伐計遷比部郎中三年出兼桂陽監使上書請伐廣南詔益桂陽戍卒三千令樞統之開寶二年又上方略會劉鋹命內侍曾居實侵桂陽樞擊退之三年大舉伐鋹令樞率兵趣連口克之改兵部郎中權知連州兼行營招撫使嶺南平賜錢三百萬四年移知襄州又爲河北轉運使改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初樞罷桂陽監以左贊善大夫孔璘代之璘通三禮嘗講學於河朔擢第歷州縣及升朝蒞桂陽歲滿以太子洗馬趙瑜代之瑜趙州人家世豪右自言諳練邊事開寶中命爲易州通判歲滿移桂陽瑜至即稱疾遂以著作郎張侃代之侃至月餘奏瑜在任累月得羨銀數千斤雖送官而不具數聞計樞與璘隱沒可知矣詔下御史案之獄具有司計盜贓法俱當死太祖曰趙瑜非自盜但不能發擿耳樞璘並坐死瑜決杖流海島擢侃爲屯田員外郎

論曰顏衎振舉風憲不避彊禦劇可久居廷尉之任以平允聞趙逢果斷之士而獨尚嚴酷處之要密之職則非所宜蘇曉銳意深刻樂致人罪後嗣衰謝厥報不誣高防陳逆順以聳臣節體明慎而究疑獄治迹清操歿而彌章若其自誣以救人之死古人何加焉馮瓚省關市之苛賦設方略以擊賊功若可稱而巧宦任數竟致傾敗理固然矣邊珝王明許仲宣楊克讓當官效用以清幹稱

然仲宣寬簡持重，造次不撓，蓋人之難能者。王明累參戎事，預立戰功，至若開諭元福，止其暴誅，此赴蹈之仁也。段思恭遏亂兵，擊羣寇，便宜從事，以著奇績，斯亦可矣，然不能動遵規矩，速訟左降者再焉。侯陟吏才適用，患在忮刻。李符博通時務，乃事深文，以致投荒自斃，遂爲口實。魏丕久典工效，以濟戎用，至於平反冤盜之獄，捄楊承信之誣，𠷣尤可稱。董樞論平吳伐蜀及取廣南，咸克舉之，且多戰功，而以貪墨取敗，惜哉。

宋史卷二百七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

馬令琮 杜漢徽 張廷翰 吳虔裕 蔡審廷 周廣
張勳 石曦 張藏英 陸萬友 解暉 李韜
王晉卿 郭廷謂 子延濬 從子延澤 趙延進 輔超

馬令琮本名令威避周祖名改之大名人父全節五代史有傳全節歷橫海定遠昭義彰德定武天雄六節度皆署令琮爲牙校累授彰德牙內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領勤州刺史令琮少善騎射嘗從其父平安州及與鎮州安重榮戰皆有功由是知名晉開運二年全節卒令琮起復拜隰州刺史漢祖開國爲西京巡檢使周祖受命改陳州刺史征兗州爲京城四門外巡檢世宗嗣位移隨州顯德二年入爲虎捷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六年兼領建州刺史太祖卽位出刺懷州李筠叛將親征召三司張美餉兵食美言河內密邇上黨令琮日夜儲蓄以俟王師太祖善之命授團練使執政言令琮方供億大軍不可移他郡故升懷州爲團練以令琮充使又充先鋒都指揮使澤潞平爲昭義兵馬鈐轄踰年被疾詔許歸郡乾德元年卒年三十九太祖甚憐之錄其子延恩爲殿直

杜漢徽京兆長安人父阿孫爲太原威勝軍使漢徽有膂力善騎射年十七仕後唐武皇爲廳直隊長天成中累遷護聖軍使晉天福六年與慕容鄴等討安州李金全生擒指揮使孫厚以功遷興順指揮使八年從征鎮州安重榮改護聖指揮使贈阿孫爲左贊善大夫開運二年以所部戍深州破契丹於樂壽殺獲甚衆漢初從高行周討杜重威於鄴爲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之又率所部戍鎮州破契丹於饒陽獲鞍馬甚衆周世宗征劉崇漢徽有戰功擢龍捷左第五軍都虞候從[illegible]部屯安平縣破契丹於縣南獲器甲車帳還本軍右第四軍都虞候宋初補本軍都校領茂州刺史改領潮州從平李筠又從平李重進錄功居多建隆三年出爲天長軍使移雄武軍使知屯田事是冬被病卽以符印授通判宋鸞請告歸京家人勸其求醫藥漢徽笑曰我在戎行四十年大小百餘戰不死幸矣安用藥爲未幾卒

張廷翰冀州信都人父愼圖仕周爲兵部郎中廷翰少慷慨有智略善騎射晉天福中冀州刺史張建武召補牙校其後刺史李沖署爲本州牢城軍校契丹入中原署其黨何行通爲刺史契丹主道殂州人共殺行通推廷翰知州事漢初就拜刺史廷翰盡捕殺行通者戮於市爲政寬厚簡易民甚愛之周廣順初召赴闕周祖見其貌魁偉謂樞密使王峻曰冀州近邊雖更擇人亦無踰廷翰者卽日遣還在郡八年契丹將高牟翰數擾邊皆爲廷翰擊走廷翰家富於財歲遣人齎金帛北入市善馬常得數百匹貢獻外悉遺貴近甚獲美譽顯德中歷棣海沂三州團練使屢率兵敗淮人移萊州宋初又歷冀亳二州乾德二年卒年四十七

吳虔裕許州許田人父徽左屯衛將軍虔裕少爲郡吏漢祖鎮許愛其精謹署以右職及移鎮太原以虔裕從開國擢爲引進使轉內客省使時鎮州節度劉在明卒遣虔裕率兵巡護隱帝卽位召爲宣徽北院使周祖討三叛以虔裕爲河中行營都監率護聖諸軍五千以往李守貞出兵五千餘設梯橋分五路於長連城西北以禦周祖周祖令虔裕率大軍橫擊之蒲人敗走奪其梯橋殺傷大半師還賜襲衣玉帶會樞密使楊邠上言求解職隱帝遣人諭邠曰樞機之任非卿不可卿何聽間離而爲此請耶使至而虔裕在坐卽颺言曰機要重地非可久處俾後來者迭居可也使還以白帝怒出虔裕爲鄭州防禦使乾祐末諸大臣急詔入朝命將兵守澶州及留子陂戰敗遂降周祖廣順初遣還賜以襲衣玉帶鞍勒馬從周祖討慕容彥超破之改汝州防禦使歷右衛左金吾衛二大將軍兼街仗使太平興國六年還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判左街仗事虔裕掌金吾三十餘年端拱初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虔裕性簡率言多輕肆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人傳笑之每朝會及從遊宴太宗憐其壽高常慰撫之子延彬至儀鸞副使延彬子仁美至內殿崇班

蔡審廷磁州武安人曾祖凝邢州別駕祖綰武安遠城三冶使父顒洺州長史審廷少能騎射晉初應募補護聖散都頭周顯德初擢爲殿前散員轉鐵騎副兵馬使從世宗戰高平有功遷軍使太祖爲殿前都點檢從世宗征淮南審廷隸麾下預戰紫金山改副指揮使宋初授殿前散都頭指揮使從征李筠攻澤州先登爲飛石傷足帝賜以良藥美酒及車駕還京幸其官署問之賜賚甚厚尋轉內殿直都虞候俄改伴飯都指揮使建隆中領富州刺史兼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乾德初授冀州刺史征太原時爲北面步軍都指揮使屯兵易州審廷訓練士卒甚整太祖過鎮陽見於行在所賜名馬寶劒命爲鎮州兵馬都鈐轄開寶八年卒年六十九

周廣字大均其先應州神武川人父密事晉歷鄜延晉三鎮節度使周廣順初至太子太師致仕廣幼從其父爲牙校漢初授供奉官未幾擢左千牛衛將軍周祖命將討慕容彥超於兗州以廣爲行營都監賊平錄功遷右武衛將軍俄改右神武將軍充鎮淮軍兵馬都監從世宗征淮南既得江北數州即命廣勞來安集民甚德之因領常州刺史兼內外馬步軍都軍頭淮南平改眉州刺史宋初授隰州刺史乾德三年遷潘州團練使令訓練雄武諸營開寶二年從征太原爲攻城樓櫓戰櫂都部署師還加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六年改右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太平興國二年卒

張勳河南洛陽人晉開運中事留守景延廣爲典客延廣表爲供奉官周世宗將征淮南以勳爲申州緣淮巡檢因探光州機事聞于朝廷即命勳率兵同討平之遂監光州軍充內外巡檢後攻黃州敗吳人於麻城復破柏業山砦目中流矢還內園副使及征瀛莫以爲霸州兵馬都監初征李筠勳從石守信董前軍拔大會砦及敗筠衆於太行破澤州皆預有功太祖還京命權知許州未幾李重進叛又詔與石守信李處耘先率兵進討拔揚州以勳爲兵馬都監還氈毯使討朗陵充前軍兵馬都監荆湖平以功就拜衡州刺史乾德初克郴州及桂陽監以勳爲刺史兼監使五年代歸至揚州卒年六十八太祖甚憐之錄其子廷敏爲殿直勳性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橫罹鋒刃者將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安乎

石曦并州太原人晉祖弟韓王暉之子天福中以曦爲右神武將軍歷漢至周爲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即位初爲左衛將軍會高麗王昭加恩命曦副左驍衛大將軍戴交充使建隆三年再使高麗還左驍衛大將軍護秦州屯兵西人犯邊曦率所領擊破之斬渠帥十三人太祖征晉曦領兵二千人自澤潞除道至太原壅汾水灌其城又益兵千人部攻遼州俄知雄州代爲潭州鈐轄開寶八年領兵敗南唐軍二千餘于袁州平梅山板倉諸洞蠻寇俘馘數千人太平興國中歷右神武右羽林大將軍連知孟襄二州還領誠州刺史雍熙四年改知霸州兼部署會陳廷山謀以平戎軍叛入北邊曦察知之與侯延濟定計禽廷山以獻錄其功加領本州團練使同知鎮州淳化二年移原州還右龍武軍大將軍被病請告詔特給全奉四年卒年七十四賵賻加等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貞之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豳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而不問以補牙職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鐵檛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齧其耳啖之遂禽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剜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讐張孝子契丹用爲盧臺軍使兼榷鹽制置使領坊州刺史周廣順三年率內外親屬并所部兵千餘人及煑鹽戶長幼七千餘口牛馬萬計舟數百艘航海歸周至滄州刺史李暉以聞周祖頗疑之令館於封禪寺俄賜襲衣銀帶錢十萬絹百匹銀器鞍勒馬數月世宗即位授德州刺史未幾召歸對便殿詢以備邊之策藏英請於深州李晏口置砦及誘境上亡命者以隸軍願爲主將得便宜討擊世宗悉從之以爲緣邊招收都指揮使賜名馬金帶藏英遂築城李晏口累月募得勁兵數千人會遣鳳翔節度王彥超巡邊爲契丹所圍藏英率新募兵馳往擊之轉戰十餘里契丹解去改濮州刺史仍領邊任契丹將高牟翰以精騎數千擾邊藏英逆擊於胡盧河北自旦至晡殺傷甚衆值暮收兵契丹遁去後因領兵巡樂壽契丹幽州驍將姚內斌

偵知藏英兵少以精騎二千陣於縣之北藏英率麾下擊之自辰及申士皆殊死戰內斌遂解去世宗降璽書褒美征瓦橋關為先鋒都指揮使敗契丹騎數百於關北下固安縣又改關南排陣使宋初還瀛州團練使并護關南軍建隆三年卒於治所年六十九孫鑑自有傳

陸萬友蔚州靈邱人少隸太原為裨校漢祖起義擢為護聖指揮使隱帝即位出為天雄軍馬軍都指揮使周祖之起兵也萬友預謀及踐阼擢為散員都指揮使領獎州刺史世宗嗣位遷龍捷左第三軍都指揮使轉控鶴右廂都校領虔州團練使改虎捷右廂領閬州防禦使恭帝嗣位出為安州防禦使宋初歷沂蘄二州防禦使乾德四年改汝州開寶中討南唐造舟于采石磯以濟師命萬友守之江南平為和州防禦使太宗嗣位以為晉絳等州都巡檢使帝征太原克汾石二州以萬友為石州都巡檢使俄兼知石州移巡警鳳翔秦隴代歸詔知瀛州在郡二年政務苟簡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充河陰兵馬都監逾年卒年七十三萬友始業坊鏝既貴達不忘本以銀為坊鏝器數千事示子孫性猛暴以武勇自任所至無善政太宗以其勳舊恩遇不替聘其次女為許王夫人

解暉洛州臨洺人父珪應募為州兵後唐天成中西征至劍門沒於陣暉少有勇力以父死戎事得隸兵籍戍鴈門與契丹接戰斬首七級獲酋長一人以功還奉國軍隊長晉天福中安重榮反鎮州因舉兵向闕至宋城晉師逆戰大破之暉募軍中壯士百餘人夜擣賊壘殺獲甚衆暉頰中流矢而督戰自若顏色不撓以功遷本軍列校周廣順初劉崇與契丹侵晉州暉從都部署樞密使王峻等往援之暉率敢死士三十餘夜入契丹帳擊之殺獲甚衆還本軍第五指揮使從世宗征淮南率所部下黃州擒刺史高弼還虎捷第一軍都虞候宋初步軍都軍頭從征澤州力戰目中流矢師還策勳為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建隆四年充湖南道行營前軍戰櫂都指揮使潭州平降璽書獎諭僞統軍黃從志據岳州暉率舟師討平之生擒從志及將校十四人俘斬數千溺死者衆改控鶴右第二軍都指揮使領高州刺史乾德六年詔領所部軍屯上黨從李繼勳略太原開寶九年破太原軍於境上斬首千餘級獲馬三十匹改均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詔於潞州北亂柳石圍中築城名威勝軍以暉為軍使從征幷州與尚食使石彥贇率所部先下隆州殺幷州三百餘擒招討使李詢等六人以獻于行在所賜予有加復令與彥贇督戰士隸城西行營分攻太原劉繼元降太宗以太原宮女三人賜暉俄以功遷本州團練使知霸州雍熙初充雲應寰朔忻代等州都巡檢使三年代歸本郡淳化二年被病上章告老改右千牛衛上將軍致仕詔未至而卒年八十暉驚猛木強每受詔征伐常身先之人所憚者暉視之若甚易由是頻立戰功金創徧體時稱驍將子守顒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李韜河朔人有勇力膽氣善用矟為禁軍隊長周祖征三叛韜從白文珂攻河中兵傅其城文珂夜詣周祖議犒軍留韜城下時營柵未備李守貞乘虛來襲營中忽見火發知賊驟至惶怖失據客省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遇韜於月城側謂韜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黃紙甲為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辨柰軍士無鬭志何韜憤怒曰豈有食君祿而不為國致死耶即援矟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韜犯賊鋒蒲有猛將躍馬持戈擬韜韜刺之洞胸而墜又連殺數十人蒲軍遂潰因擊大破之守貞自是閉壘不敢出俄驍將王三鐵降城遂平韜由此知名累遷軍校出為趙州刺史移慈州乾德六年卒

王晉卿河朔人少勇敢為鄉里所推周世宗在澶淵晉卿以武藝求見得隸帳下及即位補東頭供奉官從戰高平征淮甸每遣宣傳密旨甚親信之洎北征為先鋒都監督戰有功詔權控鶴都虞候充關南授軍器庫使顯德四年為龍捷右第一軍都指揮使領彭州刺史恭帝即位出為濱州刺史乾德中為興州刺史四年移漢州時蜀初平寇盜充斥晉卿嚴武備設方略擒捕剪滅靡有遺漏自是雖劇賊無敢窺其境然以賄聞太祖惜其才而不問秩滿歸闕以疾求頤養改左監門衛將軍奉朝請貢重錦十匹銀千兩以謝詔不納以其黷貨愧之也未幾詔戍北邊疆場清肅開寶四年復授莫州刺史在郡謹斥候善撫循士卒皆樂為之用邊民安堵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七

郭廷謂字信臣徐州彭城人父全義仕南唐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工書善騎射補殿前承旨改濠州中軍使李景每令偵中朝機事入奏全義卒擢莊宅使濠州監軍周世宗攻淮右南人屢敗城中甚恐廷尉與州將黄仁謙爲固禦之計周師遣諜以鐵券及其壘廷謂拒之城中負販之輩率不逞廷謂慮其亡逸籍置大寺遣兵守之給日食俾製防城具隨其所習以故周師卒不得覘城中虛實周師爲浮梁渦口命張從恩焦繼勳守之廷謂語仁謙曰此濠壽之患也彼以騎士勝故利於陸我以舟師銳故便於水今夏久雨淮流汎溢願假舟兵二千斷其橋屠其城直抵壽春仁謙初沮其議不得已從之即輕櫂銜枚抵其橋麾兵斷笮悉焚之周師大衂死者不可計焚其資糧而還以功授武殿使周師退保定遠又募壯士爲負販狀入定遠偵軍多寡及守將之名還曰武行德周務勍也廷謂曰是可圖也又籍鄉兵萬餘洎卒五千日夕訓練依山銜枚設伏以破之周師大潰行德單騎脫走時有以玉帛子女餉廷謂者悉拒之唯取良馬二百匹以獻以功爲滁州刺史上淮巡檢應援兵馬都監及紫金山之戰南唐諸將多歸降者獨廷謂以全軍還守濠州追不能及時濠守欲棄城走廷謂止之俄加本州團練使繕戈甲治溝壘常若敵至是秋周師復至表于景請援且言周兵四臨乞卑辭請和以固鄰好夜出敢死士千餘襲周營焚頭車洞屋周師蹂躪死者甚衆既而援兵不至周師急擊廷謂集諸軍壘門之外南望大慟而降于周至山陽見世宗特加宴勞賜金帶襲衣良馬器皿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本州馬步都校廷讚爲和州刺史命攻天長軍降其將馬贇又爲樓櫓戰櫂左右廂都監俄歸譙郡宋初從征上黨再知亳州乾德二年代還改絳州防禦使兩川平馮瓚知梓州爲僕夫所訟召廷謂爲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以代之州承舊政有莊宅戶車脚戶皆隸州將鷹鷂戶日獻雉兎田獵戶歲入皮革又有鄉將都將鎮將輩互擾閭里廷謂悉除之開寶五年卒年五十四廷謂性恭謹事母以孝聞未嘗不束帶立侍子延濬廷謂兄廷諭仕南唐爲太子洗馬致仕宋初至祕書監廷諭子延澤

延濬字利川幼謙和初廷謂爲靜江軍節度使延濬爲桂州牙內都指揮使廷謂卒太祖錄延濬爲供奉官歷使西北宣諭機事太平、興國初以內庭宣索及殿前賜賚移文庫務未有專領之者乃置合同憑由應命延濬與內藏庫副使劉蒙正掌之又領八作司及督治汴河雍熙三年改崇儀使詔與翟守素田仁朗王繼恩往河北分路按行諸州城壘發鎮兵葺之端拱二年詔建河北方田命延濬等五人共往規畫會罷其務而止淳化四年李順亂改西京作坊使充成都十州都巡檢使時成都將陷延濬單騎入城與郭載議募士卒退保劍門賊數千來躡其後擊破之王繼恩率兵至以延濬爲先鋒壕砦使即領兵倍道先進賊出探騎數十延濬悉禽之盡得賊機事延濬易旗變號賊不知覺斬關掩入斬千餘級繼恩又請延濬知漢州州經兵燹廨舍橋梁城砦悉毀延濬募軍民葺之又率州帑以應軍須錄功改洛苑使又命率兵屯遂州劍門鈐轄轉運使劉錫言其勞詔書嘉獎真宗初改內園使代還會河朔用兵延濬馳往邊城按視砦壘咸平二年疾卒子有倫爲供奉官閤門祇候

延澤字德潤南唐試祕書省正字乾德中四遷著作佐郎轉殿中丞知建州淳化二年太宗聞延澤洎右贊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學博通典籍詔宰相召問經史大義皆條對稱旨命爲史館檢討歷國子周易博士國子博士咸平中求休退授虞部員外郎致仕居濠州城南有小園以自娛其詠牡丹千餘首聚圖籍萬餘卷手自刊校范杲韓丕皆與之游景德初卒元亨亦至虞部員外郎嘗纂玄門碑誌三十卷

趙延進澶州頓邱人父暉周太子太師暉爲偏將時趙在禮據鄴延進頗親學嘗與軍中少年入民家競取財賄延進獨持書數十編以歸同輩哂之漢末暉領鳳翔節度未赴鎮王景崇據城反命暉爲都招討使擊之延進年十八屢當軍鋒景崇平延進奉捷奏以入授鳳翔牙內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暉徙宋州亦從爲牙職改領榮州刺史睢陽有盜數百各立酋帥爲民患延進以父命領牙兵千餘悉禽戮之詔書褒美丁外艱表求持服既終喪周世宗征淮南延進獻萬縑以助軍仍請對世宗召見之時延進有從兄爲虎捷都虞候帳前橫衝指揮使世宗指延進語之曰爾弟拳勇有謀將授以禁軍大校延進自陳好讀書

不願也翌日授右千牛衛將軍濠州兵馬鈐轄從征瓦橋關爲隨駕金吾街仗使宋初還右羽林軍將軍濠州都監會伐蜀以襄州當川路津要命爲鈐轄同知州務蜀平專領郡事漢江水歲壞隄害民田常興工修護延進累石爲岸遂絕其患入爲兩浙漳泉國信使開寶二年授右龍武將軍知靈州以母老願留得權判右金吾街仗使歷知河中府梓相齊三州太平興國中大軍平幷州討幽薊皆爲攻城八作壕砦使嘗詔督造礮具八百期以半月延進八日成太宗親試之大悅又令主城北諸洞子及班師命與孟玄喆藥可瓊列屯定州遼人擾邊命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禦之賜陣圖分爲八陣俾以從事師次蒲城遼騎坌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際翰等方按圖布陣陣去各百步士衆疑懼略無鬭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爾今敵衆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持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爲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以功還右監門衛大將軍知鎮州及代吏民數千守闕借留詔許留一年俄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出爲高陽關平戎軍都監兼緣邊巡檢改鈐轄知揚州召入授右屯衛大將軍徙知相州還右驍衛大將軍改知鄧州淳化初飛蝗不入境詔襃之還判右金吾街仗事至道二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右武衛上將軍延進姿狀秀整涉獵經史好作詩什士流以此多之延進妻即淑德皇后之妹故在顯德興國中頗任以腹心子昂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至戶部郎中直昭文館

輔超忻州秀容人家世業農超少勇悍有力晉開運中應募隸澶州軍籍漢乾祐中趙思綰據永興叛周祖護諸將討之督兵攻城超率驍勇十七人升雲梯斫北門樓樓壞而入士卒繼進城遂陷以功補小校顯德中從太祖征淮南常執銳前驅定滁泗破淮陰下揚州以功轉日騎副兵馬使宋初從平上黨再還內直都知太宗即位以超爲馬軍都軍頭會親征太原冒矢石攀堞先登身被十三創帝嘉其勇賜錦袍銀帶帛五十段詰朝再乘城中流矢者八復加厚賜大舉襲范陽分兵三路超隸偏將米信爲田重進先鋒取飛狐蔚州還馬步軍副都軍頭俄出補曹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峯州刺史改欒州召歸轉都軍頭淳化三年出爲德州刺史坐誣奏使者毆殺驛吏責授右監門衛將軍領誠州刺史五年復加都軍頭領澄州刺史真宗即位加領奬州團練使真拜萊州團練使以年老願留京師從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七

論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吳虔裕蔡審廷之徒數從征討咸有勞績焉若馬令琮守河內儲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擊湖南冒鋒鏑以禽敵將此忠藎驍果尤可稱者漢徽之疾危辭藥藏英之爲親復讐亦皆一節之美惟張勳嗜殺晉卿冒貨雖立威著勳所不取也

宋史卷二百七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一

楊業子延昭等王貴附　荆罕儒從孫嗣　曹光實從子克明　張暉　司超

楊業幷州太原人父信爲漢麟州刺史業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所獲倍於人嘗謂其徒曰我他日爲將用兵亦猶用鷹犬逐雉兔爾弱冠事劉崇爲保衞指揮使以驍勇聞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爲無敵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既而孤壘甚危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繼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見業大喜以爲右領軍衞大將軍師還授鄭州刺史帝以業老於邊事復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帝密封橐裝賜予甚厚會契丹入鴈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鴈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覽之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護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鴈門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帝聞之痛惜甚俄下詔曰執干戈而衞社稷聞鼓鼙而思將帥盡力死敵立節邁倫不有追崇曷彰義烈故雲州觀察使楊業誠堅金石氣激風雲挺隴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資戰功方提貔虎之師以効邊陲之用而羣帥敗約援兵不前獨以孤軍陷於沙漠勁果猋厲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舉徽典以旌遺忠魂而有靈知我深意可贈太尉大同軍節度賜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將軍潘美降三官監軍王侁除名隸金州劉文裕除名隸登州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之用朔州之敗麾下尙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貴殺數十人矢盡遂死餘亦死無一生還者聞者皆流涕業既沒朝廷錄其子供奉官延朗爲崇儀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訓並爲供奉官延環延貴延彬並爲殿直

延昭本名延朗後改焉幼沉默寡言爲兒時多戲爲軍陣業嘗曰此兒類我每征行必以從太平興國中補供奉官業攻應朔延昭爲其軍先鋒戰朔州城下流矢貫臂鬭益急以崇儀副使出知景州時江淮凶歉命爲江淮南都巡檢使改崇儀使知定遠軍徙保州緣邊都巡檢使就加如京使咸平二年冬契丹擾邊延昭時在遂城城小無備契丹攻之甚急長圍數日契丹每督戰衆心危懼延昭悉集城中丁壯登陴賦器甲護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

可上契丹遂潰去獲其鎧仗甚衆以功拜莫州刺史時真宗駐大名傅潛握重兵頓中山延昭與楊嗣石普屢請益兵以戰潛不許及潛抵罪召延昭赴行在屢得對訪以邊要帝甚悅指示諸王曰延昭父業爲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塞有父風深可嘉也厚贈遣還是冬契丹南侵延昭伏銳兵於羊山西自北掩擊且戰且退及山西伏發契丹衆大敗獲其將函首以獻進本州團練使與保州楊嗣並命帝謂宰相曰嗣及延昭並出疎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衆朕力爲保庇以及於此五年契丹侵保州延昭與嗣提兵援之未成列爲契丹所襲軍士多喪失命李繼宣王汀代還將治其罪帝曰嗣輩素以勇聞將收其後效即宥之六年夏契丹復侵望都繼宣逗遛不進坐削秩復用延昭爲都巡檢使時講防秋之策詔嗣及延昭條上利害又徙寧邊軍部署景德元年詔益延昭兵滿萬人如契丹騎入寇則屯靜安軍之東令莫州部署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斷黑盧口萬年橋敵騎奔衝之路仍會諸路兵掎角追襲令魏能張凝田敏奇兵牽制之時王超爲都部署聽不隸屬延昭上言契丹頓澶淵去北境千里人馬俱乏雖衆易敗凡有剽掠率在馬上願飭諸軍扼其要路衆可殲焉即幽易數州可襲而取奏入不報乃率兵抵遼境破古城俘馘甚衆及請和真宗選邊州守臣御筆錄以示宰相命延昭知保州兼緣邊都巡檢使二年追敘守禦之勞進本州防禦使俄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在屯所九年延昭不達吏事軍中牒訴常遣小校周正治之頗爲正所罔因緣爲姦帝知之斥正還營而戒延昭焉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五十七延昭智勇善戰所得奉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爲用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護櫬以歸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錄其三子官其常從門客亦試藝甄敘之子文廣

文廣字仲容以班行討賊張海有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撫陝西與語奇之置麾下從狄青南征知德順軍爲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累遷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治平中議宿衞將英宗曰文廣名將後且有功擢成州團練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遷興州防禦使秦鳳副都總管韓琦使築篳篥城文廣聲言城噴珠率衆急趣篳篥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遲明敵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遺書曰當白國主以數萬精騎逐汝文廣遣將襲之斬獲甚衆或問其故文廣曰先人有奪人之氣此必爭之地彼若知而據之則未可圖也詔書褒諭賜襲衣帶馬知涇州鎮戎軍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候遼人爭代州地界文廣獻陣圖幷取幽燕策未報而卒贈同州觀察使

王貴者幷州太原人廣順初補衞士宋初累遷至散員都指揮使馬步軍都軍頭領勝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出爲淄州刺史受詔從潘美北征攻沁州頗立戰功及從楊業爲遼兵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殺數人遂遇害年七十三擢其子文晟供奉官文昱殿直

荊罕儒冀州信都人父基王屋令罕儒少無賴與趙鳳張輦爲羣盜晉天福中相率詣范陽委質燕王趙延壽得掌親兵開運末延壽從契丹主德光入汴署罕儒密州刺史漢初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周廣順初爲率府率奉朝請貧不能振顯德初世宗戰高平戮不用命者因求驍勇士通事舍人李延傑以罕儒聞即召赴行在命爲招收都指揮使會征太原命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敵境罕儒令人負束芻徑趨太原城焚其東門擢爲控鶴弩手大劍直都指揮使從平淮南領光州刺史改泰州爲下蔡守禦都指揮使兼舒蘄二州招安巡檢使四年泰州初下真拜刺史兼海陵鹽城兩監屯田使明年三月世宗幸泰州以罕儒爲團練使賜金帶銀器鞍勒馬六年春軍吏耆艾詣闕請留恭帝詔褒之建隆初升鄭州防禦以罕儒爲使改晉州兵馬鈐轄罕儒恃勇輕敵嘗率騎深入晉境人多閉壁不出虜獲甚衆是年冬復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焚其草市案兵以退夕次京土原劉鈞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衆襲罕儒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氈毯副使閻彥進分兵以禦貴超罕儒錦袍裹甲據胡牀享士方割羊臂臑以啖聞彥進小却即上馬麾兵徑犯賊鋒幷人攢戈舂之罕儒猶格鬬手殺十數人遂遇害劉鈞素畏罕儒之勇常欲生致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太祖痛惜不已擢其子守勳爲西京武德副使因索京土原之不效命者黜慈

州團練使王繼勳爲率府率閻彥進爲殿直斬其部下龍捷指揮使石進德等二十九人罕儒輕財好施在泰州有煮海之利歲入鉅萬詔聽十收其八用猶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有供奉官張奉珪使泰州自言後唐張承業之子罕儒曰我生平聞張特進名幸而識其子厚加禮待遺錢五十萬米千斛罕儒雖不知書好禮接儒士進士趙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罕儒問其所欲保雍以將歸京師且言緣江榷務以絲易茗有厚利罕儒立召主藏奴令籍藏中絲得四千餘兩盡以與之然好勇善戰不顧勝負常欲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罕儒兄延福延福孫嗣

嗣乾德初應募爲控鶴卒從李繼勳討河東繼勳擇悍勇百人間道截洛陽砦嗣出行間請行手斬五十餘級賊焚砦宵遁進薄汾河賊將楊業扼橋路嗣與衆轉戰賊退蹂橋殺業所部兵千計射中業從騎獲旗鼓鎧甲甚衆業退保城進焚南門奪羊馬城矢集于面賊數千夜來薄砦繼勳選勇敢五百人接戰而嗣爲冠及旦戰數合多所斬馘從太祖征太原賊來拒焚洞子遣殿前楊信領百人援之嗣預焉率先陷陣召見補御龍直太平興國初三遷至天武軍校太宗再征太原嗣自陳願率一隊先登命主城西洞子車駕巡師嗣登城手刃數賊足貫雙箭中手礟折二齒太宗見之亟召賜錦袍銀帶從征幽州隸殿前崔翰斬三十級補龍猛副指揮使五年契丹侵雄州據龍灣堤嗣隸袁繼忠繼忠令率千兵力戰奪路內侍有至州閱城壘者出郛外敵進圍之亟出兵接戰十數合斬騎卒七百餘嗣軍夜相失在古城莊外三鼓突敵圍壁于莫州城下又領百人斧敵望櫓斬五十級敵爲橋界河將遁嗣邀擊之殺獲甚衆六年從崔彥進捍契丹于靜戎北砦于慎與口彥進遣嗣率所部度河與契丹戰敗之追奔二十餘里八年李繼遷寇邊嗣從袁繼忠田欽祚戍三叉口爲前鋒斬賊千餘追之獲牛羊鎧甲弓矢數千計進至萬井口狐路谷餘賊復來請戰初以雄武千人爲後殿爲賊所掩繼忠命嗣援之凡數戰始與雄武合隊因列陣格鬬復奪人馬七百餘欽祚夜還依山爲營賊亦砦其下募勁卒五十往襲之嗣爲其帥抵賊所刺殺百餘人焚其砦而還詔賜錦袍銀帶雍熙三年從田重進譚廷美率師入遼境疾戰飛狐口遼師不利重進引全師合擊遼騎引去進至飛狐城北遼將大鵬翼率衆復至重進陣壓東偏數戰不勝命嗣出西偏麾兵薄山崖以短兵接戰遼兵敗投崖而下手斬百餘級散卒千餘在野嗣呵止之悉斷弦折筈來降追至河槽復擊退餘衆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勝將退嗣謂之曰汝且屯兵於此爲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又領招收卒千人克倉頭小治二砦黃明與戰克直谷砦命嗣屯焉數日遼人復致師重進與戰奔突往來大軍頗擾重進召嗣合戰悉走之奪礮具鎧冑賊衆夜復圍直谷石門二砦重進遣嗣以精兵五百濟之嗣曰敵二萬餘今援師甚寡難以解圍重進頗憂之嗣曰願師屯小治給兵二千願間道以往邀其策應中夜匹馬詣廷美廷美曰敵勢若此何可解也嗣曰請移全軍就平川植旗立隊別擇三二百人張白旗於道側彼見旗幟綿亘遠甚謂大軍繼至嗣自以所部五百疾驅往鬬必克其砦廷美許焉一日凡五七戰遼兵遂引去咸如嗣所料蔚州之降也重進先命嗣率勇士數十人縋入見守將得其實狀翌日將受降而敵反拒大軍所出之路遂與鬬殺傷甚衆屢縋入城取守將之歸服者重進之壘糧運頗乏嗣遣降卒輦州廩濟之遼援兵大至副都指揮使江謙妄言惑衆嗣即斬之悉收兵斂輜重還重進砦與遼人轉戰時軍校五人其四悉鬬死至大嶺嗣與戰敗走之師還太宗引見便殿重進言其有勞補本軍都虞候又從李繼隆禦敵於北平砦將赴蒲城道遇敵疾戰俘獲甚衆又戰于黨女祠繼隆遣步卒二千伏定州古城爲敵所攻命嗣援之至唐河橋嗣扼橋路出戰解敵圍數重與伏兵合分爲三隊背水爲陣敵將于越率騎百餘隊臨烽臺求戰嗣整兵與戰數合得與繼隆會又陣於東偏大敗之繼隆以聞詔嘉獎之遷本軍都指揮使領澄州刺史至道二年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頭屯定州遼人入侵隸范廷召提偏師捍遼兵於嘉山廷召徙高陽命嗣以兵二千爲殿遇平敵城遼衆十餘萬來嗣屢出戰及桑贊秦翰來援夜二鼓敵再至嗣曰彼不利夜戰我當破其砦以趣大軍即與贊翰合勢戒所部望敵炬火多處并力衝之詰旦至瀛州咸平三年加領本州團練使出爲郎山路都巡檢使破敵砦於

蒲陰俘獲甚衆四年命嗣領萬人斷西山路會敵遁至大兵不及進而止五年
眞拜蔡州團練使趙州部署踰年徙滄州是冬遼人入侵命率所部自齊州抵
淄青警備景德初又命與劉漢凝田思明率兵至冀州防邊俄赴澶州行在所
會遼人請和復遣還任歷鄆州鳳翔永興部署車駕幸亳州留爲舊城內同都
巡檢使大中祥符七年改虢州防禦使邠州環慶副部署卒嗣起行閒以勞居
方面經百五十餘戰歿兄子信貴並爲左侍禁貴至內殿崇班

曹光實雅州百丈人父疇爲蜀靜南軍使控扼卭崍以捍蠻夷光實少武勇有
膽氣輕財好施不事細行意豁如也疇卒光實嗣職還永平軍節度管內捕盜
遊奕使乾德中太祖命王全斌等平蜀俄而盜賊羣起夷人張忠樂者嘗羣行
攻劫且憾光實殺其徒黨率衆數千中夜奄至環其居鼓譟並進光實負其母
擐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敢近賊殺其族三百餘口又發冢墓壞其棺槨光
實詣全斌具以事白誓雪冤憤時蜀中諸郡未下乃圖雅州地形要害兼陳用
兵攻取之策請官軍先下之全斌壯其志令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而甘
心焉全斌乃署光實爲義軍都指揮使殘寇猶據沈黎光實以所部盡平之遂
以光實知黎雅二州兼都巡檢使安集勞來蠻族懷之六年秋全斌遣入貢京
師遂言境內安又乞罷義軍歸農太祖喜謂左右曰此蜀中傑俊也詔升殿勞
問久之以爲黎州刺史開寶三年改唐州刺史及平交廣羣盜未息以光實爲
嶺南諸州都巡檢使既至捕逐羣盜海隅以寧太平興國二年就還本州團練
使車駕征河東以光實知威勝軍事令調軍食光實入告願提一旅奮銳先登
帝曰資糧事重亦足宣力也河東平命爲汾遼石沁等州都巡檢使五年改汝
州團練使大軍北征與潘美分道出鴈門光實爲前鋒遇敵迎擊敗之斬首數
千級優詔嘉獎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爲銀夏綏麟府豐宥州都巡檢使繼
捧弟繼遷逃入蕃落爲邊患光實乘閒掩襲至地斤澤俘斬甚衆破其族帳獲
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僅免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
公許我降乎因致情款陳甥舅之禮期某日降於葭蘆川光實信之且欲專其
功不與人謀及期繼遷先設伏兵令十數人近城迎致光實光實從數百騎往
赴之繼遷前導北行將至其地舉手麾鞭而伏兵應之光實遂遇害卒年五十
五帝聞之驚悼賵賻加等以其子大理評事克讓爲右贊善大夫克恭爲殿直
淳化二年又錄克己爲奉職後至殿內承制克廣至閤門祗候從子克明

克明字堯卿既生會敵攻百丈縣父光遠遇害姆抱克明匿葦蒲中得免既長
喜兵法善騎射從父光實奇之補爲衙內都虞候光實擊敵于葭蘆川戰歿克
明時護輜重在後聞光實死懼軍亂祕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令還軍銀
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葬京師繇是顯名初蜀人留京師者
禁不得還鄉里克明以母老閒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
克明攜母遁山谷夜止神祠中夢有人叱之起既覺而去賊果至及賊陷雅州
克明募衆數萬人以迎王師遂復名山火井夾門等九縣分兵嘉眉卭三州立
七砦以邀賊復收雅州斬六十餘人賊將何承祿等走雲南蜀平擢西頭供奉
官黎州兵馬監押以餘寇未息權卭州駐泊巡檢明年峽路潰卒鄧紹等復起
攻雅州克明又平之還軍卭州遇賊王珂戰于延貢鎮擊以矛中左踝後又設
伏山下以數十騎與賊接戰克明僞北而所部失期伏不發克明挺身走賊追
急乃倚大石引弓三發斃三人由是獲免入朝改內殿崇班爲溫台等七州都
巡檢使景德中蠻寇邕州改供備庫副使知邕州左右江蠻洞三十六克明召
其酋長諭以恩信是歲承天節相率來集克明慰拊出衣服遺之感泣而去獨
如洪峒恃險不至克明諭兩江防遏使黃衆盈引兵攻之斬其首領陸木前梟
于市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時鬱江暴漲州城摧圮克明率丁夫伐木爲連舫
維之水上狀如郛郭又多張旗幟浮巨栰陳兵其上爲守禦備募溪峒兵三千
而黃衆盈亦濟兵千五百將趣象州會巡撫使曹利用約克明會兵行次貴州
遇賊大敗之斬首四百餘級賊平利用專其功代還眞宗問南方事對稱旨賜
一子官還供備庫使江淮兩浙都大提舉捉賊克明使人捕賊輒出私錢賚之
以故人人盡力視賊中趫勇者釋縛使還捕其黨前後獲千餘人知江寧府張
詠以其事聞賜錢四十萬領平州刺史知辰州撫水蠻叛從宜融桂昭柳象邕
欽廉白十州都巡檢使兼安撫使既至蠻酋獻藥一器曰鷄峒藥藥箭中人以

是解之可不死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乃取藥箭刺曾股而飲以藥即死羣蠻懾懼而去是年冬安撫都監王文慶馬玉出天河砦東克明與中人楊守珍出環州樟嶺西磴道危絕林木深阻蠻多伏弩以待玉所向力戰屢敗蠻軍是時朝廷意在招附數詔諭克明而克明亦憚深入屢移文止玉玉至如門團爲蠻所扼不得進克明還延顧望月餘乃至撫水州與知州蒙承貴等約盟而還未幾知桂州兼管勾溪峒公事始置溪峒司又奏閱嶺南兩路土軍爲忠敢軍州人覆茅爲屋歲多火克明選北軍教以陶瓦又激江水入城以防火災代還知滁州徙鼎州會交阯李公蘊寇邕州以文思使復知邕州既至遣人入交阯諭以利害公蘊拜表謝罪還西上閤門使歷知登舒邵三州復徙鼎州卒

張暉幽州大城人後唐清泰初隸控鶴軍累遷奉國弩手都頭晉開運末與武行德奪契丹甲船於河陰行德領河陽以暉爲弩手指揮使復令引兵趣懷州契丹將遁去因領州軍漢祖入汴暉迎於滎陽授懷州刺史乾祐初郢州刺史慕容業治多不法以暉爲緣漢都巡檢使領唐州屯兵至郢州即代業還京改郢州刺史周廣順初劉崇寇晉絳召暉爲步軍左廂排陣使師還改沂州刺史三年吏民詣闕舉留俄改冀州會詔築李晏口東鹿安平博野百八橋武強等城命暉護其役踰月而就從世宗征淮甸充壕砦都指揮使既拔楚泗即授泗州未幾改耀州俄爲西南面橋道使宋初從征澤潞爲行營壕砦使先登陷陣事平還華州團練使在郡頗有治狀建隆二年太原未下詔入覲問計暉對曰澤潞經李筠之叛瘡痍未復軍旅一興恐人力重困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爲謀乃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令還州朝廷方議伐蜀還鳳州團練使兼緣邊巡檢壕砦橋道使暉盡得山川險易因密疏陳之太祖覽之大悅乾德二年大軍西下乃以暉充西川行營先鋒都指揮使督兵開大散關路躬撫士卒且役且戰人忘其勞十二月至青泥嶺卒天禧五年暉妻年百五歲家貧詣闕自陳詔賜束帛錄其孫永德爲三班借職

趙超大名元城人初事邢帥安叔千漢祖在太原超往依之隸帳下爲小校漢祖將渡河遣超先領勁騎由晉絳趨河陽及入汴以超爲鄭州必敵指揮使時京東諸州寇盜充斥以超爲宋宿亳三州遊奕巡檢使改宿州西固鎮守禦都指揮使移屯潁州下蔡鎮屢與淮人戰有功周世宗命宰相李穀討淮南以超爲步軍先鋒副都指揮使又爲廬壽光黃等州巡檢使大敗淮人三千餘衆於盛唐縣獲櫂船四十餘艘禽其監軍高弼果毅指揮使許萬以獻時黃州未下即命超遙領刺史兼樓櫓戰櫂右廂都校師還改光州刺史敗吳軍千餘於麻城北顯德四年冬與王審琦攻舒州敗吳軍三千先禽刺史施仁望獻於行在即以超爲舒州團練使宋初命副宋偓領舟師巡撫江徼月餘特詔升舒州爲防禦以超充使太祖討李重進以爲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及平遣歸治所建隆三年春還蔡州防禦使乾德六年改絳州防禦使徙晉州兵馬鈐轄是秋又副趙贊爲邠州行營都部署進攻河東及太祖親征爲行營前軍步軍都指揮使改鄭州防禦使開寶七年朝廷將討江左以超久在淮右習知江山險易徙蘄州防禦使行至淮西卒年七十一天禧元年錄其孫文睿爲三班奉職

論曰昔許子卒於師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業罕儒光實咸當捍城之寄臨戎力戰歿于敵境雖罕儒恃勇不戒光實甘賊還之言失在輕敵然其忘軀徇節誠可嘉也業本太原驍將感太宗寵遇思有以報常勝之家千慮一失然其素得士心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歿則忠義之風槩可見矣嗣與延昭並克紹勳伐延昭久居邊閫總戎訓士咸名方略聞于敵人於嗣爲優暉於危時則有陷陣之功平日則獻息戎之諫超頻戰以清淮海其忠誠勇果率有可尙者焉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考證

楊業傳○臣人龍按宋通鑑業本北漢建雄軍節度使劉繼業後復姓楊止名業又按續通鑑繼業本名楊重貴世祖賜今姓名

業勸其主繼元降○臣琦按宋通鑑繼業爲漢主扞太原城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與本傳不同

梁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臣瀚封按遼史耶律斜軫傳繼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與宋史本傳迥異葢曲筆也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二

李進卿子延渥　楊美　何繼筠子承矩　李漢超子守恩
郭進牛思進附　李謙溥子允正　姚內斌
董遵誨　賀惟忠　馬仁瑀

李進卿，并州晉陽人。少以驍勇隸護聖軍。晉天福中，杜重威帥師敗安重榮於宗城，進卿力戰有功，擢爲興順軍校。周祖開國，命領所部兵戍靈壽。久之，遷龍捷指揮使。顯德初，從世宗戰高平，改鐵騎指揮使，歷散員左射都校，改鐵騎及內殿直都虞候。宋初，領貴州刺史。三遷鐵騎左廂都指揮使，領乾州團練使。三年，轉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澄州團練使。是歲冬，伐蜀，以進卿爲歸州路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拔巫山砦，下夔、萬二州。蜀平，錄功，拜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領保順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留進卿爲在京都巡檢，潁州刺史常曮、淄州刺史韓光愿分爲河南北巡檢。及還，改親軍馬軍都虞候。六年，遷步軍都指揮使，領靜江軍節度。卒，年五十九。贈侍中。子延渥、延信。延信至內殿崇班。

延渥以蔭補供奉官，尋爲閤門祗候，三遷至西京左藏庫使。咸平初，歷知平戎、寧邊、順安軍，保州、威虜軍鈐轄，又知冀州。六年，徙瀛州。景德初，契丹大舉擾邊，經胡盧河，踰關南，十月，抵城下，晝夜鼓譟，四面夾攻，旬日，其勢益張，唯輦鼓伐木之聲相聞。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巡檢史普所部乘城，發礧石巨木擊之，皆纍纍而墜，殺傷甚衆。翌日，契丹主與其母親鼓衆急擊，發矢如雨。延渥分兵拒守益堅，契丹遁去，死者三萬餘，傷者倍之，獲鎧甲兵矢竿牌數百萬。驛書以聞，賜延渥錦袍、金帶，將士緡錢。遷延渥本州團練使，以通判太子中允陸元凱爲國子博士，賜緋，推官李翔爲太子中允，錄事參軍蔡亨爲右贊善大夫，侍禁兵馬監押王誨殿直，貝冀同巡檢史普爲內殿崇班，充職如故。初，戍棚垂板護城，纔數寸許，契丹射之，矢集其上，凡二百餘，及請輦城，詔取板視之，真宗頗稱其勞。又聞城守之際，陸元凱流矢中面，史普勇敢不避敵，復還元凱屯田員外郎，普供備庫副使。普尋卒，又錄其子昭度爲右侍禁，昭儉爲奉職。二年，延渥徙知邢州，歷天雄軍、貝州副都部署，知冀、貝、博三州。大中祥符八年，入朝，以疾連賜告，換右領軍衛大將軍、領濱州團練使。明年，從其請，以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天禧初，卒。子宗禹，爲內殿崇班。

楊美，并州文水人，本名光美，避太宗舊名改焉。美狀貌雄偉，武力絕人，以豪俠自任。漢乾祐中，周祖征三叛，美杖策詣軍門求見，周祖召與語，壯之，留帳下。廣順初，累遷禁軍大校。從世宗征淮南，以功擢鐵騎都指揮使，領白州刺史。太祖與美有舊，即位，以爲內殿直都知。建隆三年，升青州北海縣爲軍，以美爲軍使，爲政尙簡易，民皆德之。乾德二年，召還，北海民數百詣闕乞留，詔諭之不去，笞爲首者，始罷。遷馬步軍都頭。會討蜀，以美爲歸州路戰權左右廂都指揮使。蜀平，遷內外馬步軍副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開寶二年，改領端州防禦使。六年，加都軍頭，領宣州觀察使。俄授虎捷左右廂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會遣党進、潘美征太原，命美爲行營馬軍都虞候。太平興國二年冬，出爲保靜軍節度。三年夏，以疾求解官，歸京師，尋醫藥，詔遣內侍與道士馬志視之，未幾卒，年四十八。贈侍中，命中使護葬。美爲人任氣好施，凡得予賜及奉祿，盡賙給親戚故舊。死之日，家無餘財，人多歎息之。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父福進，歷事後唐至周，累官忠武、成德、天平三節度。繼筠幼時，與羣兒戲，必分行伍爲戰陣之象。晉初，補殿直。周祖討三叛，表繼筠從行。賊平，改供奉官。廣順初，福進鎮眞定，署衙內都校，嘗領偏師出土門，與并人戰，斬首數千級。以功領欽州刺史。契丹將高模翰率二千騎擾深、冀，以革桄度胡盧河，繼筠與虎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率兵拒之，至武強，獲老稚千餘人，模翰遁去。俄隨福進入朝，爲內殿直都知。福進卒，起復爲濮州刺史，領兵戍靜安軍。契丹內侵，繼筠逆擊敗之。改棣州刺史。世宗征瓦橋關，命繼筠以所部兵出百井道，破并人數千衆。恭帝即位，以爲西北面行營都監。建隆二年，升棣州爲團練，以繼筠充使。三年，命爲關南兵馬都監。乾德四年，加本州防禦使。開寶元年

秋命昭義節度李繼勳等征太原以繼筠爲先鋒部署至渦河與幷人遇擊走之奪汾河橋敗其衆於城下獲馬五百匹擒其將張環石贇以獻二年春太祖親征晉陽契丹來援繼筠時屯兵陽曲縣驛召至行在所授以方略命將精騎數千赴石嶺關拒契丹謂之曰翌日亭午俟卿來奏捷也至期帝御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亟遣逆問之乃繼筠子承睿來獻捷生擒刺史二人獲生口百餘斬首千餘級馬七百餘匹器甲甚衆初幷人恃契丹爲聲援及捷奏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城下幷人喪氣繼筠以功拜建武軍節度判棣州三年來朝詔賜鞍馬戎仗令戍邊四年秋來朝疽發背車駕幸其第錫賚甚厚未幾卒年五十一帝親臨之爲之流涕從容謂侍臣曰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方鎮者慮其數奇耳令纔領節制果至淪沒良可惜也贈侍中賻絹五百匹中使護喪令以生平所佩劍及介冑同葬繼筠深沉有智略前後備邊二十年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善揣邊情邊人畏伏多畫像祠之子承矩

承矩字正則幼爲棣州衙內指揮使從繼筠討劉崇擒其將胡澄以獻開寶四年授閑廄副使太平興國三年漳泉陳洪進納土詔承矩乘傳監泉州兵會仙遊莆田百丈寇賊嘯聚承矩與喬維岳王文寶討平之以功就遷閑廄使疏爲政之害民者數十事上之悉被容納會改使名卽爲崇儀使五年知河南府時調丁男百十輩轉送上供綱承矩以爲橫役奏罷其事徙知潭州凡六年囹圄屢空詔嘉獎之入爲六宅使端拱元年領潘州刺史命護河陽屯兵米信知滄州以其不習吏事命承矩知節度副使實專郡治時契丹撓邊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闐卽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太宗嘉納之屬霖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乃以承矩爲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俾董其役事具食貨志由是自順安以東瀕海廣袤數百里悉爲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淳化四年擢爲西上閤門使知滄州踰年徙雄州御書印紙錄其功最仍賜以弓劍承矩推誠御衆同其甘苦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契丹動息皆能前知至道元年契丹精騎數千夜襲城下伐鼓縱火以逼樓堞承矩整兵出拒遲明列陣酣戰久之斬馘甚衆擒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契丹遁去是年春府州嘗敗契丹衆承矩條殺獲以諭州民或揭於市契丹愧忿故有是役太宗意其輕率致寇復命與滄州安守忠兩換其任魏廷式使河北得雄州功狀抗表上言又遣內侍劉勍覈實及麾下士有功者千餘人皆進擢賚賜真宗嗣位復遣知雄州賜承矩詔曰朕嗣守鴻業惟懷永圖思與華夷共臻富壽而契丹自太祖在位之日先帝繼統之初和好往來禮幣不絕其後尅復汾晉疆臣貪地爲國生事信好不通今者聖考上仙禮當訃告汝任居邊要洞曉詩書凡有事機必能詳究輕重之際務在得中承矩貽書契丹諭以懷來之旨然未得其要咸平二年契丹南侵屢遣內侍以密詔問禦遏之計密封以獻嘗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櫂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二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爲虛設矣疏奏卽停前詔屢被手札襃飭三年召還拜引進使州民百餘詣闕貢馬乞借留承矩詔書嘉獎復遣之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爲容儀以弋獵爲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行不以爲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陸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

之制爲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愼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奉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鬭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出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部寧。且聚膽勇、樂戰、輕足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算也。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榷場因其犯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言，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貲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聽，秖如靈州足爲證驗。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四年十月，建議選銳兵於乾寧軍挽力魚船，自界河直趨平州境，以牽西面之勢。五年，詔兼領制置屯田使，始建榷場。或者謂承矩意在繼好，然契丹無厭，未足誠信，徒使公行窺伺，會契丹有殺斥候卒者，復罷之。時契丹數窺邊城，大浚渠，頗撓其役，詔承矩握兵深入其境，以分其勢。承矩以無騎兵，第遣數千卒出混泥城，襲之而還。景德元年，入朝，進領英州團練使。眞宗謂宰相曰：承矩讀書好名，以才能自許，宜擇善地處之。冬，出知潭州。承矩自守邊以來，嘗欲朝廷懷柔遠人，爲息兵之計。及是車駕按巡，本部卒與契丹和，益加歎賞。韓杞之至也，命郊勞之。明年春，復知雄州。是歲，契丹使遣使奉幣，承矩以朝廷待邊人之禮，悠久可行者，悉疏以聞，手詔嘉納，仍聽事有未盡者便宜裁處。二年，眞拜雄州團練使。時邊兵稍息，農政未修，又置緣邊安撫使，命承矩爲之，且詔邊民誘其復業。承矩曰：契丹聞之，必謂誘其部屬也。乃易詔文爲水旱流民之意。王欽若時知樞密，援漢蟲達、周仲居改詔請罪承矩。帝曰：承矩任邊有功，當優假之。第詔自今朝旨未便者，奏稟進止。承矩頗有識鑒，典長沙日，李沆、王旦爲佐，承矩厚待之，以爲有公輔器，善推步，自知冥數，乃以老疾求僻郡，詔自擇其代，承矩以李允則爲請，乃授承矩齊州團練使，遣之任，至郡裁七日卒，年六十一。特贈相州觀察使，賻錢五十萬、絹五百匹，中使護葬，以其子龜齡爲侍禁，昌齡、九齡爲殿直，遐齡爲齋郎。緣邊泊涿、易州民聞承矩卒，皆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昌齡娶齊王女太和縣主，至內殿崇班。昌齡子象中，爲閤門祇候。

李漢超，雲州雲中人。始事鄴帥范延光，不爲所知，又事鄆帥高行周，亦不見親信。會周世宗鎭澶淵，漢超遂委質焉。卽位，補殿前指揮使，三遷殿前都虞候。宋初，改散指揮都指揮使、領綿州刺史，累遷控鶴左廂都校、領恩州團練使。從平李重進，尋遷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仕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尙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在郡十七年，政平訟理，吏民愛之，詣闕求立碑頌德，太祖詔率更令徐鉉撰文賜之。霸州監軍馬仁瑀嘗事漢超，漢超多自肆，擅發廳下卒入遼境剽奪人口羊馬，由是二將交惡。太祖慮其生變，遣中使賜漢超、仁瑀金帛，令和解之。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爲關南巡檢。二年八月，卒於屯所。太宗甚悼惜，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中使護葬。漢超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死之日，軍中皆流涕。子守恩。

守恩少驍果善戰有父風初補齊州牙職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漢超爲北面行營都監守恩從父軍中會契丹遣兵援河東至定州西嘉山將入土門守恩領牙兵數千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獲戰馬器甲甚衆擒首領二十七人隨漢超見于行在賜戎服金帶器幣緡錢太祖謂左右曰此稚子能若是他日將帥才也漢超卒擢爲驍猛軍校累官至隴州刺史知靈州與轉運使陳緯部芻糧過瀚海爲賊所邀守恩及子廣文助教象之隴州衙內指揮使望之弟寄班守忠皆沒真宗聞之震悼特賜守恩洪州觀察使次子祐之順之用之潤之慶之成之藏之

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爲鉅鹿富家傭保有膂力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蒱博其家少年患之欲圖殺進婦竺氏陰知其謀以告進遂走晉陽依漢祖漢祖壯其材留帳下晉開運末契丹擾邊漢祖建號太原契丹主道殂漢祖將入汴進請以奇兵間道先趨洛州因定河北諸郡累遷乾坊二州刺史少帝卽位改磁州周廣順初移淄州二年吏民詣觀察使舉留是秋遷登州刺史會羣盜攻劫居民進率鎮兵平之部內清肅民吏千餘人詣闕請立屏盜碑許之顯德初移衞州衞趙邢洺間多亡命者以汲郡依山帶河易爲出沒伺間椎剽吏捕之輒遁去故累歲不能絕其黨類進備知其情狀因設計發擿之數月間翦滅無餘郡民又請立碑記其事改洺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復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左拾遺鄭起撰文賜之進嘗於城四面植柳壕中種荷芰蒲藺後益繁茂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種也建隆初太祖親征澤潞還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嘗與曹彬王全斌入太原境獲數千人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以進爲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九年命將征河東以進爲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徠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太平興國初領雲州觀察使判邢州仍兼西山巡檢賜京城道德坊第一區四年車駕將征太原先命進分兵控石嶺關爲都部署以防北邊契丹果犯關進大破之攻破西龍門砦俘馘來獻自是并人喪氣時田欽祚護石嶺軍恣爲姦利諸不法事進雖力不能禁亦屢形於言進武人性剛烈戰功高欽祚以他事侵之心不能甘自經死年五十八欽祚以暴卒聞太宗悼惜久之贈安國軍節度中使護葬後頗聞其事因罷欽祚內職出爲房州團練使進有材幹輕財好施然性喜殺士卒小違令必寘於死居家御婢僕亦然進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其御下嚴毅若此然能以權道任人嘗有軍校自西山詣闕誣進者太祖詰知其情狀謂左右曰彼有過畏罰故誣進求免爾遣使送與進令殺之會幷人入寇進謂誣者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能掩殺幷寇卽薦汝於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聽命果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初開寶中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進悉用筩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太平興國初又賜宅一區

牛思進者祁州無極人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強弓絓於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墻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凝不動軍中咸異之太平興國四年知平定軍從征河東右嶺關部署郭進卒命思進代之師還以功改本州團練使七年授右千牛衞上將軍致仕卒

李謙溥字德明幷州盂人性慷慨重然諾父堯後唐清泰中晉祖鎮幷門署爲參謀天福初爲開封府推官使契丹還上言屈節外國非久長策時晉祖方父事契丹不悅其言出爲汝州魯山令卒官謙溥少通左氏春秋從晉祖入汴補殿直奉使契丹少帝卽位改西頭供奉官漢初還東頭周祖討三叛及守鄴都謙溥往來宣密命周祖愛之廣順初遷供備庫副使世宗征劉崇遼州刺史張乙堅壁不下遣謙溥單騎說之乙以城降以功改閑廄使師還留爲晉州兵馬都監以偏師入河東境頻致克捷世宗詔褒之會隰州刺史孫義卒時世宗親征淮南謙溥謂節帥楊廷璋曰大寧咽喉要地不可闕守且車駕出征若俟報則孤城陷矣廷璋卽署謙溥權隰州事至郡亟命浚城隍嚴兵備凡八日幷人果以數千騎來寇時盛暑謙溥單衣持扇從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視戰具幷人退舍後旬餘大發衡車攻城謙溥募敢死士得百餘人短兵堅甲銜枚夜縋出城會廷璋兵至合勢夾攻掩其不及幷人大擾悉衆遁去追北數十里斬首十

餘級，時顯德四年也。明年五月，攻破孝義縣，以功領衞州刺史，監軍如故。世宗北征，召赴行在。恭帝即位，爲潼州巡檢使，詔城莫州，數旬而就，改丹州刺史。建隆四年，移慈州，兼晉隰緣邊都巡檢，行石州事，以與同砦爲治所。冬，將有事于南郊，太祖命四路進兵略地太原，鄭州刺史孫延進、絳州刺史沈繼深、通事舍人王睿等師出陰地，以謙溥爲先鋒，會霍邑。謙溥因畫攻取之策，繼深等共沮之，延進不能用。軍還，出白壁關，次谷口，謙溥語諸將曰：「王師深入敵境，今既退軍，彼必乘我，諸君當備之。」諸將不答。謙溥獨令所部擐甲。俄追騎果至，延進等倉皇走谷中，獨謙溥麾兵拒之，并人引退。未幾，移隰州刺史。開寶元年，命李繼勳等征太原，以謙溥爲汾州路都監。太祖征晉陽，爲東砦都監、前軍副部署。党進遣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未至，聞鼓聲，乃并人逼西砦，大將趙贊禦之，并衆未退。謙溥麾所部赴之。太祖遽至觀戰，怪其赴援者非精甲，問之，乃謙溥也，帝甚喜。謙溥在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厚，藉其死力，往來境上，以少擊衆，并人患之，爲蠟丸書以間進，佯遺書道中。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令械進送闕下。謙溥詰其事，進伏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爲并人所惡，此乃反間也。」奏至，帝悟，遽令釋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進感激，願擊敵自効。開寶三年，召謙溥爲濟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爲晉隰緣邊巡檢使，邊民聞之喜，爭相迎勞於道左。六年，領兵入太原，連拔七砦。八年，以疾求歸，肩輿抵洛，太祖遣中使領太醫就視之，至京師疾篤，累上章辭祿，不許。明年春，卒，年六十二。太祖甚痛惜之，賻贈有加，葬事官給。謙溥與宣祖同里閈，弟謙昇與太祖爲布衣交，其母閻嘗厚待太祖，及即位，數迎入宮中，使左右掖之，不令拜，命坐飲食，話及舊故，賜賚優厚。雍熙中，太宗爲許王納謙昇女爲夫人，以謙昇爲如京副使。謙溥子允則、允正，允則至寧州防禦使，從子允恭，爲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允正字修己，以蔭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中，掌左藏庫，屢得升殿奏事，太宗頗記憶其舊故。雍熙中，與張平同掌三班，俄爲閤門祗候。四年，遷閤門通事舍人。時女弟適許王，以居第質于宋偓，太宗詰之曰：「爾父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質之？」允正具以奏，即遣內侍輦錢贖還，縉紳咸賦詩頌美。淳化中，命討戎瀘州叛蠻，還，西上閤門副使。太宗慮京城獄囚淹繫，命允則提總之，嘗請詔御史臺給開封府司錄司、左右軍巡四排岸司印紙作囚簿，署禁繫月日，條其罪犯，歲滿較其殿最，詔從其請。踰年，開封府上言：「京師浩穰，禁繫尤衆，御史府考較之際，胥吏奔命，有妨推鞫，況無欺隱，不煩推校。」卒罷之。允正又提點左右藏，屢乘傳北面，經度邊要。五年，爲衞州修河部署，會建清遠軍，積石砦，命詣瀚海部分其役，還，拜西上閤門使、并州駐泊鈐轄，俄代張永德知州事，徙代州。咸平初，使西蜀詢訪民事，還，進秩東上閤門使，歷知鎮、莫二州，又爲并代馬步軍鈐轄。契丹擾邊，車駕駐大名，允正與高瓊率太原軍出土門路來會，召見便殿，所部有廣銳騎士數百，皆素練習，命允正引以入，賜緡錢遣屯邢州，與石保吉逐遼人。遼人遁去，俄以兵會大名，復還并代。五年，合涇原、儀渭、邠寧、環慶路爲一界，命王漢忠爲都部署，驛召允正爲鈐轄，兼安撫都監，即日上道。又命與錢若水同詣洪德、懷安沿邊諸砦，經度邊事，加領誠州刺史。七月，罷兩路之職，復任并代鈐轄。每錢若水按巡邊壘，即詔權泊州事，進四方館使，代馬知節爲鄜延部署，兼知延州，改客省使、知定州，兼鎮定都鈐轄。大中祥符三年，累表求還，至京師，將祀汾陰，以疾難於扈從，命爲河陽部署，以便養。會張從貴卒，趙德明頗踰軼，亟詔徙允正爲鄜延部署。內侍密詔存論，禮成，領河州團練使。允正頗知書，性嚴毅疎財，喜自修飭。素病痟僂，以是罕在要近，累典邊任，多殺戮。是秋，從知永興軍，卒，年五十一。

姚內斌，平州盧龍人，仕契丹爲關西巡檢、瓦橋關使。周顯德六年，太祖從世宗北征，兵次瓦橋關，內斌率衆五百人以城降，世宗以爲汝州刺史，吏民詣闕舉留，恭帝詔褒之。內斌本名犯宣祖諱下一字，遂改今名。從平李筠，改號州刺史。西夏數犯西鄙，以內斌爲慶州刺史，兼靑白兩池榷鹽制置使，在郡十數年，西夏畏伏，不敢犯塞，號內斌爲姚大蟲，言其武猛也。初內斌降，其妻子皆在契丹。乾德四年，子承贊密自幽州來歸。五年，幽州民田光嗣等又以內斌兒女六人間道來歸，太祖並召見，賜以衣服、緡錢、鞍馬，令中使護送還內斌。開寶四年，召

赴闕，上待之甚厚，遣歸治所。七年春，暴得疾卒，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常賻外，賜其子田三十頃。承贇爲供奉官閤門祗候，死于陣。承鑒至殿中丞。

董遵誨，涿州范陽人。父宗本，善騎射，隸契丹帥趙延壽麾下，嘗以事說延壽不能用。及延壽被執，舉族南奔，漢祖得之，擢拜隨州刺史。署遵誨隨州牙校。周顯德初，世宗北征，大將高懷德以遵誨之勇也，表遵誨從行。師次高平，與晉人遇，將接戰，晉兵未成列，懷德命遵誨先出奇兵擊之，晉人潰，大軍繼進，遂敗之。二年，討秦鳳，大將韓通又表遵誨自隨，與賊戰于唐倉，先登陷陣，擒蜀招討使王鸞以獻。克秦鳳二州，師還，錄其前後功，補東西班押班，又遷驍武指揮使。四年，從世宗征淮南，攻合肥下之。六年，從韓通平雄霸二州。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而遵誨憑藉父勢，太祖每避之。遵誨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多屈，拂衣而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卽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因諭之曰：「卿尙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有軍卒擊登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太祖釋不問。遵誨益惶愧待罪，太祖召而諭之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汝可勿復憂，吾將錄用汝。」遵誨再拜感泣。又問：「遵誨母安在？」遵誨奏曰：「母氏在幽州，經患難暌隔。」太祖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外祖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其所服眞珠盤龍衣，命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以方面，不此嫌也。」會李筠叛澤潞，令遵誨從慕容延釗討之，遷馬軍都軍頭，因留之鎭守。三年，召歸，再遷爲散員都虞候。乾德六年，以西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旣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刲羊釃酒，宴犒甚至，衆皆悅服。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擊走之，俘斬甚衆，獲牛馬數萬，夷落以定。太祖嘉其功，就拜羅州刺史，知如故。太宗卽位，兼領靈州路巡檢。遵誨不知書，豁達無崖岸，多方略，能挽強命中，武藝皆絕人。在通遠軍凡十四年，安撫一面，夏人悅服。嘗有剽略靈武進奉使鞍馬兵器者，遵誨部署帳下欲討之，夏人懼，盡歸所略，拜伏請罪。遵誨卽慰撫令去，自是各謹封略，秋毫不敢犯。歷太祖、太宗朝，委遇始終不替，許以便宜制軍事。太平興國六年卒，年五十六。帝軫悼久之，遣中使護葬，賵賻加等，錄其子嗣宗、嗣榮爲殿直。

賀惟忠，忻州定襄人。少勇敢，善騎射。周祖將兵討三叛，惟忠謁於道左，自陳其有武藝。周祖悅之，卽留置所部。洎開國，得隸世宗帳下，奏補供奉官，不辭輒入朝。世宗怒之，及嗣位，終不遷擢。初授儀鸞副使，令知易州，捍邊有功，尋還正使。開寶二年，太祖駐常山，以惟忠爲本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嘗中流矢，六年，金瘡發而卒。太祖聞之嗟悼，卽以其子昭度爲供奉官。惟忠性剛果，知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在易州繕完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北邊，故十餘年間，契丹不敢南牧。昭度至西京作坊使，淳化中，知通遠軍，有罪當棄市，減死流商州。

馬仁瑀，大名夏津人。十餘歲時，其父令就學，輒逃歸；又遣於鄉校習孝經，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常集里中羣兒數十人與之戲，爲行陣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鞭其後期者，羣兒皆畏伏。又市果均給之，益相親附。及長，善射，挽弓二百斤。漢乾祐中，周祖鎭鄴，仁瑀年十六，願隸帳下。周祖素聞其勇，旣見甚喜，留置左右。廣順初，補內殿直。世宗嗣位，命衞士習射苑中，仁瑀弓力最勁，而所發多中，賜錦袍銀帶。會太原劉崇入寇，世宗親征，至高平，周師不利，諸將多引退。仁瑀謂衆曰：「主辱臣死，安用我輩！」乃控弦躍馬，挺身出陣，射賊斃者數十人，士氣益振，大軍乘之，崇遂敗績。世宗至上黨，諸將坐失律誅者七十餘人，擢仁瑀爲弓箭控鶴直指揮使。及還京，又遷散指揮使。從征淮南，至楚州，攻水砦，砦中建飛樓高百尺餘，世宗觀之，相去殆二百步，樓上望卒厲聲嫚罵世宗，怒甚，命左右射之，遠莫能及。仁瑀引滿應弦而顚。及淮南平，身被數十創，賜以良藥，還內殿直都虞候。又從平三關。恭帝嗣位，詔從太祖北伐。初以佐命功授散員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俄遷鐵騎右廂都指揮使，又爲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扶州團練使。從平澤潞，以功領常州防禦使、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建隆二年，改領岳州防禦使，俄又移領漢州。初，詔仁瑀等領荊湖諸郡，不數歲復其地；至是將征蜀，又詔領川峽諸郡，遂平之。先是，薛

居正知貢舉仁瑀私囑所與者榜出無其人聞喜宴日仁瑀酒酣擿所囑者詰居正切責之爲御史中丞劉溫叟所劾帝優容之王繼勳以后族驕恣陵蔑將帥人皆引避獨仁瑀詞氣不相下嘗攘臂欲毆之會帝將講武郊外遂欲相圖各勒所部兵私市白梃太祖密知之詔罷講武出仁瑀爲密州防禦使太祖征晉陽命仁瑀率師巡邊至上谷漁陽契丹素聞仁瑀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俘生口牛羊數萬計駕還仁瑀歸治所明年羣盜起兗州賊首周弼毛襲甚勇悍材貌奇偉弼號曰長腳龍監軍討捕數不利詔仁瑀掩擊仁瑀率帳下十餘卒入泰山擒弼盡獲其黨魯郊遂寧開寶四年還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爲棺斂具太平興國初移知遼州四年車駕征太原命仁瑀與成州刺史慕容超飛龍使白重貴八作使李繼昇分兵攻城及征范陽命仁瑀率禁兵擊契丹於盧龍北契丹兵奔潰師還遷朔州觀察使判瀛州事七年卒年五十贈河西軍節度葬事官給

論曰宋初交廣劍南太原各稱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勳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飲食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易結民心誠得爲政之本延渥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勳名著承矩議屯田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於斯爲盛焉

宋史卷二百七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三

王贊 張保續 趙玭 盧懷忠 王繼勳 丁德裕 張延通 梁迥
史珪 田欽祚 侯贇 王文寶 翟守素 王侁 劉審瓊

王贊，澶州觀城人。少爲小吏，累遷本州馬步軍都虞候。周世宗鎮澶淵，每旬決囚，贊引律令辨析中理，問之，知其嘗事學問，即署右職。及即位，補東頭供奉官，累遷右驍衛將軍、三司副使。時張美爲使，世宗問京城衛兵歲廩幾何，美不能對，贊代奏甚悉，美因是銜之。及征關南，言於世宗，以贊爲客省使、領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以來，姑息藩鎮，有司不敢繩以法。贊所至發擿姦伏，無所畏忌，振舉綱領，號爲稱職，由是邊臣切齒。師還，復爲三司副使。建隆初，始平李重進，太祖素知贊材幹可委，以完葺，即令知揚州。既行，舟覆於閶橋下，溺死，觀屬隨沒者三人。上甚嘆悼，謂左右曰：「溺吾樞密使矣。」蓋將大用也。賻其家絹三百匹，米麥各二百斛。

張保續字嗣光，京兆萬年人。父洪，唐左武衛上將軍。保續以蔭補太廟齋郎，梁貞明中，調補臨濟尉，選充四方館通事舍人。後唐天成初，領瓜州官告國信副使，郊祀，改右贊善大夫。晉天福中，歷太府、光祿二少卿，職同正，領通事舍人。開運二年，契丹入寇，杜重威、李守貞、符彥卿等率兵禦之，命保續馳騎往來軍中諭機事。既而大破敵於陽城，使還，以本官充西上閤門副使。明年，使荊南，復命，轉東上閤門副使。契丹犯闕，被驅北徙，留范陽歲餘，逃歸。漢乾祐初，出爲隴州防禦使。周祖革命，召爲東上閤門副使，從平慕容彥超，累遷引進副使、知閤門事。世宗即位，授西上閤門使，明年，進秩東上閤門使。從上征淮南，會壽州納款，遣保續先往慰撫。及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以功遷判四方館事，就遷客省使。從平瓦橋關，奉使吳越。宋初，遷衛尉卿、判四方館客省閤門事。保續性介直，好儉素，在閤門前後四十年，善宣贊辭令，聽者傾聳。累使藩國，不辱命。歷事六朝，未嘗有過。從征李筠，以足疾留河內，後歸京師。建隆三年卒，年六十四。

趙玭，澶州人。家富於財，晉天福中，以納粟助邊用，補集賢小史，歷灤州司戶參軍。刺史白重進以其年少，欲試以事，因以幕職授之，玭爲平決，悉能中理。重進移刺虢、成二州，連辟爲從事。會契丹構難，秦帥何重建獻地於蜀，孟知祥署高彥儔秦州節度，成爲支郡，因署玭秦、成、階等州觀察判官。周顯德初，命王景帥兵討秦鳳，彥儔出兵救援，未至，聞軍敗，因潰歸。玭閉門不納，召官屬諭之曰：「今中朝兵甲無敵於天下，自用師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所遣將皆武勇者，卒皆驍銳者，然殺戮逋逃之外，幾無孑遺。我輩安忍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衆皆俯伏聽命。玭遂以城歸朝。世宗欲命以藩鎮，宰相范質不可，乃授郢州刺史，歷汝、密、澤三州刺史。建隆中，入爲宗正卿。乾德初，出爲泰州刺史。二年，改左監門衛大將軍、判三司。玭狂躁婞直，多忤上旨，太祖頗優容之。嘗廉得宰相趙普私市秦隴大木事，潛以奏白，然懼普知，因稱足疾求解職。五年春，罷使，守本官。自是累獻密疏，皆留中不出，常疑普中傷。六年，詣閣納所授告命，詔勒歸私第。又請退居鄆州，不許。玭不勝忿，踰年，伺普入朝，馬前揚言其短。上聞之，召玭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上怒，促令集百官逐普，且諭其事。王溥等奏玭誣罔大臣，普事得解。上詰責玭，命武士撾之，令御史鞫於殿庭。普爲營救，得寬其罰，黜爲汝州牙校。太平興國三年卒，年五十八。

盧懷忠，瀛州河間人。少有膂力，善騎射。漢乾祐初，寓居河中，值李守貞之叛，周祖圍其城，懷忠夜踰城出，見陳攻取便宜。河中平，奏補供奉官。從征慕容彥超於兗州。顯德初，監沂州軍，以所部破海州，功居多。世宗議北征，先遣懷忠按視出師道路。三關平，還，如京副使。宋初，遷內酒坊副使。會朗州軍亂，太祖將出師致討，遣懷忠使荊南，因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使還，奏曰：「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苦暴斂。南通長沙，東距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矣。」太祖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荊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即以懷忠爲前軍步軍都監。荊湖平，以功遷內酒坊使。乾德二年，改判四方館事、知江陵府。四年，王師伐蜀，江陵當峽江會衝，以供億之勞，遷客省使。又明年，使江南，還，中

途遇疾肩輿歸京師太祖遣醫丸艾以賜之未幾卒年四十九大中祥符四年錄其子熙爲校書郎

王繼勳陝州平陸人隸河中府爲牙校李守貞之叛令繼勳據潼關爲郭從義所破走還河中俄白文珂劉詞領兵至城下守貞又遣繼勳與其愛將聶知遇夜出攻河西砦復爲漢兵所敗被創而遁繼勳度守貞必敗遂踰城出降周祖奏補供奉官廣順初領汾州刺史充晉磁隰等州緣邊巡檢歷憲嵐石磁四州刺史宋初還磁州團練使坐境上羽兵失律荊罕儒陷陣責授右監門衞率初平荊襄命權知道州未幾授本州刺史州境與廣南接劉鋹屢引兵入寇繼勳因上言嶺表可圖之狀及王師南伐以爲賀州道行營馬步軍都監繼勳有武勇在軍陣常用鐵鞭鐵槊鐵檛軍中目爲王三鐵

丁德裕洛州臨洛人父審琦彰武軍節度周廣順初以蔭補供奉官宋初歷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建隆三年遷東上閤門使從慕容延釗平荊湖以功授引進使又與潘美尹崇珂克郴州還客省使乾德五年遷內客省使時成都初平羣寇大起用爲西川都巡檢使與閤門副使張延通同率師討之擒賊帥康祚磔於市歲餘盡平其黨頗與延通不協歸朝告其陰事延通坐棄市又奏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嘗醉酒言涉指斥上怒驛召鉉下御史案之鉉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求多拒之皆有狀御史以聞太祖悟止坐鉉酒失責授左贊善大夫未幾德裕亦出知潞州會征江南遣德裕爲常州行營兵馬都監領吳越兵助主帥進討常州平命權知州事又改昇州東南路行營都監敗潤州軍五千餘於城下及拔潤州移領常潤等州經略巡檢使德裕以傾險爲衆所惡恃勢剛很不恤士卒黷貨無厭越人苦之錢俶奏其事徙房州刺史卒

張延通潞州潞城人父彥成周右金吾衞上將軍延通性穎悟有才幹以蔭補供奉官宋初歷通事舍人還東上閤門副使開寶中爲西川兵馬都監太祖以蜀寇未平命同內客省使丁德裕引進副使王班內臣張嶼領兵屯蜀部德裕頗專恣延通面質其短德裕銜之又與張嶼不協延通亦爲和解之德裕疑延通與嶼爲黨益不悅會太祖征太原有使自行在至備言太祖當盛暑躬冒矢石勞頓萬狀延通曰主上勤勞若此而吾輩日享安樂蓋言不自安也德裕不答會張嶼先歸闕太祖賜予甚厚延通德裕繼至則召延通顧問而待德裕稍薄德裕頗疑懼遂奏延通嘗對衆言涉指斥且多不法事指嶼爲黨太祖怒即收延通張嶼及王班下御史臺鞫之延通等引伏太祖始欲捨之及引問延通抗對不遜遂斬之嶼班并內臣王仁吉並杖脊嶼配流沙門島班許州仁吉西窰務時開寶二年也

梁迥博州聊城人少爲吏部小史周世宗在藩邸日得給事左右及嗣位補殿直改供奉官四遷至左藏庫使太祖將討西蜀以迥監秦州戍兵蜀平改監霸州兵轉宮苑使從征太原還會命蜀州刺史聶章爲沁州兵馬部署以迥監其軍無何并人入寇迥與閻彥進同率兵擊敗之以功還東上閤門使開寶五年命爲廣南道兵馬都監兼諸州巡檢八年奉使江南迥素貪冒外務矯飾初若嚴毅不可犯雖饋食亦不受江南人頗憚之既而奉以貲貨殆直數萬緡迥即大喜過望登舟縱酒繼日宴樂及歸戀戀不發人多笑之暨王師伐金陵命迥與潘美劉遇率步兵先赴荊南且以迥護行營步兵及左廂戰櫂與吳人戰采石殺獲甚衆江南平以功領順州團練使太宗即位判四方館事領禁軍戍澤州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命往淮泗迎勞夏汴水大決詔迥發畿內丁男三千護塞汴口四年征太原以迥爲行營前軍馬步軍都監督軍攻城中流矢四車駕還命與孟玄喆崔翰率兵屯定州以功還引進使五年受詔與潘美城并州於三交及築緣邊保障七年李繼遷寇邊以迥領兵護銀夏州八年召歸授唐州防禦使令赴職雍熙二年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乘勢數寇邊復召迥爲銀夏都巡檢使赴邊捍禦之三年夏卒於銀州官舍年五十九迥性麤率尤不喜文士故事節帥出鎭及來朝便殿宴勞翰林學士皆預坐開寶中迥爲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預坐自是罷之至淳化中翰林學士蘇易簡白於太宗始復預焉大中祥符八年錄迥子廷翰爲奉職

史珪河南洛陽人父暉晉嚴衞指揮使珪少以武勇隸軍籍周顯德中選小校太祖領禁衞以珪給事左右及受禪用爲御馬直隊長四遷馬步軍副都軍頭

兼控鶴弓弩大劍都指揮使。開寶六年。加都軍頭。領毅州刺史。太祖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上。驗之皆實。由是信之。後乃漸肆威福。民有市官物不當價者。珪告其欺罔。當寘法。列肆無不側目。上聞之。因下詔曰。古人以獄市爲寄者。蓋知小民唯利是從。不可盡法而繩之也。況先甲之令。未嘗申明。苟陷人於刑。深非理道。將禁其二價。宜示以明文。自今應市易官物。有妄增價直。欺罔官錢者。案鞫得實。並以枉法論。其犯在詔前者。一切不問。自是珪不復敢言。時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頗爲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人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因言爾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所記紙付中書曰。卽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既又曰。與左贊善。珪以譖不行。居常怏怏。九年。坐漏洩禁中語。出爲光州刺史。會歲饑。淮蔡民流入州境。珪不待聞。卽開倉減價以糶。所全活甚衆。吏民詣闕請植碑頌德者數百人。太平興國初。以爲揚楚等九州都巡檢使。四年。征太原。命珪與彰信軍節度劉遇攻城北面。從征幽州。坐所部逗撓失律。責授定武行軍司馬。數月。召爲右衛將軍。領平州刺史。督浚惠民河。自尉氏達京九十里。數旬而畢。民咸便之。會江淮民麴謀首等數十百人聚爲盜。命珪率龍猛騎兵五百往捕。悉獲之。六年。還隰州刺史。知保州靜戎軍。上緣邊便宜十五事。皆從之。雍熙中。從曹彬征幽州。爲押陣部署。以所部下涿州。師還。卒。年六十一。珪多智數。好以甘言小惠取譽於人。故所至不忍其去云。

田欽祚。潁州汝陰人。父令方。漢虢州團練使。帳下伶人靖邊庭妻有美色。令方私之。邊庭不勝忿。會陝西三叛連衡。關輔間人情大擾。邊庭率其徒數人夜縋入州廨害令方。因掠郡民投趙思綰。至潼關。與守關使者戰。遂敗散。朝廷錄欽祚爲殿直。改供奉官。周世宗征淮南。爲前軍都監。從征關南。還。會塞澶淵決河。命欽祚領禁兵護役。因令督治澶州城。淮人寇高密。刺史王萬威求濟師。命欽祚領州兵援之。既至。圍解。宋初。遷閤門通事舍人。乾德二年冬。討蜀。爲北路先鋒都監。令乘傳往來宣達機事。孟昶降。奉捷書馳奏。遷西上閤門副使。蜀土寇亂。又遣欽祚率師討平之。四年春。并人寇樂平。從羅彥瓌拒之。獨以所部三千人破寇。擒副將一人。俘獲甚衆。以功遷西上閤門使。開寶二年。又與何繼筠破賊兵于石嶺關。領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使。三年。契丹寇中山。以欽祚爲定州路兵馬都部署。與戰。遂城自旦及晡。殺傷甚衆。欽祚馬中流矢踣。騎士王超授欽祚以馬。軍復振。敵解去。朝廷將議討江表。遣欽祚覘之。還奏合旨。江南所得寶貨直三千萬。悉以賜欽祚。會興師。首命欽祚與曹彬。李漢瓊率騎軍先赴江陵。就命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軍兼左廂戰櫂都監。領兵敗吳軍萬餘于溧水。斬其主帥李雄等五人。擒裨將二人。進圍金陵。爲南面攻城部署。既平。以功加領汾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還。引進使。爲晉州都鈐轄。太原驍將楊業率衆寇洪洞縣。欽祚擊敗之。斬首千餘級。獲馬數百。太宗賜欽祚白金五千兩。令市宅。四年。從征太原。護前鋒騎兵屯石嶺關以扞契丹。欽祚性剛戾負氣。多所忤犯。與主帥郭進不協。進戰功高。屢爲欽祚所陵。心不能甘。遂自縊死。初。賊兵奄至。進出戰。欽祚但閉壁自守。既去。又不追。所受月奉芻粟。多販鬻規利。爲部下所訴。責授睦州團練使。車駕北巡。以爲幽州西路行營壕砦都監。六年秋。改房州團練使。逾年。又改柳州。嶺外多瘴氣。因遘疾。累表乞生還闕下。上憐之。遷郢州團練使。在郡二年。入覲。欽祚見上。涕泣不已。以爲銀夏綏宥都巡檢使。俄召還。會征幽州。命欽祚與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爲排陣使。時欽祚已被病。受詔不勝喜。一夕卒。欽祚性陰狡。尤不喜儒士。好狎侮同列。人多惡之。子承誨。仕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承說。至崇儀副使。

侯贇。并州太原人。父義。漢遼州刺史。贇以蔭補殿前承旨。周顯德中。再遷至供奉官。江南復命。領三門集津發運使。宋初。爲諸衛將軍。先是。朝廷歲仰關中穀麥以給用。贇掌其事。歷三十年。國用無闕。累遷至右武衛將軍。開寶中。歷知建安軍。揚徐二州。皆有善政。太宗卽位。移知福州。改右衛將軍。太平興國二年。錢俶初納土。詔贇馳往兩浙諸州。閱視軍儲芻茭。累遷右衛大將軍。七年。知靈州。按視蕃落。宴犒以時。得邊士心。部內大治。還左衛。在朔方凡十餘年。上念久次。

求可代者而難其人淳化二年卒于官年七十四贈本衞上將軍

王文寶開封陽武人以任子補殿直太平興國初累遷至軍器庫使嘗使契丹會陳洪進獻漳泉地以文寶監泉州兵羣盜大起文寶與轉運使楊克讓知州喬惟岳共討平之以功領嬀州刺史加內弓箭庫使二年京西轉運使程能議開新河自襄漢至京師引白河水注焉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潁許蔡陳鄭丁夫數萬赴其役發諸州兵萬人助之命文寶與六宅使李繼隆作坊副使李仁祐劉承珪分往護作既而地高水下不能通卒堙廢焉雍熙四年改東上閤門使歷知涇延二州會邊人寇通遠軍命文寶率師致討還遷判四方館事文寶歷內職三十年雅好言外事太祖太宗頗信任之中外咸畏其口出爲高陽關兵馬鈐轄淳化二年卒于官

翟守素濟州任城人父溥晉左司禦率府率守素以父任爲殿直歷漢周遷供奉官領承天軍使乾德中爲引進副使從王全斌伐蜀以往來馳告軍事爲職蜀平擢判四方館以兩川餘寇未殄慮致騷動再令守素入蜀經略諸郡分兵以防遏之開寶中會麟府內屬戎人爭地不決因致擾亂命守素馳往撫喻守素辨其曲直戎人悅服從征太原命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汾州守素監其軍轉引進使開寶三年命爲劍南十州都巡檢使東上閤門使郭崇信副之賜守素錢五百萬入謝日復遣爲岐帥符彥卿官告使守素辭以錫賚優厚不敢更當奉使之詔上不許九年吳越國王錢俶來朝命守素護諸司供帳迎勞郊外幷壘未下詔與洛州防禦使郭進率兵深入其境蹈藉禾稼守素多所虜獲太宗卽位遷客省使領憲州刺史太平興國三年夏河決滎陽詔守素發鄭之丁夫千五百人與卒千人領護塞之是秋梅山洞蠻恃險叛命詔遣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用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爲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包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並焚之反側以定俄而錢俶獻浙右之地詔守素爲兩浙諸州兵馬都監安撫諸郡人心甚悅卽以知杭州歲滿爲西京巡檢使秦王廷美以事勒歸私第以守素權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屬洛陽歲旱艱食多盜上憂之守素既至漸以寧息未幾遷商州團練使雍熙二年改知延州自劉廷讓敗于君子館河朔諸州城壘多圮四年詔守素與田仁朗王繼恩郭延濬分路按行發諸州鎮兵增築護其役賜白金三十兩留充天雄軍兵馬鈐轄知大名府改知潞州會建方田命爲代北方田都部署幷州兵馬鈐轄從屯夏州改知鳳翔府淳化中夏帥趙保忠上言其弟繼遷誘戎人爲寇且求援師詔守素率兵復屯夏州未幾又徙石州以老病上疏求歸本郡從之三年卒年七十一守素逮事四朝緜歷內職五十餘年性謹愼寬仁容衆所至有治績凡斷大辟獄雖罪狀明白仍徧詢僚案僉同而後決屬吏有過不面折必因公宴援往事之相類者言其獲咎以儆警之新進後生多至節帥而守素久次不遷殊無隕穫意時論以此多之

王侁字祕權開封浚儀人父朴周樞密使侁以父任太僕寺丞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孤以侁爲東頭供奉官開寶中征江南命侁率師戍桐城王師渡江與樊若水同知池州領兵敗江南軍四千餘于宣州金陵平加閤門祗候太平興國初預討梅山洞蠻契丹使來貢詔侁送于境上還使靈州通遠軍及旋言主帥所留牙兵率與邊人交結頗桀黠難制歲久當慮請悉代之太宗因遣侁調內郡卒往代之戍者聞代多不願還侁察其中旅拒者斬之以徇衆皆悚息遂將以還一歲中數往來西邊多奏便宜上多聽用遷通事舍人四年從征太原以侁護陽曲塌地石嶺關諸屯賜廐馬介冑五月卽城下轉東上閤門副使晉陽平留爲嵐憲巡檢九年代還遷西上閤門使賜錢百萬河西三族首領折遇乜叛入李繼遷侁帥師討擒之以功領蔚州刺史王師北征命爲幷州駐泊都監又爲雲應等州兵馬都監侁性剛愎以語激楊業業因力戰陷於陣侁坐除名配隸金州事載楊業傳會赦移均州團練副使淳化五年召還道病至京師卒弟僎供奉官閤門祗候坐征交阯軍敗誅備偃並進士及第偃至太常博士朴弟格宋初爲右補闕直史館至都官員外郎廣南轉運使格子侗太平興國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劉審瓊涿州范陽人家素貧漢乾祐中湘陰公鎭彭門審瓊始隸帳下周祖受

命遁去依永興軍節度劉詞頗委任之詞卒屬太祖節鎮給事左右及受禪補殿直從平澤潞改供奉官開寶中累遷至軍器庫使會樞密使李崇矩門人鄭伸擊登聞鼓誣告崇矩受太原席義叟黃金私結翰林學士扈蒙以甲科私義叟引審瓊爲證上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枉得解遂出知鎮州七年太宗征河東駐蹕月餘儲偫無闕遷領檀州刺史知潭州州素多火日調民積水爲防民甚勞之審瓊至悉罷之以爲民便徙知河陽淳化三年受代歸陳衰老乞正受郡符上閔其舊人授坊州刺史至道三年卒于官審瓊嘗給事外諸侯雅善酒令博鞠年八十餘筋力不衰鬚髮黳黑孫爽進士及第後爲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

論曰王贊奮迹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強禦保續單車出使不辱君命懷忠識荆渚之將危繼勳知番禺之可取侯贇久治邊郡文寶數讓屯兵斯各一時之效也德裕梁迥欽祚王侁皆練習戎旅頗著勳勞然率彊戾而乏溫克以速於戾斯乃明哲之所戒玭以剛險蒙悔吝珪以發擿肆威福其不逞者歟守素不事躁競審瓊克享期頤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之謂也

宋史卷二百七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四

劉福　安守忠　孔守正　譚延美　元達　常思德
尹繼倫　薛超（丁罕 趙瑫附）　郭密（傅思讓 李斌附）　田仁朗　劉謙

劉福，徐州下邳人。少倜儻，魁岸有膂力。周顯德中，世宗征淮南，福徒步謁見于壽春，世宗奇之，因留麾下。每出戰，則令福率衛士爲先鋒，與破紫金山砦。淮南平，錄功授懷德指揮使。宋初，遷橫海指揮使，率所部隸步帥劉光毅由峽路征蜀。比至成都，孟昶已降，大將王全斌部送降卒歸京師，至綿州，降卒盜庫兵，劫蜀舊將全師雄以叛，焚廬舍，剽財貨以去。刺史成彥饒以同華兵百餘人守其城，全斌遣米光緒將七百騎及福所部以屯護之。光緒盡殺師雄妻孥，師雄領叛卒益聚村民十餘萬衆攻城益急。會龍捷指揮使田紹斌率精銳百騎由東山西北行，福領所部由山南行，出賊不意夾擊之，賊衆大潰，斬首及溺江死者以萬計。以功授虎捷都虞候，繼隸曹彬麾下，平江南，還，授指揮使，領蔚州刺史。從太宗克幷汾，還馬步都軍頭、武州團練使。端拱初，出爲洛州防禦使。二年，改雄州防禦使兼本州兵馬部署。雄州地控邊塞，常屯重兵，福至部，按行城壘，調鎭兵以給繕完，出私錢以資宴犒，寇雖大至而恃以無恐矣。淳化初，還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二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傅。福雖不學，而御下有方略，爲政簡易，人甚德之。領雄州五年，郡境寧謐。福既貴，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汝曹。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爲自安計乎！」卒不許。既死，上聞其言，賜其子白金五千兩，使市第宅。

安守忠字信臣，幷州晉陽人。父審琦，爲周平盧軍節度，封陳王。晉天福八年，審琦出領山南東道，以守忠爲牙內指揮使，領繡州刺史。周顯德四年春，改鞍轡庫使。會淮南初下，命守忠馳往宣諭。時藩臣驕蹇，遇朝使多簡傲，守忠抗以正禮，無所屈命。未幾，改衛州刺史。宋初，入爲左衛將軍。建隆四年，湖南初平，命爲永州刺史。乾德中，護河陰屯兵。蜀平，太祖知遠俗苦苛虐，南鄭爲走集之地，故特命守忠知興元府以撫綏之。四年，改漢州刺史。時寇難甫平，使車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錢以給用。每遣使，太祖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律己以正，汝行見之，當效其爲人也。」開寶初，改濮州刺史。會河決澶州，命守忠副穎州團練使曹翰護役，河決遂塞。五年，知遼州，民有陰召幷寇謀內應者，事泄，守忠悉斬以徇。九年，命將征太原，守忠受詔與孫晏宣由遼州入，既而與路羅砦監押馬繼恩遇，乃相與會兵入賊境，燔砦四十餘，獲牛羊數千。議將深入，會上崩，乃班師。太平興國初，移知靈州，在官凡七年。雍熙二年，改知易州，徙夏州。每西戎犯邊，戰無不捷。錄功，就拜濮州團練使。端拱中，知滄州，改瀛州兼高陽關駐泊部署，還瀛州防禦使。初，守忠嘗夢一濮字方丈餘，及領是郡幾二十年，於是始悟。淳化二年，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擐甲及闌闠者倉卒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焉。明年，加耀州觀察使，兼判雄州。未幾，召還，條陳邊事，數奏稱旨，賜錢五百萬。五年，又知滄州。至道初，移雄州。三年，復知滄州，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徙宋州兼制置營田使，威德兼著，吏民不忍其去。咸平三年，入覲，遣還，未行，暴卒，年六十九，贈太尉。錄其子繼昌爲供備庫副使，壻王世及爲光祿寺丞。守忠謹愨淡薄，爲治簡靜。太祖居藩日，素相厚善，及受禪後，每優任之，守忠處之益謙。從征太原，多與謀略，人罕知之者。所至藩郡，樂施予，豐宴犒，且喜與士大夫遊從，故時論多與之。初，審琦以愛妾故爲隸人所戕，守忠終身不畜妓妾，而喜佞佛，蓋有所懲云。

孔守正，開封浚儀人。幼事後唐明宗子許王從益。漢初，爲東西班承旨，事魏王承訓。周世宗征淮南，以材勇選爲東班承旨。宋初，補內殿直，兼領驍雄吐渾指揮。從劉廷翰平蜀，還，遷驍雄副指揮使。開寶中，太祖征太原，守正隸何繼筠麾下。會契丹遣兵來援晉陽，守正接戰於石嶺關，大敗之，斬首萬級，獲其將王破得。時宋師之陷敵者數百人，守正以騎軍馳之，盡奪以還。太平興國中，累遷日騎東西班指揮使。太宗親征晉陽，守正分主城西洞屋，領步卒大呼先登。繼與內侍蔡守恩等率騎兵力戰，晉軍遂潰。從征范陽，至金臺驛，詔與劉仁蘊先趨岐溝關。時城未下，守正夜超垣度鹿角，臨機橋，以大軍將至說關使劉禹使降

禹解懸橋，守正遂入城，撫諭其軍民，以城守屬綦廷朗，而己赴行在。時契丹兵在涿州東，守正與傅潛率御前東西班分兩陣馳擊之，逐北二十餘里，降其羽林兵數百人。繼與高懷德、劉廷翰合兵追之，至桑乾河，契丹自是不敢近塞。以勞再遷日騎都指揮使、領濡州刺史。端拱初，還龍衛都指揮使、領長州團練使，出鎭真定。是年秋，出爲穎州防禦使。未幾，太宗以其練習戎旅，特置龍衛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授之，改領振州防禦使。明年，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一日，侍宴北苑，上入玄武門，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于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翌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遂釋不問。俄命爲定州行營副部署，受詔詣保州軍開道，遇敵于曹河，與戰數合，梟首三十餘，獲馬五十匹，上聞而壯之。淳化初，擢高陽關副都部署。軍中小將有詈其校長者，守正械送闕下，取裁於上，未嘗專決焉。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河，就命知州軍。改慎州觀察使，還領代州部署，連移并代、夏綏、麟府三鎭，與李繼遷戰大橫岡，援范廷召出塞，破賊于白池，至行莊，焚掠甚衆。改代、夏二州部署。真宗即位，復從代州。咸平初，授昌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正上言：「四任鴈門，邊亭久安，願徙東北以自效。」會夏人入寇，改定州行營副都部署。四年，移彰德軍留後。以風疾妨政，改安化軍留後。景德初，復以不任職代。時議防秋北鄙，守正猶屢表請行，上閔之，不許。無何，卒，年六十六，贈泰寧軍節度使。

譚延美，大名朝城人。軀幹壯偉，少不逞。遇羣盜聚謀將行剽劫，延美即趨就之，及就捕，法皆抵死，延美以與盜素不相識獲免。自後往來澶、魏間，爲盜于鄉里，鄉里患之。周世宗鎭澶淵，募置帳下；即位，補殿前散都頭。從征淮南，以勞遷控鶴軍副指揮使，又從克三關。時太祖領禁兵，留督牙隊。建隆元年，補控鶴指揮使，稍遷都虞候、馬步副都軍頭。征湖南，與解暉分領行營戰櫂都指揮使。時汪端寇攻朗州甚急，招討慕容延釗遣延美率兵赴之，大敗賊衆，擒端以還。擢鐵騎副指揮使、領睦州刺史，四遷至內殿直都知。太平興國初，爲蘄州刺史，連徙廬、壽、濠、光州軍巡檢使，劇賊之爲害者悉就捕。六年，徙知威虜軍。雍熙三年，舉兵北伐，命延美爲幽州西面行營都監，與田重進出飛狐北。俄遇敵，延美曰：「彼恃衆易我，宜出其不意先攻之。」即麾騎軍直進，敵兵將潰，大軍繼至，遂敗之，斬首五百，獲其將大鵬翼以獻。以功擢本州防禦使。逾年，改亳州，出爲鎭州鈐轄。端拱元年，徙知寧遠軍。一旦，契丹兵抵城下，延美開門以示之，不敢入，圍城數日，開門如故，民出取芻糧者無異平日，契丹卒疑之，遂引去。二年，進邕州觀察使、判亳州，兼知代州。是時，任邊郡者皆令兼領內地一州，處其家屬。徙知潞、陝、涇州。咸平四年，以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六年，卒，年八十三，贈建武軍節度。子繼倫至崇儀副使，雍虞部員外郎。

元達，初名守旻，洛州雞澤人。身長八尺餘，負膂力，善射。家業農，不任作苦，委耒耜慨歎而去之，事任俠縱酒。嘗醉見道旁槐樹，拔劒斬之，樹立斷，達私喜曰：「吾聞李將軍射石虎飲羽，今樹爲我斷，豈神助歟？」嘗從少年數十百人欲起爲盜，里中老父交戒之，乃止。時郡以戶籍調役，達當送徒闕下，行數舍，乃悉縱之，曰：「吾觀汝曹亦丈夫也，豈樂爲是哉？可善自爲計，吾亦從此逝矣。」已而郡遣追捕，至則達援弓引滿待之，追者不敢近。由是亡命山林間，爲鄉里患。太宗居晉邸時，達求見，得隸帳下。嘗侍太宗習射圃亭，命之射，達射四發不中的，已而連中，上喜，爲更其名曰達。及即位，補御龍直隊長。雍熙初，累遷嬀州刺史，繼領本州團練使。時州郡部送亡命者至闕，左右諷殺之，達奏曰：「此類竄匿者衆，豈能盡殺之哉？不如赦之以開其自新之路，且以成好生之德。」上悅，因悉原之。端拱二年，擢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幽州刺史，歷北面行營都部署，由常山鎭入爲京城巡檢。淳化四年，卒，年四十二，贈昭化軍節度。達雖奮自草野，歷職戎署，至交士夫能折節盡禮，人以是稱之。

常思德，開封人。周顯德初，以材勇應募，隸天武軍，累遷神衛都虞候。雍熙初，從曹彬征幽州，因署牙校，尋鎭威虜軍。端拱初，以弓箭直都虞候領溪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命往夔峽招捕，師次達州新寧縣，調近州土兵掩殺賊徒三千餘人于梁山。時雷有終領大軍抵合州境上，賊衆二萬來拒，思德與尹元、裴莊等合擊之，合州遂平。賊帥田奉正、蘇榮據果州，思德因其遁而追捕之，斬首八百，果州既定。餘賊保渠州及走廣安、梁山，乃分兵爲二，抵廣安、梁山者思德領

之趣渠州者元莊領之合力進討盡殲其黨自是州峽賴以安靜無復寇患以功真授汝州刺史初曹彬北征不利至涿州左右皆潰散獨思德以所部護至易州語人曰既備戎行則與主帥同死生可也若視利害以爲去就將何面目以見君父乎太宗嘗聞其言至是陛辭深加慰勞且諭之曰爲臣以忠實爲本汝少仕時既以驍勇自效且能盡心于主將事朕之日雖久而忠實如一今雖老亦當盡心乃職庶無負乎朕之委寄也未幾移慶州路副都部署屯邠州咸平初與李繼隆同部芻糧赴靈州以疾改陳留都監換左神武大將軍二年卒年六十五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鄆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爲可用太祖以補殿直權領虎捷指揮預平嶺表下金陵太宗即位改供奉官從征太原還遷洛苑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潛議入寇上聞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巡徼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人將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間天未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衆遂驚潰于越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悉引去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則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仍兼巡檢淳化初著作佐郎孫崇諫自契丹逃歸太宗詢以邊事極言徐河之戰契丹爲之奪氣故每聞繼倫名則倉皇不知所措於是還繼倫尙食使領長州團練使以勵邊將淳化五年李繼隆奉詔討夏州以繼倫爲河西兵馬都監未幾以深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分遣將帥爲五道以討李繼遷時大將李繼隆由靈環路往逗撓不進上怒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兵馬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也時繼倫已被病強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即日乘驛赴行營至慶州卒年五十上聞之嗟悼賻賵加等遣中使護其喪而歸葬焉

薛超遼州平城人少有勇力乾德初應募爲虎捷卒從崔彥進伐蜀平錄功補虞候遷十將太平興國初四遷至天武指揮使從征太原領遊騎千人備禦鎮定境上以張軍勢及車駕還契丹頻寇鎮定侵掠無已超從大將劉廷翰率兵至徐河賊將領騎十餘出挑戰超躍馬直前連射數人斃敵勢遂却大軍乘之奮擊斬首萬餘級以功加步軍都軍頭還神衛軍都校領敘州刺史雍熙三年從潘美北征至鴈門西陘路與契丹遇又戰敗之追至寰州斬首五百餘級其將趙彥辛以城降超連被創流血濡甲縷部分軍士自若乘勝抵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還加馬步軍都軍頭淳化初屯鎮州還天武指揮使領澄州團練使至道元年卒年五十七

丁罕者潁州人應募補衛士累遷指揮使從劉廷翰戰徐河以奪橋功還本軍都虞候累遷天武指揮使領獎州團練使淳化三年出爲澤州團練使知霸州會河溢壞城壘罕以私錢募築民咸德之五年以容州觀察使領靈環路行營都部署與李繼遷戰斬首俘獲以數萬計至道中率兵從大將李繼隆出青岡峽賊聞先遁追十日程不見而返三年真拜密州觀察使知威虜軍徙貝州咸平二年卒子守德能世其家

趙瑨者貝州清河人由衛士累遷龍衛指揮使亦以徐河戰功加鎮州團練使至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卒于官年七十贈歸義軍節度使

郭密貝州經城人軀幹雄偉膂力絕人幼孤隨母適同郡王乙因冒姓王氏以知瀛州馬仁瑀薦隸晉王帳下給事左右太宗即位補指揮使復姓郭氏至淳化間凡八遷移貝州駐泊兵馬部署會夏人寇邊以密有武略擢領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都部署訓練士卒號令嚴肅夏人畏服邊境賴以寧謐至道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保順軍節度

傅思讓者冀州信都人少無賴有勇力善騎射太宗居晉邸補親事都校即位

補衞士直長，累遷至平州刺史。奉詔破契丹兵于唐興口。端拱中，四遷爲容州觀察使、知莫州，移隴州。上命殿中丞林特同判州事以夾輔之，以思讓所爲多不法故也。至道二年，卒，年七十四。贈保順軍節度。

李斌者，青州人。太宗在晉邸，聞其狀貌魁偉，召置左右。卽位，補御龍直副指揮使。太平興國中，以天武指揮使領鄭州刺史。七年，坐嘗受秦王廷美饋遺，貶曹州都校。雍熙三年，遷營州刺史。四年，領溪州團練使，連爲貝、冀二州駐泊都監。淳化中，繼領萊州、洺州團練使，勤於政理，人服其清愼。轉運使陳緯以狀聞於朝。至道初，拜桂州觀察使，仍判洺州，徙滄州，及代，吏民不忍其去，鄰境亦上其善狀，詔書褒美之。咸平三年，卒，年六十一。

田仁朗，大名元城人。父武，仕晉昭義軍節度使。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太祖卽位，從討李重進，攻城有功，還，與右神武統軍陳承昭浚五丈河以通漕運。乾德中，討蜀，命仁朗爲鳳州路壕砦都監，伐木除道，大軍以濟。錄功遷染院副使。太祖征太原，與陳承昭壅汾水灌城，城將陷，會班師。俄遷內染院使，數日，改左藏庫使，爲中官所譏。太祖怒，立召詰之，至殿門，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曰：「臣嘗從破蜀，秋毫無犯，陛下固知之，今主藏禁中，豈復爲姦利以自汙？」太祖怒釋，止停其職。開寶六年，起爲榷易使。七年，以西北邊內侵，選知慶州。仁朗至，率麾下往擊之，短兵將接，前鋒稍却，仁朗斬指揮使二人，軍中震恐，爭乞効命，遂大破之。其酋長相率請和，仁朗烹牛置酒與之約誓，邊境乃寧。璽書褒美。太平興國初，秦州羌爲寇，命仁朗屯兵清水。會李飛雄事敗，召爲西上閤門使。四年，征太原，命仁朗與閤門祇候劉緒按行太原城四面壕砦，閱視攻城梯衝器械。太原平，留仁朗爲兵馬鈐轄，閑廄使武再興、軍器庫副使賈湜並爲巡檢。俄命仁朗與再興役民築楡次新城。從幸大名，又命爲滄州鈐轄。俄遷東上閤門使、知秦州。九年，判四方館事。會議東封，命仁朗自京抵泰山督役治道。李繼遷爲亂，命仁朗率兵巡銀、夏，歲餘召還。未幾，繼遷攻麟州，誘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命仁朗與閤門使王侁、副使董愿、宮苑使李繼隆馳傳發邊兵數千擊之。仁朗次綏州，奏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會三族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太宗聞之大怒，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自三交乘疾置代仁朗。繼遷乘急攻撫寧砦，仁朗不知爲文裕所代，喜謂諸將曰：「敵人逐水草，散保巖險，常烏合爲寇，勝則進，敗則走，無以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羌戎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以旬浹破。當留信宿，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強弩三百邀其歸路，必成擒矣。」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閑暇，日縱其摴博，不恤軍事。上知之，遣使召仁朗赴闕，下御史按問。仁朗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所召銀、綏、夏兵，其州皆留防城不遣，所部有千餘人，皆曹光實舊卒，器甲不完，故請益兵。況轉輸芻粟未備，三族砦與綏相去道遠，非元詔所救。昨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代臣，其謀不果。」因言：「繼遷得部落情，願降優詔懷來之，或以厚利啗諸酋長，密圖之。不爾，恐他日難制，大爲邊患。」御史以其狀聞，上大怒，切責憲府官吏曰：「仁朗不恤軍政，得爲過乎？」大理遂當仁朗乏軍興及征人違期二十日以上，坐死。上特貸之，下詔責授商州團練副使，馳驛發遣。是役也，仁朗計已決，爲王侁等所構，逗撓不進軍，故及於貶。後數月，上知其無罪，召拜右神武軍大將軍，部修河北東路諸州城池，數月而就，留知雄州，加領澄州刺史。時河北用兵，大藩多用節將，朝議以通判權位不倫，選諸司使有吏幹者佐之，以仁朗知定州節度副使事。俄召赴闕，未聞命而卒，年六十，時端拱二年也。仁朗性沉厚，有謀略，頗涉書傳，所至有善政。雅好音律，尤臻其妙。時內職中咸以仁朗爲稱首，故死之日，人多惜之。

劉謙，博州堂邑人。曾祖直，以純厚聞于鄉黨。里有盜其衣者，置不問。州將廉知，俾人故竊其衣，亦不訴理。卽召詰前盜衣者，俾還之，直給云：「衣乃自以遺少年，非竊也。」州將義之，賜以金帛，不受而去。父仁罕，輕俠自任。五代末，寇盜充斥，仁罕率衆斷澶州浮橋以遺賊，因誘獲數十人，出芻粟給官軍，補內黃鎭將。嘗因事至酒家，遇羣寇暴集，以計悉梟其首，擒詣西京留守向拱，補汜水鎭將。俄爲散都頭。宋初，還許州龍衞副指揮使，會王師征廣南，爲前鋒，還，改同州都校，卒。謙少感槩，不拘小節。初詣嶺表省父，仁罕資以金帛，令北歸行商，還堂邑舊墅。嘗爲鄉里惡少所辱，謙不勝怒，毆殺之，亡命京師，遂應募從軍，補衞士，稍遷內

殿直都知。至道初，真宗升儲邸，增補宮衞，太宗御便坐，親選諸校，授謙西頭供奉官、東宮親衞都知，賜袍笏、鞾帶、器幣。真宗卽位，擢授洛苑使。謙起行伍，不樂禁職，求換秩，改殿前左班指揮使，給諸司使奉料。咸平初，還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勤州刺史，加殿前右班都虞候。上幸大名，至北苑，屬謙有疾，遣歸將護。謙懇請從行，旣俾其二子隨侍，仍挾尙醫以從，御廚調膳以給之。疾瘳，毀所服鞍勒以遺中使，上聞，賜白金二百兩。駕還，改捧日左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四年，還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本州防禦使，權殿前都虞候。時高翰爲天武左廂都校，有卒負債殺人，瘞尸翰營中，累日發土得之。上怒翰失檢察，執見于便殿。謙卽前奏：「翰職在巡邏及閱教諸軍，不時在營，本營事宜責之軍頭。」上爲釋翰罪。景德初，加侍衞馬軍都虞候，改領潯州防禦使，俄權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冬，制授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先是，謙久權殿前都虞候，俄擢曹璨正授，謙頗形慨嘆。至是，璨副馬軍，而升謙領禁衞焉。江北屯兵常以八月給冬衣，謙上言邊城早寒，請給以六月，後以爲例。無何，以足疾求典郡，上召見敦勉之。大中祥符初，從東封，上升太山，詔都總山下馬步諸軍，與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閱視山門，設施有法，著籍者乃得上焉。禮成，進授都指揮使，移領保靜軍節度。明年八月卒，年六十，贈侍中。初，謙將應募，與同軍王仁德訊於日者，日者指謙謂仁德曰：「爾當爲此人廄吏。」及謙帥殿前，仁德果隸役廄中。子懷懿，後爲東染防副使；懷銓，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論曰：宋初諸將，率奮自草野，出身戎行，雖盜賊無賴，亦廁其間，與屠狗販繒者何以異哉？及見於用，皆能卓卓自樹，由御之得其道也。劉福御下有方略，所至著績，受祿雖厚，而不爲燕安之謀，可謂國爾忘家者矣。守忠練達邊事，褆身謙愼，弭卒校之變於談笑之頃，非善於行權者不能也。仁朗沈毅有謀，累從征討，綏州之役，不惟無功，而反坐逗撓，豈其計之不善哉，特爲讒邪所搆爾。自餘諸子，皆積戰功以取通侯。若延美之開門示敵，思德之翼衞主帥，繼倫之襲擊契丹，薛超之裹創赴戰，元達之請赦亡命，郭密之訓撫士卒，斯皆忠義仁勇有足稱者。罕瑫、思讓、若斌、若謙，雖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職，能寡過者也。守正素練戎旅，累任邊要，而矜勢肆忿，視於勞謙之君子，能無愧乎。

宋史卷二百七十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五

劉保勳　滕中正　劉蟠　孔承恭
宋璫　袁廓　樊知古郭載附　臧丙
徐休復　張觀　陳從信　張平子從吉
王繼升子昭遠　尹憲　王賓　安忠

劉保勳字脩業，河南人。父處讓，仕後唐，入晉，拜樞密使，出爲彰德軍節度。保勳少好騎射。後唐清泰中，裁十許歲，攝潞州左司馬，隨父署彰德軍衙內都校。父卒，補供奉官。習刑名之學，頗工詩，因獻詩宰相桑維翰，奇之，奏擢爲太常丞。歷漢爲祕書丞。周廣順初，有薦其詳練法律，兼大理正，遷工部員外郎，歷掌鄆、宋、楚三州鹽麴商稅。宋初，拜戶部。遭母喪，起復，出掌蘄口榷茶，徙雲安監鹽制置使。歲滿，出羨餘百萬，轉運使欲以狀聞，保勳曰：「貪官物爲己功，可乎？」乃止。開寶初，遷司封員外郎，監左藏庫。六年，知宋州。太平興國初，遷祠部郎中，通判晉州。二年，選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賜錢百萬。三年，徙兩浙東北路。太宗征晉陽，改戶部郎中，爲隨軍轉運使，兼勾當北面轉運事，又與侯陟同勾當軍前諸事。會陝西北路轉運使雷德驤調發沁州軍糧後期，詔劾德驤，以保勳代之。太原平，命知并州。逾年，召入判大理寺，出知昇州。是冬，召歸，點檢三司開拆司。會鹽鐵使闕，又命權領其事。還兵部郎中，兼判三司勾院。八年，拜右諫議大夫，俄知開封府。寡婦劉詣府訴夫主前妻子元吉寘堇食中毒己，將死，按驗獄成，元吉妻撾登聞鼓訴冤，事下御史臺，其實劉有姦狀，元吉知之，劉慚恚成疾，故誣告之。保勳坐奪奉三月。俄以辛仲甫代之。未幾，復判大理寺。雍熙二年，權御史中丞，兼勾當差遣院。是秋，罷權中丞。三年春，命曹彬等征幽州，保勳以本官知幽州行府事。子利涉，以開封府兵曹督芻粟隨軍，常從其父。會王師不利，濟拒馬河，更相蹂躪，多死。保勳馬陷淖中，利涉自後掀出之，力不勝，人馬相擠壓，遂俱死，時年六十二。上命恤其後。保勳三子，二子先保勳死，季子隨沒，以其孫巨川爲嗣，授秘書正字。端拱初，特詔贈工部侍郎。保勳性純謹少寐，未嘗忤物，精於吏事，不憚繁劇。嘗語人曰：「吾受君命未嘗辭避，接同僚未嘗失意，居家積貲未嘗至千錢。」及死，聞者皆痛惜之。至道三年，又錄其次孫世長爲正字。咸平初，保勳妻卒，詔賜錢十萬。巨川累爲比部郎中。

滕中正字普光，青州北海人。曾祖瑤，高郵令。祖煦，即墨令。父保裔，與平令。中正弱冠舉進士不第。周顯德中，滑帥向拱奏辟爲掌書記。拱移鎮彭門，會中正丁外艱，復表奪情，仍署舊職，加朝散大夫。拱鎮襄陽，以中正爲襄均房復觀察判官，及留守西路，又奏署河南府判官、檢校戶部員外郎。乾德五年，度支員外郎侯陟表中正有材幹，入爲殿中侍御史。兩川平，選知興元府，判西京留臺。俄通判河南府留守司事。太祖雩祀西洛，以祗事之勤，轉倉部員外郎。太宗即位，遷考功員外郎，授四川東路轉運使。太平興國五年，召爲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命與中書舍人鄭贊、戶部郎中雷德驤同知京朝官考課。中正嘗薦舉監察御史張白知蔡州，假貸官錢二百貫，糴粟麥以射利，坐棄市，中正降爲本曹員外郎，依舊知雜。未幾，又擢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歡甚，以虛盞示羣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上顧謂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彈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會之樂，上曰：「朕樂在時平民安。」是冬，乾明節，羣臣上壽，酒既三行，上目中正曰：「三爵之飲，實唯常禮，朕欲與羣臣更舉一巵，可乎？」中正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二年，以年老辭，出知河南府。未幾，被病罷，分司西京。淳化初，判留司御史臺，命其子玄錫權河南司錄以便養。二年卒，年八十四。中正性峻刻，連鞫大獄，時議以爲深文。權中丞日，振舉綱憲，人以稱職許之。二子並舉進士，玄錫至刑部郎中，玄晏後名世寧，至工部郎中。

劉蟠字士龍，濱州渤海人。漢乾祐二年，舉進士，解褐益都主簿。宋初，歷安遠軍及河陽節度推官、保義軍掌書記。乾德五年，召拜監察御史、典染院事。初，蘇曉掌京城市征，頗幹集，及卒，選蟠代之。冬，命爲太宗生辰使。開寶七年，與殿中丞劉德言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太平興國初，就遷倉部員外郎，改轉運使。歲漕

江東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頗爲稱職秩滿部內僧道乞留詔許再任賜金紫改駕部員外郎八年丁內艱時以諸州綱運留滯起復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會河決韓村大發丁夫塞之命蟠調給其餉未幾河塞朝廷方議封禪以蟠爲東封水陸計度轉運使會詔罷其禮俄還工部郎中充河北水路轉運使改刑部郎中就充水陸轉運使入判本部事籍田畢還左諫議大夫淳化初兼同考京朝官差遣二年暴中風眩上遣太醫視之賜以金丹卒年七十三賜錢十萬給其喪事蟠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專事苛刻好設奇詐以售知人主典染作日太祖多臨視之蟠僨車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屩持梃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太祖以爲勤事賜錢二十萬嘗受詔巡茶淮南部民私販者衆蟠乘羸馬僞稱商人抵民家求市茶民家不疑出與之即擒實於法子鍇初以父廕爲大理評事咸平二年擢進士第嘗獻幸太學頌真宗中夜觀書得鍇頌頗嘉賞之出以示輔臣且言鍇幼孤能自立召試命直史館累遷至戶部郎中鹽鐵副使

孔承恭字光祖京兆萬年人唐昭宗東遷舉族隨之遂占籍河南五世祖戡唐書有傳戡孫泂萊州刺史泂子昌庶虞部郎中昌庶子莊仕晉爲右諫議大夫由戡至莊皆登進士第承恭莊之子也以門廕授祕書省正字歷温安豐二縣主簿時王審琦節制壽春以承恭名家子奏攝節度推官府罷調補鄭州錄事參軍入爲大理寺丞獻宮詞託意求進太祖怒其引喻非宜免所居官放歸田里太宗即位以赦復授舊官時初榷酒以承恭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還大理正議獄平允擢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事還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三年下詔曰九寺三監國之羽儀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遷授斯爲舊章比聞縉紳之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爲太常少卿魏羽爲祕書少監戶部郎中柴成務爲光祿少卿魏庠爲衛尉少卿張洎爲太僕少卿呂端爲大理少卿臧丙爲司農少卿袁廓爲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爲太府少卿又以屯田郎中雷有終爲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爲將作少監時裴祚愼從吉宋雍先爲少卿皆改授東宮官又詔承恭與左散騎常侍徐鉉刊正道書俄以疾求解官且言早遊嵩少間樂其風土願卜居焉上召見哀其羸瘠出御藥賜之授將作監致仕以其子玢同學究出身爲登封縣尉俾就祿養未果行而卒年六十二承恭少疎縱及長能折節自勵嘗上疏請令州縣長吏詢訪耆老求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及舉令文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請詔京兆府諸州於要害處設木牌刻其字違者論如律上皆爲行之尤奉佛多蔬食所得奉祿大半以飯僧嘗勸上不殺人又請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尼人多言其迂闊云

宋瓘字寶臣華州渭南人父鸞監察御史瓘乾德中進士及第拔萃登科解褐青城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歸吳廷祚鎮永興辟掌書奏廷祚卒復調下邽主簿擢著作佐郎知綿州太宗即位改右贊善大夫爲峽路轉運副使代還召對賜緋魚復出知秦州有善政就拜監察御史充陝西轉運使以韋亶代知秦州瓘去州未百日亶坐事繫獄上以瓘前有治績賜錢五十萬再命知秦州安集諸戎部內清肅雍熙初轉比部員外郎在任凡六年召歸面賜金紫授度支判官俄遷屯田郎中知益州屬歲饑多盜瓘始至以方略擒捕招輯盜皆首伏屏息下詔嘉獎端拱初就拜右諫議大夫時兩川轉運使副皆坐事免以瓘爲西川轉運使加左諫議大夫改知陝州淳化中三吳歲饑疾病民多死擇長吏養治之命瓘知蘇州瓘體豐碩素病足至州地卑濕疾益甚人或勸其謝疾北歸瓘曰天子以民病俾我綏撫我以身病而辭焉非臣子之義也既而太白犯南斗曰斗爲吳分民方饑天象如此長吏得無咎乎四年卒年六十一上聞之嗟悼錄其子明遠爲蒲城主簿俾護其喪歸葬焉瓘性清儉歷官三十年未嘗問家事唯聚書以貽子孫且曰使不忘本也明遠淳化三年進士後爲都官員外郎次子柔遠亦舉進士及第垂遠閤門祇候

袁廓劍州梓潼人在蜀舉進士及第入宋補雙流縣主簿又爲西平縣主簿勾稽漏籍得民丁萬餘州將薦其勤職就遷上蔡令又以課最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令於御史府分領推事掌榷貨務廓性夸誕敢大言好詆訐太祖以奇士待

之太宗即位遷殿中丞出知楚州歸掌京師市征歲中增課數萬緡上嘉之賜緋魚賚錢百萬會錢俶盡籍土宇以獻命廓按籍浙中諸州軍倉庫之物悉輸京師得以便宜從事仍詔每公宴別席而坐以寵異之復命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浸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爲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舁出城散積之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狀聞拜監察御史至春凍解州地下流澌溢入爲民患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以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事廓通判州事並賜白金三百兩廓俄轉殿中侍御史召爲戶部判官命與陳恕李惟清專計度芻糧事改戶部員外郎又爲度支判官籍田轉本曹郎中判戶部勾院廓強項好爭數與判使等較曲直於上前聲氣俱厲上每優容之然勾稽精密由是部領擁積爲郡吏所訴詔御史辨問廓謁見宰相趙普自理屬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得罪廓嘗與利用書札往還稔昵普謂之曰職司常事此不足云與利用交結款密於理可乎廓驚慚泣下不能對數日出知溫州就遷鴻臚少卿同郡袁仁甫掌州之關征素以宗盟之分頗相親善一旦不協互有論奏上遣光祿寺丞牛韶往按驗韶至並攝繫獄置對上疑廓被誣驛召赴闕廓性剛褊被詰治峻急詔書未至以憤死上閔甚追悼之復驗仁甫所訴多無實狀免韶官貶仁甫商州長史贈廓右諫議大夫錄其子邱賀爲奉禮郎始十歲上猶念廓不已又詔削仁甫名籍配隸商州

樊知古字仲師其先京兆長安人曾祖偁濮州司戶參軍祖知諭事吳爲金壇令父潛事李景任漢陽石埭二縣令因家池州知古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洒漁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以求進用太祖令送學士院賜試本科及第解褐舒州軍事推官嘗啓於上言老母親屬數十口在江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煜令遣之煜方聞命即厚給資裝護送至境上七年召拜太子右贊善大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古爲鄉導下池州八年以知古領州事先是州民保險爲寇知古擊之連拔二砦擒其魁以獻餘皆潰散方議南征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黃黑龍船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南而下遣八作使郭守濬率丁匠營之議者以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從知古之請也金陵平擢拜侍御史令乘傳按行江南諸州詢訪利民復命知江東南路轉運事數日改授江南轉運使賜錢一百萬先是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復征其餘分然後給符聽其所往商人苦之知古請蠲其稅仍差增所市之直以便於民江南舊用鐵錢十當銅錢之一物價翔踴民不便知古亦奏罷之先是李煜用兵權宜調斂知古悉奏爲常額豫章洪氏嘗掌昇州榷酤逋鐵錢數百萬至是知古挾微時常辱於洪氏責償銅錢以快意太宗即位授庫部員外郎召歸換金紫賜錢百萬命爲京西北路轉運使太平興國六年加虞部郎中就改知邠州移鳳翔府入爲鹽鐵判官出領荊湖轉運使雍熙初遷比部郎中會河朔用兵分諸郡爲兩路以給漕輓遷知古爲東路轉運使遷駕部郎中賜錢五十萬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知古頓首奉詔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河北東西路轉運使賜白金千兩兩路各置轉運副使都轉運使之名自知古始二年詔加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奏請修城木五百餘萬牛華三百萬上曰萬里長城豈在於此自古匈奴黃河互爲中國之患朕自即位以來或疆埸無事則有修築圩隄之役近者邊烽稍警則黃河安流無害此蓋天意更迭垂戒常令惕勵然而預備不虞古之善教深溝高壘亦王公設險之義也所請過當不亦重困吾民乎乃詔有司量以官物給之會度支使李惟清上言河北軍儲無備請發河南十七軍州轉粟以赴太宗謂農事方殷豈可更興此役惟清固以爲請上遣左正言馮拯乘傳與知古計之知古即言河北軍儲可以均濟足俟農隙令民轉餉拯復命太宗曰不細籌之則民果受弊矣未幾入朝奏事稱旨拜給事中俄爲戶部使知古有才力累任轉運使甚得時譽及在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素與陳恕親善恕時參知政事太宗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後因奏事知古遂自解上問從何得知曰陳恕告臣上怒恕泄禁中語且嫉知古輕佻故兩罷之出知古知梓州未至改西川

轉運使知古自以嘗任三司使一旦掌漕運劍外鬱鬱不得志嘗稱足疾未嘗按行郡縣蜀中富饒羅紈錦綺等物甲天下言事者競商榷功利又土狹民稠耕種不足給繇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淳化中青城縣民王小波聚衆爲亂謂其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輩均之附者益衆遂攻陷青城縣掠彭山殺其令齊元振巡檢使張玘與鬭于江源縣射小波中其額旋病創死玘亦被殺衆遂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初小波黨與裁百人州縣失於禦備故所在蠭起至萬餘人攻蜀州殺監軍王亮及官吏十餘人陷邛州害知州桑保紳通判王從式及諸僚吏逐都巡檢使郭允能允能率麾下與戰新津江口爲賊所殺同巡檢殿直毛儼徒步以身免賊勢益張衆至數萬人陷永康軍雙流新津溫江郫縣縱火大掠留其黨守之往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引去陷漢州彭州旋陷成都時已詔知梓州右諫議大夫張雍代知古爲轉運使雍未至知古與知府郭載及屬官走東川詔復令掌兩川漕運知古具伏擅離所部制置無狀上特宥之以本官出知均州視事旬日憂悸卒年五十二上猶嗟憫賜其子漢公同學究出身知古明俊有吏幹辭辨捷給及在西川不能弭盜而逃難獲宥終以慚死云

郭載字咸熙開封浚儀人父暉右監門衛將軍義州刺史載蔭爲右班殿直累遷供奉官閤門祇候雍熙初提舉西川兵馬捕盜事太宗賜鞍馬器械銀錢以遣之四年以積勞加崇儀副使召還上言川峽富人俗多贅壻死則與其子均分其財故貧者多詔禁之端拱二年擢引進副使知天雄軍入同勾當三班出知秦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先是巡邊者多領兵騎以威戎人所至頗煩苦之載悉減去戎人咸悅還西上閤門使改知成都府載在天雄軍屢奏市糴朝臣段獻可馮侃等所市麤惡軍人皆曰此物安可充食太宗頗疑使覆驗之及報與載奏同獻可等皆坐削官仍令塡償及載受代獻可等所市皆支畢復有羨數三司判勾馮拯以聞太宗召度支使魏羽詰之羽曰獻可等所市不至麤惡亦無欠數臣與侃親舊是以未敢白太宗曰此公事爾何用畏避因召宰相謂曰此乃郭載力奏朕累與卿等議皆云有實今支畢頗有羨餘軍士復無詞訴郭載朕向以誠純待之何爲矯誣及此然已委西川候還日別當詰責於是獻可等悉復官載行至梓州時李順已構亂有日者潛告載曰益州必陷公往當受禍少留數日可免載怒曰吾受詔領方面阽危之際豈敢還延邪即日入成都順兵攻城益急不能拒守乃與樊知古率僚屬斬關出以餘衆由梓州趨劍門隨招安使王繼恩統兵討順平之復入成都月餘憂患成病卒年四十載前在蜀頗能爲民除害故蜀民悅之再至成都即値兵亂及隨繼恩平賊亦有所全濟故其死也成都人多歎惜之

臧丙字夢壽大名人弱冠好學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大寧監官課民煑井爲鹽丙職兼總其事先是官給錢市薪吏多侵牟致歲課不充坐械繫者常數十百人丙至召井戶面付以錢既而市薪山積歲鹽致有羨數太宗平晉陽以丙爲右贊善大夫知遼州丙素剛果有吏幹會同年生馮汝士以祕書丞知石州與監軍不協一夕剚刃於腹而死事可疑丙上疏言汝士死非自殺乞按治上覽奏驚駭即遣使鞫之召丙問狀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聞有私罪而言自殺若使冤死不明不加宿直者以罪今後書生不能治邊郡矣上嘉其直改著作郎俄遷右拾遺直史館加工部員外郎充河東轉運使俄兼本路管田使代歸授戶部郎中同知審官院朝廷方以九等亞列爲重改司農少卿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歲餘疾上聞之遣中使及尙醫馳往視之踰月卒年五十三上軫悼之以其子待用爲四門助教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至是無驗丙於禮不當叵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待用歷金部郎中東染院使賀州刺史次子列進士及第至太常丞

徐休復字廣初濮州鄄城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轉運使薦其材代歸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魚還左拾遺六年加右補闕充兩浙東北路轉運副使移知明州七年秋被召赴闕明年授庫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出知廣州是歲加水部郎中雍熙二年就還比部郎中充樞

密直學士賜金紫依舊知州事休復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乃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撫部下吏有恩發書與故人晝務昇作隱語偵朝廷事反狀已具詔遣內侍閻承翰與休復同按劾之遂抵於法端拱初加左諫議大夫召爲戶部使淳化元年罷使還給事中連知青潞二州休復先上言以父母藁葬青社願得領州事因營邱壠至青州踰年但聚財殖貨終不言葬事至潞州數月瘍生於腦既而疾甚若見王延範休復但號呼稱死罪後數日卒年五十三休復無他能掌誥命甚不稱職履行不見稱於搢紳云

張觀字仲賓常州毗陵人在江南登進士第歸宋爲彭原主簿太平興國初移興元府掾復舉進士不第調鷄澤主簿再求試特授忠武掌書記就改觀察判官上請復刺史及不遣武德卒詣外州偵事頗稱旨召拜監察御史充桂陽監使獻所業文賜進士及第會三司言劍外賦稅輕詔觀乘傳按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不宜輕動撓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況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衍用輸京師愈煩漕輓之力固不可也或以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策徒斂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深以爲然因留不遣其後復上疏曰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儀者舉之因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於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黷至尊實亦輕紊國體況帝王之道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列于緗素垂爲軌範不可不慎也若夫方今之急者遠人未服邊鄙不寧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皆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以之揚搉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貞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耆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際則入內殿講論文義商搉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爲不朽況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伏望釋循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臣闡揚玄風上爲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爲子孫建不拔之業與夫較量金穀剖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上覽而稱之召賜緋魚以爲度支判官歲餘遷左司改鹽鐵判官嘗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務敦淳化殿宇采飾皆徹去之惟尙朴素天下幸甚然於服御器用臣願亦從純儉上曰朕庶事節約至於所服多用絁絹皆經澣濯爾卿言甚善觀頓首謝觀數在省署及長春殿次中諸事於其使李惟清辨說牴牾失禮容惟清不能甘因奏解其任觀抗章論列上亦察其無失故未幾復授舊職又諫罷治佛寺不報俄出爲諸路茶鹽制置副使上疏言更茶鹽之制於理非便不合旨改知黃州還揚州皆有善政會三司改舊貫均州縣之籍以分其職召爲三司河東道判官有詔計司官屬不得越局言他事觀自以任諫官乃上書指陳拾遺補闕之職言事固當然不奉詔上怒謂宰相曰朕俾警三司僚屬各率其職非令諫官不言時務觀乃妄有援引以諷刺朕姑爲容忍不欲深責乃令出知道州移廣南西路轉運使坐奏交州黎桓爲亂兵所殺丁璿復位事不實被劾獄未具卒於桂州年五十三觀廣覽漢史雅好論事辭理切直有古人之風焉

論曰保勳從其子以死事宋璫忘其身以恤民臧丙信友誼以明枉其所履歷皆有足觀中正粗振風紀而峻深寡恕袁廓剛狷夸誕以徼寵任承恭平恕知止而好佞佛固皆未盡於善知古首獻征南之謀遂階試用而其攬轡舊都猶尋宿怨與昔人所謂不以私怨惡廢鄉黨之好者異矣郭載肆爲矯誣而懷恚以死休復虧慎終之孝而樂致人於禍庸何議焉若觀之獻納忠讜識達體要則又可嘉者也

陳從信字思齊亳州永城人恭謹強心計精敏太宗在晉邸令典財用王宮事無大小悉委焉累官右知客押衙開寶三年秋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太祖大怒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計而使倉儲垂盡乃請屯兵括民船以運是可卒致乎今設汝安用苟有所闕當罪汝以謝衆三司使楚昭輔懼詣太宗求寬釋使得盡力太宗既許召從信問之對曰從信嘗遊楚泗知糧運之患良以舟人之食日歷郡縣勘給是以凝滯若自發舟計日往復併支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運米于舟至京復輦入倉宜宿備運卒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

舊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焉。今三司欲籍民舟，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許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矣。不若募舟之堅者漕糧，其損敗者任載薪炭，則公私俱濟。今市米騰貴，官價斗錢七十，賈者失利，無敢致於京師，雖居商厚儲，亦匿而不糶，是以米益貴，民將餓殍。若聽民自便，即四方奔湊，米多而價自賤矣。」太宗明日具奏，太祖可之，其事果集焉。太宗即位，遷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會八作副使綦廷珪因疾假滿，不落籍，愈日不朝參，即入班中，宣徽使潘美、王仁贍並坐奪奉一季，從信與閤門使商鳳責授閑廄使，閤門祗候餘抵罪有差。太平興國三年，改左衛將軍，復為樞密都承旨。太宗征幷汾，以為大內副部署。七年，坐秦王廷美事，以本官罷。明年，分使三部，以從信為度支使，賜第于浚儀寶積坊，加右衛大將軍。九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尉。

從信好方術，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又侯莫陳利用者，所為多不法，始因從信推薦，人以是少之。

張平，青州臨朐人。弱冠寓單州，依刺史羅金山。金山移滁州，署平馬步都虞候。太宗尹京兆，置其邸，及秦王廷美領貴州，復署為親吏。後數年，有訴平匿府中錢物，秦王白太宗，鞫之無狀，秦王益不喜，遂遣去。太宗憐其非罪，以屬徐帥高繼沖，繼沖署為鎮將。平歎曰：「吾命雖蹇，後未必不為福也。」太宗即位，召補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隴。平悉更新制，建都務，計水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于京。期歲之間，良材山積。太宗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舊官造舟既成，以河流湍悍，備其漂失，凡一舟調三戶守之，歲役戶數千。平遂穿池引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有寇陽拔華者，往來關輔間，為患積年，朝廷命內侍督數州兵討之，不克。平以好辭遣人說之，遂來歸。改崇儀副使，仍領其務。凡九年，計省官錢八十萬緡。雍熙初，召還，同知三班事，還如京使。三年，改西上閤門使，纔三月，又改客省使。四年，代王明為鹽鐵使。平掌陽平署積年，是秋，聞陝西轉運使李安發其舊為陽平姦利，憂恚成疾而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千牛衛上將軍，官給葬具。平好史傳，微時遇異書，盡日耽玩，或解衣易之。及貴，聚書數千卷。在彭門日，郡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窯務，平子從式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平召至第，為設酒餽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為念。」給以緡錢，且戒從式善視之。未幾遇赦得原，時人稱其寬厚。從式事太宗藩邸，累官文思使。次子從吉，以蔭補殿直，轉供奉官、知宜州，屢破溪蠻，轉運使堯叟上其狀，累遷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在任凡八年，代還，為如京副使。咸平中，知環州，嘗與宋沆率兵襲西夏小鄜部，署張凝表其專，責授內殿崇班。俄知澧州，復舊秩。景德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叛，命副曹利用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將兵討之。次象州大烏砦，與賊戰，進為先鋒，郭志言所刺，遂入城斬首六十級。以平賊功，改莊宅副使，未還，卒，年四十九。

王繼升，冀州阜城人。性純質謹愿，事太宗於藩邸。太宗即位，補供奉官，累遷軍器庫副使。陳洪進來獻漳泉之地，以繼升為泉州兵馬都監。會游洋洞民萬餘叛，攻泉，繼升潛率精騎二百夜擊破之，擒其魁，械送闕下，餘黨悉平。召還，遷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知諸道陸路發運事。雍熙四年，以諸道水陸發運併為一司，命繼升與刑部員外郎董儼同掌其事，號為稱職。俄還右神武軍將軍。端拱初，改領本州團練使。三月，卒，年六十四。太宗頗嗟悼，贈洋州觀察使，葬事官給。子昭遠。

昭遠形質魁偉，色黑，繼升名之鐵山。有膂力，善騎射。少時入山捕鷹鷂，值澗水暴漲十餘丈，昭遠升大樹，經宿得免。嘗涉河冰陷，二公傍共援出之，昭遠神色自若。喜與里中惡少遊處。一日，衆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投授之，謂曰：「汝他日儻有節鉞，試擲以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南遊京師，事太宗於晉邸，特被親遇，常呼其小字。及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都知。從征太原，先登，為流矢所中，血漬甲縷，戰益急。會劉繼元降，命守城門，籍兵仗。又從征范陽，多所擒獲。超散員指揮使。洺王之遷房陵也，禁衛諸校楊均、王榮等以依附被譴，獨昭遠無所預，太宗以為忠。再遷東四班都虞候，轉殿前班都指揮使、領寰州刺史，改馬步軍都軍頭。命乘傳鎮定、高陽關募兵，以備契丹。又為冀州駐泊都監。俄授澤州團練使、洺州都部署。太宗屢稱其能，可備急使。端拱初，召為殿前都虞候，領勳州防禦使。命有司治綾錦院為公署，掘地得闕　鐵若山形，或言此地即鐵山

故嘗又與昭遠幼名合聞者異之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意多比諷其賜昭遠尤加賞遇二年領沙州觀察使再爲并代副都部署至道中李繼遷擾西鄙絕靈武糧道命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護二十五州芻粟竟達靈武繼遷不敢犯真宗即位徙定州行營都部署未幾拜保靜軍節度使充天雄軍都部署知府事咸平二年移知河陽數月卒年五十六時車駕在大名爲廢朝贈太尉諡惠和中使護葬昭遠頗知書性吝嗇所至無善政母弟昭懿亦事晉邸至捧日都虞候弟昭遜西京作坊使初祖母郭氏嘗對昭遠母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必至公侯指昭懿曰此兒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果皆如其言昭遠子懷普九歲事太宗左右至西京左藏庫使平州刺史懷一供備庫副使懷正內殿承制懷英內殿崇班

尹憲并州晉陽人開寶中事太宗於藩邸太宗即位擢爲殿直充延州保安軍使改供奉官太平興國四年護府州屯兵與鄜州三族會攻嵐州破敵千餘衆擒僞知嵐州事馬延忠拔緣河諸砦以功轉西京作坊副使入朔州界破寧武軍殺其軍使獲人馬器甲甚衆改護夏州兵轉供備庫使殺戮三族醜奴莊岌伽羅膩葉十四族及誘其渠帥屢降詔書褒美雍熙初詔就知夏州攻破李繼遷之衆于地斤澤繼遷遁走俘獲四百餘帳奏請於所部抽移諸帳別置騎兵號曰平砦以備其用詔從之俄殺蘆關及南山野狸數族諸族遂擾代還爲洪州巡檢未幾命護莫州屯兵三年詔知瀛州兼兵馬鈐轄領富州刺史遷東上閤門使端拱二年知滄州移邢州皆兼鈐轄淳化初與王文寶並命爲四方館使連護鎮定州屯兵改知貝州移高陽關兵馬鈐轄五年知定州與兵馬部署王榮不協榮素粗暴因忿毆憲仆地憲怏怏致疾數日卒年六十三

王賓許州許田人小心謹愿年十餘事宣祖左右及長善騎射太宗領兗海節制太祖以署府中右職太平興國初補東頭供奉官亳州監軍賓妻妬悍賓不能制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賓具白上太宗召其妻俾衛士捽之杖百以妻忠靖卒一夕死還賓儀鸞副使領內酒坊從征太原又從征范陽與彰信節度劉遇攻城東面五年車駕北巡副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七年改洛苑使會汴漕壅滯軍食不給詔別置水陸發運兩司以賓有心計會領濱州刺史與儒州刺史許昌裔同掌其事凡四年儲積增羨號爲稱職俄改右神武將軍黎陽當舟車交會禁兵常屯萬餘以度支使張遜薦命賓護黎陽軍兼領黃御兩河發運事俄領本州團練使以賓請黎陽建通利軍命就知軍事賓規起公署郵館供帳之器咸具加本軍大將軍歲別給錢二百萬俄兼河北水陸路轉運使貝州兵屯無壁壘分寓邸肆賓選隙地築舍千二百餘以處之優詔褒美召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判左金吾兼六軍諸衛儀仗司事淳化四年出知揚州兼淮南發運使徙爲通許鎮都監至道元年卒年七十三賻贈加等賓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爲勳舊故恩寵尤異前後賜賚數千萬俱奉釋氏在黎陽日按見古寺基即以奉錢修之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碣有賓姓名賓異其事以聞詔名寺爲淳化賜新印經一藏錢三百萬以助之

安忠河南洛陽人祖叔于仕晉累任方鎮以太子太師致仕父延韜左清道率府率忠形質魁岸不知書纔通姓名而已事太宗藩邸殆二十年太宗即位授東頭供奉官掌弓箭庫遷內弓箭庫副使西京作坊使掌翰林司內衣庫提點醫官院掌屯兵于雍州會曹彬敗于拒馬河忠分砦兵布列緣邊以備游騎又鑿河葺城壁俄徙威虜軍又隸鎮定路大陣之左相就擢東上閤門使與大將李繼隆田重進崔翰追契丹兵祁州北詔書獎飭端拱元年移護高陽關屯兵契丹侵鎮定又與崔翰拒之傅潛陣于瀛州忠當城之西面二年徙知壽州踰月移貝州有劇賊十二人久爲民患忠捕之悉獲淳化四年判左金吾街仗王賓出知揚州以忠代爲左龍武軍大將軍忠泣讀諸衛將軍列在朝外不得迎左右願復舊職上笑曰環列之官古官也大將軍三品汝終不知朝廷表著之位因從其請俄復東上閤門使充淮南諸州兵馬鈐轄至道三年以病求歸至泗州卒年六十四天禧元年錄其孫惟慶爲殿直

論曰太宗居潛左右必求忠厚彊幹之士及即位修舊邸之功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賓安忠六人者咸備任使又皆畀以兵食之重寄而各振舉其職焉有足稱者矣然平不修舊怨庶幾進於士夫之度從信所進邪佞以術蠱惑

上心，猶不免於近侍之常態歟。

宋史卷二百七十六

宋史卷二百七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三十六

張鑑　姚坦　索湘　宋太初

盧之翰　鄭文寶　王子輿　劉綜

卞袞　許驤　裴莊　牛冕張適附

欒崇吉　袁逢吉　韓國華　何蒙

慎知禮子從吉

張鑑字德明瀛州團練使藏英之孫父裔以蔭補供奉官鑑本將家幼能嗜學入衞州霖落山肄業凡十餘年太平興國三年擢進士第釋褐大理評事監泰州紫埭榷務升朝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婺州就遷著作郎還拜監察御史奉詔決獄江左頗雪冤滯歷殿中侍御史會命曹彬等進討幽州問羣臣以方略鑑上疏極言不可論者以鑑燕人沮議非忠也太宗置不問與趙延進同掌左藏延進恃恩踰規鑑廷奏之有旨罷延進以鑑判三司度支憑由催欠司時三部各置憑由催欠鑑請併爲一從之王明李惟清薦其能用爲江南轉運使本部有大姓爲民患者鑑以名聞太宗盡令部送魁首及妻子赴闕以三班職名羈縻之江左震肅又建議割瑞州清江吉州新淦袁州新喻三縣置臨江軍時以爲便召還特被獎擢梓州符昭愿驕僭不法即以鑑代之還刑部員外郎判大理寺遷屯田郎中判三司都催欠司改都勾院擢拜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又掌三班上言供奉官以下不考校殿最恐無沮勸即詔鑑兼磨勘職改三司爲左右計分天下爲十道鑑奏其非便未幾果復舊淳化中盜起西蜀王繼恩討平之而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益州張詠密奏請命近臣分屯師旅即遣鑑與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軍旅不和若聞使命驟至易其戎伍慮或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太宗稱善鑑至蜀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鑑之行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戍卒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輩分路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事平歸朝未至拜左諫議大夫戶部使會五路進兵討西夏令鑑乘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及還上疏曰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刦原州之役又至遷延非獨令之弗從實緣力所不逮況復先棄糧草見今逐處追科本戶稅租互遣他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嘆充塞路歧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餱糧乏絕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迫必恐撓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東作況靈州一方僻居絕塞雖西陲之舊地實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蕭然空壘秪益外虞不若以賜繼遷使懷恩奉籍稍息飛輓之役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防火熾而方救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尋詔鑑專督軍糧以軍興法從事饋運頗集真宗即位還給事中使如故咸平初改工部侍郎出知廣州居二年民條其政績上請刻石三年移知朗州溪洞羣蠻數寇擾鑑召酋豪諭以威信皆俯伏聽命初鑑在南海李夷庚爲通判謝德權爲巡檢皆與之不協二人密言鑑以貲付海賈往來貿市故徙小郡至是鑑自陳有親故謫瓊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贍之又言夷庚德權憸人貪凶之狀上意稍釋召還以疾徙知相州有芝草生於監牧之室鑑表其祥異以爲河朔弭兵款附之兆優詔答之景德初卒年五十八子士廉爲殿中丞士宗太子洗馬士程屯田員外郎

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開寶中以尚書擢第調補將陵尉歷隰州推官將作監丞知潯州太平興國三年召還爲著作佐郎通判唐州八年諸王出閤詔給諫以上於朝班中舉年五十以上通經有文行者以備宮僚乃以戶部員外郎王適監察御史趙齊爲衞王府諮議左贊善大夫戴玄爲本府翊善水部員外郎趙令圖爲廣平郡王府諮議國子博士閻象爲本府翊善又以起居舍人楊可法國子博士楊幼英左贊善大夫杜新及坦爲皇子翊善國子博士邢昺爲諸王府侍講坦仍賜緋魚太宗召王適等謂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簡各宜勉之坦歷殿中丞倉部員

外郎賜金紫還本曹郎中轉考功仍爲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強固滯王嘗於邸
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樂飲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
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科捕人父子兄弟
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爲假山
聞而毀之王少佚豫坦即醜詆王頗鄙其爲人自是坦每暴揚其事上嘗戒之
曰元傑知書好學亦足爲賢王矣少不中節亦須婉辭規諷況無大故而詆訐
之豈裨贊之道邪頃之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疾逾月不瘳甚
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居常不得自便王不樂
故成疾上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王不能用其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
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捽至後苑杖之數十召坦
慰諭曰卿居王宮能以正爲羣小所疾大爲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
聽王薨改衛尉少卿判吏部南曹他日因事得對上以其舊人召升殿與語坦
言及故府意短諸王而稱己之敢言坦退上謂侍臣曰坦在宮邸不能以正理
誨諭事有微失即從而揚之此賣直取名耳景德初求補郡俾知鄧州轉運使
表其治狀詔嘉獎之大中祥符初復知光州二年卒年七十五

索湘字巨川滄州鹽山人開寶六年進士釋褐鄆州司理參軍齊州有大獄連
逮者千五百人有司不能決湘受詔推鞫事隨以白太平興國四年轉運使和
峴薦其能還太僕寺丞充度支巡官改太子右贊善大夫轉殿中丞充推官拜
監察御史九年河決壞民田命與戶部推官元玘同按行會詔下東封與劉蟠
同知泰山路轉運事又爲河北轉運副使湘經度供餽以能幹聞事集加屯田
員外郎明年契丹入寇王師衂於君子館敵兵乘勝據中渡橋塞土門將趨鎮
州諸將計議未定湘爲田重進畫謀結大陣東行聲言會高陽關兵敵以爲然
即擁衆邀我于平虜城夜二鼓率兵而南徑入鎮陽據唐河乘其無備破砦柵
及敵兵覺悉遁走雍熙中召爲鹽鐵判官改駕部員外郎端拱二年河北治方
田命副樊知古爲招置營田使會議罷復爲河北轉運使轉虞部郎中選爲將
作少監居無何有訟其擅易庫縑以自用者坐授膳部員外郎知相州時有羣
盜聚西山下謀斷澶州河橋入攻磁相州援旗伐鼓白晝抄劫鄰郡發兵千人
捕逐無敢近湘擇州軍得精銳三百人偵其入境即掩擊而盡擒之轉運使王
嗣宗出狀聞詔復舊官命爲河東轉運使湘以忻州推官石宗道憲州錄事胡
則爲幹職命以自隨所至州郡勾檢其簿領焉二人後皆歷清要明年王超等
率師趨烏白池抵無定河水源涸絕軍士渴乏時湘已輦大鍬千枝至令鑿井
衆賴以濟真宗即位入爲右諫議大夫復充河北轉運使屬郡民有幹釀歲輸
課甚微而不逞輩因之爲姦盜湘奏廢之德州舊賦民馬以給驛又役民爲步
遞湘代以官馬兵卒人皆便之會內殿崇班閻自新建議請於靜戎威虜兩軍
置場鬻茶收其利以資軍用湘言非便遂止又言事者請許榷場商旅以茶藥
等物販易於北界北界商旅許於雄霸州市易貲其懋遷庶息邊患詔湘詳議
以聞乃上言曰北邊自興置榷場商旅輻湊制置深得其宜今若許其交相販
易則沿邊商人深入戎界竊爲非便又北界商人若至雄霸其中或雜姦僞何
由辨明況邊民易動難安蕃戎之情宜爲羈制望且仍舊爲便會有詔規度復
修定州新樂蒲陰兩縣湘以其地迫窄非屯兵之所遂奏罷之湘少文而長於
吏事歷邊郡所至必廣儲畜爲備豫計出入軍旅間頗著能名先是邊州置榷
場與蕃夷互市而自京輦物貨以充之其中茶茗最爲煩擾復道遠多損敗湘
建議請許商賈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算之益又威虜
靜戎軍歲燒緣邊草地以虞南牧言事者又請於北砦山麓中興置銀冶湘以
爲召寇亦奏罷之咸平二年入爲戶部使受詔詳定三司編敕坐與王扶交相
請託擅易版籍責授將作少監三年出知許州徙荊南復爲右諫議大夫知廣
州四年卒詔遣其子希顏護喪傳置歸鄉里

宋太初字永初澤州晉城人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戎州
以善政聞有詔褒美還將作監丞贊善大夫通判晉州轉太常丞雍熙三年通
判成都府賜緋魚會詔求直言著守成箴以獻淳化初還監察御史時北面用
兵選爲雄州通判入判度支勾院二年爲京西轉運副使未幾移河東四年還
正使改殿中御史至道初還兵部員外郎充鹽鐵副使賜金紫時陳恕爲使太

初有所規畫必咨恕未嘗自用為功恕甚德之會西鄙有警轉饋艱急改刑部郎中充陝西轉運使二年命白守榮馬紹忠護芻糧分三番抵靈州轉運副使盧之翰違旨併往為戎人所剽上怒捕太初及副使祕書丞竇玭繫獄太初責懷州團練副使之翰玭悉除名之翰貶許州司馬玭商州司戶掾明年起太初為祠部郎中知梓州俄復舊秩真宗嗣位召還復命經度陝西饋運事咸平初拜右諫議大夫知江陵府蠻寇擾動太初以便宜制遏詔獎之三年再知梓州明年益州雷有終以母老求還詔太初就代時分川陝為四路各置轉運使上以事有緩急難於均濟命太初為四路都轉運使要切之務俾同規畫太初與鈐轄楊懷忠頗不協時蜀土始安上慮其臨事矛盾亟召太初還會御史中丞趙昌言等坐事被劾命權御史中丞先是按劾有罪必豫請朝旨太初以為失風憲體獄成然後聞上時論韙之俄出知杭州太初有宿疾以浙右卑濕不便求近地得廬州疾久頗昏忘不能治大郡連徙汝光二州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二錄其弟繼讓試校書郎太初性周慎所至有幹職譽嘗著飭譚三十八篇自序略曰廣平生纂文史老釋之學嘗謂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為其歸一也嘗以古聖道契當世之事而患未博也忽外物觸於耳目內機發於性情因筆而飭之以備闕忘耳子傳慶後為太子中舍

盧之翰字維周祁州人曾祖玄暉鴻臚卿祖知誨天雄軍掌書記父究蔡州防禦判官之翰少篤學家貧客遊單州防禦使劉乙館於門下乙徙錢塘之翰隨寓其郡太平興國四年舉進士不得解詣登聞自陳詔聽附京兆府解試明年登第解褐大理評事知臨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洛州會契丹入寇之翰募城中丁壯決漳御河以固城壁虜不能攻吏民詣闕求借留召還遷太常博士為河東轉運副使徙京西轉運副使改工部員外郎建議導溵河合于淮達許州以便漕運以勞加戶部員外郎又改陝西轉運使還吏部員外郎至道初李順亂蜀命兼西川安撫轉運使賊平還任之翰嘗薦李憲為大理丞憲坐贓抵死之翰當削三任時副使鄭文寶議城清遠軍又禁蕃商貨鹽之翰心知其非便以文寶方任事不敢異其議及文寶得罪之翰併前愆左授國子博士領使如故尋復舊職會調發芻糧輸靈州詔分三道護送命洛苑使白守榮馬紹忠領其事之翰違旨擅併為一為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大失輜重詔國子博士王用和乘傳逮捕繫獄鞫問之翰坐除名貶許州司馬明年起為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轉運使真宗即位復吏部員外郎充轉運使以久次召拜禮部郎中賜金紫復遣之任咸平元年以疾命國子博士張志言代還未幾復出為京西轉運使先是朝廷議城故原州以張守備之翰沮罷之其後西鄙不寧修葺為鎮戎軍之翰坐橫議非便黜知歸州便道之官限五日即發三年授廣南西路轉運使會廣州索湘卒就改太常少卿知州事之翰無廉稱又與轉運使淩策不協陰發其事五年徙知永州未行卒年五十七

鄭文寶字仲賢右千牛衛大將軍彥華之子彥華初事李煜文寶以蔭授奉禮郎掌煜子清源公仲寓書籍遷校書郎入宋煜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衛者難之乃被蓑荷笠以漁者見陳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為他慮煜忠之後補廣文館生深為李昉所知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除修武主簿遷大理評事知梓州錄事參軍事州將表薦轉光祿寺丞留一歲代歸獻所著文召試翰林改著作佐郎通判賴州丁外艱起知州事召拜殿中丞使川陝均稅次渝涪聞夔州廣武卒謀亂乃乘舸泛江一夕數百里以計平之授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饑民八萬六千口既而李順亂西蜀秦隴賊趙包聚徒數千將趨劍閣以附之文寶移書蜀郡分兵討襲獲其渠魁餘黨殲焉文寶前後自環慶部糧越旱海入靈武者十二次曉達蕃情習其語經由部落每宿酋長帳中其人或呼為父還太常博士內侍方保吉出使陝右頗恣橫且言文寶與陳堯叟交遊為薦其弟堯佐驛召令辨對途中上書自明太宗察其事坐保吉罪厚賜文寶而遣之俄又召至闕下文寶奏對捷辨上深眷遇俄加工部員外郎時龍猛卒戍環慶七年不得代思歸謀亂文寶矯詔以庫金給將士且自劾請代償詔蠲其所費先是諸羌部落樹藝殊少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會饋輓趨靈州為繼遷所鈔文寶建議以為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販青白鹽為命爾請禁之許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於陝

西以濟民食官獲其利而戎益困繼遷可不戰而屈乃詔自陝以西有敢私市者皆抵死募告者差定其罪行之數月犯者益衆戎人乏食相率寇邊屠小康堡內屬萬餘帳亦叛商人販兩池鹽少利多取他逕出唐鄧襄汝間邀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無鹽以食境上騷擾上知其事遣知制誥錢若水馳傳視之悉除其禁召諸族撫諭之乃定朝廷議城古威州遣內侍馮從順訪于文寶文寶言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郛寧張君緒收六關即其地也故壘未圮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約葫盧臨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然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青岡青岡拒清遠皆兩舍而清遠當羣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宿行旅頓絕威州隔城東隅堅石盤互不可浚池城中舊乏井脈又飛烏泉去城尚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平夏勝兵三千據清遠之衝乘高守險數百人守環州甜水谷獨家原傳箭野貍十族脅從山中熟戶党項孰敢不從又分千騎守磧北清遠軍之口即自環至靈七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為頓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鹽利以金帛啖党項酋豪子弟使為朝廷用不惟安朔方制豎子至於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詔從其議文寶至賀蘭山下見唐室營田舊制建議興復可得秔稻萬餘斛減歲運之費清遠據積石嶺在旱海中去靈環皆三四百里素無水泉文寶發民負水數百里外留屯數千人又募民以榆槐雜樹及猫狗鴉鳥至者厚給其直地舄鹵樹皆立枯西民甚苦其役而城之不能守卒為山水所壞又令寧慶州為水磑亦為山水漂去繼遷酋長有嵬囉嵬悉俄者文寶以金帛誘之與手書要約留其長子為質令陰圖繼遷即遣去謂之曰事成朝廷授汝以刺史文寶又預漆木為函以備馳獻繼遷之首又發民曳古碑石詣清遠軍將圖紀功而嵬囉等盡以事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上怒文寶猶含容之既而文寶復請禁鹽邊民冒法抵罪者甚衆太常博士席羲叟決獄陝西廉知其事以語中丞李昌齡昌齡以聞文寶又奏減解州鹽價未滿歲虧課二十萬貫復為三司所發乃命鹽鐵副使宋太初為都轉運使代文寶還下御史臺鞫問具伏下詔切責貶藍山令未幾移枝江令真宗即位徙京山咸平中召還授殿中丞掌京南榷貨時慶州發兵護芻糧詣靈州文寶素知山川險易上言必為繼遷所敗未幾果如其奏轉運使陳緯沒於賊繼遷進陷清遠軍時文寶丁內艱服未闋即命相府召詢其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敘其地利本末且言靈州可棄時方遣大將王超援靈武即復文寶工部員外郎為隨軍轉運使至環州或言靈州已陷文寶乃易其服引單騎冒大雪間道抵清遠故城盡得其實遂奏班師就除本路轉運使上疏請再葺清遠軍都部署王漢忠言其好生事遂徙河東轉運使嘗上言管內廣銳兵萬餘難得資糧請徙置近南諸州又欲令強壯戶市馬備征役宰相李沆等以為廣銳州兵皆本州守城置營必慮安土重遷徙之即致紛擾又強壯散處鄉落無所拘轄勒其市馬亦恐非便上復令文寶條對文寶固執前議且言土人久留恐或生事上曰前令團併軍伍改置營壁欲其互移本貫行之已久而文寶確陳其利因命錢若水詳度以聞若水所對與沆等同遂罷之先是麟府屯重兵皆河東輸餽雖地里甚邇而限河津之阻土人利於河東民罕至則芻粟增價上嘗訪使邊者言河裁闊數十步乃詔文寶於府州定羌軍經度置浮橋人以為便會繼遷圍麟州令乘傳晨夜赴之圍解還刑部員外郎賜金紫頃之寇準薦其熟西事可備驅策因復任陝西轉運使嘗出手劄密戒令邊事與僚屬計議勿得過有須索重擾于下後有言其張皇者詔徙京西以朱台符代之景德元年冬契丹犯邊又徙河東文寶安輯所部募鄉兵張邊備又領蕃漢兵赴河北手詔褒諭未幾復涖京西契丹請和文寶陳經久之策上嘉之三年召還未至遇疾表求藩郡散秩詔聽不除其籍續奉養疾以其子鄆州推官於陵為大理寺丞知襄城縣以便其養大中祥符初改兵部員外郎車駕祠汾陰還文寶至鄭州請見上以其久疾除忠武軍行軍司馬文寶不就以前官歸襄城別墅六年卒年六十一文寶好談方略以功名為己任久在西邊參預兵計心有餘而識不足又不護細行所延薦屬吏至多而未嘗擇也晚年病廢從子為邑多撓縣政能

爲詩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二十卷又撰談苑二十卷江表志三卷

王子輿字希孟密州莒人曾祖甲以義勇爲鄉人所推唐末淄青徐兗皆南給吳人以拒梁梁得三鎮吳人北侵益急沂密尤被其害州民聚爲八砦以扞寇遂署甲爲八砦都指揮使祖徽襲父職晉末賊帥趙重進掠高密徽戰沒父臻復嗣其事周世宗平淮陽始去兵即農厚自封殖子輿少業文辭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北海主簿歷大理評事知臨海縣改光祿寺丞使西蜀決獄還知興國軍淳化中雷有終爲江浙荊湖茶鹽制置使奏子輿爲判官轉太子中允改著作郎江淮兩浙制置茶鹽就轉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因入對與三司論列利害以子輿爲長轉度支員外郎子輿以每事上計司移報稽滯求兼省職乃命爲鹽鐵判官仍領制置增歲課五十餘萬貫咸平三年就命兼充淮南轉運使子輿精於吏事久掌茶鹽漕運周知利害裁量經制公私便之所至郡縣以公事申請者文牒紛委頃刻待報子輿皆即決遣毫無凝滯明年表求代詔許自擇子輿以卞袞劉師道名聞即命袞與師道爲轉運使召子輿拜右諫議大夫戶部使五年二月方奏事便殿俄疾作仆地命中使掖之以出至第卒以子道宗方幼命三司判官朱台符檢校其家子輿止一子而三女皆幼道宗尋卒家寓楚州子輿妻劉還父母家子輿旅櫬在京師景德中官借船移柩還葬其里鬻京師居第以錢寄楚州官庫以備三女資送從其從弟之請也

劉綜字居正河中虞鄉人少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遵誨嘗遺貢馬太祖嘉其敏辨將授三班之職綜自陳素習詞業願應科舉及還上解真珠盤龍衣以賜遵誨綜辭曰遵誨人臣安敢當此賜上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以此爲疑也雍熙二年舉進士第解褐邛州軍事推官就改永康軍判官還大理評事通判眉州轉太僕寺丞代還對便殿因言蜀地富庶安寧已久益州長吏望慎擇其人上嘉之改太子中允未幾李順果爲亂復召見面賜緋魚尋爲三門發運司水陸轉運使通判大名府連丁家難起知建安軍先是天長軍及揚州六合縣民輸賦非便綜奏請降天長軍爲縣隸揚州以六合縣隸建安軍自是民力均濟時淮南轉運使王嗣宗兼發運使規畫多迂滯綜因上言請復置都大發運司專幹其職至道二年遷太常丞職事修舉多稱薦之者咸平初命代王欽若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爲河北轉運副使當言州縣幕職官以昏耄放罷者其間有實廉謹之士或幼累無託或居止無定全藉祿廩以濟朝夕一旦停罷則饑寒無依以傷和氣望自今並除致仕官又言法官斷獄皆引律令之文以定輕重之罪及其奏御復云慮未得中別取進止殊非一成不變之道且復煩於聖斷望自今降旨約束不得復然時河北承兵寇之後民戶凋弊吏部所銓幕職州縣官皆四方之人不習風俗且有懷土之思以是政事多因循不舉綜建議請自今並以河朔人充之冀其安居勤於職事夏人擾西邊環慶大屯士馬詔徙綜爲陝西轉運副使轉太常博士時梁鼎議禁解鹽官自貨鬻乃命綜與杜承睿制置青白鹽事綜條上利害力言非便卒罷其事時靈州孤危獻言者或請棄之綜上言曰國家財力雄富士卒精銳而未能剪除凶孽者誠以賞罰未行而所任非其材故也今或輕從羣議欲棄靈州是中賊之姦計矣且靈州民淳土沃爲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爲扞蔽然後於浦洛河建軍城屯兵積糧爲之應援此暫勞永佚之勢也況鎮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棄之則原渭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十倍而多則利害之理昭然可驗矣俄充轉運使四年又獻議於鎮戎軍置屯田務又錄唐安國鎮制置城壕鎮戎古記石本以進詔從其請俄詣闕奏事稱旨賜金紫緡錢五十萬復遣涖職又嘗言天下州郡長吏審官皆據資例而授未爲得人自今西川荊湖江浙福建廣南知州或地居津要或戶口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臣及給舍以上知州處亦擇官通判又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爲辭意求規免請自今父母委未葬者許請告營辦審官投狀並明言父母已葬方許依例考課違者並罷其官從之五年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遷起居舍人再爲河北轉運使時兩河用兵邊事煩急轉漕之任尤所倚辦綜繼領其職號爲詳練至是眷矚甚厚警急之際輒資其奏處契丹請和乃遣近臣諭以擢用之意景德三年召拜戶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勾當三班院綜言御史員數至少每奉朝請劾

制獄多以他官承之甚紊舊制望詔兩制以上各舉才堪御史者充三院共置十員若出使按獄所經州郡官吏能否生民利病刑獄枉濫悉得察舉四年西幸道出河陽境上時節度王顯被疾還京以綜權知孟州事未幾召還復出知幷州以政績聞州民乞留優詔嘉奬歸朝知審官院改吏禮二部郎中充職兼知通進銀臺封駮司大中祥符四年館伴契丹使因作大雪歌以獻卽命同知貢舉以李宗諤代爲館伴使俄權知開封府綜以貴要交結富民爲之請求或託爲親屬奏授試秩緣此謁見官司頗紊公政因建議請加抑止又文武官居遠任而家屬寓京師其子孫弟姪無賴者望嚴行約束幷其交游輩劾罪從之七年以老疾求典河中真宗以太寧宮廟長吏奉祠綜艱於拜起慮不克恭事命知廬州明年罷學士授右諫議大夫八年卒年六十一綜強敏有吏材所至抑挫豪右振舉文法時稱幹治然尚氣好勝不爲物論所許子建中正中並贊善大夫弟綽淳化三年進士官刑部郎中

卞袞字垂象益州成都人父震工爲詩舉蜀進士渝州刺史南光海辟爲判官蜀平仍舊職會賊杜承褒率衆圍城援兵不至震躬率士卒且戰且拒爲流矢所中創甚不能臨軍而州兵重傷卷甲宵遁刺史陳文翹不能遏賊遂入據郡城以僞官厚賂誘震震皆斬其使賊有東章者本州兵校也因遣人述朝廷威德諭以禍福章懼且信因伏兵擊其黨頗承褒之衆素不爲備卽時大潰震與文翹分部餘卒夾攻之賊衆遂平文翹坐陷失州城削籍爲民震以前功得贖以虢州錄事參軍卒太平興國八年袞登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知將樂縣改光祿寺丞通判泗州遷著作佐郎廣南轉運司承受公事俄通判宣州淳化中上命采庶僚中廉幹者給御書印紙俾書課最仍賜實奉以旌異之袞預焉改太常丞咸平初遷監察御史爲淮南轉運副使同荆湖發運使以幹職聞就加殿中侍御史入判三司開拆司再爲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咸平六年併三司使之職而分置副貳以袞爲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副使景德初疽發於背卒年四十五錄其弟扆爲臨潁主簿子咸爲將作監主簿袞明敏有吏幹累掌財賦清心治局號爲稱職然性慘毒掊克嚴峻專事捶楚至有大蟲之號真宗嘗謂近臣曰袞公忠盡瘁無所畏避人罕能及然頃在外任頗傷殘酷所至州縣纖微之過無所容貸大凡督察部下糾逖愆違非有大故所宜矜恕官吏自當畏威懷恩不敢貳過公家之事亦無不濟乃知爲吏之方適中爲善也

許驤字允升世家薊州祖信父唐世以財雄邊郡後唐之季唐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曰今國政廢弛狄人必乘釁而動則朔易之地民罹其災苟不卽去且爲所虜矣信以資產富殖不樂他徙唐遂潛齎百金而南未幾晉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路遂絕嘗擁商貲於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出竊歎曰生子當令如此因不復行商卜居睢陽娶李氏女生驤風骨秀異唐曰成吾志矣郡人戚同文以經術聚徒唐攜驤詣之且曰唐頃者不辭父母死有餘恨今拜先生卽吾父矣又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興宗緒此子雖幼願先生成之驤十三能屬文善詞賦唐不識字而罄家產爲驤交當時秀彥驤太平興國初詣貢部與呂蒙正齊名太宗尹京頗知之及廷試擢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益州賜錢二十萬遷右贊善大夫五年轉右拾遺直史館改右補闕六年出爲陝府西北路轉運副使會罷副使徙知鄜州召還爲比部員外郎歷知宣昇二州雍熙二年改江南轉運副使洪吉上供運船水損物主吏懼罪故覆舟鞫獄者按以欺盜當流死者數百人驤馳往訊問得其情實以聞多獲輕典優詔褒之又上言劫盜配流遇赦得原還本鄉讎告捕者多所殺害自今請以隸軍詔可遷正使端拱初拜主客郎中俄徙知福州累表求還不俟報入朝召對便殿延問良久改兵部郎中領西川轉運使以久處外任爲辭擢授右諫議大夫就命知益州召歸上言蜀民浮窳易搖宜擇忠厚者撫之爲預備既而李順叛衆頗服其先見命知審官院遷御史中丞以疾固讓不許占謝日命坐勞問出良藥賜之曰此朕所服得驗者後驤以久病不能振職真宗卽位改兵部侍郎屢求小郡養疾因入朝失儀爲御史所糾特詔不問命知單州咸平二年卒年五十七贈工部尚書賜其子宗壽出身驤雖無他才略而人以儒厚長者稱之宗壽後爲殿中丞

裴莊字端己閬州閬中人曾祖琛後唐昭州刺史祖遠河東觀察支使父全福

鄠縣令莊在蜀以明經登第歸宋歷虹縣尉高陵主簿本府召權司理掾轉運使雷德驤以威望自任嘗巡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視事本局徐謁道周德驤稱其有守徙權忻州錄事參軍先是并州偫積軍儲條制甚峻掌出納者嘗十餘人莊代之獨任其事擢授絳州防禦推官提點并嵐二州緡帛芻糧改遼州判官仍涖舊局雍熙三年命將巡邊以莊掌隨軍糧料內客省使楊守一稱薦之授大理寺丞時遷雲朔降戶於汝洛遣莊安輯之俄通判忻州未上道會魏咸信出鎮澶州改命通判未踰年咸信表其能遷太子中允端拱初潘美鎮真定又辟爲通判時契丹掠趙深邊將無功莊上書以爲周世宗誅樊愛能何徽二將遂取淮南克巴蜀願陛下申明紀律無使玩寇又言緣邊砦柵戍兵既寡戎人易以襲取咸請廢罷以益州兵會詔建方田莊復上言大役兵師慮生事於邊鄙上善之淳化三年召訪以邊事稱旨面賜緋魚令授清資官翊日拜監察御史荊湖南路轉運使未行改三司鹽鐵判官上疏請給兩省官諫紙又引故事禁屠月勿報重刑會劉式建議請廢緣江榷務莊力言其非便出爲荊湖北路轉運使五年李順亂蜀命與雷有終並兼陝路隨軍轉運同兵馬事或言莊本蜀人不宜任此上益以信之許以便宜事平轉殿中侍御史歷工部司封二員外郎特召問討賊方略至道二年遣將五路出討李繼遷莊陰料師出無功因請加恩繼遷俟其倔強拒命則按甲塞外俘擒未晚既而諸將果敗績俄還祠部郎中真宗即位遷度支充河東轉運使上章言慶邠延州通遠軍咸處邊要請武幹如姚內斌董遵誨者任之又言田紹斌嘗被疑韓崇業本秦王壻程德玄始事晉邸初甚親近後疎遠外還皆懷怨望不宜委以戎寄未幾移知蘇州咸平二年命巡撫江南使還言池州與國軍得良吏餘無足稱者且言朝廷所命知州通判率以資考而授至有因循偷安無政術而繼得親民者其素蘊公器有政績者偶緣公坐則黜司冗務眞僞莫辨僥倖滋甚自今望愼選其人勿以資格補授有政績者加以恩禮是年秋契丹犯塞命爲河北轉運使時傅潛統大軍駐定州北莊屢條奏其無謀略慮或失機會王顯掌樞密顯與潛俱起藩附頗庇之莊奏至多不報徙知越州俄傅潛得罪莊因上言顯潛皆非材致誤邊事請行嚴誅以肅羣議未幾徙知宣州會詔百辟上封直言莊條列四事一曰去暴征二曰省煩刑三曰擇吏職四曰敦稼政疏奏詔令開陳其所宜行先後莊對甚悉改司封郎中景德初安撫兩浙奏能吏二十人慢官者五人多所升黜又知潞邢二州大中祥符初東封改鴻臚少卿入判登聞鼓院祀汾陰還太僕少卿爲北嶽加號冊禮副使撰北行記三卷以獻六年出知襄州明年車駕幸南京莊以逮事太宗恩例授太府卿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天禧二年入判刑部以疾分司西京郊祀改光祿卿求歸上都以便醫藥卒年八十一錄其孫慶孫試將作監主簿莊有吏幹頗無清操慷慨敢言太宗獎其忠讜多所聽納好爲規畫然寡學術嘗建議請置廣聽院西垣學士聞者嗤之晚年退居製棺櫝以自隨喜接賓客終日無倦子奐咸平二年進士屯田郎中稷左班殿直閤門祗候

牛冕字君儀徐州彭城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郴州徙和州加左贊善大夫遷太常丞知徐州以勤政聞召歸轉監察御史端拱元年召試文章遷左正言直史館出知潤州徙泉州未至就命爲福建轉運使加左司諫建議廢邵武軍歸化金坑士人便之至道初召入進秩兵部員外郎知潭州至郡才數日復召拜兼侍御史知雜事眞宗在東宮冕嘗奉使賜生辰禮幣即位尙記其名改工部郎中永熙陵復土會闕中丞命爲儀仗使時三司各設官局多不均濟冕請合爲一使分設其貳則事務不煩而辦其後卒用冕議咸平元年選知益州仍拜右諫議大夫兩川自李順平後民罹困苦未安其業朝廷緩於矜恤故戍卒乘符昭壽之虐嘯集爲亂冕與轉運使張適委城奔漢州詔遣赴闕至京兆劾其罪並削籍冕流儋州適爲連州參軍冕遇赦移欽英二州歷鄂海二州別駕淮南節度副使大中祥符初眞宗語宰相曰冕素純善黜棄久矣量宜甄敘即起知漣水軍俄復爲祠部員外郎卒年六十四子昭儉至殿中丞

張適者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藩郡有治績以廉敏稱爲水部員外郎知鄜州獲對太宗喜其詞氣俊邁賜緋魚旋改京東轉運副使加直集賢院一日三被

寵渥時人榮之徙西川轉運使坐貶後起爲彰信軍節度副使知淮陽軍卒

欒崇吉字世昌開封封丘人少爲吏部令史上書言事調補臨淄主簿會令坐贓貶即命崇吉代之復以書判優等改舒州團練判官未行留爲中書刑房堂後官改太子右贊善大夫出掌揚州榷務未幾還殿中丞復爲堂後官兼提點五房公事崇吉明習文法清白勤事至道初擢度支員外郎度支副使時以堂後官著作佐郎楊文質爲秘書丞提點五房事上召見謂曰汝見擢用欒崇吉否當自勗勵崇吉俄加祠部郎中真宗時累擢爲江南轉運使代還判刑部兼鼓司登聞院後還司農少卿知洪州有司歲斂民財造舟崇吉至奏罷之以疾徙濠州還衞尉少卿以將作監致仕卒子二人源虞部員外郎沂殿中丞

袁逢吉字延之開封鄢陵人曾祖儀仕唐以軍功至黃州刺史祖光甫尉氏令父蟾大理評事逢吉四歲能誦爾雅孝經七歲兼通論語尚書周太祖召見發篇試之賜束帛以賞其精習開寶八年擢三傳第釋褐清江尉知州王明薦其能就除豐城令明年又與轉運使張去華條上治狀以春秋博士召端拱初還國子博士度支推官又判戶部勾院度支憑由理欠司淳化中改戶部判官歷水部司門員外郎出爲西京轉運使轉水部郎中宰相呂蒙正薦其有經術宜任學官會蜀叛方藉其吏資授西川轉運使至道初徙荊湖北路時賊方平夔峽猶聚官軍供饋出於荊楚逢吉憚涉遠不赴軍前計度坐乏糧餉罷職知夔州會遣使川陝採訪因條上知州通判有治績者七人逢吉與朱協李虛己薛顏邵曄查道劉劍預焉皆賜詔褒諭歷司門庫部二郎中咸平中復爲京東轉運使連知福江陳襄四州大中祥符中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徙知汝州以逮事太祖拜鴻臚少卿七年卒年六十九逢吉性修謹練達時務初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上凡五遣使按視不決逢吉受命往則悉還所侵田民咸德之兄及甫歷京東峽路轉運副使至駕部郎中逢吉子成務至比部員外郎京東轉運副使從子楚材至虞部員外郎

韓國華字光弼相州安陽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瀘州就遷右贊善大夫代還除彰德軍節度判官遷著作佐郎監察御史雍熙中假太常少卿使高麗時太宗將北征以高麗接遼境屢爲其所侵命齎詔諭之且令發兵西會既至其俗頗獷驁恃險遷延未即奉詔國華移檄諭以朝廷威德宜亟守臣節否則天兵東下無以逃責於是俯伏聽命使還賜緋魚雍熙三年改右拾遺直史館判鼓司登聞院俄充三司開拆推官四年判本司還左司諫充鹽鐵判官淳化二年契丹請和朝議疑其非實遣國華使河朔以察之既至盡得其詐以聞每歲後苑賞花三館學士皆得預三年春國華與潘太初因對自言任兩省清官兼計司職不得侍曲宴願兼館職即日命並直昭文館後二日陪預苑宴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未幾授刑部員外歷判三司勾院復爲鹽鐵判官又爲左計判官尋都判三勾賜金紫改兵部員外郎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徙陝西路舊制川陝官奉緡悉支鐵錢貲用多乏國華奏增其數加都官郎中入判大理寺改職方郎中以詳定失中命梁顥代之知河陽潞州轉運使言其善綏輯供億幹辦詔獎之景德中假秘書監使契丹又爲江南巡撫入權開封府判官真宗朝陵魏咸信自曹州召入扈從命國華權州事俄改太常少卿出知泉州大中祥符初還右諫議大夫四年代還至建州卒于傳舍年五十五賜其子玩出身國華偉儀觀性純直有時譽子琚璪琦並進士及第琦相英宗神宗自有傳

何蒙字叔昭洪州人少精春秋左氏傳李煜時舉進士不第因獻書言事署錄事參軍入宋授洺州推官太平興國五年調遂寧令時太宗親征契丹還作詩以獻召見賞歎授右贊善大夫三遷至水部員外郎通判廬州時郡中火燔廨舍權務俱盡蒙假民器貸鄰郡麴米爲酒既而課增倍戶部使上其狀詔賚緡錢獎之稍遷司門巡撫使潘慎修薦其材敏驛召至京因面對訪以江淮茶法蒙條奏利害稱旨賜緋魚及錢十萬後二日復對又上淮南酒榷便宜特改庫部後賜錢二十萬因命至淮右提總其事自是歲有羨利使還知溫州未行留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求外任復命知溫州坐舉人不當削一官真宗即位復前資因上言請開淮南鹽禁時卞袞楊允恭輩方以禁鹽爲便共排抑之出知梧州頃之改水部郎中上所著兵機要類十卷時審官擬知漢陽軍及引對改知

鄂州大中祥符初轉庫部四年加太府少卿未幾知太平州又知袁州州民多采金蒙建議請以代租稅上曰若此則農廢業矣不許俄徙濠州六年上表謝事授光祿少卿致仕命未下卒年七十七

慎知禮衢州信安人父温其有詞學仕錢俶終元帥府判官知禮幼好學年十八獻書于俶署校書郎未幾命為掌書記宋初介俶子惟濬入覲歸署營田副使太平興國三年從俶歸朝授鴻臚卿歷知陳州興元府知禮母年八十餘居宛邱懇求歸養退處十年縉紳稱其孝及母服除表請納祿至道三年以工部侍郎致仕知禮自幼至白首歲讀五經周而後止每開卷必正衣冠危坐未嘗少懈焉咸平初卒年七十七子從吉

從吉字慶之錢俶之壻也為元帥府長史歸宋歷將作少監會擇朝士有望者補少列改太子右庶子真宗升儲換衛尉少卿真宗即位復為右庶子遷詹事從吉自歸朝居散秩幾三十年頗以文酒自娛士大夫多與之游景德初上言求領事務判刑部頗留意法律條上便宜天下所奏成案率多糾駁取本司所積負犯人告身鬻之以市什器大中祥符初改授衛尉卿糾察在京刑獄拜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初選人試判多籍地而坐從吉以公錢市莞席給之臨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務皦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八年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才數月有咸平縣民張斌妻盧氏訴姪質被酒詬悖張素豪族質本養子而證左明白質賄于吏從吉子大理寺丞銳時督運石塘河往來咸平為請于縣宰斷復質劉姓第令與盧同居質洎盧迭為訟縣聞於府從吉命戶曹參軍呂楷就縣推問盧之從叔虢略尉昭一賂白金三百兩於楷楷久不決盧兄文質又納錢七十萬于從吉長子大理寺丞鈞以其事白從吉而譴其所受盧又詣府列訴即下其事右軍巡院昭一兄澄嘗以手書達錢惟演云寄語從吉事連鈞銳請緩之從吉頗疑懼密請付御史臺即詔御史王奇直史館梁固鞫之獄成從吉坐削給事勒停惟演罷翰林學士楷鈞免官配隸衛郢州銳文質皆削一官澄昭一並決杖配隸又高清者虞部郎中士龍之子景德中舉進士宰相寇準以弟之女妻之寇氏卒故相李沆家復壻之歷官以賄聞頗恃姻援驕縱被服如公侯家以是欺蠹小民知太康縣民有詣府訴家產者清納其賄時已罷任即逃居他所銳嘗就清貸白金七十兩清以多納賄賂事將敗求以為助時方鞫盧氏獄從吉請對發其事欲以自解逮清等繫獄命比部員外郎劉宗吉御史江仲甫劾之清枉法當死特杖脊黥面配沙門島銳又削衛尉寺丞從吉坐首露在已發當贖銅特削諫議大夫天禧三年起為衛尉卿明年判登聞鼓院坐與寇準善以光祿卿致仕未幾卒年七十從吉喜為詩時有警語兼工醫術子孫登仕者甚衆第進士升朝曳朱紱數人家富於財尤能治生多作負販器儀賃以至鬻棺櫝於市又善為饌具分遺權要晚年進趨彌篤以至于敗物論鄙之子鏞金部度支員外郎祕閣校理楷太常博士

論曰八政之首食貨以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而無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則存乎其人焉爾張鑑將命西蜀處制得宜庶乎可與行權者也子輿裁損經制索湘議罷鬻茶許驤謹守儒行知禮篤信經學國華不辱君命皆有足稱者焉太初自謂達性命之蘊而卒流於釋老之歸文寶久任邊郡而不免以生事蒙絀劉綜著揚朔易而短於經術從吉勤於公務而疎於訓子固未得為盡善也自餘諸子之翰虧潔白之操卞袞乏仁恕之道冕之棄其城守坦之疎於輔導則君子所不取也

宋史卷二百七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七

馬全義 子知節　雷德驤 子有終 簡夫 孫孝先　王超 子德用

馬全義幽州薊人十餘歲學擊劍善騎射十五隸魏帥范延光帳下延光叛晉祖征之以城降悉籍所部來上全義在籍中因補禁軍以不得志遂遁去漢乾祐中李守真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真叛周祖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真貪而無謀性多忌克全義屢爲畫策皆不能用城陷遂變姓名亡命周廣順初世宗鎮澶淵全義往事之從世宗入朝周祖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此人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等宜效之世宗即位還右番行省從世宗戰高平以功還散員指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還殿前指揮使右番都虞候恭帝即位授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播州刺史宋初歷內殿直都知控鶴左廂都校領果州團練使從征李筠筠退保澤州城小而固攻之未下太祖患之召全義賜食御榻前問計對曰筠守孤城若併力急攻立可殄滅倘緩之適足長其姦爾太祖曰此吾心也即麾兵急擊之全義率敢死士數十人乘城攀堞而上爲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鏃臨敵士氣益奮遂克其城還虎捷左廂都校領睦州防禦使又從征李重進領控鶴虎捷兩軍爲後殿賊平班師錄功居多改龍捷左廂都校領江州防禦使俄被疾太祖遣太醫診視仍論密旨曰俟疾間當授以河陽節制全義疾已亟但叩頭謝數日卒年三十八特贈檢校太保大同軍節度使子知節

知節字子元幼孤太宗時以蔭補供奉官賜今名年十八監彭州兵以嚴涖衆衆憚之如老將又監潭州兵時何承矩爲守鎮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慕之因折節讀書雍熙間護兵博州契丹入邊敗我師於君子館先是知節完城繕甲儲積芻粟吏民以爲生事既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徙知定遠軍時議調河南十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適至軍議事知節曰軍少粟多簸其紅腐尙當得十之六七知古從之果獲粟五十萬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時部民入保避寇卒有盜婦女首飾者護軍止笞遣之知節曰民避外患而來反罹內寇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命斬之知深慶二州還西京作坊使旋知梓州李順之叛詔與劉繼恩同討賊繼恩恃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己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請益兵不從賊衆十萬攻城知節力戰自晨抵晡士多死慨然歎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出遲明援兵至復鼓譟入賊遂潰去太宗聞而歎曰賊衆我寡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加益漢九州都巡檢使還內園使會韓景祐帳下劉旰脅牙兵爲亂連下州縣衆踰二千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知節曰賊破邛州必乘勝渡江薄我既息而後戰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如乘其弊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鎮與旰遇殺之無噍類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餘二十人踰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爾豈不懷歸悉遣之羌人感之訖終更不犯塞時州有銀坑歲久鑛竭課額弗除主吏破產償之不足知節請蠲之章三上乃允還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自乾德後歲漕蜀物動踰萬計時籍富民以部舟運坐沉覆破產者衆知節請代督以省校而程其漕事自是蜀人賴以免患徙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邊寇將至方上元節遽命張燈啓關累夕宴樂寇不測即引去會鎮州程德玄政事曠弛徙知節代之詔發澶魏等六州糧輸定武時兵交境上知節曰糧之來是資盜也止令於舟車所至收之寇無所得而遁車駕在澶淵時王超擁兵數十萬屯真定逗留不進知節移書誚讓之超始出兵猶以中渡無橋爲辭知節預命度材一夕而具景德中徙知定州未幾拜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擢拜簽書樞密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事大臣方言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以爲戒自陳年齒未衰五七年間尙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都部署名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足矣上以爲然因命製銅鐵鎖子甲以賜焉進宣徽北院使加兼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爲樞密使知節薄其爲人遇事敢言未嘗少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時欽若寵顧方隆知節愈不爲下大中祥符七年出爲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天禧初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

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軍留後知貝州兼部署將行真宗閔其瘰瘁止命歸鎭時上黨大名之民已爭來迎謁未幾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謚正惠知節將家子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厚必一時豪傑論事謇謇未嘗有所顧忌故聞其風者亦知其爲正直云

雷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周廣順三年舉進士解褐磁州軍事判官召爲右拾遺充三司判官賜緋魚顯德中入受詔均定隨州諸縣民田屋稅稱爲平允宋初拜殿中侍御史改屯田員外郎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擅增刑名因上言欲求見太祖以白其事未引對直詣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太祖詰之德驤對曰臣值陛下日旰未食方震威嚴爾帝怒令左右曳出詔置極典俄怒解黜爲商州司戶參軍刺史知德驤舊爲省郎以客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旨至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銜之適有言德驤至郡爲文訕上者嶼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給其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狀以聞太祖貸其罪削籍徙靈武數年其子有鄰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趙普由是出鎭河陽召德驤爲祕書丞俄分判御史臺三院事又兼判吏部南曹開寶七年同知貢舉太祖崩以德驤爲吳越國告哀使還遷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改職方員外郎充陝西河北轉運使歷禮部戶部郎中入爲度支判官太平興國四年車駕征太原爲太原西路轉運使六年同知京朝官考課俄還兵部郎中七年以公累降本曹員外郎出知懷州未幾復舊官又命爲兩浙轉運使其子殿中丞有終亦爲淮南轉運使父子同日受詔搢紳榮之俄遷右諫議大夫雍熙二年徵歸朝同知京朝官考課初帝謂宰相曰朕前日閱班籍擇官爲河北轉運使所患不能周知羣臣履行自今令德驤錄京朝官履歷功過之狀引對既得漸識羣臣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政者樂於召對負瑕累者恥於顧問可以爲懲勸矣端拱初遷戶部侍郎會趙普再入相宣制之日德驤方正班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田里太宗召見安諭之賜白金三十兩罷知考課止以本官奉朝請會議事尚書省乘酒叱起居員外郎鄭構爲盜御史奏劾下御史臺案問具狀帝止令罰月奉而釋之訖趙普出守西洛帝終保全之淳化二年爲其壻如京副使衞濯訟有鄰子祕書省校書郎孝先內亂帝素憐德驤忽暴揚其醜不以孝先屬吏止除名配德均州德驤坐失教責授感德軍行軍司馬幷其子少府少監有終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德驤因慚憤成疾二年卒年七十五有終爲三司鹽鐵副使表乞追復舊官從之德驤無文采頗以強直自任性褊躁多忤物不爲士大夫所與有鄰開寶中舉進士不第其父既竄靈武意宰相趙普擠抑之時堂後吏胡贊李可度經職歲久或稱其請託受賕而祕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洞洞多以家事委之一日洞令有鄰市白金半鋌因曰此令吾子知要與胡將軍蓋謂贊也時又有招膺攝官三任詳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召試錄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游知偉雖嘗三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造僞印令其兄前進士侁書寫之因是得試遇銓遂具章告其事並下御史府按鞫有鄰出入贊家證其事多實獄具偉坐棄市洞等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其家有鄰授祕書省正字賜公服靴笏銀鞍勒馬絹百疋自是累上疏密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鄰號呼聞于外數日而死賜德驤錢十萬以給喪事

有終字道成幼聰敏以蔭補漢州司戶參軍時侯陟典選木彊難犯選人聽署於廷無敢譁者有終獨抗言願爲大郡治獄掾陟叱之曰年未三十安可任此官有終不爲沮署萊蕪尉知監左拾遺劉祺以有終年少頗易之有終發其姦贓祺坐罪杖流海島以有終代知監事先是三司補吏爲治官率以貲進多恣橫至是受署者憚有終率多避免太宗即位聞其名遣內侍伍守忠同掌監事且察其治迹守忠至裁周月即還奏有終彊濟之狀亟詔爲大理寺丞會德驤任陝西轉運奏爲解州通判特許德驤不巡察是州有終入奏鹽池利害改贊善大夫令還權知軍事省通判太平興國六年遷殿中丞知密州徙淮南轉運副使賜緋魚改太常博士時德驤主簿兩浙往往省于境上時人榮之雍熙中王師北征命爲蔚州飛狐路隨軍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歷戶部度支副使賜金紫出知昇州淳化初就遷少府少監知廣州二年女弟壻衞濯訟其家法不謹有終坐親累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奪章服俄丁外艱行及許田召歸入對賜

錢八十萬起爲都官員外郎歷度支鹽鐵副使復金紫時以江南榷外茶鹽價不一細民冒禁私販多陷重辟詔有終領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茶鹽制置使就出鹽產茶之地以便宜裁制使還改工部郎中知大名府不踰月復爲少府少監徙知江陵李順之亂王師西征命與裴莊爲峽路隨軍轉運使同知兵馬事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鬬衆渴乏會天雨軍士以兜牟承水飲之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壘灘江三面樹柵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自若賊圍既合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算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更警備初夕間道而出賊圍守數重及壞寺入惟擊柝者在焉俄兼同招安使賊平改知許州三年改給事中知幷州眞宗嗣位加工部侍郎咸平二年代還知審刑院俄授戶部使三年將巡師大名遣有終乘驛先詣澶州督納糧草車駕還次德清軍會益州奏至神衞戍卒以正旦竊發害兵馬鈐轄符昭壽擁都虞候王均爲亂逐知州牛冕卽日拜有終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御廚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並爲招安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命往招討又以洛州團練使上官正爲東川都鈐轄西作坊使李繼昌爲峽路都鈐轄崇儀副使高繼勳王阮並爲益州駐泊都監供奉官閤門祗候孫正辭爲諸州都巡檢使正月三日均率衆陷漢州進攻綿州旬日不能下趣劍門先是知劍州祕書丞李士衡度寇必至城不能守悉徙官帑保劍門焚其倉廩及署榜招軍卒之流逸者得數十人已而賊果至士衡與劍門都監左藏庫副使裴臻逆擊之時風雪連日均衆無所掠惟食敗糟臻與戰斬首數千級賊衆疲劇宵遁還保益州士衡卽馳騎入奏上嘉之拜士衡度支員外郎賜緋臻崇儀使領峯州刺史仍舊職知蜀州供奉官閤門祗候楊懷忠聞變卽調鄉丁會十一路巡檢兵刻期進討蜀民不從賊者相率抗禦簡伍謂之清壇衆擇清壇之魁七十餘人悉補巡檢將遣判官高本馳驛以聞十七日懷忠率衆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時均尚留劍門與賊將魯麻胡陣于江瀆廟前自晨至晡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退還所部懷忠部下多李順舊黨頗貪剽劫故敗績焉懷忠移文嘉眉七州調軍士丁男來會二月再攻益州時均方遣逆黨趙延順攻邛蜀懷忠逆與之戰賊稍退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麾兵由子城南門直入軍資庫與緯署其庫籥均衆皆銀槍繡衣爲數隊分列子城中賊兵出通遠門與懷忠戰數合會暮懷忠復退軍笮橋背水列陣砦櫥木橋南以扞邛蜀之路賊故不復能南略自清水壩逼江金馬三道來攻櫥木砦出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路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餘衆入阜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賊至益州南十五里砦于鷄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是月有終等至令石普先與綿漢都巡檢張思鈞收復漢州進壁升僊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一日均開城僞爲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率兵徑入官軍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牀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李惠死之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分騎追殺或囚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三月進攻彌牟砦斬首千餘級復爲賊所拒四月賊由升僊橋分路來寇併軍於東偏有終率兵逆擊大敗之殺千餘人奪其纖蓋金槍等物均單騎還城有終遣其子奉禮郎孝若馳奏上召孝若問敗賊之由笑謂左右曰均鼠竊爾雖嬰城自守計日可擒矣孝若因言嘗習武藝願改秩以效卽補供奉官俄以刑部員外郎馬亮爲轉運使國子博士張志言副之供備庫副使張晌爲綿漢都巡檢使楊懷忠又分所部砦於合水尾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笓籬以拒之賊自升僊之敗徹橋塞門官軍進至清遠江爲梁而度有終與石普屯於城北門之西依壕爲土山分設鹿角又得舊草場造梯衝洞車攻具普專主之高繼勳張晌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阮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殿直閤門祗候馬貴攻城南賊將趙延順盡驅兇黨以拒旣而延順中流矢死又遣其黨丁重萬立城門上官軍射之殪每攻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爲洞屋以進賊又鑿地道出掩之溺濠中死者千餘軍勢小衄時方暑濕軍士多疾有終市藥他州療之是月詔

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爲兩川捉賊招安使有終與翰叶議於城北魚橋又築土山八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敵棚覆洞屋以進逼羅城九月城北洞屋成賊對設敵樓以抗官軍有終遣卒焚之賊自是銷沮築月城以自固有終募敢死士間道以入賊爲藥矢中者立死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入悉焚其堞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洞屋以進普穴城爲暗門門成賊攢戟於前無敢進者有二卒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卻遂入城有終登城樓下瞰賊之餘衆猶砦天長觀前於文翁坊密設礮架高繼勳白于馬亮請給稭秆油糗衆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焚其砦天長觀前追至大安門復敗焉是夕二鼓均與其黨二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與秦翰登門樓牙吏有受僞署官職者捕得立樓下傍積薪厝火其上索男子魁壯者令辨之曰某嘗受某職即令左右捽投火中自晨至晡焚死者數百人時謂冤酷均既走度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趣富順監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初有終遣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後援十月均至富順其將校以筏度江趨戎瀘蠻境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肴犒內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食焉聞懷忠追騎將至均心易之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令其衆負擔以行懷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衆在後者邀戰懷忠遣騎士歷高原覘賊且語其左右曰縱賊度江後悔無及聞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餘黨散走有拏舟將度江而遁者懷忠合強弩射之溺死甚衆懷忠張旗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其衆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詣懷忠獲僭僞法物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逆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之衆方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于北市均本隸開封散從直後補軍校初神御軍之戍成都者以均及董福分二指揮以領之福御衆有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下飲博軍裝亦以給費是歲車駕幸河朔符昭壽與牛冕大閱於東郊蜀人趨視之二軍衣服鮮弊不等均衆因是慚憤益州知州與鈐轄二廨並禁旅爲牙隊歲除冕以酒肴犒部士而昭壽既驕恣復肆侵虐冕亦寬弛無政故詰朝合起爲亂神衛卒既殺昭壽是日成都官吏方相與賀正聞變皆奔竄牛冕與轉運張適縋城而出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鬭既而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或欲奉紹榮爲帥者紹榮攝弓罵曰我燕人也比棄鄉土來歸本朝豈能與汝同逆汝亟殺我我肯負朝廷哉衆未敢動監軍王澤與均適至乃謂均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安均既往叛卒即擁之爲王紹榮自經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設貢舉以張鍇爲謀主鍇本名美太原舊卒後爲神衛小校狡獪嘗歷戰陣粗習陰陽以熒惑同惡故勸均爲亂均實騃懦無謀嘗言官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鍇聞之擇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令不與人接見官軍圍城每射箭招誘及令均子弟至城下均皆不之知得箭書鍇悉焚之自起至敗所守止一城而已均初署親軍爲天降虎翼後果爲虎翼軍所殺賊既平遣承受供奉官楊崇勳乘傳告捷賜崇勳錦袍銀帶器幣有終加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秦翰爲內園使恩州刺史石普爲益州團練使高繼勳王阮並爲崇儀使孫正辭爲內殿崇班李繼昌爲獎州刺史張昫爲供備庫副使楊懷忠爲供備庫副使馬貴爲供奉官是役也懷忠之功居最爲石普所忌朝廷微聞之遣寄班安守忠按視戰所盡得其功狀以故懷忠復遷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四年有終代還命爲涇原儀渭鎮戎路都部署辭不拜改知永興軍府徙秦州景德初徙爲并代副都部署賜黃金四百兩丁內艱起復契丹入寇上幸澶淵詔有終率所部由土門抵鎮州與大兵會既而王超桑贊逗撓無功惟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其雄張俄而契丹修好命還屯所就判并州召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二年七月暴疾卒年五十九贈侍中錄其子孝若爲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孝傑爲內殿崇班孝緒爲供奉官孝恭爲侍禁親族門客給事輦還補者八人有終倜儻自任不拘小節有幹局沈敏善斷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閫能撫士卒豐於宴犒官用不足則傾私帑及榷錢以給之家無餘財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鞍勒馬而已第在崇仁里者德驤所創有終在蜀嘗貸備用庫錢數百萬奏納其第償之優詔蠲免爲宣徽使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身沒之日宿負猶不啻千萬官爲償之王繼英

在樞密頗忌有終進用屢言其在蜀及守邊厚費以收士卒心眞宗不之信卒保護焉

孝先字子思有鄰子也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天長縣以衞濯訟其內亂除籍配均州後復知宛邱縣李繼隆判陳州薦其能加試大理評事契丹內寇眞宗幸大名孝先以部芻糧河北首至行在擢太常寺奉禮郎王均反益州隨季父有終進討孝先率先鋒與賊戰升僊橋斬首數百得均金槍黃繖以獻改將作監丞李繼遷陷靈州朝廷調兵軍費多出於民關內大擾孝先請益募商人入粟塞下償以茶鹽召對稱旨命馳驛陝西與轉運使鄭文寶議立規畫後多施行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嘗建置三司拘收司以檢天下財利出入之數詔如其請知興元府坐保任失實降通判華州徙知鄆州宰相寇準舉換內園使知貝州會慈州民張熙載詐稱黃河都總管籍並河州郡芻糧數至貝州孝先覺其姦捕繫獄孝先欲因爲此奇功以動朝廷迫司理參軍紀瑛教熙載僞爲契丹諜者號景州刺史兼侍中司空大靈宮使部送京師樞密院按得孝先所教狀謫澤州都監利虢三州改環慶路兵馬鈐轄知邠州踰年領昭州刺史爲益州鈐轄再遷左藏庫使擢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知渭州復知邠州徙耀州以爲領軍衞大將軍昭州刺史分司西京卒子簡夫

簡夫字太簡隱居不仕康定中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以祕書省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既罷居長安自以處士起不復肯隨衆調官多爲歧路求辟薦時三白渠久廢京兆府遂薦簡夫治渠事先時治渠歲役六縣民四十日用稍木數百萬而水不足簡夫用三十日稍木比舊三之一而水有餘知坊州徙簡州用張方平薦知雅州既而辰州蠻酋彭仕義內寇三司副使李參侍御史朱處約安撫不能定繼命簡夫往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砦據其險要拓取故省地石馬崖五百餘里仕義內附擢三司鹽鐵判官以疾知虢同二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卒錄其子爵臣爲郊社齋郎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捭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騶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王超趙州人弱冠長七尺餘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及即位以隸御龍直淳化二年累遷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眞宗嗣位以翊戴功加檢校太傅領天平軍節度咸平二年秋大閱禁兵二十萬于東郊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上御戎幄觀之面賜褒獎從幸大名與都虞候張進並爲先鋒都大點檢傅潛逗撓得罪以超爲侍衞馬步軍都虞候鎭州行營都部署又帥鎭定高陽關三路契丹入邊與戰于遂城西俘馘二萬計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手詔褒美李繼遷陷清遠軍以超將西面行營之師禦之徙帥永興軍宰相言超材堪將帥遂以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副之尋加鎭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密遣中使賜以御弓矢許便宜從事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咸平六年遼師大入超召鎭州桑贊高陽關周瑩率兵會定州瑩以非詔旨不至遼兵圍望都超贊率兵赴之陣于縣南六里繼忠在陣東偏契丹出其背遮絕糧道人馬乏困繼忠馳前與契丹戰超贊遂旋師繼忠孤軍沒焉上卽遣劉承珪李允則馳往察退衂之狀且言鎭州副部署李福拱聖軍都指揮使王昇當戰先旋福坐削籍流封州昇決杖配隸瓊州景德初上親巡澶淵召超赴行在復緩師期契丹遂深入會南北通好故薄其責止罷超三路帥爲崇信軍節度使徙知河陽又移鎭建雄知青州卒贈侍中再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武康超爲將善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卽命箠罰超以爲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鬬子德用

德用字元輔超爲懷州防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至道二年分五路出兵擊李繼遷超帥兵六萬出綏夏德用年十七爲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數萬計進師烏白池他將多失道不至虜銳甚超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勢却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絕其歸路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遷躡其後左右望見隊伍甚嚴整莫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遷內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爲馬軍都軍頭出爲邢洺磁相巡檢盜張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氈車載勇士詐爲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悉禽之徙督捕陝西

東路盜賊相戒曰此禽張洪霸者皆相率逃去爲環慶路指揮使尋以奏事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內殿直都虞候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遷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初以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城壞久不治德用率禁軍增築之有詔褒諭徙冀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康州防禦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都虞候召還又爲幷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歷桂州福州觀察使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舉之卒不奉詔乃止太后崩有司請衞士坐甲德用曰非故事也不奉詔仁宗閱太后閤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効賴陛下威靈待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事帝遣使者趣入院遂爲副使久之以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院事遷知院歷安德軍加檢校太尉定國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晳人皆異之言者論德用貌類藝祖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有言德用市馬於府州者上其券乃市於商人者言者猶不已降右千牛衞上將軍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徙知曹州或謂德用曰孔中丞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言官豈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起爲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青州改澶州陝西用兵久無功契丹遣劉六符來求復關南地以兵壓境德用見帝流涕言臣前被罪陛下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帝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鎭撫之又賜手詔慰勉拜保靜軍節度使歲大熟六符見德用拜曰此公仁政所及也徙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還奏事復以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定州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契丹使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援枹鼓之士皆踊躍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幟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遂徙陳州又徙河南不行入奉朝請出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爲會靈觀使德用素善射雖老不衰侍射瑞聖園辭曰臣老矣不能勝弓矢帝再三諭之持二矢未發帝顧之使必中乃收弓矢謝一發中的再發又中帝笑曰德用欲中即中爾孰謂老且衰乎賜襲衣金帶加檢校太師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集慶軍節度使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上疏乞骸骨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黑王相公帝嘗遣使問邊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于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効帝以爲然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至和元年遂以爲樞密使命入謁拜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防射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帝聞之賜弓一矢五十後封魯國公求去位至六七乃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聽子孫一人扶掖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中書令謚武恭加賜其家黃金德用諸子中咸融最鍾愛晚年頗縱之多不法後更折節自飭官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

論曰全義德驤遇知太祖太宗超復翊戴真宗宜致崇顯然堇堇無蹈人者而各有子勤勳於國籍若知節生將家喜讀書立朝爭事以剛正稱天下其邦之司直歟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鉅賊振聲鄰敵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矯虎臣則德用其有焉

宋史卷二百七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八

王繼忠　傅潛（張昭允附）　戴興　王漢忠
王能　張凝　魏能　陳興
許均　張進　李重貴　呼延贊
劉用　耿全斌　周仁美

王繼忠開封人父珫為武騎指揮使戍瓦橋關卒繼忠年六歲補東西班殿侍
真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以謹厚被親信即位補內殿崇班累遷至殿前都虞
候領雲州觀察使出為深州副都部署改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兼河北都轉
運使遷高陽關副都部署俄徙定州咸平六年契丹數萬騎南侵至望都繼忠
與大將王超及桑贊等領兵援之繼忠至康村與契丹戰自日昳至乙夜敵勢
小卻遲明復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繼
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
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遂陷于契丹真宗聞之震悼初謂已死優詔贈大同
軍節度賵賻加等官其四子景德初契丹請和令繼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
從之自是南北戢兵繼忠有力焉歲遣使至契丹必以襲衣金帶器幣茶藥賜
之繼忠對使者亦必泣下嘗附表懇請召還上以誓書約各無所求不欲渝之
賜詔諭意契丹主遇繼忠甚厚更其姓名為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後
不知其所終子懷節懷敏懷德懷政真宗宮邸攀附者繼忠之次有王守俊至
濟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翟明至洺州團練使王遵度
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鄭懷德至御前忠佐馬步軍
都軍頭汞州團練使張承易至禮賓使吳延昭至供備庫使白文肇至引進使
昭州團練使彭睿至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靳忠至侍衛馬軍都
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
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楊謙至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

史

傅潛冀州衡水人少事州將張廷翰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隸殿前左班
三遷東西班指揮使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
生擒五百餘人翌日上過其所見積尸及所遺器仗嘉歎之師旋擢為內殿直
都虞候上對樞密言潛從行有勞賞薄復加馬步都軍頭領羅州刺史改捧日
右廂都指揮使領富州團練使遷日騎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領雲州防禦使
雍熙二年命大將曹彬北征以潛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師敗
於拒馬河責授右領軍衛大將軍自檢校司徒降為右僕射仍削功臣爵邑明
年起為內外馬步都軍頭領潘州防禦使尋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
拱初加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昭化軍節度出為高陽關都部署淳化二年四月
拜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武成軍節度至道中出為延州路都部署改鎮州真
宗即位領忠武軍節度數月召還咸平二年復出為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
部署契丹大入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鐵撾鐵
棰爭欲奮擊潛畏懦無方略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
狼山砦悉銳攻威虜略寧邊軍及祁趙游騎出邢洺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
屢間道遣使督其出師會諸路兵合擊苑廷召桑贊秦翰亦屢促之皆不聽廷
召等怒因詬潛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爾潛不能答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
潛笑曰賊勢如此吾與之角適挫吾銳氣耳然不得已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
召等於高陽關逆擊之仍許出兵為援洎廷召等與契丹血戰而潛不至康保
裔遂戰死及車駕將親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領前軍赴鎮定與潛會
潛卒逗遛不發致敵騎犯德棣渡河湊淄齊劫人民焚廬舍上駐大名而邊捷
未至且諸將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而不聞上繇是大怒乃遣
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命錢若水同劾按一夕獄
具百官議法當斬從駕羣臣多上封請誅之上貸其死下詔削奪潛在身官爵
幷其家屬長流房州潛子內殿崇班從範亦削籍隨父流所仍籍沒其貲產五
年會赦徙汝州景德初起為本州團練副使改左千牛衛上將軍分司西京大

中祥符四年車駕西巡至洛因命從駕還京還左監門大將軍還其宅久之判左金吾街仗天禧元年卒

張昭允者字仲孚衛州人以父秉蔭試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奏換右班殿直以久次遷通事舍人端拱初契丹內擾命爲雄州監軍敵騎乘秋掠境上昭允與知州田仁朗選銳卒襲其帳敗走之進西上閤門副使提總左右藏金銀錢帛昭允以諸州絹常度外長數尺請裂取付工官備他用歲獲羨餘既而士卒受冬服度之不及程出怨言昭允坐免官俄起爲崇儀副使累遷西上閤門使河西馬步軍鈐轄屯石州會討李繼遷王超出夏綏州路領後陣趣深入數百里踰白池道阻糧絕昭允以所部援之戎人大敗真宗即位以昭允章懷皇后姊壻頗被親信咸平二年命爲鎮定高陽關行營馬步都鈐轄時傅潛爲都部署長慄城守昭允屢勸其出兵潛按兵不動潛既得罪昭允亦削奪官爵長流道州景德二年起爲楚州團練副使改右神武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卒昭允喜筆札習射曉音律子正中居中

戴興開封雍丘人年十餘歲以勇力聞里中及長身長七尺餘美鬚髯眉目如畫太宗在藩邸興詣府求見奇之留帳下即位補御馬左直遷直長再遷御龍直副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中流矢補御龍弓箭直指揮使遷都虞候一日帝問興曰汝頗有尊屬否對曰臣父延正兄進皆力田即召延正爲諸衛將軍進爲天武軍使俄以興領嚴州刺史改天武左廂都指揮使領勝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曹彬等北征失律諸將多坐黜免以興爲侍衛步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契丹撓邊命興屯澶州以備非常改本州觀察使充天雄軍副都部署端拱初還步軍都指揮使領鎮武軍節度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歷澶州天雄軍都部署改殿前副都指揮使出師鎮定二州時盜賊羣起會五巡檢兵討之踰月不能克興陰勒所部潛出擊之擒戮殆盡未幾徙高陽關還殿前都指揮使領定國軍節度賜白金萬兩歲加給錢七百萬淳化五年出爲定武軍節度歲加給錢千萬西北未平徙夏州路行營都部署知州事時五路討李繼遷興所部深入千餘里不見賊會太宗崩三上表求赴國哀不俟報上道及至京師以擅離所部左遷左領衛上將軍咸平初兼判左金吾街仗俄出知京兆府卒贈太尉遣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錄其子承和承豐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彭城人少豪蕩有膂力形質魁梧善騎射節帥高繼沖欲召至帳下漢忠不往因毆殺里中少年遂亡經宿復蘇其父遣人追及於蕭縣漢忠不肯還西至京師太宗在藩邸召見奇其材力置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內殿直都知從征太原先登流矢中眸戰益急上壯之遷東西班指揮使劉繼元降以所部安撫城中師還改殿前左班指揮使三遷右班都虞候領涿州刺史雍熙中改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爲賓州團練使歷冀貝二州部署徙天雄軍二年入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高陽關副都部署契丹南侵漢忠合諸軍擊敗之斬馘甚衆淳化初徙定州五年還殿前都虞候真宗即位自中山召歸俄復出爲高陽關都部署進領威塞軍節度咸平三年又爲涇原環慶兩路都部署兼安撫使還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改鎮定高陽關都部署三路都排陣使契丹掠中山漢忠率諸將陣于野契丹遁追斬甚衆獲其貴將加殿前副都指揮使改領保靜軍節度五年罷西面經略使命漢忠爲邠寧環慶兩路都部署李允正宋沆爲鈐轄領戍兵二萬五千人委漢忠分道控制數月召還坐違詔無功責爲左屯衛上將軍出知襄州常奉外增歲給錢二百萬未上道暴得疾卒贈太尉以其長子內殿崇班從吉爲閤門祇候次子從政從益爲左右侍禁漢忠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性剛果不務小節輕財樂施好讀書頗能詩喜儒士待賓佐有禮名稱甚茂以是自矜尚羣帥不悅漢忠沒後其子從吉詣闕上書訟父冤因歷詆羣臣有行賂樹黨及蒙蔽邊防屯戍艱苦之事真宗命樞密王繼英等問狀從吉止誦狀中語他無所對上以從吉付御史具狀乃進士楊逢爲之辭從吉坐除名配隨州逢杖配春州

王能廣濟定陶人初事州將袁彥太宗在晉邸召置左右即位補內殿直六遷至殿前左班指揮使進散員都虞候久之領潘州刺史再遷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咸平初自捧日右廂都指揮使出爲濟州團練使

知靜戎軍建議決鮑河斷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爲戎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下又開方田盡靜戎順安之境北邊來寇能擊走之初真宗詢軍校勸勇者委以方面因語宰相曰聞王能魏能頗宜力公家陳興張禹班亦有聲于時才固難全拔十得五亦有助也景德初擢本州防禦使與魏能張凝並命出爲邢洺路都部署俄改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押策先鋒護城祁州躬率丁夫旦暮不離役所宴犒周洽會詔使自北至者言之手詔褒飭連徙天雄軍高陽關二部署改定州副都部署大中祥符二年詔合鎮定兩路部署爲一命能領之明年召入拜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曹州觀察使祀汾陰留爲京城巡檢兼留司殿前司事禮成加領振武軍節度復爲鎮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八年表求入覲許之先是節帥陛見必飲於長春殿掌兵者則不預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則殿前馬軍帥皆當侍立繇是特令諸帥預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爲例俄還屯所改領靜江軍節度天禧元年轉都指揮使領保靜軍節度是冬代還入見以足疾免舞蹈賜宴累表求解特與告醫療二年制授彰信軍節度罷軍職赴鎮以地近其鄉里寵之也明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而錄其子守信等官

張凝滄州無棣人少有武勇倜儻自任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恥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數服節帥張美壯之召置帳下太宗在藩邸聞其名以隸親衛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散祗候班都虞候淳化初以其有材幹與王斌王憲並授洛苑使凝領瀛州刺史賜襲衣金帶每頒賚必異等出爲天雄軍駐泊都監移貝州改高陽關行營鈐轄六宅使真宗踐祚加莊宅使還北作坊使咸平初契丹南侵凝率所部兵設伏於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奮擊挺身陷敵凝子昭遠年十六從行即單騎疾呼突入陣中掖凝出左右披靡不敢動明年契丹兵大至車駕幸大名凝與范廷召於莫州東分據要害斷其歸路契丹宵遁凝縱兵擊之盡奪所掠生口資畜徙鎮定高陽關路前陣鈐轄還趙州刺史四年召還代潘璘爲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時斥堠數擾轉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糧不足慮也乃自白豹鎮率兵入敵境生擒賊將燒蕩三日餘帳芻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二萬降九百餘人慶州蕃族胡家門等桀黠難制凝因襲破之又熟戶與生羌錯居頗爲誘脅凝引兵至八州原分水嶺柔遠鎮降砦籍等百七十餘族合四千戶邊境獲安就加寧州團練使景德初還本州防禦使代楊嗣爲定州路行營副部署徙保州駐泊又兼北面安撫使時王超爲總帥以大兵頓中山朝議擇凝與魏能田敏楊延昭分握精騎俟契丹至則深入以牽其勢超嘗請四人悉隸所部上以本設奇兵撓敵之心腹若復取裁大將則無以責效乃令凝等不受超節度時魏能逗撓退保城堡衆皆憤悱責讓能凝獨默然或問之凝曰能麤材險愎既不爲諸君所容吾復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計也上聞而嘉其有識車駕觀兵澶淵凝率衆抵易州既而契丹受盟北歸所過猶侵剽不已遂以凝爲緣邊安撫使提兵躡其後契丹乃不敢略奪改高陽關部署明年議勞就加殿前都虞候卒凝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訓士卒繕完器仗前後賞賜多以犒師家無餘資京師無居第真宗悼惜之贈彰德軍節度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厚卹其家子昭遠

魏能鄆人也少應募隸雲騎軍後選補日騎左射又隸殿前班七遷散員左班都知舊制諸軍辭見才器勇敢或迥異出羣者許將校交舉以任使毋枉其志能時戍外藩咸平未有舉者太宗曰能材勇過人朕可自保由是進用之端拱二年加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歷殿前左班都虞候領溪州刺史加秩轉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三年眞拜黃州刺史明年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鈐轄五年知鄭州團練使復任威虜軍契丹入寇能當城西與諸將合戰無憚色大敗其衆斬首二萬級契丹統軍鐵林公來薄陣能發矢殪之幷其將十五人奪甲馬兵械益衆契丹復入能率州軍逆戰南關門遣其子政與都監劉知訓間道絕敵行勢戰數十合退薄西山下破走之獲器甲十八萬契丹嘗謀入鈔能偵知即發兵逆擊生擒酋帥殄滅殆盡六年改威虜軍部署知軍事士民詣闕下乞留能詔嘉之能建言戍卒逸邊境者請沒其妻與子爲奴婢上慮嚴迫聽緩

順自薊遼以法當會接順安軍會田河道以扼寇徙冀州路部署石普屯兵順安之西境詔能與楊延昭田敏掎角爲備景德初破敵長城口追越陽山斬首級獲兵器甚衆詔賜錦袍金帶復以所部禦寇于順安六月召拜防禦使復出爲寧邊軍路部署詔推能果略再任以威虜使副精兵伺敵動止邊人百餘掠居民樹蓄僧爲帥能與田敏楊勳合兵設伏擊之擒其帥賊來逼城能出兵拒之少卻即卻陣入城張凝以兵擊卻之會詔能與凝領偏師分道入幽易牽制契丹之勢能畏懦不前且不戰所部多俘奪人馬俄徙屯定州及遣凝躡迹北行能艱險自度無功心愧多怨辭以訕閫朝議謂能剛猾少檢不可專任乃命綦政敏爲鈐轄俾同職焉明年師還大名時王能曹璨各領兵歸闕即城下鈐轄孫全照遣能璨之師由北門分道先入能師繼之能怒全照之後已即疾驅競入全照射之能嚄唶不堪奪全照弓以去翌日詣判府王欽若訴全照射傷押隊閤門楊凝詞頗紛競全照密疏能摧兵退縮師緩失期及師旋不整狀上初聞能逗遛微怒會全照奏乃質實于張凝白守素等即責授右羽林將軍出爲鞏縣都監明年以自陳特改官右驍衞大將軍虢州都監累遷加領康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八年卒錄其子正爲閤門祗候靖爲三班奉職

陳興澶州衞南人開寶中應募爲卒得隸御龍右直太宗征河東幸幽陵與常從特被賞賜累遷天武指揮使端拱中改御前忠佐步軍副都軍頭王超爲并代部署奏與隨軍遣戍汾州明年李繼隆行營河西興隸麾下部淸朔龍衞諸軍克綏夏銀州繼隆命權知夏州葬還屯所受詔提轄河東緣邊城池器甲芻糧至道初繼隆薦其材幹召補御龍弩直都虞候咸平初爲馬軍都軍頭領蒙州刺史三年眞授憲州刺史知霸州從滄州副都部署移石隰駐泊會城綏州詔與錢若水往視利害事具若水傳又徙涇原儀渭鎭戎軍部署上言鎭戎軍去渭州瓦亭砦七十餘里中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戍之俄與曹瑋秦翰領兵抵鎭戎軍西北武延鹹泊川掩擊蕃寇章埋族帳斬二百餘級生擒三百餘人奪鎧甲牛羊駝馬三萬計詔書嘉獎賜金帶錦袍器幣繼還所部康奴族往歲鈔劫靈州援糧恃險與衆尤桀黠難制復與秦翰等合衆進討窮其巢穴俘老幼獲器畜甚衆盡焚掘其窖藏復詔褒之仍加賜賚其年六合大首領潘羅支言欲率諸蕃擊賊請會兵靈州上以道遠難刻師期詔與候羅支報至即勒所部過天都山以援勿須奏命會繼遷死事寢景德三年還本州團練使知徐州與起行伍有武略所至頗著聲績眞宗言軍校之材必以興爲能大中祥符初召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領登州防禦使出爲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坐擅釋劫盜罷軍職改徐州防禦使知懷州六年卒

許均開封人父遡太常博士均建隆中應募爲龍捷卒征遼州以功補武騎十將賜錦袍銀帶開寶中遷武騎副兵馬使從曹彬征金陵率衆陷水砦流矢貫手改本軍使從征河東攻隆州城先登陷之中八創遷副指揮使前後屢被賞賚出屯杭州妖僧紹倫結黨爲亂均從巡檢使周瑩悉擒殺之端拱初補指揮使從李繼隆赴夏州擒趙保忠令均率兵衞守改龍衞第四指揮使俄屯夏州賊來犯境一日十二戰走之又從石普擊賊于原州牛欄砦深入獲牛羊漢生口甚衆普表上其功還第三軍指揮使咸平初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戍秦州王均之亂遣乘傳之蜀隸雷有終麾下守魚橋門又從秦翰追殺賊黨於廣都降其衆七千餘驛召授東西班都虞候領順州刺史五年稍遷散員都虞候嘗召見訪以北面邊事翌日眞拜磁州刺史深州兵馬鈐轄六年改涇州駐泊部署數月知鎭戎軍嘗出巡警至隴山木峽口眞宗以其無故離城慮有狂寇奔突詔書戒敕俄以其不明吏治用曹瑋代之徙爲邠州駐泊部署改永興軍部署車駕將巡澶淵詔均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至河陽召赴行在時有王長壽者本亡命卒有勇力多計慮聚徒百餘是春抵陝留剽劫縣民捕之不獲朝廷遣使益兵逐之澶濮間會契丹南侵夾河民庶驚擾長壽結黨愈衆人皆患之均至胙城長壽與其徒五千餘人入縣鈔掠均部下徒兵楊袒與鬬均以方略誘之生擒長壽斬獲惡黨皆盡上以方禦敵未欲因捕賊獎均但賞均部下卒被傷者賜帛遷級焉明年追敍前勞擢爲本州團練使尋出知代州四年秋均被疾以米鋭代還未至而均卒錄其子懷忠爲奉禮郎懷信爲侍禁幼子懷德自有傳

張進兗州曲阜人拳勇善射挽彊及石餘應募曹州隸鎮兵太祖親選勇士奇進才力以補控鶴官積勞至御龍弩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至道中兼御前忠佐步軍都軍頭太宗嘗幸內殿進以親校執鉞前導體質魁岸迥出儕輩太宗熟視異之擢爲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賀州團練使咸平初遷昭州防禦使充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京城左右廂巡檢未幾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二年秋閱武近郊進與殿前都指揮使王超親執金鼓節其進退軍容甚肅從上北征又與超管勾大陣及先鋒策應三年權殿前都虞候還侍衞步軍都虞候鎮州副都部署徙天雄軍部署會河決鄆州王陵口發數州丁男塞之命進董其役凡月餘畢詔褒之移并代副都部署李繼遷寇麟州州將遣單介間道乞師太原諸將以無詔旨猶豫未決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解手詔褒美契丹侵中山命進率廣銳二萬騎由土門會兵鎮定未至而敵退復歸晉陽景德元年卒上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子元晉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天禧末錄其次子元素爲三班借職

李重貴孟州河陽人姿狀雄偉善騎射少事壽帥王審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補合流鎮將鎮有羣盜以其尚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即築柵課民習射盜聞之潰去太宗在藩邸知其勇幹召隸帳下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至龍衞左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河州刺史改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巒州團練使至道二年出爲衞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爲麟府州濁輪砦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鬬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又累遣使撫勞既而諸將果無大功及還命爲代并副都部署眞宗即位加本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議屯兵楊疃張凝領先鋒遇敵重貴率策應兵酣戰全軍而還苑廷召自定州至遇契丹兵交戰康保裔大陣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疾力戰敵乃退時諸將頗失部分獨重貴與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明年春以勞進階及食邑徙知貝州召至勞問復遣入郡是冬徙滄州駐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以疾求還京就醫藥既愈遣爲邢州天雄軍二部署又知冀州景德初車駕幸澶淵召還爲大內都部署明年春出知鄭州以疾甚授左武衞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大中祥符三年卒

呼延贊幷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馬步都指揮使贊少爲驍騎卒太祖以其材勇補東班長入承旨遷驍雄軍使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太宗親選軍校以贊爲鐵騎軍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墜者數四面賜金帛獎之七年從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爲馬軍副都軍頭稍遷內員寮直都虞候雍熙四年加馬步軍副都軍頭嘗獻陣圖兵要及樹營砦之策求領邊任召見令之作武藝贊具裝執鞬馳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興必改必求必顯以入迭舞劍盤槊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衣帶端拱二年領富州刺史俄與輔超並加都軍頭淳化三年出爲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至屯所以無統御材改遼州刺史又以不能治民復爲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加康州團練使咸平二年從幸大名爲行宮內外都巡檢眞宗嘗補軍校皆敘己功或至讙譁贊獨進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三年元德皇太后園陵命掌護儀衞及還而卒贊有膽勇鷙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雜馬服飾詭異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而勁健其子嘗病贊封股爲羹療之贊卒後擢必顯爲軍副都軍頭

劉用相州人祖萬進河中府馬步軍都指揮使父守忠左驍衞大將軍致仕用曉音律善騎射事太宗于晉邸即位補軍職累遷散都頭都虞候端拱初爲馬步軍副都軍頭領涼州刺史鎮定招安使轉捧日都指揮使李順亂蜀爲西路行營鈐轄賊平還祈州刺史至道初爲河西烏白池都鈐轄斬首千餘級奪馬

五百疋改高陽關副都部署眞宗卽位加本州團練使并州副都部署咸平中徙貝州俄知瀛州復爲高陽關副都部署時烽堠數警用建議益邊兵俟其南牧卽率驍銳出東路以牽制其勢因圖上地形上召宰相閱視可其奏且令轉運使於保州威虜靜戎順安軍預備資糧六年命將三路出師扞敵詔用與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由東路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未幾換鎭州副部署景德初爲邢州部署車駕北征用以城守之勞進爵邑歷知齊陳潞三州大中祥符二年卒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父顥懷順軍校全斌少豐偉顥攜謁陳摶摶謂有藩侯相顥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泝江夜大風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後游京師屬太宗在藩邸全斌候拜于中衢自薦材幹得召試武藝以善左射隸帳下卽位補東班承旨稍遷驍猛副兵馬使從征太原還遇契丹于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害還補日騎副兵馬使雲騎軍使屯瀛州與契丹戰所乘馬兩中流矢死凡三易乘戰不卻契丹爲引去端拱初擊蕃部于寶州敗之歷雲騎指揮使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改馬軍都軍頭戍深州累轉散直都虞候領順州刺史改殿前左班都虞候馬步軍都軍頭全斌在軍中有能名眞宗嘗召問邊事全斌口陳利害甚稱旨因謂輔臣曰元澄鄭誠耿全斌人多稱之觀其詞氣若有志操止在宿衞無以見其才宜以邊郡試之遂拜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備河西繼遷死全斌率兵入伏落關誘蕃部來歸者數千人俄知安肅軍嘗繪山川險易爲圖以獻契丹來侵自山北抵河滸全斌遣子從政焚橋砦分率精兵擊走之改冀州刺史高陽關鈐轄擢從政爲侍禁寄班祗候大中祥符初封禪泰山以爲濮州鈐轄其年還京師卒

周仁美深州人開寶中應募隸貝州驍捷軍關南李漢超選備給使屢捕獲契丹諜者從漢超戰于西嘉山身中重創補隊長漢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祗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稍遷右班都知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戍環州時牛耶泥族累歲爲寇仁美與陳德玄宋思恭往擊之斬首三千級獲牛羊三百餘戎族困窘以餉師又與思恭討募窟泉岌拖族格鬭斬八十餘級至遺初石昌牛耶泥族復叛德玄令仁美提兵撫輯之仁美謂石昌鎭主和文顯曰此賊不除邊患未弭因厚設殽酒召酋長二十八人縛送州獄自是諸族懾畏二年又與馬紹忠白守榮田紹斌部芻糧趣淸遠軍仁美爲先鋒至岐子平與虜角走之明日又戰于浦洛河自巳至戌戰數十合進壁乾河紹忠守榮皆敗走紹斌退止浦洛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八創護芻糧官吏直抵淸遠紹斌繼至深歎其勇幹表上其功時運糧民道路被傷者相繼仁美領徒援護悉抵環州又遇虜於橐駝路擊走之先是諸蕃每貢馬京師爲繼遷邀擊仁美領騎士爲援賊不敢犯補澶州龍衞軍都虞候部署李繼隆奏留麾下選軍中伉健者千人令仁美領之屢入敵境戰有功俄還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既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戍外郡罕曾入覲京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儻或備員宿衞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傅潛而笑潛亦稱其武幹力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契丹攻蒲陰仁美領萬騎解其圍又從王超屯鎭定儀渭累遷龍衞軍都指揮使領順州刺史復屯鎭定時州有亡命卒聚盜剽村閭爲患王超委仁美招捕仁美選勇敢卒詐亡命趣賊所得其要領卽自往諭以禍福留賊中一日超忽失仁美求之甚急詰旦仁美至具道其事乃出庫錢付仁美爲賞不數日賊悉降凡得二百餘人以隸軍籍景德中徙屯陳州入掌軍頭引見司大中祥符元年從駕泰山命檢視山下諸壇牲牢祭饌明年出爲磁州團練使知衞州俄改滄州部署移高陽關副部署八年擢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領獎州防禦使還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改領端州防禦使權京新城內都巡檢先是巡兵捕亡卒盜賊不獲皆有罰而獲者無賞仁美因差立賞格以聞詔從其請天禧三年卒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潛爲三路帥擁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與均暈或由藩邸進或自行伍

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勳幹門入則拱扆巖陛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宋史卷二百七十九

宋史卷二百七十九考證

王繼忠傳後不知其所終○臣宗楷按遼史繼忠封琅琊郡王進楚王賜國姓

拜樞密使太平三年致仕卒

宋史卷二百七十九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九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果 李重誨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王延範

田紹斌汾州人仕河東劉鈞爲佐聖軍使戍遼州周顯德四年領五十騎來歸鈞屠其父母家屬世宗召補驍武副指揮使宋初隨崔彥進征李筠攻大會砦破之以功遷龍捷指揮使又敗筠於澤州茶碾村筠退保澤州紹斌壍濠圍守流矢中左目前軍部署韓令坤以其事聞及太祖召見于潞州紹斌殺晉軍益衆奪其鎧甲又從討李重進于揚州壁城南圍三日城潰斬首踰千級賜袍帶繒帛尋補馬軍副都軍頭龍衛指揮使下荆湖平嶺南率皆從行討蜀隸大將劉延讓麾下會全師雄寇神泉紹斌率所部敗其黨數千時漢劍道梗因賴以寧太祖遣使孫晏齋詔賜賚有加凡在蜀三歲剽盜殄除還改龍捷都虞候嘗盜官馬貿直盡償博進事發獄具有司引見講武殿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外遣內侍私謂之曰爾今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俄復引見釋之且密賜白金會征江南擇諸軍借事得五百人爲步鬬軍令紹斌領之及率雲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克獲居多太祖親討河東命紹斌從何繼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奪賊鼓幟而還太平興國初擢龍衛軍指揮使領江州刺史二年梅山洞蠻叛命與翟守素分往擊之至邵州聞蠻酋符漢陽死去其居十里大潰其衆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餘五千遣歸諭諸洞自是其黨帖服太宗賜以金帛緡錢金帶鞍馬歷天武日騎軍指揮使改馬步都軍頭出戍鎮定高陽關曹彬之攻幽州也命爲先鋒指揮使遇契丹兵鬬奪牛羊器甲師還召見便殿加領溪州團練使復遣屯北面端拱元年拜冀州防禦使尋改解州淳化中爲河中同丹坊鄜延橫嶺蕃界都巡檢使會鄭文寶議城席雞城砦爲清遠軍紹斌與文寶領其役城畢以文寶之請命爲知軍事至道元年拜會州觀察使仍判解州俄充靈州馬步軍部署領徒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橐駝二萬計馬以給諸軍之闕者捷聞手詔嘉諭之數部金粟帛詣靈武清遠遣人讋服不擾未幾皇甫繼明白守榮等督轉餉於靈州紹斌率兵援接抵鹹井賊踰三千餘來薄陣且行且鬬至耀德凡殺千人寇復尾後紹斌爲方陣使被傷者居中自將騎三百步弩三百與敵兵确于浦洛河大敗之初守榮與紹斌爲期既而繼明卒故後一日遂爲賊所圍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當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若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伏發守榮等戰敗丁夫愕眙遁蹂踐至死者衆紹斌率所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縋引而上解衣遺之遣內侍馬從順驛聞太宗益嘉之優詔褒美時命李繼隆范廷召討繼遷就命紹斌爲本州都部署兼內外都巡檢使繼隆以浦洛之敗上聞言紹斌握兵不顧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太宗怒曰此昔嘗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即遣使捕繫詔獄鞫問貶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虢州安置真宗即位召還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敘州刺史尋改萊州防禦使詔還其所籍居第賜良馬十匹調環慶靈州清遠軍部署慶州有野雞族數爲寇掠道路患之嘗有驍捷卒二十餘往邠州爲其掠奪即馳告紹斌紹斌召其酋帥三人斷臂馘劓放還寇感而化帖服紹斌素勇悍與同職頗不叶轉運使宋太初每按部靈州清遠多貿市紹斌語發其私太初心銜之及還朝言紹斌之過尋赴召直其事咸平二年北面寇警復命爲鎮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傅潛潛遣與石普並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討之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衂即領兵援之普嗣果爲賊所困度嚴涼河頗喪師衆及紹斌至即合兵疾戰獲一百四十餘人以勞還邢州觀察使潛屯中山紹斌三馳書於潛且言邊衆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與戰慎無窮追潛性巽懦聞之益不敢出賊衆益熾焚劫城砦車駕駐大名召潛屬吏詞逮紹斌即遣使械繫下御史臺鞫問免官黜爲左衛率府副率送往

上都禁其出入五年授右千牛衞將軍致仕景德初起爲左龍武軍將軍汞城兵馬都監三年遷左監門衞大將軍帝以紹斌久失職不宜在衡要乃徙考城都監大中祥符初領長州刺史從東封朝覲壇執班軍士建充庭旗旗倒壓紹斌仆地遽起無傷時紹斌已老其壯健若此遷左領軍衞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掌㕘都監二年卒年七十七紹斌長兵間習戰法其後累以格鬭立功然性暴戾故屢被黜子守信爲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王榮定州人父洪嗣仕晉爲本州十縣遊弈使榮少有膂力事瀛州馬仁瑀爲廝役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卽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候盜發棣州州兵不能捕榮往討擒之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懿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宴勞出爲濮州馬軍教練使未行馬仁瑀子告榮與秦王親吏善因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雍熙中召還爲副軍頭端拱初改員寮左右直都虞候兼都軍頭復領懿州刺史累遷龍衞都指揮使領羅州團練使率兵戍遂城邊騎來寇擊敗之擒千餘人召拜侍衞馬軍都虞候峯州觀察使出爲定州行營都部署榮麤率所爲不中理侵取官地蒔蔬吝惜公錢不以勞將士且母老不迎養供給甚薄太宗聞而怒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此竄逐之餘兇行弗悛豈可復置左右效晉帝養成張彥澤邪卽詔罷督責授右驍衞大將軍寄班供奉官張明護定州兵覩榮不法閒書規正榮護短每疾其攻己莊宅使王斌亦監軍是州素與榮善意明搆榮之罪因撫明以報怨下樞密院問狀皆不實上怒語左右曰張明起賤微中以蹴鞠事朕潔己小心見於輩流夫刑罰之加必當其罪今王斌以榮故而曲奏明罪欲致刑憲苟失其當適足以快榮之心而誣罔得以肆行矣且榮淩轢同類事君與親鮮竭其力國家賞罰之柄非所敢私將帥之職非裨校同朕豈黨張明而棄王榮哉奈何不求直於理之當也遂賜勞明緡錢束帛榮還右羽林軍大將軍真宗卽位領獎州刺史尋授濱州防禦使遷涇原儀渭駐泊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征召爲貝冀行營副都部署師旋復還涇原明年援送靈武芻糧踈於智略不嚴斥候至積石夜爲蕃寇所劫營部大亂衆亡殆盡法當誅恕死除名配均州六年起爲左衞將軍景德初權判左金吾街仗司事上親兵澶淵契丹游騎涉河冰抵濮州境命爲黃河南岸都巡檢使與鄭懷德自行在領龍衞兵追襲時已詔滄州部署荊嗣先率所部屯淄青遣榮等合兵邀擊之二年遷左神武軍大將軍領恩州刺史郊祀改左龍武軍領建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中遷左衞大將軍領昌州防禦使六年朝太清宮命爲河南府駐泊都監九年卒年七十官其一子榮善射嘗引強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

楊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卽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卽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共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鎭北擒獲人畜居多賊騎五百掠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爲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鎭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爲鎭州都部署再遷環慶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賊若寇清遠及青岡白馬砦卽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頓積石河清遠屢走閒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爲援鈐轄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潘璘都監西京左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且曰伺我之繼至瓊逗遛不進頓慶州寇鼓兵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壕斷橋以戰瓊遣鈐轄李讓督精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瓊與守規繼能方緩行出師及聞清遠之敗益恇怯不前順州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瓊却師退保洪德砦寇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于上傳召瓊輩悉繫御史獄治罪當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長流崖州繼能守規輩同坐籍其家

業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爲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錄其子舜臣爲奉職長子舜賓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錢守俊濮州雷澤人少勇鷙嘗爲盜陂澤中稱轉陂鶻周顯德中應募爲鐵騎卒早事太祖從征淮南戰紫金山下壽春擭戰艦千餘艘繼從克關南宋初補禁衛隸散員直乾德中轉殿前班都知尋征太原方戰矢中左足拔而復進格鬭不已還改東西班指揮使遷馬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張紹勍李神祐劉承珪率師屯定州以備北邊俄加秩領濱州刺史移屯趙州又從征范陽師還道遇敵戰于徐河斬首千級奪馬百疋雍熙三年命將北征田重進出飛狐道守俊以偏師爲援邊騎雲集守俊按甲從容進戰大敗之連護屯兵于趙定代還掌軍頭引見司淳化三年出爲單州團練使又明年改還齊州時河西蕃部內擾命以副都部署鎮其地既而徙屯石州數改官時有言守俊病且老握重兵不堪其職召還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權金吾街仗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八十一守俊累從軍征討前後中三十六創景德中錄其子允慶爲奉職弟守信官崇儀副使守榮內園使

徐興青州人以拳勇得隸兵籍周顯德中從太祖征淮右宋初隸御龍直會平澤潞上其功補控鶴軍使征晉陽部卒壅汾水灌幷州城益多其勞遷還本軍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從潘美趣團柏谷奮與賊鬭有果敢氣人莫能勝生擒僞兵馬都監李美身被重創無所回撓加指揮使太宗征太原討幽薊與從戰屢中流矢以著績聞補天武都虞候累遷秩出爲洺州部署初議建方田命與董其事尋復輟端拱中徙鎮定城逾月訖工改莫州防禦使知靜戎軍歷祁博二州咸平中爲涇原環慶十州部署詔督轉靈武芻糧道積石寨掠於寇與以步兵畏懦戰不利時王榮援兵不應遂敗走坐削籍流郢州會赦入爲右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八

王杲齊州人周顯德中應募爲卒從世宗收三關隸先鋒宋初征澤潞平揚州杲應選從行既獲戰功乃拔遷散指揮使累轉馬軍副都軍頭屯幷州雍熙中爲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引兵護送及還保忠以方物賂杲拒不納太宗知之詔賜白金百兩遷右第一軍屯鎮州契丹入寇轢大將郭守文扞城杲守北關寇退命督餉饟趣威虜軍還抵徐河時尹繼倫與寇戰小衂杲適遇賊河上即按兵拒之殺賊奪所乘馬守文上聞得召見問狀補部軍頭領勤州刺史命監河北有能聲尋命閱教定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目引見司李順亂與尹元並爲西川招安使敗賊斬首萬級以功眞拜唐州刺史時賊雖平道路尙梗餘黨或保山林以肆姦杲與石普等追捕於彭州於是始平至道初乃還復遷靈州副部署道環州留改幷州徙知夏州會趙保吉歸款召還次伏落津移知石州徙石隰副部署未幾以轉餉河西失期降右千牛衛大將軍咸平五年出爲亳州永城縣都監被召將入見以疾亟弗果卒年六十四

李重誨應州金城人祖高後唐莊宅使擬州刺史父彥榮仕契丹署環州刺史重誨嘗爲其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五年潘美出師禦寇重誨從其節度使蕭咄李迎戰于代州北嶺大敗美斬咄李擒重誨以獻太宗召見補鄧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趙普出鎮奏監州軍雍熙三年召還爲武州刺史出爲忻州都巡檢緣邊十八砦招安制置使賜服帶鞍馬北兵寇邊重誨以所部邀戰敗之獲羊馬鎧甲甚衆賜詔嘉美會嶺蠻叛改廣桂融宜柳州招安捉賊使聽便宜從事至道初累遷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咸平三年徙邠寧環慶路坐轉餉靈武不嚴斥候至積石爲虜騎掠於道管部大亂除名流光州五年起爲內殿崇班鄜延駐泊都監俄還崇儀使景德中趙德明既納款或言以麟府謀有他志上以涇原地要兵衆慮有緩急遂徙重誨爲鈐轄復還益州改皇城使大中祥符六年卒年六十八重誨純愨寡過眞宗悼其歿於遠土命其子乘傳往護柩歸聽止驛舍之別次子禹謨錄爲將作監主簿弟重睿歷官澄州團練使子禹偁閤門祗候

白守素開封人祖延遇仕周至鎭國軍節度父廷訓宋初爲龍捷都指揮使領

博州刺史守素以蔭補東班承旨太平興國五年遷補右班殿直以善射授供奉官帶御器械三遷至供備庫使咸平三年春契丹犯邊命與王能戍邢州俄又與麥守恩石贇領先鋒禦之敵退復與荆嗣督河北京東捕賊四年命爲鎮州行營鈐轄領騎兵攝大陣西偏屢當格鬭俄改定州鈐轄復徙鎮州王繼忠之陷也宋師還渡河敵人乘之守素據橋有矢數百每發必中敵不敢近遂引去真宗與輔臣議三路禦賊咸曰威虜扼北道要害尤甚請分騎兵六千屯之命魏能爲部署上曰能頗強愎尤難共事聞守素久練邊計張銳性頗和善參知戎務庶克相濟乃命守素銳爲鈐轄戍順安以貳之景德元年契丹侵長城口守素與能發兵破之追北過陽山斬首級獲器械甚衆賜錦袍金帶俄徙屯冀州轉運使劉綜舉其智勇材任將帥加領康州刺史又提騎卒戍靜戎軍兼涖營田之役俄爲鎮定鈐轄是冬契丹復內侵守素敗其前鋒獲車重又入敵境俘擒甚衆及請和省邊戍之職與曹璨留任鎮定追敘前勞加合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迪使契丹守素居邊歲久名聞北庭頗畏伏之上慮其不欲行密遣內侍詢於守素守素頓首感咽即以崔可道代焉再還南作坊使大中祥符五年卒上甚惜之常賻外別賚錢五十萬令護喪還京師錄其一子官

張思鈞邢州沙河人祖中正漢澤州刺史思鈞少善擊劍挽強善博弈初應募爲卒晉開運間還廣銳軍使周廣順初從聶知遇攻河東破其衆三千餘從向訓東征爲捉生將擒小校張萬于江猪嶺又從符彥卿與幷人鬭代州留爲南北兩關巡檢宋初補龍衛指揮使李繼勳下遼州戰帶甲祠斬首萬餘級追奔至長城擒其將莫山鮑淑掠人騎二百餘俄屯潞州合戰三十餘乾德中以勞秩遷都虞候開寶三年郭進田欽祚戍三交嘗從戰於石嶺關斬首萬五千餘級閤門祗候齊延琛苗昱陷軍中思鈞鼓勁騎突入奪還何繼筠入晉境思鈞隸麾下拔南橋徑度大將之出必辟爲先鋒太平興國初屯定州領兵援磁窰戰敗其衆身中五十創奮不顧乃逐賊薄軍城奪馬及鎧甲居多未幾邊人復攻逆戰城下斬首萬餘級上嘉之命賜服帶領河州刺史雍熙三年邊人寇河間劉廷讓會戰君子館命思鈞翼從時天大寒弓不得彀援兵不至於是敗績陷留軍中數年役役不得還端拱初自契丹始逃歸授澄州刺史知齊州思鈞以武進素不知民政僅踰月即徙濮鄆濱棣州巡檢至道中改鄜延巡檢使會葺右堡砦擊寇走之未幾寇逼保安軍與曹璨往援進躡五十餘里至木場寇乃遁去真宗即位徙益州鈐轄兼綿漢九州都巡檢使咸平中以王鈞之亂出兵保綿州賊陷漢州思鈞進攻克之斬僞刺史苗進又與石普敗賊彌牟砦巴西尉傅翱有善馬思鈞求之翱不與思鈞平賊心恃功居多召翱至責以轉餉後期斬之上聞其事傳召付御史臺鞫治罪當斬特貸之削籍流封州六年起爲左司禦率府率考城監軍車駕幸澶淵召詣行在命李繼隆石保吉同議兵事賜服御有加景德二年爲西京水北都巡檢使俄分司西京召對行在上憫其老授唐州防禦副使徙鄭州大中祥符二年再遷左千牛衛將軍四年七月卒年八十九子承恩爲三班奉職思鈞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李琪河南伊闕人幼生長兵家得給事宣祖左右太祖以材力稱進備執御及受禪命補鎮職太宗在京府復令事之由是累遷効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嘗請對自言經事太祖而京師無居宅太宗以官第假之琪性素鄙歷事三朝而行不加脩每分遣士卒守護關梁必覬其贈遺視所厚薄爲重輕太宗知之遂改授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乃顧曰吾欲置琪於無過之地爾加左武衛大將軍景德中以老且病表求五日一赴起居俄爲臺諫所糾令赴常參真宗念其舊特賜給月奉以養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八十四

王延範江陵人形貌奇偉喜任俠家富於財父保義爲荆南高氏行軍司馬兼領武泰軍留後高從誨奏署延範太子舍人後隨從誨孫繼沖入覲薦爲大理寺丞知泰州累遷司門員外郎太平興國九年爲廣南轉運使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嘗通判梓州有社先生以左道惑衆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爲之助延範心喜敢爲恣橫後爲江南轉運使有劉昂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爲延範推九宮算法得入少一肇驚起曰

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
是坐天王形頰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郎日當
乘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噬傷數吏從者皆恐慄不敢進延範獨拔戟前
逐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
延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
之乃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謬爲火星也延範日夕與掌市舶陸坦議欲發兵
會坦代歸延範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爲隱語偵朝廷機事延範奴視僚屬峻刑
多怨會懷勇小將張霸給使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霸知延範與知廣州徐休
復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軌及諸不法事休復馳奏之太宗遣高品閻承
翰乘傳會轉運副使李琯暨休復雜治延範具伏與昴辨坦俱斬廣州市籍沒
延範家務昇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抵罪賜霸錢十萬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爲憚屢被廢斥未嘗以爲慊太祖宥盜馬
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
妖惑王杲辭贓于夏恩鈞拔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鄙稱守俊與輦以勇得備
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將略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
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
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矣屢以罪黜宜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

呂端　畢士安 子仲衍　仲游　寇準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換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上閤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爲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爲政清簡，遠人便之。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爲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衞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羣官有負譴置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饑寒爲請。至端，即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準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不豫，真宗爲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衞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監脩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

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與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追封妻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藩爲太子中舍荀大理評事蔚千牛備身藹殿中省進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謔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己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祖兗嘗事滄州節度劉守文爲判官守文之亂兗舉族被害時父琦方幼同郡趙玉冒鋒刃紿監者曰此予之弟非呂氏子也遂得免玉子文度爲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己子表薦賜出身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病廢端分奉給之端兩使絕域其國數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其名顯如此景德二年真宗聞端後嗣不振又錄蔚爲奉禮郎藩後病足不任朝謁請告累年有司奏罷其奉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西京給奉家居養病端不蓄貲產藩兄弟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藩荀皆至國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州別駕父乂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乾德四年舉進士邠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團練推官專掌筦榷歲課增羨改兗州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爲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還左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爲監察御史復出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閤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秘書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還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生長宮庭未閑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還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乂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爲判官及爲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給之數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

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
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眞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眞宗謂敵悍如此
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其陰欲引去
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眞
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閧閧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
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眞宗嚴兵將行太白晝
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臥疾移書準
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
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
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
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
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
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鎭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
宅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
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
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章七八上以求病免優詔不
允遣使敦諭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眞宗步出臨視
已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
太傅中書令諡文簡以皇城使衞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錄其子世長爲太子
中舍慶長爲大理寺丞孫從古爲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
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
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
凡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
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舉
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士安沒
後眞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愼行有古
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愼如古人
在位閱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
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眞
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衞尉卿慶長至大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
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
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
守仲衍仲游仲愈

仲衍字夷仲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鎭許請於朝欲與鄉校既具材
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護謂諸豪曰張公興學
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
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
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
不辯自直乞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于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
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中第調
沈邱令歐陽脩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爲主簿升丞吳充引爲中書檢正奉使契
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爲度製服以賜時預其
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
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爲充所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
不遷經四年乃以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
區別分類損益刪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其事必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
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
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爲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
王珪留除命謂爲太峻爭於前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
十三帝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邱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
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

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躬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爲以餒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啓扃鐍共簿其名數以爲質預飭具斛量數千洞撤倉庾牆壁使羸糧者至其所人自斛概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數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爲軍器衞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黄庭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鮮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眞清矣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揭喻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爲不稱詔皆追侯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父相晉開運中應辟爲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尙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

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盲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知準爲可用矣卽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爲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尙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卽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準而昌齡畏愞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尙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卽位遷尙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閿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還刑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爲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中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鬭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鎭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屛閒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衞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瑰守

牀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
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
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
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
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
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
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
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
敬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
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
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爲之不悅欽若曰陛下
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
矣由是帝顧準浸衰明年罷爲刑部尚書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
準多許人官以爲己恩俟行當深戒之從封泰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
陰命提舉貝德博召濱棣巡檢捉賊公事遷兵部尚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
京留守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
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
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五萬帝不悅謂
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爲己
任此其短也未幾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元
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上以問王
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須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皆以爲
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使三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
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
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
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

已而謀洩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
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
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懷政降準爲太常卿知
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
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
州司戶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
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
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
僮謀欲報讎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
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
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
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
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
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在
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
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
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謚曰忠愍皇
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
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又請去簾升殿
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
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
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賂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
咸平以來天下乂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
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謂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

竟成篤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愼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一

李　沆弟維　王　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滔洺州團練判官父炳從邢帥薛懷讓辟為觀察支使懷讓徙同州又為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拜殿中侍御史知舒州太祖征金陵緣淮供億惟舒尤甚以勞加侍御史卒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卽命中書幷化基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為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內艱起復遂出知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眞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宮侍以師傅禮眞宗卽位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脩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眞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眞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眞姦邪是也眞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卽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

沆為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伏沆言

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為相常讀論語或

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方還宮而沆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貫爲虞部員外郎光祿寺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維爲戶部員外郎子宗簡爲大理評事甥蘇昂妻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卽位詔配享眞宗廟庭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沆與諸弟友愛尤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眞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倚如此

維字仲方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眞宗初獻聖德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興學舍歲時行鄉射之禮沆沒入爲戶部員外郎契丹請和以爲賀正旦使眞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具言其待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自是每北使至多命維主之擢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以疾辭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爲學士承旨加史館脩撰仁宗初再遷爲尙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脩眞宗實錄遷工部尙書會塞下傳契丹將絕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詩成大喜既還帝欲用爲樞密副使或斥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尙書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換官除柳州觀察使爲諫官劉隨所詆知亳州請赴本鎭改河陽久之還朝復出知陳州卒維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脩續通典冊府元龜性寬易喜慍不見於色獎借後進嗜酒善謔而好爲詩常曰人生觴詠自適餘何營哉既沒家無餘貲景祐元年贈尙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員外郎公謹太子中舍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祜尙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祜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祜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就改將作監丞趙昌言爲轉運使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入旦境稱其善政以女妻之代還命監潭州銀場何承矩典郡薦入爲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幷之路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祜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眞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爲遠大之器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趙昌言參機務旦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太宗嘉其識體改禮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昌言出知鳳翔卽日以旦知制誥仍兼脩撰判院事面賜金紫擇牯犀帶寵之又令冠西閤至道元年知理檢院二年進兵部郎中眞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又知貢舉鎖宿旬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

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兩朝國史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柰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初為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為大禮使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尚書四年祀汾陰又為大禮使還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祠壇頌將復進秩懇辭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使五年為玉清奉聖像大禮使景靈宮建又為朝脩使七年刻天書兼刻玉使選御廄三馬賜之玉清昭應宮成拜司空京師賜酺旦以慘恤不赴會帝賜詩導意焉國史成遷司空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恆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會契丹脩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帝嘗示二府喜雨詩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否王欽若曰此亦無害而密奏之帝愠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來奏旦曰臣得詩未暇再閱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略不辯真宰相器也帝顧旦而笑焉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宮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己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宮火所延非天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已罪己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法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仁宗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慚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寇

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鎭，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真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皇恐而退。時向敏中同在中書，出彭年所留文字，旦瞑目取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爾。」後彭年與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愧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略不介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諠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爾。」後謂果如言。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脩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爲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李迪、賈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封復命，連歲求解，優詔褒答，繼以面諭，委任無貳。天禧初，進位太保，爲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復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懇辭，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惶恐走避，太子隨而拜。

之旦吉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旦復求避位帝覩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淸昭應宮使給宰相半奉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罷相使猶領之其事置使自旦始爲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尙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歿歲餘竟用準爲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幷薯蕷粥賜之旦與楊億素厚延至臥內請撰遺表且言忝爲宰輔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敍生平遭遇願日覩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淸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泰後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柩中表上眞宗歎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稾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即昇至內闕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尙書令魏國公諡文正又別次發哀後數日張旻赴鎭河陽例宜餞以旦故不舉樂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已而聞旦奏稾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詔配享眞宗廟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氈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眞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三子雍國子博士沖左贊善大夫素別有傳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謂鄰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鄰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見矣及冠繼丁內外憂能刻厲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就改右贊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薦其材代還爲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命爲戶部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時領外計者皆以權寵自尊所至畏憚敏中不尙威察待僚屬有禮勤於勸課職務修舉或薦其有武幹者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中懇辭仍獻所著文加直史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爲戶部判官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時歿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妖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入辭面敍其事太宗爲之感動許以不三歲召還翌日還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荊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淸廉聞就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士時通進銀臺司主出納書奏領於樞密院頗多壅遏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恐遠方有失事機請別置局命官專莅校其簿籍詔命敏中與詠領其局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榷務以賄敗發書歷詆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箱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至道初遷給事中眞宗即位敏中適在疾告力起見于東序即遣視事進戶部侍郎會曹彬爲樞密使改爲副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病代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馮拯爲副發

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將攜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己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爲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爲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得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有復用之意二年又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略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尚書右丞時吏部選人多稽滯者命敏中與溫仲舒領其事俄兼秘書監又領工部尚書充資政殿大學士賜御詩褒寵祀汾陰復爲留守敏中以厚重鎮靜人情帖然帝作詩遣使馳賜之拜刑部尚書五年復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尋充景靈宮使宮成進兵部尚書爲兗州景靈宮慶成使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爲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脩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徙玉清昭應宮使以年老累請致政優詔不許三年重陽宴苑中暮歸中風眩郊祀不任陪從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奉表懇讓又表求解皆不許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五子諸壻並遷官親校又官數人敏中姿表瓌碩有儀矩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愼於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爲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有文集十五卷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娶南陽郡王惟吉女安福縣主爲密州觀察使謚惠節傳亮子經定國軍留後謚康懿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以后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敏中餘孫繹絳並官太子中書

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爲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爲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還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至棼擾世稱沆爲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掠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恥受贓物之賜以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慍不形亦可謂有宰相之風焉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考證

向敏中傳天禧初進右僕射○臣人龍按夢溪筆談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著于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右僕射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二

王欽若 林特附　丁謂

夏竦 子安期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欽若早孤郁愛之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愼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擢進士甲科爲亳州防禦推官還秘書省秘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眞宗太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卽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爲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郊祀恩加給事中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秦滅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幷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卽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旣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鄉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閻承翰等於太常寺別鞫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悉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傭于家宅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冤而欽若恃勢人莫敢言者景德初契丹入寇帝將幸澶淵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使眞宗親宴以遣之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爲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册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卽繆誤有所遣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此類也歲中改兵部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欽若罷爲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脩國史大中祥符初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爲天書儀衞副使先是眞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卽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旣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眞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戶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爲天書儀衞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學士晁迥草制誤削去官有詔仍帶吏部尚書聖祖降加檢校太尉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壖自言出入訶導不自安因易賜官第於定安坊七年爲同天書刻玉使馬知節同在樞密素惡欽若議論不相下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及趣論賞欽若遂擅除懷信等官坐是罷樞密使奉朝請改刻玉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復拜樞密使同平章事上玉皇尊號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爲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領之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爲景靈使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于廊廡又明年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省遂以

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爲皇太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朝復爲資政大學士
詔日赴資善堂侍講皇太子會輔臣兼領三少欽若以品高求換秩拜司空尋
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
不報令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命御史中丞薛
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仁宗即位改祕
書監起爲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仁宗嘗爲飛白書適欽若有
奏至因大書王欽若字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即取字緘置湯藥合
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至國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百
官敘進皆有常法爲遷敘圖以獻真宗實錄成進司徒以郊祀恩封冀國知邵
武軍吳植病求外徙因殿中丞余諤以黃金遺欽若未至而植復遣牙吏至欽
若第問之欽若執以送官植諤皆坐貶初欽若安撫西川植爲新繁縣尉常薦
舉之至是亦當以失舉坐罪詔勿問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帝臨問
賜白金五千兩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
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
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
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
於壇上表修裴度祠於圃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真宗封泰山祀汾陰
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嘗建議躬謁元德皇太后別廟爲莊穆
皇后行期服議者以爲天子當絕傍期欽若所言不合禮又請置先蠶幷壽星
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別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
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真君傳
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朝真圖羅天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
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瘿相然智數過人
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爲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姦
狀帝亦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
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欽
若子從益終贊善大夫追賜進士及第後無子以叔之子爲後

林特字士奇祖揆仕閩爲南劍州順昌令因家順昌特少穎悟十歲謁江南李
景獻所爲文景奇之命作賦有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僞官皆入見特
袖文以進太宗以爲長葛尉改遂州錄事參軍代還命中書引對授大理寺丞
通判隴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太宗以重進武人選特與楊覃並爲通判人
賜白金二百兩給實奉會出兵五路討李繼遷督所部轉芻粟先期以辦呂蒙
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蒙正入相薦之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梁鼎制置陝西青
白鹽前後上議異同真宗選特與知永興軍張詠同商利害所奏合旨累遷尚
書祠部員外郎爲戶部副使詔赴內朝三司副使預內朝自特始徙鹽鐵副使
真宗北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還司封員外郎車駕謁陵爲行在三司副使
詔與劉承珪李溥比較江淮茶法因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特遷祠部郎中
封泰山祀汾陰皆爲行在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修玉清昭應宮
副使將祀太清宮遣特儲供具爲行在三司使禮成進給事中爲修景靈宮副
使兼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昭應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真拜三司使樞密使
寇準言特姦邪又數與爭事帝爲出準特在職如故後罷三司以戶部侍郎同
玉清昭應宮副使兗州宮觀成遷吏部侍郎天禧元年爲修上聖祖寶冊副使
轉尚書右丞時天下完富丁謂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利
佐之然特亦天性邪險善附會故謂始終善特當時與陳彭年等號五鬼語在
王欽若傳仁宗在東宮以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引爲樞密副
使而李迪執不可仁宗即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謂貶特亦落職知許
州還朝以戶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勾當三班院特體素羸然未
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后遣中使祀奠特精敏喜
吏職据案終日不倦真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奉詔
撰會計錄三十卷又爲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宮慶賜總例三十六卷子濉洙濉
亦有吏能歷官至三司鹽鐵副使以祕書監致仕卒洙官至司農卿知壽州臨

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廨，拔堂檻鐵鉤擊殺之。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饒州。踰年，直史館，以太子中允爲福建路採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爲轉運使，除三司戶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旨，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爲四路，改夔州路。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反爲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且言有詔赦不殺。酋感泣，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而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悅。先時，屯兵施州而饋以夔、萬州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砦積聚皆可給。特遷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時溪蠻別種有入寇者，謂遣高溪酋帥其徒討擊，出兵援之，擒生蠻八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餘人。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緡帛，歲收市之。」其後徙置夔州城砦，皆謂所經畫也。居五年，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鐵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爭趣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紿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爲額，歲較其數以聞。詔獎之，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爲計度泰山路糧草使。初議卽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迺以謂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爲行在三司使。建會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尚書禮部侍郎，進戶部，參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爲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幷靈芝九萬五千本。還，判禮儀院，又爲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玉笈玉清昭應宮副使。大內火，爲修葺使。歷工、刑、兵三部尚書，再爲天書儀衞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初，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是歲，祀南郊，輔臣俱進官。故事，當爲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還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爲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姦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雜治，語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爲戶部尚書，迪爲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卽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郎，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輔，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

又出允恭嘗干請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珙珝玘珷一官落珙館職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玘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在崖州踰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祕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詔賜錢十萬絹百匹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爲詩至於圖畫博弈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真宗朝營造宮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宮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鍛謂前後欺罔事竄之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詩并文亦數萬言家寓洛陽嘗爲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謂初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既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補右侍禁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緣閤道發兵夜與契丹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爲潤州丹陽縣主簿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爲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遷右正言帝幸亳州爲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真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遷戶部景靈宮成遷禮部郎中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鉤距及竦顯多內寵寖與楊不諧楊悍妬即與弟娟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饑大發公廩不足竦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用全活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即位還戶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絕之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姦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爲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遷諫議大夫爲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爲姦竦爲集前比著爲定例事皆按比而行改參知政事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皆竦所發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爲禮部尚書知襄州改潁州京東荐饑徙青州兼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還刑部尚書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上奏曰頃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萬過寇浦洛河糧卒並沒守榮僅以身免呂端始欲發兵綏麟府鄜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穴太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路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不擊

趙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敝相繼引還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窮蹙而猶累歲不能勦滅先皇帝鑒追討之敝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時邊臣多議征討朝廷鄉之而竦言出師非便既而詔以涇原鄜延兩路兵進討會元昊稍求納款范仲淹請留鄜延兵繇是涇原兵亦不行中國之師卒不出塞竦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當時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爲兵令下而楊偕奏言西兵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益一二千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任將帥求之方略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矣竦云土兵訓練可代東兵此虛言也自德明納款以來東兵猶不可代況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之敝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習廩給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歲省芻糧鉅萬且收聚小民免饑餓爲盜代兵東歸以衛京師萬世利也偕欲以寡擊衆殆虛言也偕復奏云自古將帥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過當又將萬騎踰烏盭討遫濮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兵鏖皐蘭下殺樓蘭王盧候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竦在涇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竦懼戰或敗輒託以兵少爲辭爾竦言土兵各護鄉土自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事言之閤門祗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東兵僅二百人殺敵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強弱不繫東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二三歲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北豈有驟加訓練而能取勝哉竦議遂屈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請復置宦者爲走馬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請析河北爲四路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

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未幾赴本鎭加兼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史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諡爲正不可改諡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累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卽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郡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幷州使其僕貿易爲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鉤致其事遇家人亦然子安期

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太常博士擢提點荊湖南道刑獄除開封府推官徙判官判三司鹽鐵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盜起部中剽劫州縣而光化軍戍卒相繼叛勢且相合安期督將吏捕斬殆盡徙河東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徙江淮發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會元昊納款西邊罷兵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損邊費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擢天章閣待制遂爲陝西都轉運使徙河北進兵部郎中時竦爲樞密使爲請還所遷官丏淮浙一郡復以爲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得驍勇萬人爲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法繇是士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遷右諫議大夫進樞密直學士徙延州未至丁父憂服除辭所進職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騎嘗乘之安期至卽大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廣袤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元昊請畫疆界朝廷欲遣使以問安期安期對曰此不足煩王人衙校可辦也議遂決暴得疾卒詔遣中使護其喪以歸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其奉養聲伎不減其父云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爲姦邪眞宗時海內乂安文治洽和羣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考證

王欽若傳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臣謙按宋通鑑上問寇準曰天雄軍重鎮孰可爲守準以王欽若薦欽若至未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惚不敢本傳乃云自請北行曲筆也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三

陳堯佐 兄堯叟 弟堯咨 從子漸　宋庠 弟祁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爲蜀新井令因家焉遂爲閬州閬中人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爲西水尉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爲鄰邑強族所據省華盡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賴之徙樓煩令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太宗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即召省華爲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憑由司改鹽鐵判官遷殿中丞河決鄆州命省華領州事俄爲京東轉運使超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戶殍者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戶部吏部二員外郎改知潭州省華智辨有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舊制卿監坐朵殿太宗以省華權涖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兩省五品之南省華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友相過從之未幾因疾求解任拜左諫議大夫再表乞骸骨不許手詔存問親閱方藥賜之三年卒年六十八特贈太子少師堯佐進士及第歷魏縣中牟尉爲海喻一篇人奇其志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朝邑縣會其兄堯叟使陝西發中人方保吉罪保吉怨之誣堯佐以事降本縣主簿徙下邽遷祕書郎知真源縣開封府司錄參軍事遷府推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召還直史館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爲糜粥食餓者吏人悉獻米至振數萬人徙廬州以父疾請歸提點開封府界事後爲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籌石爲隄隄再歲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乃堅久丁謂不以爲是徙京西轉運使後卒如堯佐議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稅又減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徙河北母老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爲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官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徙京西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實錄不試中書特擢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召同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爲翰林學士遂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詁治嚴急吏欲罪詁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詁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詁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詁由是得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尙書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戶部侍郎知永興軍過鄭爲郡人王文吉以變事告下御史中丞范諷劾治而事乃辨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甓用堯佐奏曰唐賢人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徙鄭州會作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甚嚴賜書褒諭既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數見罷爲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諡文惠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种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善古隸八分爲方丈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尤工詩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陳摶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摶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愚邱集遣興集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緋遷祕書丞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時宋亳陳潁民饑命堯叟及趙況等分振之再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暍死會加恩黎桓爲交州國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賷賦斂於民往往斷其手及足

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入寇堯叟悉捕亡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賊爲謝先是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糧汎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遞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遣蜑兵具舟自取人以爲便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榦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歷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代還加刑部員外郎充度支判官未幾會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命堯叟爲廣南東西兩路安撫使賜金紫遣之事平還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封駁司制置羣牧使河決澶州王陵口詔往護塞之遂與馮拯同爲河北河東安撫副使時中外上封奏者甚衆命與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議減冗事俄與拯並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言三司官吏積習依違文牒有經五七歲不決者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此致請委逐部判官檢覆判決如復稽滯許本路轉運使聞奏命官推鞫以警弛慢乃詔堯叟與拯舉常參官幹敏者同三司使議減煩冗參決滯務堯叟請以祕書丞直史館孫冕同領其事凡省去煩冗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員五年郊祀進給事中會王繼英爲樞密使以堯叟簽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遷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還刑部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京留守每裁劃刑禁雖大辟亦止面取狀亟決遣之以故獄無繫囚真宗曰堯叟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按鞫而詳察之因密加詔諭俄兼羣牧制置使始置使即以堯叟爲之及掌樞密即罷其任至是以國馬戎事本宜得大臣總領故又委堯叟焉自是多立條約又著監牧議述馬政之重預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戶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爲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堯叟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宮加開府儀同三司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羣牧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叟素有足疾屢請告九年夏帝臨問勞賜加等疾甚表求避位遣閤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以詢其意堯叟詞志頗確優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至便坐許三子扶掖升殿賜詩爲餞又賜仲子希古緋服天禧初病亟召其子執筆口占奏章求還輦下詔許之肩輿至京師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侍中謚曰文忠錄其孫知言知章爲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士出身後爲都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籍堯叟偉姿貌強力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所著請盟錄三集二十卷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本富祿賜且厚馮氏不許諸子事華侈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于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爲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勾院始合三部勾院兼總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崇政殿試進士堯

咨爲考官三司使劉師道屬弟幾道以試卷爲識驗坐貶單州團練副使復著作郎知光州尋復右正言知制誥知荊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帝特遷之改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斂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衞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不自樂堯叟進見帝閱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謂遭讒以至此爾帝賜詔條其事切責乃皇恐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學士坐失舉降兵部員外郎喪母起復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會靈觀副使邊臣飛奏唃廝囉立文法召蕃部欲侵邊以爲陝西緣邊安撫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尙書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入爲翰林學士以先朝初榜甲科特詔班舊學士蔡齊之上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位丞郎上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皇太后特以隻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堯咨葺完之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魚山至下杷以導積水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所居棟摧大星實于庭散爲白氣已而卒贈太尉謚曰康肅堯咨於兄弟中最爲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兄弟同時貴顯時推爲盛族子述古太子賓客致仕博古篤學能文爲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爲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揚雄太玄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舉賢良方正科不中復調隴西防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者多從之遊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後貴顯與漸益不同因言漸乖戾之人聚徒太盛不宜久留遠方即召漸至京師授潁州長史丁謂等知其無他得改鳳州團練推官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父杞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眞君像卽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閤爭論坐罰金久之知制誥時親策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雜視庠言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設次具飲膳斥武舉人令別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鄰人往捕之澥給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力爭卒抵澥死改權判吏部流內銓遷尙書刑部員外郎仁宗欲以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詔爲翰林學士帝遇庠厚行且大用矣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己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帝弗爲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庠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閤儀庠退而上奏曰入閤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卽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閤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卽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閤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庠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

者夷簡皆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爲參知政事慶曆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爲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爲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爲知體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嘗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曆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議者不一卒不果復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僞造敕牒爲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覲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羨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也不苟輕改既而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即位移鎮武寧軍改封鄭國公庠在相州即上章請老至是請猶未已帝以大臣故未忍遽從乃出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爲治及再登用遂沉浮自安晚愛信幼子多與小人遊不謹御史呂誨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柰何不使其子從之至亳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諡元獻帝爲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實以他疾而邈子爲府史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弟祁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祁皆典之事見樂志預修廣業記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蹙上疏曰兵以食爲本食以貨爲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尚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與師遠事誠無謀矣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爲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他悉罷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尫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爲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羣起而逐之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爲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有虛日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爲名臣愚以爲此主者爲欺盜之計爾陛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報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

臨師屯公用之設，勞衆而饗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錦繡珠玉，不得妄費，則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風行雷照，飲馬西河，蠢爾戎首，在吾掌中矣。」徙判鹽鐵勾院，同脩禮書。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庠罷，祁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同判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留爲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數釐正弊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言利害者，皆使先稟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遂著爲令。徙知審官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庠爲樞密使，祁復爲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隕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爲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內。祁適當制，不俟旨寫誥，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后方愛幸，覩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爲侍讀學士、史館脩撰。祀明堂，遷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賢殿脩撰。歲餘，徙知成德軍，還尚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正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猘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戰則博深、趙、邢、洺，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臣竊慮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鬭，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彊。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鬭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

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迺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劃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前，如行莞衽。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捨鎮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既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還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飆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彊弩巨梃，長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敺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鬭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爲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揕其胸，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爲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還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彊，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掎其惰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上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復爲羣牧使。尋卒，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爲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斂，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雜物置冢中。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

爲吏在艮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後贈尚書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稾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爲侍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爲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五

陳執中　劉沆

馮拯 子行己 伸己　賈昌朝 從子炎 弟昌衡 伯祖父玭

梁適 孫子美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衞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爲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迺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御史進士卷差謬貶衞尉寺丞監岳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增盧士倫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利用爲請乃改京東執中嘗劾奏之利用挾私忿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乃召爲羣牧判官權三司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內銓遷三司戶部副使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既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垂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躁喪其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鬬選閤門祗候以上爲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爲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爲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爲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修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爲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養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饟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横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既而議刺土兵久不決罷知青州又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尚書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令諸部曰寇藉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焚之表解兵柄以爲兵尚神密千里禀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青州於是請城傅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不奉詔卒城之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巡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與宰相賈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旱昌朝罷執中降給事中已而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踰月復官皇祐初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爲使相大學士學士孫抃當制遂以尚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彥博宋庠以爲禮薄帖麻改兵部尚書還吏部觀文殿大學士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爲堤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十里以障横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爲之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爲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至以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給留後奉久之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執中歐陽修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旱諫官范鎮言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中外之望既而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詔令輪日入對卒罷執中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改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

其家為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諡禮官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紲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諡曰榮靈後改諡恭襄詔諡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羣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劉沆字沖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溫建國以禮聘之不起官其子煦為殿直都虞候父素不仕以財雄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迺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天聖八年始擢進士第二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數日決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僞作賣券及鄰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為驗沆曰若田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始為券時嘗如敕問鄰乎其人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時湖南蠻猺數出寇至殺官吏以沆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招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士兵分捕餘黨破桃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已而賊復出殺裨將胡元坐降知鄂州徙京南還給事中徙洪州還知審刑院除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數發隱伏祀明堂遷尚書工部侍郎踰年拜參知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為僞告敕既敗繫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御史皆謂沆於彥方獨不盡疑以此進爭論之帝不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為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葬不報既葬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滅選出官超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乞親屬之弊二也其敘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敘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悅尋如舊文彥博富弼復入為相彥博為昭文館大學士弼監修國史沆還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為非故事由學士楊察之誤乃帖麻改沆監修國史弼為集賢殿大學士沆既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等益論辨不已罷沆為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還刑部尚書徙陳州沆長於吏事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論者以此少之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

家不敢請諡帝爲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子瓘書爲天章閣待制坐法免後以功
復職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贇死俊與從行千餘人繫侍衞獄周太祖
赦出之授檢校太子賓客戍安遠軍馭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
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大理評事通判峽州權知
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南旱命馳傳振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權知
石州擢右正言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戶部
理欠憑由司爲度支判官淳化中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
洪湛伏閤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
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
悅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郊祀畢覃恩拯與通判彭惟節皆遷尚書員外
郎惟節以太常博士爲屯田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拯書名舊在惟
節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
徙命知江州真宗即位進比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爲推直官判三司
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譏訕下拯御史臺未幾釋之明
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王超傅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
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傳獄抵潛罪竄流之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
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銓法未備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
通習爲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拯及陳堯叟爲副
宴餞長春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
宰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
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
疑事吏民訴理冤獄依違不決者輒數歲水旱或由於此詔拯選幹強吏同三
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牘二十一萬五千本併廢
冗官十五員遷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
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爲陣其形勢可取
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而契丹騎已入鈔顯霖
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
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
之北爲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爲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
兵從之景德中爲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享太廟有司供帳幔守奉人
宿廟室前喧譁不肅拯以聞詔事爲廟享製帟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
階王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宗嚴急出于一
時之意臣下不敢言其失也王旦進曰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閒
除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略矣時契丹始盟拯言邊方騷動
武臣幸之以爲利帝曰朝廷以信爲守然戒備不可廢也此外當靜治以安吾
民爾爾其奉承之大中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
政策論不專以詩賦爲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
此封泰山爲儀仗使禮成進尚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
宰相王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陰爲儀仗使遷工部尚書復以疾求罷拜
刑部尚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屬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辭除戶部尚
書知陳州真宗嘗謂王旦曰拯固求閑郡何邪旦對曰馬知節嘗譏拯好富貴
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爲此也再知河南府還兵部
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
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
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
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踧踖及對承明
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
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謂爲司徒玉清昭
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爲山陵使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尋在病
告帝賜白金五千兩拯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
兼侍中判河南府卽臥內賜告及旌纛遣內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

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錢惟演營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陽子行己伸己

行己字肅之以父任爲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州因治狀增秩歷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夏人既納款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爲戰具議者欲解西備北行己言遼夏爲與國元昊入貢容懷詭計幽燕治兵或爲虛聲邊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爲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屈野河西田遇官軍連邏者輒聚射詔行己討之行己言此姦民無忌憚非君長過不宜以細故啓大釁但加戒戢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義勇繕葺爲除和糴穀三萬行己謂不可損歲入之儲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閤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伸己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閤門祗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廉州久之安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州代還道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己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己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榮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還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伸己討之伸己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己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我奉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率衆降軍門初部卒以覆將長匿伸己曰紀律不明主將也戰士何罪請於朝貸其死以勞還西上閤門使知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伸己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又莫世堪負險強黠抄劫邊戶爲疆場患伸己設伏擒捕皆寘于法還果州團練使在宜二年徙桂州改右武衛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而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伸己謂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希範遁歸謀爲亂欲殺伸己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伸己焉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爲潁川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奭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詔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於宮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命昌朝累遷尚書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劉平爲元昊所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講初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概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還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稟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釣名譽多非勳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

創方鎭太過之弊也況親舊恩倖出即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
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楊崇勳李昭亮尙任邊鄙望速選士
代之方鎭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愼所授以待有功此救弊之一端也又
上備邊六事其一曰馭將帥自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賞罰馭士卒用命則軍
政行而戰功集太祖脫裘帽賜王全斌曰今日居此幄尙寒不可禦況伐蜀將
士乎此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
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之以威也太祖雖
創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
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
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將不專號令故
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
不聽令者以軍法論此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
箭手之類土兵遺法也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陝西土兵數爲賊破存者無幾臣
以謂河北河東強壯已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爲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
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就黥涅爲營兵宜優復
田疇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可以減屯戍省供饋矣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
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帛營舍有粥酒
者則逐去士卒有服縕綵者笞責之異時被鎧甲冒霜露戰勝攻取皆此曹也
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即不必
一例使爲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況今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
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卻相附上下相
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其四曰制遠人今四夷蕩然
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西則臣元昊二國合從有掎角中國之勢借使以
歲幣羈縻之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邊西有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
之秦綿亙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恃州縣鎭戍爾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一
穀不熟或至狼狽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元昊據河南列郡

而行賞罰此中國患也宜度西方諸國如沙州唃廝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
水女眞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募人往使誘之使歸我則勢分而釁生體解
而瓦裂矣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邊垂之屏翰也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
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彊敵迫之塞上諸州蕩爲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
破敵之日未可期也臣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
有勞者爲酋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也其六曰謹覘候古者
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之覘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祖命李
漢超鎭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鎭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
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隰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
業鎭靈武筦榷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稅邊臣富於財得以爲
間諜羌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邊事者敵之情
狀與山川道路險易之勢絕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萬死之地肝腦塗地狼
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願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
之士爲爪牙臨陣自衞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望敵知來無陷兵之恥
書奏多施行之昌朝請度經費罷不急詔與三司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
朝臣七十筋力衰者宜依典故致仕有功狀可留者勿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
八人令致仕慶曆三年拜參知政事上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
轉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
便者亦以上聞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
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死元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
后有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
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當別享奉慈廟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眞
宗廟密詔還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列力疏乃止又詔還二府官益
固辭元昊既款附請宰相罷兼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
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

政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頓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參知政事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有向綬者知永靜軍疑通判譖己誣以事迫令自殺高若訥知審刑院附昌朝議欲從輕坐吳育力爭綬卒減死一等未幾若訥爲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帝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弗從契丹聚亡卒勇伉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者輒還補於是來者稍衆因廉知契丹事契丹遂詐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闕入覲留爲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歲中求外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自昌朝始也母喪去位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義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將行命講讀官錢于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朝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賓棣德博民多水死昌朝振救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爲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搖當國者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彥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朝代彥博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撤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迺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羣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者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及張方平留唐詢而詢譖育世以爲昌朝指也然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云子章館閣校勘蚤世青朝請大夫弟昌衡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爲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井鹽吏視賄多寡爲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州邊夷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馬來市官第其良駑爲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浙路熙寧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爲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更歷倉庫積遷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弊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譓陳敦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既復行其輕加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爲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人以爲利者臣見其害以爲是者臣見其非中產之家不過畜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甿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法鄜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則邊不可守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爲穎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爲工部侍郎貫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侍從邀炎俱往賀炎曰故事

給聚書兩房者，彼非執政，何賀爲。會以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昌朝伯祖父琰。

琰字季華，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也。以蔭授臨淄雍丘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爲開封府推官，加左贊善大夫。及卽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判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卒。琰風神峻整，有吏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分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琰子湜、汾。湜至軍器庫使。交阯黎桓之篡丁璿也，朝廷以孫全興將兵討焉，湜與王僎同掌軍事。黎桓僞降，全興信之，軍遂北，湜、僎並坐失律誅。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賜同學究出身。汾子昌齡，第進士，爲屯田員外郎。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爲開封工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稅，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減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論景祐赦書不當錄宋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駮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爲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器之。他日，宰相擬適提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闕可用也。」遂拜右正言。林瑀由中旨侍講天章閣，適疏其過。又言夏守贇爲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舅黨任中師執政，以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陝西，與范仲淹條邊機十餘事，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兗州。萊蕪冶鐵爲民病，當役者率破產以償，適募人爲之，自是民不苦冶戶，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葬。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爲朋黨擠逐，留爲翰林學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刑院，擢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力，帝頗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恩賞過，恐非所以全之。」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還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爲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爲不可。將以適爲園林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寖與陳執中不合。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爲清議所許。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京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吏爲市，內交於適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帝卽還虞卿三司。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建砦，間爲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不爲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爲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鎭，檢校太師，復爲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曰莊肅。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美先諸路成役書，就還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除尚書郎中、中書舍人。鄒浩封還之，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大夫。陳次升又言子美緣章惇姻家，連使湖外，承迎其旨意。一時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畿。及徙成都路，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閒，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光顯。宣和四年，以疾罷爲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少保。子美爲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爲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契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尙阿私，梁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中不受私謁，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考證

馮拯傳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臣蒲封按續資治通鑑補拯父爲趙普勾當家事一日普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簾下普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普曰吾視汝子異日當至吾位

按此與本傳不同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考證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五

魯宗道　薛奎　王曙子益柔　蔡齊從子延慶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人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勵讀書袖所著文謁戚綸綸器重之舉進士爲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秘書丞陳堯叟辟通判河陽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爲殿最首擢宗道與劉燁爲右正言諫章由閤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爲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貪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贓貪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毅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肯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遷左諭德直龍圖閣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爲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廡下人便之雷允恭擅易山陵詔與呂夷簡等按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道爲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爲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濺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潰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從知承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而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爲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數月起通判陝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父喪奪哀擢三司戶部副使與使李仕衡爭論事改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請奉予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爲姦利奎廉得狀請留蜀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還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

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譏云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幷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爲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也召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爲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賜之小閒入見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諡簡肅奎性剛不茍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倚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參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爲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皐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爲河南人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爲羣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爲羣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州茶稅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爲給事中仁宗爲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賓客復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爲給事中兼羣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爲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既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爲作辨獄記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爲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論天下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還吏部召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令諡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脩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載斗奉使錄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子益恭益柔益恭字達夫以蔭爲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爲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京益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閒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益柔字勝之爲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饟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術政事薦知介邱縣慶曆更用執政異意者指爲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柔上書論辨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自涇原貶慶州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滬裨將洙爲將軍以天子

命呼之不至殺之不爲過願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殊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
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聽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
奏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
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爲帝言
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
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久之爲開封
府推官鹽鐵判官凡中旨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論之不置出
爲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別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
其更置與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
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
實列爲三等不行熙寧元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君之難莫
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李
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
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況
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
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
二人即引見衆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氈遇明堂恩中
書熟狀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爲
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還龍圖閣直學士祕書監知蔡
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羣書爲文日數千言尹洙見
之曰贍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取士益
柔云不爲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
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
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
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
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濰州以祕
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爲司諫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即位惟
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爲翰林
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文記
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勳譖之罷爲
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
應天府召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
軍國事閤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
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復爲龍圖閣學士權三
司使有飛語傳荊王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
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荊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
交阯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內齊曰蠻人去暴而歸
有德卻之不祥請給荊湖閑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爲盜賊
矣不從後數年蠻果爲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
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
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
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輒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
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仁宗遽令磨去郭皇后
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祭天於幽州
以兵屯境上輔臣欲調兵備邊與齊迭議帝前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
曾與齊善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
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潁人見其故吏朱寀會喪猶號泣思之齊方重
有風采性謙退不妄言有善未嘗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己齊終不往少與徐
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薦龐
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率爲名臣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爲後既歿有遺腹子

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篝火入直延慶察卒色辭疑焉詢之果爲所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直史館知河中府明年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內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曰兵事非吾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之恐敗國事遂檄兵赴救羌解去韶得全師還轉運判官蔡曚劾其擅興朝廷問知狀易曚他道韶入朝延慶攝熙帥元夕張燈羌乘隙伏兵北關下遣其種二十九人僞請來屬將舉火內應延慶覘知悉斬以徇伏者宵潰蕃官詐稱木征欲降邀大將景思立來迎延慶命毋輒出卽違節制雖有功亦誅思立不從卒敗死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本道舊不制都鈐轄至是特命之茂州羈縻州蠻族九自推一人爲將統其衆將常在州聽要束州居羣蠻中無城塹惟樹鹿角爲固蠻屢夜入剽人畜徼貨來贖民患苦詣郡守李琪請築城琪上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便延慶下其事琪已去後守范百常以爲利築之蠻酋訴謂侵其土地乞罷築不許蠻數百奄至拒卻之明日又大至盡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百常扞禦殺二蠻酋及退然遊騎猶遶四山南北路皆爲所據城中不敢出百常募人閒道告急於成都延慶命與之和奏乞遣近上內臣共經蠻事詔押班王中正往中正受旨凡軍事皆令與都鈐轄議將行言茂去成都遠一一與議慮失事機請得專決於是事無巨細皆自處延慶不復預監司附中正奏延慶區理失宜致生邊患徙知渭州仍降爲天章閣待制夏人馬臧苑麻疑邊境有謀使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敵境攘羊馬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服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倣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爲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以蕃兵人馬爲別隊各隨所近分隸焉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制之處老弱於城砦較其遠近而爲區別使蕃漢無得相雜以防其變具爲書上之時鄜延呂惠卿亦分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關歲復直學士移定武元祐中入爲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葬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既爲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萊人義焉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羣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袞冕爲非禮齊從容一言絕太后相踵稱制之患眞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爲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爲政之本焉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六

楊礪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齡 從子紘　趙安仁 父孚 子良規 孫君錫　陳彭年

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本宦官復恭假
子也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仁儼入蜀仕王氏爲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
累遷永和令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絕水漿數日服除以祿不足養母閑
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諭礪乃赴官解褐鳳州團練推官歲餘又以母疾棄
官開寶九年詣闕獻書詔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官入遷光祿寺丞丁內艱
起就職久之轉祕書丞改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以善政聞端拱初真宗在襄邸
遷庫部充記室參軍賜金紫初廣順中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
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覩宮衞若非人間殿
上王者秉圭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案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己
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
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
以籍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謁見襄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卽所夢來
和天尊也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爲推官真宗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
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儲宮建兼右諭
德轉度支郎中卽位拜給事中判吏部銓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咸平初知貢
舉俄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軫悼謂宰相曰礪介直清
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卽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
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礪爲文尙繁無師法每詩一題或數十
篇在翰林制誥迂怪見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嶠至祠部郎中嶧至太常博
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嵎至道初與張庶凝刊校真宗儲邸書籍真宗卽位皆
賜進士出身直史館嵎至祠部郎中庶凝至太常丞

宋湜字持正京兆長安人曾祖擇牟平令祖贊萬年令父溫故晉天福中進士
至左補闕湜弟溫舒亦進士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
泌勵志篤學事母以孝聞溫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牋奏詞敏而麗溫舒拊背
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梓
州權鹽院就遷右贊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雍熙三年以
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仍賜白金五百兩錢五百萬加戶部員外
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俄判刑部賜金紫淳化二年妖尼道安訟大理斷獄不
當湜坐累降均州團練副使時母老湜留其室奉養移汝州與王禹偁並召入
爲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以職方員外郎再知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
進封駮司至道元年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判昭文史館事
加兵部郎中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丁內艱起復咸平元年冬改給事中充樞
密副使真宗北巡將次大名以扈從軍列爲行陣親御鎧甲於中諸王樞密介
冑以從命湜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常召見便殿方奏事疾作仆地內侍
掖出太醫診視撫問相繼以疾亟聞明年正月真宗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
此朕舊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又遣內侍護送供帳至澶州卒年五十
一廢朝贈吏部侍郎以子綸爲太祝純爲奉禮郎弟某爲光祿寺丞湛爲大理
寺丞姪孫選同學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湜
風貌秀整有醞藉器識沖遠好學美文詞善談論飲謔曉音律妙於弈棋筆法
遒媚書帖之出人多傳倣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
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湜兄泌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至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
記室參軍溫舒三子沆澥濤沆剛率喜談兵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歷左正言京
西轉運使度支判官淳化二年呂蒙正罷相沆坐親黨貶宜州團練副使起爲
太子中允換如京副使咸平中遣與梅詢使西京爲安撫使未行罷爲環慶路
都監與知環州張從古擅發兵襲敵不與部署叶謀又士卒有死傷者責授供
奉官後爲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卒澥有清節居長安不仕與种放魏野遊
多篇什酬唱濤端拱二年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縣以政績聞賜緋魚歷鹽鐵

判官，累遷監察御史，知虢州。純及泌子緯皆至殿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京師，以文謁王祜，頗見優待。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路沖知州事，爲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沖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太宗征河東，嗣宗陳邊事，召赴行在，就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贊善大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猥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横，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私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入爲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時邊境用兵，崔翰爲大將，嗣宗每以苦言激其展效，就賜緋魚。太宗將議親征，嗣宗上疏，言契丹必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爲度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抉本司署門取藥，爲直官宋鎬所發，坐罷職。頃之，出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貝州驍捷卒五十餘人謀竊發，嗣宗率吏悉擒之，優詔嘉獎。遷虞部郎中，賜錢百萬。至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爲政暴率，聞，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荊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初，漕運經泗州汴橋，舟多覆壞，嗣宗徙置城隅，遂獲安濟。又建議外任官奉薄，貪猥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窶貧匱，請以公田均賜之。就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踰年，以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使，改鹽鐵使。嘗與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顥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者衆，尤爲耗蠹，所宜裁節。若用度不足，即復重擾於民矣。況西北二邊未平，有饋運之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明年，將郊祀，嗣宗因條上應奉諸物以及工作，凡減雜物十萬六千，省工九萬九千。又言計省條奏事有可紀者，望令判使一員撰錄送史館。詔以三司務繁，不當日有纂錄，可逐季錄送。

會罷三部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幷州兼幷代部署。州境有臥龍王廟，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毀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馬以給北邊戰士，有瘠弱者，即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嗣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牧放，從之。詔拜御史中丞。大中祥符間，真宗告謁太廟，嗣宗立班失儀，因自首，真宗謂憲官當守禮法，以其性麤略，不之責。加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剛果率易，無所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詆參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於旦，以爲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怒。知制誥王曾從妹適孔冕，家閨門不睦，曾從東封至冕家，毀著中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曾密疏方行大禮，願罷推究，宰相亦以冕先聖後，將有褒擢，乃隱其事。嗣宗獨謂曾誣構冕，懼反坐，乃求寢息。會愆雨，嗣宗請對，言孔冕爲王曾所訟，儻朝旨鞫問，加之鍛鍊，則冕終負冤枉。又侯德昭援赦敍緋年考未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令史自首，亦無由知。巡堂行首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尋送銓授令錄。真宗亟召王旦等詰之，旦曰：「孔冕之罪，朝議特爲容隱，不令按問，誠非冤枉也。德昭據吏部奏驗，乃行制命，及其首露，即已追奪。永錫先爲縣吏，坐爲本部節度市羊不輸算，除名。及巡堂闕人，李沆以其魁梧，因選擬官，復用爲副行首，在省祇事四年，陳牒乞班敍，用因復送銓。」真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他辭侵旦，旦不與抗，乃已。明年十月，嗣宗復請對，言：「去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兗、鄆苦雨，河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孔冕冤枉播在人口，王曾尙居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章以聞。」真宗語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冕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冤枉感傷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今若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王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若再鞫冕，不能自隱，如何區處。」明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真宗亦優容之。其強妄多此類。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嘗自言知武事，可授

廉車以當此任宜召問之嗣宗願奉詔卽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真宗作詩賜之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漁衆民淩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放弟姪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甿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詬辱至目放爲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四年邠寧陳輿擅釋劫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爲之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發邊肅姦贓肅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掘邠狐按邊肅爲去三害居二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寇準爲使嗣宗與之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嘗游是州別墅在焉時人以爲榮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陝州再表請老且求入覲遣使召還郊祀改靜難軍節度既至闕下病足不能朝謁乃求再知許州不復議休退寇準爲相素惡之特命以左屯衞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辭以足疾艱於拜起特免舞蹈許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萬還許下準貶朝議以嗣宗藩輔舊臣特令月給奉五十千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五年卒年七十八廢朝贈侍中諡曰景莊錄其子二人甥二人官嗣宗事三朝最爲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很務以醜言淩挫羣類爲中丞日常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請真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衆皆嗤之嗣宗好爲文而札尤甚奉祀之歲近臣皆爲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揮威德慮爲後所誚乃不許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子羗臣內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奉官閤門祗候禹臣太子中舍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邱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內艱起爲淮南轉運使轉戶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典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包苴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藥器而已會有言其貪者太宗以爲誣召賜金紫擢禮部郎中逾月爲樞密直學士昌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船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官如價給之苦者恣其賣勿禁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羣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隱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詔皆從之是秋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具上奏先申審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審刑中覆裁決以付中書當者行之否則宰相閱以論決命昌齡知院事月餘又權判吏部流內銓數日授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三年改度支使拜御史中丞下詔御史臺合行故事並條奏以聞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李繼隆受命河朔征討不赴臺辭昌齡糾之遣吏追還罰奉又劾陝西轉運使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文寶坐貶湖外至道二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占謝便殿太宗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臨之卽怨謗無由而生矣昌齡居位頗選愞無所建明真宗卽位加戶部侍郎坐交結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咸平二年起爲殿中少監會詔羣臣言邊事昌齡求面陳事機不報王均之亂命知梓州知雜御史范正辭劾其廣船宿犯亟代還知河陽丁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恙求領小郡復得光州就改光祿卿疾不能治事轉運使以聞命守本官分司西京尋請致仕真宗曰昌齡素無清譽乃授祕書監遂其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二廢朝錄子虞卿試將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至國子博士弟昌言至太子中舍昌言子晉卿仲卿耀卿並進士及第晉卿爲祕書丞從子紘

紘字仲綱父克明仕至提點廣東刑獄紘進士及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地產黃金民輸以代賦後金竭責其賦如故紘奏罷之歷知於潛剡縣治有惠

愛御史知雜呂夷簡薦之，改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稅，知靈池縣。劉筠、蔡齊舉爲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紘言：「陛下即位，尙未能顯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還殿中侍御史。閤門使王遵度領皇城，遣卒刺事，告賈人有爲契丹閒諜者，捕繫皇城司按劾，命紘覆訊，紘悉得其冤，抵卒罪，降遵度曹州兵馬都監。判三司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南有聲，會僧禳於文德殿，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正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唄于其閒，何以示中外？」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路轉運使。還，侍御史。建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陣之法，宜擇良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廩，豐財用，爲守禦備。」舉种世衡等數人，及奏罷貢餘物遺近臣。還，知雜事，權同判流內銓，爲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者以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傷。前此劉隨爲所誣，坐貶久未復，紘使還，具言其枉，稍徙隨南京。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還，刑部郎中。還，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紘方介有吏材，篤於交游，與劉顏爲友，顏死，移任子恩官其子。弟緯，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爲閤門祇候、鎮戎軍瓦亭砦都監，積勞累遷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韓琦薦知保州，以左騏驥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兵頗嚴，不事廚傳，數與宦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千斛爲常平倉，奏下其法他州。遷西上閤門使，留再任，卒。子師中，至天章閣待制。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唐虢州刺史。父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中，爲浦江令，持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征太原，部送本邑糧饋，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即眞授其任。擢宗正丞。開寶中，初置衣庫，令孚主之，俄坐事連逮抵罪，語見趙普傳。太宗即位，起爲國子監丞、知袁州，還，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以紓湍決。孚言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決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朝廷議行封禪，孚上封禪頌，召拜祕書丞，賜緋魚。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遷監察御史，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議曰：「臣愚以爲不用干戈，不勞飛輓，爲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閒，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幷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謀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於累卵，生聚懷伏，而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邊未賓，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戍邊陲，故非獲已，暴露原野，豈是願爲。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彼雖嗜好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爲考會，賜金紫，因顧安仁問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明年，卒。

安仁生而穎悟，幼時執筆能大字，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咸推獎之。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榷鹽院判官，以親老弗果往。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爲託。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閱覽，訂其工拙，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贍。召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還太常丞。眞宗即位，拜右正言，預重修太祖實錄。上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爲有急務者三，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其二，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軍政，其五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幾，知制誥，副夏侯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嘗有將校笞所部卒死，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死。繼判尙書刑部，兼制置羣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翰林學士梁顥召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稱安仁文行。尋顥卒，即以安仁爲工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初，孚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北邊請盟，首命安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式。遂使韓杞至，首命接伴，凡覲見儀制，多所裁定。館

舍夕欽杞擧橙子曰此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
圖經凡他國所產靡不知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有橙柚杞失於
誇誕有愧色杞既受襲衣之賜且以長爲解將辭復左衽安仁曰君將升殿受
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及姚東之至又令安仁接
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
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東之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
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其敏於酬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
體上益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
錄三卷以獻二年春又與晁迥等同知貢擧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俄
修國史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爲泰山經制度置使判兗州禮畢優
拜工部侍郎內外書詔有切要者必經其裁進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
修史奉祀又同知禮儀院八年知貢擧三典春闈擇士平允是故獨無譏誚上
再賜詩嘉之尋知兼宗正卿舊制宮闈令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以安仁舊德
俾知寺以次列狀取裁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
定又爲仙源積慶圖皆統例精簡奏置修玉牒官事具職官志國史成遷右丞
是夏又爲景靈宮副使屢得對言事嘗奏曰方今治定功成固軼前代陛下尚
親庶政旰食忘倦然而君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爲式於天下遂詔諸司掌常
務有條例者毋或奏稟天禧二年改御史中丞請給御寶印歷書三院御史彈
糾事五月暴疾卒年六十一廢朝贈吏部尚書諡文定以其子溫瑜爲大理寺
丞良規爲奉禮郎承裕爲正字安仁質直純愨無所矯飾寬恕謙退與物無競
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喜慍女弟適董氏早寡取歸給養其甥董靈運尚幼躬
自訓導爲畢婚娶幼少與宋元輿同學元輿門地貴盛待安仁甚厚元輿蚤卒
家緒淩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嘗訓諸子各授一經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
購書雖至顯寵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手自讎校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
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
人物之盛悉能記之喜獎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溫瑜後
爲國子博士

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爲秘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張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
及第用王曙擧權集賢校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
通判蘄州徙河南府知泰滁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荊湖南路轉運使
奏罷馬氏時所賦丁口米數萬石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
州積官至光祿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廓張子思並爲太常少卿兼館職
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靳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改直
秘閣同判宗正事遷秘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百姓請閣殘稅二分爲官
伐芟以給河埽或以爲須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檄縣遂行而以擅命
自劾進太子賓客權判殿中省遷尚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
州郡爲政不甚力然善委任佐屬祿賜多分贍族人餘皆輸之酒家子君錫

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
寒溫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
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
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良規沒調知武強縣從韓琦大
名幕府彥博及吳充在樞筦更薦之爲檢詳吏房文字徙知大宗正丞加秘閣
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
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尚不較其費安有
教育宗室令自行束修之理詔悉從官給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還司勳右司
郎中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論蔡確章惇有罪不宜復職大河不可輕議東回請
亟罷修河司以省邦費寬民力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
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爲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今飄然去國邪黨必
謂朝廷稍厭直臣且將乘隙復進實係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
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而利博矣進刑部侍
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君錫

素有志行後讀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賈易劾軾題詩怨謗即繼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徙應天因清明出郊具奠謁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平彭年師事徐鉉爲文太平興國中擧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搆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頻爲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調江陵府司理參軍因監決死囚怖之換江陵主簿歷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爲知州喬惟岳倚任會擧知古爲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丁內艱免御史中丞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還祕書郎爲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停官彭年素貧窶居喪免職賴僕人傭販以濟真宗即位復爲祕書郎喬惟岳刺史海州及知蘇壽二州並表彭年通判州事咸平三年屢上疏言事召試學士院還祕書丞知閬州未行改金州四年上疏曰夫事有難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者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員五曰行公擧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會詔擧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年聞召之辭以貧乏請終秩景德初代還直祕閣杜鎬刁衎薦其該博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慎修起居注賜緋魚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內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茍能慮末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黃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倘於茲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慎簡惟賴至公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匪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姦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爲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誡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鑿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先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頃之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遷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御史擧職言事唯彭年與侍御史賈翔數有章奏建白彈射真宗令中書置籍記之加刑部員外郎與晁迥同知貢擧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因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寘甲等者或非宿名之士大中祥符中議建封禪彭年預詳定儀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禮成進秩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兼祕書監詔就賜食廳編次太宗御集賜勳上柱國嘗因奏對真宗謂之曰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曆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擧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真宗爲製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爲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

學士同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爲經度制置使以彭年副之又與謂同知禮儀院禮成加給事中時謂懇讓進秩彭年亦辭之不許又爲天書同刻玉副使國史成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判禮儀院充會靈觀使天禧大禮爲天書儀衞副使又爲參詳儀制奉寶冊使正月九日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閤中如廁眩仆屬與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問進兵部侍郎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五十七真宗親臨涕泗久之又覩所居陋敝歎息數四廢朝贈右僕射謚曰文僖錄子侄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太常寺奉禮郎真宗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彭年像示之錫賚甚厚彭年性敏給博聞強記纂唐四子爲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故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辯一無凝滯皆與真宗意諧及升內閣李宗諤楊億皆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既叢形神皆耗遂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閤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忠言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取焉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沆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爲政可稱所至立徹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亶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辯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祿甘爲小人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七

任中正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孫子奇 曾孫坦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及第爲池州推官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大府寺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遷祕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轉運使陳緯徙陝西舉中正自代太宗曰朕自知之召爲祕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軀幹碩長帝擇大笏命內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民出租賦平糴皆盈羨發運使王子輿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歲有餘或歲少歉則數不登患及吾民矣乃止擢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官廩振之按晉州戲梁獄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憑由司既而有與梁善者密中之出爲荊湖轉運使還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擢樞密直學士代張詠知益州在郡五載遵詠條教蜀人便之知審刑院出知幷州還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大中祥符九年拜尚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院改同知院事明年曹利用爲樞密使復爲副使再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仁宗在東宮時以右丞兼賓客還工部尚書帝既卽位乃拜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謂且貶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獨營救謂降太子賓客知鄆州中正弟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右正言中師皆坐貶頃之以母老徙曹州還禮部尚書卒贈尚書左僕射諡康懿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中正事親孝平居餉素而飲食極豐美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真宗將祀汾陰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經制祀事辟掌牋奏累遷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改祕書丞以張知白薦遂爲右正言中正貶中師亦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稅未幾通判應天府曹利用辟爲羣牧判官徙知淸州入爲開封府判官累遷尚書度支郎中直史館知澶州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而廟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蕃市舶使[illegible]舶置使自此始還爲諫議大夫判尚書刑部加集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行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幷州許便宜從事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於籠利自薪芻蔬果之屬皆有算而中師盡奏蠲之康定中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任布下遂並召爲樞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中師領修建進給事中宣撫河東不行求補郡以尚書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內徙得知陳州踰年上書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戶部侍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諡安惠中師性樂易平居自奉甚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惠如成人意知衞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冤父迺得復故官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戶部度支判官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尋爲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攝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得採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聞東封還近臣率頌功德起獨以居安爲戒進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初置糾察刑獄司因命起起迺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並聽受訴從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起聽斷明審擧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從祀汾陰留權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數賜書褒諭三遷右諫議大夫知幷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真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寇準準且貶起亦罷爲戶部郎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

卿知光州稍遷祕書監徙揚杭二州又徙應天府復爲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知潁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爲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起子延荷以孝友聞官殿中丞延雋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補泰寧軍節度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召試直集賢院改太常博士權三司戶部判官契丹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迺嫂也禮不通問契丹使者語屈後修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修起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司使太倉贍軍粟陳腐不可食歲且饑琳盡發以貸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全活而軍得善粟鹽鐵官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度支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鑄下其議琳曰第五琦用大錢法卒不可行乞令申試之鑄卒不就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以當小國之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大小之異卿嘗坐我殿上我顧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啓其大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尤器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時歲饑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蜀被災郡縣租賦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張燈州人夜聚遊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毋白也已而果有火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軍中動靜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還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貸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管而歸其妻還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復爲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爲一易於勾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再遷吏部侍郎遂參知政事還尚書左丞時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既驕橫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又議重賂唃廝囉使討賊得地即與之琳曰使唃廝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中國利也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媼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諭媼以偕幼宜得御寶許鬻乃售乳媼以宗室女故入宮見章惠太后既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頃之爲戶部侍郎尋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爲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爲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以要賞琳以爲方事邊陲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數有論奏帝遣御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還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爲陝西安撫使元昊死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幾既而遣使冊命夏人方圍慶陽琳曰彼若貪此可緩慶州之難矣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近冊使慶陽之圍亦解嘗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以五百戶驅牛羊扣邊請降且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閒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爲辭琳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疑有備遂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人愛之爲立生

祠改武勝軍又換鎮安軍節度使上書曰臣雖老尙能爲國守邊未報得疾卒贈中書令諡文簡琳爲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爲蓬萊尉就辟登州司理參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將抵死遵辨出之遷太常博士王曾薦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隙發遵在廬陵時贓事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復入爲侍御史判戶部勾院利州路饑以遵爲體量安撫還知邢州仁宗即位徙滑州爲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賓客廢事有詔禁止歷三司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民元氏歲貢梨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遵長於吏事爲治尙嚴猛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太后嘗詔營浮屠遵毀漢唐碑碣代礱甓既成得召用

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爲宰相祖從龜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衞將軍後葬河南遂爲河南人雍中進士第爲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州還太常博士寇準辟爲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司河決滑州選爲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陝西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又徙度支以尙書工部郎中爲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環原州屬羌擾邊以雍爲安撫使建言屬羌因罪罰羊者舊輸錢而比年責使出羊羌人頗以爲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以漢法贖金從之遷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雍在京東時平滑州水患以勞加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拜樞密副使丁母憂起復還給事中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還尙書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爲戶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爲甚雍爲振恤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進吏部侍郎徙應天府又改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陳安邊六事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軍河中府益募士兵以備陝西即涇原環慶有警河中援之既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砦柵疏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爲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於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爲賊所執雍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居一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爲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兼轉運司事還尙書左丞加大學士初完永興城或言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邠岐之間皆恐而永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又還禮部尙書卒贈太子太師諡忠獻雍爲治尙恕好謀而少成在陝西嘗請於商虢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括諸路牛以與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爲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子宗傑爲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雍卒宗傑子子奇

子奇字中濟階祖雍廕簽書幷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賜對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匠吏積爲欺隱懼罪造飛語間之神宗遣大閹張茂則察其無私勞之曰爲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授戶部判官爲湖南轉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爲邊患宜拓取之後章惇開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於遼導者改路回遠子奇誚曰此去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爲出此導者又欲沮子奇下馬館門外子奇曰異時於中門下馬今何以輒易導者計屈歷河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使河北諸郡猶榷鹽奏罷之元祐初爲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陝西以病解起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刪酒戶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爲用入爲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爲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於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覽而

書之付鴻臚令後奉使者視爲式。還殿中監、知開封府，再命使遼。時與邊議，非時遣使以觀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其行。徽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稍復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洪楊二州，召爲戶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以便親請外，知河陽。入辭，徽宗曰：「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速正之。」爲一道率。坦至郎，奏罷之。政和初，復爲戶部，遂改當十錢爲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平。又上疏言：「戶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八十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及他工技末作，一切裁損。」時以爲當。時張商英爲相，坦多與之合。及商英去，言者論坦助爲匱竭之說以搖衆聽，又言坦建議鬻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罪，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年六十二。

趙稹字表微，其先單父人，後徙宣城。爲人誠質寬厚，少好學。吳大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風鑒，故以女妻稹。擢進士第，歷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崑山縣，通判楚州，還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樞密直學士李濬薦爲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拆憑由司。帝祀汾陰，爲留守推官，還尚書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眞宗諭曰：「蜀遠而數亂，其利害朕所欲聞，卿至，悉條上之，祗附常奏，毋著姓名。」稹至，數言部中事，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劫盜不得，反逮繫平民，楚掠誣服，稹適行部，意其冤，馳入縣獄，問得狀，悉縱之。還工部郎中，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愼從吉知開封府，其子鈞銳受賕，事連錢惟演，稹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坐免，惟演亦罷去。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召工計歲織裁千餘疋，止以歲所織數上供。久之，或言稹不達民情，善尊大，降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糾察在京刑獄，加樞密直學士、知幷州，代還，遷刑部侍郎。天聖八年，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稹，稹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爲笑。章獻太后崩，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還禮部尚書。既病，乞骸骨，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僖質。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力學家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閤廣中事，上疏請飭邊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澶淵，眞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封府司錄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布領荊湖南路，入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爲築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怪衒惑俗。」遂忤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溫其試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降監鄧州稅，徙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日悔，哭於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寇準貶，布亦徙建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旣逐，稍用爲白波發運使。歲餘，判三司開拆司，出爲梓州路轉運使。富順監鹽井歲久鹵薄而課存，主者至破產或鬻子孫不能償，布奏除之。還祠部郎中、權戶部判官，擢江淮制置發運使。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布一切罷去。召爲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加直史館、知荊南，爲鹽鐵副使，命管伴契丹使，歷兵部、刑部郎中，拜右諫議大夫、知眞定府。或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方窺伺中國，備未可弛也。」築甬道屬滹沱河，跨絕泥潦。徙滑州，改天雄軍，還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未幾，爲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黃德和誣劉平降賊，欲收平家，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眞定，又徙河南府，未至，召爲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詆大臣，及布皆爲不才。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進少傅。皇祐閒，詔陪祠明堂，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身，還少師。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傅，諡恭惠。子遜，性亦恬遠，尚釋氏學，歷官爲司封郎中。

高若訥字敏之，本幷州榆次人，徙家衞州。進士及第，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訥獨廢不耕。御史知雜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還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

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修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書奏貶修夷陵令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爲瀆慢閤文應爲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爲相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纔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擢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內銓出爲河東路都轉運使召還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丁母憂始許行服給實奉終喪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數爭事上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及育皆罷若訥遂代育爲樞密副使王則據貝州討之踰月未下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啓亂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治有臣賊狀朝廷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爲賊屈得一遂棄市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使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爲不可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皇祐五年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羣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卒贈右僕射諡文莊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蕩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沔奏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爲左正言論事益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提舉兩浙刑獄遂以起居舍人爲陝西轉運使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己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居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又還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讙者歷知陝州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還龍圖閣直學

士又還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爲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臣覘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還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爲皇后命沔讀冊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還大學士徙知青州又還觀文殿學士知并州而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檢守杭及并所爲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姦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爲恨會旻貿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稅者幾萬端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按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沔白晝使吏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沔見西湖上遂設計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臥起所刺配人以百數及罷盜其按去後有訴冤者多以無按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大梃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嘗剔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乃責寧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其後復光祿卿分司南京居宿州會恩知濠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參知政事歐陽修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爲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沔居官以才力聞彊直少所憚然喜宴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悍妬爲一時所傳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沔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呂溱繼得罪自此守帥之權宜微矣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黨遷積憸邪沔頗知兵而以汚敗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殆亦未足與議也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八

高瓊 子繼勳 繼宣　范廷召　葛霸 子懷敏

高瓊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時李景據江南潛結契丹歲遣單使往復霸將契丹之命以乾從行使景方至江左諜聞北使與中夏搆隙以舒疆埸之難遂殺霸居乾濠州聲言爲汴人所殺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屢弱尋挈族歸中朝給田亳州之蒙城因土著焉瓊少勇鷙無賴爲盜事敗將磔於市署雨創潰伺守者稍怠即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太宗嘗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門時瓊與戴興王超李斌桑贊從瓊左手執靮右手執鐙太宗乃能乘馬太祖顧瓊等壯之因賜以控鶴官衣帶及器帛且勗令盡心焉太宗即位擢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討幽薊扈車駕倍道還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行在太宗大悅慰勞之太平興國四年還天武都指揮使領西州刺史明年改爲神衞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車駕巡師大名命瓊與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節分爲京城內巡檢坐事出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謀劫其導從以叛瓊聞即白丙趣還城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矢單騎追捕至楡林村及之賊入村後舍登墻以拒賊首青脚狼者注弩將射瓊瓊引弓一發斃之遂悉擒送于州丙上其事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州刺史樓船戰櫂都指揮使步船千艘赴雄州又城易州師還爲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端拱初還左廂改領富州團練使是秋出爲單州防禦使改貝州部署其出守也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並命焉數月廷召等皆復補兵職瓊頗悒悒時王承衍鎭貝邱公主每入禁中頗知上於瓊厚承衍每寬慰之二年召還故事廉察以上入朝始有茶藥之賜至是特賜瓊焉三月遷朔易帥臣制授瓊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廷召輩始加觀察使不得與瓊比出爲幷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言遂息改鎭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節度典軍如故眞宗即位加彰信軍節度充太宗山陵部署復爲幷代都部署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大夏上親巡河朔遣楊允恭馳往召瓊率所部出土門與石保吉會鎭定既而傅潛以逗留得罪即召瓊代之兵罷復還本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褒之咸平三年代還以手創不任持笏詔執梃入謁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范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衂言者請罪之以問瓊瓊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中車駕北巡時前軍已與敵接戰上欲親臨營壘或勸南還瓊曰敵師已老陛下宜親往以督其成上悅即日進幸澶淵明年以罷兵料簡兵卒諸班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者退爲本班剩員瓊進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衞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敘補焉馬軍都校葛霸權步軍司會以疾在告令瓊兼領二司瓊從容上言曰臣衰老儻又有犬馬之疾則須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朝時侍衞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邊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未幾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三年冬疾甚上欲親臨問之宰相不可乃止卒年七十二贈侍中瓊不識字曉達軍政然頗自任罕與副將參議善訓諸子繼勳繼宣繼忠繼密繼和繼隆繼元繼勳繼宣最知名

繼勳字紹先初補右班殿直儀狀頎偉太宗見而異之召問其家世以瓊子對擢寄班祗候累遷內殿崇班咸平初王均據益州以崇儀副使爲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西川諸州軍巡檢公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兵五百授繼勳守東郭二門會賊攻彌牟砦繼勳引兵轉鬬至嘉州敗之獲黃幟金塗鎗以還有終益以勁兵復進攻二門克之乃建幟城上諸將知城拔有終乃引軍薄天長門賊復來拒戰會日暮有終欲少休繼勳曰賊窘矣急擊之無失也率十數騎鏖戰身被數創血濡甲馬死更馬以進會入內都知秦翰來援賊退保子城不敢出繼勳

潛知賊欲夜遁開圍使得潰去均卒敗滅以功還崇義使賊餘黨保山數中時出剽劫乃徙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繼勳募惡少年偵賊動靜窮躡巖穴掩其不備悉擒殺之又徙陝路鈐轄還朝還洛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屯岢嵐軍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勳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爾起乘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躪死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還弓箭庫使賜金帶錦袍領榮州刺史徙麟府州鈐轄時屯兵河外饋運不屬繼勳扼兔毛川援送軍食師乃濟徙知環州又徙瀛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貧者明年大稔木生連理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還內藏庫使以宮苑使奉使契丹還知定州還西上閤門使昭州團練使徙鄜延路鈐轄坐市馬虧價失官已而復爲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州仁宗即位改東上閤門使真授隴州團練使知雄州其冬契丹獵燕薊候卒報有兵入鈔邊州皆警繼勳曰契丹歲賴漢金繒何敢損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兼知渭州入宿衛出爲天雄軍都總管願復護邊既而留不遣後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改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遂拜保順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恭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爲莊獻明肅太后山陵莊懿太后園陵都總管以老病乞骸骨召見便殿許一子扶掖俾勿拜聽辭管軍授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堤岸繼勳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卒年七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尉繼勳性謙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嘉祐八年遵甫女正位皇后神宗即位冊皇太后累贈繼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謚穆武熙寧九年帝詔宰相王珪爲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鍾慶之碑遵甫亦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楚王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西頭供奉官惠民河巡督漕船會歲饑多盜兼沿河巡檢捉賊還閤門祗候邠州兵馬都監曹瑋守邠數與言兵薦其可用乾興初以內殿崇班爲益州都監蜀人富侈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年飲犒之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歷磁相邢洛都巡檢使知安肅軍徙保州累遷禮賓使益州路兵馬鈐轄還爲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安撫使知渭州還四方館使昭州刺史知雄州初元昊反聲言侵關隴繼宣請備麟府未幾羌兵果入寇河外陷豐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知并州俄寇麟府繼宣帥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爲文以禱已而凌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躪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砦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城五砦還眉州防禦使卒

范廷召冀州棗強人父鐸爲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十八手刃父讎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冠身長七尺餘有膂力嘗爲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爲北面招收指揮使世宗即位入補衛士從征高平戰疾力還殿前指揮使從征淮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宋初從平李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轉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太原征范陽秦王廷美嘗遺親吏閻懷忠趙瓊犒禁軍列校廷召預焉坐出爲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年議北征召入爲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下涿州廷召復與賊戰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遷日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左廂移領高州端拱初出爲齊州防禦使數月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澄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於徐河斬首數千級淳化二年爲平虜橋砦都部署歷并代環慶兩路副部署至道中遣將從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隆爲環慶靈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白池獲米募軍主吃囉等兵器鎧甲數萬是役也諸將失期獨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

屢克捷上嘉之俄又爲并代兩路都部署三年還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爲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駕北巡廷召與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師還錄功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被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廷召在軍四十餘年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羣烏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子守均至散員都虞候演州刺史守信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守宣內殿崇班守慶更名珪後爲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

葛霸眞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於藩邸踐阼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三遷至散員都虞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校以霸爲驍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戰敗走之斬獲甚衆俄召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爲博州團練使歷潞代二州部署淳化元年擢殿前都虞候領潘州觀察使爲高陽關副都部署進都部署凡七戰召還制授保順軍節度典軍如故出爲鎮州都部署徙天雄軍咸平三年車駕勞師於大名霸與石保吉同來覲時康保裔沒於河閒即日以霸爲貝冀高陽關前軍行營都部署二月就遷副都指揮使未幾改邠寧涇原環慶三路都部署四年還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感德軍節度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壠埽命爲修河都部署未行屬北邊有警眞宗議親征以霸爲駕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又副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陣使駐澶州明年召還以功特加封邑上言朝廷居明德心喪尚遏音樂請停迎授之制奏可是年冬以霸久典兵年且老罷軍職授昭德軍節度并代都部署時廷臣有隸麾下者頗擾軍民霸昏耄爲所罔眞宗知之故有是召四年夏徙知耀州霸雖懦然能謹直自持會東封表求扈蹕既以疾不能從車駕還次衛南疾少閒迎謁行在上嘉其意勞問久之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尉子懷信懷正懷敏懷煦懷信至如京副使懷煦內殿承制懷正博州團練使知滄莫二州

懷敏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閤門祗候歷同提點益州路刑獄夔鄜都巡檢使契丹知雄莫保三州累還東染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遷西上閤門使上平燕策會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獨流砦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捕襲盡誅其黨在雄州五年徙滄州懷敏爲王德用妹壻德用貶亦降知滁州陝西用兵起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既入對以曹瑋嘗所被介胄賜之令制置鄜延環慶兩路存廢砦柵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眉州防禦使本路副都總管知涇原還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知延州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砦督砦主都監許忠純環慶路都監劉賀天聖砦主張貴及緣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趙珣等禦敵軍次安邊砦給芻秣未絕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既而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曹英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軍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會兵聞元昊徙軍新壕外懷敏議質明襲之乃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州砦劉湛向進出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知和與英督軍夜發翌日湛進行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珣英并鎮戎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之俄報敵已拔柵踰邊壕懷敏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賀率蕃兵鬭於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英等陣東北隅敵自褊江三葉燮會出四面環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蹂躪幾死輿致甕城久之乃蘇復選士據門橋揮手刃以拒入城者趙珣等以騎軍四合禦敵敵衆稍卻然大軍無鬬志珣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譟曰爾得非總管廳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往夜四

鼓懷敏召曹英趙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貝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皆毋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英珣爲先鋒賀思純爲左右翼知和爲殿聽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轡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使參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驅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爲敵所斷其子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毋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蓮華堡劉湛向進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久之贈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英知和珣保文賀岳貴龔思純貝臣及同時戰沒者及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涇原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贈官有差復降向進等官落郝從政趙瑜職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帝念之賜謚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苑廷召年十八能手刃父讎瓊將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頗自用謀識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巽懦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爲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爲最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宣繼勳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逵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九

曹利用 孫誘附　張耆 子希一等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贇 子隨　狄青 張玉 孫節附　郭逵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以武略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諫卒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遷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眞宗幸澶州射殺契丹大將撻覽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閤門祗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車軛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晉德我畀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契丹遣使來聘遂命利用迎勞之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軍校乘衆怨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南騷動帝謂輔臣曰向者司天占候嘗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略盡心於事其以爲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遇賊武仙縣賊持健標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遂斬首以徇嶺南平還引進使歷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爲鄜延路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院事遂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利用在位既久頗恃功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爭論帝前迪斥謂姦邪因言利用與之爲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以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迪坐是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爲會靈觀使進尚書右僕射乾興初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景靈宮使詔如曹彬給公使錢歲萬緡契丹使者蕭從順紿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問勞相望於道利用請一切罷之從順乃引去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曾上議者非之未幾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淸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閤門惶懼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謝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尋召張旻於河陽爲樞密使利用疑代己始悔懼焉

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雖屢卻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紿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媪陰詣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恨之會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不法事奏上崇勳請往按治遂窮探其獄汭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初汭事起即罷利用樞密使加兼侍中判鄧州及汭誅謫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諸子各奪二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宦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歿其家請居鄧州帝惻然許之命其子內殿崇班淵監本州稅明道二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諡襄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爲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歸所沒舊產

利用性悍梗少通方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藎有守始終不爲屈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謙事李昪爲長劍都指揮使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爲小校憤將兵者不如期致其父沒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間久之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終左藏庫使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涔陽酒稅會宜州陳進反曹利用辟以自隨爲前驅破賊于象州大烏嶺以功遷左侍禁端州兵馬監押徙泰州永寧砦總徙城洛門改西頭供奉官晁迥薦爲閤門祗候上禦戎策十數事又用曹瑋薦爲鄜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德砦與總兵者論事不協絀爲冀州兵馬都監起知保安軍徙涇州使契丹樞密使曹利用欲用之繼鄴惡其權盛陰知利用將有禍數以疾辭遂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利用貶復爲崇儀副使還供備庫使知石州徙保州領恩州刺史知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出爲環慶路副都總管道改涇原路兼知渭州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賊騎所從出也誠得屬羌與奉賜且羈其酋領使爲藩籬則可無西顧憂矣爲步軍都虞候徙真定路卒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及即位授西頭供奉官嘗與石知顒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邊以功遷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邊兵未解徙鎮州行營鈐轄又徙定州契丹圍望都耆與諸將從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矣耆與敵戰身被數創殺契丹梟將遲明復戰而王繼忠爲契丹所執耆還因言天道方利先舉者請大舉討之及上與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以爲不可還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明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征耆奏邊事十餘條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帝曰卿嘗請北伐契丹入塞與卿所請興師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領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耆請行帝喜命爲駕前西面鈐轄令至澶州候契丹遠近耆馳騎往改東面排陣鈐轄事平會曹州趙諫告耆受金爲人求薦禮部貶供備庫使潞州都監久之事稍辨復官管勾皇城司帝以耆歷河東諳邊事召耆至宣和閤問地里險易狀耆因言雲應蔚朔四郡間遣人以文移至并代間非覘邊虛實卽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應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墱入餘間道皆塞之以示險景德罷兵耆與曹璨李神祐岑保正閱軍籍請汰罷癃者遷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從帝東封還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玉清宮耆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還相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罷判河陽丁父母憂起復徙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遣中書舍人張師德就賜告敕尋召爲樞密使兼羣牧制置使會靈觀使先名旻至是表改名耆加尚書左僕射歷河陽泰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使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獻太后崩以左僕射護國軍節度出判許州移襄鄧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耆爲人重密有智數真宗在東宮嘗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宸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冊府元龜故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言象緯輒中章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耆事之甚謹及太后預政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七百楹安佚富盛踰四十年家居爲曲闌積百貨其中與羣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價之欲錢不出也所歷藩鎮人頗以爲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卽出就外舍論者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諡榮僖子二十四人得一慶曆中守貝州妖人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草禮儀伏誅可一坐與羣婢賊殺其妻棄市利一團練使誠一客省使樞密都承旨

希一字簡翁以父耆任累官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州貝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其水門猶絓兄得一累監洪州鹽復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請徙邊兵內地以寬糴費每州歲爲市平以糴邊穀使人不能高下其價戍卒之孥給糧先軍士一日使其家爲伍保坐以逃亡之累皆著爲法徙成都利州路鈐轄真定府路總管累使遼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河及役白溝兩屬民爲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統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輸中國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立稅故名兩屬惡有中國不役之理遼人詞塞以均州

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弟利一

利一字和叔以蔭補供奉官光州都監提點京東淮南刑獄知莫冀二州爲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閤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諜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譙門元寇來遁去徙知保州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嘉州團練使遼人刺兩屬民爲兵民不堪其辱利一綏來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且移詰涿州自是不敢復刺巡檢趙用有罪坐不察舉改衞州鈐轄久之爲定州路鈐轄進馬部軍總管徙眞定大名府路歷知代滄澶鄭相州終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字寶臣蘄州人祖守斌事太祖爲龍捷指揮使父全美事太宗爲殿前指揮使崇勳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事眞宗於東宮帝嘗曰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之事眞宗即位還左侍禁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雷有終討王均崇勳承受公事以奏捷擢內殿崇班累遷西上閤門使羣牧都監改副使以左衞大將軍恩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尋提舉樞密諸房通進銀臺司事以英州防禦使爲馬軍都虞候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留爲客省使領羣牧使眞宗久不豫寇準罷入內副都知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復相準書以謀訪崇勳崇勳以變告丁謂得其辭夜造曹利用共議發之翌日誅懷政擢崇勳鄧州觀察使不拜乃以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羣牧使初羣牧置使皆以文臣領之崇勳曰馬者戰備雖無事可去邪仁宗即位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授殿前都虞候眞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知定州歷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宮中火爲修葺副使又歷鎮南定武軍山南東道節度使章獻與仁宗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百官詣洪福院上章獻冊退而立班奉慰宰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日中期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奏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翌日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人訟冤遂罷同平章事知壽州徙亳州復知陳州契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崇勳請行復拜同平章事判定州既而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宗誨納賕枉法以左衞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贈太尉諡恭毅尋改諡恭毅崇勳性貪鄙久任軍職當眞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於京師

夏守恩字君殊幷州榆次人父遇爲武騎軍校與契丹戰歿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遷西頭供奉官眞宗即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帝幸澶淵守恩從行數見任使還博州刺史歷龍神衞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帝不豫中宮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爲永定陵總管雷允恭邢中和從皇堂穿地得水泉土石相半人疲功不就守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徙節河陽三城歸本鎮知澶相曹三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管歷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爲眞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守恩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子元吉通路遺市物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編管卒貶所

守贇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爲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憐其幼聽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傅婢拊視之稍長習通文字王爲太子守贇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繼遷叛命使綏夏伺邊釁還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帝幸大名爲駕前走馬承受康保裔與賊戰歿部曲畏誅聲言保裔降賊密詔守贇往察之守贇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還奏稱旨詔恤保裔家以守贇爲眞定路走馬承受公事帝幸澶淵及祀汾陰皆爲駕前巡檢累遷東綾錦副使從幸亳州命修行宮轉崇儀使提舉倉草場帝甚親信之道中使間守贇曰欲管軍乎爲橫行使乎守贇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尋還西上閤門使提舉諸司庫務以右千牛衞大將軍昭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每契丹使至與楊崇勳送爲館伴副使凡十餘年擢侍衞親軍步軍都虞候改馬軍并代州都總管累遷步軍馬軍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俄以修大內

勞除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守恩坐贓廢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踰年徙定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既入見帝問西事守贇言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鬭邪宜併其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成帝然之劉平石元孫敗人有以降賊誣告者守贇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爲質自請將兵擊賊換宣徽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掌御劍以隨之然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爲士卒所服尋詔駐軍河中居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爲陝西緣邊招討副使時晏殊宋綬知樞密院又召守贇同知院事隨卒守贇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疾稍平復爲眞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未至徙高陽關就判瀛州卒贈太尉謚忠僖

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爲茶酒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宮爲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及卽位除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累遷西上閤門使出爲天雄軍兵馬鈐轄以母疾召還領三班院再遷四方館使營州刺史出知衞州眞拜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還泰州防禦使元昊反爲鄜延路副都總管隨本名元亨與元昊有嫌因奏改焉尋徙環慶路未幾復還鄜延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效及守贇知樞密院事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石元孫敗以隨知河中府守贇經略安撫陝西留領會靈觀事守贇還復爲陝西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帝曰朝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機密爲嫌時隨已病次陝州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隨在邊陲無多戰功然愼重少過

論曰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七十年無鋒鏑之虞勳業固偉矣嶺南之戰亦豈可少哉恃功怙寵禍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耆崇勳二夏奮闒茸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淸議君子所不取也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爲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衞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囉咩歲香毛奴尙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眞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衞步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常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畋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鬭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幷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卽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

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臥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迺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子諮、詠並爲閤門使。詠數有戰功。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賚中牢祠其家。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鬬，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眞勇將也。」以爲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鋪。賊列三銳隊以逆官軍，軍小卻，玉率右廂突騎橫貫賊壘，賊大潰。帝召見，使作銳隊於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擢爲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諒祚攻大順城，玉以兵三千夜擊之，驚潰而去。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叛，玉襲逐于石門，卒窮蹙請降，玉斬二百人，坐奪職，降爲陵州團練使。居數月，復之。王韶開熙河，玉遷宣州觀察使，爲副都總管。河北置三十七將，以玉爲第一將。入爲馬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

孫節，開封人。少隸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延州，數攻破敵砦，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青討智高，辟隸麾下。至歸仁鋪，節爲前鋒，直前搏戰。賊銳甚，節據山下，俄中槍而歿。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封其妻爲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奉，終其喪。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錄逵爲三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延安清澗社募兵誤殺熟羌，將論死，逵請而免之，活壯士十三人。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沒，人服其先見。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爲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逵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徼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歎曰：「君眞知兵。」懷敏既覆師矣，爲眞定兵馬監押。保州卒叛，田況遣逵往招之。逵與亂者侍其臻嘗同事范仲淹，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即與其黨韋貴、史克順皆再拜，邀逵登城。既見申諭禍福，衆或疑不即下，曰：「若降恐不免。」逵請以身爲質，於是開城降。論功加閤門祇候、環慶兵馬都監。遭母憂，不得解官，凡三請乃許。慶帥杜杞聽以錢四十萬謝，弗受，卒喪，爲涇原都監，拔古渭城，轉通事舍人，徙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副吳奎使契丹，値其主受尊號，入觀禮，使還，黜爲汾州都監。龐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諉逵，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湖北溪蠻彭仕羲叛，加帶御器械，爲路鈐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爲鄉導，盡平諸監，遂破其所

居桃花州仕義寨城走衆悉降遷禮賓使徙南路鈐轄知邵州武岡蠻反逵討平之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逵掌宿衞遷殿前都虞候出爲涇原路副都部署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逵雖立軍功而驟躋政地議者不厭諫官御史交論之不聽神宗卽位還靜難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鎮鄜延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逵曰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禼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基禼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逵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答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逵詗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种諤計圖横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狂生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召逵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逵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鞫之謂逵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交阯李乾德陷邕管召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鄜延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劍甲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至廣西討拔廣源州降守將劉應紀又拔決里隘乘勝取桄榔門州大戰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左衞將軍西京安置屏處十年哲宗立復左屯衞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進廣州觀察使知河中辭歸洛改左武衞上將軍提舉崇福宮卒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逵忼慨喜兵學神宗嘗訪入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逵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逵託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逵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於新砦神宗謂逵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每戰先招懷後戰鬬愛惜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驚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逵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一舉頗著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逵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爲知名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宋史卷二百九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

吳育　宋綬 子敏求 從子昌言　李若谷 子淑 孫壽朋 復圭

王博文　王䟣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億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育少奇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宦官典護歲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者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諫職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乘銳見小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既而諸將多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為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迨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脩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衿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迺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累遷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搆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蕃自鬭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吏一人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時歲饑多盜育嚴賞功之法嘗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於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章獻章懿太后升祔真宗廟議者請覃恩且優賜軍士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為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者帝以語輔臣育曰此必建議者欲動搖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耶向綬知永靜軍為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營助欲傳輕法育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不為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以為樞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班未幾出知許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

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
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敎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
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爲然
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
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
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
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
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侍郞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
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遣內
侍賜以禁中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育訴育爲辨曲直判書
狀尾堯佐畏懾奉行復爲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陝州進資政殿大
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
愼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
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
道也帝數欲大用爲諫官劉元瑜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
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夏人既稱臣而並邊種落數侵耕爲患龐
籍守幷州欲築堡備之育謂要契未明而亟城則羌人必爭爭而受患者必麟
府也移文河東又遺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既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驍將郭恩
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爲資政殿大學
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閱囚辨非罪寘鍰文吏二
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育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
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仲
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任事者所沮育取
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
永興時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在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

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少時力學得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
愈後數發每發數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弟充爲宰相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皐尚書度支員外郞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
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
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
召試中書眞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祕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
院爲集賢校理與父皐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
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將祠亳州太清宮
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爲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
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
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
玉清昭應宮判官累遷戶部郞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眞宗實錄進左司郞中遂
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顓進講同
修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
侍郞兼侍讀學士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仁宗未嘗獨
對羣臣也綬奏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
品以下官決徒刑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
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
而宰相張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
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
用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
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
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
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
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爲朝廷患古今同之或
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

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姦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初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爲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遂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興土木爲違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爲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爲聖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嘗謂唐太宗爲諫官所詆不以爲愧何若動無過舉使無得而言哉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勵羣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尙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姦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閑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尙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尙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尙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尙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尙在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淸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財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給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預蘇舜欽進奏院會出爲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習唐事奏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卒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爲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据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爲令加集賢校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爲羣牧度支判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爲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疏者可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秩知絳州王珪苑鎭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爲說故因是去之是歲即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爲姪奏官敏求疏其亂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出知潁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自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實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帝獨全護之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爲帝言比羣臣多尙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史掌均國公牋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爲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冤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劓剝狀者甚衆竊歎郡縣之不治既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而臠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爲胠篋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彊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

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爲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倡爲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疊平埽成轉少府監卒贈絹二百匹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游學依姻家趙況於洛下遂葬父母緱氏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課民輸木檄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輸者因以取賕若谷度材別其長短大小爲程置庭中使民自輸改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洑茶歲約戶稅爲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惡者舊沒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貿以償其數知連州真宗將朝謁太清宮選通判亳州累遷度支員外郎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楗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悅構於朝徙知陝州盜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論之盜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使契丹陛辭不俟垂簾請對迺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荊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王蒙正爲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屍水中嘗捕獲以屍無驗每貸死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於市自是寇稍息累還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嚙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爲大埽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圮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爲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露囷囷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法焉還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擿冒占田者逐之每決輒調瀕陂諸豪使塞堤盜決乃止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匄於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春蠶還勾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貴人多葬洛陽敕使須索煩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所調移府逆爲營辦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贅壻亡賴委妻去爲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爲保有犯并坐之悛者削去籍名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媮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矣帝悟爲下詔論中外以耳疾累上章辭位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諡康靖若谷性資端重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多見思少時與韓億爲友及貴顯婚姻不絕焉子淑

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真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校書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評事修真宗實錄爲檢討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召試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寺權史館修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爲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辨不報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復再爲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姦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爲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風眩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草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邪祁遂得罪去

其傾側險陂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別集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皇后誕育二聖爲國文母獨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還畢牧判官羣斷斂甚皇城卒邏其縱遊無度出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以饑歲嘗州廨勞民降爲荆門軍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鳳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以席爲屋督吏完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燕田三萬頃縱民耕擇其壯者使習兵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陘壽朋度必東潰諭居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性疎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詔中使撫其孥賜白金三百兩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率困憊豪杜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賕吏脫免復圭控籍役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鬩揮所執鐵椎椎殺爭者於廳事立斬之徙知相州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指揮號聽子馬子弟相承百年無他役復圭斥不如格者選能騎射士補之爲度支判官知涇州始時二稅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又覆折之復圭爲奏免民立生祠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運使浙民以給衙前役多破產復圭悉罷遣歸農令出錢助長召人承募民便之瀕海人賴蛤沙地以生豪家量受稅於官而占爲己有復圭奏蠲其稅分以予民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夏人築壘於其境不犯漢地復圭貪邊功遣大將李信帥兵三千授信以陳圖使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還復圭斬信自解又欲澡前恥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後七日秉常舉國入寇御史謝景溫劾復圭擅興致士卒死傷邊民流離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歲餘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湯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曹蔡滄州還爲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卒復圭臨事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爲王安石所知故旣廢卽起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藩邸爲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嘗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爲公卷人謂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以年少罷歸後謀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爲言召試舍人院爲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調南劍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監荆南榷貨務還殿中丞陳堯咨薦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真宗幸亳權江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以疾請出知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盜鬻吏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僞爲乾祐天書事覺能旣敗死先與其徒就禽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七人得以減論還爲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服除爲三司戶部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還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屬羌撒逋渴以族落數千帳叛旣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鵝鴿泉砦梧州刺史杜澄內殿崇班趙世隆戰沒博文劾奏內侍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爲涇原環慶兩路鈐轄提重兵駐大拔砦玩寇逗留耗用邊費請用曹瑋田敏代旣而文質懷信坐法遂以瑋知永興軍使節制邊事會瑋病不行又用敏爲涇原路總管寇遂平還尙書兵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副使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內侍羅崇勳同鞫真定府曹汭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爲走馬承受買德昌所毀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明年德昌以贓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爲熟戶畜牧又或以遣遠羌易羊馬故常沒者數百人其禽生羌則以錦袍銀帶茶絹賞之閑有自歸而中道爲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習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滅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旁路又言河西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閒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譏察之再還右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

餘無出知大名府還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密院事踰月而卒帝臨奠贈尚書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多任劇繁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獄議者多謂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勳傳致其罪子疇

疇字景彝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閹人指使則疇實恥之用賈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事以諫皇祐中手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惟公頌召試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爲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姦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歷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迺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爲衆人遊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往來諫官御史家掎摭人罪寖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還給事中英宗既即位感疾皇太后垂簾聽政其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上疏請御朝聽政及永昭陵復土祭仁宗虞主於集英殿以宗正卿攝事疇奏曰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山陵嗣君不得親往則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攝事若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或聖躬未寧亦宜勉強況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聞於中外此先帝所以託天下也臣願始終令德以全美名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疇復上疏曰廟社擁祐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缺然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威德闇然不光未幾又上疏曰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彊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質自疾平以來於茲半歲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羣臣關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決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爲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爲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內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況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人耳修身行己德業日新而知者無幾則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冊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賢聖之能事在陛下勉彊而已疇又上疏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時大臣亦有請帝乃出禱雨都人瞻望驩呼數日皇太后還政疇又上疏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衞之等威百司拱擬之制度他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於天下矣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爲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倣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

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聖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因此公輔不悅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器異之遷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密副使於是公輔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公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帝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疇名臣子性介特勵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嶷然言必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久終於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鬷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毀過人既長狀貌奇偉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遷太常博士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戶部判官使契丹還判都磨勘司以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方調兵塞決河而近郡災歉民力彫敝請罷土木之不急者三司節度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罪鬷以同里爲利用所達黜知湖州徙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學士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獻姻家衆莫敢迕其意鬷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權天章閣待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內銓累遷刑部益利路旱饑爲安撫使以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鬷潛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爲政有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祐五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天聖中鬷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殊未以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鬷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鬷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未幾得暴疾卒贈戶部尚書諡忠穆鬷少時館禮部尚書王化基之門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十年鬷富貴矣果如所言

論曰吳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宋綬博洽明敏若谷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先後與政僅能恭慎寡過保有祿位施及後嗣敏求淑俱練達典故傳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視疇之介特數建忠謀則實不肖之相去遠矣王鬷不留意曹瑋之言卒以昧於邊事見黜宜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十一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戩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況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峘之後峘貶死袁州因家新喻遂爲新喻人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飮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召試中書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三司開封府判官再遷左正言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帝幸亳以勞還尙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轉運副使爲度支判官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諮所擬制辭諮不樂以父留鄉里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曰不如李諮遂爲學士仁宗卽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嘗奏事兩宮曰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厚下卽詔諮與御史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景德較天禧計所減得十二之上時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呂夷簡魯宗道張士遜與諸等經度其事諮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緡錢爲虛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文諮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譁起諮以疾罪請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鞫吏王舉勾獻私商人多請慈州礬會計茶法不折虛費錢妄稱增課百萬緡以覬恩賞諮坐不察奪職久之進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衣冠子弟特廕無賴者諮悉杖之境內肅然還勾當三班院坐舉吏降左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營造應辦畢集進尙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遭父喪起復還戶部侍郎知諫院事是時榷茶法寖壞乃詔諮蔡齊等更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諡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猝常若閑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爲稱職無子以族子爲後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州觀察推官再遷秘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利用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他人之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辯之正其罪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知歸州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寶元初忻代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頗以便宜從事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未幾知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隸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已隸保捷而保毅籍如故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破析財產售田者猶數戶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坐常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伏誅奪職出知鳳翔府尋徙河中御史中丞張觀辯之復爲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而見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劉據李順之起而爲盜皆此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還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以爲嫌也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宰相文彥博親改尙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尋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卽位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初罷恩蕃官例不序遷至是用戡奏始皆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爲蕃官延州夾河爲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横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離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

宋　史　卷二百九十二　列傳

路敕戩具利害以聞戩以爲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洎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戩曰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復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戩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曰領盧方許之戩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諡康穆戩以在邊安重習事洽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或傳戩交通宦官閻士良至令妻出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祖秀爲濟州鉅野鎮遊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棣州錄事參軍嶠幼好學弱冠以詞賦稱周相李穀延至門下又依西京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又令攝錄事參軍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于河朔還殿中丞通判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進秩殿中丞雍熙二年代還對便殿太宗語有司曰此人朕自知其材行勿須奏擬即日改左補闕直史館賜緋魚會王師護邊乘傳督河間餽道就命知莫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眞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爲官屬即召入爲翊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眞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員外郎東宮建復兼中舍遷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給事中知審刑院數月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戶部郎中罷二年始建講讀之職命嶠爲翰林侍讀學士及楊徽之卒又命兼祕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爲江南巡撫使所過疏理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以爲便使還采病民二十餘事上之亟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琴好讀莊老書淳厚謹愼居官無過失眞宗尤愛重之多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遣留意養生少疾景德元年五月以選人侯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內侍召外內名醫診視其夕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尙書賻賜外增賜白金三百兩給葬錄其子大理寺丞晟爲太子中舍孫恭爲奉禮郎姪孫蔚賜同學究出身嶠在近侍恩遇甚渥卒後數月畢士安爲相撫坐歎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有集十五卷大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禪圖繢金匱玉匱石礆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善之至駕部員外郎恭至太子中舍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璘仕錢氏爲餘杭縣令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尙書度支郎中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爲封邱主簿改府倉曹參軍爲光祿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祕書省祕書郎試學士院爲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累遷尙書屯田員外郎契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眞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眞宗稱其博學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宮副使寇準罷相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初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爲祠部郎中復兵部郎中還太常少卿知鄧州更虔滁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議通解鹽聽商旅入錢算鹽語在食貨志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

人僕罷而度獨留還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濁士元強取其鄰所質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手敏於爲文而汎濫不精嘗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釋御集真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牋奏及留司章奏有懸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天禧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其母皆得封郡君度體肥大艱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視而詬詈之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縱捨稍有貲者一切繩之以法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從兄京有吏能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顗後唐清泰初陷契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好聚書與儒者游度強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爲書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監齊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論六事一增講讀官二增諫員三補蔭用大功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錄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太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嘗獻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請增築以厭之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靜不可輕繕治乃止入知制誥還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羌未事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苻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累遷中書舍人爲承旨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爲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期年即復故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芻糧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爲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爲大錢何以禁止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虛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三萬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爲兵請令民畜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許貲產以升戶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還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米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頗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爲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闕猛士實驍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錄五卷贍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旱降秩中書舍人踰月復官後二年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帝前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爲

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何郯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諡文簡度性淳質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又嘗示以欹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眞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度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子諷集賢校理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勤辭學科擢爲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秘書省秘書郎仁宗即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進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後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尙質四曰節用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決遂與王贄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趍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退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煑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趍之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業高年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丁父憂哀毀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尙書諡文孝觀性至孝初爲秘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眞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樹以適其意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尙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人見否衆傳以爲笑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吳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倍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越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三寶讚升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爲姦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既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繳核戩敏彊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司使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使戩與參知政事宋庠爲宰相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淤填水患既納國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還給事中徙并州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折爲三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惡戩治之尙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爲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遷尙書禮部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戩致于法行邊至鎭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戩曰此必三川將按邊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及邊事少寧詔還知永興軍初靜邊砦

主劉滬議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族爲邊衞戩使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戩四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爲不便召滬士廉罷役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將兵以往械送德順軍獄戩力爭于朝卒城之進戶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幷州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五上獨戩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曰敵自相攻中國不足憂也鄜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戩募工人爲弓箭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山多炭鐵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三當一令既下兵民相扇動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又羣譟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召至庭下推首謀者數千人黥隸他州事乃定還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邱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眞宗崩上眞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州辟爲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還太常博士還朝仁宗問鎬所能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除開封推官獻六冗書進尚書禮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判官改刑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還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盜賊間發鎬爲平物價募民爲兵人賴以安知陵州楚應幾賊敗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踰月會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砦既去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卽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常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強弩奏爲清邊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做置之還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運使未行會賊破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修建寧中候百勝砦鎭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左司郎中明年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幷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婦聞皆散走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叛命鎬爲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彥博爲宣撫使以鎬副之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諸將悉超遷都虞候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每等遷一資彥博數推鎬功拜參知政事已而疽發背帝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臨問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憊猶能頓首謝翌日卒謚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爲世所推重

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曆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內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鬭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械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湊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牓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廄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闕補其徒爲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伍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有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既內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謀者以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遂卽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閻門祗候張絪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衆

保村會皆焚死權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日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從父沖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薨議者歸罪內侍都知閻文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遊幸帝爲罷張燈權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審刑院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爲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使還上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圜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爲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爲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砦鎮戎之劉播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砦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鬬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賊始從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卒挾彊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砦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年賊果自鎮戎軍原州入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自邠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砦將姚貴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遂出降乃爲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既還上言自陝西用兵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爲經略安撫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及竦執中罷四路置帥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總管亦爲副使今琦仲淹龐籍既爲陝西四路都總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尙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而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總管副總管並罷經略只充緣邊安撫使既而滕宗諒亦以爲請遂罷之又言鄜延環慶路皆險固易守惟涇原自漢唐來爲衝要之地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險阻雖有城砦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爲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完實則賊不敢長驅入寇矣因論沿邊城砦控扼要害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爲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及請徹濾關樓櫓皆報可以戶部郎中權三司使辟張溫之杜杞十餘人爲副使判官時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擾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度支副使林維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黜維議乃定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取厚利適足以斂怨罷之還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爲群牧使丁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初學士蘇易簡丁度皆自郎中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爲承旨不遷官意宰相賈昌朝所抑及是文彥博爲相因其歲滿遂優遷之大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上其數遂拜樞密副使會儂智高反請折

廣西宜容邕州爲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警入寇三路會支郡兵捍禦令經略安撫使守貴州以統制爲益募澄海忠敢士軍分屯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還戍時狄青經制廣南詔青兼議以爲便居樞密三年務裁抑徼倖於是有鍾匿名書以布京城然仁宗不以爲疑也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爲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安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爲文詞溫麗執政時嘗與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帝早立嗣且言英宗書養宮中宜爲後爲詔草挾以進未果立元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彥博具奏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諡文忠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子孫以田爲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進士以大理評事直集賢院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爲開封推官判三司開拆司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尚書吏部郎中抃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在臺數言事不爲矯激尤喜稱薦人才帝欲除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抃奏罷之溫成皇后葬以劉沆爲監護使抃奏沆爲宰相不當爲后妃護葬喪事時又議爲后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婢爲嬖妾張氏搒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筴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己又詢於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欲與神契然後爲得也帝善其對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課轉運使三法命抃與御史中丞張昪與之卒亦無所進退焉再遷禮部侍郎抃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爲長者既而樞密副使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抃歲中參知政事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御史韓縝彈奏之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復兼侍讀學士英宗即位進戶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

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沒于契丹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實教子甚嚴累官至太子率府率況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科補江陵府推官再調楚州判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舉太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時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上疏曰昔繼遷擾邊太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衄而還又嘗令白守素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怯懦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審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其不可一也計者以爲賊常併力而來我當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况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才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其不可二也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覬其欲者非算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實後之威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爲賊輕侮或別隳姦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計者又云將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于賞路

利欲邀其功未見其利其不可四也計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孥弱以厚怨毒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士出無策爲彼之所爲亦當霆發雷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皷行而西賊已淸野据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爲興舉計事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昨仲淹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鄜延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娛我師諸路入界併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可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卽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於是罷出師議況又言治邊十四事還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專供諫職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闊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得耶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恫矜下民橫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爲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恥憤大有爲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兇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巧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以平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羣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葺堡砦況意其畜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朘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尙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衞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事以慮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切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尋爲陜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闕城叛闕　詔況處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靑鹽請戮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有奏議二十卷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阬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所遇之時耳嶠尙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威度每爲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也戩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鏗鏗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況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然欲懲兵驕迺阬降卒弗

忌陰禍憯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十二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爲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略曰：「頃歲王師平太原，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戎之功，則駕馭戎臣，莫茲爲重。此要機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鈍兵以挫銳，又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此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闕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爲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時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錫。錫貽書於普，以爲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

六年，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揮兵，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俟援，親迂革輅，戎騎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斁，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愼固封守，勿尙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專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遺，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專戒輒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兩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勸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僥倖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

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納焉。尋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

爲加兵部員外郎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燮倒置語忤宰相罷爲戶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眞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爲之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拜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眞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進內錫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義以爲鑒戒舉綱要以觀會通爲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禆聖聰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錄爲御覽冀以涓埃之微上禆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晝起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黃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講孝經舉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號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閒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用進獻題之御屏寘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淸淨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並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嘉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閒諜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掎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釐正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曰此不踰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飢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衞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

蓋害應之外州郡雜之衆非賊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弘文館求補郡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請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則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言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羣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饋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擧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

冗吏耗于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擧使入官不濫古者鄉擧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有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霶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擧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纂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耕田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衞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爲知言

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鎭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敎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鬭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簿真宗嘗覽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御史曾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爲首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爲太子中允遷祕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俄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爲荊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就轉太常博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旬日與向敏中並擢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爲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

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離恩失懽即命囊投督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隙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諜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銅錢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戶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知永興軍府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中歲瘍生腦顛妨巾櫛求知潁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莅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杜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諡忠定詠剛方自任爲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卞急病創甚飲食則痛楚增劇御下益峻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詵爲虞部員外郎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謇諤之節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奧學爲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三

掌禹錫 蘇紳 王洙子欽臣
胥偃 柳植 聶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郾城人中進士第爲道州司理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幷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爲侍御史上疏請嚴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爲得漢武遠討爲失且建書增步卒省騎兵舊法薦舉邊吏貪贓皆同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必兼責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哉後遂更其法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爲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國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奇奧士子憚之目爲難題掌公遷光祿卿改直祕閣英宗卽位自祕書監遷太子賓客御史劾禹錫老疾不任事帝憐其博學多記令召至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錫矜愼畏法居家勤儉至自舉几案嘗預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農本草載藥石之名狀爲圖經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算數盡于此矣著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好儲書所記極博然迂漫不能達其要常乘駑馬衣冠汙垢言語舉止多可笑僚屬或慢侮之過閭巷人指以爲戲云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母喪寓揚州州將盛度以文學自負見其文大驚自以爲不及由是知名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史館爲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幷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爲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勤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爲馭自致喪敗然銜冤負恥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爲餱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爲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卽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卽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況廣西溪峒荊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保數十年無侵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伸己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傅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爲

爵士過制傷亂士氣之祥也二曰慎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爲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橫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錄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爲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助國爲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效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技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爲格例之設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薦選人錢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爲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爲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員外郎中以上爲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才弓馬兼書算策略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之不慮不爲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慝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圮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讒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遂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甚可怪也往者明道初蝗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爲之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必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凋僞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王素歐陽修爲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虛譁憤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刑賞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今朝廷號令有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祇殆非天意紳意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馬端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疏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爲醫者藥所誤猶力疾答之已而卒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朔望喚仗入閤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使御史職事趙元昊反請詔邊帥爲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今邊兵止備陝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即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麟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鄜延能應援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爲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子須別有傳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初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禫主司欲脫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縣民鍾元殺妻不實免官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薦爲府學教授召爲國子監說書改直講校史記漢書擢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爲天章閣侍講專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預修崇文總目成還尚書工部員外郎修國朝會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神與女妓雜坐爲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會貝卒叛州郡皆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商胡賦揵薪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餘爲穀粟誘願輸者以餔流民因募其壯者爲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有司上其最爲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爲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帝將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撰大饗明堂記除史館修撰還知制誥詔諸儒定雅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鍾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夏竦卒賜謚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因言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嘗使契丹至韡淀契丹令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嘗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洙鉤摭非禮陰與內侍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己擢洙爲翰林學士既而溫成即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官論未一洙令禮直官塡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禮官吳充鞠直卿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罪知府蔡襄釋不問而諫官范鎮疏禮院議園陵前後不一請詰所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風言者皆罷斥既而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雖復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三司財用之蹙請借內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又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行稍爲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及得疾踰月帝遣使問疾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時不能起矣洙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及卒賜謚曰文御史吳中復言官不應得謚乃止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子欽臣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修修器重之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還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爲學士者勰以欽臣對哲宗曰章惇不喜乃以勰爲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欽臣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爲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院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封彌卷首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祕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林特知許州辟通判州事徙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遂知制誥還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權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爲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效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屈而後加兵則其不直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恆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

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顥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顥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偃未仕時家有貝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爲斷偃請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爲令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亟焚之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子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爲尙書都官員外郎并其子茂諶咸早卒偃妻直史館力約之妹與元衡婦韓茂諶婦謝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爲學從祖開頗器之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滁州遷著作郎直集賢院知秀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修起居注知制誥求知蘇州徙杭州累遷尙書工部員外郎中召還爲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既而以疾辭改侍讀學士知鄧州遷給事中移潁州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縣鎭而光化卒邵與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庫兵而去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黃州久之復其官坐薦張得一落職未幾復其職如故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累遷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聶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閒政先生鴻臚卿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爲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坐嘗校十代興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旬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獄者迺不以聞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尙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讀學士馮元修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毬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遷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入翰林爲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上前帝憫冠卿羸瘠既退賜禁中湯劑未幾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辯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尙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

論曰學士大夫異於衆人者以操行修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錫迂陋不知止足之戒取譏當世紳急進喜傾洙阿諛附會晚節汙變卒忘平生之學偃之恬正植之廉介冠卿之雅尙其列侍從庶亡愧焉

馮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邴廣南平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從崔頤正孫奭爲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尙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監講書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因薦之真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帝悅未幾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天禧初數與查道李虛己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門北閣遷太常丞兼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王旦又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會遵度卒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即位遷戶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歷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登聞檢院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

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貢元並命士議悅服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爲翰林學士判都省三班院史館修撰判流內銓兼羣牧使四遷給事中明道元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冊宸妃爲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爲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修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足疾氣痺屬李淑宋祁爲銘志卒贈本部尚書諡章靖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兄之子諒爲後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爲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爲盛德君子論其文行願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崇正殿說書遷宗正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一曰咨輔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東侍從四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六曰修邊防七曰求諫諍八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謹財用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誹謗十四曰除忌諱十五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箴明年春帝遂御迎陽門召近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招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効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絀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比與義最大後講論語問修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諱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爲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爲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盛夏屬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爲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且以儒林舊德將行上疏曰近覩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爲水水爲正陰其日在丙丙爲正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敘也又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冢宰中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閒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不師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愼簡內外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爲羣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尙清遠專以讀書爲事性極慈恕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蠲陜西旱租又欲論榷酤諸弊會仁宗不豫而止嘗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彥若試中書舍人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嘗從唐僖宗入蜀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爲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還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知學再還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

吾所治者三特力特富特贖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爲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弄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雷州。玉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天怒，願修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改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勾院，爲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壖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地收租絹，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判鹽鐵勾院，爲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召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累還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還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尚書工部侍郎。錫淳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賤時，讀書老而彌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爲第一，及隨死無子，錫屢賙其家。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海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揚雄太玄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爲國子監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參軍。府罷，權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揲蓍，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悅，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爲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爲忠？」乃謚爲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揆性剛狷少容，闇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掞相友愛，掞爲龍圖閣直學士。

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邱人。父光輔，居馬耆山，學者多從受經。州守王溥文薦爲太學助教，孫奭知兗州，又薦爲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既而奭與馮元薦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悅，欲留爲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于家。安國五經及第，爲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光輔教授兗州，請監兗州酒稅，徙監益州糧料院，入爲國子監直講。景祐初，置崇政殿說書，安國以國子博士預選，久之，進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遂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皆兼侍講，進翰林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累遷給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爲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爲笑。尤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嘗講易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安國對：「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任重非據，故折足覆餗。亦猶任得其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顚覆之患。」帝稱善。又嘗講周官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貰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饑莩，至起爲盜，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愼斂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脩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於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命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四

尹洙 孫甫 謝絳子景溫
葉清臣 楊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勑榜朝堂戒百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敍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敍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幷趙雖勝敗異術大概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尙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幷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幷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掎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儳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衂他衆尙奮詎能蕩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漸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十里之固而襲漸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敗云息戍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卽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人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歲秋旬閱當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愼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衞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爲迷享審斷原刑敎學矯察考績廣謀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二府大臣

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
士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洙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
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
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千趨鎭戎軍赴救未至賊
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傅督戰太
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乎行陣又爲時
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
曰漢文帝威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
主威徐樂嚴安尙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
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
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
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邱墟陛下視今日
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
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彊大之鄰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
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
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
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
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
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愼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
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
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
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
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
頗自詘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
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
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
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
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
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
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
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
幾疏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
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
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
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
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
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
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
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親威德與民更始則天
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
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
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已解
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滬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
是諭狄青械滬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
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
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
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
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
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
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
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
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

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爲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丞與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議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實後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爲僞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私造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衍爲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秘閣校理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時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西夏稍強後宮張修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斂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舉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既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爲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強大之勢自茲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及西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爲害四也凡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緡況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況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已迨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出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頗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時陝西經略招討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爲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亡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求補外不許其後奏丁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乞與甫辯且指甫爲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

館。知陝州，徙晉州，爲江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爲侍讀。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唐史藏祕閣。

謝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爲杭州鹽官縣令，葬富陽，遂爲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爲梓州榷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攻陷州縣，濤嘗晝守禦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爲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召對長春殿，命試學士院。會契丹入寇，眞宗議親征。時曹、濮多盜，而契丹聲言趨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稅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緣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爲不可，詔從濤奏。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以爲多，濤曰：「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久之，用馮拯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雜事。眞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至太子賓客。絳以父任試祕書省校書郎，舉進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以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爲統，以金爲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絳、行父議皆黜不用。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眞宗配之，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以爲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稿，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僭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知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機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賢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故道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會修國史，以絳爲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濤官兩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淸宮內。太宗皇帝肇修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爲飛白書額，作贊刻石閣下。景德中，國書寖廣，眞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內者有不待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遺遷延燔，未遑中葺，或引兩省故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喧，民櫩叢接，太官衛尉，供儗滋削，虧體傷風，莫茲爲甚。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寥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竊爲聖朝惜之。願闢內館，以恢景德之制。」詔可。絳雖在外，猶數論事，奏言：「近歲不逞

之徒託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秃巾短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傲忽官吏，請嚴禁止。嘗以墨敕賜封號者，追還之。還，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坌入郛郭，跳擲官寺，井匽皆滿。嘗三書螟螽蝝，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頗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爲術，或辯僞無實，數蒙奬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朞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祲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譸譎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絳詩陳白華，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爲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爲準也。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去。服除，權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爲覈其實，以多寡爲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初，改判禮院爲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濱堰築新土爲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奸人蓄薪茭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故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祕書丞。景回早卒。

景温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冀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與宣城百丈圩，議者以爲罪，降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眞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景温平生未嘗仕中朝，王安石與之善，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禮，乃驟擢爲侍御史知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温劾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持母服，景温察安石指，爲辨於前。已而事下臺，景温難違衆議，始云定當追服。又言薛向不當得侍從，王韶邊奏誣罔，寖失安石意，然猶以嘗助己，但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拜，出知鄧州。踰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景温協力招築，論功進官。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洪州、應天府、瀛州。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未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撥煩吏，右司諫王覿言：「瀛州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語言，談禍福，景温在郡爲所惑，禮餉甚厚，遣十兵挈之入京，數遣子慥至其處，補李壻爲小史，使出入官府，崇大聲勢，至縱嬖妾之弟醉毆市人，爲政若此，尚何惜而不加譴。」於是罷知蔡州。三年，初置權六曹尚書，以爲刑部，劉安世復論之，改知鄆州，再歷永興軍。時章惇爲相，景温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弃西夏人，偃蹇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爲境，惇用其說。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均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還爲光祿寺丞、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改鹽鐵判官。上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與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取名大

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歲讀經一業訓
兵練將愼出令飭條約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
鹽鐵勾院進直史館是冬京師地震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
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爲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
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
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
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
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
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
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詔求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
臣請外爲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
畫建請疏盤龍匯瀝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
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
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垂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
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寇
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逮監牧馬未幾已虛
使蚩蚩之甿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
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
視前也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鈐轄內侍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內
侍用事者多爲守懃游說朝廷議薄守懃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曰臣聞
衆議延州之圍盧守懃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爲偷生之計計用
章以爲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元昊退
守懃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歿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卒之言一旦爲人所發則
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先爲奏陳冀望取信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
欲免退走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懃事狀詔文彥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
罪用章康伯特赦守懃此必有讒者結中人惑聖聽以爲方當用師邊陲不可
輕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作案驗吏士何況擁兵
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羌賊破一縣擒二將大罪未戮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
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謀見賊之行乃是歸
款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彥博鞫正其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懃之罪果白
用章更寘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其後獄具守懃
纔降湖北兵馬都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
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
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廚皆內侍領之凡所
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爲呂夷簡
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
者以清臣爲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悅之即除翰林侍讀學
士知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
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
爲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多翦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
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
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
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躡此風出入權要之
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
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爲之
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
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
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達兩
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徙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授擢
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會河決商胡北道艱食
復以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

自是分三等焉。以戶部副使向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爲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樽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爲名，卽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

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愨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

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註籍，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賤請厚奉，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遙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絲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

清臣天資英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給奉。及承祐爲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爲徼幸。」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爲集賢校理。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城都。至其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真宗時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爲合肥人。居簡生察。景祐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擿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爲放軼，以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去職，服除，復爲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郯以論事

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緊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戶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揚州復爲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還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復兼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三司乃還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過劑病癰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爲制誥初若不用意及稾成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癰方作猶入對商畫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爲用神太竭云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兄子庶爲嗣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儌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用羣材以更內外之治于時俊傑輩出尹洙崎嶇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爲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謇謇無所附麗爲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

宋史卷二百九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十五

韓　丕　師　頏　張茂直　梁　顥子固
楊徽之楊澈　呂文仲　王　著　呂祐之
潘愼修　杜　鎬　査　道從兄陶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杲晉開運中爲曲陽主簿契丹攻城陷沒焉母改適他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書于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爲人講說常有山林之志家雖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寶中鄭牧知文州與之偕行遂薄遊兩川及牧知成都劉熙古延置門下掌書奏以孫女妻之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聲名籍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諷誦之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代還以文學試中書擢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魚未幾改左拾遺八年遷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黃中徐鉉同知貢舉丕屢思艱澁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謔丕不能平又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每陵轢面折之丕乃表求外郡出知虢州就改職方郎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丕起寒素以沖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太宗甚嘉重之淳化二年召入爲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於用俄罷職充集賢殿修撰知均州就還給事中工部侍郎徙金州召還充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大中祥符二年卒丕鈍厚畏愼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雖不優於吏事能以淸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師頏字霽遠大名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終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關右頏少篤學與兄頌齊名建隆二年舉進士竇儀典貢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軍事推官以疾解久不赴調開寶中復爲解州推官太平興國初召還遷大理寺丞陝西河北轉運判官就改著作佐郎秩滿遷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尋復舊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閬州轉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官復爲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頏所至以簡靜爲治蜀人便之代還遷侍御史知安州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陝州賜金紫時西鄙用兵餽運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爲盜頏嚴其巡捕盜越他境改刑部郎中未幾召還眞宗以其舊人素負才望而久次于外累召對詢其文章頏謙遜自晦上益嘉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咸平二年與溫仲舒張詠同知貢舉明年召入翰林爲學士五年復與陳恕同典貢部又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六十七詔遣官護葬給其子仲回祕書丞奉終喪頏曠達夷雅搢紳多慕其操尙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第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張茂直字林宗兗州瑕邱人父延昇以經術教授鄉里茂直方弱冠慕容彥超據州城羅之守陴及周師破敵攤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有卒挾刃謂茂直曰汝髮甚黨惜爲頸血所污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刃未及髮會得釋後勵志於學開寶中州將器其爲人首薦之且給錢五萬以助其裝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官進司農寺丞通判泰州爲轉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靜安軍軍不領縣城闉之外卽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隸焉進秩著作佐郎屢蒙薦其才改祕書丞會福州民訟田命茂直按之將行留不遣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爲記室參軍王好學多爲詩什遇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詩茂直援筆而就甚稱賞之端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數日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眞宗居藩時茂直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因酬唱識其名卽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翰師頏輩相繼知制誥茂直既入西閣會元傑生日遣持禮幣爲賜復至舊府時人榮之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澁不稱職改祕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涓成武主簿祖惟忠以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度早世顥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顥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于禹偁禹偁拒之不答顥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禹偁大加器賞初

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燿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後進畢臻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柰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咈於心者推而黜之寧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闒茸妄進濫廁科場者間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罔計賢否悉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淳風俗也況邱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人之治亂君臣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雍熙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詔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並召為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判鼓門登聞院顥在大名佐趙昌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翟馬周事顥坐貶虢州司戶參軍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丞頃之復直史館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丁內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真宗初詔羣臣言事顥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為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時詔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錄表顥參其事又同修起居注扈蹕大名詔訪羣臣邊事顥上疏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善為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陣翫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牧邊壘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鑾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略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衞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廣終為名將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為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為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略素為衆所推服者取十人焉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輕齎糧糗逐水草以為利往復扞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邊寇內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匪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均平命為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中乃選顥以代之四年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顥為之副顥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羣臣上封者悉付顥洎薛映詳閱可否冬以河北饑盜命與映分為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會罷三部使以顥為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權知開封顥美風姿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軫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述適適相仁宗別有傳

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常著漢春秋顥器賞之初以顥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同判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歷戶部判官判戶部勾院為人氣調俊爽善與人交疏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司臨事嚴率固撫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鞫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三有集十卷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郜仕閩為義軍校家世尚武父澄獨折節為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為學邑人江文蔚善賦江為能詩徽之與之遊從遂與齊名嘗肄業於潯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至汴洛以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劉溫叟知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

命覆試惟徵之與李覃何曮趙鄰幾中選解褐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竇儀集禮樂書徵之預焉乾德初與鄭玘並出爲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眉令時宋白宰玉津多以吟詠酬答復爲著作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徵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爲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製多以別本爲賜還侍御史權判刑部嘗屬疾遣尚醫診療賜錢三十萬轉庫部員外郎賜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會詔李昉等采緝前代文字類爲文苑英華以徵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爲百八十卷歷遷刑兵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賡其韻以賜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許州入判史館事加修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咸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勗勤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俾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顧謂宰相曰徵之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未幾改判集賢院嘗詔預觀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踰時參掌機務懼無以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童儼爲右計使欲傾昌言代之嘗謂徵之曰上遇張洎錢若水甚厚旦夕將大用有直史館錢熙者與昌言厚善詣徵之徵之語次及之熙遽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寵謂徵之遣熙構飛語中傷己遂白上上怒召昌言質其語出徵之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熙落職通判朗州徵之未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真宗尹京妙選僚佐辟召爲左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殿諭以輔導意東宮建屬以徵之兼左庶子嘗出巡田真宗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即位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俄兼祕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年春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祕書監入謝命坐勞之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呂文仲並爲之賜宴祕閣且褒以詩未幾以足疾請告上取名藥以賜郊祀不及扈從錫賚如侍祠之例車駕北巡徵之力疾辭於苑中上顧謂曰卿勉進醫藥比見當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諭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錄其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並同學究出身徵之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澆薄世謂其知言徵之寡諧於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友自爲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既沒有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徵之無子後徵之妻王卒及葬復以縉帛賜其家

澈字晏如徵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聰警七歲讀春秋左氏傳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一無遺誤穀甚異之年十六思進爲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徑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爲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時竇儀典貢部謂澈文詞敏速可當書檄之任調補河內主簿再遷青州司戶參軍知州張全操多不法澈鞫獄平允無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令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偽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朝廷威信再興即奉符以代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凡五百人爲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聚衆依山謀亂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闕下遷右贊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同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祠部郎中咸平初遴選王府僚佐以澈爲雍王府記室參軍賜金紫加度支郎中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爲東京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囚逸王驚而感疾及薨又得閤門殘忍之狀坐輔導不善免官未幾起爲祠部郎中卒年七

十四子樂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

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僞唐歙州錄事參軍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上每御便殿觀古碑刻輒召文仲與舒雅杜鎬吳淑讀之嘗令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賚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侍書學葛端亦直禁中太宗暇日每從容問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端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堯叟並兼關西巡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榷酤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掊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爲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巽懦且恥與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祕閣踰月再爲侍讀一日召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軸詔模刻于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爲三十卷詔書加獎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讎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吏察其爲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敭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言二年還工部侍郎復爲翰林侍讀學士文仲久居禁近頗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錄其子丞爲奉禮郎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遠俗悅之後有使高麗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齷齪不爲時論所許有集十卷

王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人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賁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爲成都人賁仕王建爲雅州刺史父景璵蓬州別駕著僞蜀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祗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文筆法爲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雍熙二年遷左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贈賜錄其子嗣復爲奉禮郎

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文贊本州錄事參軍祐之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改右贊善大夫出爲泰寧軍節度判官移天雄軍召拜殿中侍御史決獄西蜀還知貝州換右補闕直史館通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端拱中副呂端使高麗假內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貨沉之即止復獻海外覃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貸淳化初判戶部勾院會分備三館職以祐之與趙昂安德裕並直昭文館俄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貢舉有東野日宣者祐之以妻族嘗薦舉之坐鞫獄陳州不實貶官祐之亦降授殿中丞再直史館未幾復知制誥太宗嘗閱班簿擇近臣舉官覩祐之姓名宰相因言其前坐舉無狀上曰此正可令贖過矣即取祐之焉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審官院出知襄州徙壽州真宗即位轉給事中復知襄州移昇州歲餘又典襄陽歸掌吏部選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呂文仲並拜工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自置侍讀侍講甚艱其選至是裁七人祐之寫其名氏刻石于祕閣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至無顯譽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會文仲以疾罷近職祐之亦出爲集賢院學士仍並還刑部侍郎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愼修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

仕愼修少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愼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羣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體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愼修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愼修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官知直秘閣愼修善弈棋太宗屢召對弈因作棋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從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爲兩浙巡撫使俄同修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眞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爲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幸澶州遘寒疾詔令肩輿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賻錢二十萬絹一百匹愼修疾雖亟精爽不亂託陳彭年草遺奏不爲諸子干澤但以主恩未報爲恨上憫之錄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令有司給舟載其柩歸洪州愼修風度醞藉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眞宗一日以問愼修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愼修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江南平授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況彗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即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魚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嘗召問天寶梨園事敷奏詳悉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編次館閣書籍虞部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修太祖實錄命鎬檢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爲對預修冊府元龜改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中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閣學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詩賜之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錄其子渥爲大理寺丞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庇風雨處之二十載不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以待賓友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類推重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爲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盧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及絳擒太祖聞元方所爲優獎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幼沉嶷不羣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徽特愛之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刲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將落髮爲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爲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道通判遂州召對出御書歷傳錄其課給以寶奉至道三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獎遷秘書丞俄徙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依險爲柵者其酋何彥亮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木槽轂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詿

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闌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順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驛奏璽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絀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出為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卞袞為鹽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遽出奏牘請道同署及上詢問事本道素未省也不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卒不能自辯亦無愠色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為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王曙並命焉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己李行簡預焉天禧元年以耳瞶難於對問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上御龍圖閣飲錢之秋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為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詔其子奉禮郎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還大理評事賦祿終制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己錢償之以是頗不治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履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婿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好學嗜弈棋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從兄陶

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錄事參軍歸朝詔大理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辯得雪遷工部郎中俄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宋博為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勖即遷祕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知審刑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賜金紫陶持法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皆以失入無誤出者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士後為都官郎中慶之太子中舍

論曰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為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聞為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為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顧問真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內閣以設職名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講論以丕之清介頑之和豫顥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慎修之醞藉該貫杜鎬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啓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溫仲舒寇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君子以為名言云

宋史卷二百九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六

孔道輔 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脩古 一
郭勸 段少連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勗進士及第爲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會真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爲名者或言勗有治行卽召對以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初勗在廣州以淸潔聞及被召蕃酋爭持寶貨以獻皆慰遣之後爲御史臺推直官累遷祕書監分司南京管勾祖廟以尙書工部侍郞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九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還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脩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淸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內銓遷尙書兵部員外郞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答卽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聞有詔亟馳出城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假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卽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堧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請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憸人之言入矣會受詔鞫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卽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爲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尙書工部侍郞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爲治有條理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撓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由通判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城瀕章貢兩江歲爲水齧宗翰伐石爲址冶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陝揚洪兗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縑帛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予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郞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尙書膳部員外郞廣南轉運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郞知錢塘縣改著作郞知山陰縣仁宗卽位以太常

博士召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詠言惟演憸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羣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尙哉時王欽若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巡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又坐鞫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爲三司鹽鐵判官曹利用貶死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晝隕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物以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爲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爲之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覲冀得再用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鎭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別構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爲柵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爲限界民遂得不擾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令於隨不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既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後改大理寺丞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迥薦通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陝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數月坐嘗爲開封府發解巡捕官而不察舉人私以策辭相授降監濟州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還右司諫爲三司戶部判官隨在諫職數言事嘗言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而已又奏頻年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爭不和請察王欽若等所爭爲辨曲直又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安定王之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爲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姦邪不宜還之內地胡則謂之黨既以罪出陳州不當復進職王欽若既死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若贓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帝既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稟帝旨又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還尙書刑部員外郎入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衒鬻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顧望以容奸爲大體以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恬退爲拙以至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爲下詔戒中外未幾權同判吏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得爲奸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痹辭不能拜及還爲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還工部郎中知應天府召爲戶部副使改天章閣待制不旬日卒隨與孔道輔曹脩古同時爲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臨事明銳敢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貶而官收所得馬十五乘既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曹脩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祕書丞同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至又奏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尙任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即宿德勳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脩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黄門一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爲所詈

偁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閣立命笞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偁古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偁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偁古以謂重傷物命且眞宗時嘗禁採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偁古極陳其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劍州復爲開封府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擢尙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其姻戚至於廝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賢校理錢曖皆緣遺奏超授官秩偁古與楊偕郭勸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偁古知衢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爲賣輕命皆削一官以偁古爲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偁古立朝慷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偁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既沒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太后崩帝思偁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錄其壻劉勳爲試將作監主簿偁古無子以兄子覯爲後覯知封州儂智高亂死之見忠義傳弟偁睦性廉介自立與偁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累官尙書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御史中丞杜衍薦以爲侍御史歲餘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一官罷去後以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南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卒曹氏自偁古以直諒聞其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覯又能死其官而偁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以是賢之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官累遷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尙書屯田員外郎梓州路轉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爲博士通判萊州州民翟亮爲仇人誣罪死使受賕傳致之勸爲辨理得免擢殿中侍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荊南勸言綬有辭學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定州總管自請就還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爲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世閥不可以儷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還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貶所求致仕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負罪貶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敕誥又言發運使劉承德獻鍮屝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趙元昊襲父位以勸爲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還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還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鈐轄李渭議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嘗留乃奏卻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使稱僞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尙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關陝擾擾言者猶指勸不當絕山遇事又降兵部員外郎丁母憂起復知鳳翔府尋復待制召權戶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盜起甘陵徙鄆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平賊功皆第一特詔獎諭未幾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還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寧遂以爲尙書祠部員外郎衞士有相惡者陰置刃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禁門既而爲閽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卒貶景宗祀明堂將加恩中外官勸就齋次帥臺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年復爲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紱任子爲齋郎足矣及再爲侍讀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

使市田宅後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爲太常博士會御史知雜事呂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濮安懿王典禮非是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乞免除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爲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爲令有治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道經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以本省丞爲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府事還爲御史臺推直官還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奏恩濫降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復爲博士通判天雄軍太后崩召爲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閤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閤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爲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竊覩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爲美事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安敢緘默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疏入不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晉鞅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愫爲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脩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況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爲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爲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爲妃兼云有上封者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爲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別館俾自省脩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爲后爲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況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爾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詔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爲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別館必恐懼脩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爲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擿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爲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即爲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僞爲死者服罪款未及緩屬少連已挐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爲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莫不盡其理徙使淮南兼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柴宗慶知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爲度支三司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時元昊反范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還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爲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息之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

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迭爲諫官御史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宋史卷二百九十七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五十七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子旦 從子里 曾孫朴

李及　燕肅子度 孫瑛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爲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爲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隋書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乘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教育之乘父卒既葬有甘露降于墓柏人以爲孝感服除知荊門軍改太常博士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改夔州路轉運司會土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內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去因遣人間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召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爲羣牧使既病仁宗勅太醫診視賜以禁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郯論請贈官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質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少工云

嵇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八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王曾知青州徙天雄軍皆辟爲從事後用曾薦遷太子中允爲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及謝卒詔以誥敕襲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爲南京留守見穎謹厚篤學謂其子弟曰若曹師表也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爲文多留穎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爲脩媛甚被寵幸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其父稾爲序以獻之穎不答亦不以獻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頗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躬責脩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威德日起矣徙開封府推官還判官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毆徼巡卒皆釋不問摯請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繫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急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繇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爲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典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徙蘇州入爲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米餉河北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摯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水不爲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

率舉性淳靜，不爲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爲人。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陽葬安邑瀾洄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爲縣人。池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以蒲版、竇津、大陽路官運鹽回遠闊，乃開峪口道，自聞喜逾山而抵垣曲，咸以爲便。池謂人曰：「昔人何爲捨邇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衆不以爲然。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牛盡沒入河，衆乃服。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歷建德、郫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爭瘞金銀逃山谷間。令閭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黄，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爲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先諸縣。盛度薦於朝，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監安豐酒稅，徙知小溪縣。劉燁知河南府，辟知司錄參軍事。歲餘，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羣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者皆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毁短者甚衆，池獨颺言于朝，稱利用枉，朝廷卒不問。會詔百官轉對，池言：「唐制，門下省詔書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閤，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爲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懼，遣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鎭巡檢夜飮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爲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遂兼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少智謀，必誤大事。後平果敗。更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廚傳，剸劇非所長，又不知吳俗，以是謗議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既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爲鈞掌私廚，出所賣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長者。徙知晉州，卒。子旦、光，光自有傳。從子里。

旦字伯康，清直敏強，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父任爲祕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闌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爲奸讕，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冤者以直。又幷元慶豪欺鄉里，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吏捕蝗因緣擾民，旦言：「蝗，民之仇，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爲令。丁內外艱，服除，監饒州永平鑄錢監，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羣盜剽敓，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備。旦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減直以糶，猶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亦弭。舉監在京百萬倉。時祁隸太原，以太原留不召。通判乾州，未行，舉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其民嚚訟，旦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稍以詆冒爲恥。市貫大溪，賈昌朝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旦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再監鳳翔太平宮。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大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旦澹薄無欲，奉養茍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閒言。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諭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

就位方是時天下惜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即位例以親屬入賀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從兄子稟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三子亘試將作監主簿亶丞承議郎陝州通判宏陳留令宏子朴

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麗籍爲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人不法里平居與之驩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爲太常少卿而卒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上書論辨得罪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以純仁遺恩爲官宏死徙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入爲虞部右司員外郞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酋問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匿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齎詣徽宗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尙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辭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眞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尙書諡曰忠潔

李及字幼幾其先苑陽人後徙鄭州父覃左拾遺及舉進士再調昇州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寺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爲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上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爲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內出及與陳綱二人名付中書明日以綱使河北及使陝西特還一官還判三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府徙延州除三司戶部副使爲淮南轉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召還句當三班院再遷尙書工部侍郎歷知杭州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尙書諡恭惠及資質清介所治簡嚴喜尉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在河南杜衍爲提點刑獄閒與衍會而具甚疏薄他日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娶張氏性妬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以弟之子爲後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率其屬迎符彥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游學舉進士補鳳翔府觀察推官寇準知府事薦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留之還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還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爲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鬭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鬭者爲息直昭文館爲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尙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上請多爲法司所駮乃得不應奏之罪願如京師死許覆奏遂詔疑獄及情可憫者上請語在刑法志其後大辟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始擢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知梓州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再判刑部累遷左諫議大夫知亳州徙青州屬歲歉命兼京東安撫使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乃詔與

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劉滌考擊合以律準試於後苑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卒肅喜為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罨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為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為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子度孫瑛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饑盜發度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日聞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舉為戶部判官以伐閱淺始命權發遣遂為故事出知滑州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為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茭楗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為戶部判官歲皇祐甲午益州言歲在甲午蜀再亂今又值之民為戚戚乃命度出使備不虞還奏無足慮權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蔡州徙福州閩故多盜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兵馬鈐轄入為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農慶曆中三司請榷河北鹽度言川陝不榷酒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榷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瑛字仁叔以蔭為瑕邱尉縣人習為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為人所不肯為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為稍弭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秘閣時方尚老氏教瑛言守臣任滿考課乞以興崇教法拯葺道宮為善最從之連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為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頌其曾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罷為龍圖閣直學士未數月為戶部尚書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銳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為亂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賜端明殿學士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為楚州團練推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通判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為監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句院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南發運事時廢發運使上封者屢以為非便堂言唐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嘗為江淮河南轉運使不聞別置使名國朝卞袞王嗣宗劉師道亦止為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時雖用其議後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為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鑑湖馬臻所為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自占多為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部徙戶部句院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為學宮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廚傳專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惠陵江瀆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為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堂為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夔以為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

博學之士以補鄉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戶部判官判度支句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直史館知陝州改太常少卿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唐和寇邊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舉兵擊敗和于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遠去前將以帛購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平民誅之而罷購州境獲安還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河北大水民流入京東爲盜詔增京東守備帝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鄆發廩振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息賜書褒諭大臣議欲脩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罷還工部侍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爲道士弗許知建州尋告老遂以戶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吏部卒年八十三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爲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疏食及獨居退處一閤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鄉里貧人前死數日自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無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蕪湖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貲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期不踰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會諸路轉運司置糾察刑獄官以福建路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福州蘇易簡薦亮才任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磨勘憑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執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驁橫爲閭里患亮發其奸誅之部中畏懾州有鑄錢監匠多而銅錫不給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于池州歲增鑄緡錢十萬遷殿中侍御史真宗即位上書言陛下初政罪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赦書蠲除州縣逋負而有司趣責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寬民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尊勢重嫌隙易生願鑒其繇以示保全親愛之道契丹仍歲南侵河朔蕭然請脩好以息邊民帝善其言以亮爲可用王均反以爲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奏廢其井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還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閭患人共謀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咸貸之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徙昇州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饑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振貧民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亮悉置不問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是歲東封亮獻論大食陁婆離蒲含沙貢方物泰山下歷知虔洪二州江陵府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復知昇州徙杭州加集賢院學士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堤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入爲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請自今未葬者毋得輒析明年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陵又徙江寧府仁宗初拜尚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尚書都省兼知審刑院遷工部尚書知亳州又還江寧府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其所至無廉稱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邪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爲京官田況宋庠及其弟祁爲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爲知人亮卒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爲是也子仲甫爲天章閣待制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違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乃召兄子庸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初

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
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場有僞爲券給輸戶
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僞者再遷殿中丞
徙知鄠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
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
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
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還
太常博士有言郴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
母老願折資爲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
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
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
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
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
氏訴之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期年
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
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
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爲暴或疑爲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
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
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
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
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
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
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
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
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
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
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
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
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
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
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
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
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
尊是歲盜起宛句費劫張鄆鎭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
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
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里胥
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
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
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還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
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
且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改提點刑獄
江東還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句院朝
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
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
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末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
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
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賜三
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閒希亮聞之即日輕騎
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
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
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流軍
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還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

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遁去希亮以前議讞于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贈工部侍郎希亮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第四子悅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蘇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論曰乘雅恬退頗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擧淳靜而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要清脩自守盡侍從之選也希亮爲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八

狄棐 子遵度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宜縣歷開封府司錄知壁州道長安爲寇準所厚準復入相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軍會給郊賞帛不善士卒讙譟趣府門棐不能治事聞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棐馳白夔請給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絳誅首惡數人棐坐罷懦降知隨州徙同州勾當三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其爲政愷悌不爲表暴死之日家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爲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竇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僞爲券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還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祕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爲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爲絜所累絜終尚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官不爲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楡次縣上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入爲殿中侍御史還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請還政已而疾少閒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還天章閣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爲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兗徐蔡州永興軍徙鳳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累還右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得潁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寠人妻以規

有其財已而妻悍反實以財而出之于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爲巴州軍事推官會蜀寇掠鄰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爲守禦備賊乃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瀓陽縣三司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鑄羸三十萬緡擢知處州歷江湖淮南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繒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之若谷以爲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饑斥餘廩爲糜粥賑救之權判吏部流內銓知洪州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若谷素爲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激訐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曆數嘗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爲最安處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滈遂爲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爲同州觀察推官還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爲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祕書丞爲祕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入爲度支判官脩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其言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香祠溫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爲宗正寺脩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冑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僭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爲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詔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痹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擇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還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爲史館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脩飭復降監江州稅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又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五子仲昌最知名銳於進取嘗獻計脩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爲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爲文甚敏未冠嘩然有聲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思聞中外之謀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遺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強弟柳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

泣甲怒遣柳使再鞫之歸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韋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爲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赦增歲度僧者赦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採而已令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議爲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歿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當毋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歿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倘當別立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仁宗以爲知經會覆考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書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轉尙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強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尙虛名以寬厚沉默爲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爲言遂聽政命考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特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阬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盡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疏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嘗言上亦起藩邸頗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濟鐵徵民積歲賦洞爲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者舊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爲糴麥不踰時而足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亦坐除名後會赦寇準薦其材盡復其官領渭橋輦運通判邠州再遷祕書丞徙知劍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劍門既而賊陷漢州攻劍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劍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鈐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乘驛入奏擢尙書度支員外郎賜服緋魚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虔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輸粟而輦鹽諸

州官自鬻之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聽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仕衡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初歲出內帑緡錢三十萬助陝西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眞宗謁陵寢四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朝廷以爲材召爲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既弛鹽禁而永興同華耀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爲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內帑所助緡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艱於得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利愈薄方春民不足請戸給錢至夏輸帛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詔優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錢帛芻糧各十萬見于行宮遷右諫議大夫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乃命同林特提舉西京陝西轉運事權知永興軍進給事中踰月以樞密院直學士知益州頃之河北闕軍儲議者以爲仕衡前過助封祀費眞宗聞之以爲河北都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棣州污下苦水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而大水沒故城丈餘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即其羨餘帝不之罪謂王旦曰仕衡應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還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歲饑奏貸之盜起淄青間還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子寘棘圍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爲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得受錢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還吏部侍郎仁宗即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隄以障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壻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府子丕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丕緒時爲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爲郎故事不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年仕衡死服除久之不出大臣爲言起簽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與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致仕卒丕緒居官廉靜不爲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爲數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爲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定太宗屬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詢其目請退而條上命至中書列七十一事以聞四十四事即日行之餘下三司議可否於是帝以溥等爲能語輔臣曰朕嘗諭陳恕等如溥輩雖無學至於金穀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色辭誘令開陳而恕等強愎自用莫肯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帝以爲然悉擢溥等以官賜錢幣有差溥爲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請著內外百官諸軍奉祿爲定式加閤門祗候催運陝西糧草赴清遠軍還提舉在京倉草場勾當北作坊齊州大水壞民廬舍欲徙州城未決命溥往視遂徙城而還又與李仕衡使陝西增酒榷緡錢歲二十五萬三遷崇儀使景德中茶法既弊命與林特劉承珪更定法募人入金帛京師入芻粟塞下與東南茶皆倍其數即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使推行之歲課緡錢果增其舊特等皆受賞溥時已爲發運副使還爲使仍改西京作坊使然茶法行之數年課復損於舊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畜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爲長隄自是舟行無患累遷北作坊使時營建玉清昭應宮溥與丁謂相表裏盡括東南巧匠遣詣京且多致奇木怪石以傅會帝意建安軍鑄玉皇聖祖溥典其事丁謂言溥蔬食者周歲而溥亦數奏祥應遂以爲迎奉聖像都監領順州刺史遷獎州團練使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舁言漕舟舊以使臣若軍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自溥併三綱爲一以三人共

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符九年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纔失二百石會溥當代詔留再任特遷宮苑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溥薦齊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眞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稱溥長愼小心言事未嘗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然溥久專利權內倚丁謂所言輒聽帝嘗語執政曰羣臣上書論事法官輒沮之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然則何以廣言路王旦對曰法制數更則詔令牴牾故重於變易因言溥嘗請益販茶鹽者贓仗皆沒官已可之矣帝曰此特長溥之強不敢退卻自今雖小吏言亦宜詳究行之溥既專且貪縱是凌爲不法發運使黃震條其罪狀以聞罷知潭州命御史鞫治得溥私役兵爲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販竹木奸贓十數事未論決會赦貶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卽位起知淮陽軍歷光黃二州復以贓敗貶蔡州團練副使久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衞將軍致仕卒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尙恐不支奈何爲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遂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糧可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爲則所料湘爲河北轉運使奏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書貝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就知睦州徙溫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因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尙書戶部員外郎眞宗幸亳還權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則驟進用至是謂罷政事出則爲京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部內民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復爲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興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內銓坐失舉復爲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沿嘗就則假官舟販鹽又以其子爲名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擿發之按驗得實出則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上疏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名喜交結尙風義丁謂貶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閒遣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爲衆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昌期者嘗註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置府學奏改祕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魚絹百匹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獎奪所賜服罷歸卒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爲嘉州司戶參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稅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決刑獄還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權三司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糧草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部人愛之留五年詔謂自舉代謂薦顏爲峽路轉運使累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峽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顏爲復其故城宜州陳進反命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還金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歲爲水所敗顏卽北岸疊上流爲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頗利之坊州募人鍊礬歲久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不能償者顏奏罷坊礬則晉礬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河陽杭徐州累遷光祿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嘗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眞盜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仁宗卽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京以顏雅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

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鬭之積數年爲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于家嘗屬杜衍爲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日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識也孫向自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蔭爲太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榷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爲吏強敏尤能商財利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朝廷以爲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尚書主客員外郎爲使進金部特賜進士出身還侍御史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爲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既而元欲專六路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既可之矣而轉運使多論其非事遂寢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揚越泰州卒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歛刻剝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爲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權巨艦與之即小官悍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以爲當然無所愧憚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簡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既上雨後雖凶旱多隱之以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出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饑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請發米二萬斛賑給家毋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牐召伯埭旁人以爲利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爲三司戶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未踰月得疾仁宗封藥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孫沖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舉明經歷古田青陽尉璧山麗水主簿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沖援古制以書干宰相不納後舉進士登甲科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州保州坐與保州守爭事降監吉州酒累遷太常博士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沖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爲便遂以沖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沖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爲樞密使卒徙州信陽而沖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者輒榜之爲使者論奏徙知襄州沖復上疏論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怒沖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爲甚而州將日置酒無卹民意帝怒命卽州置獄沖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爲追使者笞之以侍御史爲京西轉運塞滑州決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興役沖言徒費薪楗困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累遷刑部郎中歷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捽守佐堂下劫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沖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沖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約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聞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知河中府徙潞州復爲河東轉運使還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復知潞州遷翰林院學士及徙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還給事中喪明卒沖爲吏所至以強幹稱能任鉤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孫永自有傳

崔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劍門以察奸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堨嶧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戶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鐵法潞州民大擾推其首惡誅之人心遂定後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東都轉運使還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按治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妾殺之願左右執中卽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羌井阬族亂涇兵討平歷知

同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嶧所至貪奸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鹿邑建陽縣徙知蘄江二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慶曆中區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上以瑜習知南方事就除荊湖北路轉運使瑜檄屬郡募民擊賊又督轉粟以守要害故兵所至皆不乏食賊勢大挫徙兩浙轉運按察使杭州龍山堤歲決水冒民居輒賦芻塞之瑜與民約每芻十束更輸石一尺率五歲得石百萬爲石堤堤固而歲不調民加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夫權三司戶部副使儂智高犯邕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守之策乃以爲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屍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濰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徙知澶州背發疽卒瑜謹厚少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御下急無廉稱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滁州後以太常博士召試館職不中選還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論三十篇入爲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還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言事者以爲濱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邊以待契丹詔昌言與宦官楊懷敏往視懷敏以爲當城如邊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契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請於麟府立十二砦以拓境又詔昌言與明鎬張元度可否昌言獨以爲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餽守者徒以畏蹙國之虛名今不當又事無利之砦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州在州所爲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湜罪湜坐廢昌言亦降知華州歷知滄州河陽移河北都轉運使議塞商胡埽決河令復故道與北京留守賈昌朝累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又知延州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爲都大脩河制置使辭弗許加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決奪一官知滑州又知杭州加龍圖閣學士復知滑州以老求罷乃以知越州至京師卒昌言爲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爲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怪問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

論曰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爲名臣終鮮大過考其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言正論爲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恥之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

宋史卷三百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九

楊偕　王沿子鼎　杜杞　楊畋

周湛　徐的　姚仲孫　陳太素馬尋 杜曾附

李虛己　張傳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爲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在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試學士院不中改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邊事復召試不赴即還祕書省著作佐郎爲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宋綬薦爲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與曹脩古連疏言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貶太常博士監舒州稅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爲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爲后偕復上疏諫上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季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以謂致仕用優賢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陞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吏部流內銓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贓數萬守恩流嶺南明年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沒偕聞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旁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俟比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爲陝西經略使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衞京師偕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減戍兵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爲解爾竦復奏偕不忠沮邊計偕爭愈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爲擾民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爲兵偕復言方今兵不爲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論常如此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強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稟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彥博奏罷之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總管節度中人不服捧檄詬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即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元昊大掠河北詔脩寧遠砦偕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還有五利不還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內禦岢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冰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束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還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脩寧遠砦是求虛名而忽大患也況豐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爲界也宜諭偕速脩復寧遠以援麟州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閤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入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陣於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刀楯法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還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復以爲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歐陽脩蔡襄累

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合言於朝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大夫請老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於其歸特賜宴嘗召問賜不拜卒遺奏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集十卷子忱慥皆有俊才早卒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改相州觀察推官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爲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武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故屈己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爲耒耜以剽虜爲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于盟歃之間豈久安之策哉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爲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稅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坰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廩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不可詔河北轉運使規度而通判洺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溉田沿方還監察御史即上書駁軫說帝雖嘉之而不即行語在河渠志時樞密副使晏殊以笏擊從者折齒知開封府陳堯咨判官張宗誨日嗜酒惰事沿皆彈奏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減諸縣秋稅十二三還爲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饑民所至不俟詔發官廩濟之就除轉運副使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強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減而強壯悉爲精兵矣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赦處罪多重於律以絹估罪者赦以緡直代之律坐髡鈦而役者赦黥竄以爲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是以繁文罔之而寘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爲卒者止從髡鈦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被詔鞫曹汭獄于真定府還殿中侍御史母喪服除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爲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衞邢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六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爲三司戶部副使徙鹽鐵還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將減卒戍就食內地詔與知州總管鈐轄等議沿即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爲不可復下沿邊都監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取責小人哉諮惡其言奏罷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還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爲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渭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爲砦以羸師誘賊賊至發兵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爲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爲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論多齟齬初興河北水利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爲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爲利嘗論以春秋法

斷事。然真定之獄。人以爲沿傳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舉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吏。至微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爲三虎。仁宗聞之不說。後傳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爲也。仲淹等罷。鼎與紘綽皆爲人所言。時鼎提點兩浙刑獄。降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龐旦以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校擒事外邑。而陰爲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候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因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明年。河北大饑。人相食。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鼎爲條教禁止。時盜販茶鹽者衆。一切杖遣之。監司數以爲言。鼎弗爲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贓益急。所劾舉不避貴勢。召爲開封府判官。改鹽鐵判官。累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永德橫猾。執政重違其奏。乃命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爲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己。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爲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爲重輕。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盜官米爲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拯素強。然無如之何。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鼎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其弟。嘗知臨邛縣。轉運使選擿新繁。新繁多職田。斗粟不以自入。奉使契丹。得千縑。散之族人。一日盡。所至不擾。唯市飲食日用物。增直以償。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儉約。當官明敏。強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于藥餌。皆手自扃鐍。至路州入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奩。悉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爲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豫爲人不事羈檢。以大理事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杜杞字偉長。父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強敏有才。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橫州。時安化蠻寇邊。殺知宜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橫爲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阻。可屯兵爲援。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阯。願擇文臣識權變練達嶺外事者。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焚光化軍。授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有衆數千。襲破環州帶溪普義鎮寧砦。嶺外騷然。擢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行次真州。先遣急遞以書諭蠻。聽其自新。次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出獄囚。脫其械。使入洞說賊。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砦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賊散走。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不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爲曼陀羅酒。大會環州。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因老病而釋者幾百餘人。御史梅摯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爲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錄。臣未敢受命。因爲行賞。蕃酋率衆千餘內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劫邊戶。掠馬牛。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酋不可得。既而兵亦罷去。杞性強記。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有奏議十二卷。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終少府監。弟樞。亦強敏。爲比部員外郎。有張彥方者。溫成皇后母越國夫人客也。坐奸利論死。語連越國夫人。

開封不敢窮治執政以后故亦不復詰獄上中書遣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升之權倖切齒於樞前此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樞嘗出班問其故至是蓋累月矣坐是罷樞絀監衡州稅卒

楊畋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勳之曾孫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慶曆三年湖南猺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盜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懾及戰孤漿峒前軍衄大兵悉潰畋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以功遷太常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帝遣御史按視還言畋嘗戰山下人樂為用今欲殄賊非畋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至皆恐畏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使出峒授田為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糧據峒穴其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畋即領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畋感瘴疾歸蠻平願還舊官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召還為三司戶部判官奉使河東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仁宗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即日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畋至韶州會張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將濟畋令蘇緘棄英州蔣偕焚糧儲及召开贇岑宗閔王從政退保韶州賊勢愈熾畋不能抗遂殺蔣偕王正倫敗陳曙復據邕州畋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降為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明年又降為太常博士歲終徙邠州復起居舍人為河東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還吏部員外郎奉使契丹以曾伯祖業嘗陷虜辭不行河北舊以土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他州絹畋既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密陳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內銓上言願擇宗室之賢者使侍膳禁中為宗廟計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復上疏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屢絕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還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還防禦畋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報詔他舍人草制而苑鎮言朝廷如以畋言為是當罷珣等所還官倘以為非乞復令畋命詞不允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嘉祐六年京師大水畋上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沴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廟為祠殿舊制內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為僥倖乃更定歲數倍之畋言文臣七遷而內侍始得一磨勘為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無勞而嘗坐罪徙者即倍其年議者謂畋以士人比閹寺為失卒贈右諫議大夫畋出於將家折節喜學問為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即焚之與士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為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贈講讀官御飛白書扇遣使特賜置其柩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進士甲科為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為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為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溉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為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胥離析為弊欺湛為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為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混無紀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決湛為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姓巧于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事且許民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為戶部判官又為夔州路轉運使雲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產

賣不已湛爲鹵鹽課而省輸薪茅判鹽鐵勾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爲江淮制置發運使陛辭仁宗誡以毋納苞苴于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輒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天資強記吏胥滿前一見輒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千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除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覆而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覆其濫者拜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爲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爲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擾人徙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裁損居民第爲官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也況聞湛明著律令約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罪不敢訴郡從事高直溫夏竦子壻也竦邸店最廣故加譖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道木在道側既正其侵地則木在中衢固宜剪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于民居得衆汲舊井四嚴而復興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移是非明垂獎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是傷風敗俗貽患于後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郡於湛不爲重輕但國家舉錯有所未安奉職者將何以勸邪未幾卒湛爲人脫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徙州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使辦役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爲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民皆便之遷大理寺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屬歲饑出米爲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長誅謀欲叛的馳騎至宜州慰曉之曰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羲爲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爲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遞相察不然皆爾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猾橫不法爲里人害的發其奸贓竄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皋縣漕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濬治之出滯鹽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緡遂爲制置發運使軍賊王倫起山東轉掠淮南的圍兵待之會青州改遣裨將傅永吉追殺之歷陽的與賞遷工部郎中復治泰州西溪河發積鹽加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寇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既還蠻復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降者復衆其欽景石硤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討平之斬其酋熊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論曰宋承平時書生知兵者蓋寡偕沿數上書言邊事策畫論議有得有失固皆一時之俊旼由將家子力學第進士再討猺賊前勝後敗兵家之常也杞的俱以征宜州蠻立功杞則殺降失信的則招徠以恩其優劣概可見矣湛強敏所至有治績史稱善射抑亦文臣之習武事者歟鼎性孝友自奉甚約而疎於財居官清辦土俗有生子不舉者輒禁之獨發擿吏奸貽衆怒或以虎目之豈其然乎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父曄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爲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孫曰幸毋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調邢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詰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吏二守皆惛老事多決於仲孫改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于道間爲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爲券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徙滁州歲旱饑有詔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孫既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王曙守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爲右司諫入內都知閻文應求爲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

曰方帝齋宿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寘毒者出文應為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奏乃亟去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曰諫議大夫耆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今諸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貼近職者猶不在數若以年勞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艱其選以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是諸路復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為省府官仲孫請第其課為三等升黜之即詔仲孫司考課之法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堤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陝西都轉運使未行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吏詐為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目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為大理評斷官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為推原人情以傅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為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于我也歷知江陰軍兗州明州有治迹在大理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為任職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善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求曲當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饑人或羣入富家掠囷粟獄吏鞫以強盜尋曰此脫死爾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為例終司農卿又有杜曾者濮州人為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盡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為令

李虛己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徙閩遂家建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僞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為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以歸虛己亦中進士第歷沈邱縣尉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召知榮州未行改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己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時虛己被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為批其紙尾曰虛己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為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賜五品服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兩制三館儒臣偏閱所批詔其後以南郊恩封羣臣母妻虛己又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為榮會遣使察川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己與薛顏邵曄查道數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以便親請通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尚無恙虛己雙轝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遂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己為侍御史出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為龍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真宗稱其儒雅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還尚書工部侍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己分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法免官不復言仕初太宗既賜虛己錢翌日以語宰相曰虛己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由是詔羣臣以章獻者閤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聞而上之然論者謂虛己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治家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虛己虛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為尚書金部郎中定為司農少卿為吏頗有能名虛己喜

為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詞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己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傳字巖卿唐初功臣公謹之裔祖播為亳州團練副使子孫因為譙人傳進士及第稍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奉符縣時方脩會真宮天書觀及增治岳祠以辦事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冊東岳帝號還薦之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報可待邪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獎之提點江西刑獄徙江東就除轉運使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會河決濟北民多被害命安撫京東累遷工部郎中出為兩浙轉運使改荊湖北路復為鹽鐵判官再遷兵部為陝西轉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乏因言澠池華陰積粟多可運二十萬石給三門下濟之遂留為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進三司度支副使以疾請外還太常少卿知應天府逾月為右諫議大夫徙青州還給事中知鄆州復知應天府遂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傳強力治事七為監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擿奸隱州縣憚之傳曰奚為我憚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不復犯法矣人亦以為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偽傳見之訊以唐事術士語屈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士第獻可有吏稱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詣縣給言師出遊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再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鉅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改大理寺寺丞為本寺詳斷官歷知慎仁和二縣再遷太常博士知南雄州徙潮州除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鐵判官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荊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陛下誠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賊盜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危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拔正之帝納其言為罷諸宮觀兵衛又命官除無名之費以鉅萬計淮浙鹽利不登命獻卿往經度之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緡錢甚衆會其兄為鹽鐵副使徙開封府判官朝廷擇陝西轉運使宰相連進數人不稱旨他日獻卿在所擬中帝曰此可以除陝西轉運使時邊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於武英州壘邊壕置堡砦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罷之未幾賊果至殺將士塞所壘壕而去徙京西因入對甚言趙振堪將帥范仲淹明鎬可大用及條上邊策甚備除福建轉運使還判三司鹽鐵勾院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知荊南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暴風江潮溢決堤獻卿大發卒壘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為便還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最後知應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為嵐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貰之衆皆呼悅乃率屬將吏脩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欽若以狀聞召為祕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還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預脩冊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還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歲大饑有持杖盜取民穀者請一切減死論凡生者千餘人天禧中坐薦送別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疏己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

在京刑獄出爲湖南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又坐嘗課校太清樓書字非僞誤而從易妄判竄之降直史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爲左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尙一時學者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時朝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脩撰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強記爲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過從易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爲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爲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以尙書刑部員外郎爲吳越國冊禮副使楊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鄢陵縣主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祕書丞咸平中交阯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二州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事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失薦送降監陳州酒徙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戶部勾院還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眞宗藩邸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榜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鎭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爲歉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爲能吏太素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己獻卿立朝雖微卓犖大節及爲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歉抑又可尙哉

宋史卷三百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六十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瑊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張秉　張擇行
鄭向　郭稹　趙賀　高覿
袁抗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驤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邱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知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爲戶部判官祀南郊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鈎取無法至道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遷工部郎中真宗幸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判開拆司出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震城堞摧圮無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闢諸門悉所部兵陣以代之騎傳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宣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徙真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宗代肅嗣宗與肅有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彊市民羊買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肅近臣不欲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章示之肅引伏以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久之徙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寧軍節度副使從泗州又徙泰州卒子調終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爲利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奇其占對詳敏召試中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而靈州陷還爲三司戶部判官詢自以爲遇主知屢上書陳論西北事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邊督戰募遊手擊賊又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傅潛楊瓊敗當誅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帝欲命知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實降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拆司坐議天書出知濠州爲湖北轉運使擅假驛馬與邵曄子省親疾而馬死奪官一級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州爲陝西轉運使坐薦舉朱能貶懷州團練副使又以善寇準徙池州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州復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知荊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流內銓爲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仁宗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爲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馬元方字景山濮州鄄城人父應圖嘗知頓邱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歿虜中元方去髮爲浮屠間行求父尸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爲官其兄元吉元方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爲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諸將討李繼遷關輔轉餉踰瀚海多失亡獨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爲御史臺推勘官還殿中丞戶部使陳恕奏爲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千頃爲京東轉運副使還轉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毆知州蔣信降知宿州下詔切責之徙滑州爲京西轉運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衆論不以爲允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

司何多謗也王旦曰元方盡心營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議而醜言詆之所以買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俊邪歲餘以煩苛罷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幷州留再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至兵部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爲從事向敏中至亦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田時居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宮又用丁謂奏起通判亳州還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爲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未報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支爲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內寇特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才盛等復起爲盜瑊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會施州蠻叛轉運使移瑊權領施州先是戍兵仰他州餽糧瑊至請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招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爲高州官族未幾溪南蠻復內寇瑊率衆擒其酋領戮之以白芀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就除大理寺丞知開州還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以太常博士通判幷州改監察御史真宗祀汾陰王嗣宗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事還殿中侍御史爲開封府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術因論之曰東川控蠻夷爾功已試其爲朕鎮撫之命爲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多剛縣酋斗望劫瀘州燒淯井監殺官吏瑊趣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幟踰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誘溪監順史酋松南廣移悅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爲誓門橫竹縈貓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劍謂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瑊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帝遣內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瑊奏夷人嘗於二年春燒淯井監殺吏民既赦貸其罪復來寇邊攀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榮富順監諸夷競起爲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芀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淯井溪轉鬭凡十一陣破之夷人相率來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旅拒不從瑊命懷信分兵拔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順進戰思晏江口斗望等始驚遽勢稍却明日復分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格戰瑊乘其後大破之斗望衆萬餘驚不能軍溺死者衆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爲寧遠指揮使守淯井監更建砦柵濬三壕以環之就加侍御史召爲三司鹽鐵判官逾月出爲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瑊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瑊獨留自若須臾水爲折去衆頗異之還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和以來河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土兵其實益三分之一而塞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芻頭便糴三說之法入爲三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仁宗即位還給事中瑊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瑊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既而以歲饑罷役瑊言病民者特揵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爲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秦州又坐失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有議茶法者帝訪以利害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婦齊體奈何毆致死邪瑊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性頗踈財通音律知術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

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安邱縣三司辟爲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爲本寺檢法官監都進奏院通判亳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聞鼓院出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爲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還爲兩浙轉運副使未行會青徐饑改京東轉運使因請江淮陝西轉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並堤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轉運使又徙江淮制置發運使還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太常少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時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有詔析戶版爲十等第賦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爲己業人苦其擾又陝西奏收市益梓利路溪洞馬而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還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聞後爲守者其政不便蜀人因進對猶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生事還給事中以龍圖閣學士知澶州召權知開封府吏械囚不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判太常司農寺同知審官院卒日嚴初爲益州轉運使無他治能及知益州頗爲蜀人所信愛兄日華歷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遒勁與里中富人楊士元同學既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資遣行簡謝不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爲文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秘書省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爲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才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倉粟救乏絕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尚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間訪大臣能否行簡所對無怨昵各道其所長人以爲長者久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外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頻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頔皆以進士試禮部預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頻即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自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九隴縣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入爲監察御史頻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徙知長洲縣天禧初增置諫官御史十二人頻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陳亳間民訛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爲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瑤殺從子溫裕并其財遣往按治士瑤伏誅又詔鞫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依倚后家受賕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后故不問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還侍御史頻雅善丁謂謂貶左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歲輸租稅而已至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頻疏以爲不可徙知潭州改廣西轉運使擿宜州守貪暴不法既罷去反訟頻子許嘗被刑而冒奏爲秘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州復入爲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其柩以歸訪官三班奉職卽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溧陽欒城縣主簿遷大理寺丞監真定府稅知金堂夏津二縣再遷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壻也怙勢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聞其事奏爲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還殿中侍御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丁謂復還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今瘞柴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退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爲三司度支判官還侍御史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副使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汴倉納糧綱概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或杖背徙重役琰始奏選官監視謂之定斛斗面積遷至尚書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爲青人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畫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煙景萬狀世傳以爲寶父覺見儒林傳宥幼孤不好弄長讀書屬文不雜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遷集賢校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甚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就獄曰我重賂吏爾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提點荊湖刑獄權戶部判官利州轉運使判戶部勾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攝事中廢且久止差從官宥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伸其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閟門不救降祕書監致仕起分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留司御史臺卒宥性淸介然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別業以券畀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祕書丞通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款太祖召見勞賜良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國中即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士人罕習舟楫取峽江中競渡者給漕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權軍分隸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累遷荊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副使卒秉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之擢寘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監察御史深爲宰相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爲制置茶鹽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爲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誥多退爲行內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後進改多優遷首曹遂隳舊制矣遷工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眞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敕用官制有頃因微累諭於退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此則是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諫議大夫連知潁襄二州徙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以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拜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試東封路服勤辭學經明行脩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爲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幷州將行懇求御詩爲餞上爲作五言賜之徙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秉典藩府無顯赫譽及再至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弈雖久踐中外然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飾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主簿自宣州觀察推官爲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爲不可皆笑其怯既而舟果覆擇行坐堤上董役埽卒不潰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河北兵多財不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還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累遷吏部員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陳執中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爲主命妾笞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叵迫之因中風不能語除戶部郎中集賢殿脩撰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踰年而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蔡州累遷尙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戶部判官脩起居注遷度支員外郎爲鹽鐵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爲便復爲鹽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著開皇紀三十卷摭拾遺事頗有補焉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爲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河南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稹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留居二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等復薦爲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稹與賈昌朝赴中書試講說而稹固辭召試學士院

爲集賢校理通元知河陽辟爲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爲三司度支戶部判官
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
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稹一發中走兔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
甚厚既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暴感
風眩卒稹性和易文思敏贍尤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諸聚古書畫不
計其貲購求之婦張悍嫉無子初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
喪知禮院宋郊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
語在禮志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府元方爲并州有勤留
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蘄則活饑氓在江寧則直冤獄吏之良者歟然皆不能
無小累也日嚴行簡臨政視秉擇行向稹雖無瑕可指亦皆無赫赫名詢以厚
呂夷簡復致貴顯珹頻坐善丁謂並遭斥譴固無足議者琰言謂奸邪不當用
南郊恩牽復與唐袁高論執盧杞正相類識者韙之
趙賀字餘慶開封封邱人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輒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
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臨朐縣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
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
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鹽池吏欺緡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
悉得其奸契丹入寇真宗決策澶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
東改殿中丞歷通判明州宿州徙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事
更被賀多所究詰人目爲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也召權三司戶部判官真
補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
獄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發運司占隸三司
軍將分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
至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
吏巧不能得施歲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多
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其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
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戶部
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祿卿入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
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判宗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濠州改廬州還給
事中復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朐時用轉運使李中庸薦改官中庸
沒無子賀爲主葬圖其象歲時祀于家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觀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爲嘉興縣主簿後以孫奭薦改祕書省著作
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觀陳說利害不報擢
提點利州路刑獄召爲三司戶部判官安撫河北還爲京西轉運使徙益州彭
州廣積麗水二峽地出金宦者挾富人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觀曰聚衆山谷
間與夷獠雜處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章獻太后親多占
田嘉州詔勿收賦觀又極論其不可坐失察嘉州守張約受賕貶通判杭州徙
知福州入爲三司鹽鐵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復入戶部爲
鹽鐵副使遷右諫議大夫河東都轉運使加集賢院學士判尚書刑部進給事
中知單州卒子秉常爲梓州路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陽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
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
治舟且至抗卽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
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
獄浙東叛卒鄂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溺死者
抗獨曰是日風勢趣占城鄰未必死後果得鄰於占城還爲度支三司判官以
尚書金部員外郎爲梓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
三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用是年郊祀蠲其數之
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者卻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
金山前後五部落仰此爲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也臣念蜀久安
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矣爲御史所
劾罷知宣州累遷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抗喜藏書至萬

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爲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鄄城人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隰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開拆司歷開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官既去官吏將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爲之空乃下約束禁止之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繫獄其徒欲劫之起聞亟往按誅之分其徒隸他州徙江西知徐州就爲轉運使募富室得米十七萬斛賑餓殍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洪州徙兗州有都巡檢虐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爲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巡檢復爲度支判官累遷秘書監知湖州卒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嵩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參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劇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爲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鬬流矢中臂不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救荒之策命知安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既而浚淠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爲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綵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擊賊小卻以官軍壁兩傍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爲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陽脩復言其驍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判西京御史臺尋卒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遷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鞫繫囚七人爲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爲江淮西南轉運使時初兼按察同時奉使者競爲苛刻邀聲名獨廓奉法如平時人以爲長厚入判鹽鐵勾院加史館知荆南府徙明舒湖三州積官光祿卿直秘閣以疾分司南京改秘書監卒廓寬柔恭謹人犯之不校弟唐爲吉州司理參軍博覽強記嘗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於是罷唐令歸侍養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之

鄭驤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更慶汝鄭秦州推官改秘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僉書衞州判官事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驤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藏庫遷太常博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均宜弛其禁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慶曆中與魚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爲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驤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又爲河北轉運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甫泌夏安期皆爲轉運使泌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賞驤固辭不受願命推功與二人復爲河北都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州卒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爲政愛民謙己利物有古道焉若旨浚淠河觀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戢暴驤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廓兄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宋史卷三百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一

王贄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吳鼎臣附
呂景初　馬遵　吳及　范師道　李紬
何中立　沈邈

王贄字及之潁州汝陰人能爲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詩名贄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潁故國多奇士舉進士第爲大理評事歷知舒城與會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中使就會景靈宮太極觀營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權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浚淮南漕渠廢諸堰贄言揚州召伯埭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浚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浚渠以通漕贄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鬬即死其處以誣仇人贄辨察格鬬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之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遂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定仁宗即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權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姦人僞爲皇城司刺事卒嚇賈民以取賕贄購得其主名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爲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贄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跡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救之植劍於前曰擅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眞州徙提點荊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蘄州召爲侍御史陝西用兵科斂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爲開封府判官又使陝西剌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未決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戡相視周詢是戩議遂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權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彊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併吳楚蜀晉北捍獯鬻中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尙寡然而摧堅覆敵庫府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闒茸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濫雜仕流以鐵爲錢壞亂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賫糧蕩析恆產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及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斂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幷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靡費廩祿臣以爲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貲瑕叢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關動踰再期預闕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恥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幷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寖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轄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

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僥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閫外之專俾得專之無以謗譏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己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鶩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疎闊仁宗頗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永興軍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尙書工部侍郎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圜吏見大蚍垂闌楯卽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三司開拆司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駁正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爲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畋安撫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黯言二人臨事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同脩起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義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黯亦反復辨析卒不果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用例論者以爲非便黯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黯言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勳者不可勝數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之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衞者罪以示儆懼脩省之意擢知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先出黯言君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黯當命辭卽詆延年不才不宜污侍從封詞目還中書命遂寢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爲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黯奏劾廢終身福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黯奏以爲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唯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羣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黯知許州乃言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疎斥疑間如此嘗聞先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卽時追寢前詔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遺直廳卒致問黯輒笞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黯內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吳中復等劾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任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黯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爲請授他官黯言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又

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許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冒榮之律乎國朝雍熙中書詔除官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事詔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因歲瘐死者衆而吏不任其責黯言吏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者多少而賞罰之府吏額七百人以罪廢復敘者皆數外補之黯請敘者須有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己見人不以爲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傳堯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黯剛愎自任赦書下府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爲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爲羣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黯言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黯遂巡引避黯言嘗薦誨爲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即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後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詰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室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爲先帝後乃阿諛容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既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尚書禮部侍郎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己以人齒嚙之在開封爲罪人所詈又嚙以人齒言者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譏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羣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太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劃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修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實鼎臣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爲鼎臣上京簡謫京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既至引令狐峘錢徽事言臣爲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開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贊何鄰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實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實補御史鼎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實爲朋黨臣初被黜閱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故在臣令男諶亟悉焚毀臣與實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爲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諶爲郊社齋郎鼎臣棣州人既逐京會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爲相鼎臣先論竦在幷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既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揚懷敏增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爲河北體量安撫令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

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沖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為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有司請依荊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荊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既追冊為皇后又詔立忌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為不可況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為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偷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陽微之誡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閑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時狄青為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為變景初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為兵衆所附中外為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為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數請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為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為之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權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為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為副使入為言事御史謫知宣州後復為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為侯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為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閹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剔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宮童幼實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

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月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敎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爲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夭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罷內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空虛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埸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爲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衂爲國深耻沔繇此坐廢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久之遷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毋以御寶白劄子賜近倖家人冠帔及比邱尼紫衣并實執政大臣因循苟簡畏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預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都知任守忠陵轢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會諫官陳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稾及與御史沈起輒增注與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爲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爲太廟齋郎及嘗官有守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詘

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爲撫州判官後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絕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爲御史奏請罷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儲貳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號爲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苦淹久請易爲三年宰相劉沆護葬溫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以爲非典制數疏爭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徙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爲置籍次第之召爲鹽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還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

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為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入為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還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師道勵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即言或獨爭或列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閻士良升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綸教之書嚴其課業而出絢遨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綸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繫既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遲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為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未幾召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寘臺省惡衍者指絢為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illegible]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為誰今安在[illegible]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illegible]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復修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謫知蘇州未行卒絢疏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禖還獻賦大旨言宜遠嬖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疾死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遊遵度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輒釋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罪還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為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還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中立頗以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曆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為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曆初為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鹽鐵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邈與張昷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疏爽有治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縣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闒宦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宋史卷三百二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二

張昷之　魏瓘弟琰　滕宗諒劉越附　李防
趙湘　唐肅子詢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子安石　范祥子育　田京

張昷之字景山父祕自有傳昷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還集賢校理通判常州知溫州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爲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昷之廉得冤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權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加直史館徙河北被邊諸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人敵既利其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昷之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卒亦不敢逃還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二人分所領卒爲三部使援驛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爲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爲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言於昷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昷之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又以兵自衞昷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衞者城開田況潛殺降兵數百人昷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虢州王則反貝州有言昷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得逸去今乃爲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得政詣闕自言嘗爲叔父屯田郎中疊贓免緣坐且言疊以書屬昷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稅知漢陽軍稍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光祿卿致仕卒昷之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子弟歲時奉祠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祕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綵山闕前張燈與宦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誅索侵擾瓘密以聞詔杖宦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詆天書流海島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理寺丞知衡山縣通判壽州歷知循隨安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州獠戶緣逋負沒婦女爲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就除轉運使劉鍇時計口以稅雖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欽廉高州猶未除瓘爲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人召權度支判官尋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還知蔡州潭州爲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鑿東西澳爲水閘以時啓閉擢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江軍判官史沆性險詖嘗爲瓘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餘椰子煎等餉京師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爲珍貨詔遣內侍發驗無有沆坐不實廢瓘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爲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民憚之內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獄未上內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瓘不即奏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堅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宜從事屬狄青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爲不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羲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荊南瓘以爲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諸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爲上守禦爲下攻取爲失不報後卒如瓘議徙澶州滑州又徙鄧州不行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瓘所至整辦與人置對未嘗屈史沆王逵以善訟名天下瓘既廢沆又嘗奏抵逵罪專任機數不稱循吏弟琰

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祕書省正字爲吏強敏名齊于瓘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憫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日得眞盜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

羇者財所以自贍覬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爲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晚昏耗縱私人亂法日笞扑無罪吏卒監司劾奏召判刑部仍致仕進衛尉卿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仲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祕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爇宮闥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尙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爲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宗諒左正言

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其一子賜其家錢十萬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尙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敗於定州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爲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酹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韓琦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討稱號非所宜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宗諒尙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蒞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爲莫州軍事推官隨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戶田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戶者令佐降下考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官能招攜者旌賞之改祕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祕書丞體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卽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剛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償之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卽府司軍巡院察冤獄出爲陝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遞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川陝爲四路徙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尙書工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東西路安撫上言秦羲嘗增江淮兩浙荆湖榷酤錢民頗煩擾江南以歲饑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之仍詔羲等毋得復增榷酤之利遂爲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徧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糧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采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爲斗門洩汴水淤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又徙興元府入爲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河南府徙知宿亳三州爲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中復知延州更耀潞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有論奏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商州徙隴州與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德李太后母育聖躬請祔太宗廟室處用其說冊趙德明假尙書禮部員外郎爲官告副使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院上言漢章帝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遂定令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今季冬誕聖之月而決大辟不廢

願詔有司自仲冬留大辟弗決俟孟春臨軒閱視情可矜惻者貸之他論如法真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為姦爾湘又上書請封禪未幾命管勾南宮北宅事東封泰山為東京留守推官禮成還侍御史昇州火命湘往致祠兼問民疾苦還言轉運使劉熠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景病不任事皆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赴待漏院俟禁門闢今則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者多後時乃入望敕正衙門主者察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寒暑託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宗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邸帝悅為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諭之曰卿宗姓也故賜卿祀汾陰為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置土訓錄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兼判宗正寺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宮管勾留司三司事為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河南府徙河中府為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延州還太常少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夫復知河南為集賢院學士以疾徙虢州卒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進士調郿縣主簿徙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為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冤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後守雷有終就辟為觀察推官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或薦肅為羣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別用肅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還殿中侍御史入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知舒州還侍御史為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拆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尋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為龍圖閣待制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

詢字彥猷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士獻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詢數人而已詔賜進士及第知長興縣後以太常博士知歸州用翰林學士吳育薦為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事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與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已以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懲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詢希其旨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科漢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不可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祕閣之試育亦奏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詔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唐制科之盛固不專於災異也況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頻歲而有則於事太煩令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科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絕望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為令時育由制科進帝以為得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除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轉運使會詔淮南江浙荊湖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如所屬詢爭以為不可乃移福建路還為三司戶部判官又判磨勘司出為江東轉運使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者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起居注闕人帝特用詢遂知制誥以參知政事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二州進翰林侍讀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十卷詢少刻勵自修已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悅官妓取以為妾好畜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子坰附王安石為監察御史裏行自有傳

論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嚴刻為治昷之辨冤獄配姦吏瓘奏還婦女為傭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於瓘脫械縱囚審知姦弊何其明且決也宗諒劉越以孤主立朝請太后還政越年不逮用聲名與宗諒同矣防請罷榷酤與水利湘廉問疾苦按不稱職者肅明於獄訟皆不多見也然昷之以殺降而奪官瓘以能置對而興謗詢傳會喜進竊非其據雖列侍從君子所不與也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為之本匹夫有

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況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爲孝矣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爲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述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爲江浙荊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黃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司磨勘司擢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爲發運使十餘年姦贓狼藉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既至發溥姦贓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爲溥訟奪一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震在真宗朝數論事既卒詔進其官一等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爲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挾以爲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押新羅渤海柰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瑤陰結貴侍匿兵械服用擬尚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温裕其母訴于州衆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詔鞫問士瑤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作佐郎知常熟縣遷秘書丞分司南京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宰相匿不以聞太后崩順之附疾置自言求其書出宰相家仁宗嘉其忠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數論朝廷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喜縱橫捭闔以目失明廢州里皆憚焉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倜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寘高第爲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刑部詳覆官改秘書丞爲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衞州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職田粟賑饑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入爲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與屯田徙河東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還朝卒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衞京師不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爲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略世頗稱之子安石

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爲夔峽轉運判官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幷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諜者敵動

靜輒先聞，嘗敕邊民戒嚴，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私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法，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爲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蠹弊，遂爲後法。出知永興軍、鄧襄陳鄆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范祥字晉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遷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祥帥將士拒退之，請築劉璠堡、定川砦，從之。歷知慶汝華三州，提舉陝西銀銅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不敢易，稍加損益，人輒不便，語在食貨志。提點本路刑獄，制置解鹽，累遷度支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古渭州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邊城數請城之，朝廷以餽餉之艱，不許。祥權領州事，驟請修築，未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砦，官軍戰死者千餘人，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改制置解鹽使，卒。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使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孫景郊社齋郎。熙寧中，平洮岷、疊宕、河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渭爲通遠軍，權陝西轉運副使張詵奏：「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祥因熟羌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爲守禦，乃即古渭爲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褒卹，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詔贈祕書監，錄一子末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諭之曰：「書稱堲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己，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又使河東，諭韓絳築囉兀二砦，始調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十萬夫，遼州最爲窮僻，然猶上戶配夫四百三十四，僦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十二驛，宣撫司不先告期，轉運使臨時督辦，致民皆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韋宏能約民力所勝而餽不失期，顧以訴其實翻令鞫罪，願貸被劾官吏，其爲糧在道者聽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澤。」神宗皆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檢正中書戶房，固辭，乃知韓城縣。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保疆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日疆場嘗嚴矣，一旦約敗，兵釁鬭者跌於前，耕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革右興，金繒朝委而烽煙夕舉，是持約不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安南行營郭逵、趙禼以兵十萬伐交趾，行及長沙，病死相屬，逵、禼又不輯睦，育疏其不便，不從。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劉安世劾其闒茸不肅，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蜀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察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爲大理寺詳斷官。趙元昊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

京知兵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夏守贇爲陝西經略使，奏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陳方略，賜五品服，尋爲經略安撫判官。守贇既罷，以武略應運籌決勝科，及試祕閣，與他科偕試六論，京自以記誦非所長，引去。又參夏竦軍事。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愨即軍中問攻守孰便，衆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不如講和。」京曰：「敵兵未嘗挫，安肯降我哉？」未幾，元昊使黃延德叩延州乞降，以奇兵出原渭，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不悅京，坐是改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乃上言請擇要官守滄衞，鑿西山石臼廢道以限戎馬，義勇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奇正法訓兵，徙戰馬內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之。入爲開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知蔡州，徙相、邢二州，復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縋城趣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之，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僞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慴服不敢叛。州之南關民衆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功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預察賊，降監鄆州稅。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還宮苑副使，而京獨被謫。御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爲國義獨重，不宜左遷，乃徙通判兗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密州，歷提點淮南刑獄事、京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京能招輯流民，爲之給田，除稅租，凡增戶萬七千，特遷工部郎中。然傳者謂流民之數多不實，又強爲人田，非其所樂，使民稅地倣古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價，民多不償，鞭笞督責，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滄州，拜右諫議大夫，卒。京喜論議，然語繁而迂，頗通兵戰、曆筭、雜家之術。爲人尚氣節，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相友善，俱以倜儻聞。著天人流術通儒子十數書，又有奏議十卷。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噎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強宗，爲衆人所不敢爲。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儁士。妖盜竊發，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宋史卷三百二

宋史卷三百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三

周渭　梁鼎　范正辭子諷　劉師道
王濟　方偕　曾穎叔　劉元瑜
楊告　趙及　劉湜　王彬
仲簡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于諸父力學工為詩劉鋹據五嶺昭州皆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為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強幹者涖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幷暴慶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罝口砦多戍兵監軍敖很縱其下為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詔書嘉奬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七房冶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還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為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為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俄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為榮渭奏去劉鋹時稅筭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選殿中丞屬有事交阯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中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移書交阯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換宋州加職方員外郞為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達詔市馬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簿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確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

梁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祖鉞仕蜀為劍門關使父文獻乘氏令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秭歸縣再遷著作佐郞端拱初獻聖德徽號頌萬餘言試文選殿中丞通判歙州以能聲聞有詔嘉奬徙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為民患鼎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太宗尤賞其強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寶瓶帶太宗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淳化中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効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祇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荐臻獄訟壅滋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為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俄為開封府判官遷太常博士三司右計判官又為總計判官會復三部換度支判官至道初鼎洎陳堯叟建議與三白渠及陳許鄧潁蔡宿亳數州用水利墾田事具食貨志遷都官員外郞江南轉運副使就改起居舍人徙陝西二年五將分道擊李繼遷李繼隆擅出赤檉路無功還奏軍儲失期鼎坐削三任復為殿中丞領職如故以母老求郡歷知徐密二州真宗踐位復舊官咸平四年遷兵部員外郞知制誥賜金紫時三司督逋負嚴急有久被留繫者命鼎與薛映按籍詳定多所蠲免踰月拜右諫議大夫度支使時西鄙未寧建議陝西禁解池鹽所在官鬻詔從之以鼎為制置使楊覃為轉運使張賀副之又以內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鹽事議者多言邊民

舊食青鹽其價甚賤洎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緣邊價直與蕃鹽不相遠故蕃部齎鹽至者不能貨鬻令若禁解池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冒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糧也時劉綜爲陝西轉運使鼎奏罷之綜歸朝亦密陳其非便鼎既行即移文禁止鹽商所在約束乖當延州劉廷偉慶州鄭惟吉皆不從規畫又鼎奏運咸陽倉粟以實邊粟已陳腐鼎即與民俟秋收易新粟朝廷聞而止之上封章密陳其煩擾者甚衆鼎始謀多沮遂令林特乘傳與永興張詠會鼎等同議可否於是依舊通鹽商鼎坐首議改作非是詔罷度支使守本官未幾丁內艱起復景德初知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鳳翔府以居憂哭泣傷目表求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三年卒年五十二賜二子出身鼎偉姿貌磊落尙氣有介節居官峻厲名稱甚茂好學工篆籀八分嘗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五十篇子申甫吉甫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勞謙獲嘉令正辭治春秋公羊穀梁登第調補安陽主簿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逋欠於淄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千即杖殺之郡中畏服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充臺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爲羣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因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矟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殊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旁得所棄贓賊尙有餘息正辭即載歸令醫傅藥創既愈按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端拱二年代歸與洛苑副使慕仁擇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諤同監折中倉先是令商人輸米豆而以茶鹽酬其直謂之折中復有言其弊罷之至是復置焉遷倉部員外郎同知幕府州縣官考課改判刑部歷戶部鹽鐵二判官還考功員外郎通判定揚杭三州眞宗即位遷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俄復爲鹽鐵判官咸平二年出爲河東轉運使三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時李昌齡自忠武行軍起知梓州董儼知壽州王德裔楊緘皆任轉運使後失官宰畿邑正辭上言昌齡輩貪墨著聞願陛下罷其民政詔追還儼緘餘悉代之又言治民之官牧宰爲急舉吳奮等五人堪任大郡復請令奮等各舉知縣縣令從之坐鞫任懿獄貶滁州團練副使會赦復爲倉部考功員外郎通判鄆州知淮陽軍復膳部郎中以年老求監兗州商稅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子識諷並進士及第

諷字補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禮郎又獻所爲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爲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辨數激昂喜爲名聲然亦操持在己吏不敢欺爲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舉進士第還大理評事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即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以母老不行得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爲治裝祖行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揵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爲率朝廷從其言從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觀尙御藥張懷德至觀齋祠諷頗要結之懷德薦于章獻太后遂召還問所欲言對曰今權臣驕悍將不可制蓋指曹利用也利用貶拜右司諫三司度支判官百官轉對敕近臣閱視其可行者類次以聞諷奏曰非上親覽決可否則誰肯爲陛下極言者玉清昭應宮災下有司治火所起諷曰此天之戒告乃復置獄以窮治之非所以應天也獄由是得解議者疑復

修諷上書諫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宜詔示四方使明知之於是下詔罷修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自許州來朝圖相位諷奏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固不可復用遂以惟演守河南使契丹道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爲戰地不亦信哉遼人相目不敢對擢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戶部郎中時山東饑宰相王曾青人家積粟多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京東入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又請益漕江淮米百萬自河陽河陰東下以賑貸之錢惟演倡議獻懿二太后宜祔真宗廟室諷彈奏之及言其在太后時權寵甚盛且與后族連姻請絀去仁宗不聽諷袖告身以對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爲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遂貶惟演隨州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堯佐謀反仁宗遣中官訊問復以屬諷夜中被旨究詰旦得其誣狀奏之時上章懿皇后謚宰相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日中不赴慰班諷彈士遜與崇勳俱罷諷嘗侍對帝語及郭后亡子諷言亡子大義當廢陰合帝旨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時狄棐爲直學士已久諷威氣淩棐宰相李迪右之遂特詔班棐上論者非之尋轉閣學士以疾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源觀徙會靈觀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既至郡而龐籍爲廣南東路轉運使未行上言籍爲侍御史嘗奏彈諷以三司使曲爲左藏監庫吳守則奏課遷官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則女諷以銀鞍勒遺守則相結納既出兗州乃給言貸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產於齊州市官田虧平估置獄于南京劾之諷坐方聽旨擅馳驛還兗州當贖籍所奏有不實當免官宰相呂夷簡嫉諷詭激特貶諷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貸籍止降官知臨江軍由是宰相李迪等坐親善諷皆斥歲中徙保信軍聽居舒州持母喪又許歸齊州日飲酒自縱爲時所譏服除改將作少監知淮陽軍遷光祿卿知陝州道改潞州入見帝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自服俯內修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憂復給事中卒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大臣聞而惡之又數短參知政事王隨于帝前因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先出臣爲陛下引姦邪去而朝廷清矣又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諷曰世謂大事未易可議小事不足爲所爲終何事邪及爲龐籍訟人謂大臣陰諷籍焉諷類曠達然捭闔圖進不守名檢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爲時號東州逸黨山東人顏太初作逸黨詩刺之而姜潛者又嘗貽書以疏其過云子寬之終尚書刑部郎中知濠州

劉師道字損之一字宗聖開封東明人父澤右補闕師道雍熙二年舉進士初命和州防禦推官歷保寧鎮海二鎮從事凡十年王化基呂祐之樂史薦于朝擢著作佐郎纔一月會考課又遷殿中丞出知彭州就加監察御史轉運使劉錫馬襄上其治跡召歸會蒲洛之敗奉詔劾白守榮輩獄成太宗獎其勤面賜緋魚川陝豪民多旁戶以小民役屬者爲佃客使之如奴隸家或數十戶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時有言李順之亂皆旁戶鳩集請釋旁戶爲三耆長迭主之嚋歲勞則授以官詔師道使兩川議其事師道以爲迭使主領則爭忿滋多署以名級又重增擾害廷奏非便卒罷之改祠部員外郎出爲京東轉運使真宗嗣位進秩度支咸平初范正辭薦其材堪長民徙知潤州三年改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江浙荊湖發運使四年以漕事入奏特遷司封俄爲正使改工部郎中代查道爲三司度支副使七月擢樞密直學士掌三班俄擢三司使從幸澶淵判隨駕三司充都轉運使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較等陳堯咨當爲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爲識號幾道既擢第事泄詔落其籍永不預舉師道固求辨理詔曹利用邊肅閻承翰詰御史府推治之坐論奏誣罔責爲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免所居官爲鄆州團練副使一年以郊祀恩起爲工部郎中知復州換秀州大中祥符二年以兵部郎中知潭州遷太常少卿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嶺都會剖煩析滯案無留事歲滿復加樞密直學士換左司郎中留一任七年李應機代還應機未至郡六月師道暴病卒年五十四錄幾道爲試祕書省校書郎師道性慷慨尚氣善談世務與人交敦篤工爲詩多與楊億輩酬唱當時稱之

王濟字巨川其先眞定人祖鄉有詞辯趙王鎔召置幕府鎔政衰鄉懼禍避地深州饒陽遂爲縣人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爲盜所殺將幷害濟濟伏柩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爲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讎爾賊義之捨去濟攜父骨匿山谷間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之遺以東帛奏假驛置遣歸先是濟母終於岳陽權窆佛舍至是乃併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太祖召見以其尚少且俾就學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爲鄉豪幹其利會歲旱濟悉導之分漑民田汀州以銀冶構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鞫之纔七日情得止坐數人再調胙城尉徙臨河主簿轉運使王嗣宗被詔舉法官以濟名聞遷光祿寺丞權大理丞改刑部詳覆官通判鎮州牧守多勳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幷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悅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繇是軍城畏肅就遷太子中舍詔書獎勞召判登聞鼓院拜監察御史上疏陳統天下之術節民物之道大者有十擇左右別賢愚正名器去冗食加奉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戍修民事開仕進其言切於時詞多不載咸平初濟以刑網尚繁建議請刪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預焉刑統舊條持仗行劫不以贓有無悉抵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死懼之尚不畏況緩其死乎因與齊賢廷爭數四濟詞氣甚厲目齊賢爲腐儒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爲刻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濟以爲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齊賢時爲相以河決爲憂因對幷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百萬之衆蠢茲醜虜敢爾憑陵蓋謀謨當國之人未有如昔之比臣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敵人將飲馬於河渚矣又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三年選官判大理寺上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苟非其人或有冤濫即感傷和氣王濟近數言事似有操持可試之遂令濟權判大理寺事福津尉劉瑩集僧舍屠狗羣飲杖一伶官致死濟論以大辟遇赦從流時王欽若知審刑與濟素不相得又以濟嘗忤齊賢乃奏瑩當以德音原釋齊賢王欽若議濟坐故入停官逾年復爲監察御史通判河南府景德初徙知河中府契丹南侵上幸澶淵詔緣河斷橋梁毀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曰陝西有關防隔閡舳艫遠屬軍儲數萬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搖民心因密奏寢其事上深嘉歎遣使褒諭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年判司農寺時周伯星見濟乘間言曰昔唐太宗以豐年爲上瑞臣願陛下日愼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由是忤丁謂林特劉承規輩因與欽若迭詆訾之四年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密上言還刑部郎中郡城西有錢塘湖漑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以白居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斬之上嘉其能斷大中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屬歲旱民饑躬督官吏爲糜粥日親嘗而給之錄饑民爲州兵全活甚衆是歲卒年五十九遺奏大旨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爲言濟頗涉經史好讀左氏春秋性剛直無所畏避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且託後於濟金鎖沒濟撫其孤援寘祿仕素與內臣裴愈有隙愈坐事上怒甚命憲府鞫之濟適知雜事力爲辨理遂獲輕典子孝傑國子博士

論曰渭有清節臨事多從便文鼎好規畫師道喜論世務正辭按貪吏辨冤獄濟議論挺特無所畏避五臣者仕不過監司郡守而名稱甚茂可尚哉

方偕字齊古興化莆田人年二十及進士第爲溫州軍事推官歲饑民欲隸軍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詣提點刑獄呂夷簡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

爲盜矣夷簡從之籍爲軍者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權知建安縣縣產茶每歲
先社日調民數千鼓譟山旁以達陽氣偕以爲害農奏罷之遷祕書省著作佐
郎歷知福清資陽縣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爲御史臺推直官澧州逃卒傭民
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魔魅神歲殺十二人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
決偕被詔就劾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亡狀事遂辨卒以誣告論死知雜事
龐籍薦爲御史裏行再遷侍御史南京鴻慶宮災偕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
修元昊寇塞門鄜延副總管趙振逗撓不出救詔偕往按之法當斬偕奏兵寡
不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振由是得不死爲開封府判官江南安撫三司歲出
乳香綿綺下州郡配民偕奏罷之更鹽鐵判官遷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
言以罪謫監當者監司勿得差權親民官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
制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偕以吏事進治杭州有能聲喜飲酒
至酣宴無節數月暴中風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遷光祿卿卒
曹穎叔字秀之亳州譙人初名熙嘗夢之官府見穎叔名遂更名穎叔進士及
第歷威勝軍判官渭州軍事推官御史中丞蔡齊薦爲臺主簿改大理寺丞韓
億知亳州辟僉書節度判官事通判儀州韓琦文彥博薦其才徙夔州路轉運
判官夔峽尚淫祠人有疾不事醫而專事神穎叔悉禁絕之乃教以醫藥提點
陝西路刑獄夏人納款詔與戶部副使夏安期轉運使柳灝減戍卒吏員之冗
者爲開封府判官時御史宋禧鞫衛士獄于內侍省禧不能辨及獄具內侍使
禧自爲牒穎叔言禧爲制使辱命請寘之法元昊死爲夏國祭奠使除直史館
知鳳翔府徙益州路轉運使權度支副使儂智高寇嶺南朝議以關中久弛兵
備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累遷右司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自慶曆鑄大鐵錢
行陝西民盜鑄不已三司上榷鐵之議穎叔曰鐵錢輕而貨重不可久行況官
自榷鐵乎請罷鑄諸郡鐵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從之兩川和買絹給陝西
兵而蜀人苦於煩斂穎叔爲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以易軍衣之餘者兩川之
民始無擾焉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然年老漸昏耄事頗壅積人或嘲誚
之卒于官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進士及第補舞陽縣主簿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雍邱
縣通判隰幷二州知鄆州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上言考課之法自朝廷至
員外郎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故浮薄輩日趨權門非所以養
廉恥也詔罷之提舉河北便糴會永寧雲翼軍士謀爲變吏窮捕黨與謀劫囚
以反百姓竊知多逃避元瑜馳至斬爲首者其餘皆釋去不問歷京西河東轉
運使遷右司諫劾奏集賢校理陸經謫官在河南日杖死爭田寡婦且貸民錢
監司列薦其才投託權要遂復館職請重寘於法幷坐保薦者詔屬吏遂竄經
袁州又疏李用和曹琮李昭亮不可典軍梁適不當除翰林學士范仲淹以非
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脩皆以朋黨斥逐此小人惡
直醜正者也既而與靖等相失反言前除夏竦爲樞密使諫臣數人摭其舊過
召至都門而罷之自此以進退大臣爲己任激訐陰私爲忠直薦延輕薄列之
館閣以唱和爲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己議論紛然
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因論靖知制誥不宜兼
領諫職且奉使契丹對契丹主傚六國語辱國命請加罪脩靖深惡之緣是論
者以元瑜爲奸邪後除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潭州猺人數爲寇元
瑜使州人楊謂入梅山說酋長四百餘人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爲民凡千二
百戶徙桂州固辭降鄧州坐在潭州擅補畫工易元吉爲畫助教降知隨州又
失保任改信州徙襄州富人子張銳少孤弱同里車氏規取其財乃取銳父棄
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陰賕吏爲助州斷使歸張氏銳莫敢辨既同居逾
年車卽導令求析居元瑜察知窮治得奸狀黥車竄之人伏其明歷河中府以
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卒元瑜性貪至竊販禁物親與小人爭權時論鄙之
楊告字道之其先漢州綿竹人父允恭西京左藏庫使數任事有功既死賜告
同學究出身調廬江尉時張景笞吏死而吏捕急逃歸告懼告不見納告曰君
勿憂也吾死生以之景卒免改豐城主簿邑有賊殺人投屍于江人知主名而
畏不敢言告聞親往擒賊有言賊欲報怨者告不爲動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
又捕得致於法境內肅然再調南劍州判官知南安六合錢塘寧國縣改大理

寺丞通判江寧州盜殺商人鑿舟沉屍江中有被誣告者笞服獄具告疑其無狀後數日果得眞盜徙知池州累遷尙書司封員外郎開封府推官開拆司爲趙元昊旌節官告使元昊專席自尊大告徙坐郎賓位莫之屈也除京西轉運副使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民獲濟者甚衆以疾權管勾西京留臺頃之判三司憑由理欠司爲淮南轉運使徙制置發運使除三司戶部副使更度支安撫河東改鹽鐵副使歷祠部度支司封郎中以少府監復爲制置發運使拜右諫議大夫知鄭州徙江寧府壽州告曉法令頗知財利而不務苛刻時號能吏然喜事權貴以要進一子力學有文數爲近臣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未幾卒告悲傷之尋卒

趙及字希之其先幽州良鄉人父的事契丹爲蔚州靈邱令雍熙中王師北征乃歸授偃師令因家焉及舉進士爲慈州軍事推官徙廣信軍判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魏縣徙九隴以母老監葉縣稅歷黃河御河催綱通判晉州大名府累遷尙書屯田員外郎被舉爲殿中侍御史權宗正丞詔劾夏守恩獄內侍岑守中用賄撓法及劾正其罪還侍御史夏守贇經略西鄙還及言其無功不可復樞府又疏罷郭承祐團練使未幾請知懷州徙徐州還爲三司戶部判官遷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按察使知萊州張周物貪暴及劾奏貶周物嶺外擢兼侍御史知雜事數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匿員闕與選人爲市及奏闕至即牓之吏部牓闕自及始還戶部副使以疾改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衛州召爲鹽鐵副使又以疾請知汝州歲除復召爲副使不赴徙知河中府特拜天章閣待制右司郎中祀明堂遷右諫議大夫還判大理寺流內銓出知徐州疾甚求解近職還州事乃以本官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未赴卒及和厚謙退內行尤篤所治有聲民吏愛之

劉湜字子正徐州彭城人舉進士爲澶州觀察推官再調湖南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徙陰平再遷太常博士通判劍州審閬州獄活死囚七人王堯臣安撫陝西薦之擢知耀州富平有盜掠人子女者既就擒陽死伺間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湜趣焚其屍拜監察御史王德用自隨州詔還近臣言其有反相湜保右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還殿中侍御史上言轉運使徛撫郡縣苛束官吏人不得騁其材宜稍寬假不爲改者繩治之詔諸渭州劾尹洙私用公使錢頗傅致重法以故洙坐廢還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鹽鐵副使議者謂湜探宰相意深致洙罪故得優擢焉明年宴紫宸殿副使當坐殿東廡湜不即坐趣出閤門奏之坐謫知沂州徙兗州又坐沂州誤出囚死罪降知海州起爲河東轉運使遷戶部員外郎復爲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汴水絕鑿河陰新渠通漕運如故會江南饑擢天章閣待制知江寧府奏運蘇州米五十萬斛以貸饑民除戶部郎中知廣州儂智高初平湜練士兵葺械器作鐵鎖斷江路有盜據山教貸罪招之不肯降湜知並山民資之食即徙民絕餉盜困蹙乞降民安之居二年母老求內徙遂徙徐州湜喜曰昔布衣隨計今以侍從官三品復典鄉郡過始望矣又以左司郎中知鄆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湜少賤母更嫁營卒既登第具袍笏趣卒舍迎母里人觀歎然嗜酒持法少恕改知密州以病卒

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彥英父仁偘從其族人潮入閩潮有閩土彥英頗用事潮惡其逼陰欲圖之彥英覺之挈家浮海奔新羅新羅長愛其材用之父子相繼執國政彬年十八以賓貢入太學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歷雍邱尉皇城司陰遣人下畿縣刺史多厲民令佐至與爲賓主彬至捕鞫之得所受賂致之法自是詔親事官毋得出都城易右班殿直辭不受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歷知撫州撫州民李甲饒英恃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英嘗強取人孥配嶺南州里肅然擢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徙知潭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彬發其姦贓下吏忤太后意徙京東又徙河東陝西復爲三司鹽鐵判官判都理欠憑由司累遷太常少卿卒

仲簡字畏之揚州江都人以貧傭書楊億門下億教以詩賦遂舉進士歷通判鄭州河南府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蕪湖縣通判楚州累遷尙書都官員

外郎，改侍御史、安撫京東，還，知真州，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經制陝西糧草，就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東轉運使，除侍御史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奉使陝西，多任喜怒，以馬箠擊軍士流血，仁宗面詰之，不能對，出爲河東轉運使。逾年，復爲鹽鐵副使，再遷兵部，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儂智高犯邕州，沿江而下，人告急，簡輒囚之，仍牓于道，敢妄言惑衆者斬，以是人不復爲避賊計。比智高至，始令民入城，民爭道，競以金帛遺閽者，相蹂踐，至死者甚多，其不得入者皆附賊。賊既去，以其能守城，徙知荆南。既而言者論之，遂落職，又降刑部郎中、知筠州，復爲兵部郎中，徙洪州，卒。

論曰：士抱一藝者，思奮勵以功名自效，況其設施見於政事者乎。方偕、曹穎叔、楊告、趙及、王彬之流，皆文吏，能推恩行利，剗煩去蠹，其治不下古人。劉元瑜、劉湜輩，亦不滅此數人，然而元瑜譏詆余靖，湜文致尹洙，公議所不與也。仲簡小才，所謂斗筲之器也，何足道哉。

宋史卷三百四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四

楊億 弟偉 從子紘　晁迥 子宗愨　劉筠　薛映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雍熙初，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爲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齔，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即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俄丁外艱，服除，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務學，晝夜不息。徽之間與語，歎曰：「興吾門者在汝矣。」淳化中，詣闕獻文，改太常寺奉禮郎，仍令讀書秘閣。獻二京賦，命試翰林，賜進士第，遷光祿寺丞。屬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于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于宰相。明年三月，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太宗訝有司不時召，宰相言舊制未貼職者不預，即以億直集賢院。表求歸鄉里，賜錢十五萬。至道初，太宗親製九絃琴、五絃阮，文士奏頌者衆，獨稱億爲優，賜緋魚。二年春，遷著作佐郎。帝知其貧，屢有霑賚，命爲越王生辰使。時公卿表疏多假文於億，名稱益著。眞宗在京府，徽之爲首僚，即中書疏悉億草定。即位初，超拜左正言。詔錢若水脩太宗實錄，奏億參預，凡八十卷，而億獨草五十六卷。書成，乞外補就養，知處州。眞宗稱其才長於史學，留不遣，固請乃許之。任郡人周啓明篤學有文，深加禮待。召還，拜左司諫、知制誥，賜金紫。咸平中，西鄙未寧，詔近臣議靈州棄守之事，億上疏曰：

臣嘗讀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辨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平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爲賢相，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舊稱朔方地在要荒之外，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奮兵掠地，列置郡縣。今靈州蓋朔方之故墟，僻介西鄙，數百里間無有水草，烽火亭障不相望。當其道路不壅，饋餉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爲中原之扞蔽。自邊境屢驚，兇黨猖熾，爵賞之而不恭，討罰之而無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屝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致募商人輸帛入穀，償價數倍，孤壘築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不能制邊人之命，及濟靈武之急。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之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臣以爲存有大害，棄有大利，國家輓粟之勞，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免焉。

堯、舜、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爲至治。及秦漢窮兵拓土，肝腦塗地，校其功德，豈可同年而語哉。昔西漢賈捐之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力排衆說，奮乎獨見，下詔廢之，人頌其德。故其詔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於時變，即憂萬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爲類於靈武也。必以失地爲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臣竊惟太祖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統兵裁五六千，悉付以閫外之事，士卒效命，疆場晏然，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乞選將臨邊，賜給廩賦，資以策略，許便宜而行，俾寇擾內屬，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諭以賞格，彼則奔潰，衆叛，安能與大邦爲敵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爲彼衆方黠，積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棄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得驍將數人，提銳兵一二萬，給數縣賦以資所用，令分守邊城，則寇可就擒，而朝廷得以無虞矣。

景德初，以家貧，乞典郡江左，詔令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黃簿王太沖爲大理評事，億以丞吏之賤，不宜任清秩，即封詔還。未幾，太沖補外。俄判史館。會脩冊府元龜，億與王欽若同總其事，其序次體制，皆億所定，羣寮分撰篇序，詔經億竄定方用之。三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同脩國史，凡變例多出億手。大中祥符初，加兵部員外郎、戶部郎中。五年，以疾在

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衎陳越劉筠輩厚善當時文士咸賴其題品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謗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欽若銜之屢抉其失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毀訾上素重億皆不惑其說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因得疾請歸省不待報而行上親緘藥劑加金帛以賜億素體羸至是以病聞請解官有嫉憲官劾億不俟命而去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許就所居養療書作君可思賦以抒忠憤冊府元龜成進秩秘書監七年病愈起知汝州會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即代還以爲參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閣太常寺天禧二年冬拜工部侍郎明年權同知貢舉坐考較差謬降授秘書監丁內艱屬行郊禮以億典司禮樂未卒哭起復工部侍郎令視事四年復爲翰林學士受詔注釋御集又兼史館脩撰判館事權景靈宮副使十二月卒年五十七錄其子紘爲太常寺奉禮郎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裁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翕然宗之而博覽強記尤長典章制度時多取正喜誨誘後進以成名者甚衆人有片辭可紀必爲諷誦手集當世之述作爲筆苑時文錄數千篇重交游性耿介尙名節多周給親友故廩祿亦隨而盡留心釋典禪觀之學所著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等集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弟偉景德中舉進士得第三等及第以億故升爲第二等億無子以從子紘爲後弟偉

偉字子奇幼學于億天禧元年獻頌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衢州龍游縣再補蘄州錄事參軍國子監薦爲直講駙馬都尉李遵勗守澶州辟僉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還大理寺丞知河間縣再遷太常博士用近臣薦爲集賢校理通判單州會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爲而反俱曰將有訴于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藉首惡得十餘人斬之徙知祥符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鎭公事權開封府判官又判三司開拆司累遷尙書兵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偉清愼無治劇才常秉小笏以朝知制誥缺中書以偉名進仁宗曰此非秉小笏者邪遂命知制誥權諫院嘗曰諫臣宜陳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當時譏其亡補還刑部郎中爲翰林學士祀明堂還右司郎中判太常寺爲羣牧使兼侍讀學士進中書舍人卒贈尙書禮部侍郎

紘字望之以蔭歷官知鄞縣鄞瀕海惡少販魚鹽者羣居洲島或掠商人財物入海吏不能禁紘至設方略使識者質惡少船及歸始給還且戒諭之由是不敢爲盜以億文獻賜進士出身通判越州知筠州提點江東刑獄除轉運按察使江東饑紘開義倉賑之吏持不可紘曰義倉爲民也稍稽人將殍矣紘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坐降知衡州徙越州爲荊南轉運使徙福建不赴知湖州復爲江東轉運使官至太常少卿卒紘性嚴雖家居兒女不敢妄言笑聚書數萬卷手抄事實名類豹篇

晁迥字明遠世爲澶州清豐人自其父佺始徙家彭門迥舉進士爲大理評事歷知岳州錄事參軍改將作監丞稍遷殿中丞坐失入囚死罪奪二官復將作丞監徐婺二州稅還太常丞眞宗即位用宰相呂端參知政事李沆薦擢右正言直史館獻咸平新書五十篇又獻理樞一篇召試除右司諫知制誥判尙書刑部帝北征雍王元份留守京師加右諫議大夫爲判官進翰林學士未幾知審官院爲明德章穆二園陵禮儀使同修國史知大中祥符元年貢舉封泰山祀汾陰司太常詳定儀注累遷尙書工部侍郎使契丹還奏北庭記加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淸昭應宮頌其子宗操繼上景靈宮慶成歌帝曰迥父子同獻歌頌搢紳間美事也史成擢刑部侍郎進承旨時朝廷方脩禮文之事詔令多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蠲宿直令三五日一至院迥辭以非故事乃聽伏秋還直還兵部侍郎請分司西京特拜工部尙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賜一子官河南以就養仁宗即位遷禮部尙書居臺六年累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給全俸歲時賜賚如學士天聖中迥

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子宗慤爲知制誥侍從同預宴迥坐御史中丞
之南與宰相同賜御飛白大字既罷所以寵賚者甚厚進太子少傅後復召對
延和殿帝訪以洪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變災荐臻此天所以警陛下願陛下
修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而爲祥也既而獻斧扆愼刑箴大順審刑無盡
燈頌凡五篇及感疾絶人事屛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罷朝一日贈太子
太保諡文元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傳傳致爲一家之說性樂易
寬簡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眞宗數稱其好學長
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有
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
逆計未然乎所著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耄智餘書
隨因紀述昭德新編各三卷子宗慤

宗慤字世良以父蔭爲祕書省校書郎屢獻歌頌召試賜進士及第又除館閣
校勘三遷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兼注釋御集檢閱官迥領西臺宗慤求便養通
判許州仁宗即位還殿中丞同修起居注天聖中百官轉對宗慤請減上供墾
閑田擇獄官令監司舉縣令累遷尙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綬嘗謂自唐以
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今始有晁氏焉父憂奪喪管勾會靈觀
入翰林爲學士母亡又起復兼龍圖閣學士權發遣開封府事辨雪疑獄有能
名元昊反關中久宿師以宗慤安撫陝西與夏竦議攻守策未還道拜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床及金抹器賜唃廝囉宗慤曰仲叔子奚辭
邑請繁纓孔子曰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況以乘輿
之器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不若加賜金帛後從帝郊祠感疾數求罷除資政
殿學士給事中數日卒贈工部尙書諡文莊宗慤性敦厚事父母孝篤於故舊
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在翰林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訓戒人得所宜嘗密詔
訪邊策陳七事頗施用之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舉進士爲館陶縣尉還會詔知制誥楊億試選人校太清
樓書擢筠第一以大理評事爲祕閣校理眞宗北巡命知大名府觀察判官事
自邊鄙罷兵國家閑暇帝垂意篇籍始集諸儒考論文章爲一代之典筠預脩
圖經及冊府元龜推爲精敏眞宗將祀汾脽屢得嘉獎召筠及監察御史陳從
易崇和殿賦歌詩帝數稱善車駕西巡又命筠纂土訓是時四方獻符瑞天子
方興禮文之事筠數上賦頌及冊府元龜成進左正言直史館脩起居注嘗屬
病予告滿輒再予積二百日每詔續其奉還左司諫知制誥加史館脩撰出知
鄧州徙陳州還糾察在京刑獄知貢舉還尙書兵部員外郎復請鄧州未行進
翰林學士初筠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制筠不奉詔乃
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帝
久疾謂浸擅權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請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
仁宗即位還給事中復召爲翰林學士踰月拜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
皆先白中丞筠牓臺中御史自言事毋白丞雜知天聖二年貢舉數以疾告進
尙書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知潁州召還復知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
閣直學士同修國史判尙書都省祀南郊爲禮儀使請宿齋太廟日罷朝饗玉
清昭應宮俟禮成備鑾駕恭謝從之筠素愛廬江遂築室城中構閣藏前後所
賜書帝飛白書曰眞宗聖文祕奉之閣再知廬州營塚墓作棺自爲銘刻之既
病徙于書閣卒筠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其文辭善對偶尤工爲詩初爲楊億
所識拔後遂與齊名時號楊劉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
自筠始性不苟合遇事明達而其治尙簡嚴然晚爲陽翟同姓富人奏求恩澤
清議少之著冊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入玉堂凡七集一子蚤卒
田廬沒官包拯少時頗爲筠所知及拯顯奏其族子爲後又請還所沒田廬云

薛映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後家于蜀父允中事孟氏爲給事中歸朝
爲尙書都官郎中映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通判綿宋昇州累遷太常丞王
化基薦爲監察御史知開封縣太宗召對爲江南轉運使改左正言直昭文館
爲江淮兩浙茶鹽制置副使改京東轉運使徙河東兼河西隨軍求便親知相
州再領漕京東積遷尙書禮部郎中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制置羣牧
使司梁顥安撫河北還權判度支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映臨決遣銳庭無

留事轉運使姚鉉移屬州當直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笞杖自有
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於長吏前對辨無
所異聽遣決之朝廷施用其言與鉉既不協遂發鉉納部內女口及鬻銅器抑
取其直又廣市綾羅不輸稅真宗遣御史臺推劾官儲映劾鉉得實貶連州文
學映坐常召人取告鉉狀當贖金帝特貰之在杭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封泰山爲東京留守判官還給事中勾當三班院出知河南府祀汾
陰還駐蹕西京以映有治狀賜御書嘉奬還工部尙書侍郎集賢院學士判尙
書都省進樞密直學士知昇州建言州以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帝覽章
矍然曰此朝廷豈知耶因令諸州條奏悉蠲之頃之糾察在京刑獄再判都省
歷尙書左丞知揚州徙幷州又徙永興軍拜工部尙書兼御史中丞仁宗即位
遷禮部再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曹州分司南京卒贈右僕射諡文恭映好
學有文該覽強記善筆札章奏尺牘下筆立成爲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
帶黎明據案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也子耀卿祕閣校理孫紳直龍圖閣
論曰自唐末詞氣浸弊迄于五季甚矣先民有言政厖土裂大音不完必混一
而後振宋一海內文治日起楊億首以辭章擅天下爲時所宗蓋其淸忠鯁亮
之氣未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博也劉筠後出能與齊名氣象似爾
至於文體之今古時習使然遑暇議是哉晁迥寬易與物無忤父子先後典書
命稱爲名臣薛映學藝吏術俱優而挾忿以快人之私君子病之

宋史卷三百五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五

謝泌　孫何 弟僅　朱台符　戚綸

張去華 子師德　樂黃目　柴成務

謝泌字宗源，歙州歙人，自言晉太傅安二十七世孫。少好學，有志操。買黃中知宣州，一見奇之。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知清川縣，徙彰明，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爲殿中丞，獻所著文十篇、古今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壅。泌抗疏陳其不可，且言：「邊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顒顒之情得以上達。」復言：「國家圖書多失次序。唐景龍中，嘗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掌。望遵復故事。」遂令直館分典四部，以泌知集庫。改左正言，使嶺南採訪。淳化二年，久旱，復上言時政得失。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泌上言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曰：『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太宗覽奏，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會修正殿，頗施采繪，泌復上疏，亟命代以丹堊，且嘉其忠盡，拜左司諫，賜金紫、錢三十萬。一日，得對便殿，太宗稱其任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季孟昌圖者，朝疏諫而夕去位，鑒於前代，取亂宜矣。」太宗動色久之。時羣臣升殿言事者旣可其奏，得專達於有司，頗容巧妄。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金穀送三司，覆奏而行。從之。俄判三司鹽鐵勾院。奉詔解送國學舉人，黜落旣多，羣聚喧詬，懷甓以伺泌出。泌知之，潛由他塗入史館，數宿不敢出。請對自陳，太宗問何官騶導嚴肅，都人畏避，有以臺雜對者，卽授泌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泌特預召，自是爲例。轉金部員外郎，充鹽鐵副使。頃之，魏羽爲使，卽泌之外舅，以親嫌改度支副使。因郊祀條上軍士賞給之數，太宗曰：「朕惜金帛，止備賞賜爾。」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之致。今陛下薄於躬御，賞賜特優，實歷代之所難也。」俄與王沔同磨勘京朝官。太宗孜孜爲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御崇政殿臨決，日旰未進御膳。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旣膳後御便坐。不報。俄知三班、通進銀臺司，出知湖州，再遷主客郎中、知虢州。眞宗初，邊人屢寇，泌上疏曰：

「臣竊惟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太平爾。雍熙末，趙普錄唐姚崇太平十事以獻，未幾普復相，時稱致治之策無出於此。尋普病，又遼騎擾邊，因循未行。今北邊謐寧，繼遷請命，則可行於今日矣。臣以爲先朝未盡行者，俟陛下爾。陛下自臨大寶，邊不加兵，西北肅然，民安歲登，則太平之象復何遠哉？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來直言，斯皆致太平之術，又豈讓唐開元之治也。議者或謂方今用兵異於開元，且開元邊戎孔熾，明皇卒與之和。至如漢高祖亦然。此皆屈己以寧天下，豈以輕大國而競小忿乎？請以近事言：往歲討交阯，三師一動，南方幾搖，先皇以爲得之無用，棄之實便，及授官爲藩屏，則至今竄伏。石晉之末，恥講和契丹，遂致天下橫流，豈得爲強？或者有言敵所嗜者貪色，所貪者財利，餘無他智計。先朝平晉之後，若不舉兵臨之，但與財帛，則幽薊不日納土矣。察此乃知其情，古猶今也。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餌其心矣。

臣伏覩近詔，以不逞之徒所陳述皆閭閻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於邇言者，蓋慮視聽之蔽，故採此以達物情，亦罕行其事也。先朝有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賴先帝聖聰，尋爲除之，然爲患已深矣。臣又聞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如成康刑措，由任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明皇太平，亦賓姚宋。夫精練國政，酌斟王度，未聞市井之胥、走邐之吏可當其任也。惟陛下察往古用賢致治之道，則賢者亦必盡忠竭力，以輔成太平之治矣。」

咸平二年，徙知同州，代還，知鼓司、登聞院。五

年與陳恕同知貢舉復知通進銀臺司加刑部出爲兩浙轉運使近制文武官告老皆還秩令錄授朝官並給半俸泌言請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許致仕因疾及歷任犯贓者聽從便詔可徙知福州代還民懷其愛刻石以紀去思轉兵部郎中復知審官院直昭文館知荊南府改襄州還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三泌性端直然好方外之學疾革服道士服端坐死帝聞而歎異遣使臨問恤賜錄其子衍爲太常寺奉禮郎衍將作監主簿衍爲太子中舍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祖鎰唐末秦宗權據州強以賓佐起之鎰僞疾不應還家以講授爲業父庸字鼎臣顯德中獻贊聖策九篇引唐貞觀所行事以魏元成自況得對言曰武不可黷斂不可厚奢不可放欲不可極世宗奇其言命中書試補開封兵曹掾建隆初爲河南簿太平興國六年鴻臚少卿劉章薦其材改左贊善大夫歷殿中丞知龍州而卒何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篤學嗜古爲文必本經義在貢籍中甚有聲與丁謂齊名友善時輩號爲孫丁王禹偁尤雅重之嘗作兩晉名臣贊宋詩二十篇春秋意尊儒教儀聞於時淳化三年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遷祕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言改右司諫真宗初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雋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廕例遷上覽而善之咸平二年舉入閣故事何次當待制獻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脩提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權剏使額而軍須取足及元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搆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挌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是冬從幸大名詔訪邊事何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遺君父爲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脣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衞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猋馳鳥逝贏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趫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孳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真宗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俄權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又獻疏請擇州縣守宰省三司冗員遴選法官增秩益奉未幾徙兩浙轉運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代還判太常禮院俄與晁迥陳堯咨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何先以被疾勉強

親職。一日奏事上前，墜笏於地，俯而取之，復墜笏，有司劾以失儀，詔釋之。何慚，上章求改少卿監、分司西京養疾，上不許，第賜告，遣醫診視。醫勉其然艾，何答曰：「死生有命。」卒不聽。是冬卒，年四十四。上在澶淵聞之，憫惜，錄其子言爲大理評事。何樂名教，勸接士類，後進之有詞藝者，必爲稱揚。然性褊急不能容物，在浙右事務峻刻，州郡病焉。好學，著駁史通十餘篇，有集四十卷。弟僅。

僅字鄰幾，少勤學，與何俱有名于時。咸平元年進士甲科，兄弟連冠貢籍，時人榮之。解褐舒州團練推官。會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趙安仁以僅名聞，策入第四等，擢光祿寺丞、直集賢院，俄知浚儀縣。景德初，拜太子中允、開封府推官，賜緋。北邊請盟，遣使交聘，僅首爲國母生辰使，改本府判官，遷右正言、知制誥，賜金紫，同知審官院。是冬，永興孫全照求代，眞宗思擇循良任之，御書邊肅、泊僅二名示宰相。或言僅嘗倅京府，諳民政，乃命知永興軍府。僅純厚長者，爲政頗寬，嘗詔戒焉。大中祥符元年，加比部員外郎，代還，知審刑院。頃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權知開封府，改左諫議大夫，出知河中府。歸朝，復領審刑院。久次，進給事中。天禧元年正月卒，年四十九。錄其子大理評事和爲衞尉寺丞。僅性端愨，中立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尙。有集五十卷。僅弟侑，亦登進士第，至殿中丞。

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父賦，舉拔萃，歷度支判官，卒于殿中丞。台符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黃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善詞賦。時太宗廷試貢士，多擢敏速者，台符與同輩課試，以尺晷成一賦。淳化三年，進士登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魚，再遷秘書丞、知浚儀縣。咸平元年，與楊礪、李若拙、梁顥同知貢舉，俄以京府舊僚擢太常博士，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時北邊爲梗，台符上言曰：

臣聞蠻夷猾夏，帝典所載，商周而下，數爲邊害。或振旅薄伐，或和親修好，歷代經營，斯爲長策。至於秦築長城而黔首叛，漢絕大漠而海內虛，逞志一時，貽笑萬代，此商鑒不遠也。頃者晉氏失御，中原亂離，太祖深鑒往古，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罕聞入寇，大省戍邊之卒，不與出塞之兵，關防寧謐，府庫充溢，信深得制禦之道也。幽薊之地，實維我疆，尙隔混同，所宜開拓。太宗平晉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厭亂，螳斧拒轍，用稽靈誅。興弔伐之師，又作遷延之役，自茲厥後，大肆兇鋒，殺略軍民，攻拔城砦，長驅深入，莫可禁止。當是時也，以河爲塞，而趙魏之間，幾非國家所有。旣阻歡盟，乃爲備禦，屯士馬，益將帥，芻粟之飛輓，金帛之委輸，贍給賞賜，不可勝數，繇是國家之食貨匱於河朔矣。

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繼遷受節，黎桓加爵，咸命使者鎭撫其邦，惟彼契丹未加渥澤，非所以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祥禪將終，中外引頸，觀聽德音。臣愚以爲宜於此時赦契丹罪，擇文武才略、習知邊境、辨說之士，爲一介使，以嗣位服除，修好鄰國，往告諭之。彼十年以來，不復犯塞，以臣計之，力有不足，志欲歸款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便，必歡悅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捐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旣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自當革心而束手矣。是一舉而兩得也。

台符又自請往使，時論韙之。咸平二年春旱，詔求直言，台符上疏，請重農積穀，任將選兵，愼擇守令，考課黜陟，輕徭節用，均賦愼刑，責任大臣，與圖治道。奏入，優詔褒答。入爲鹽鐵判官，改判戶部勾院，拜工部員外郎，換度支判官。景德初，鄭文寶爲陝西轉運，或言其張皇生事，徙台符代之，仍賜金紫。台符俊爽好謀，然頗以刻碎爲舉職，與楊覃聯事，覃頗欲因仍舊貫，台符則更革煩擾，議事違戾，交相掎奏，以不協聞。命御史視其狀。九月，徙台符知鄆州，覃知徐州。三年，召還，會執政有不喜者，復出知洪州，卒於舟次，年四十二。賜其子公佐同學究出身，賻錢二十萬。台符好學，敏於屬辭，喜延譽後進。有集三十卷。公佐及台符弟昌符，大中祥符中舉進士，廷試並得第五人。初，昌符登科，宰相言昌符卽台符弟，上因言台符有文學及著述可採，甚嗟悼之。公佐卒，又以次子壽隆試將作監主簿。昌符爲屯田員外郎。

戚綸字仲言，應天楚邱人。父同文，字文約，自有傳。綸少與兄維以文行知名，篤於古學，喜談名教。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沂水主簿。按版籍，得逋戶脫口漏租者甚衆。徙知大和縣。同文卒於隨州，綸徒步奔訃千里餘。俄詔起復莅職，就加大理評事。江外民險悍多構訟，爲論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申

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還。遷光祿丞。坐鞫獄陳州失實免官。著理道評十二篇。錢若水王禹偁深所賞重。久之。復授大理評事。知永嘉縣。境有陂塘之利。浚治以備水旱。復為光祿寺丞。轉運使又上其政績。連詔褒之。真宗即位。轉著作佐郎。通判泰州。將行。祕書監楊徽之薦其文學純謹。宜在館閣。命為祕閣校理。受詔考校司天臺職官。定州縣職田條制。詔館閣官以舊文獻上。嘉綸所著。特改太常丞。俄判鼓司登聞院。出內府繒帛市邊糧。詔綸乘傳往均市之。景德元年。判三司開拆。賜緋魚。改鹽鐵判官。上疏言邊事。甚被嘉獎。十月。拜右正言。龍圖閣待制。賜金紫。時初建是職。與杜鎬並命。人皆榮之。綸久次州縣。留意吏事。每便殿請對。語必移晷。或夜中召見。多所數啓。俄上奏曰。夫出納獻替。王臣之任。章疏奏議。諫者之職。臣屢蒙召對。皆延數刻。屈萬乘之尊。接一介之士。聖德淵深。包納荒穢。體其至愚。不罪觸犯。安敢循默不言。謹撫十事該治本者。附于章左。一曰王畿關輔。二曰五等封建。三曰復制科。四曰崇國學。五曰闢壙土。六曰修貢舉。七曰任大臣。八曰置平糴。九曰益廂軍。減禁兵。十曰修六典令式。詞頗深切。上為嘉獎。二年。與趙安仁晁迥陳充朱巽同知貢舉。綸上言取士之法。多所規制。並納用焉。預修冊府元龜。會置官總在京諸司之務。凡百三十司。命綸與劉承珪同領其事。判鴻臚寺。先是羣臣詔葬。公私所費無定式。綸言其事。詔同晁迥朱巽劉承珪校品秩之差。定為制度。遂遵行之。綸以三公尚書九列之任。唐末以來。有司漸繁。綱目不一。謂宜采通禮六典令式。比類沿革。著為大典。時論稱之。進秩右司諫。兵部員外郎。時詔禁羣臣匿名上封。及非次升殿奏事。綸謂忠讜之入。當開獎言路。若疏遠之士。尤艱請對。上頗嘉之。大中祥符元年。掌吏部選事。上初受靈文。綸上疏曰。臣退稽載籍。歷考祕文。驗靈應之垂祥。顯天人之相接。陛下紹二聖丕業。啓萬世洪基。勵行企道。恭默思元。上天降鑒。瑞牒昭錫。聿示臨民之戒。用恢奕葉之祥。乞詔有司。速修大祀。載命侍從。摹寫祥符。勒於嘉玉。藏之太廟。別以副本祕於中禁。傳示萬葉。無敢怠荒。然臣恐流俗幻惑。狂謀以人鬼之妖辭。亂天書之真旨。伏望端守元符。凝神正道。以答天貺。以惠烝黎。是冬。封泰山。命綸同計度發運事。禮成。遷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待制如故。被詔同編東封祥瑞封禪記。會峻待制之秩。又兼集賢殿修撰。建議修釋奠儀。頒于天下。立常平倉。隸司農寺。以平民糴。皆從之。嘗宴錢种放于龍圖閣。詔近臣為序。上覽綸所作。稱其有史才。三年。擢樞密直學士。上作詩寵之。祀汾陰。復領發運之職。居無何。出知杭州。就加左司郎中。屬江潮為患。乃立埽岸。以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胡則時領發運。嘗居杭州。肆縱不檢。厚結李溥。綸素惡之。通判吳耀卿。則之黨也。伺綸動靜。密以報則。則時為當塗者所昵。因共摺摭綸過。徙知揚州。惟揚亦溥則巡內。持之益急。求改僻郡。徙徐州。八年。與劉綜並罷學士。授左諫議大夫。代還。復知青州。歲饑。發公廩以救餓殍。全安甚衆。徙鄆州。王遵誨為勸農副使。嘗任西邊。寓家永興。閨門不肅。事將發。知府寇準為平之。綸因戲謔語及準。遵誨恚怒。以為污己。遂奏綸謗訕。坐左遷岳州團練副使。易和州。天禧四年。改保靜軍副使。是冬。以疾求歸故里。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五年卒。年六十八。

綸篤於古學。善談名理。喜言民政。頗近迂闊。事兄維友愛甚厚。維卒。訃聞。哀慟不食者數日。與交游故舊。以信義著稱。士子謁見者。必詢其所業。訪其志尚。隨才誘誨之。嘗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閭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大中祥符中。繼修禮文之事。綸悉參其議。與陳彭年並職。屢召對。多建條式。恩寵甚盛。樂於薦士。每一奏十數人。皆當時知名士。晚節為權倖所排。遂不復振。善訓子弟。雖至清顯。不改其純儉。既沒。家無餘貲。張知白時知府事。輟奉以助其喪。家人於几閣間得遺戒一篇。大率皆誘勸為學。有集二十卷。又前後奏議。有機務利害備邊均田之策。別為論思集十卷。分上下篇。天聖中。其子舜賓獻之。詔贈左諫議大夫。舜賓。官太子中書。

張去華字信臣。開封襄邑人。父誼。字希賈。好學。不事產業。既孤。諸父使督耕隴上。他日往視之。見閱書于樹下。怒其不親稼事。詬辱之。誼謂其兄曰。若不就學於外。素志無成矣。遂潛詣洛陽龍門書院。與宗人沆鑾湜結友。故名聞都下。長興中。和凝掌貢舉。誼舉進士。調補耀州團練推官。晉天福初。代還。會凝由內署拜端明殿學士。署門不接賓客。誼聞之。即日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實當顧

問四方利害所宜詢訪若不接賓客聾瞽耳目坐廢職業雖爲自安計其可得乎凝大奇之他日薦于宰相桑維翰曰凝門生中有張誼者性介直頗涉詞藝可備諫職未幾超拜左拾遺誼以晉室新造典禮未完數上章請復有唐故事又言契丹有援立之助所宜敦信謹備不可自逸以啓釁端改右補闕充集賢殿修撰歷禮部員外郎侍御史改倉部知制誥加禮部郎中乾祐初眞拜中書舍人時蘇逢吉楊邠王章輩攀附漢祖驟得大用縉紳多附之誼不爲屈故共嫉之遣誼爲吳越宣諭使與兵部郎中馬承翰同往賜官誥浙人每迓朝使必列步騎以自誇詫誼與承翰竊笑之又乘酒言詞有輕發者錢俶甚恥之乃奏誼擅箠防援官又夜集與承翰使酒語相侵坐貶均州司戶改房州司馬歲餘卒去華幼勵學敏於屬辭以蔭補太廟齋郎周世宗平淮南去華時年十八慨然歎曰兵戰未息民事不修非馭國持久之術因著南征賦治民論獻于行在召試授御史臺主簿屬三院議事不得預坐謂所親曰簿領之職非壯夫所爲卽棄官歸鄭州杜門不出者三載建隆初始攜文遊京師大爲李昉所稱明年舉進士甲科卽拜祕書郎直史館以歲滿不遷上章自訴因言制誥張澹盧多遜殿中侍御史蘇頌文學膚淺願得校其優劣太祖立召澹輩與去華臨軒策試命陶穀等考之澹以所對不應問降秩卽擢去華爲右補闕賜襲衣銀帶鞍勒馬朝議薄其躁進以是不遷秩者十六年嘗得對便殿詢及家世遂訴父始忤權貴因罹重貶宰相薛居正亦爲言之太祖爲之動容且曰漢室不道姦臣擅權此朕所親見也荆湖平命通判道州去華上言桂管爲五嶺衝要今劉鋹保境固守賴之爲扞蔽若大軍先克其城以趣番禺如踐無人之境且言桂州可取之狀有詔嘉獎代還知磁乾二州選爲益州通判還起居舍人知鳳翔府從太祖征太原監隨駕左藏庫就命爲京東轉運使歷左司員外郎禮部郎中太平興國七年爲江南轉運使雍熙中王師討幽州去華督宋州饋運至拒馬河就命掌河北轉運事三年加陝州未行著大政要錄三十篇以獻上覽而嘉之詔書褒美賜采五十匹因留不遣會許王尹京命爲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並賜金紫謂曰卿等皆朝之端士特加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踰歲就拜左諫議大夫又令樞密使王顯傳旨諭以輔成之意未幾有廬州尼道安訟弟婦不實府不爲治械繫送本州弟婦卽徐鉉妻之甥道安伐登聞鼓言鉉以尺牘求請去華故不爲治上怒去華坐前一任貶安州司馬歲餘召授將作少監知興元府未行改晉州還祕書少監知許州眞宗嗣位復拜左諫議大夫未幾還給事中知杭州兩浙自錢氏賦民丁錢有死而不免者去華建議請除之有司以經費所仰固執不許咸平二年徙蘇州頃之以疾求分司西京在洛葺園廬作中隱亭以見志景德元年改工部侍郎致仕三年卒年六十九去華美姿貌善談論有蘊藉頗尚氣節在營道得父同門生何氏二子教其學問受代攜之京師慰薦館穀並登仕籍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眞宗深所嘉賞命以縑素寫其論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然不飭邊幅頗爲淸議所貶以是不登顯用有集十五卷子師古至國子博士師錫殿中丞師顏國子博士

師德字尙賢去華十子最器師德嘗欲任以官辭不就去華曰此兒必繼吾志眞宗祀汾陰知河南府薛映薦其學行又獻汾陰大禮頌于行在是歲舉進士亦爲第一時人榮之除將作監丞通判耀州還祕書省著作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建言有逋負官物而被繫本非侵盜若惸獨貧病無以自償願特蠲之帝用其言嘗奏事殿中帝訪以時事而條對甚備帝喜曰朕藩邸知卿父名今又知卿才其後每遣使帝輒曰張師德可用契丹高麗使來多以師德主之天禧初安撫淮南苦風眩改判司農寺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尙書刑部頃之出知潁州還刑部員外郎判大理寺爲羣牧使景靈宮判官再還吏部郎中以疾知鄧州徙汝州拜左諫議大夫罷知制誥師德孝謹有家法不交權貴時相頗不悅之然亦多病在西掖九年不遷卒于官有文集十卷子景憲爲太中大夫

樂黃目字公禮撫州宜黃人世仕江左李氏父史字子正齊王景達鎭臨川召奏牋授祕書郎入朝爲平原主簿太平興國五年與顏明遠劉昌言張觀並以見任官舉進士太宗惜科第不與但授諸道掌書記史得佐武成軍既而復賜

及第上書言事擢爲著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召爲三館編修雍熙三年獻所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宗嘉其勤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舒州遷水部員外郎淳化四年春與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李蘂同使兩浙巡撫加都官知黃州又獻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一卷詔祕閣寫本進內史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論者嗤其詭誕咸平初還職方復獻廣孝新書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出知商州史前後臨民頗以賄聞俄以老疾爲言聽解職分司西京五年郊祀畢奉留守司表入賀因得召對上見其矍鑠不衰又知篤學盡取所著書藏祕府復授舊職與黃目同在文館人以爲榮出掌西京磨勘司黃目爲京西轉運改判留司御史臺車駕幸洛召對賜金紫史久在洛因卜居有亭榭竹樹之勝優游自得未幾卒年七十八所撰又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顏雜錄廣卓異記各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李白別集神仙宮殿窟宅記各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己所著爲仙洞集百卷黃目淳化三年擧進士補伊闕尉還大理寺丞知壽安縣咸平中徙知壁州未行上章言邊事召對拜殿中丞久之直史館知浚儀縣俄上言曰伏以從政之原州縣爲急親民之任牧宰居先今朝官以數任除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雖功過易見而能否難明伏見唐開元二年選羣官有宏才通識堪致理化者授刺史都督又引新授縣令於宣政殿試理人策一道惟鄄城令袁濟及格擢授醴泉令餘二百人且令赴任十餘人並放令習學臣欲望自今審官院差知州銓曹注縣令候各及三二十人一次引見於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察言觀行取其才識明於吏治達於教化者充選其有不分曲直罔辨是非者或黜之釐務或退守舊資如此則官得其人事無不治上頗嘉其好古歷度支鹽鐵判官還太常博士京西轉運使丁內艱時真宗將幸洛以供億務繁起令蒞職史尋卒上復詔權奪大中祥符中使契丹還改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就拜起居郎改陝西轉運使賜金紫陳堯咨知永興好以氣淩黃目因表求解職不許堯咨多縱恣不法有密言其事者詔黃目察之得實以聞堯咨坐罷龍圖閣職徙知鄧州八年黃目入判三司三勾院天禧初馬元方奏黃目職事不擧遂分三勾院以三人掌之黃目罷任奉朝請踰月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會靈觀判官黃目屬辭淹緩朝議以爲不稱職時以盛度知京府辭不拜即還黃目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度爲會靈觀判官兩換其任仁宗升儲拜給事中兼左庶子入內副都知張繼能嘗以公事請託黃目至是未申謝事敗降左諫議大夫知荊南府明年復爲給事中徙潭州長沙月給減於荊諸州特詔增之又諭以兵賦繁綜寄任之意五年代還知審官院黃目以風疾題品乖當改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數月求外任得知亳州俄而幼子死聞訃絕慟所疾加甚卒年五十六錄其子理國爲衛尉寺丞定國爲大理評事黃目面柔而默爲吏處劇亦無敗事有集五十卷又撰學海搜奇錄四十卷聖朝郡國志二十卷黃目兄黃裳弟黃庭黃裳孫滋並進士及第黃裳黃庭皆至太常博士

柴成務字寶臣曹州濟陰人也父自牧擧進士能詩至兵部員外郎成務乾德中京府拔解太宗素知其名首薦之遂中進士甲科解褐陝州軍事推官改曹單觀察推官還大理寺丞太平興國五年轉太常丞充陝西轉運副使賜緋再遷殿中侍御史八年與供奉官葛彥恭使河南案行遙隄歷知果蘇二州就爲兩浙轉運使改戶部員外郎直史館賜金紫入爲戶部判官還本曹郎中太宗選郎官爲少卿監以成務爲光祿少卿俄奉使高麗遠俗尙拘忌以月日未利拜恩稽留朝使成務貽書往反開諭大體國人信服事具高麗傳淳化二年爲京東轉運使會宋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所經地肥澱願免其租稅勸民種藝從之召拜司封郎中知制誥賜錢三十萬時呂蒙正爲宰相嘗與之聯外姻避嫌辭職不許俄與魏庠同知京朝官考課四年又與庠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所不便者許封駁以聞蜀寇平使峽路安撫改左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時鉅夏未寧蒲津當餽輓之衝事皆辦集得脫戶八百家以附籍府城街陌頗隘狹成務曰國家承平已久如車駕臨幸何以駐千乘萬騎邪乃奏撤民廬以廣之其後祀汾陰果留蹕河中衢路顯敞咸以爲便真宗即位還給事中知梓州未

幾代還又遣知青州表求侯永熙陵復土畢之任旋受詔與錢若水等同修太宗實錄書成知揚州入判尚書刑部本司小吏倨慢成務怒而笞之吏擊登聞鼓訴冤有詔問狀成務歎曰忝爲長官杖一胥而被劾何面目據堂決事邪乃求解職景德初卒年七十一成務有詞學博聞稽古善談論好諧笑士人重其文雅然爲郡乏廉稱時論惜之文集二十卷成務年六十六始有子比卒裁六歲授奉禮郎名貽範後爲國子博士

論曰泌述唐虞之治台符陳商周之鑒歷布腹心奏議反覆論當世事盡言無隱何建五議綸摭十事皆切於輔治何勤接士類綸樂於薦士皆足以儀表當世者也去華頗尚氣節而能作成後進黃目屬辭淹緩而著述浩瀚成務寡清白之操而專對不辱俱有足稱者焉

宋史卷三百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六十六

喬維岳 王陟附　張雍　董儼　魏廷式
盧琰　宋搏　凌策　楊覃
陳世卿　李若拙 子綽　陳知微

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周顯德初登第授太湖主簿四年還平輿令開寶中右拾遺劉積薦其才擢爲太子中舍知高郵軍通判揚州徙常州金陵平又移昇州改殿中丞太平興國初徙襄州俄丁內艱三年陳洪進表納疆土以其子文顯爲泉州留後朝廷議擇能臣關掌郡事即起維岳爲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挺然抗議以爲朝廷寄以綏遠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監守既而轉運使楊克讓率福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歸朝爲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爲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爲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創二斗門于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覆以廈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矣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權知楚州還戶部員外郎代還爲度支判官轉本曹郎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歷知懷州滄州會考課京朝官召還屬眞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留爲開封府推官或言維岳在淮南決獄不平允左右有知其事者辯之太宗特加賞異儲闈建兼左諭德轉太常少卿京府事繁維岳評處詳敏有王陟爲司錄眞宗亦稱其明幹及踐祚即命維岳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拜給事中知審官院維岳體肥年衰艱於拜趨陳乞外還小州上嘉其靜退特授海州刺史咸平初知蘇州素病風上以吳中多食魚蟹乃徙壽州仍命太醫馳療之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兵部侍郎官給其葬大中祥符中錄其孫世昌獻之並賜同學究出身維岳明習吏事有治劇才在懷州王欽若始舉進士維岳知其貴又善待陳彭年自刺郡連奏爲通判皆稱薦之

王陟者潞州上黨人淳化三年舉進士補嵐州團練推官內侍羅懷嗣言其督運有勞遷晉州觀察推官至道初度支判官李擇言薦爲著作佐郎同判大名府留知開封府司錄參軍前司錄閻仲卿善云爲屢升殿奏事眞宗尹京時頗不悅及陟代之以謹幹聞尤被待遇即位召賜緋魚袋改著作郎開封府推官乘傳陝西與轉運使督餽靈武芻糧咸平初還太常博士出爲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時趙保吉納款屢遣與內侍張崇貴裁度邊事正其經界又副崇貴使夏州賜詔命代歸會溫仲舒知貢舉命陟與刑部員外郎董龜正同考試及封印卷首俄改工部員外郎知棣州五年召歸判三司鹽鐵勾院初上以京府之舊頗隆眷遇將加擢用會有言其在貢部舉子有納賄成名者特恩寵希顯要儆大第以居事遂寢六年卒上甚憫之錄其子若拙爲奉禮郎若谷爲太廟齋郎後陟妻卒又命給其子奉使終喪制若拙官國子博士

張雍德州安德縣人治毛氏詩開寶六年中第釋褐東關尉太平興國初有薦其材者召歸改將作監丞知南雄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俄爲秘書丞充推官京城民王元吉者母劉早寡有姦狀爲姻族所知憂悸成疾又懼元吉告之遂遣侍婢訴元吉寘堇食中以毒己病將死事下右軍巡按之未得實移左軍巡推吏受劉賄掠治元吉自誣伏俄而劉死府慮囚元吉始以實對又移付司錄盡捕元推吏稍見誣構之跡且以逮捕者衆又獄已累月未能決府中懼其淹列狀引見詔免死決徙元吉大呼曰府中官吏悉受我賂反使我受刑乎府不敢決元吉歷陳所受賂主名又令妻張擊登聞鼓訴之上召張臨軒顧問盡得其枉狀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付御史鞫治時滕中正爲中丞雍妻父也詔供奉官蔚進別鞫之雍坐與知府劉保勳判官李繼凝初

盧問元吉稱冤徙左軍巡雍戒吏止令鞫其毒母狀致吏訊掠慘暴上怒雍及左右軍巡判官韓昭裔宋廷煦悉坐免所居官保勳繼凝各奪一等奉左右軍巡使殿直龐則王榮並降為殿前承旨雍熙初雍復為祕書丞御史臺推直官改鹽鐵推官遷右補闕充判官端拱初轉工部郎中判度支勾院未幾又為鹽鐵判官兼判勾院逾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月餘出為淮南轉運使淳化初遷為太府少卿二年加右諫議大夫徙兩浙轉運使入知審刑院三年充戶部使出知梓州就命為西川轉運使俄復知梓州五年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順作亂衆至萬人雍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人又募彊勇千餘守城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謂權鹽院判官謝濤伐山木為竿銷銅鍾為箭鏑紐布為索守械悉備遣推官盛梁請兵于朝未幾益綿邛彭漢州永康軍悉陷于賊順入成都僭號大蜀王勢甚盛遣其黨楊廣將十萬衆寇劍門相里貴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設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伏兵所突則墮其姦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賊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城中大恐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紿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還東門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南賊升牛頭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隅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illegible]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為神凶黨斂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illegible]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集盧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illegible]圍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石知顒將兵援賊始潰去遣施謂[illegible]西京作坊使領[illegible]州刺史世卿掌書記謂節度判官[illegible]又以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為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李規為內殿崇班至道二年改工部侍郎明年召歸復知永興軍轉禮部侍郎改刑部充度支使咸平四年還鹽鐵使上以雍齷齪小心三司事重官有裁制乃用王嗣宗代之又以其無過特拜戶部侍郎復知審刑院出知秦州徙鳳翔府景德初權知開封府事上覽奏獄京府囚二百餘人以為淹繫遣給事中董儼直昭文館韓國華同慮問決遣之三年改兵部侍郎同知審官院明年車駕朝陵判留司尚書省出知鄧州大中祥符元年請老以尚書右丞致仕詔命未至而卒年七十雍性鄙吝蒞事勤恪善為米鹽苛察以肅下恃其清幹受遇於時益矯厲以取名譽所至藩鎮宴犒率皆裁節聚公錢為羨餘以輸官祭集會賓佐糲食而已在三司置簿籍有按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為時論所誚雍姿貌魯朴始登科為滕中正壻中正子錫世寧咸笑之中正曰此人異日必顯達壽考非汝曹所及錫兄弟雖有名然終不越郎署亦無耆年者子太沖官殿中丞

董儼字望之河南洛陽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饒州加著作佐郎五年授左拾遺直史館轉右補闕充淮南西路轉運副使會罷使就命知光州儼狂躁務進不樂外郡上書乞還京師太宗怒降為祕書丞削史館職徙知忠州復為右補闕俄復直史館會併水陸發運為一儼與王繼昇同領其事就轉刑部員外郎端拱初進郎中三司度支副使坐翟馬周事左授海州團練副使移知泰州踰年以戶部員外郎知泉州召為京東轉運使時三司改易制度置三計使因留拜右諫議大夫充右計使使罷出知揚州還右諫議大夫徙潭州轉給事中歷知廣岳洪三州江陵府景德中歸朝會開封府繫囚三百餘人朝議以其稽滯命儼與韓國華張雍同慮問裁決之俄判吏部銓加工部侍郎時黃觀罷西川轉運歸闕儼與知雜御史王濟姻家因託濟言於觀求薦己知益州未幾觀復領陝西轉運得對便殿儼請其必薦己他日面陳自以孤直不為權要所容況黃觀膚淺無操持恐為執政所使妄有論薦俾臣遠適惟陛下察之真宗不之詰數日王濟得對因述儼嘗有私託且言儼性本矯詐臣語觀不可許之真宗不欲暴其事乃出儼知青州儼復請對言為權臣所擯上慰遣之久而不去乃謂之曰爾自告黃觀求知益州復有何人排斥乎儼卽蹙然且言觀濟嘗議益州須得臣往彈壓之上以其詞不類因令條析以聞復遣使陝西質問黃觀觀具述儼託王濟求薦之事且言儼素待臣非厚初淳化中儼為計使觀為判官儼知觀不飲酒一日聚食親酌以勸觀觀為強飲之有頃

都監趙贊召觀議事觀即往贊曰飲酒耶觀以實對翌日假與贊密奏觀嗜酒廢職故觀因是及之乃詔樞密直學士劉綜與御史雜治之假方引伏坐責授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不署州事大中祥符初會赦起知郢州病疽卒年五十四假後辯有材幹不學無操行所至厚納貨賂嘗令引贊吏改製朱衣每夕納假第而潛以輕帛製衣易之在銓司命胥吏市物及請其直則呵責之其鄙屑如此又廣畜姬媵頗事豪侈用傾校圖位終以是敗士大夫醜之東封恩復其官子仲容仲宗並爲太子中舍兄偉至殿中丞致仕

魏廷式字君憲大名宗城人少明法學嘗客遊趙州舍于監軍魏咸美之廨廨有西堂素凶咸美知廷式有膽氣命居之卒無恙來京師咸美弟咸信延置館舍以同宗善待之太平興國五年中第釋褐朗州法曹掾轉運使李惟清以其吏材奏知桃源縣遷將作監丞端拱初改著作佐郎通判潁州淳化二年始命李昌齡判審刑院以廷式明練刑章奏爲詳議官屢進對太宗悅其明辯遷太子左贊善大夫時初較廷臣殿最命廷式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著同勾當三班多所規制越王生日令持禮物賜之超拜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都勾院換河南東道判官改戶部員外郎知利州李順爲盜就命充陝西至益州路轉運使後入奏事太宗謂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爲宰相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賊平知寧州未至召入判大理寺至道初乘傳河朔決獄復出知宋潭二州湖南地土衍沃民喜訟產有根柢巧僞難辯者廷式立裁之吏民咸服轉吏部員外郎知桂州歷工部郎中真宗即位改刑部會王繼恩有罪下吏命廷式同按之踰宿而獄具俄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拜右諫議大夫知審刑院出知涇州咸平二年卒年四十九錄其子擿太常寺太祝舜卿爲太祝禹卿同學究出身廷式所至以嚴明稱剛果敢言爲人主厚遇然性傾險喜中傷人士君子憚其口而鄙其行

盧琰字錫圭淄州淄川人父湊右諫議大夫琰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舉解褐歷城主簿歷大理評事知安吉縣三遷太常丞通判并州至道中就加太常博士咸平二年選爲開封府判官與推官李防並命真宗謂宰相曰人之有材難得盡知但歷試而後可見占謝日特升殿諭以天府事繁慎選之意仍賜緡錢會獄空有詔獎之遷工部員外郎爲河北轉運副使時北鄙未寧調發軍儲糧道不絕以職務修舉召入遷秩刑部賜金紫復遣之任會城祁州命專董其役契丹入邊車駕幸澶州琰自定州護軍至大名即單騎赴行在召對勞問久之其子士宗時爲隰州推官特遷大理寺丞契丹請和琰上言願職六年求歸闕許之以使勞優拜吏部員外郎判三司三勾院會宋摶使契丹命權戶部副使時議東封又權京東轉運使往營頓置加戶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大中祥符二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數月授三司度支副使祀汾陰歲命與鮑中和同判留守司三司加吏部郎中俄拜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府五年再爲河北轉運使琰勤吏職所至以幹集聞頗知命嘗語親舊曰官五品服三品天不與者壽爾明年被疾詔遣中使將太醫診視六年卒年五十九時琰母八十餘無恙上憫之以士宗爲太常博士特命知懷州又以次子秘書丞士倫爲太常博士給祿終喪士倫至工部郎中度支副使士宗自有傳

宋摶字鵬舉萊州掖人治毛氏詩開寶八年宋準榜貢部得第調補遂寧尉歷雄州司理參軍改白虎令膳部員外郎鞠碼薦其能遷右贊善大夫知利豐監徙知滕州改殿中丞通判洪州復有薦者召還命提點河北西路刑獄未行改監左藏庫遷國子博士通判西京留守司得對便坐賜錢三十萬久之徙江南轉運使就遷度支員外郎真宗嗣位遷司封員外郎河東轉運使上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備諸州軍數十年鼓鑄願權罷採以紓民又請科諸州丁壯爲兵以增戎備在任凡十一年河東[illegible]西北境時邊事未息屯師甚廣摶經制漕運以幹治稱連徙他州郡輒乞留有詔褒飭兩至夏州界部發居民數詣闕奏事稱旨屢以秩滿請代朝議以摶善職就加祠部郎中賜金紫嘗薦代州承受使臣王白上以本置此職止於視軍政察邊事擿不應保奏因詔諸路自今勿得舉承受使臣景德四年入判三司勾院踰月爲戶部副使大中祥符初進秩刑部郎中俄使契丹會疾契丹主以車迎之二年卒年六十六子可法至太子中

舍舜元登進士第擢率舜元自鎭州判官改著作佐郎又賜其孫出身

淩策字子奇宣州涇人世給事州縣策幼孤獨厲志好學宗族初不加禮因決意渡江與姚鉉同學於廬州雍熙二年舉進士起家廣安軍判官改西川節度推官以彊幹聞淳化三年就命爲光祿寺丞簽書兩使判官代還拜左贊善大夫通判定州賜朱衣錦章御書歷給以實奉李順之亂川陝選官多憚行策自陳三疏蜀境諳其民俗卽命知蜀州又以巴西當益之衝道徙綿州加太常博士還朝會命爲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屯田員外郎入爲戶部判官遷都官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且以煩役爲患詔策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送之費廬之翰任廣州無廉稱以策有幹名拜職方員外郎直史館命代之賜金紫廣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請由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曲江人以爲便代還知青州東封以供億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揚州屬江淮歲儉頗有盜賊以策領淮南東路安撫使駕旋使傳進秩司封時洪州水知州李元病上與宰相歷選朝士將徙策代之上曰南昌水潦艱殆長吏當便宜從事不必稟於外計也王旦言策蒞事和平可寄方面望卽以江南轉運使授之仍詔諭差選之意饒州產金嘗禁商市鬻或有論告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責其算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知益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劍上遺之其後往劍外凡六任時以爲異策勤吏職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九年自蜀代還上頗有意擢用會已病命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糾察在京刑獄眞宗嘗對王旦言策有才用治蜀敏而有斷旦曰策性淳質和臨事彊濟上深然之是秋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榷茶之法弊甚詔與翰林學士李迪知雜御史呂夷簡同議經制稍寬其舊明年疾甚不能朝謁累遣中使挾醫存問賜名藥復表求典益尋還工部侍郎從其請天禧二年三月卒年六十二錄其子將作監主簿瓘琬並爲奉禮郎續給其奉策兄簡官國子博士分司南京

楊覃字申錫漢太尉震之後唐有京兆尹憑居履道坊僕射於陵居新昌坊刑

部尙書汝士居靖恭坊時稱三楊皆爲盛門而靖恭尤著汝士弟虞卿漢公魯士皆顯名虞卿至工部侍郎京兆尹生堪爲太子少師堪生承休昭宗朝以兵部員外郎使吳越會楊行密據淮甸絕其歸路因留浙中承休生嚴卽覃祖也署爲鎭海軍節度副使奏領春州刺史嚴生郁早卒覃少獻書於嗣王俶俶私署著作佐郎從俶歸朝爲禹城尉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擢第授徐州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知戎州再遷太常博士使陝西蠲逋負覃本名蟫至是太宗爲改焉淳化中轉屯田員外郎同判壽州巡撫使潘愼修上其政績有詔嘉獎就命知州事數月召還未上道會丁內艱州民列狀乞留轉運使以聞有詔奪情時田重進爲永興節度選覃與林特同判軍府事賜覃緋魚仍賜御書歷給以實奉重進不法覃事多抗執重進頗不悅形於辭色覃表求徙任不許就轉都官員外郎時討李繼遷調發芻糧覃特皆以急促辦爲務覃令鉗手特令卽械頸雖衣冠舊族不免人用怨嗟改職方員外郎咸平初還屯田郎中三門發運使呂蒙正在河南薦其材詔入判三司磨勘憑由理欠司四年春旱覃上言古之用刑皆避三統之月漢舊章斷獄報重盡三冬之月又唐太宗凡斷重刑日勑減膳徹樂今春物方盛時雨尚愆輦轂之下獄繫甚繁望詔有司死罪未得論決俟雨降乃復常典仍望自今凡決重刑日依唐故事以彰至仁之德嘗獻時務策五篇一曰禦戎二曰用兵三曰爲政四曰選賢五曰刑罰文多不載明年權同知貢舉出爲陝西轉運使賜金紫會邊臣言繼遷死願乘此時深入致討覃建議伐喪非禮且其子尙在當爲之備請詔邊臣謹守疆候毋得輕舉俟其衆叛親離則亡無日矣時西鄙屯兵調役甚繁副使朱台符務有爲而覃務循舊且言邊事不宜更張初寇準知青州台符爲通判至是準作相覃意台符憑恃僚舊密以上聞坐不協徙知隨州王超節制漢東覃移唐州景德二年召歸屬河北兵革之後命覃詣澶濮棣德博州巡撫振給之出知潭州王師討宜賊軍須多出長沙曹利用以聞詔書褒勞加刑部郎中大中祥符二年代馮亮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月餘改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覃勤於吏事所至以幹濟稱南海有蕃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謗議惟覃以廉著遠人便

之加右諫議大夫四年卒年五十四遣其長子奉禮郎文友乘傳赴喪詔本州護柩還其家官給所費錄其次子敏爲揚州司士參軍覃從弟蛻及從子侃傳並登進士第蛻官司封員外郎侃後名大雅自有傳

陳世卿字光遠南劍人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解褐衡州推官再調東州節度推官會李順寇兩川知州張雍以州兵馬爲數部使官分領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射中數百人賊寖盛同幕皆謀圖全計世卿正色曰食君祿當委身報國奈何欲避難爲他圖耶亟出白雍曰此徒皆懦儒存之適足惑衆不若遣出求援雍從之賊既引去世卿適丁外艱雍表其材詔追出視事就改掌書記凡七年歸朝爲祕書郎還太常丞知新安縣或薦其堪任憲臺卽召歸會張鑑出知廣州表爲通判將行召見賜緋加太常博士景德初徙知建州真宗知其材幹踰月授福建轉運使規畫南劍州安仁等銀場歲增課羨詔獎之俄代姚鉉爲兩浙路轉運使歷祠部員外郎判三司三勾院大中祥符四年改度支員外郎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屬澧州慈利縣下溪等四州蠻人侵縣境地四百餘里朝命世卿與閤門祗候史方知澧州劉仁霸同領兵討之遂還所侵地標正經界取其要領又令納所掠漢口千餘復置澧州武口等砦以控制之自是平定有詔嘉獎還朝屢述溪洞利害召對真宗器其材復自言願効用於煩劇會邵曄知廣州被疾乃授世卿祕書少監代之加賜金紫郡有計口買鹽之制人多不便至卽奏除之九年卒年六十四錄其子南安主簿儼爲太祝

李若拙字藏用京兆萬年人父光贊貝冀觀察判官若拙初以蔭補太廟齋郎復舉拔萃授大名府戶曹參軍時符彥卿在鎮光贊居幕下若拙得以就養俄又舉進士王祐典貢舉擢上第授密州防禦推官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祖嘉其敏贍改著作佐郎故事制策中選者除拾遺補闕若拙以恩例不及上書自陳執政惡之出監商州阬冶還太子左贊善大夫以官稱與父名同辭不許太平興國二年知乾州會李飛雄詐乘驛稱詔使事敗伏法太宗以若拙與飛雄父若愚連名疑其昆弟命殿直盧令珣卽捕繫州獄乃與若愚同宗通家非親不知其謀猶坐削籍流海島歲餘起授衞尉寺丞知隴州四年復舊官以政聞超授監察御史通判泰州同輔宋偓年老政弛又徙若拙通判焉未幾御史中丞滕中正薦之召歸臺頃之改右補闕時諸王出閤若拙獻頌稱旨召見賜緋魚同勾當河東轉運兼雲應等八州事嘗詣闕言邊事太宗嘉之又同掌水陸發運司雍熙三年假祕書監使交州先是黎桓制度踰僭若拙既入境卽遣左右戒以臣禮繇是桓聽命拜詔盡恭燕饗日以奇貨異物列于前若拙一不留眄取先陷蠻使鄧君辨以歸禮幣外不受其私覿使還上謂其不辱命還起居舍人充鹽鐵判官淳化二年出爲兩浙轉運使契丹寇邊改職方員外郎徙河北路賜金紫五年直昭文館還主客郎中江南轉運使若拙貌狀魁偉尚氣有幹才然臨事太緩宰相以爲言罷使知涇州至道二年黎桓復侵南鄙又詔若拙充使至則桓復稟命使還真宗嗣位召見慰問進秩金部郎中召試學士院改兵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俄知制誥咸平初同知貢舉被疾改右諫議大夫車駕北巡判留司御史臺明年使河朔按邊事知昇貝二州四年卒年五十八子繹

繹字縱之幼謹愿自修初以父使交阯有勞補太廟齋郎改太常寺太祝舉進士中第除將作監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有曰有失亡耶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有陰罪姪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擢提點河北刑獄權知貝州歲旱繹爲酒務市民薪草溢常數餓者皆以樵採自給得不死官入亦數倍邊民歲輸防城火牛草十餘萬委積久輒腐敗繹奏罷之三還本曹郎中爲利州路轉運使河北經費不支仁宗問誰可任者參知政事薛奎薦繹遂徙河北進刑部郎中直史館知延州改兵部爲江淮制置發運使內出絹五十萬匹責貿於東南繹曰百姓饑不宜重擾輒奏罷之甫半年漕課視常歲增五之一還太常少卿再知延州繹所至頗稱治自以久宦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嘗兩知鳳翔府至是又徙鳳翔尋爲右諫議大夫卒

陳知微字希顏高郵人咸平五年進士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歙州擢爲著

作佐郎、直史館、假充三司戶部判官，奉使契丹，還，太常博士、判三司都磨勘司，再為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副使。奏還東平監所侵民田六百八十家。又決古廣濟河通運路，罷夾黃河歲減夫役數萬計。還，右司諫、徙荊湖南路轉運使，召還，拜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淮南饑，遣知微巡撫，所至按視儲糧，察諸官吏能否，使還，判吏部銓，兼刑部。知微詞藻雖無奇采，而平雅適用，一日進改葦官，除目紛委，適當知微次直，思亦敏速。又判司農寺，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二年，加玉清昭應宮判官，俄以疾聞，真宗遣中貴挾太醫往視之，卒，年五十。錄其子舜卿為太常寺奉禮郎，給奉終喪，又假官船載其柩還鄉里。知微儀狀甚偉，沉厚有材幹，不務皦察，時人許其處劇。惜其母老不克終養。有集三十卷。子堯卿，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及第。

論曰：維岳明習吏事，才足以治劇，而能曲全法掾，其仁恕藹然。雍雖素稱鄙吝，而勤恪清幹，觀其捍守，亦可見矣。儼務進黷貨，廷式傾險忌刻，自不容於清議。若瑛摶經制漕運有方，策之處事精詳，治迹昭著，覃之律身廉潔，兼勤吏事，世卿之安遠，若拙之專對，皆為時論所許。繹以謹愿克世其家，知微敦實有材幹，不辱其職，亦可尚也。至若王陟以謹幹稱，而取士以謗致汙，惜哉！

宋史卷三百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六十七

上官正　盧斌　周審玉　裴濟

李繼宣　張旦　張煦　張佶

上官正字常清開封人少舉三傳後爲鄜州攝官雍熙中召授殿前承旨屢遣鞫獄還供奉官閤門祗候天雄監軍淳化中轉作坊副使劍門都監李順之亂分其黨趨劍門時疲兵數百人正奮勵士氣以禦之會成都監軍宿翰領兵投劍門與正兵合因迎擊大破賊數千衆斬馘殆盡奏至太宗嘉之詔書獎飭並賜襲衣金帶超正爲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部署翰自供奉官擢崇儀使領昭州刺史數月正被疾請尋醫至闕疾愈入對上勞問久之復遣還任所賜以金丹良藥衣帶白金十兩馬三匹授以方略令招撫殘孽慰勉遣之初川賊甚盛朝議深以棧路爲憂正以孤軍力戰挫賊鋒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賊衆三百餘敗歸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然自此沮氣矣後賊既誅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剽劫爲患王繼恩百計召誘不至正諭以朝廷恩信皆相率出降未幾加峯州團練使與雷有終並爲西川招安使代王繼恩正木彊好凌人自謂平賊有勞受人主知無所顧忌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而暴揚之衆積怨怒多上章訴其不法者太宗謂近臣曰人臣可任用者朕常欲保全正婞直而失於謙和每謗書至朕雖力與明辨然衆怒難犯恐其不能自全乃賜手札戒諭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爲念斯盡善矣正上表謝眞宗卽位改莊宅使是秋廣武叛卒劉旰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韓景祐略漢蜀邛州懷安永康軍正與鈐轄馬知節領兵趨新漢抵方井擊敗之斬旰平其黨還南作坊使賜錦袍金帶咸平初召還擢拜東上閤門使勾當軍頭引見司俄權戶部使二年出知滄州徙高陽關副都署眞拜洛州團練使車駕北巡以爲行營先鋒鈐轄尋知青州未行會王均叛屬命爲峽路都鈐轄移知梓州又歷滄瀛鎭貝四州高陽關部署以足疾求知磁州手詔慰勉會邢州地震民居不安徙正典之移瀛州景德中以河北新經兵革愼擇守臣以正知貝州還洛州防禦使復知滄州移同州再表引年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平州防禦使分司西京尋以本官致仕賜全俸仍以見緡給之四年卒年七十五子璨至內殿崇班

盧斌開封人以筆札事晉邸太宗卽位補殿直雍熙中領兵屯霸州會大舉北伐令以五千騎隨曹彬抵祁溝時契丹據河王師乏水斌請以千弩斫砦契丹遁去遂移軍夾河既克涿州令斌以萬人戍守會食盡大兵將還斌因懇言涿州深在北境外無援兵內無資糧丁籍殘失守之無利今若還師必須結陣而去以一陣之役比於固守其利百矣復慮遼人乘便剽襲宜爲之備彬以爲然遂令斌擁城中老幼並狼山南還易州彬之旋也無復行伍果爲契丹所乘諸將皆以失律被譴斌亦下樞密院問狀太宗聞其嘗建議棄涿州遂釋不問以爲霸州破虜軍緣邊巡檢端拱中又爲永興軍華州巡檢時大賊侯和尚劉渥劫與平櫟陽殺捕賊官二人斌率兵掩襲且追且鬭薄南山渡渭水抵鳳翔復至耀州擒斬並盡以勞改供奉官召還面加獎慰授閤門祗候又賜白金緡錢衣帶尋爲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太宗諭之曰川陝人情易搖設有寇擾雖他境亦當襲逐仍許便宜從事不須中覆淳化二年賊任誘等寇昌合州斌率兵頓昌州南牛鬭山偵知賊在龍水鎭值大雨斌馳馬四十里騎從數十人遂斬誘等百餘級賊衆悉平三年富順監蠻掠榮州斌晨夜倍道以赴得州兵千人署隨軍糧料以張其勢蠻乃遁追至地頭鎭東南八十里樹柵招其酋甫羌一阿奴綱諭以朝旨歃血刻石爲盟而遣之俄而榮戎資州富順監賊十五隊鈔鄉邑斌擒三百人部送闕下餘悉臨敵斬戮四年賊王蠹復起榮資斌擊滅之盡縛以獻還內殿崇班是冬李順爲亂斌卽率兵六百抵成都鬭戰連月殺數萬人明年成都不守斌還梓州集十州兵赴援知州張雍委以監護之任會江水汎溢毀子城斌勸諭州民翌日畚鍤大集自城西大濠中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二月賊渠相里貴衆二十一萬傅城下城中兵裁三千斌曰軍

法倍兵不戰然狂醜烏合非訓練之師以吾仗天子威靈必可殲蕩即感厲士伍負土塞南北門爲固守之計又突出與賊戰擊刺三十餘合賊稍却俄復大設機石連弩衝車雲梯四面鼓譟乘城矢石亂下斌與州將隨機設備長圍八十日會王繼恩令石知顒率兵來援斌出東門迎勞王師賊不戰而潰斌乘勝追斬及納降二萬餘五月賊數萬圍閬州斌領千兵赴之斬首五千圍遂解又至蓬州老雅山賊衆三千爲陣拒斌斌擊敗之至城下賊復大集斬三千級蓬州平斌傳詔安撫蓬閬渠達四州擢授西京作坊使領鹹州刺史斌在川陝六年以孤軍禦寇累立戰功表求入奏太宗遣使諭之曰俟妖孽盡殄當召汝既而賊黨集梓緜漢三州境上斌往平之未幾代還太宗親加勞問拜東上閤門使檢校左僕射加食邑三百戶賜白金千兩袍笏金帶上言葭萌路出師討賊可直入利州若寇焚棧道劍門之險不足固也請置砦柵從之尋命爲銀夏兵馬鈐轄遣與李繼隆等五路出師討李繼遷斌求對懇言曰羌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他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糧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而不失固圉之策矣時業已出師不從其議改授靈環路鈐轄領兵二萬爲前鋒令於烏白池與諸軍會斌謂李繼隆曰靈州抵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橐駞路裁十日程即不俟詔而往與諸將失期不見賊而還俄徙屯寧州以疾召歸勾當軍頭引見司咸平初卒年五十子文質殿中丞

周審玉開封人父勳以親校事唐明宗累立戰功太平興國中至隰州團練使周顯德初審玉蔭補殿直從世宗平瓦橋關甚見親信太祖受禪爲供奉官未幾加閤門祗候累遷崇儀洛苑副使西京作坊使雍熙中契丹犯塞潘美屯師定州審玉爲監軍嘗與敵戰而先鋒劉緒陷賊審玉躍馬趣擊拔緒而還以勇敢聞淳化中知貝州有驍捷卒戍州者三十七人同謀殺審玉劫庫兵而叛推虞候趙咸雍爲首審玉覺之與轉運使王嗣宗率兵悉擒其黨斬十五級磔咸雍於市先是咸雍父鐵晉天福中嘗誘契丹屠州城至是五十年而其子戮於都市耆老猶記其事咸異之審玉以功領順州刺史至道初徙并州鈐轄咸平初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爲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倚而爲也因按詰之盡得其姦狀杖其背械送闕下以目疾代還奉朝請俄丁內艱既而謂親友曰僕齒髮遲暮而未能辭祿仕者冀以慰母心爾今可行其志矣乃拜章請老得千牛衛大將軍致仕三年卒年七十四審玉晚年好讀神農本草留意方術少長兵間習知攻守之法真宗嘗召至便坐示以攻戰器方奏對疾作詔遣使就第賜白金慰恤之子允迪爲虞部員外郎

裴濟字仲溥絳州聞喜人唐相耀卿八世孫後徙家河中濟少事晉邸同輩有忮悍者濟屢糾其過失被譖出補太康鎮將未幾譖濟者坐法太宗知濟可任會即位補殿直爲天威軍兵馬監押及平太原征幽薊濟迎謁陪扈令監軍易州契丹攻城不能下以勞還西頭供奉官太平興國末江表盜起命爲巡檢還崇儀副使召還遷崇儀使監戍兵於威虜軍塗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然之促守吏開關濟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敵兵遯去太宗嘉之還西上閤門使定州都監就加行營鈐轄尋知定州契丹三萬騎來攻濟逆擊於徐河斬數千級獲牛馬鎧仗甚衆淳化初與周瑩同判四方館未幾爲鎮州行營鈐轄又與李繼隆擊賊於唐河濟短兵陷陣賊大敗走優詔褒美初繼隆以濟性剛不悅之及是役撫濟恨相知之晚改四方館使復知定州徙天雄軍鈐轄還客省使復知定州至道二年改內客省使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挾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爲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十人已劫鄘閒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然濟在鎮定凡十五年威績甚著召還知天雄軍咸平初李繼遷叛以濟領順州團練使知靈州兼都部署至州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其年清遠軍陷夏人大集斷饟道孤軍絕援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上聞嗟悼特贈鎮江軍節度三子並優進秩濟在諸使中甚有聲望及沒夏人皆惜之景德中濟妻永泰郡君景氏卒特詔追封平陽郡夫人諸子給奉終喪子德谷虞部郎中德基至如京使德豐殿中丞濟兄麗澤弟麗正並進士及第麗澤至右補闕麗正至金部員外郎麗正子德輿爲殿中丞

李繼宣。開封浚儀人。乾德中。補右班殿直。令與御帶更直。裁十七歲。命往陝州捕虎。殺二十餘。生致二虎一豹以獻。太平興國初。掌南作坊使。改供奉官。出爲邠寧慶三州巡檢都監。繼宣本名繼隆。與明德皇后兄同姓名。至是太宗爲改焉。五年。召還。承受定州路奏事。奉詔修長城口平塞威虜靜戎軍保州。又領兵入敵境。獲老幼千餘。牛畜數百。又率兵扞契丹于乾寧泥姑海口。契丹寇靜戎軍。從崔彥進過拒馬河接戰。自午至申大敗之。又爲貝州監軍。雍熙三年。曹彬北征。繼宣從先鋒李繼隆至方城。力戰三日。大軍繼至。遂克固州。進壁涿州東。又與敵鬭。乘勝攻北門克之。日領輕騎渡涿河覘敵勢。又將五千騎援米信。因率勁騎追至新城北。大敗之。斬其酋賀思相公。繼宣亦中流矢。大軍還雄州取芻糧。遇契丹新城。疾戰至暮。繼宣中十創。劍及兜鍪。明日復戰。繼隆爲敵所邀。繼宣以所部拔之。且戰且行。奪涿河。數日乃至涿州及乘州保岐溝關。又戰拒馬上。追奔至孤山。契丹乃引去。留屯滿城。俄還貝州。召入。以功超授崇儀使。代王繼恩爲易州駐泊都監。賜錢五十萬。白金五百兩。又領騎兵五千戍北平。押大陣東偏。受田重進節度。屯長城口。敵至大溝。繼宣進滿城。敵至定州奪唐河橋。重進召繼宣泊田紹斌赴援。紹斌爲敵所敗。繼宣獨按部轉鬭入定州。敵兵北去。重進命將五千騎躡其後。抵拒馬河。及敵據楊曈。繼宣徑掩擊之。遂焚廬舍而遁。雍熙四年。爲高陽關行營都監。端拱初。契丹騎至瀛鎮。繼宣率步騎萬人入敵境。抵勝務。焚聚落。獲生口。契丹乃引還。時易州候騎不至。繼宣於易州平塞軍長城口威虜靜戎順安軍至高陽。爲望櫓七所。舉烽以候警急。二年。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押大陣西偏。與李繼隆部芻糧抵威虜。還度徐河。爲敵追襲。繼宣駐軍與鬭。殺獲甚衆。又領騎二千敗契丹於保州西射城。追薄西山。有詔褒美。淳化三年。徙知保州。又轉莊宅使。築關城。浚外濠。葺營舍千五百區。造船一百艘。入難距泉以運糧。人咸便之。數月。徙定州行營都監。戍深州。改高陽關行營都監。課軍中勁弩爲入陣之備。五年。領高州刺史。會契丹泛海劫千乘縣。繼宣請於海口置砦以禦之。至道三年。還北作坊使。俄召還。加南作坊使。出爲鎮州行營鈐轄。契丹寇定州。命主無地分馬。敵至懷德橋。繼宣領兵三千掩襲之。至則契丹已壞橋。繼宣橫木而度。追奔五十餘里。契丹焚鎮州中渡常山二橋。繼宣領兵趣之。契丹保豐隆山砦。繼宣伐木治常山橋。契丹聞之大懼。拔砦遁走。繼宣銳於追襲。傅潛爲部署。繼宣詣潛請行。頗爲所抑。及召潛屬吏。詔繼宣與高瓊同主軍事。逐敵越拒馬河。復爲鎮州鈐轄。受詔按視緣邊城砦。權知威虜軍。敵騎至城下。屢出兵設伏。斬獲甚衆。俄還鎮州。咸平四年。拜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爲前陣鈐轄。與秦翰楊延昭楊嗣分屯靜戎威虜。敵至。會師于威虜。延昭嗣輕騎先赴羊山。繼宣與翰分左右隊。各整所部。翰全軍亦往。繼宣留壁赤虜。止以二騎繼進。至則延昭嗣適爲敵所乘。繼宣卽召赤虜之師與翰師合勢大戰。敵走上羊山。繼宣逐之。環山麓至其陰。繼宣馬連中矢斃。凡三易騎。進至牟山谷。大克捷。延昭嗣翰之師初頓赤虜。既而退保威虜。繼宣以所部獨與敵角。薄暮始至威虜。詔書稱獎。特加檢校官及食邑。明年。徙定州鈐轄。扞契丹于唐河。會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昭楊嗣禦敵師敗。詔繼宣與內殿崇班王汀代之。望都之敗。敵騎剽郡縣。繼宣壁徐河。契丹數十隊薄威虜。威虜魏能與戰。走之。久而繼宣始至。又寇靜戎。汀請分兵自將襲契丹。繼宣拒之。雖日出遊騎偵敵勢。屢徙砦而未嘗出戰。爲能汀所發。召還。令樞密院問狀。降爲如京副使。景德初。加如京使。鎮州鈐轄。契丹乘秋來攻。時桑贊病足。鄭誠赴定州。繼宣獨主鎮州全師。歷屯邢趙。及與契丹和。命爲高陽關鈐轄。是冬。復爲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三年。兼知瀛州。繼宣罕識字。上以河閒郡事繁。慮獄訟有枉。命高繼勳代之。止爲鈐轄。大中祥符初。徙鎮定兩路鈐轄。進秩東上閤門使。召還。改鄆州部署。加四方館使。以疾授西京水南都巡檢使。每夕罕巡警。爲留司所舉。特詔增巡檢一員專主夜巡。六年。疾甚。求至京師尋醫。卒。年六十四。子守忠。左侍禁閤門祇候。

張旦。趙州人。勇敢善射。以經學中第。至國子博士。淳化中。知陵州。時李順構亂。連下城邑。賊黨數萬攻陵州。州兵不滿三百。舊不設城塹。旦修完戰具。置鹿角砦。驅市人進戰。大敗之。殺五千餘人。獲器械萬計。詔書褒之。特遷水部員外郎。賜緋魚。由是知名。數月。西川招安使上官正言雅州密邇蠻蜑。在於鎮撫。須得

其人伏見水部員外郎張旦前守陵州以孤軍抗羣寇保全壁壘至今劍外伏其威名望改授諸司使令知州事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換他職乃授刑部員外郎賜金紫乘傳之任寇不敢犯眞宗卽位還兵部員外郎改尙食使知德清軍景德中契丹入寇陷軍壁旦與其子利涉率衆奮擊並戰沒上聞之驚悼特贈左衞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利涉崇儀副使錄其四子官時有上封事者言朝廷宜優加恩典以勸忠臣詔以恤旦事告諭天下又虎翼都虞候胡福戍軍城率兵力戰金創徧體猶奮劍轉鬭矢無虛發麾下已盡獨挺刃殺數十人副指揮使尙祚能運大擿所斬首拉脅者亦百餘人衆寡不敵遂與指揮使張睿劉福都頭輔能等四人並死之眞宗嘉歎其忠勇遣使訪遺骸唯得福尸命其子厚葬之贈福洺州團練使祚濱州刺史睿演州刺史劉福臨州刺史能等並贈諸衞率府副率又邯鄲令李晦辭赴任値道梗留德清同拒敵侍禁夏承皓部兵至大名界遇敵皆戰沒贈晦辭工部員外郎承皓崇儀使時又贈受事河朔而沒者殿直劉超供備庫使入內高班內品李知順爲六宅副使奉職胡度等三人爲內殿崇班仍各錄其子及賜其家金帛

張煦字輔暘開封人開寶末補府中牙職雍熙二年自陳太宗尹京嘗事左右命爲殿前承旨遷殿直歙州監軍兇人黃行達弟坐法抵死行達誣州將故入其罪詔宣州通判姚鉉與煦鞫之卽日決遣遷擢供奉官閤門祗候占謝日又改內殿崇班鎭定邢趙山西土門路都巡檢使契丹騎兵剽境上煦以所部斬首數十走之葛霸周瑩李繼宣稱其幹舉有詔嘉獎代還拜供備庫副使權知環州數月改岢嵐軍使又知保安軍咸平中王均亂蜀以煦爲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東砦焚其郛及樓堞均突圍而遁賊平以功就遷正使徙益州都監與知州宋太初同提總本路諸軍事有戰艦卒將謀擾動煦卽日斬之夏人寇邊改涇原儀渭都鈐轄又爲邠寧環慶路鈐轄兼巡檢安撫都監累躡寇入賊中掩殺甚衆有詔嘉獎會遣王超張凝秦翰援靈武命煦爲西路行營都監至鎭戎聞靈武已陷復還本任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鎭至柔遠川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淸遠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與凝曰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遣爲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景德元年加領賀州刺史復爲涇原儀渭鎭戎軍鈐轄再知環州四年宜州戍卒陳進反命副曹利用爲廣東西路安撫使賊衆擁判官宜州盧均僭號南平王圍象州煦以兵會利用斬之初與利用同署紙人持百枚備給立功將士及破賊利用在前軍無所給煦在後而所給過半眞宗謂其太過賊平改如京使知懷州東封歲權河陽鈐轄還文思使知曹州會江淮災歉分命大藩長吏綏撫以煦爲江南西路安撫都監俄還濟陰加北作坊使又徙滄州就轉宮苑使領康州刺史大中祥符九年加領昭州團練使知鄜州未幾復知滄州天禧三年拜西上閤門使徙并代鈐轄以老疾求近郡得知磁州四年卒年七十三煦明術數善相宅時稱其妙

張佶字仲雅本燕人後徙華州渭南初名志言後改焉父昉殿中少監佶少有志節始用蔭補殿前承旨以習儒業獻文求試換國子監丞遷著作佐郎監三白渠知涇陽縣端拱初爲太子右贊善大夫曹州民有被誣殺人者詔往按之發擿姦伏冤人得雪尋通判忻州遷殿中丞兼御河督運至道中通判陝州再部送芻糧赴靈武就改國子博士咸平初擢爲陝西轉運副使賜緋魚至延安遇夏人入寇親督兵擊敗之三年徙西川轉運副使時詔討王均以餽餉之勞遷虞部員外郎賊平分川陝爲四路以佶爲利州路轉運使有薦其武幹者召還授如京使涇原鈐轄兼知鎭戎軍徙麟府路鈐轄夏人來寇佶率兵與戰親射殺酋帥俘獲甚衆餘黨遁去詔書褒之賜錦袍金帶景德中徙益州鈐轄加宜州刺史遷文思使佶御軍撫民甚有威惠蜀人久猶懷之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以爲西京舊城巡檢鈐轄禮成加授北作坊使充趙德明官告使又爲鄜延鈐轄會秦州李濬暴卒上語近臣曰天水邊要宜速得人馬知節稱佶可任上然之遂改騏驥使就命知秦州至州置四門砦開拓疆境邊部頗怨又臨渭置采木場戎人不之爭移帳而去佶不甚存撫亦不奏加賚賜邊人追悔引衆劫掠佶深入掩擊敗走之議者又欲加恩宗哥立遵等族以拖平夏佶請

拒絕之事具此蕃傳朝廷始務寧邊以信輕信易事徙邠寧路鈐轄天禧初召爲契丹國信副使再任邠寧兼知邠州遷宮苑使未逾月擢拜西上閤門使復爲涇原鈐轄四年卒年六十九信涉獵書史好吟詠勇敢善射有方略其總戎護塞以威名自任子宗象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度支判官

論曰自古盛德之世未嘗無邊圉之患要在得果毅之臣以扞禦之昔人有言誰能去兵漢祖亦云安得猛士蓋爲此也李順叛蜀攻陷郡邑正扞劍門斌守梓潼其績最多契丹入寇審玉繼宣拔陷將於重圍之中固有餘勇信煦宣力西南勤幹威惠亦皆可取稹旦以孤城扞強寇援絕戰死一代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泯諸

宋史卷三百八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八

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玄 王延德
魏震 張質 楊允恭 秦羲
謝德權 閻日新 靳懷德

王延德，開封東明人。曾祖芝，濮陽令。祖璋，相州錄事參軍。父溫，晉末契丹內寇，溫率鄉豪捍蔽境內，里人德之。宣祖掌畿甸兵，與溫厚善。延德方總角，宣祖愛其謹重，召置左右。太宗尹京，署爲親校，專主庖膳，尤被倚信。太平興國初，授御廚副使，數月，遷正使。從征太原，未幾，加尙食使，賜浚儀縣壽昌坊宅一區，俄領薊州刺史，兼掌武德司，改皇城使，掌御輦院、左藏庫。延德所領凡五印，因對懇讓，遂罷左藏、御廚。八年，兼充親王諸宮使。延德素謹愼，以舊恩，每延訪外事。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淳化中，當進秩，延德與王繼恩、杜彥鈞使額已極，特置昭宣使以延德等爲之。至道二年，加領平州防禦使。眞宗嗣位，改領懷州。永熙復土，提點緣路供頓。咸平初，出知華州，占謝日，面請罷昭宣使，從之，實以禦侮正秩奉給優厚故也。上幸大名，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明年，以風痹請告，遣還本郡。是冬卒，年六十四，贈邕州觀察使。延德所至好撰集近事，掌御廚則爲司膳錄，掌皇城司則爲皇城紀事錄，從郊祀爲行宮使則爲南郊錄，奉詔修內則爲版築記，從靈駕則爲永熙皇堂錄、山陵提轄諸司記，及治郡則爲下車奏報錄。先是，詔史官修太祖、太宗實錄，多以國初事訪延德，又上太宗南宮事迹三卷。子應昌，莊宅使、端州團練使。

常延信，幷州平晉人。祖思，仕周，歷昭義、歸德、平盧三鎭節度。延信以蔭補牙職，領和州刺史。思卒，入爲六宅使，領郡如故。建隆初，改領平州，坐與妻族相訟，左授右監門衛副率，領護滑州黃河隄。開寶中，爲京新城外汴河南巡檢，出爲澶關監軍。延信以關路巖險，奏易道路及塡禁阬，役工四十餘萬。又監通許鎭兵，改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賜袍帶、錢百萬。太平興國初，秩滿，留再任，賜錢四十萬。時亡命卒多以山林爲寇，延信嘗領徒捕殺三百餘人。又爲唐鄧都巡檢使，代還，繼改右淸道、右司禦二副率。雍熙三年，命督鎭州以北至軍前芻糧。是冬，爲全邵六州都巡檢使，令疾置之任，就充羊狀六砦都鈐轄，還右衛副率。會誠州蠻歸款，命延信馳入溪洞，索其要領。又逐蠻直趨古鎭，過西延大木諸洞，蠻人慴伏。淳化中，歷晏鄧宋曹等州都巡檢使，改左監門衛將軍，屢部徒修護河防，改左領軍、左屯衛二將軍，充西京水南都巡檢使。有盜掠彭婆鎭及甲馬營，延信馳以往，悉擒之。咸平中，歷太康、鞏縣二監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四。

程德玄字禹錫，鄭州滎澤人。善醫術。太宗尹京，邑召置左右，署押衙，頗親信用事。太祖大漸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趣赴宮邸者，德玄遽起，不暇盥櫛，詣府，府門尙關，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盤桓久之，俄頃見內侍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德玄因從以入，拜翰林使。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來朝，命德玄迎勞之。船艦度淮，暴風起，衆恐，皆請勿進，德玄曰：「吾將君命，豈避險。」以酒祝而行，風浪遽止。三年，遷東上閤門使，兼翰林司事。是秋，領代州刺史。從征太原，爲行宮使，師還，以功改判四方館事，俄遷領本州團練使，又加領本州防禦使。五年，坐市秦隴竹木聯筏入京師，所過矯制免算，又高其估以入官，爲王仁贍所發，責授東上閤門使、領本州刺史、陝府西南轉運使。左拾遺韋務昇、京西轉運使起居舍人程能、判官右贊善大夫時載坐縱德玄等於部下私販鬻，務昇洎能並責授右贊善大夫，載將作監丞。是冬，車駕幸魏府，命總御營四面巡檢，掌給諸軍芻糧。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頗信其言，繇是趨附者甚衆，或言其交游太盛，遂出爲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復拜慈州刺史，移知環州。時西鄙酋豪相繼內附，詔以空名告敕百道付德玄，得便宜補授。頃之，以疾求致仕，優詔不許。淳化三年，改本州團練使、知邠州，未半歲，復典環州。李順之寇西蜀，移知鳳州，兼領鳳城階文等州駐泊兵馬事，徙慶州。咸平中，入朝，眞宗命坐撫勞，訪以邊事，俄出知幷州，兼幷代副都部署，移鎭州，受代歸闕。景德初，卒，年六十五。大中祥符中，其子繼宗上章懇祈贈典，上憫之，特贈鄭州防禦使。兄德元，同仕王府，至內酒坊副使。繼宗，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次子繼忠，內殿崇班。德元

子賁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累遷太常博士

王延德大名人少給事晉邸太平興國初補殿前承旨再遷供奉官六年會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延德與殿前承旨白勳使焉自夏州渡河經沙磧歷伊州望北庭萬五千里雍熙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授崇儀副使掌御廚明年拜正使出知慶州淳化二年代還監折博倉延德與張齊賢善因國子博士朱貽業通言齊賢求免掌庾希進用齊賢爲言之上怒曰延德願掌倉以自效未踰月又禱宰相求免何也因召延德詰責自言未嘗遣貽業詣相府有所求請上疑齊賢不實召貽業至貽業又諱之齊賢恥自辨因頓首稱罪上怒卽以延德領懿州刺史以寵之五年提點三司衙司磨勘憑由司未幾拜左屯衛大將軍樞密都承旨俄授度支使眞宗卽位轉左千牛衛上將軍充使如故延德前使西域冒寒不汗得風痺疾艱於步履咸平初出爲舒州團練使知鄆州徙青州坐市物有剩利降授左武衛將軍久病落籍遣家人代詣登聞鼓院求休致上以其久事先帝復授左千牛衛上將軍致仕景德三年卒年六十八延德以攀附得官傾險好進時人惡之兄延之乾德六年進士至屯田郎中致仕

魏震不知何許人祖浩贍國軍榷鹽制置使父鉞蒲臺令震初用祖蔭當補廷職自以習詞業不屑就姚恕嘗與鉞蒲臺交代及爲皇子教授太宗在藩邸恕嘗稱震之材因召寘邸中卽位補殿直廬壽入州巡檢從征河東掌行在左藏庫改供奉官雍熙初溫州進瑞木成文震作詩賦以獻拜崇儀副使賜白金二千兩掌內弓箭庫出知保州會諸將北伐爲幽州西北路鈐轄下飛狐蔚州以功就遷崇儀使知蔚州復知保州移秦州鈐轄端拱中召拜西上閤門使俄知廬州徙澶州淳化二年進東上閤門使知鄜州坐事免至道初起爲洛苑使知洪州二年復爲東上閤門使知定代二州並兼行營鈐轄咸平元年卒子致恭殿中丞

張質字守朴博州高唐人少孤養于兄贊贊爲樞密院典謁質因得隸兵房頗爲趙普曹彬所知太宗征河東還駐鎭陽彬方典樞務一夕譏詷發屯兵時軍戴簿領阻留在道質潛計兵數部分軍馬及得兵籍較之悉無差謬淳化中累遷本房副都承旨咸平初授左監門衛將軍樞密副都承旨先是樞密吏皆以年勞次補有至主事而憎其職者景德三年夏內出公事三條令主事以下詳決之命質與禮房副承旨尹德潤宿御書院考第翌日上親臨閱視凡選補四十餘人不中式十餘人以質爲左屯衛大將軍加給月奉歷右神武軍右衛二大將軍大中祥符七年轉都承旨在樞要僅五十日練習事程精敏端愨未嘗有過舊本院吏罕有遷至都承旨者上素知質廉謹故以授之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更易之制且命條具利害質纂爲三篇目曰兵要以進上覽而稱善好養生之術老而不衰以是多接隱人方士然語不及公家事每大祀巡幸質多爲行宮使或領巡檢提點供頓之務天禧元年九月方候對承明殿暴中風眩輿歸卒年七十四錄其子大理評事純爲衛尉寺丞孫思道爲三班奉職

楊允恭漢州綿竹人家世豪富允恭少倜儻任俠乾德中王師平蜀羣盜竊發允恭裁弱冠率鄉里子弟砦于清泉鄉爲賊所獲將殺之允恭曰苟活我當助爾賊素聞其豪宗乃釋之陰結賊帥子日與飲博陽不勝償以貲使伺賊將害允恭其子以告因遁去內客省使丁德裕討賊至州允恭以策干之署綿漢招收巡檢賊平補殿前承旨太平興國中以殿直掌廣州市舶自南漢之後海賊子孫相襲大者及數百人州縣苦之允恭因部運入奏其事太宗卽命爲廣連都巡檢使又以海鹽盜入嶺北民犯者衆請建大庾縣爲軍官鬻鹽市之詔建爲南安軍自是冒禁者少賊有葉氏者衆五百餘往來海上允恭集水軍造輕舠掩襲其首斬之餘黨棄船走伏匿山谷允恭伐木開道悉殲焉賊寇每遇風濤則避止洲島間允恭領衆涉海捕之殆盡賊皆望風奔潰又抵漳泉賊所止處盡奪先所劫男女六十餘口還其家詔書嘉獎賜錢十萬轉供奉官詔歸改內殿崇班時緣江多賊命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拏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趣通州境上躡海賊賊係衆舟張幕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爲幕所禦礮中允恭左

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泅者以縋連鐵鉤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檝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辨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淳化五年轉西京作坊使初產茶之地民輸賦者悉計其直官售之精麤不校咸輸榷務商人弗肯售久即焚之允恭曰竭民利而取之積腐而棄之非善計也至道初劉氏建議請廢緣江榷務許商人過江聽私貨鬻允恭以爲諸州新陳相揉兩河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雜以數品即商人少利請依舊江北置務均色號以年次給之事下三司鹽鐵使陳恕等以允恭議爲是詔從之即命允恭爲發運使始改擘畫爲制置以西京作坊副使李延遂著作佐郎王子輿並爲同發運使巢廬江二縣舊隸廬州道遠多寇民輸勞費允恭請以二縣建軍詔許之以無爲爲額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地則上下其直民利商鹽之賤故販者益衆至有持兵器往來爲盜者允恭以爲行法宜一即奏請悉禁而官遣吏主之事下三司三司言其不可允恭再三爲請太宗始從之是歲收利巨萬允恭與王子輿秦羲同主茶鹽之任多作條制遂變新法真宗即位改西京左藏庫使又言川峽鐵錢之弊曰凡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之一今輸鐵錢亦一而吏卒奉舊給銅錢之一今給鐵錢五及行用交易則鐵錢之十爲銅錢之一且民入田稅以一爲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給增一爲五官又失其四矣吏卒得五用十復失其半矣臣在先朝嘗陳其事願變法以革其弊先帝方議行之會賊順叛援而止今陛下繼成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且饒信之銅積數千萬若遣運于荊達于蜀蜀素多銅俾變益遂各置監鼓鐵歲用均給不十年悉用銅錢矣議雖未用然自是吏卒奉給始改用十鐵錢易銅錢之一俄知通利軍兼黃御河發運使會議減西鄙屯兵以息轉餉召允恭與崇儀副使竇神寶閤門祇候李允則馳往經度圖上郡縣山川之形勝允恭因建議曰白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芻粟之運其策有三然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數斛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鋪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衞加戈刃于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于外尋爲議者所沮而止復遣之任又議江淮鹽鐵使陳恕力爭詔從允恭之議加領康州刺史咸平初以北邊賣馬未有定直命允恭主平其估乃置估馬司鑄印以爲常制王均之亂上慮南方有聚寇命允恭爲荊湖江浙都巡檢使內殿崇班楊守遵副之賜與甚厚二年夏以疾聞遣其子大理評事可乘傳侍疾七月卒于昇州年五十六賜其次子告同學究出身賻錢二十萬絹百匹又以錢五萬帛五十匹給其家命揚州官造第一區賜之允恭有膽幹能以方略捕賊王小波之亂也李順之兄自榮據綿竹土人多被脅從允恭兄允升第允元率鄉里子弟併力破之又爲王師鄉導執自榮詣劍門以獻王繼恩表其事詔賜允升學究出身授本縣令允元什邡令明年召赴闕授允升右贊善大夫允元大理評事可咸平元年進士喜屬文有吏幹累召試歷戶部鹽鐵判官知洪宣潤壽潭州至都官員外郎告虞部員外郎

秦羲字致堯江寧人世仕江左曾祖本岳州刺史祖進遠寧國軍節度副使父承裕建州監軍使知州事李煜之歸朝也承裕遣羲詣闕上符印太祖召見悅其趨對詳謹補殿直令督廣濟漕船太平興國中有南唐軍校馬光璉等亡命荊楚結徒爲盜羲受詔縛光璉以獻太宗壯之積勞改西頭供奉官決獄于淮南諸州淳化中又督洛南採銅冶有終稱其有心計遣監興國軍茶務會楊允恭改茶鹽法薦羲掌真州榷務尋提點淮南西路茶鹽得羨餘十餘萬遂與允恭同爲江淮制置擢授閤門祇候兼制置礬稅咸平初入奏真宗面加慰勞淮南榷鹽二歲增錢八十三萬餘貫以勞改內殿崇班又兼制置荊湖路江南羣盜久爲民患羲討捕皆盡四年領發運使事改供備庫副使獻議增榷酤歲十八萬緡所增既多尤爲刻下會歲旱詔罷之景德初遷供備庫使知江陵府坐舉官不如狀削秩大中祥符初起授供備庫副使宿州監軍稍遷東染院副使明年廣州言澄海兵嘗捕宜賊頗希恩榮驚軍中不能制部送闕下上以遠方

大鎮宜得材幹之臣鎮撫之宰相歷言數人皆不稱旨上曰秦羲可當此任復授供備庫使充廣州鈐轄歷東染院使知蘇州改崇儀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因對求典藩郡還內園使知泉州天禧四年代還道病卒年六十四羲知書好爲詩喜賓客頗有士風歷財貨之任凡十餘年精勤練習號爲稱職

謝德權字士衡福州人父文節初仕王氏爲侯官令後入南唐爲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周世宗南征文節獨擐甲度大江潛覘敵壘吳人號爲鐵龍後守鄂州拒宋師戰沒德權初以父死事李煜署莊宅副使歸宋詣登聞檢院自薦補殿前承旨還殿直陝西巡檢以勞就改右侍禁咸陽浮橋壞轉運使宋太初命德權規畫乃築土實岸聚石爲倉用河中鐵牛之制纜以竹索繇是無患咸平二年宜州溪蠻叛命陳堯叟往經度之德權預其行以單騎入蠻境諭以朝旨衆咸聽命堯叟以聞加閤門祗候廣韶英雄連賀六州都巡檢使代歸提點京城倉草場先是倉積多患地下濕德權累甓爲臺以藉之遂無敗腐京城衢巷狹隘命德權廣之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臣已受命不可中止今沮事者皆權豪聲容屋室僦資耳非有他也上從之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之制會有兇人劉曄僧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搆西夏爲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鞫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妄泌獨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曰泌欲陷大臣耶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上乃可之六年命城新樂縣還供奉官又命浚北平砦濠葺蒲陰城一日遽乘傳詣闕求對且言邊民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塞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爲今歲契丹必寇內地令邊兵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壘闊遠請急詔甃之仍葺澶州城北治德清軍城塹以爲豫備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上慰遣之既而契丹果圍蒲陰及聞有詔修河北行宮德權又驛奏請車駕毋渡河及至澶州德權單馬間道赴行在未幾還內殿崇班提轄三司衙司德權爲設條制均其差使有大將隸內侍主藏內侍爲奏留規免煩重之役德權擿奏白上極言僥倖上稱其有守又命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兼督輦運前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而主者因循隄防不固但挑沙擁岸趾或河流汎溢即中流復塡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爲垠棄沙隄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爲大錐以試築隄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即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岸建議廢京師鑄錢監徙西窰務于河陰大省勞費改崇儀副使兼領東西八作司先時每營造患工少至終歲不成德權按其役皆刻日而就大中祥符元年議東封命與劉承珪戚綸同計度發運還供備庫使預修玉淸昭應宮時累徙民舍以廣宮地劉承珪議掘地及丈加築以壯基址德權患其勞役過甚日與忿爭不能奪遂求罷復領京城倉草場導金水河自皇城西環太廟凡十餘里三年出知泗州占謝日自陳臣久領京務頗慮中外觀聽謂臣負譴外還願稍進其秩詔改西染院使遣之至任踰月卒年五十八以其子平爲定遠主簿給奉終喪德權淸苦幹事好興功利多所經畫見官吏徇私者必面斥之所至整肅然喜采察纖微以聞于上朝論惡之

閻日新宿州臨渙人少爲本州牙職補三司使役吏淳化中選隸壽王府主邸中記簿真宗即位擢爲供奉官提點雄霸靜戎軍榷場咸平元年還內殿崇班永興軍駐泊都監徙劍門關兼知劍門縣就加供備庫副使慶州都監景德初命管勾邠寧環州駐泊兵馬時部署張凝屢入邊界焚族帳日新皆提兵應援俄知涇州未幾移慶州上言野溪三門等族恃嶮隘桀黠難制請開古川道東至樂業鎮西出府城從之就轉供備庫使知環州兼邠寧環慶路鈐轄緣邊都巡檢使安撫都監俄換涇原儀渭路二年還如京使領蘄州刺史上朝陵東封皆命爲行宮使大中祥符初改文思使日新起胥史好云爲以進取嘗上言羣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童齓以受奉望自今年二十以上乃給廩又京城百官早朝而學士丞郎舍人以上導從呵止太盛難於趨避望令裁減又屢請對多所建白且自陳筋力尙壯願正授刺郡守邊城以効用俄真拜坊州刺史知渭州兼涇原路駐泊鈐轄將祀汾陰故改知同州事儼信頓即日新所部車駕至迎謁獻方物勞問久之遂從祀脽上賜以襲衣金帶還過新市鎮又毀綵樓

樂伎以迓駕。明年，徙知徐州。代還，以足疾改又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團練使、知單州。疾益甚，許還京師。天禧初卒，年六十八。

靳懷德，博州高唐人。祖昌範，殿中丞。父隱，禹城令。懷德太平興國中明法，解褐廣安軍判官。秩滿，授鴻臚寺丞，歷著作佐郎、太子左贊善大夫，通判相州，改殿中丞，通判廣州。還，國子博士，通判滄州，歷虞部比部員外郎，又通判莫州，知德州。咸平中，契丹入寇，懷德固守城壁。又轉運使劉通言其善政，連有詔褒之。徙知密州。會留後孔守正之鎮，代還。鹽鐵使陳恕判官王濟薦其武幹，換如京使、知邛州。懷德本名湘，素遊寇準之門，準父名湘，景德中，準方為相，懷德乃改名焉。俄知滄州。大中祥符初，召還，復遣之任，吏民詣轉運使李士衡借留，懷德士衡以聞。未幾，還文思使。三年秋，以江左旱歉，命為洪、虔十州安撫都監，未至任，改知曹州。明年春，還為益州鈐轄，加領長州刺史。懷德歷官以強幹稱，然酗酒多失。將行，別詔戒勗，真宗又面諭之。就還北作坊使。在劍外，軍民甚畏愛之。復以善職入拜西上閤門使，改領昭州刺史、知澶州。是州居水陸之要，懷德悉心撫治，頗著政績，使車往復，多稱譽焉。又知陝州，踰年歸闕而卒，時天禧元年，年七十三。

論曰：世乏全材，則各錄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集事功。允恭有心計，好言事。是時摘山煑海方舟之漕，規制未備，故因其建白而從之，利甚博焉。義亦精心敏職，士大夫許其齷齪。德權清廉，強忮矯名好威，然其斥謝泌以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分，長者之言哉。延德而下，遘會進陟，迭居事任，其指使治迹，各有可取者焉。

宋史卷三百九

宋史卷三百九考證

王延德傳再遷供奉官會高昌國遣使朝貢遣延德使焉雍熙二年使還○臣浩按此卷中有兩王延德同傳。宋史新編兩人亦類敘，而加一又字。今考宋會要云：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則此王延德或于延德之訛也。

宋史卷三百九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六十九

李迪 子柬之 承之 及之 孫孝基 孝壽 孝稱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徙幽州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嘗攜其所爲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兗州改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爲三司鹽鐵判官東封泰山復通判兗州坐嘗解開封府進士失當謫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詔糾察在京刑獄還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尙書吏部員外郎爲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眞宗幸亳爲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羣剽城邑發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罷所發兵陰聽察知賊區處部勒驍銳士擒賊斬以徇代歸會唃廝囉叛帝憂關中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材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宮裁令加塗壁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闚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眞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章獻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尙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眞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既貶謂寖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還迪中書侍郎兼尙書左丞故事宰相無爲左丞者既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謂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爲祕書監知舒州歷江寧府兗州青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尙書左丞知河陽還工部尙書太后崩召爲資政殿學士判尙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大學士景祐中苑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既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荊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夷簡請辨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太常卿知岳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隣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毋令往久之改戶部尚書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鎭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從其子柬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卒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諡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子柬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壽孝基孝稱

柬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爲館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謂之乾渡錢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歷知邢漢廬州鳳翔府京東陝西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柬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是論準保護之功仁宗惻然卽賜其碑曰旌忠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補蔭之門太廣遂詔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者一千人知荊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英宗卽位富弼薦其學行以舊職兼侍讀帝勞之曰卿通議耆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帝頗欲肅正宮省柬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爲容覆賜潁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卽退帝諭王令留柬之食蓋其從容也王卽位未幾柬之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閤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善堂遣使諭之曰以先帝梓宮在殯朕不得爲詩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敍其事柬之出都門卽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熙寧六年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治平中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柬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工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邑多盜時出害人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爲之衰止爲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圮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疆今保障若是且柰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制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提點開封府界內縣鎭夔路湖南刑獄儂蠻暴嶺外肅之親扞諸境會將偕失利亟率兵往躡于臨賀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之徙湖北轉運使辰陽彭士羲叛討平之猶以過左遷知齊州改江東兩浙河北轉運使進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神宗初卽位諒祚寇大順城肅之入奏帝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推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囷以儲庾粟之暴露者爲芟舍以居民啓廩振給嚴儆盜竊一以軍法從事天子聞而嘉之遣使勞賜還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出知定州還還三司使又出爲永興軍青齊二州元豐二年復知開封爲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肅之內行修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柬之將仕以官辭不受而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卽位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異恩也檢正中書刑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時郡縣昧於奉法斂羨餘過制承之曰是豈朝廷意耶悉裁正其數還集賢殿修撰擢寶文閣待制爲同羣

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出知延州入權三司使蔡確治相州獄多
引朝士皆望風自折服承之爲帝言其險詖之狀帝意始悟趣使詰竟還龍圖
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
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還也即並命焉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
久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
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待制知汝州未幾爲陝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
部侍郎戶部侍郎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應天府河陽陳鄆揚州而卒
及之字公達亦迪第之子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康定中夏人犯邊契丹復發
兵並塞諜候戒嚴及之言契丹以與夏人甥舅之故特此慰其心且姑張虛勢
以疑我必不失誓好願毋過慮已而果然徙通判河南府亡卒張海倚山嘯聚
白晝掠城市及之督捕單騎與海語諭使歸命當奏貸其死海感動弛備奏方
上而衆兵集悉獲之知信州靈鷲山浮屠犯法者衆及之治其姦流數十人乃
自劾朝廷嘉之釋不問入判刑部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
卷王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館職薦之召試除直祕閣歷開封府
判官知涇晉陝三州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稱職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轉正
議大夫卒年八十五東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
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邪能世其家可
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知汝陰
雍邱縣通判閬州舒州知隨州所治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爲證左回枉甫日中
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閬中江水齧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率
其下決水歸旁谷城賴以全舒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
得其情迺抵吏罪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判西京國子監凡就閑十年累官光
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異之以比二疏孝基爲人沖澹善養
生平居輕安弟孝稱進對帝問起居狀歎曰度越常人遠矣後十一年無疾卒
孝壽字景山爲開封府戶曹參軍元符中呂嘉問知府事受章惇蔡卞指鍛鍊
上書人命孝壽攝司錄事成其獄徽宗即位嘉問先已得罪孝壽亦削秩蔡京

爲政以爲府推官還大理太僕卿擢顯謨閣待制爲開封尹前此閭里士類子
自斷截臂腕託廢疾淩虐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加
直學士出知興仁開德府京起蘇州章綖獄遣孝壽開封使往即訊至蘇州窮
治鑄錢逮繫踰千數方冬慘掠囚墮指脫足不可計死則投于垣外日夜鍛鍊
疑未就京猶嫌其緩召使還其後綖兄弟竟用此竄又知虢兗二州坐守興
仁日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死除名居無何起知蘇州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復
改開封尹奉宸庫吏呂壽盜金繫獄而逃孝壽盡執守兵論爲故縱非任事之
吏與不上直者亦以不即追捕縲之凡配隸四十人賕賂杖者使加重六七人
纔出關而死帝聞之命悉還餘人于是諫議大夫毛注論其殘忍苛虐乞加譴
不聽孝壽猶以獄空上表賀孝壽雖亡狀亦時有可觀有舉子爲僕所淩忿甚
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
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
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
稱之明年以疾罷爲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卒贈正奉大夫
孝稱字彥聞以蔭登朝值郊恩得封父及之己官通議大夫有司限以格孝稱
言恐非朝廷所以推恩優老之意詔特許之遂爲著令崇寧中提舉湖北京西
常平提點京西南路刑獄蔡京之姻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有囚逸捕得之孝
稱上其功喬年受賞而孝稱用是得工部員外郎不閱月遷大理少卿連奏獄
空進爲卿且數增秩擢工部戶部二侍郎爲開封尹陳瓘之子正彙在杭州上
書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薿執送京師併逮瓘詣獄孝稱脅使證其子瓘不可
暨獄上竟竄正彙海島京德之進刑部尚書而以其兄孝壽代爲尹孝稱請
班兄下不許避親嫌徙工部卒贈光祿大夫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里人張震善爲文辭咸
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
判濟州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祕書省著作郎直
史館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

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再遷尚書主客郎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勾管三班院遂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己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舁土置門外賀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爲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陝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榷其利且請推其法天下曾請罷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班己上嘗怏怏不悅語在利用傳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輕議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以彰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改天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爲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諡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寮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啓視之皆宅人書簡後裁取者也皇祐中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仁宗既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爲第一曾無子

養子曰鑄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尙書兵部郞中祕閣校理致仕卒

子融字熙仲初以曾奏爲將作監主簿祥符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同知禮院獻所爲文召試直集賢院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爲禮閣新編上之以其書藏太常權三司度支鹽鐵判官任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三司使程琳集官議子融曰今軍營半在城外獨行大錢城中可乎事遂寢權同糾察刑獄知河陽又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累遷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迺取讞獄輕重可爲準者類次以爲斷例拜天章閣待制尙書吏部郞中知荊南盜張海縱掠襄鄧至荊門子融閱州兵將迎擊之賊引去遷右諫議大夫知陝州徙河中府旣而勾當三班院遷給事中以尙書工部侍郞集賢院學士知兗州不赴改刑部侍郞致仕英宗卽位進兵部卒本名嶧字子融元昊反請以字爲名性儉嗇街道卒除道侵子融邸店尺寸地至自詣開封府訴之然教飭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學佛氏從僧懷璉遊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遷河陽節度判官咸平中疏言當今要務眞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扆箴出知劍州逾年召試中書加直史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江南旱與李防分路安撫及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司天以瑞奏羣臣伏閣稱賀知白以爲人君當修德應天而星之見伏無所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又言咸平中河湟未平臣嘗請罷郡國所上祥瑞今天下無事靈貺並至望以泰山諸瑞圖實玉淸昭應宮其副藏祕閣陝西饑命按巡之尋知鄧州會關內流傭至境知白旣發倉廩又募民出粟以濟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尙書工部郞中使契丹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內輕外爲引唐李嶠議還臺閣典藩郡乃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固請知靑州還京師求領國子監帝曰知白豈倦於處劇邪宰相言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爲身謀乃還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郊禮成遷尙書工部侍郞時同列王曾遷給事中猶班知白上知白心不能平累表辭之曾亦固請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光祿大夫復爲給事中判禮儀院曾罷還所辭官時王欽若爲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罷爲刑部侍郞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旣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卽位進尙書右丞爲樞密副使以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修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知白在相位愼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其淸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帝親問疾不能語薨爲罷上巳宴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諡文節御史王嘉言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諡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諡矣遂不改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旣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旣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書過陝州與通判孫何遇讀道旁古碑凡數千言及還知白略無所遺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尙書工部侍郞致仕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尙書度支員外郞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郞知平遙縣使者薦之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還尙書祠部員外郞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爲作辨獄記高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衍辨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伏訴之詔爲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還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召爲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未行會河北乏軍儲選爲都轉運使還工部郞中不增賦於

民而用足還爲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既視事即敕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爲設方略捕立得殺人賊發所瘞屍并得賊殺他婦人屍二秦人大驚徙幷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圖閣學士寶元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姦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開封府遠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賜手詔敦勉爲河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其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然衍平日議論實非朋比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賜其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履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諡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斬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概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眞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宋史卷三百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

晏殊　龐籍 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 子公綽 公弼 公著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遊處者每稱許之明年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東封恩遷光祿寺丞為集賢校理喪父歸臨川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求終服不許再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為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為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稾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修真宗實錄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鬬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為施行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為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踰年病寖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即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為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為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為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為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子知止為朝請大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為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預修天聖編敕為刑部詳覆官擢羣牧判官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羣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迺復借之數日而覆罷樞密掌機命反覆乃如此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書樞密院近歲璽書內降寖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杜倖門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輒自逃避以宮掖之親三司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昔臣竊惑焉祥符令檢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清彊者沮矣久之出知秀州召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

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廳醇之天子御史也爲開封府判官尙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皆寢不報反坐言宮禁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爲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府府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文彥博鞫黃德和獄未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歿宜加恤其子孫又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宮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司無從鉤校虛實臣竊謂凡乘輿所費宮中所用宜務加裁抑取則先帝修德弭災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長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之隘道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於谷旁數募民耕種收粟以贍軍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乩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更東西陣法爲方陣頗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賀從勖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勖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漸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召籍爲樞密副使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內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遷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遽爲昭文館大學士出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嶺南平二廣舉人推恩者六百九十一人論者以爲過頃之齊州學究皇甫淵以捕賊功法當賞錢數上書求用道士趙淸貺與籍姊家親給爲淵白籍迺與堂吏共受淵賂小吏訴之下開封府捕淸貺刺配遠州道死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淸貺以滅口覆之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豫籍嘗密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爲皇子其言甚切坐擅聽麟州築堡白草平而州將武戡等爲夏人所敗復爲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靑州還尙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京師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薨年七十六時仁宗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加侍中諡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

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疆叛詔轉運使王蘧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疆而斬之蘧上其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爲己任誘珍州駱文貴承州駱世華納土費不貲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生事詔黜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繼降每開一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乞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未幾其酋董舜咨董彥博來納土詔遣赴闕皆拜承宣使賜第京師更名保州祺州霸州亨州使恭孫進築之言者論其貪縱究治如章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恩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

發名鑊實券田不毛地絳治韓餉爲蜀人病無幾時皆廢宣和中卒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爲京西轉運副使陛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時服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還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救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徙河東轉運使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太寬王旦曰南京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祕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從孔子廟起學舍州人喜遣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幷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建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種坐事徙河南府入爲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尚書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爲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爲莊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爲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偕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薨贈中書令諡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卞急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之爲人然風跡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閩爲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爲人莊重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還本寺丞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兗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未幾召試爲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郎中知制誥踰年爲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爲羣牧使遷禮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讀學士權同知樞密院事遷戶部侍郎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謂得象曰向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陝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兼樞密使辭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諡文憲皇祐中改諡文簡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既而章十上請罷帝不得已許之初閩人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漲可涉云

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譏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爲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徙濠州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還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擢提點兩浙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

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
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真宗曰觀卿奏有爲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
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
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
駮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
問益徙之遠方從之趙安仁爲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勾當通
進司兼銀臺封駮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爲安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
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
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
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方中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
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
奬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
同列皆辭之後爲例遷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
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
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進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史成辭進官天聖
末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爲順容薨宮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
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
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
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
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
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
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
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
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
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
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
簡亦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
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中詗
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
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
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
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郭后以怒尚美
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
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
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
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宗室子益衆
爲置大宗正糾率增教授員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
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
不拜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
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
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
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
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未幾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
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方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
今翦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
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授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
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
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

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
浮脆不任戰鬭。用宗室補環衞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
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閤進諫。而夷簡謂伏閤非
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
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
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爲
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相。後曾家請御篆墓
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
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裕。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爲館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院。辭。
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復爲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
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產。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久蕪穢。公綽爲奏
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部南曹。累遷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
請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鈞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爲優人戲。公綽執不可。
遂罷之。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慶反誣
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衞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搖。遂斬慶以徇。遷尚書工部
員外郎。爲史館修撰。時夷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
外郎。復爲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
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迺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
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
祼獻與俯。玉帛尊彝。菁茆醓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者天地
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
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
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
也。初諡諸后。皆繫祖宗諡。而真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諡。真宗諡
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爲章。多施行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
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
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爲廣邪。卻之。弓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砦
戶爲三等。凡十丁爲社。至秋成。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還刑
部郎中。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願罷府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
刑院。兼判太常寺。初。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龐籍外屬道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
死。至是。御史以爲公綽受籍旨杖殺清貺以滅口。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
杖清貺時。實非公綽所臨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時
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卽有冤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
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知政時。多涉干請。喜名
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申。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來。宿師備
邊。既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冶鐵以助
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及民逋數百萬。夷簡之亡
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于殿柱。至是。益材其爲。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
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
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
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
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計。訴訟不時
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
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
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
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
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內
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
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奈何。公弼曰。還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

之進樞密使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嗛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爲御史中丞以偪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衞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弼以爲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爲剩員者今故爲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廩儳二十萬衆皆反側爲之奈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稾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墐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謀帥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卒時有緩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既赴鎮羌董氈輒治書稱敕公弼卻之曰藩臣安得妄稱敕董氈懼自是不復敢擾旬月復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宮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占對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爲盜所奪逐之遺傷尹包拯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咨決之判都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便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逵議合遂存綏州常平法行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徙知渭州再徙鄆州坐失人死刑責知蔡州元豐初帝召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知審官東院出知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渭公孺不可與憲相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杭鄭瀛四州元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秦州固辭改秘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恕幕人還鬻坐毀其角法當徒公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謁日宮嬪狎至奈何顓指吏卒乎讀之得釋擢戶部尚書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百日始啼淳化中舉進士調鄖鄉主簿還射洪令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郪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襄陽令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歸改秘書丞監折中倉歷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爲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巡鋪官以進士有姻黨士遜請避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再擬輒見卻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遜爲友令王答拜於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遜言諮賓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權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

書左丞遂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事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尙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尙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冊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一等以荅天變帝慰勉之羣臣上章懿諡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尙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使相判許州翌日入謝班崇勳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勳爲使相臣官僕射位當下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勳知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不復追改徙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尙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孌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毀大臣揭君過者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憸詐之人宜自戒懼矣馮士元獄既具帝以決獄問士遜士遜曰臺獄阿徇非出自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邪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內藏緡錢十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劉輦官爲禁軍輦官攜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迺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與一子五品服士遜辭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爲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太君

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憸人構陷善良以搖朝廷姦偽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宮中爲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再遷爲丞士遜爲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館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館書籍遷祕閣校理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坐軍賊張海剽劫不能制罷歸後除史館修撰御史何郯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不當得改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同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賢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迺賜金紫累遷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大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財建學以延諸生卒官士遜嘗記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爲資善錄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宋史卷三百十一

宋史卷三百十一考證

王隨傳河南人○宋通鑑東都事略俱作河陽人

同知禮部貢舉遷禮部侍郎○遷監本誤選今從南監本改

呂夷簡傳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方中○方中二字疑東都事略作納之陵中

夷簡子公綽鈞容直○此三字疑

父知政時○南本作父執政時

夷簡子公弼拔軸法○監本作拔轉法今從閣本及南本改

張士遜傳爲諸科巡鋪官○此句有疑

宋史卷三百十一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十一

韓琦 子忠彥　曾公亮 子孝寬 孝廣 孝蘊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罕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爲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爲所執時宰入他語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冤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鎭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會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衞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禁卒鼂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鄜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羣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既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爲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契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舊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壘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鎭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

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
召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
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
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
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
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
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
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
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
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
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
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
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
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
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
宗嗣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衞國公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
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
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
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
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
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
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
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
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
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
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
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
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草制
立潁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
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而厚陵復土琦不復
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
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與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祕閣校理琦辭兩鎮乃
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
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
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
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
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
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
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
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懷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
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
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
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
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
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
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所以致疑
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
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
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
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
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

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殞于治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為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為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為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鬬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勳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為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祕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為戶部判官琦薨服除為直龍圖閣權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因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關為遼王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書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為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

彥羅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遂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別有傳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民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久之爲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獨獻所爲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爲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賕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授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復入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密州民田產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強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雄州趙滋勇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尋知戶部尚書帝不豫遼使至不能見命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處之安乎使者即就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警備閭義勇益邊兵移內地租賦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長安豪右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游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京師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

公亮方厚莊重沉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己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祿固寵云子孝寬從子孝廣孝蘊

孝寬字令綽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詰府訴兩傷麥府以妄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祕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籍爲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牓十七縣揭賞告捕扇惑者民兵不敢訴維之言不得行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擢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栰至者須校驗無所失亡乃得送銓監吏領賕謝不時遣孝廣始籍疏姓名謹其去留一歲中歸選者百輩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爲水部員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紓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漲漫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出提點永興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副使還爲左司郎中權戶部侍

郎進尙書坐錢帛不給責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涖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牐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爲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崇寧建殿中省擢爲監居數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浙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勳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爲戶部侍郎帝書閤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蘊約敕郡內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驁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爲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鎭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昪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眞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闒茸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昪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初爲諫官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既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鎭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己爲相甫得志卽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沖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修爲之請仇家譖修以爲黨宿詔出修同

州充言修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爲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其爲吳王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論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棄殯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爲令河北水災地震爲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爲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充言不用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于茲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期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擊其附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爲所詆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復置獄充既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輿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內行修飭事兄甚謹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安持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安持子倅官皆員外郎坐與妖人張懷素通謀誅死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曾祖永事太宗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算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捽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遂爲賀正旦使進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爲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而歎曰眞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羣王又使爲序以所御筆墨牋硯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稱天以誄之制謚於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譖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蘂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閒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

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是爲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朝五日贈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曰文公賜壽昌甲第

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道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子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珪季父罕從兄琪

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戶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富室至豫貯以待鬻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輸錢旁州聞之皆願如常州法累遷戶部判官修太宗別廟中貴人大慮材將一新之罕白是特歲久丹漆黯闇但當致飾耳棟櫨皆如故唯易一楹省緡錢十萬出爲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守仲簡自圍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州之惡少年正相率爲盜里落驚擾惠人要罕出城及郊遮道求救譟者數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集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於是染庫帛爲旗授之劃牛革爲盾形柔之湯中每盾削竹鐵十六穿于革以木爲鼻使持之自蔽斷苦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爲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戴黃蓋臨觀相去三十步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絕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遁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爲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衆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謂之曰汝父內爲交阯所仇外爲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利而爲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復爲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駡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父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爲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以盛滿爲戒云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爲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之留未決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聽減死歷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戶部勾院知制誥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缺使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罷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邏具爲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

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尙簡靜。每疾俗吏飾廚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眞州。詔眞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論曰。公亮靜重鎭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爲言官。卽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以避淸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捄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宋史卷三百十二

宋史卷三百十二考證

曾公亮傳子孝蘊皆束手不敢驁○驁。南本作鶩。

吳充傳作六箴以獻○六。監本譌大。今從南本改。

王珪傳怨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南北本俱作道裕。今從宋通鑑及東都事略改。

宋史卷三百十二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十二

富弼 子紹庭 文彥博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鈐轄盧守懃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爲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鈐轄弼言用守斌既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位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

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遣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還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禳禬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疏願益長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荅之王安

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愚忠曲垂采納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邪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慍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壻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還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嘗擊毬鈐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

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冤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摭樞密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

曰發端為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為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為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之卒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建是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衰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宋史卷三百十三

宋史卷三百十三考證

富弼傳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懦○臣德封按更成二字文義近悔。宋通鑑東都事略俱作故屈己增幣。

拜鎮海軍節度使判揚州○東都事略作判河陽。又復判河陽。彼此互異。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南本作其勢必爭。

文彥博傳知翼城縣○山堂肆考文彥博爲榆次令。

兵法不峻○南本作兵法不肅。

史臣論仁人之言其利博○此引左傳。應作溥。

建是大計○南本作共定大計。

相繼衰老○衰南本作以。

宋史卷三百十三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十三

范仲淹 子純祐 純禮 純粹　范純仁 子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愼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尙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迺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尙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閒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郞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

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
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
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
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
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
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
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
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
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
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
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
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
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卽不入砦本家罰羊
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
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
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
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
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
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
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
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
西擾鎭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
二族安而環州鎭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
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閒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
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
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
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
王懷德喩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
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
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
賊臂不數年閒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
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
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
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
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
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
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
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
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
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
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
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
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
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三年始得廕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
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
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
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
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
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
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
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
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

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併使州兩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眾以為不可而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兵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罰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入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為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為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荊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郞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歎息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為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連官關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鉤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帥環慶議城馬鋪砦砦偪夏境夏懼扼其衝使撓其役純祐率兵馳據其地夏眾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監主簿又為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仲淹之鄧得疾昏廢臥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禮字彝叟以父仲淹蔭為秘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甎甓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眾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為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郞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除戶部郞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為吏部郞中遷左司又

還太常少卿江淮荊浙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還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豐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卽徙純禮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曾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還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臥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卽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卽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

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竊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慁公爲哉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糶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効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

石怒純仁沮格因譏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
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
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
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
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
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
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爾遂行秦中
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
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
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
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
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聞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
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環州种古執熟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
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讕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
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
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
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
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
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
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
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
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
論救甚力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
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鼈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
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鼈其曰毒鼈肉者蓋妾與吏欲
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
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
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
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
出謀自己出則謟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
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
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
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
此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
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
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
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鬼章以
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
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
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
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
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為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
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
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覿言事
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
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
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
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
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謗宣仁后上之諫
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說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
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
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

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閒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怒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屛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自引咎求貶秩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爲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爲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

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之。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父純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撾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緣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自潁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得歸。潁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退閑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

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救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宋史卷三百十四

宋史卷三百十四考證

范仲淹傳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推尋文義當云皆得不誅

仲淹子純禮張來除起居舍人○來東都事略作耒南北本誤

仲淹子純仁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東都事略無遷侍御史四字臣宗楷按韓億傳尋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則殿中與侍御史應是二官

韓維無名○無名二字有疑

維盡心國家○南本作日思國家東都事略作盡心為是

宋史卷三百十四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十四

韓億 子綜　韓絳 子宗師　韓維　韓縝 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永城縣
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隄費萬
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見改一官知洋
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為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
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為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
以為辭冤遂辨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
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
判大名府尋為殿中侍御史還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府判官出為河北轉
運使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
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
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
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
問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
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務者踰年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
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
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
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既失辭
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奬之知亳州召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
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歲出官粟六萬石振糶貧
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數
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慮其覘兩川奏徙場黎州
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
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
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纂神武祕略以賜邊
臣唃廝囉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議加唃廝囉節制億曰彼皆藩臣也今
不能諭令解仇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至京師
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為除館舍禮之官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
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既
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
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宰相王隨陳
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為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
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至尚書左丞以
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
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顰
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
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八子
綱綜絳繹維縝緯緬綱尚書水部員外郎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
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
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
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衆劫庫兵為亂欲
殺綱綱攜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為官軍所
敗遂斬之餘黨坐誅綱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
溢金堤民依丘冢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栰以救已而
丘冢多潰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為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歷開封府推官數
月還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億在先朝嘗
持禮來契丹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
起為壽契丹主亦離席酧之歡甚既還陳執中以為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殿

前指揮使許懷德從妹亡，有別產在陽翟，以無子籍于官。懷德欲私有之，訟未決，因楊儀為書屬綜，書至而轉運使已徙獄他州矣。綜坐得書不以聞，奪集賢校理、知袁州。未幾，復為江東轉運使，還，再修起居注，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為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慚，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子宗道，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蔭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累舉太常博士，以大臣薦，召試，為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治，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沆于朝，抵吏罪。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冑。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綜子宗道，歷官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己。府以為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還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歷戶部判官。江南饑，為體量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寘諸理，民大悅。使還，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曰：「用卿出自朕，卿凡論事，不宜過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為不聽諫者。」入內都知王守中兼判內行省，絳言判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還，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修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宮人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謁為姦，絳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貰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為先帝子，豈宜用典宿衛。不報，闔門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諫官論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據堡為亂，即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悅。絳悉奏罷之。召知開封府，為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能徇時邪。」即行之。內諸司吏數干恩澤，絳輒執不可，為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神宗嘗閱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為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為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既城囉兀，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絳，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既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為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為西太一宮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閒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

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爲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元祐二年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諡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既登第王安石薦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歿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修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請虛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爲不如禮請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謚以爲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冊位號皆執中所建宜曰榮靈詔謚曰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潁王維皆爲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聞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帝初免喪衘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勤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體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呂誨范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答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潁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爲跋扈罷爲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令爲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還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還官則爲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爲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毀其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羣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退又上疏曰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

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上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雨王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嘗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勳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顯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曚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譏懟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為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為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為真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縝皆極論之帝為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為兩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冊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貢欲擇人詰其使縝適陛辭神宗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使陝西入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殿修撰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久之還待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縝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封府禧再至復館之詔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嶺為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為樞密都承旨還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為山陵使縝暴其姦狀由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璡韓宗文為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為太后從父璡者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為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一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諡曰莊敏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為河間令值河溢增隄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墓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為祕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

臣二也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斂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根治朋黨追復私怨正士黜廢耆老殲亡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文章號令衰於前世大河決溢饑饉荐臻執政大臣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爲紛紛無憂國忘家之慮誠願躬攬權綱收還威柄數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鐘鼓之娛爲樂仁祖惻怛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厲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皆所宜法不報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劘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爲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獎歎令俟諫官員闕即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爲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其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祕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八十二卒

論曰王僎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擿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威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宋史卷三百十五

宋史卷三百十五考證

韓億傳職司一千石○東都事略作二千石

韓絳傳入內都知○都字下南北本俱空一格按文義無缺字

韓維傳今體制終畢○東都事略作禮制終畢按禮字爲是

史臣論王僎曰○臣人龍按此引東都事略之論東都事略乃王稱所撰僎一作稱

宋史卷三百十五考證

宋史卷三百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十五

包拯　吳奎　趙抃子屼　唐介子淑問　義問　孫恕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
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
喪猶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
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
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
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
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
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
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
多摭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契丹契丹令典
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
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
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
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恆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
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洺趙
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
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
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
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
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
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
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餱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

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
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
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
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
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
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
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
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
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
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爲
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
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
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
郡積以困民拯特爲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輒逃去并械其
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
不受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
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
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
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
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
之繶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綖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
岸慶曆宿衞之變奎上疏曰涉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
下伐上者今衞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羣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
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

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柬左右姦倖。內東門關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內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爲罷不問。郭承祐、張堯佐爲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中。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横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羣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横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不爲往。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宗之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俟有皇子，則退之而優其禮於宗室，誰曰不然？陛下勿聽姦人邪謀，以誤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冊，爲萬世歎憤，臣不願以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定。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鬱結羣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權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毀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爲浮屠事。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短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爲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識，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參知政事監護，及爲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

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筏給其道里費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卽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卽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既至蜀治益尙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讙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脩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岏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岏奉抃遍遊諸名山吳人以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曰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岏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眞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

岏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代還得見時抃已謝事神宗命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略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岏言諸人才能學術爲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

元符中歷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爲都承旨蔡卞撫其救傳堯俞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拼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及屼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屼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邱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瀦漲潦介築堤闌之民以爲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爲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爲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爲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爲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朘損監司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憸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淩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兗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衞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荊南救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

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于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諡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銳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爲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眞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己有恥難進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其名訪輔臣因贊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面諭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爲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數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爲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彥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爲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諸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脩撰帥荊南請廢渠陽諸砦禮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脩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恕崇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詔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拯爲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骾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咈誠盛德之主哉叽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強敏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宋史卷三百十六

宋史卷三百十六考證

吳奎傳不爲往○監本作爲不往。從南本及東都事略改。

趙抃傳陛下有言○監本作自言。今從南本。

在虔與成都○南北本虔俱作處。臣蕭封按抃論陳升之出知虔州今從東都事略改虔。

唐介傳知莫州任邱縣○莫應作鄚。

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爲太重○臣宗楷按東都事略。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無蔡襄趨救事。又云。即貶介春州別駕。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皆言貶介太重。則與宋史小異。

宋史卷三百十六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七十六

邵亢 從父必　馮京　錢惟演 從弟易 易子彥遠 明逸 諸孫景諶 勰 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宅郡與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閱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殊為首，一以事諉之。民稅舊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徙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俟其及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選為潁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潁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厚，輟為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亢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譏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為帥守，每他徙，必還職秩。亢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盡欲併撼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為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年少與吏之廢傳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鬭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倍率，人心一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以為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書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從父必。

必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為唐書編脩官，必以史出眾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肆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秘，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眾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坐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監邵武稅。然杖者實不死，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京西轉運使。必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唯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

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儁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脩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册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唃氏畀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以爲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粽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爲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爲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讀，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迨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爲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爲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茍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歸朝，爲右屯衞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眞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祕閣，預脩册府元龜，詔與楊億分爲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爲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尋遷尚書工部侍郎，再爲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權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即位，進兵部，王曾爲相，以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爲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爲鎭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壠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眞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親，又爲其子曖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鎭。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間，二太后始升祔眞宗廟室，子曖復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惟演出于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祕府。尤喜獎厲後進。初，眞宗謚號稱文，惟演曰：「眞宗幸澶淵，與契丹盟，

而服之宜兼諡武下有司議乃加諡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故也子曖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閤門定朝立蕪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外夷所笑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爲不可勾當三班院羣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罷兵民困久矣卿爲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爲貴戚子弟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爲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爲羣牧副使卒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台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圮溺人多即山爲居暄爲增治城堞壘石爲臺作大隄扞之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鈎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爲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尙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倧嗣吳越王爲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俶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爲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祕書監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劍南遂寢眞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爲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眞宗惡其無行降第二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尙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皆非死尙以爲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鈎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闤闠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祕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奉亳州命修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還尙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判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蠲正或其數細微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欺紿者除之眞宗雅眷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柬拔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儤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以冠帔易才學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爲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還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尙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荊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修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据山後諸鎭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荅天戒時旱蝗民乏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權便彥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衞未幾有挾刃犯謻門者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

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與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衞官致仕許懷德愼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為呂夷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襃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脩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為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脩撰知開封府妄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為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撈婦人鄭氏墮足死罷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是于闐入貢道邈川嗃廝羅留不遣會其妻亡前帥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嗃氏至厚頃以招馬為名賂繒綿邀請六事既徇其五而猶觖望今壅遏荒服之貢固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廝囉有子質于秦別子木征居河州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為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憸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文辭淺繆豈應冒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脩懿藻字醇老明逸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為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為祕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大中大夫

景諶景臻之從兄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景諶為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閒安石得政書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臥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褫服脫帽未及它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為民患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諶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諶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為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為矯者參半景諶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己苟為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益亦可為也夫益之所以為益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為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勰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祕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還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薦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為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為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曰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

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緄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緄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緄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讕曰：「無有。」緄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衆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緄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泣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緄，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軼軼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閒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奏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緄答詔云：「弗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卽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卽，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啖卽以薦牘，使往治，卽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崇寧中，爲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徽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敕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磧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舄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得罪，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償。下至募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卽亦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卽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邵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潁王授室，公主下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預脩唐書，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儇，明逸以傾險，並爲時論所憾云。

宋史卷三百十七

宋史卷三百十七考證

邵亢傳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云云○臣宗楷按東都事略曰朕承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承爲受寄之重故前者咨詢羣公欲求更畫且休此役又內有所愧懼者卿奏困賦之計甚爲得策已悉如卿奏與宋史所載詔語全異

錢惟演傳歷右神武將軍○東都事略右作左

遷尚書工部侍郎○東都事略作刑部侍郎

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東都事略景臻尚仁宗女許國大長公主臣浩按此賢穆明懿大長公主也初封魯國改韓周燕國進秦魏兩國後改封秦魯國秦魯之稱本傳與景臻傳同無封許國事東都事略誤也

惟演從弟易字希白○南本作錢易臣蒲封按易傳接錢惟演傳後不應復書姓監本爲是

易孫景諶且委以戎瀘蠻事○監本委譌以從南本改正

易孫卽至募兵○南本作審兵

宋史卷三百十七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七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子宗炎　從子宗愈　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知崐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幷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斂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赦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巵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韙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樊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者有備故也儻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

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埸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嘗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幷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諡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諡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少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爲者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士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爲不度而但降秩守虢懼邊臣則效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爲沮己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冶中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勤士心起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魯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寘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

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爲公議所薄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爲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玄經蓍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以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顓市死商眞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勛勞者唯前執政及節度使得爲之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秦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爲此宰相官不應序進但還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己乘二相有故出爲應天府八年入朝爲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爲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財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戶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爲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無忝呂誨云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爲楚邱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或指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衞士爲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藺氈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據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族畏其偪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傳求審視之以爲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黜其功譖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廷命張方平守秦徙渙涇原亦徙昇青州將罷昇方平辭曰渙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乃復留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契丹主宗眞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基立以爲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爲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爲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爲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鎭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諡曰康節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爲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西南薄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爲患僚吏

鄭陶饒預挾持郡事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羣盜藇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槪不答卒有自容州戍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藇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召脩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槪閑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槪始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爲學士擬封不久矣槪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爲榮乃許之後遂爲例蘇舜欽等以羣飲逐槪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觖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爲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爲槪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槪曰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爲御史中丞絳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槪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槪請明限以年詔俟出院優遷之毋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還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閱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槪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爲不少譏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脩遇槪素薄又躐知制誥及脩有獄槪獨抗章明其罪言爲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脩得解始服其長者爲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槪知其貧爲代以己奉其平生所爲類此槪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名籍有趙槪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緒閱探其本辭蓋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曆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侯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慚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脩起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衞士之變升爲和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且言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爲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使者還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兗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爲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爲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

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鎮宿言參商爲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爲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并最後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止後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滋顧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鬬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踰尺寸此城砦之吏移文足以辦詰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爲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爲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爲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絓吏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即追止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弔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暨還升爲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壻鄧忠臣迓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潁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爲詩藻思清婉歐陽脩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爲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爲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殿內卒盜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爲盜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圉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奈何令私人得爲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耶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覿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覿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爲編脩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民死降集賢殿脩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爲待制先是熙河將王贍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贍奪其兵與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時青唐瞎征內附而心牟欽氈勒兵立別酋隴拶還其地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王贍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贍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能爲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邈川聲言代贍贍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皆敗死又遣鈐轄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宜少緩師宗回不聽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判官秦希甫言湟鄯難守以爲棄之便

事下宗回宗回持不可希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罪奪職知蘄州還爲待制歷慶渭陝延瀘州兄宗愈入黨籍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爲晉陵名族

論曰張昪清忠諒直趙槪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爲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斬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宋史卷三百十八

宋史卷三百十八考證

張方平傳南京人○東都事略作宋城人

何名輕舉○監本名譌多今從南本

王拱辰傳蓍草○南本作耆草

中太一宮使○東都事略中作西

張昪傳○東都事略作張昇

胡宿傳升爲和州都監○東都事略作出爲出字是

舉將小註○舉將二字疑誤

宿從子宗愈殿內卒○南北本俱譌殿爲修從東都事略改

宋史卷三百十八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八

歐陽脩 子發 棐　劉敞 弟攽 子奉世　曾鞏 弟肇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脩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為脩奏乞澄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

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卽位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閒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脩神宗初卽位欲深譴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衊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敍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

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脩著鳴蟬賦侍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溫成后追冊有使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脩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己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慍言居三日爲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爲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爲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頷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爲民田其後官取瀦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州復用爲田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己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敓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鬭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嘉祐祫享羣臣上尊

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爲姦利冒同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讙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即變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決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瞀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爲書四十卷行於時弟攽子奉世

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概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寀共排之攽官已員外郎纔得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爲主奉太祖後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攽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攽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脩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攽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爲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反居下攽覆考悉反之又嘗貽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尙寬平盜亦衰息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貴之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爲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攽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頌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疎儁不脩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脩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華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戶曉願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

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尙安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於法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淸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鎭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鞏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恩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懾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賕請公行鞏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慍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脩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爲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爲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太皇太后以爲譏毀出

守鄧肇言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覿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覿論執政卽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覿直龍圖閣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翌日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爲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嘗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實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親近勢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脩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卽位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敘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恭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冤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攽雖踈儁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宋史卷三百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七十九

蔡襄　呂溱　王素 從子增 從孫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
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
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
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爲諫官襄又
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
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
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
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
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
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
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
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
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
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
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
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爲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
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
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
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
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
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
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瘗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
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
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
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
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使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
又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
等語邪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
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
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
平哉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
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効矣保州卒作亂
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
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
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
漑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
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爲此必死之謫得改英
州溫成后追冊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
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
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
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
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
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絶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
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
碑紀德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劃剔蠹弊簿書
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爲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
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

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尙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謚曰忠惠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脩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從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答天戒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讞事下大理議溱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爲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爲京尹者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爲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擿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效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恟恟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廚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幣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人

亦從而入將必爲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鞏有儁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鄉戶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爲令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爲開封府推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爲囊橐請并坐之著爲令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阯且至老幼入保事聞中外以爲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爲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賑旱菑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皆罷之遷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爲太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爲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爲祔廟節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禮不可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爲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請出公錢爲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還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應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爲凶年妄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溫州復朝散郎尋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爲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爲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爲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己於是穎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爲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爲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疏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脩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爲校理同知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爲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羣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

法禁可爲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爲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靖上疏請責躬脩德以謝天變使契丹辭曰以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悉條奏曰幾昃乃罷進脩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誡懼以答天意聞書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爲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衞爲火所毁況藉其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爲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脩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爲禍更深但恩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爲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冊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爲番語詩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靖爲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游廣州犯法受搒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還衞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爲祕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阯援兵不用賊平就還靖給事中御史梁蒨言賞薄又還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關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阯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阯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紿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司使蔡襄爲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諡曰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爲盡葬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爲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爲侍御史論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進秩者思永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覬執政王守忠已受寵而求旄節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罩此謬恩豈爲天下孤寒哉不過爲堯佐守

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爲之請，乃以抗思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爲湖北轉運使。下溪蠻彭仕羲作亂，先移書激厲辰州守，守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仕羲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擿府事甫一日，即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瓜，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蹤其黨，隸兵閤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掊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脧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爲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麻桑爲產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脩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爲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黃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且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錢爲貲，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錢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毀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爲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曾脩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寘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守。身既陷歿，而不幸又爲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求款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建言：「兵役不息，生民疲弊，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澤州。還爲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爲都轉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敭之弟李教，因醉爲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驗無狀，猶奪職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尙書。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彊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謚恭安。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費，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爲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惜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

宋史卷三百二十考證

呂溱傳分司南京○東都事略作西京。

王素傳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臣浩按東都事略以父遺恩授太常寺太祝不言進士屯田員外郎與太常太祝官亦異。

余靖傳西師既解嚴○監本西師譌西歸從東都事略改。

彭思永傳有傳百姓皆進秩者○姓字疑官字之譌。

宋史卷三百二十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八十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顗　鄭俠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庶官猥衆充濫銓曹況前日羣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臣下進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祕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獬言古之薦士以謂拔十得五猶得其半況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荊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曰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者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薦諸朝一日萬機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決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爲空言者無令徒掛牆壁爲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尊用變詐之士務爲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諤擅興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韙之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出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忍民無辜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家貧子弱其柩藁殯僧屋十餘年滕甫爲安州乃克葬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遊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爲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己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爲祕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子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創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脩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

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累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脩起居注累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爲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蒞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既亡友人劉彝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銜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爲滁州團練使議者以爲重呂誨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既得志排異己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人爲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丱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脩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藁雖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緡錢以取贏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牴牾更左右出入公爲欺姦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爲令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爲之碑神宗獎其文擢翰林學士纔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使尙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跽僨不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五十萬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憫傷焉

曾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曾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荊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屼謂曰

聞君言使犯汗洗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幸
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讀元祐八年春多雷稷言今
蟲孳未蟄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宜披
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
德祗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變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
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
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
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
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
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
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
神宗實錄今方脩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
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學曜將拜相稷納
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
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諡不爲
書勑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
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
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
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爲地衣稷言仁
宗妾得用黃絁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
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
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
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初文彥博薦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稷
三任言責每章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
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逡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

耶樂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獨惓惓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卹也襄嘗
起海隅屢折不撓肇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忤安石見黜洙
爲諫官不能言至免役取羸洙方力爭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稷劾蔡京論司馬
光呂公著當配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眞宗誨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
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
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
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
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
所當得也兗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幷劾閤吏且治主第宦者罪
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人遙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
陰求援助徇私紊法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爲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
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
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
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爲天王正位前星爲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
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威之沴固
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覬覦之志可不防其漸
哉願爲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奸
臣附會其間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爲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
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爲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
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
播爲惡言內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
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
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幷其黨史昭錫竄
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
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

治平二年還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還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爲陛下羞之帝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爲皇伯中書不以爲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過擧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爲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擧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即上還告敕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不兩立帝以問執政脩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還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召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閣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爲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辯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擧崇福宮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爲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蹶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爲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顗皆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擧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眞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還兵部員外郎改判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宮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滕甫爲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爲言官無所發明且擿其隱慝帝曰甫遇事輒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擧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擧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擧蓋衆議僉擧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己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己者得以中傷媒蘖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

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
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勑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
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
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
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
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爲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
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
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韋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說疏間骨肉
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營言熒惑聖
聽陛下以爲愛己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
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
靡不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
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
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
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
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
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
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
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
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鸇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
琦顗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迕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
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寘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
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
秘閣脩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強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爲侍御
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寇宜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
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既貶通判
鄧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顗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用威嚴爲治屬吏奔
走聽命顗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贛烏程二縣
皆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議謀殺案問刑
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顗以爲一人偏詞不可以汩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
以當刑法之任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
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
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顗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邪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
即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
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
三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
相見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爲
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
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
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
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
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
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
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
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
爲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
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稗販者免
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
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

買麻秠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幷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誣御史張琥幷劾馮京爲黨與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論曰疇以言三黜述琦顗羇厄至死皆充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鄭獬傳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臣宋權按數句文義不順東都事畧鄭獬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疑是權開封府或是權知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新法按問爲王安石所惡也發遣二字疑有誤

鄭俠傳泉州教授○臣人龍按西塘集哲宗立放還除泉州錄事參軍非泉州教授也與本傳不同

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臣人龍按西塘集建中靖國時放還復前職崇寧監衡山廟旋追毀前命勒停五年降旨復將侍郎敘用亦與本傳不同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八十一

何郯　吳中復（從孫擇仁）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何郯字聖從本陵州人從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亳已而留經筵郯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使夏竦譏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郯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衞卒之亂猶爲副都知郯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郯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郯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贄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閣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爲妃地帝以語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負罪不去郯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郯言佞人在君側爲害政累願勿革前命竦遂行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郯請覈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任守忠以修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郯曰守忠勞薄賞重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郯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郯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郯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宮親昵非據外庭親職請將處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爲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郯乞準故事凡詔勑並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荊南勑過門下郯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還龍圖閣直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內臣蘇安靜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奏之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二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爲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冒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數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還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鄆兵苦巡轄官苛刻縶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爲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格之曰斂散自有期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爲縣中復言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寇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爲不實削

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厖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因擿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事靑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秘閣爲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譏於帝曰新城雖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圮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衞卒三投之堅緻如削鐵譏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寶鑑者以捕盜寵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于遠戩中以事出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起知靑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殺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文致殺二人以逭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贖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閤選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潁王爲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爲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慶曆用兵詔求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徙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淸長官入爲吳王潭王宮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入爲皇子即拜說書及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持此說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爲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爲寵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閱續三書吏考爲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擱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行補國子直講加秘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爲說書又爲侍講直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

補外王奏留之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恩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修初不知恩恭修出政府恩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恩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醇謹夷緩第進士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爲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及爲皇子愈堅臥不出孟陽入見臥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爲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一宮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即位命爲皇子位說書以舊侍藩邸固辭加直祕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羣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己乃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詔特官其壻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負官緡錢數萬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判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餼格外餽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爲戶部判官神宗出閣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爲穎王府翊善進太子左諭德帝即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約不苛擾所至人愛之帝念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進士上第通判荊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仁宗愛其才欲超寘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望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爲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爲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爲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滕甫言於帝帝詔甫曰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彊禦知無不爲朕一見許其忠蓋擢寘言職信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爾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詔繪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爲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爲非禮又言不宜用遼曆改置閏丞從之繪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荊南節度副使辭在寶卞傳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爲吏敏彊主愛利而受性疎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爲范祖禹所咨重爲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爲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之未識帝益嘉重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宴庠言非所以祈天戒詔罷之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甚宏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飾宜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德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庠言皇城幾察

屢禁實近侍主之當昇按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豫儲嗣未正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即爲無窮計頼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內爲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爲國家長利奉使契丹故事兩國忌日不相避契丹張宴白溝日當英宗祥祭庠丐免契丹義而聽之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爲饒請復舊冶皷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爲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內侍程昉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爭延參禮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銳工技擊者籍爲勇敢倣漢謫戍法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雲中遣騎涉內地邊吏執之契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疆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爲備庠奏言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契丹張形示彊造端首禍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嘉使者辭順訖以黃嵬山分水嶺立新疆遭母喪服終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徙秦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興軍時西征無功關內騷動庠過關力言虛內事外恐搖根本帝感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聞之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庠有吏能淹通歷代史王安石稱其博卒後蘇頌論庠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錄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爲太學錄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真御史初臺臣奏事必先移閤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旦既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盡爲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鹽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爲幸太學頌或摘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論曰何郯吳中復皆良御史也郯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恥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修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獨爲令而與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考證

何郯傳證實郯與發昇極陳姦狀事○證實二字疑誤。南北本俱同。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二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閻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事周世宗數戰伐有功又從太宗平太原終龍衞都虞候真宗爲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冀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而師不失一人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陣又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名契丹退趨莫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莫州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衆契丹委器甲遁去拜唐州團練使累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遷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使以足疾命入謁無拜卒贈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學擊劍善射契丹犯河北應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戲下使捕賊會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爲契丹所掠去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爲襄王牽攏官王尹京命巡內外八廂積獲姦盜甚衆盜有遺化金帛者化弗受一日王趨急召出府門馬驚墮化掖之而起王曰微爾吾幾殆益親信之真宗即位擢御龍弩直雙員都頭累遷御龍骨朵直都虞候乾興初授天武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榮州刺史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過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冀州防禦使爲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徙涇原路權知渭州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發兵襲明珠族不利降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都總管徙高陽關路俄護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歷建武軍節度使以老辭管軍詔入朝化又固請改武安軍節度使知滄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獄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出無罪者三人踰年復告老以右屯衞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謚曰恭莊化謹質少過馭軍有法雖起身行伍然頗知民事焉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隸禁軍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禦城北門美慷慨自陳願假數騎縛契丹將至闕下帝壯之常令宿衞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美以軍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九井原烏崙河斬首甚衆累遷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略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砦美請于經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抵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既而復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闘不解美率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橐駞鎧甲數千計遂募兵築萬安城而還敵復寇金明美引兵由龐家堡並北山而下敵即引卻遷文思使徙知保定軍經略使龐籍表留之改東路都巡檢使敗敵于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元昊大入據承平砦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敵穴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西兵出芙蓉谷大破敵世衡等果無功未幾敵復略土堖砦美迎擊于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大敗其衆以功遷右騏驥使軍還築柵于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衆繇麛子部西濟大理河屠劉萬多移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籍仲淹交薦之除鄜延路兵馬都監遷賀州刺史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至是加飭黃金遣使即軍中賜之又破敵于無定河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計因城龍口平砦敵以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遂爲副總管遷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通州刺史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慶曆中又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柳

谷雕巢盧兒原安砦十一堡安定之役諜報敵數萬將大至經略使遣管勾機
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敵且至不肯與兵奕曰兵當以寡
擊衆何自怯也卒以兵二千與建中而敵亦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
奕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歷侍衞親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眉州
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使遂州觀察使鄜延副都總管召還授耀州觀察使又
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諡忠毅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奕
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二十一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城堡甚多在軍
中所得祿賜多分其麾下有餘悉饗勞之及死家無餘貲子丕卒以孫承清爲
子官至引進副使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倜儻有志略劉繼元欲召至帳下辭以母老不就守
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必當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從太
原民於大名府因家焉往來負販於并汾間過西山聞郭進爲都巡檢使太宗
甚寵遇之乃慨然曰進不過主亦行伍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
軍擢殿前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爲捧日副指揮使歷拱聖龍衞捧日指
揮使累遷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明道中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爲永興軍
兵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沉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取
郭進事而師法之所得奉祿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
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鄉黨訣後十日卒

孟元字善長洛州人性謹愿少過頗喜讀書少隸禁軍以挽彊選補殿侍累遷
散都頭班指揮使擢如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真定
路王則據貝州反元赴城下攻戰被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濠中既出戰愈力更
募死士由永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騏驥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
滄州民鬻鹽爲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繇是
民不轉徙御史中丞郭勸言其貝州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宮苑使專
管勾麟府軍馬事護築永寧堡敵不敢動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
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
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賈昌朝奏爲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還
馬軍都虞候徙鄜延路行至鄭州卒贈遂州觀察使

劉謙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衞士數遷至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嘉州團練使兼
京城巡檢元昊反改博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總管兼知邠州謙不讀書然
闞訟曲直皆區處當理前守者多強市民物以飾廚傳謙獨無所撓邠人頗愛
之夏竦奏爲涇原路總管徙知涇州未行會賊寇鎮戎軍謙引兵深入賊境破
其聚落而還以功擢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暴疾卒贈永清軍節
度觀察留後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
後數年爲隰州兵馬監押捕盜于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蠻叛從湖北都巡檢
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溼弓弩不利別創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駭
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跛臧三族尤
悍難制振募降羌啗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振爲置酒先酬取
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讋不復
敢犯明年涇原屬羌胡薩逋歌等叛鈐轄王懷信以兵數千屬振游奕屢捷從
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餘悉退散數月賊數萬圍平遠砦都監趙
士龍戰沒振出別道力戰抵砦奪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從
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霸州改京東都大提舉捉賊明年知環州累
遷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爲金銀冠珮隱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
以破其勢得冠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告諭部俾以環爲法不聽於是東羌金
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爲賊所有及劉平等皆敗惟環慶無患自本路馬步
軍副總管擢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尋改捧
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今賊以我夷傷必乘勝以進勢宜固守倘虞諸城不
能皆如吾謀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機也未幾賊寇塞門
砦振有兵幾八千按甲不動砦中兵纔千人屢告急被圍五月才遣百餘人赴
之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于賊振坐擁兵不救爲都轉運使龐

籍所奏貶白州團練使知蔣州未行會延德雍元家復訴於朝勅御史方偕就
劾振法當斬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踰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
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邠州團練使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振
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麟州深柏堰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鎭援毅
法通砦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遷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爲左
神武軍大將軍卒援剛強自負有武力便弓馬喜談畫輕財尙氣衆樂爲用子
珣瑜皆工騎射珣年十六仁宗召試便殿授三班借職景祐中有言珣藝益進
且習書史復召見閱武伎又試策略於中書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閤門祗候
未幾除濮州兵馬都監初珣隨父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
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
臨觀之陳執中招討陝西薦爲緣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爲奏曰用兵以來策
士之言以萬計無如珣者卽擢通事舍人招討都監珣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
授兵萬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氈党留百餘帳
處近塞爲暴珣白府引兵二萬自靜邊歷捺吳抵木寧擊賊俘獲數千計靜邊
將劉滬殿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從騎數百復入拔滬之衆以出士皆歎服
瞎氈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遺以綵綿瞎氈聽命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
將行適元昊大入府檄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馬欄城
聞夏人徙軍新濠外議欲質明掩擊珣謂懷敏曰敵遠來衆倍鋒銳莫若依馬
欄城布柵以扼其路守鎭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不然必
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兵遂過鎭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來犯
珣居陣西北瑜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兵輒潰中軍大擾珣挺刀斧手前斷夏
衆稍却我軍復陣懷敏詰朝退走就食鎭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珣
美風儀性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既沒人多惜之贈莫州刺史後卒賊中瑜第
璞亦知名

張忠字聖毗開封人先世業農忠慷慨不事生產初隸禁軍累遷龍神衛左第
二軍指揮使仁宗卽位遷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天武右廂指揮使
潮州團練使未幾眞拜齊州團練使權知滄州本路鈐轄楊懷敏以忠御下急
因奏對言之徙澶州總管會河決商胡詔留戍滿卒以助隄役輒率隸將劫庫
兵爲亂州將恐召忠諭忠擒倡首者數人斬以徇明年以疾求醫京師卒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少隸軍籍於許州選入捧日軍又選爲殿前指揮
使歷行門龍旗直散原押班康定元年元昊數寇邊試武伎權內殿崇班慶州
北路都巡檢使與攻白豹城破之既還夏人遣騎躡其後恪設伏崖險敵半度
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以功遷內殿承制嘗會諸道兵攻十二盤
既咄當迷子砦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毬者恪取號於衆曰賊矢石
盡用竈下甓矣於是士卒爭奮果先得城還供備庫副使恪有弓勝一石七斗
其箭鏃如鏵名曰鏵弓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
他日取熊蕭砦歸恪獨殿後爲數千騎所襲恪視矢簏止有二鏵卽爲引滿之
勢賊遽卻嘗與總管杜惟序鈐轄高繼隆將兵分討漢乞薛馬都嵬等三砦恪
先破都嵬而繼隆圍薛馬不能下恪馳往取之既又援惟序下漢乞砦改左騏
驥副使虜犯大順城諸將皆閉城自守恪率兵二千餘戰克之改宮苑副使環
慶路兵馬都監因特召見仁宗謂曰適有邊奏賊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
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手詔令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恪晝
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頃之遷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恪驍勇善射臨
難敢前故數有戰功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至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
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防禦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爲
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數月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馬懷德字得之開封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德可試引弓擊劍角觝補
三班奉職爲延州南安砦主東路巡檢數以少擊西賊敗其衆范仲淹知延州
脩青澗城奏懷德爲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境破遮鹿要冊二砦親射殺其
酋狗兒廂主還左班殿直又率蕃漢燒蕩賊海溝茶山龍柏安化十七砦三百
餘帳斬首數百級虜馬駝牛羊萬數遷右侍禁以范仲淹韓琦薦授閤門祗候
延州龐籍入奏爲東路都巡檢使夷黑神厥保等十八砦賊以四萬騎犯邊濠

僕射谷懷德以兵數千據谷旁高原待之斬首二百級得畜產器械以千數遷內殿崇班又以兵脩龍安城虜不敢犯遂以鄜延路都監又城綏平破賊青化押班吃當三砦殺獲甚衆元昊爲夏國主命國子博士高良夫與懷德會西人畫界疆籍具論其前後功遷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時用兵久民多亡散懷德招輯有方經略使梁適奏請推其法諸路歷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累遷至四方館使舒州團練使徙鄜延路副都總管坐違法賂宦官閻士良爲安撫呂景初奏降四方館使英州刺史大名府路總管侍衞親軍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遷馬軍都虞候徙環慶路環州蕃官蘇恩以其屬叛往降之又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隨州觀察使英宗即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召還卒贈安遠軍節度使嘗因戰流矢中其顙鏃入於骨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祖贇高州團練使仁宗爲皇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爲資善堂祗候及即位補右班殿直累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爲環州都監破趙元昊吃啞井那等諸砦安撫使韓琦上其功遷內殿崇班環慶路都監徙涇原契丹欲渝盟與狄青范恪同召至京師將使備北邊權內園副使翌日改禮賓使會葛懷敏敗命爲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因條上禦戎十三事改原州徙麟州遷六宅使貴州刺史知忻州徙代州爲帥臣誣奏降京東路鈐轄富弼知青州爲之辯理眞除虢州刺史徙高陽關路又徙原州刺史知滄涇冀三州秦州築古渭城蕃部大擾徙秦鳳路總管歷龍神衞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遷侍衞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卒贈閬州觀察使俊久在邊羌人識之環州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屬於吾將孰畏曰畏安太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髯將軍是也

向寶鎮戎軍人爲御前忠佐換禮賓使涇原秦鳳鈐轄積勞自皇城使帶御器械歷眞定鄜延副總管遷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寶善騎射年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五原卑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道過潼關巨盜郭邈山多載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嘗至太原梁適射弩再中的授寶矢射之四發三中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恤其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脫人於死蓋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堡砦未嘗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爲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閻守恭慕郭進爲人而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彊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伎用兵以來人以爲無如珣者籠竿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沒惜哉安俊向寶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未可同日語也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考證

高化傳諡曰恭莊○南本作恭壯按化歷官軍職應從壯

馬懷德傳西賊敗其衆○監本西譌因今從南本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考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三

石普 張孜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兄奎 劉文質子渙 滬 趙滋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雄之後徙居太原祖全事周爲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邸普十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祗候再遷東頭供奉官賊邢棗驢賈禿指數百人寇掠汞與諸縣命普督兵往捕悉獲之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爲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僞稱邛南王又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爲盜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減之使自爲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卽日還蜀揭牓諭之莫不悅服賊平賜白金三千兩襲衣金帶鞍勒馬累遷洛苑使富州團練使延州緣邊都巡檢使羌酋乜羽內寇普追殺之從眞宗幸大名會王均叛以爲川峽路招安巡檢使佐雷有終率諸將進討至天回鎮賊出拒戰普領前陣力擊破之賊退保益州王師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軍砲又爲地道攻城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追擊于富順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還冀州團練使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帝特以命普契丹犯邊爲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押策先鋒與契丹戰廉良城又戰長城口獲俘馘器甲甚衆徙定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永興軍副都總管時軍制疎略凡號令進退及呼召將佐會合別屯皆遣人馳告普上請曰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別將各持半用相合爲信帝爲制傳信牌漆木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則書其言繫軍令之頸至彼爲合契又獻禦戎圖請設塹以陷敵馬幷上所置戰械甚衆徙爲莫州總管初契丹南侵敗我兵于望都既而諜者言復欲大入寇帝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曰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定州夾唐河爲大陣立柵以守寇遠近出軍俟敵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已無遠離隊伍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禧李懷昷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鬭待其氣衰背城以戰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爲聲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丹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一萬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順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敵由東路則劉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爲犄角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續圖以授諸將後數月勅輔臣曰北邊已屯大兵而邊奏至敵未有釁且聚軍虛費民力何以給之宜有制畫以爲控遏且靜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運至邊宜乘此用衆浚治使及軍城彼或撓吾役卽合兵擊之李沆等曰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內侍閻文慶與靜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爲犄角內侍馮仁俊掌御劄于莫州與普不叶帝曰勿窮治以驕將帥第召仁俊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復還普冀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車駕幸澶淵時王繼忠已陷契丹契丹欲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爲書遺普且通密表事平還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爲鄜延路都總管以普副之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總制屬羌則彊橫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落使未幾徙幷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例歲給錢三千緡樞密院言無此例又言李漢超守河朔時歲給以萬計今幷代屯軍多不足以犒軍帝不納改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還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赴本鎮帝祀汾陰還至陝西普請駐蹕城中因賜詩令扈從至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大流堰引河通漕京師上軍議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時方崇尚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

國用繇是忤帝意大中祥符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唃廝囉欲陰報曹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帝以普言踰分而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命知雜御史呂夷簡劾之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雜議罪當死議以官當詔除名貶賀州遣使縶送流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既懵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縶所思其幼子時時泣下可聽挈家以行甫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護守稍復爲左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普領小郡遷左領軍衛大將軍仁宗即位徙安州遷左屯衛大將軍徙蔡州坐失保任降本衛將軍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起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貶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居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倜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剛驁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後以罪廢每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率以爲常

張孜開封人母微時生孜後入宮乳悼獻太子孜方在襁褓眞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謹視之景宗遂養以爲子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殿直皇太子即位遷供奉官閤門祗候爲陳州兵馬都監築堤衰家曲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領恩州團練使眞定路兵馬鈐轄歷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昷之奏冀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孜議孜言此界河策先鋒兵有戰必先登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昷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契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爲副議論雖出弼然孜亦安重習事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副總管河東更鐵錢法人情疑貳兵相率扣府欲訴閉門不納是日幾亂孜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又遷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內觀察使遷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問狀屈彊不肯對乘夜十餘人大譟趣往將害人孜擒首惡斬之然後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孜長於宮禁中內外頗涉疑似言者請罷孜兵柄乃出爲寧遠軍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言孜不當典兵而宰相富弼薦引之請黜弼弼引咎求罷政事諫官御史皆言進擬不自弼絳家居待罪曰不敢復稱御史矣坐此謫知蔡州而孜尋以罪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謚勤惠孜初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孜云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善騎射擊刺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擢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元昊寇邊選爲儀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遷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出陣前據鞍嫚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乃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餘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葜村一帶公事徙秦鳳路未行坐夏人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頃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管遷康州防禦使又坐當出討賊逗留不進所部兵夫棄隨軍芻糧更赦徙秦鳳路副都總管改捧日天武四廂又以賊侵掠屬羌亡十餘帳徙永興軍又徙高陽關并代路歷殿前都虞候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懷德欲冒有其田事覺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祀明堂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爲減數歲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時遭承平保寵終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荅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懷德以祫享加恩既又移鎮乃共爲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懷德謝罪而已不復別進表其鄙吝如此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略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

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榷場于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河東路決繫囚原治逋欠又使荊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錢帛器甲刑獄遂擢閤門祗候濬治京師諸河扨水門鄭州水磑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議脩城未決命允則與王承衎閻承翰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尹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荊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荐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還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閒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斵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西上閤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幃幄什器凡下諸路宣勅必先關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絰向師哭以解衆忿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褒勵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還西上閤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仍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還東上閤門使獎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脩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頹圮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閻承翰所脩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脩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阬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阬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金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

隱卽歸卒乃斬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閒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貲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閒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張亢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爲廣平軍判官應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僉書西京判官事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丁母憂旣而契丹聚兵幽涿閒河北增備遂起爲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一倍約臣請擐甲爲諸軍先元昊反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騏驥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旣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鐵鋑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援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爲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師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砦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閤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尅及支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而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持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彍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爲力爾臣以跳鐙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緣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衞隊長緣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鬭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旣

行使嘖厮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顧應邊須及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驅縣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軍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閑慢路遞鋪兵卒之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輦運邊計亦未至失備而民力可以寬矣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用進西上閤門使改都鈐轄屯延州又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鬭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涇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効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衂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胥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必簿田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既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會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戶豪也囉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邏纔覺而蕃漢民被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閒二州閉壁不出民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桮時豐州已爲夏人所破麟州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亢爲幷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出所授勑示城上門啓既入即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阬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于外腰鎌與衞送者均得其時禁兵皆敗北無鬭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諜伏敵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閒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驢掙寇路時麟州饋路猶未通勑亢自護實物送麟州敵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柏子砦來邀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鬭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兔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岊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耎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敵敵

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鎭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一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河外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瀛州葛懷敏敗還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渭州亢聞詔即行及至敵已去鄭戩統四路亢與議不合還引進使徙幷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爲本路鈐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亢前所增廣堡砦宜使就總其事詔既下明鎬以爲不可屢牒止之亢曰受詔置堡砦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堡砦必爲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發封自劾朝廷置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爲幷汾屏蔽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衆緩急無所容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陝西惡亢不附己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爲涇原路總管知渭州會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會竦爲樞密使奪防禦使降知磁州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奪引進使爲右領衞大將軍知壽州後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者改將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徙筠州久之復爲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眞定府路副都總管還客省使以足疾知衞州徙懷州坐與鄰郡守議河事會境上經夕而還降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以疾辭爲祕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爲之用同學生爲吏部亢憐其老薦爲縣令後既爲所累出筠州還所薦者復求擠亢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祠之

奎字仲野先亢中進士歷幷秀州推官監衞州酒徐生者毆人至死繫婺州獄再閱輒言冤轉運使命奎復治奎視囚籍印窾僞深探之乃獄吏竄易卒釋徐生抵吏罪衆驚伏同時薦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知合淝縣徙南充縣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奎往按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閼之爲民病於是悉除所負未幾知江州徙楚州還太常博士召爲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其後母卒廬于墓自負土植松柏服終授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以侍御史爲河東轉運使進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安撫京東募民充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數十人還爲戶部副使及分陝西爲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慶州以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陝西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澶青徐揚等州再還吏部郎中時李宥知江寧府府廨盡焚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繕治之還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踰時復完還判吏部流內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河南宮闕歲久頗摧圮奎大加興葺又按唐街陌分牓諸坊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偉儀觀曰眞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歲餘以能政聞還給事中歸朝京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捕諸盜悉平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彊所至有治跡吏不敢欺第傷苛細亢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謹兄弟所爲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時子燾龍圖閣直學士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琦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文質幼從母入禁中太宗授以左班殿直還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帝頗親信之數訪以外事嘗謂內侍竇神興曰文質朕之近親又忠謹其賜白金百斤出爲兩浙走馬承受公事擢西京左藏庫副使苛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知麟州改麟府濁輪砦兵馬鈐轄擊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破契丹拔黃太尉砦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乃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徙涇州充麟州清遠軍都監又破敵于枝子平咸平中清遠軍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置久之起爲太子率府率杭州駐泊都監封泰山以內殿崇班爲青齊淄濰州巡檢進禮賓副使石隰

緣邊同都巡檢使，徙秦州鈐轄。建小落門砦，親率士版築。會李濬知秦州，因就賜白金五百兩。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部獲逃卒，給絹二匹、茶五斤，卒皆論死。時捕得百三十九人，文質取二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隸他州。再還內園使、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築堡障。復徙秦州鈐轄，領連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賻其家，官子三人。文質以簡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異諸將。真宗嘗問保塞之舊，文質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之。然性剛，喜評刺短長，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子十六人，渙、滬皆知名。

渙字仲章，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獻太后臨朝久，渙謂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震怒，將黥隸白州，呂夷簡、薛奎力諫得免。仁宗親政，擢爲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闕爭之，皆罰金。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并州與營妓游，黜通判磁州，尋知遼州。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唃氏，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唃氏大集族帳，誓死扞邊，遣騎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以獻，加直昭文館，還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改吉州刺史、知保州。州自戍卒叛後，兵益驕，渙至，虎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犯。詔嘉奬之。歷知邢、恩、冀、涇、澶五州。恩承賊蹂踐後，渙經理繕葺有敍，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大振。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渙在澶，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歷秦鳳、涇原、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還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熙寧中，還爲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略，尚氣不羈，臨事無所避，然銳於進取。方開拓北岷，討安南，渙既老，猶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滬字子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知略。以蔭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爲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橐駝萬計。時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爲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祇候。又破穆寧生氐。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說城主鐸廝那令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廝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願爲屬戶。戩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氐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無援，滬堅臥，因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揮進退，一戰氐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氐于城下。還內殿崇班。戩以三將兵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會戩罷四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爲不便，令罷築，且召滬，不聽，日增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滬、士廉下獄。氐衆驚，收積聚，殺吏民爲亂。朝廷遣魚周詢、程戡往視，氐衆詣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滬權水洛城砦主。城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黜一官，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瘍發首，卒。弟淵將以其柩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略司言得熟戶蕃官牛裝等狀，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爲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碑記滬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閤門祇候爲邠寧環慶路都監，戰歿，錄滋三班奉職。滋少果敢任氣，有智略。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左侍禁。後爲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砦主姚貴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羊牧隆城。滋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砦。招討使令滋給賜降卒及還補將吏，滋以爲如是是誘其爲亂，藏其牒不用，還爲招討使所怒，故賞弗行。范仲淹、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閤門祇候、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時京西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數月賊平。後爲京東東路都巡檢，富弼爲安撫使，舉再任。登州乳山砦兵叛，殺巡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按。滋承檄驗治，馳入其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衆莫敢動。在京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弼爲言，乃自東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爲真將帥材。及琦在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略司公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

萬頃皆肥美可募人田作教戰射爲堡砦人以爲利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歷知安肅軍保州滋彊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奪其舟移文還涿州漁者遂絕契丹因使人以爲言而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以爲能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還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宗即位領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賜白金五百兩留再任未幾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之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慢自譽此其短也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膚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愞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人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輯暴殄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容退師滬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略琉璃堡兎毛川之捷亘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跡著稱其視亢盡所謂難爲兄難爲弟者歟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考證

張孜傳上關銀鞍鞵事○此句有疑

策先鋒○南本策作爲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考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八十四

劉平 弟兼濟 郭遵附　任福 王珪 武英 桑懌 耿傅 王仲寶附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嵒嵐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彊記進士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知鄢陵縣徙南充夷人寇淯井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平率土丁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還本寺丞還路由安州遇賊十數人平發矢斃三賊餘駭散以寇準薦爲殿中丞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爲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卽位還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磨糜族數反覆平潛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徙涇原路兼知渭州胡則爲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黨今隸則部慮掎摭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年還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進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被酒破鎖入甲仗庫爲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州上疏自列召入閤狀復爲步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爲宰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爲御史顧當時同列未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賣直所爲若此臣慮小臣以淺文薄伎偶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掎摭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闕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之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改高陽關副總管寶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爲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反還邕州觀察使爲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爲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幷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搆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廝囉復平北約契丹爲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彊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唃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爲窮寇爾何所爲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爲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契丹互爲掎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有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

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爲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將兵悉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寸平與敵皆爲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爲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鬬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譟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敵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諡壯武賜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爲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未官者錄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生子于賊中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沒于興州弟兼濟

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吉爲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城州賴以完擢閤門祗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晉絳澤潞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改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衆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沒于三川口特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讎未弭家讎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戶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兼濟第日縱飲擊鞠繆爲不知以疑其意既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射殺其酋長收餘衆以歸徙寧州破斷厮鸞砦徙鄜州元昊既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兼濟御下嚴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內地改涇原路鈐轄復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擢西上閤門使同管勾三班院出知雄州先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徙冀州踰月改忻州復管勾三班院卒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再代路巡檢還右侍禁慶州柔遠砦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禁閤門祗候爲泰州三陽砦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復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絭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蹶仆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逵三班奉職四子尙幼仁宗悉爲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爲尼亦賜紫方袍遵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于戰處皇祐中乃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逵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衞士由殿前諸班累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嵐石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既辭奏曰河東地介大河斥堠疏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嘉之命知隴州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命四十日而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團練使爲鄜延路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堡謹斥堠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增成暠自華

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犒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槖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衞馬軍都虞候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槖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鬭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大潰英津珪傅皆死內殿崇班訾贇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懷亮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爲瑯琊郡夫人錄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爲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爲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誓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爲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駞甚衆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珪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無爲敵所讎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爲立祠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後爲東上閤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沒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錄英爲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爲忻代州同巡檢會州將出獵因留帳飲英曰今空郡而來萬一敵乘間入城奈何既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榷場改右侍禁閤門祇候爲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還禮賓副使尋兼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棄羊馬僞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爲前必有伏衆不聽已而伏發福等既敗

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錄其子三班奉職永符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姪永保右班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桑懌開封雍邱人勇力過人善用劍及鐵簡有謀略其爲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祇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慥舉進士有名懌以再舉進士不中常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間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給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爲盜今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郟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爲不知將去懌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澠池尉羣盜保青灰山時出攘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爲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僞爲宣頭以示懌牒招致之懌不知其僞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爲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懌曰巡檢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巡檢俘獻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爲黜巡檢擢懌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跡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爲具飯食如事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攜具就媼饌而以餘遺媼媼以爲眞盜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一媼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其實而愼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爲致閤門祇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己上者或譏以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益辭之不許寶元初還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略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湜皇城使

耿傅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爲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欲脅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傅少喜俠尚氣初以父蔭爲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參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傅督一道糧饋會元昊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勸傅避去傅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朱觀亦謂傅少避賊鋒而傅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始傅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戒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傅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傅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爲太常寺太祝璩爲太常寺奉禮郎璋爲將作監主簿珪試秘書省校書郎瑰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爲刑部史補齊州章邱尉以捕羣盜六十餘人有功用開封府判官鞠仲謀薦召對改右班殿直爲鎮定保深永寧天雄六州軍巡檢又以捕賊功遷左班徙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磁州名賊王遇仙博州孫流油輩凡四十人夜有盜叩戶外乞降左右欲殺之爲首級論功仲寶不可納舍中使寢擢閤門祇候命乘驛捕登州海賊百餘人獲之還爲河北提舉捉

賊又捕斬百餘人知信安軍復爲河北提舉捉賊有盜百餘依西山官軍不能捕仲寶悉招出隸軍籍奏以自隨徙澤潞晉絳慈隰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日獲太行山宿賊八十人累賜金帛緡錢使契丹積遷內殿承制天聖初知鎮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獲首領百五十羊馬七千詔奬其功凡五年還巡護惠民河堤岸遷供備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戎軍蕃族內寇徙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二州以西京左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幷代州鈐轄改西上閤門使建言緣邊博糴羌苦之數逃去請寬其法使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閤門使元昊寇延州仲寶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遁于長雞嶺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爲涇原路總管安撫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馘數百人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堡仲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獨仲寶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奬諭徙澶州副總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未衰奏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卒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衄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八十五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岊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渭　王果　郭諮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輿　張昭遠

景泰字周卿，晉州人。進士起家，補坊州軍事推官，後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即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修城池，儲資糧以備不虞。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還都官，知滅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續。敵騎逾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迴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守彭陽，泰弗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以功遷西上閤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立，熙寧中屢有戰功，為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氈部兵戰沒。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擊瀘州夷人，陷於羅箇募山下。兄弟繼死王事，人皆憐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還御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又還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慴，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置招討使，遂為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鎬奏為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則遁，信率兵執則而還，餘黨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為少軍副都指揮使，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刲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進士，補韶州司理參軍，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詳斷官。密州豪人王澥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澥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澥，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不從，偕以是知名。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秘書丞、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逾年，為沿邊計置青白鹽使。用龐籍、范仲淹薦，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戶為鈔盜，偕得數輩，腰斬境上，盜為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鈐轄。明珠、康奴諸族數為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牛羊千計，所俘皆刳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鈐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州鈐轄。賊平，知沂州，徙冀州，坐擅率糧草，降知霸州。踰年，徙恩州，領韶州刺史。屬兵糧乏絕，朝廷方募民入粟，增虛直給券，詣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患未有應令者，偕使州倉謬為入粟數，輒作鈔遣屬官持至京師轉貿，得緡錢以補軍食。為御史彈奏，降知坊州。儂智高反，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為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廣州，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步兵誠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為教駿。有軍校恣掊斂，忠毆殺之，坐配鼎州。既

遁去爲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儂智高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濘不能奮遂中標槍死焉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爲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爲河內郡夫人弟應還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錞凡四人封長女爲清河縣君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爲左侍禁閤門祗候歷延州四路都巡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古渭州路爲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使累勞補崇儀使爲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池至耕穫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斂兵河東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爲候望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請遣白經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臨砦二堡徹其樓櫓從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往按視之會諜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六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臥牛峯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慍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抉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甚衆恩不肯降迺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爲京兆郡君錄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二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張岊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貲爲牙將有膽略善騎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岊詰問岊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岊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臠啗岊岊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岊腹而彀岊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岊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岊縱獵雙兔起馬前岊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遺岊馬橐駝悉歸所虜州將補爲來遠砦主手殺僞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岊以都教練使從忻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僞軍主敖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岊馳騎五十往護之至者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岊拔矢鬭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庳下賊將登衆譁曰城破矣岊乘陴大呼搏賊賊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通以勞遷右班殿直然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岊爲麟府州道路巡檢至深柏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穫岊以計干張亢得步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賊於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砦下岊護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岊臂猶躍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頭供奉官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岊與諸將一日

數戰，破咨州刺史耶布移守貴參砦，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明鎬在河東，以岢嵐軍當雲朔路，奏凱爲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岢嵐。張亢修並邊堡障，初議置安豐砦於石臺神堂，凱以爲非要害之地，遂徙砦於生地骨堆，以扼賊左右覘伺。咸曰：「擅易砦地，可乎？」凱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二州未解嚴，復爲麟府駐泊都監，屯安豐。累遷洛苑使。嘗從數騎夜入羌中偵機事，既還，羌覺，追之，凱隨羌疾馳，效羌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猺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徙容白等州巡檢。又以捕賊功遷右班殿直，謝德權薦君平河陰審務，擢閤門祗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爲令佐使臣課最。及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羣寇，君平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爲滑州修河都監，遷供備庫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錄三子官。子肇，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爲河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佳兵者不祥。」景泰、肇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非有將率之材也。泰、僖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彊鋒，頗知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之寇。恩怵趙元之勢，身陷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凱之驍勇，固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適明習水利，以吏材稱，亦可謂善變矣。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殿侍，再遷三班奉職，爲潭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殿直、閤門祗候。會澧州民訴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乘驛往視，自竹疎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五百餘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砦以扼賊衝。就知鄜州，徙澧州，遷右侍禁。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漢寇辰州，殺巡檢王文慶，方勒兵入溪洞討捕，降其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其尤惡者社忽等十九人。遷西頭供奉官、知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修南北江五砦，徙夔州。時富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焚暗利砦，方領兵直抵富順，蕩其巢穴，窮追彥晏至七女栅，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都監。先是，磨媚、渾宜、托校、投新、兀二、兀三六族內寇，方諭以恩信，乃傳箭牽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邊費。徙慶州，遷禮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歲餘，遷愛州刺史，爲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使，卒。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坊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賊，焚其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閤門祗候，爲本路兵馬都監。復出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州提點賊盜公事，尋爲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初，繼遷擊言石隰帳前有文曰：「天誅爾，勿爲中國患。」鑑時爲承受，入奏事，真宗問之，鑑曰：「此詐爲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至是繼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諜者以告。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弱，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歲饑，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州，就爲環慶路都監，兼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媚族于合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爲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閤門使、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臨穎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爲修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兵馬都監，徙知憲州，

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寇陷階州沙灘砦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砦還軍器庫副使歷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略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還東八作使擢西上閤門使徙鄜延路再還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既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尙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歷大理寺詳斷官遷光祿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爲審刑院詳議官遷殿寺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更尙食使知保州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購諜者先得其藁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塘水邊臣莫敢言果獨抗辨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州兵馬都監歷永興軍兵馬鈐轄知隴州俄詔還遷皇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定州兼真定路兵馬鈐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衆徙知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還西上閤門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聽敏過人舉進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汲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部夫坐小法監通利軍稅洺州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閉閤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征諮上戰略獻拒馬搶陣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鎭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修言惟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母憂免官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爲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堤岸時富弼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滹沱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鶻鵲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儲用與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二州王則叛文彥博薦諮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渭渠導汾水與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顓言諮有巧思自爲兵械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轅弩生皮甲來上帝頗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爲契丹祭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改鄜延路兵馬鈐轄許置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閤門使知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閒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幷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時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宮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軍三十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備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閒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諮嘗謂作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株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

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行，由祁溝關達相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見，復令齎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塞指揮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隆遣部將逆戰，爲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丹至滿城，獲首級甚衆。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而升其指揮爲內與僚直。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率兵至鹽州橐駝口雙堆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數萬計。繼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既而又從傅潛于定州。時契丹斷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銳復出之。真宗幸天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領涿州刺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池山。賊平，還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王顯爲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酋長，真授單州刺史。後爲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砦兵馬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爲契丹鄉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定州。還北平砦總管，賜御劍，聽以便宜從事。至是，契丹復入寇，復與敵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駐砦，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撻覽曰：「今日戰者誰？」撻覽曰：「所謂田廂使者。」契丹主曰：「其鋒銳不可當。」遂引衆去。敵攻瀛州不下，欲乘虛犯貝、魏，詔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詔三路兵還定州。敏遇敵于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路都鈐轄，還本州團練使，充鎮定路總管。徙永興軍、陝州，歷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爲環慶路都總管。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八族，又敗羅骨於三店川。還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後徙環慶，坐與部豪往還納賂爲不法，降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禦使。既而以虢州團練使知隰州，復除環慶路都總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以功伐，雖悅不自飭，而朝亦優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不第，以父任爲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閤門祗候爲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還左侍禁，領東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牧牛羊，爲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耶？」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權？」對曰：「德權長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及也。」人多稱之。鄂州男子聞人若挫告其徒丞與民李琰將作亂，命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設方略，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己所不快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緒謀以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劾，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內侍經度，計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內殿崇班。祥符二年，黎州夷人爲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酋首納款，殺牲爲誓。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餘，生擒首領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必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勳領陝西兵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請誅之。真宗謂王旦曰：「已降而殺之，何以信四夷？」不許。夷人平，還內殿承制，再還如京副使、知登州。會歲饑，請漕江淮米以振貧乏，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還西上閤門使，徙鄆州，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曙爲人沈敏，有幹略，善論利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贇元，嘗以作坊使從曹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贇元死，真宗追其功，錄德輿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馬承受，擢閤門祗候。河齧陽武埽，詔遣德輿完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榷貨務，皆兼領埽事。改巡護開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

賜趙德明冬服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與懼其復讎紿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用樞密使曹利用薦還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汴斗門以節水會積兩汴水將溢德與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歷知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乜羅爲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與不與乜羅頗出怨言後有譖乜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乜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岊閒之召乜羅與飲乜羅泣曰我豈附賊者邪蓋逃死耳岊以告德與乜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方屢入寇德與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岊曰叛者特乜羅非衆所欲也請爲君召與飲仆崖谷中聲言墮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與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岊短毀之岊計不得行知府州折繼閔聞賊將至以告德與德與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乜羅爲鄉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與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爲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與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與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與止坐不出戰降爲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閤門使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堤頓丘口居民避水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與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復領果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翼卒謀以上元夜劫庫兵爲亂德與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防禦使契丹內寇凝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遠年十八挺身拔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祗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爲忻州都巡檢改閤門祗候知狄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內殿崇班天禧初閤門副使缺員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略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閤門副使俄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閤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雄州伏言歲會四榷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置榷場所以通貨非所以計貿易之利也會大雨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捍其衝徙鄜延路兵馬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成平川領忠州刺史知成德軍還四方館使滹沱河決壞城郭乃修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爲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閒有足稱者瞎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與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榷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八十六

王安石子雱 唐坰附　王安禮　王安國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
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
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
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
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
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
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
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
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
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
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
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
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
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
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
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
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
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
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
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
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
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
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
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
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
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
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借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
呂公著交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
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
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
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
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
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惟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
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
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
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禼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
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
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禼傅說之
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
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
夔稷禼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斷之傷而
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律辨證之為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
安石說遂著為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
故世俗皆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
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勾令判知樞
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

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刺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鎭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惑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彊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黥隸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閼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鎭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衞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衞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衞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

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謨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諜得其露布言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牓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尙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彊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

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唐坰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衞士相顧失色安石為之請去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官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寧中鄜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今毆之深入此不為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初絳事爵賞既上最多失實公弼以狀聞詔即河東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以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韙人猶得非之公藩臣乃欲偷進功狀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辭遂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為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張璪皆擿使勿救安禮不答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

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遷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略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卽命捕訊果其所爲也卽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爲神明宗室令騂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旣灸敗其面矣卽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灸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從之仍奪令騂俸後宮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纔一年有損者中宮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爲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約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經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旣而不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糧今距西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王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禮又以爲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不置錄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錄以爲式乃與省中同遂幷列亶他事亶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爲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痹臥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偉風儀論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年十二出所作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聞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爲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祕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旣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爲政有足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八十七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黄履 蔡挺兄抗 王韶子厚寀 薛向子嗣昌

章楶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輒誦稍能戲爲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軍和川令歲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閡銓格判銓張掞擿使自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己而己捨之薄矣須待之掞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修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使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與爲奴婢絳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齊魯盜賊爲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爲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

哲宗即位轉左丞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召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駮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逾制因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寘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駮之不聽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絀元祐之政策言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顓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顓爲相顧蘇轍輩已逝擿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覬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爲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堂寘餘人不問鄜延路金明砦主將張與戰歿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令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御史捕治本澶州娼而爲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冤造奇譎以昭劉摯罪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爲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違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爲人寬洪不忮害嘗爲舒亶所劾及在尚書亶以贓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之贓則不可再爲姚勔所駮當紹聖議貶或激使其心清臣爲之言曰勔以議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

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為誦數之學未可從吾游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修薦為祕閣校理判吏部南曹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進司農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寬賸造簿供手實責苗保任追胥苛切其類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朝移使京東路過闕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孔目房修起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燾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燾笑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久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為知禮即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部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讞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至駁勢既不敵故法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陳州還為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燾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逮辭日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燾曰契丹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戶部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款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有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援之策且乾順幼竪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燾策宣仁太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燾諫曰陛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燾以河流入澱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安其心爾今日願自臣革之使朝廷不為姑息而大臣稍敦廉恥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仁之喪宗室既為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為期燾爭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燾與惇布衣交覬其助己燾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與諫官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燾不可復欲并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為儀仗使後官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常安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燾為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日華本三班院吏以燾恩封光祿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燾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旨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閻守懃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赦守懃詰燾燾謝郝隨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為階亦爭之以老避位帝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讎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為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糧吏無月俸公私

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爲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飾僞辭而
爲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
唐邈川爲湟州戍守困於供億燾在樞府因議者以爲可棄奏還之崇寧元年
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
團練副使鄯州之復又移建昌軍然棄鄯州時燾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
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子扶靖康時爲給
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環欲任以官辭不就
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王安石與環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
璪同編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論助役安石使
璪爲文詰之辭曾布請爲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
以璪同修起居注自縣令至是不歲餘坐奏事不實解三職已而復之時建議
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
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朝廷既復河隴欲因勢截定夔
蜀荊廣諸夷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
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
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爲縣徙且破產以償告捕二年中
犯者萬人璪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戶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羨數均
損之以惠貧弱後皆施行鄭俠事起璪媚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迹深其
辭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
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爲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攷歲校以行藝次升略
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蘇軾
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傳致軾於死卒不免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
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爲非正詔議更制璪請於夏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
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事行其說爲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祿
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虛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參知政事改中書侍郎哲
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
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
疏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璪初恭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詔蔡確數人
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如
是踰歲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以卒
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簡翼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
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
地震者邪召試學士院以爲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戶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
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祿豐地要人人欲得之執政上其員帝命與宗孟命
察訪荊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呂惠卿制手實法然猶
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
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爲臣以爲
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
病矣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爲
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
比而官儀未寵迺加佩魚遂著爲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頗肆橫挾
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皆非是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阿欲大
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
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
無以爲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
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
其足筋盜雖爲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
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
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

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慍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每用婢十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蓋鍼其失云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為高密廣平王二宮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監察御史裏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為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祀為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同修國史遭母憂去服除以禮部尚書召對闕中闕省鹽法苦言者衆神宗詔履自闕來將以為決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還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羣臣且然況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刊其制御史翟忠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盡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哲宗即位徙為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舒洪蘇鄂青州江寧應天穎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為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為罪先是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履又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圜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遠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茲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惇以為北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盡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祇亦謂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敢為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地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諧俾日邇忠讜疏絕回遹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隳國是羣姦洞之衡決莫障重為薦紳之禍焉至於興大獄以傾馮京蘇軾者璪也助成手實之法以壞人材譖司馬光者宗孟也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燾論議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閒無所匡建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虔州推官秩滿以父希言當官蜀乞民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管書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苑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為吏使之察督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為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決兵夫芟楗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為輕乃貶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鹽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疏往來無所芘挺兄抗時為廣東轉運使迺相與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十百為州縣害挺諭所部與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轄新鹽明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斂邊戶入保戒諸砦

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亟遣鈐轄張
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顛躓吉有神道三日不
克諒祚督戰下決戰挺伏強弩壕外飛矢貫其鐵鎧引卻移寇柔遠玉夜斫營
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思順舉族投諒祚俾爲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
葺其舊舍出兵西爲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輩之死挺築城馬練平爲荔原
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
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鎮戰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
則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爲伍番三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
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緡十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置耕
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闌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
築城定戎軍爲熙寧砦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守之諜告夏人侯胡盧河
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驅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
三千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
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士廣銳卒徙營衆懼遷欲爲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
十九人訖徙營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寺過期輒沒挺爲貸官錢歲息什一
後遂推爲蕃漢青苗助役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衆及兵械雜事捨皆獲其用
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閱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
爲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閱天章閣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
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
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親臨賜藥罷爲資政殿學士
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諡曰敏肅挺猾而多
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
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
掖神宗憐焉遂有樞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官
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
通判秦州爲秘閣校理乞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築長堤自城屬
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廬場大以爲利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
爲市久不償人無所取資衆而私鑄抗盡給之人得直以止番禺歲運香英韶
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綱爲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
英宗立召爲三司判官廣部去京師遠不卽至帝見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諭
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方議
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爲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淚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
請見帝延問之抗推原變異守前說以對大臣長其諫列白爲知制誥遷龍圖
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
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爲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
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
赴鎮秦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少至老屬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
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徇莫敢奸令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欲退
復留覺爲家人言感念歔欷及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于便室驟得
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諡吳奎曰抗以舊恩自雜學士贈官已踰
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
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
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得克萬一克
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
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
唯董氈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
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
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
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
征差盛爲諸羌所長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

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蕃部俞龍珂在靑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古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逵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披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渡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命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阨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遂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趣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據官吏細故韶欲罷瑊王安石右瑊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懟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子十人厚寀最顯

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熙河公事會羌酋瞎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贍與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瞎征九月次靑唐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畀懷德而貶厚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秩

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德長僞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屬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內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三年四月厚帥大軍次于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誠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游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趣廓州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永年戰死羌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禦使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卽納款還厚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諡曰莊敏

寀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爲乃驗外間譁傳浸淫徹禁庭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弗許戶部尙書劉昺寀外兄也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寀家使因昺以達寀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浹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卽召寀風儀既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卽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寀當立敗卽白帝曰寀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寀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閽卒獨聽寀入帝齋待敬潔越三夕無所聞乃下寀大理獄成棄市昺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顏任太廟齋郎爲永壽主簿權京兆戶曹有商胡齎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與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齎胡人者鞫之果妄爲邠州司法參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陳三敝言今板築暴興吏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關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爲棄關內乎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卽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貪沓欲因事爲邪穽治于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向力爭罷之監在京榷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益不售矣有司主沔議既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詣主將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爲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貰汝擅還之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弊以爲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爲提點刑獄兼其事武疆有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冤脫六囚於死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閒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昭陵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司不能供僚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孫爭舍令孫正病臥驚而死罷知汝州甫數月復以爲陝西轉運副使進爲使厚陵役費其助如永昭時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爲最夏將嵬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議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蓋忘身以徇國

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謬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詣闕與辯靖辭窮即罷之神宗知向材以爲江浙荊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爲主者冒占悉奪畀屬州諸運皆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爲立等式用所漕物爲誅賞遷天章閣待制環慶有疆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詣中書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入唯止都門達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不可計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主者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送瀛州戮於市北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曰彼欲彊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儌倖取成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爲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向控辭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詔自向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討算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閻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於是舒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錄其言諡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脩撰入爲左司郎中擢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實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盜責安化軍節度副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三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久之還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還官丐回授其子秬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擅罷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爲待制卒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稹銜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諜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頻爲侍御史忤章獻后吉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楶以叔得象蔭爲孟州司戶參軍應舉入京聞父封對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冤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爲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彊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楶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使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斃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楶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瀦水夏人馬飲者多死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楶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楶又陽謝之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楶迎擊敗之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瞤視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高車臨城塡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楶諜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屬馘三千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親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楶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楶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間廝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

乞和，哲宗亦爲之寢兵。楶立邊功，爲西方最。時章惇用事，楶與惇同宗，其得與事，頗爲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縡爲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諡曰莊簡，賻恤甚厚。楶七子：縡、綜、綡、綰、綖、縯、縝。縡、綡最知名。縡，縣推官，爲戶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權知楊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旰皇皇無肯售。縡飾市易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糴米，以大錢予之，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束手，或自殺。縡得訴者所持舊鈔，爲錢以千計者三十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罷縡，降兩官。綡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爲戶部員外郎。中書侍郎劉逵之妻，綡姊也。逵漸復元祐之政，綡多贊之。蔡京欲擠逵，且惎綡不附己，使其黨攻之，出綡湖州。論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綜歷通判常州，綰知丹徒縣，綖簽判西安州，縯簽判蘇州，楶孫茇承奉郎，盡監蘇州稅，俱列士顯。及京復相，遂與制獄傾章氏。綖居蘇州，或得私鑄錢數巨，譖京，風言者誣綖與州人郁寶所鑄。詔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畸、蕭服更往鞫之，連繫數百人，累月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別遣孫傑鞫之，傅致如意。綖刺面配沙門島，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竄縡台州，綜秀州，綡溫州，綰睦州，縯永州，茇處州，盡均州，官司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冤之。孫傑擢龍圖閣直學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綖常州。綡復朝奉郎、通判秀州。頃之，綖改授內殿崇班。綡祕書省校書郎，還戶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譚鎮宣撫燕山，請綡爲參謀，加右文殿修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稹以錯置乖方，罷。綡落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靈夏，而蔡挺、王韶、章楶輩起諸生，委褒衣，樹勳戎馬間，世非無材，顧上趣尙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策敵，楶之制勝，亦一時良將鮮。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邊饟，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龍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釁北伐，迺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寀以左道殺，綖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八十八

常秩 鄧綰子洵武 李定 舒亶
蹇周輔子序辰 徐鐸 王廣淵弟臨 王陶
王子韶 何正臣 陳繹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屏居里巷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爲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又以爲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是以不敢不來非有所抉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之今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既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即拜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兼直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進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命其子立校書崇文院九年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一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潁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議大夫秩平居爲學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欿然自以爲不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翕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既不肯仕世以爲必退者也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令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爲侍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秩長於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立始命爲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沖狀其行云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紹聖中蔡卞薦立爲祕書省正字諸王府說書侍講請用爲崇政殿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爲諫官卞方與章惇比曾布欲傾之乘間爲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狀事以爲詆毀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遂以責惇卞惇卞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以書頌極其佞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獻所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法朕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敝卿當懲淫朋比德之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以奉聖訓明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藉綰以威衆綰請先行免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路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綰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聚斂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亳不散青苗錢綰請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綰與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而引蔡確唐坰爲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國朝故事未有臺雜爲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用既審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官御史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閒與凡僚稍異則人思竭盡矣遼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於是兩河戒嚴且令河北修城守之具綰曰非徒無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遼妄爲地訟意在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僞可見今當禦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苟先之以長屈彼或將力爭則大爲中國之恥帝覽疏嘉之安

石去位綰頗附呂惠卿及安石復相綰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創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其法還翰林學士仍為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為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踰歲為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荊南陝徙永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令提舉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還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為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唯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豫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修撰哲宗實錄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還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為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與其黨有與洵武連昏者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河南府召為中太一宮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為大名尹政和中夏祭入侍祠以右神觀使兼侍讀留修國史改保大軍節度使未幾知樞密院五谿蠻擾邊即倣陝西弓箭手例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還特進拜少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為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盍為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為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為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為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人定亦不自安斷解

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擿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勒軾獄勢不可回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得鉤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宦者視衞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適起小人之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爲此言願治其妄帝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青州移汝寧府言者爭暴其前過又謫居滁州元祐二年卒定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斬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用爲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既貶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過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盡悉按姓名治之竄俠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竟以多爲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作爲歌詩譏訕時事亶又言王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詵而光等罰金未幾同修起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爲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壻所爲文亶具以白云商英爲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稅始亶以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進知雜御史判司農寺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爲御史中丞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林受廚錢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錄其數目今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諉以發放曆爲錄目之籍亶以爲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目亶違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鞫廚錢事謂亶爲誤法官吳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亶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亶自盜爲贓情輕而法重詐爲錄目情重而法輕身爲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亶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荊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士

蹇周輔字磻翁成都雙流人少與范鎮何郯爲布衣交年未冠試大廷不第鎮郯既貴達周輔始特奏名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通判安肅軍爲御史臺推直官善於訊鞫鉤索微隱皆用智得情嘗有詔獄事連掖庭掌寶侍史宅司累月不能決乃命周輔度不可追逮奏請以要辭示主者詰服之時以爲知體及治李逢獄竟臺臣雜治無異辭神宗稱其能擢開封府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盜廖恩聚黨閩中多害兵吏改使福建護諸將以討之恩遂降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于大理寺選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先是湖南例食淮鹽周輔始請運廣鹽數百萬石分鬻郴全道州又以淮鹽增配潭衡諸郡湘中民愁困法既行遂領於度支以集賢殿修撰爲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授中書舍人不拜改刑部侍郎元祐初言者暴其立江西福建鹽法掊克欺誕負公擾民罷知利州徙廬州卒年六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宗嘗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周輔方使閩上言父子並祗命遠方家無所託蘄改一近地乃易京西旋提舉江西常平繼父行鹽法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哲宗立改司封員外郎周輔得罪以序辰成其惡降簽書廬州判官起知楚州提點江東刑獄紹聖中還左司員外郎進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然蹤跡

深祕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盡已不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一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遷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以奉使遼國無狀黜知黃州閱四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序辰類元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刑部禮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過密中以音樂自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坐縱部民盜鑄錢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又坐守蘇時以天寧節同其父忌日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序辰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

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熙寧進士第一簽書鎮東軍判官紹聖末以給事中直學士院蹇序辰建議編類元祐諸臣章牘事狀詔鐸同主之凡一時施行文書攈拾附著纖悉不遺還禮部侍郎鐸雖云封駁而是時凡給事中不肯書讀者輒命代行之貢院獲舉人挾書開封尹蔣之奇將以徒定罪鐸爭不可之奇爲從輕比既上省章惇怒罰府吏舉人竟坐刑鐸不復敢有言衆傳以爲笑後議除御史中丞或撫此事以爲無所執持乃止徽宗立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御史中丞豐稷論鐸編類事狀率視章惇好惡爲輕重存歿名臣橫罹竄斥序辰既放歸田里鐸之罪不在其下詔落職知湖州崇寧中拜禮部尚書方議廟制鐸請增爲九室議者疑已祧之主不可復祔鐸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之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宜存宣祖於當祧復翼祖於已祧禮無不稱從之進吏部尚書卒

論曰士學不爲己而俯仰隨時如挈皇居井上求其立朝不撓不可得已常秩在嘉祐治平時三辭羔鴈之聘若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及王安石用事一召即至容容歷年曾無一嘉謨而竊顯位至定之黨附豐之凶德宜爲世所指名綰及周輔二家父子並同惡相濟而序辰與鐸編類事狀流毒元祐名臣忠義之士爲之一空馴致靖康之禍可勝嘆哉

王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慶曆中上曾祖明家集詔官其後廣淵推與弟廣廉而以進士爲大理法直官編排中書文字裁定祖宗御書十卷仁宗嘉之以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居藩邸廣淵因見昵獻所爲文及即位除直集賢院諫官司馬光言漢衞綰不從太子故景帝待之後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託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帝不聽用爲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從容謂曰朕於洪範得高明沉潛之義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卿爲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不能寢食帝自爲詔諭之曰朕疾少間矣廣淵宣言於衆神宗立言者劾其漏泄禁中語出知齊州改京東轉運使得於內省傳達章奏曾公亮王安石持不可乃止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幷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至京師御史中丞呂公著摭其舊惡還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故顥與常言不行徙使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宣撫使興師入夏境檄慶會兵方授甲卒長吳逵以衆亂廣淵亟召五營兵禦之逵率二千人斬關出廣淵遣部將姚兕林廣追擊降其衆柔遠三都戍卒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使還戍潛遣兵間道邀襲盡戮之猶以盜發所部削兩秩二年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頗非其人帝謂執政曰廣淵奏辟將佐非貴游子弟即胥史輩至於濮宮書吏亦預選蓋其人與時君卿善一路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豈不誤朝廷事已下詔切責卿等宜貽書申戒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元豐初詔以其被遇先帝之故第臨自皇城使擢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子得君賜進士出身

臨字大觀亦起進士簽書雄州判官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論疑所應臨言契丹方饑困何能爲然春秋許與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

求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稹使之來或請其求聖像聖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上備禦數十策大略皆自治而已契丹剌兩輸人為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臨曰彼歸我而遣之必為亂不如因而撫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悔失計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滄州荊南入為戶部副使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府河中卒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第進士至太常丞而丁父憂陶以登朝在郊祀後恩不及親乞還所遷官丐追贈詔特聽之仍侯服闋除太子中允嘉祐初為監察御史裏行衞卒入延福宮為盜有司引疎決恩降其罪陶曰禁省之嚴不應用外閫會降為比於是流諸海島主者皆論罰中貴人導煉丹者入禁廷陶言漢唐方士名為化黃金益年壽以惑人主者後皆就戮請出之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論其不當升之去陶亦知衞州改蔡州明年復以右正言召陶言臣與四人同補郡人獨兩人召請幷還唐介呂誨等英宗知宗正寺踰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違豫之後天下顒顒無所寄命文章抗疏請早擇宗室親賢以建儲嗣危言切語動天感人夫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為姦利附託之人哉發於至誠念宗廟社稷無窮大計而已陛下順民欲而安人心故親發德音銳為此舉中外搖搖之心一旦定矣厥後浸潤稽緩豈免憂疑流言或云事由嬪御宦侍姑息之語聖意因而惑焉婦人近幸詎識遠圖臣恐海內民無謂陛下給者順天意民心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使遠近姦邪得以窺閫伺隙可不惜哉因請對仁宗曰今當別與一名目既而韓琦決策遂立為皇子英宗即位加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位伴讀淮陽潁王府翊善知制誥進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事神宗立遷樞密直學士拜御史中丞郭逵以簽書樞密宣撫陝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太祖故事出師劫制人主琦必有姦言惑亂聖德願罷逵為渭州帝曰逵先帝所用今無罪黜之是章先帝用人之失也不可陶既不得逞遂以琦不押文德常朝班奏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故視琦如仇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為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入權三司使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又以侍讀學士知蔡州歷河南府許汝陳三州以東宮舊臣加觀文殿學士帝終薄其為人不復用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諡曰文恪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鋪錢冒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衞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己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中進士第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留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還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為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為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衞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子韶為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污禮樂之地改衞尉卿安世復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乃出知滄州入為祕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因被酒刃傷子韶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烈以貽後法復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卒崇寧二年子相錄元祐中所上疏稾聞于朝詔贈顯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中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為御史裏行遂與李定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正臣言幸得備言路以激濁揚清為職不宜兼治宅曹神宗善之為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集賢院擢侍御史知雜事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其獄被以逗撓罪誅之遂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院尚書省建為吏部侍郎

踰年變於奉職銓擬多牴牾事聞以制法未善爲解王安禮曰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家貲易疊吏或推行失指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遠瘵之民以爲便後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中進士第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即家讎校英宗臨政淵嘿繹獻五箴曰主斷明微廣度省變稽古同判刑部獄訟有情法相忤者讞之或言刑曹唯知正是否不當有所輕重繹曰持法者貴審允心知失刑惡得坐視由是多所平反帝稱其文學以爲實錄檢討官神宗立爲陝西轉運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鄧州繹不能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殞於卒伍之手儼然無慚色召知通進銀臺司帝語輔臣曰繹論事不避權貴命權開封府時獄有小疑輒從中覆至繹特聽便宜處決久之還翰林仍領府治司農吏盜庫錢獄未竟中書檢正張諤判寺事懼失察以帖詰稽留繹遣吏示以成牘言者論其徇宰屬縱有罪出知滁州郊祀恩復知制誥言者再論之得祕書監集賢院學士元豐初知廣州庫有檀香佛像繹以木易之事覺有司當爲官物有剩利帝曰是以事佛麗重典矣時繹已加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乃貶建昌軍奪其職後復太中大夫以卒年六十八繹爲政務摧豪黨而行與貌違暮年繆爲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爲熱熟顏回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爲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焉足道哉王陶始爲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譏切時政及爲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其忘姜愚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陷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盜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恥並喪雖明曉吏事亦何取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宋史卷三百三十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八十九

任顓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瓌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璹
杜純弟紘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顓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上其文乃賜第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銅錢顓曰壞五爲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顓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又再遣使來欲自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詔許置榷場其議多顓所發出爲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爲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爲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記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顓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顓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爲諒祚冊禮使采撫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還河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顓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顓爲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儂賊犯嶺外以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顓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爲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詔書褒激賜白金五百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爲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渭獨無所上朝廷疑斥候不密顓力言無他虞帝使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子賓客致仕積官戶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參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粃所活數萬通判定州都部署夏守恩貪濫不法轉運使使參按之得其事守恩謫死知荊門軍荊門歲以夏伐竹并稅簿輸荊南造舟積日久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參請冬伐竹度其費以給餘募商人與爲市遂除其害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矣朝廷患邊費益廣參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榷貨錢千萬計召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與安撫使郭申錫相視決河議不協又與真定呂溱相惡二人皆得罪參移使河東知荊南嘉祐七年召爲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曰參爲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天下天下之民困矣乃改羣牧使詔王安石王陶置局經度國計參言官各有職臣若不任事當從廢黜不然乞罷此局從之治平初加集賢院學士知瀛州賜黃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閱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不假貸事至即決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久之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爲亂者申錫戮一人黥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邪爲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鞫獄慶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還知州事未閱月悉擒凶黨斬以徇召爲侍御史遂知雜事張貴妃追冊起園陵張堯佐爲使相陳執中嬖妾殺婢余靖引胡恢有醜行高若訥引范祥啓邊釁申錫皆奏劾之屢詆權倖無所避帝謂之曰近世士大夫方未達時好指陳時事及被進用則不然是資言以進耳卿勿爲也諜稱契丹遣泛使命體量安撫河北還爲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敢諍以儆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鐵進天章閣待

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患將自此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且言曰二虜類歲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七十七

傳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城朝廷遣中使護築絕淮取土道遠度用兵六十萬求相汴堤旁有高阜夷之得土載以回舟省工費殆半徙大名府府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提點江西益州刑獄爲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鈐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即黥吏置嶺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彥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二百八十萬緡亟下令更爲當三民出不意蕩產失業多自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爲戶部副使隴右蕃酋蘭氈獻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田諸羌靳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又移文來索後帥張昇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爲城已訖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強國威乃詔諭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之定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而遁將佐議致討涇原既出師境上求謂恩非素攜貳者乘以兵必起邊患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恩感泣還砦如初入判太常寺權發遣開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求本有吏能幹局至是春秋浸高且病瞶三司大將錢告密殺妹爲隣所告求不能決反坐告者又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不勝任出知兗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陽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鄆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熙寧初爲戶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兀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囉兀雖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爲守計令邊郡召生羌與之金帛官爵恐黠羌多詐緩急或爲內應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爲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償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景憲在仁宗朝爲部使者時吏治尚寬獨多深刺及熙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人少許可母卒一夕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竇卞字彥法曹州冤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葬汝宗室來汝者衆得兵三千郡守林灘以汝與其鄉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灘會日暮門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啓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呼爾毋恐忽少定乃密推首惡鞫之讀於朝詔灘致仕悉配從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官方禁鎔金爲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爲言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命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曰然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謂是也從其請出知深州熙寧初河決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閣訛言水大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不可既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隄卒憚主者笞之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與役聚工不可拘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獎還爲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始卞官汝時與殿直王丞年者相接頗厚及在京師丞年求監金曜門庫卞爲禱提舉楊繪繪薦爲之丞年置酒于家延繪卞

至出其妻侑飲且時致薄餉永年以事繫獄死御史發其私下坐奪職提舉靈觀卒年四十五

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學士院賜第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諡錢惟演曰文墨其子揚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瓌條奏甚切朝廷不能奪乃賜諡曰思温成廟祠享如神御請殺其禮判吏部南曹爲開封府推官知洪州營校督役苛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甲譟于門請易校瓌召問諭遣明日推治黠十人不爲易校積閥當遷十年不會課文彥博爲言特遷之徙兩浙轉運使加直史館知潁州揚州即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譙切瓌以賦斂民貧對入修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取顯位沆子瑾帥子弟婦女衰絰詣闕哭訴瓌挾私怨且醜詆其人執政以褒贈乃恩典瓌不當爲貶詞出知黃州然瑾亦竟不敢請父諡還判流內銓英宗時論第在先朝乞蚤定儲副者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劉瑾又訟其判銓日調其子不應法復出濠州歷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爲太平州瓌平生薦士後雖不如所舉未嘗以令自首故再坐削階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賈昌朝薦爲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祕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訪其家世謂曰卿孫奭子耶奭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爲姦瑜奏均其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下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者乃還其元資徙知蔡州毀吳元濟像以其祠事裴度大水緣城隙入瑜使囊沙數千扞其衝城得弗壞更相究雝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卒年七十九始奭之亡朝廷錄其子孫時瑜之子爲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上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擿之吾不爲也

論曰宋至神宗承平百餘年風行政成士皆守官稱職雖上之化亦下之氣習使然也當時仕於朝廷出守方岳持節一道專對四方者各有其人其政蹟且多可紀自顧至瑜是已顧能折夏人屈元昊使者參舉貪除害乃心邊事申錫除凶黨詆權倖求蹤黠吏禁盜鑄卞以身活人瓌不貢羨財景憲因母死而變白孫瑜不忍以父喪而得官此其行尤昭昭者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爲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強敏明恕及爲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云獄起初云許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寢田舍懷刃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爲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于朝有司當爲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爲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爲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恥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爲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顗皆言遵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罪異己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爲按問或兩人同爲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尋致仕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一

盧士宗字公彥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敕刪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卦又召經筵官及僕射賈昌朝聽之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判流內銓李參郭申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兩人皆爲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逮鞫於是但黜申錫爲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爲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嘉兩制與禮官考議孫抃等欲如之士宗以爲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即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受命之初太祖尙

在三昭三穆之次祀四世或六世其以上之主屬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瘞太上廟主於園魏明帝遷處士主於園邑晉武惠祔廟遷征西豫州府君大抵過六世則遷其主蓋太祖已正東向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宗皆前世成法惟明皇之廟祀八世於事爲不經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爲合不當添展一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入室之說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入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豈當久處外命再對及見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爲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行侍邇英十餘年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復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徙知河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爲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爲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移敕文入令者甚衆又議告捕法以爲罪有可去有可捕苟皆許捕則姦人將倚法以害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潁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璹字君玉衞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爲政彊力能使吏不賄守韓琦稱其才爲開封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璹曰京師諸夏本願獨不蒙惠乎乃具繇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朝不閙打圍何也璹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爲耳熙寧初爲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璹首建併綱減役之制綱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王安石言璹所言皆久爲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璹賜帛二百入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大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璹吏事絕人閱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爲民必曰此已經韓大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沒官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以蔭爲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爲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關詠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爲訟冤詠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引寘條例司數與論事薦于朝充審刑詳議官或議復肉刑先以刖代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常不畏而況於刖乎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爲名輕而實重也事遂寢秦帥郭逵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鞫得韶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爲相以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爲大理正上言朝廷非不惡告訐而有覘事者以擿抉隱微蓋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奸於計當然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觖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因因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坐爲欺者以誣告當無不竟矣隰州商尹奇貿溫泉礬有羨數云官潤之寺欲械訊河東純曰奇情止爾若傳致其罪恐自是民無復敢貨礬則數百萬之儲皆爲土石請姑沒其羨而釋其人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爲匿稅將議黥坦純復爭之卿楊汲奏爲立異又廢于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河防舊隸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其言召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

鄉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爲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喜聽命乃官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爲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悉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材用爲大理評斷官檢詳樞密刑房修武經要略以職事對帝翊日語宰相嘉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紘每議獄必傅經誼民間有女幼許嫁未行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疑讞夫殺人而有疑讞是縱民爲殺之道也請治妄讞者不從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爲夏國母祭奠使時夏人方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至衣毛裘設下人坐蒙以氊且不跪受詔紘責之曰天王弔禮甚厚今不可以加禮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使至請歸復侵疆紘逆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紘止之荅語頗不遜紘曰國主設有請必具表中此大事也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爲可否乎隨語連拄之乃不敢言還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秘閣知齊鄆二州復爲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之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徙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紘事兄純禮甚備在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適詣闕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宦京師時里人馬隨調選病臥逆旅紘載與歸醫視之隨竟死爲治喪第中或以爲嫌不自恤其風義蓋天性云

杜常字正甫衞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里氣習嘗跨驢讀書驢嗜草失道不之覺觸桑木而墮額爲之傷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歷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僕太府卿戶工刑吏部侍郎出知梓州青鄆徐州成德軍崇寧中至工部尙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州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仇鬭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爲患隄不可禦麟疊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爲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閤門副使猺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荊南涇邠二州元祐初復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寧鳳翔府渭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衆卒于官

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副使哲宗卽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衆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兆亂宗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爲公私利代吳安持爲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異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謂回河有創立金隄七十里索緡錢百萬詔從之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加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卒年七十九元符中治其導河東流事以爲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爲大理評事累遷丞正

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亶以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起幔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呪詛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爲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敷陳不少慴帝爲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正聞詔鞫之吉甫議當笞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笞太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請知齊州梓州梓在東州爲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忍爲國斂怨爲民基禍哉竟却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畿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老於爲吏廉介不回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遵惠政及民而緩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爲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璹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紘議獄必傳經誼風義藹然常坐護危堞麟定猺獠宗望弭蕃州之變皆靖至難之事於談笑閒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稱云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

孫長卿　周沆　李中師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寀　馬從先　沈遘（弟遼 從弟括）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程師孟　張問（陳舜俞 樂京 劉蒙附）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盧革（子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祕書省校書郎天禧中巽守雍命隨所取浮圖像入見仁宗方權聽天下事嘉其年少敏占對欲留侍東宮辭以母疾詔還官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腐不可食主吏皆懼法毋敢輕去長卿爲酌新舊均淅之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衆將叛洛中讙然長卿馳諭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無有乘此動吾軍者邪推首惡一人誅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羣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服郡人神明之提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府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榷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爲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庾皆隳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爲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嘗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沒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請留既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初置轉運判官沆使江西求葬親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湖南猺唐盤二族寇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以沆爲轉運使沆言猺驍勝方驕未易鬭力宜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鋋盾北軍不能捕請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爲斷戍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爲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君命仁也然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與凶年流徙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河北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爲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來興役爾況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河東轉運使還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沆館客欲取書柩前使者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喪吾使至柳河即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云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閒雜他語以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沆閱按斥數千人還其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爲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界境多盜中師立賞格督吏分捕盡得之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爲淮南轉運使兩

浙饑移淮粟振贍僚屬議勿與中師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南前此多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中師一以嚴整齊之號爲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中師銜弼沮己及再至弼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又希司農指多取餘視他處爲重洛人怨之朝廷以中師率先推行召爲羣牧使乞歷河南北監牧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不報後竟行其說民不堪命權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有女嫁陳執中子世儒坐夫事誅死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榮州州介兩江閒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隄除其患還知秀州爲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與化軍水壞廬舍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拯均之他三邑人以爲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岸下俟糴入乃得行盡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爲逃譴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貯浙西米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爲使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云自天聖後職貢絕欲令使與謹俱來至是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入貢高麗復通中國自茲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穎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人校曲直爲發運使時與副皮公弼不協公弼徙他道御史劾其貸官錢拯力爲辨理錢公輔爲諫官嘗論拯短而公輔姻黨多在拯部內往往薦進之或譏以德報怨拯曰同僚不協所見異也諫官所言職也又何怨乎時論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轘轅道險阨遂傭民鑿平爲坦塗人便其行爲刻石頌美通判趙州知台州爲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閒惟水遞鋪爲便詔仲甫偕往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爲夔路轉運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言饑羸捕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徙使淮南眞揚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濱江米狼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紓其患兩益於民從之遂除戶部判官爲發運使自淮陰徑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秦州古渭介有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警則路絕仲甫得篳栗城故趾自雞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爲內地詔賜名甘谷堡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僦邸仲甫設館處之賜示禮厚實閑之也熙寧初守亳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復爲揚州提舉崇禧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提舉夔路京東刑獄鹽鐵判官建言商賈轉百貨市塞上者聽以家貲抵於官爲給長券至賣所併輸征稅直公私便之出知揚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爲病居卿即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爲都水法召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爲廣濟軍判官歲入圭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州夷年畏數擾邊用閒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眞州凶歲得盜令名指黨伍悉實諸法境內爲清遷度支判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兗導生獠入寇轉運判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爲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豪社安募千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火其居餘衆保黑崖犢黔兵從閒道夜躡而進光吉墜崖死兗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文館徙湖北轉運使章惇與南北江蠻事構論降懿洽二州納歸附州十四初渡辰溪舟毀而溺得援者僅免神宗憫之賜帛三百北江酋彭師晏嘗持向背構知向水酋彭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平進集賢殿脩撰賜三品服交阯入寇拜右諫議大夫知桂州擘言將犄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福宮換太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前役詵料別人戶籍其當役者以差人錢為雇人充皆以為便知襄邑縣權夔路轉運判官錄辟士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申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羣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董氈遣兒章逼岷州詵往討董氈迎戰破之於錯鑿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略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夫戶至累百民多流亡詵中塗訴其狀乞敕劍外招撫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飭願以歲月圖功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詵性孝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逭清議云

蘇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衍為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輒盜其柩歸祔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祔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猾駔上下物價肆為姦漁寀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絕入判大理寺為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為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脩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寀長於刑名故屢為法官數以讞議受詔獎諭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甚大水發廩振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英宗論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為朕往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整嚴雖盛夏不袒跣晚學佛預言其終時年七十六而卒

論曰長卿性務廉深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辦稱雖均為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為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詵遂拓瀘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逭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遠民折鄰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沈遘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為郊社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多士乃以遘為第二通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為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脩起居注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為人疎儁博達明於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寀皆甘樂傾盡為之耳目刺閭巷長短纖悉必知事來立斷禁捕西湖魚鱉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間適有客會宿相與食之旦詣府遘迎語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之小民有犯法情稍不善者不問法輕重輒刺為兵姦猾屏息提點刑獄鞠真卿將按其狀遘為稍弛而刺者復為民嘉祐遺詔至為次於外不飲酒食肉者三十七日召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治如在杭州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流內銓丁母憂英宗閔其去賚黃金百兩仍命扶喪歸蘇州既葬廬墓下服未竟而卒年四十世咨惜之弟遼從弟括

遼字叡達幼挺拔不羣長而好學尚友傲睨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小摹倣之輒近似晒鉏植縱舍自成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絕不喜進取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吳充使三司薦監內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為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稱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寖咈意日益見疎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久之以太常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適有夙憾思中以文法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遼文致其罪下獄引服奪官流永州遇父憂不得釋更赦始徙池州留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翫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

之上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遊遠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
雖筆硯亦埃塵竟日閒作為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
與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
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
編校昭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
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綿絡其間
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
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為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
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
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
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
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
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脩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挻為憂又市
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
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
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
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
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
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
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
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
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僞何以檢願朝廷歲遣
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
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歲餉鄰壘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
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

之長技彊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唯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
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
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
書指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以休日開天章閣召對喜曰
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
契丹庭契丹相楊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
問則顧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
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
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
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
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
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
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剌陰害司農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
制知審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廛市良家子
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
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地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援
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
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
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
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
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
錢可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
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
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經數日帝使內侍劉惟簡來詰叛者具
以對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

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爲絳州推官杜衍安撫河東薦爲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彥博薦爲秘閣校理考試舉人誤收失聲韻者責監滁州稅未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眞廉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邛州還爲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雅知其名擢脩起居注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大臨亦還之帝批去歲詔書臺官不拘官職奏舉後未審更制也頌大臨合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躐憲臺國朝未有倖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哉復詔諭數四頌大臨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歸班大臨以工部郎中出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匳化爲雙雉鬭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知梓州加集賢殿脩撰復天章閣待制甫七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因爭李定後名益重世幷宋敏求蘇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編脩唐書成直秘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事至而圖之恐無及已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世歷史館檢討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潁州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五十三夏卿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諡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出知袁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數徒文具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弦誦之風由此始盛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進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饋不獲義不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戩亦救之皆不聽及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已遂謫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猶爲帝言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未有爲之而無効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修爲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用小累鍛鍊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論曰沈遘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諜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繳駁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校官是皆班班可紀者然大臨以論李定絀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浹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爲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爲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牐以節水升降

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爲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騰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爲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阯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爲給事中集賢殿脩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於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爲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爲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剿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爲立生祠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彊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爲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從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復爲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爲益災傷之餘方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爲度支副使拜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須貶知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株蔓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爲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己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爲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爲苦祖宗著令以才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遂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京荊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娶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聞得校書郎爲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長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曰

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棠字子明渤海人耻爲詞賦不肯舉進士習茂才異等又不欲自售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瀏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棠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卽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講學從游甚衆元豐二年卒纔年四十門人朋友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五十匹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畀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遛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弟既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及橐刀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不暇恤爾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今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遂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詔班師軍行時中以糧道遠創爲措置法食以不乏還兩階爲發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至戶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微累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爲侍御史荆湖災出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產竭不得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內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還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與贄言北流既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爲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退休十五年謝絶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滎河縣民苦鹽稅不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爲輕重主管鄜延經略機宜文字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卽去衆服其量元昊歸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進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以建中嘗爲邊臣所薦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州久之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彥博薦爲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益陽縣縣接梅山溪峒多蠻獠出沒頡按禁地約束召徭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梅山與楊光僭爲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惇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擢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捽罵參軍沈竦罷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入覲帝首言鄉者論順州不可守信然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感強且爲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効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蜓無他覬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爲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其九罪執政以頡雖無德

而才可用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猫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慶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幷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廉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十五年秉爲發運使得請歲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卒年八十二

秉字仲甫未冠有儁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湛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爲定制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顓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胥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餘振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滁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爲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警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移知湖州行三驛復詔還渭慰藉優渥革聞亦以義止其議已而革疾亟乃得歸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論曰宋室之人才亦盛矣青苗法始行滿朝耆壽故臣法家拂士引古今通誼盡力爭之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命既成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間守遠郡倘能懇懇爲民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棄其官如弊屣類非畏威懷祿者能之師孟活饑羸與水利擿姦誅惡所歷可稱遽使契丹正坐席禮毅然不少屈時中止林廣縱兵追蠻深達兵家之變贄居諫省舉劾無所避允有直臣之風建中雅量卻敵辭嚴氣正尤爲奇偉頡雖有才而深文狡獪豈其天性然革始終廉退秉不免於阿徇時好行鹽法以虐民父子之習相遠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九十一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子師閔　趙卨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因擊鞠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奇才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汩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以為名言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達之可乎神宗悟為罷之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館伴契丹使楊興公開懷與之語興公感動將去泣之而別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圮吏民懼壓皆幄寢茇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饑除田租修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為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穎憤而致傴扶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失傴所在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神宗知其誠藎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洶洶然元發有言神宗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三年以來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聽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擠之黜為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入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閣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訾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為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

敢復出。緯坐責降。師中詰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爲相，詰問不屈。夷簡怒，以爲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也。」由是知名。舉進士，鄜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于民，或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歲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兼幷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須，數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兵與時入中國人，藉其力，往往結爲婚姻，久而不歸。師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幷索旁郡者徙諸絕塞。龐籍爲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爲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

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即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銓授無法，權在吏，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初，邕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阯，云不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咸，二人爲注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難之曰：「君以酋豪伐交阯，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衂，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猺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爲駭奏，仁宗爲之旰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掊斂失衆心，卒致將卒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幷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交阯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榜揭境上，彼以其情得，不敢動，卽日貢方物。紹泰懼，委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象立祠以事，稱爲桂州李大夫，不敢名。還知濟、兗二州。濟水堙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兗城西南啓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啓其釁端也。」鄜延路覘知西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將憂也。」既而此舉卒罷。

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遏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卽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襲之。」約束旣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其後皆陷失，以淸水爲界。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略，貪土地者，未有不如此者。」詔師中罷師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爲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啟其語，以爲罔上，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

師中始事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尙甚高，每進見，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乏。與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師屯戍，且生事。旣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鎭。咸平龍騎軍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毆涖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元爛使亂，詔詵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皆帖然。

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壞議者欲變大錢當一詵言民閒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自止從之徙詵南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修撰知貴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畢譽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自儂旛定後交人浸驕守帥皆姑息詵至部其使者黎順宗來倨慢如故態詵詰其禮召問折論導以所當爲懾伏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領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遣除知延州趣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鄜延最當敵要今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踰度未審陛下欲安靜也將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爲朕言惟朝廷與帥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請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詵以爲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詵謝罪共貢職銀州監軍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欲因取河南地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衆來情僞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向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守故爲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啓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帝愈不懌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知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力耕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後不爲儲積脫歲儉不能償適遺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閔

師閔以父任爲官熙寧末李稷提舉成都路茶場辟幹當公事不三年提舉本路常平遂居稷職在蜀茶額三十萬稷既增而五之師閔又衍爲百萬稷死師閔訟其前功乞賜之土田詔賜稷十頃進師閔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榷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權震川建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閱茶禍既被於秦蜀又欲延荊楚兩河神宗不許元祐初用御史中丞劉摯言遣黃廉入蜀訪察右司諫蘇轍論其六害請李稷引師閔共事增額置場以金銀貨拘民間物折博賤取而貴出之其害過於市易自法始行至今四變利益深民益困立法之虐未有甚於此者廉奏至如轍所陳乃貶師閔主管東嶽廟久之起知蘄州會復置常平官李清臣在中書即以師閔使河北尋加直秘閣復領秦蜀茶事於是一切如初又使掾屬詣闕奏券馬事安燾韓忠彥議頗異獨曾布以爲然曰但行之一年而以較綱馬利害即可見矣師閔遂肆令蕃漢商人願持馬受券者於熙秦兩路印驗價給之而請直於太僕若此券盛行則買馬場可罷既用其策明年太僕會綱馬之籍死者至什二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一詔獎之賜以金帛改陝西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諸道方進築被爵賞師閔在秦無所事怏怏不釋曾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師閔承命踊躍集兵四萬以待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傳先出塞救師閔聽傳節制築淺井又築乩囉皆不成而還傳更檄會兵於顛耳關未至復卻秦鳳之師再出再返勞且弊言者乞加譴不聽旋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未及拜坐秦州詐增首虜事落職知鄧未幾還之歷河南永興軍延安府卒

趙卨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爲汾州司法參軍郭逵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卨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納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饑窘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埸寧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衆未爲失也又徙逵帥鄜延爲逵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

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敵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爲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既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增歲賜以爲俸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卨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召問狀，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吾肝脾，釁隙已深，不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來賀正，卨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卨爲絳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今雞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納种諤之策，遂城囉兀，以卨權宣撫判官。諤趣河東兵會銀川，規以後期斬將，卨白絳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懼違節制，乃不敢逞。加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以虛聲搖邊，詔問方略，卨審計形勢，爲破敵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道遇珍，皇駭亟戰，真繼至，夏衆敗走。夏自失綏，意未能已，卨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卨策，以綏爲綏德城。初，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倚爲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爲諸酋所有。卨因招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卨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卨曰：「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閑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卨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考，因議涅其手。屬歲饑，卨分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阯叛，詔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爲貳。卨與議不合，請罷憲。神宗問可代者，卨以郭逵老邊事，願爲裨贊。於是以逵爲宣撫使，卨副之。逵至，輒與卨異。卨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利，使招徠攜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逵不聽。卨又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卨以爲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須固爭不能得。賊乘緩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其艦被擊皆壞。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遂皆降。逵怍於玩寇，乃移疾先。逵既坐貶，卨亦以不即平賊，降爲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以卨爲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鄜延，餉种諤軍。諤抵罪，卨又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錮職知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羌酋名昌詭稱送幣，將入寇，卨知蕃主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之，告以其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卨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州，卨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桃厥嵬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卨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將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彥兵四千趍賀蘭原，戒端彥曰：「賀蘭險要，過橫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繇破之。」又選三蕃官各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砦後，邀其歸路。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趍平夏，千兵伏發，敵駭潰，斬馘甚衆，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卨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爲備，卨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戍甲，無爲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夏，夏兵遂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間以善意間乙埋：「何苦與漢爲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遣之戰袍錦綵，自是乙埋不復窺塞。卨乃縱間國中，疑而殺之。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爲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以卨領分畫之議。夏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卨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卨與元祐棄地議，保其名于黨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爲司農丞，鄧綰薦爲御史。召對，其言

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為不可用，下遷主簿。路軼軼不釋，求通判河州，徙蘭州。夏人入寇，論扞禦功，進五階，除陝西轉運判官。元祐初，為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還右司郎中，以直龍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路聲言修舊壘，載器甲樓櫓，頓大順城下，夜半趨安疆，遲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橫山，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原城西安，詔出師牽制其勢，路即將衆臨會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愍、王贍擒邈川，贍先至下之，愍與爭功，路右愍，齟齬以兵，贍有請輒弗應。贍訴諸朝，召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宗立，歷太原、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琯與主帥議戰守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諜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琯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卨帥延安，辟為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威弱，卨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躪荒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殍亡。運石鑿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荆粵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為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迷、結珠三柵，及護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僦為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偉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勳勞未錄，此為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銳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捲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物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為恨。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機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徙知淳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糒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為慶卒矣。」衍考課為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為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還入塞，詔往靈武援環慶兩軍，將行，衍曰：「吾兵情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千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

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爲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孤勝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亭障以通涇原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中紹聖初以直祕閣爲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其葬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論曰自熙寧至於紹聖四方之事多矣夏人乍服乍叛其地或予或奪廟堂之上論靡有定相爲短長元發師中輩七人一時謀謨蓋可考也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師中豫識安石於鄞令以爲目肯王敦將亂天下蓋又先於呂誨矣旣能鎮撫西夏又能靖交阯之難誠有禦邊之才其子師閔爲時寵利無足取者趙卨狃於西陲之勝取敗南裔後獲鬼名庶足自贖朝臣議棄河湟孫路以一言止之使司馬光自悔幾於誤國及取青唐下邈川可驗其能然右王愍而困王贍非大將之器也游師雄之禽鬼章復洮州以致諸國入貢校之諸將其功獨爲偉衍爲政得民心旣去而亂兵不忍驚其母德之足以感人有如是夫

宋史卷三百三十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脫 等 修

列傳第九十二

楊佐 李兌從弟先 沈立 張掞
張燾 俞充 劉瑾 閻詢
葛宮子思書 張田 榮諲 李載
姚渙 朱景子光庭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第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柏木爲榦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累遷河陰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能屬佐度地鑿渠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通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儻不浚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丘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鞫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遣開封府嘗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宗升遐奏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賻以黃金恤其家

李兌字子西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叛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兌以便宜斬之人服其略張堯佐判河陽兌言堯佐素無行能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內都知任守忠爲副兌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非計仁宗爲罷守忠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爲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爲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臣集議久而不決兌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轉運使制祿與郡守殊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一切得仍奉稍兌言非所以勸沮乃詔悉依所居官格兌在言職十年凡所論諫不自表襮故鮮傳世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廣人謂自劉氏納土後獨兌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鄧州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而以縊爲解兌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賕教之爾訊之果然兌歷守名郡爲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泊然無仕宦意對便殿力丐退英宗命無拜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謚曰莊

從弟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爲虔州觀察推官攝吉州永新令兩州俗尚訟先爲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州歷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爲盜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語在信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在楚爲照天燭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爲徒刑毀其按明日龍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遣之出積官至秘書監致仕兄兌尚無恙事之彌篤以子敘封得太中大夫閑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進士簽書益州判官提舉商胡埽采摭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爲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爲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茶禁害民山場榷場多在部內歲抵罪者輒數萬而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方平上其議後罷榷法如所請立召爲戶部判官奉使契丹適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不則見於門立折之曰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易冠服況門見耶契丹愧而止還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與六塔河召與議立

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修撰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爲江淮發運使居職辦治加賜金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審官西院江寧府初立在蜀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徙宣州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

張揆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拔刀遮止於門力治守備遊騎爲之引去郡守姚姶謀掠爲己功及昭以罪蘊受而不校揆幼篤孝蘊病刲股肉以療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丁內艱時隆寒徒跣舉柩叩首流血與兄擇廬墓左明道中京東饑盜起以御史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于州拒之揆自薦奏聞詔除登萊稅通判永興軍爲集賢校理四遷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閻士良爲鈐轄多撓帥權用危法中軍校揆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寺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揆忠篤誠慤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遊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爲鄉黨矜式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軍州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詰管取首惡寘諸法知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始革之濰多圭田率計畝徵絹而蠲河役燾不肯隨例廢法還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己而已無妨後人汝勿著爲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捄饑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爲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爲戶部副使京師賦麴於酒人有常籍毋問售不售或賦產以價燾請罷歲額聽棄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是課增溢官修睦親宅議取民居燾言芳林園有餘地宗室足自處無庸起民居從之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鐵牛皆埏水中燾以簡列巨木於岸以爲衡絙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爲邊人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寘以漢法燾捕得其狀俱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燾嚴保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轡寇黎雅討走之罷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母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以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復判太常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卒年七十燾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遮道數百趨訴仲淹以付燾方與客弈局未終處決已竟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論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爲觀察使守邊曰卿家世事也燾對曰臣叔父亢有大才臣愚不可繼遂止

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都水丞提舉沿汴淤泥溉田爲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戶房加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成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復永康爲軍因詐殺羌衆以爲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妻拜之中正還薦充可任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正命遂寢河決曹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概論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自今罷賜詔聽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繩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閱有疾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不畏威而懷惠環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獲必遭掠多棄弗理充檄所部復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叛擧戶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鐫兵塞上夏人亟反之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遏司馬光之入充亦知帝有用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酋秉常爲母梁所戕或云雖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母宣淫凶恣國人怨嗟實爲興師問罪之秋也秉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爲吾患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覲面陳攻討之略詔令抜屬入議未及行充暴卒年四十九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校勘沆亡得襲贈知制誥張瓌

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閤門衰絰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環爲州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丏守墳墓王素爲請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還集賢校理通判睦州爲淮南轉運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河北轉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州未行改鎮廣州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轉擢都監楊從先奉旨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之遽發悖謬語懋訴瑾于朝遂廢于家踰年復待制知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尚所治以能稱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閤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少時以學問著聞擢進士第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祕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詔治王素獄坐有姻嫌不以聞降監河陽酒稅累遷爲鹽鐵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靴淀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慚不能對加直龍圖閣知梓州徙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士兵疲老者聽其族以強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漲壞浮橋詢易爲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即赴罷職知商州神宗轉右諫議大夫改邠同二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掌書記嘗屬文上太平雅頌十篇眞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數百憑依山澤爲盜出害吏民不可捕宮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吾固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間吏爲關涇瀆上以征往來聞有昏葬趨期者多不克宮命悉毀之積官祕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恤錄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宮弟密亦以進士爲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爲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有西崑高致子書思蹔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官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蘄市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家舍累年乃出仕歷封丘主簿漣水時兄書元爲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己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二特諡曰清孝子勝仲孫立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爲儒家勝仲自有傳

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爲時所稱兌居官論諫無所表襮先克承之掇之孝素之智瑾之訐嚴詢之辭令皆著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羌禁暴足爲能臣而希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葛氏自宮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脩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詔通判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冢墓民被其害不爲便因奏疏極論調監鄂州稅久之通判冀州內侍張宗禮使經郡酣酒自恣守貳無敢白者田發其事詔配西陵洒掃擢度支判官祫享太廟又請自執政下差減賚賚唐介論其虧損上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移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加腆士豪劉紀盧豹素爲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或告交阯李日尊兵九萬謀襲特磨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阯兵不滿三萬必其國有故長虛聲以嚇我耳諜既得實果其兄弟內相殘懼邊將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龍蕃從其使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其入謁詰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汝自從朝廷乞恩乃密請貸其死熙寧初加

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戒邏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城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喜，好嫚罵，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女弟聘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爲市舶使，不欲自汙爾。」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榮諲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罷縣募民采銅，民散爲盜，宗範請復如故，真宗嘉異，擢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歷官九年。諲舉進士，至鹽鐵判官。晉州產礬，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顓其利，諲請榷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爲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絕險，林箐瘴毒，諲開真陽峽至洸口古徑，作棧道七十間，抵清遠，趨廣州，遂爲夷塗。復入爲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爲首者而流其餘，諲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諲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館、知澶州，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撫使欲論以劫盜，諲曰：「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民財耶？」貸免甚衆。又使成都府路，召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祕書監，年六十五。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得疾不舍去。登進士第，調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府守呂夷簡入相，薦其材，知齊州。鈐轄趙瑜使酒毆載，乃扃戶避逸，瑜得罪，載坐不舉劾，黜爲信陽軍。安撫使錢明逸等爲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可愈疾，趨者旁午，載杖巫，堙其井。歷知虢州、漣水軍。載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之，爲強食。六爲州，一以寬厚稱。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卒，年七十四。

姚渙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夷策功，爲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衆。知峽州，宜都民爲盜所殘，縣執囚訊服，以獄上，渙移劾於他有司。居亡何，真盜獲。大江漲溢，渙前戒民徙儲積還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爲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楗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爲害，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爭羅拜廷下，訖渙去無警。終光祿卿，年六十七。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榮澤簿。西方用兵，詔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累遷知汝州，葉驛道遠，隸囚爲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爲葉家關，景重禁以絕其患。擢知壽州，秩祿視提點刑獄，始至，亟發廩振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還光祿卿。熙寧初，病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其略云：「竊聞河北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諮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恩。卒，年七十一。詔加賻贈，錄其子以官。

光庭字公掞，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調萬年主簿，數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曾孝寬以才薦。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廣土闢地也。」又問治何經，對曰：「少從孫復學春秋。」又問：「今中外有所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帝以其言爲踈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於長安幕府。五路出師討西夏，雍爲都會，事倚以辦，調發期會甚急，光庭每執不從，使者怒，將加以乏興罪，光庭求免去，大防爲之解。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首乞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論蔡確爲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爲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宣仁后喜其守正，諭令盡言，毋有所畏避。遷左司諫。又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而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即發廩振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外郎。還，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

新州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為給事中坐封還劉摯免相制復落職守亳歲餘徙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為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猶自力視事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卒年五十八紹聖中追貶柳州別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光庭始學於胡瑗瑗告以為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其官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軍推官州庾積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俟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琮曰穀不可食強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謝而止呂公著尹開封薦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擂登聞鼓願視以為則神宗召對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戶部判官使江浙選彊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為功琮亦因是希進民患苦之得緡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頒職式於諸道淮南賦入甲宅部以為轉運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言者論其括隱稅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呂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琮復強民輸稅且無得以奇數併合人尤咨怨於是凡以括田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亂者為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入為太府卿遷戶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南瀛州卒年七十五琮長於吏治而所至主於掊克為士論嗤鄙子回紹興初參知政事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儂寇脩管城障貴州虐用其人不能聊生壽隆馳詣州械守送獄奏黜之老稚婦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資送其還舊制溪蠻侵暴羈縻州雖殺人無得讎報壽隆請聽相償蠻始畏戢歷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險民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千五百人復為鹽鐵判官京東轉運使賜三品服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為田僕舉貸立息官為置籍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壽隆為人和厚接談怡怡必當於理而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為暴耶青感其言而止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知信陽軍官捕為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谷間士宏請減其罪招之即相率歸命徙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役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校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拆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為寇嶺徼驚搖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遊為樂民賴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槨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為銘誌

畢煦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轉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即移諸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為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而論之鞫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乞外還知濮合二州居涪漢間夏秋患於淫潦煦築東隄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蠲其賦累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煦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即趨詣獄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實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視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強賦民聽以所有與官為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外用兵督餉轉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亟命去之民以

困乏爲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𢦤水獨免後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矣初軍期尙緩而仲元督行貝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爲利州買羊斂民差出錢帛滋蔓病民爲甚仲元更其令戶纔費錢百又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鄭鄉縣宰相張士遜先塋隸境內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爲減歷知光虔虢三州官光祿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荊南司理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既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更獲眞殺人者民有失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搒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爲盜亟捕詰之贓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縣逋麥數千石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籍通判杭州江潮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壘石隄二十里障之潮不爲害時王陶爲屬官常以氣犯府帥吏或訴陶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帥遂已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喪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母憂服除爲三司使判官方關陝用兵朝議貸在京民錢良肱力爭之會大臣亦以爲言議遂格內府出腐幣售三司三司吏將受之良肱獨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貸諸民民且病請付文思以奉帷幄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澱淤流且緩執政主挾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挾河良肱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暍藉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爲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迺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還光祿卿知宣州治爲江東最請老提舉洪州玉隆觀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洪範爽字荀龍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爽博學多大略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卞設方略復平之加奉議郎先是良肱爲鼎州推官五溪蠻叛良肱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彈丸地不足煩朝廷費不如棄與而就撫之當時是其議未果棄也及蠻叛斷渠陽道扼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卽授卞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漏未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衆出賊大駭盡銳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七敗斬首數千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卽位復奉議郎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於家爽尙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五事言過訐切元祐末爽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章惇憾爽不附己乃摘其言爲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鄭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壽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湖北刑獄邵州蠻叛湖南騷動還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破其團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桂州坐在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鐸謫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軍大臣以將帥才舉之易端州刺史再還徙鄜州召對訪交廣事稱旨還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復知桂州交人敗於占城僞表稱賀以爲大捷神宗詔之曰智高之難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六詔爲中國患此前事之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蕃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書陳交阯可取狀且將廢兵未報而徙河北轉運使歷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章惇察訪荊湖討南北江蠻猺陳夙憂邊狀以知潭州再還光祿卿知荊南鄂州卒年七十

論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無窮者故州郡之寄爲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宏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踵載煦渙士宏壽隆輩皆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掊克君子奚取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三

徐禧 李稷附　高永能　沈起　劉彝

熊本　蕭注　陶弼　林廣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
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修撰經
義局遂以布衣充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士十已八九
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宜試於有用之地即授鎮安軍節
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識人未見有如卿者
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
居獄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門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
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
釋其詩以為至寶之祥及鞫世居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
百祿劾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仁宗製今獄官以為
反臣不敢同百祿言士寧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雜知
樞密承旨參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與惠卿
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鞫禧陰
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官獄亦解禧出為荊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召知諫
院惠卿在鄜延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諸老將不謂然帝頗采聽將推其法於
他路遣禧往經畫禧是惠卿議謂帥蔡延慶亦以為不然帝召延慶還加禧直
龍圖閣使往代以母憂不行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
專為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其以惠卿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
事中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
樂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稷主饋餉禧言銀州雖據
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
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
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
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
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萬遂城永樂十四日而成
禧括舜舉還米脂明日夏兵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初被詔相
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稷俱行括獨守米脂先是种諤遣自京師極言
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
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
議詔諤守延州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聞城永樂即來爭邊人馳告者十數禧
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即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將高永亨曰
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為沮衆欲斬之既而械送延獄比至夏兵傾國
而至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
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
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
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夏騎卒度水犯陳鄜延選鋒軍最為驍銳皆一當百
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
南奔者幾半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遂受圍水
砦為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大半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拒鬭珍
度不可敵又白禧請突圍而南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
不聽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之永能沒於陳初括奏夏兵來
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
後已而果然帝聞禧等死涕泣悲憤為之不食贈禧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諡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稷工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禧疎曠有膽略好談兵
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武之敗秦晉
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猝
與強虜遇至於覆沒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復用兵

無意於西伐矣子俯自有傳

李稷字長卿邛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稷用蔭歷管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脩拓深趙邢三州城役無愆素然陗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爲言都水丞程昉亦訴其越職詔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僅徙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甫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寨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种諤起興靈議稷聞之亦上言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撓之使不得耕種則其國必困國困衆離取可決也及出境稷督餉民苦摺運多散逸稷令騎士執之斷其足筋宛轉山谷間凡數十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斬郡守以下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雖小吏護丁夫亦頗戮不請軍食竟不繼諤謀斬稷客呂大鈞引義責之復使還取糧既集諤猶宣言稷乏軍興致大功不就至削兩秩貶爲判官永樂既城稷輦金銀鈔帛充牣其中欲夸示徐禧以爲城甫就而中已實積金既多故受圍愈急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於難李舜舉別有傳

高永能字君舉世爲綏州人初伯祖文岯舉州來歸卽拜團練使已而棄之北遷其祖父王獨留居延州至永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稍遷供奉官种諤取綏州發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卽知城事元豐初爲鄜延都監秋大稔夏人屯一千騎於大會平將取稼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鈐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經略使呂惠卿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軼邊騎果至馳出擊走之夏兵二萬犯當川堡永能以千騎與相遇度不能支依險設疑兵且鬭且卻而令後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奮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鈐轄四年西討永能爲前鋒圍米脂城邊人十萬來援永能謂弟永亨曰彼恃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詰旦鏖戰於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得馬三千橐駝牛羊萬計城猶未下諤遣諜說降其東壁守將衣以文錦導以鼓吹燿諸城下會令介訛遇乃出降進東上閤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請老不許又進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永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援之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爲忠州刺史諸孫皆侍禁殿直永能家世州將所領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己副馬故能得士死力遠近書言其事稱之曰老高及死邊人無不痛惜嘗遇其遠祖唐綏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廟得畫像及神道碑上之詔卽所在賜田三十頃以奉祭祀永能之亡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與監真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漑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史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抵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敘用遂著爲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衞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宮省勿專任宦官宗室袒免親令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數十上以論與國鐵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擿其伍盜內自睽疑轉相束縛唯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姦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什六七召爲三司鹽鐵副使直舍人院熙寧三年韓絳使陝西加起集賢殿脩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江寧府入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與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阯可取朝廷命蕭注

守桂經略之往畫造謀者也至是復以爲辭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往遂一意事攻討妄言密受旨擅令疆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肄習繼命指使因督餉盟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於是交阯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彝代之以守廩日過絕其表疏於是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欽廉白邕四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起生平喜談兵嘗以兵法謁范仲淹仲淹器其材註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即退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彝著正俗方以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加直史館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阯陷欽廉邕三州坐貶均州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除名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於道年七十著七經中議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自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彝不能行所學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焉得無罪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士上第爲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縣令項包魚池爲圭田本弛以與民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用賢傑改修法度得稷卨皋夔之佐由是提舉淮南常平檢正中書禮房事六年瀘川羅晏夷叛詔察訪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本請于朝籠以刺史巡檢之秩明示勸賞皆歸疆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進大將王宣賈昌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窮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受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爲漢官奴還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焉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始此蔡京時爲秀州判官本言其學行純茂擢習新法薦爲幹當公事河湟初復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闊略蓄積不支歲月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瀘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本進營銅佛壩抗其尤狡積聚以破其黨木斗氣索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初熙獠王仁貴以木斗親繫獄本釋其縛置麾下至是推鋒先登大臣議加本天章閣待制帝曰本之文朕所自知當與書命遂知制誥帝數稱其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常習故爲俗奮言納忠者悠悠之徒相與壓額盱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黨圜視四起交譁而合譟或辭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獨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讒譁之衆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居二年起知滁州改廣州召爲工部侍郎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蕃與峒戶相仇殺欲引兵致討以爲功本覆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夷以爲神諜告交人明年將入寇使者實其言詔訪本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謀何自先知之已而果妄是時既以順州賜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儂智會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斂兵謝本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轉運判官許彥先議通

湖南盟於西廣計口授民度可得息三十萬本言桂管民貧地瘠恐不堪命議遂格入為吏部侍郎踰年力請外仍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為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知洪州召還卒於道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常言四方有事吾將兵數萬鼓行其間戰必勝攻必取豈不快哉舉進士攝廣州番禺令儂智高圍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即日發縣門納援兵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中人始有生意自是每戰以勝歸蔣偕上其功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賊還據邕管余靖患其牖誘諸洞以屬注注挺身入蠻中施結恩信狄青師次賓州召會諸將疑注倚賊聲勢為姦利欲誅之注覺託為游辭不肯往賊破青始聞注前功以知邕州智高走大理國母與三弟寓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將引致臥內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擒送闕下拜西上閤門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為其國所殺函首歸獻轉為使居邕數年陰以利啗廣源羣蠻密繕兵甲乃上疏曰交阯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往天聖中鄭天益為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蓋年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取異日必為中國憂願馳至京師面陳方略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諫官論注不法致寇罷為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略智高閭民為奴發洞丁采黃金無帳籍可考中使按驗頗有實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為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縻之詔改鎮南軍節度副使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起為右監門將軍邠州都監熙寧初以禮賓使知寧州環慶李信之敗列城皆堅壁注獨啓關夜宴如平時復閤門使管幹麟府軍馬辭云身本書生差長拊納不閑戰鬭懼無以集事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入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種酋皆來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驩心故李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會沈起以平蠻自任帝使代注而罷注歸卒于道年六十一詔優錄其子賻絹三百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為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為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王韶為建昌參軍注曰君他日類孫沔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倜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跂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鬭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兩岸圮木拔又出大雲倉卒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是異之一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曆中楊畋討湖南猺弼上謁畋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儂智高犯南海畋為安撫使辟參軍謀使下英江會諸將議擊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從其徒數十人閒關步山赴畋次臨賀大將蔣偕適戰死餘衆畏亡將被誅多降賊弼數與之遇亟矯畋命揭榜道上論使歸許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府罷調陽朔令課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它郡縣悉效之擢興安令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不聽至李師中卒浚之師征安南餽餉於是乎出大為民利知賓容欽三州換崇儀副使還為使知邕州邕經儂寇井墜蕩然人不樂其生弼綏輯惠養至忘其勤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贄皆感悅無犯邊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皆漫為陂澤亟窒垠江三門諭兵民即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臿召僚吏賦役為土囊千餘置道上水果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為發廩以振於內方舟以餽於外水不及女牆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弼久於邕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為辰州還皇城使降北江彭師宴授忠州刺史郭逵南征轉弼康州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攜幼以歸逵帥官軍臨富良江使弼

殿交人納款遂欲班師恐爲所襲乃以計夜起軍不整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隔江陵伺覘知弼殿弗敢追弼申令帳下毋動遲明結隊徐行遂頓以番還建所得廣源峒爲順州桄榔爲縣進弼西上閤門使留知順州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蚤莫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彊奮起爲用交人襲取桄榔揚聲欲圖州獨難弼素得人心賊動息皆先知獲間諜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兩施以是終弼在不敢犯加東上閤門使未拜而卒詔錄其家五人弼能爲詩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林廣萊州人以捧日軍卒爲行門授內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李諒祚寇大順城廣射中之李信敗於荔原廣引兵西入破十二盤攻白豹金湯皆先登夜過洛河夏人來襲廣揚聲選強弩列岸側實捲甲疾趨夏人疑不敢渡嘗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雞川遽率衆循山行道遇熟羌以險告廣不答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告者乃諜也夏人圍桑遠城廣止守戒士卒即有變毋得輕動火夜起積薪中衆屯守自若明日敵至馬平川大持攻具來廣被甲啓他門鼓而出若將奪其馬敵舍城救馬廣復入益修守備夜募死士斫其營夏人數失利始引退累遷禮賓使韓絳奏爲本道將慶兵据此城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退不一曰是不擧軍亂也挺身縋城出其後諭以逆順皆投兵聽命出者才三百人廣語餘衆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命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餘人激厲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皆盡遂平此城出追亂者至石門山與之遇諭之不肯降縱兵尾擊敵知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也悉斬之還本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金湯石門之功慰賜甚厚將使開熙河辭以不習洮隴事乃還鈐轄使還徙鄜延攻踏白城功最遷皇城使進討洮羌加帶御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安南用師詣闕請行帝曰南方卑濕知卿病足西邊方開拓宜復歸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或言往者劉平因救鄜道戰歿今宜罷援兵廣曰此乃飼賊長計也使賊悉力寇一路而他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爲已平之所以敗非出援罪乃止再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蠻賊乞弟逗橈不進詔廣代之廣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之日夕肄習閒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弟仍索所亡卒乞弟歸卒七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之曰朝廷以存寶用兵亡狀使我代之要以必禽渠魁令孤軍遠略久駐賊境退則爲戮冒死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退而死也與汝等戮力而進可乎衆皆踊躍廣挾所得渠帥及質子在軍而令以次酋護餉以是入箐道而無鈔略之患師行有二途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壩遠而平蠻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阻隘而師趨樂共蠻不能支皆遁去廣分兵繞帽溪據江門後破其險水陸皆通行益前進每戰必捷次落婆遠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除阜爲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氈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乞弟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弟得隨江橋下脫走得其種落三萬進次歸徠州窮探巢穴發故酋甫望箇恕冢天寒士多墮指而乞弟意不可得監軍先受密詔聽引兵還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西兵未解上疏求面陳方略及入見言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以今日朝廷待諸將存寶不至死廣還部至閿鄉疽發斷頸卒年四十八廣爲人有風義輕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入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秉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聞其南征乃擧兵然在瀘以敕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遄被惡疾死或以爲殺降之報云

論曰宋太宗既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久矣於是契丹西夏起爲邊患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爲積財練兵志在刷恥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冢殺降君子譏之

宋史卷三百三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九十四

种世衡 子古 諤 誼 孫朴 師道 師中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貲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簽書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法當徙遁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章獻后姻家也所爲不法嘗干世衡以私不聽蒙正怒乃誘知謙訟冤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久之龍圖閣直學士李紘爲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即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即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萬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即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與築城成而卒初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唛遇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唛令浪理賞乞媚娘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唛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唛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唛貳己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穽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唛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弟已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言元昊未通時世衡嘗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閤門祇候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爲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既罷古復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子古諤診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种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錄古爲天興尉累轉西京左藏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

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薑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閤門副使。民有擅直田於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狀，得冒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為民兵。歷環慶秦鳳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熙河。師十萬道境上，須芻糧，候佐以他路為言，古曰：「均王師也。」命給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七十。古明達孝謹，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夏酋令㖫內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來索，詵問所以報，諤曰：「必欲令㖫，當以景詢來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鬭，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眾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眾坌集傅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為兩翼，身為中軍，乃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眾，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且不稟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逮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為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氈將鬼章聚兵于洮、岷，新羌多叛，諤討擊，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通宗譁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還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為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饑憊，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眾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為閤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禧、李舜舉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既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兾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稷之饋軍也，且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即叱斬之，稷惶怖遽出。嘗渡河猝遇敵，紿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為諤，追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誼字壽翁，熙寧中古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誼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為回枉，以夸險遠。誼固習其地里，諭之曰：「爾跳梁坎井閒，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趣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誼挐氣不動，卒改塗。外為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為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

審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輒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屢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令日果爲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卨使誼統諸將敵聞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保障不相接腴田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諸平以扼衝要會還東上閤門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誼倜儻有氣節喜讀書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戰未嘗負敗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寘法順誠叩頭伏罪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慴及洮州之役二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感寒欲姑徐之而宗回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過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爲賊所殺以馬負其尸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塹迮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殪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咿嚘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歸監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當是時微舜臣則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後十人

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道繙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引吏詰之曰母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吏叩頭服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剸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畫境其下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于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即潰時兵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蔚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兵百萬來遂抵

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衞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講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既敗李邦彥議割三鎭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檢校少師進大尉換節鎭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衞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之慟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諡曰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州慶陽府秦州侍衞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姚古爲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段凝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卽上言黏罕已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離不還師中逐出境黏罕至太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困之內外不相通姚古雖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古掎角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眞定時黏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辦嚴約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抵壽陽之石坑爲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者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韐言師中聞命卽行奮不顧身雖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諡曰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鎭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然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靑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禍金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搤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爲怯緩逗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衂而國隨以敗惜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子康　呂公著子希哲 希純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尙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諠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其以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

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
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
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
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
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
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
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
氏義不藏于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
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
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衞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
等官光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
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
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疏略
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
萬豈不震懾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
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
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
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
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
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衞綰周世宗
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
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
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
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
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
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
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
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
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
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
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
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
讀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
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
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
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
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
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
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
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
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
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
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奬光使善爲荅辭以示
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
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
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
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
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
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
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
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
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

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西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澀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後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

還蘇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閒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閒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令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稔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務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劉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懽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晦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生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承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

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illegible]之力[illegible]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illegible]以聞[illegible]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illegible]中書侍郎[illegible]之地乃[illegible]事于三[illegible]事數日一[illegible]於其[illegible]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懽呼鼓舞咸以為便光[illegible]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illegible]不得用[illegible]正經唯[illegible]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illegible]公著始令[illegible]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illegible]用古今[illegible]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illegible]以為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吐蕃首領鬼章青宜結久為洮河患[illegible]陰與夏人合謀[illegible]公著白遣[illegible]雖以便宜[illegible]不逾月生致於闕下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illegible]三年四月[illegible]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illegible]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爽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嘗謂人曰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數用公著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為煩其為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寧法度削贈諡毀所賜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諡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為政將置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長來之邵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為秘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

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宮祠。羇寓淮泗間十餘年卒。

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群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祕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絕，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權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稍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懸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為說，臣以為先帝之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為小人所誤，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或於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既相，出為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誣希純攻之力，又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為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為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蕭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語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進者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九十六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
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
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
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
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
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
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
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
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
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斂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
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而樞密益兵
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
使至虛聲示彊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
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
兵所以衞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
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
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
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
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
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充鞠真卿爭
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彬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
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彬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
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
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
事者競爲激訐至汙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
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
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
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
級辨堂陛識者韙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
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
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
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疏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
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
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
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
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
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
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
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
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
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
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
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
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
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
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
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疏矣願以臣章示

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閑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言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卽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斂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幷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效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淸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

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

百祿字子功鎮兄鎡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瀘蠻事夷酋力屈請降禆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矍然即檄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訐人將爲仇然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百祿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賕敗收或未歷邊方或起於羣盜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顓教閱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寧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以爲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元祐元年爲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鬬殺情可矜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憫則不可今概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劾元豐則刊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懼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濼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濼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爲帝言分別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概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曰是皆夏田爲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

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彥博稱其能以父隸黨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蕈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鎭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鎭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壻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敎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鎭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鎭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籍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茍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

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為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本用而內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僱乳媼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沖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

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九十七

蘇軾子邁 過 迨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強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

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與役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玆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

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
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
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
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
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
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殺人且畏
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
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
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
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
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
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
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
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
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蘗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
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
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為當路者沮之神宗
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
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
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
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
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
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
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
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

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
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
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
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
慢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
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回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
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
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
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
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
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
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
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
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
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
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
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
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
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
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
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
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
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
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
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
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

御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暧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畜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於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迺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己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

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簾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臺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隣以戰社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于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籌遠箾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儁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

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九十八

蘇轍 族孫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

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屈，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

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悟，覺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舍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合，輒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

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

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illegible]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illegible]曰此[illegible]所保就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乃具以白宰執[illegible]立額俟吏之年滿出職或事故死亡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illegible]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爭矣呂大防命[illegible]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贓刑既大防悟依轍議行之代軾爲翰林學士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餇之以芻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

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以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蕩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卻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塹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諸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諸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塹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勔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

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轍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爲學有功，轍亦愛奬之。黃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實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爲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祕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爲軍器監、司農衞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爲元祐邪說，其學術議論頗傚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柅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傅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欲，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九十九

呂大防 兄大忠 弟大鈞 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踰旬，水果至。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俾一路悉輸租于官，概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

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埸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棄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勝之沴也。」卽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爲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言猶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語。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爲子，歿而背之？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爲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功發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會撫寧兵潰，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自山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爲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他路爲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絕。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拘具獄，卽其所杖之；他杖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貢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皆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爲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于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擇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

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尙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尙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尙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還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一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尙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爲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爲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潁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閤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潁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潁稍屈。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旣以臣言爲不然，恐不可啓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南刑獄。時河決，飛蝗爲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彊則縱，困則服，今陽爲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縱之柄，大忠選僚寀自且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遺，閭民喜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屬猶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誚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

稱也既舍其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篤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率皆自以爲得師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illegible]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略一不與校臣[illegible]之紹聖三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關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橫山自汝遮殘井逐進築不求近功既而鍾傳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職爲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蕡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縣請代蕡入蜀移巴西縣蕡致仕大鈞亦移疾不行韓絳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知候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赴丁外艱家居講道數年起爲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強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大鈞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比不得人俗化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爲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獄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顧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

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提舉官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
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
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
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
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
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
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
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
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
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
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
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
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戶役虛實輕重不同今等以爲率則非一法所能齊
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
等第且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搖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
多二也天下上戶少中戶多上戶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爲幸中戶役簡而輕下
戶役所不及今概使輸錢則爲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
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
闕非若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
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概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無有悅而願爲農者戶口
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姦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爲功八也
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
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力敺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
必知自愛性既愿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僞之人巧詐相資
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
不爲司農曾布請爲之既作十難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
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
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
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
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
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
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
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
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
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
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
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
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
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
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
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
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摯乞詣
鄆還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僞惡遠人
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抉視且儲其羨以爲賞弊減什七父老目爲學士鹽久之
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閼
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
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托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
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
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
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
方平傳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太宗正寺丞爲開封府推官

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寀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閤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置曆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沖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摯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久旱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青無光風霾昏曀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蔡確爲山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夕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即視事摯又奏確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書請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摯謂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爲不忠之罪言於今日爲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確過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倪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出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趣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遷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覿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爲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覿得補郡守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陗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處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

摯亦閒與之接雍長調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於是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上章自辨執政亦爲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爲雍等所遏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還謫意四年謟邢恕之誣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爲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復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跂請得歸葬跂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渭於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諡曰忠肅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跂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鄉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刬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塗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眞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父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諡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譏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諡則不爲逼矣公亮歎重還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嘗稱頌爲古君子及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

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厲諸郡頌曰遺詔
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
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
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為國藩衛國朝禁
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為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
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闕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
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以謂
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其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
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
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
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
稱善久之命為淮南轉運使召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
知金川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
輔仲宣均為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
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容不差官比校止係違
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
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
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為定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
利務為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與常平衆役一
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為之屬則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
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
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
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實憲臺
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
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
大臨對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為難得資敘

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
高下幷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
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倖門一啟則士塗奔競之人希
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
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為三舍人歲餘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
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
覆人以為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譙鄧元孚
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為一婦所紿但論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
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元孚慚
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
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居三歲大臨還
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
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
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
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杖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
也及修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
孰為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
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為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
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
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
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
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
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
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
柱後惠文治之非亳潁臥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
舒亶糾其故縱貶祕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慤世儒

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為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為己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為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為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為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己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偏有則偏偏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彌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

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疵瑕故為稽滯頌勑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接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茍有疑則為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為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為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亦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為人言亹亹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

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爲萬世矜式。摯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悟於羣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士論冤之。頌獨巋然高年，未嘗爲姦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犯顏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爲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為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為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為歐陽修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為國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為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韙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諷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罷其役都人讙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卻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為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鄰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舊酬酢鄉黨傳為美談召為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為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為文彥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彥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書丞為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為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為潁王以固侍講及為皇太子又為侍讀至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种諤取綏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略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

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猶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徼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眞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福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稍飭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爲陳州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盩厔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秘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斂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爲因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焉還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盡權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爲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略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

辟擇以開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詆其屬辭逼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國吾所也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譏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廷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逄比干之名孰若效伊尹傅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還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爲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己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判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遠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盡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瘦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屬之邊臣亟請與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爲本且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略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荊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四子孝諶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某蚤卒彥詒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爲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囂雜非有他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兗國公主下嫁李瑋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衞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爲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譏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寮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爲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懲勸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

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卽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皇太后請還政久之閤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況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逐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還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轉運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略使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

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卽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慍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陛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爲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卽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庚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爲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卽以堯俞爲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虻之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喻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與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著

名黨籍，使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使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入之，攷實非堯俞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爲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一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父蒨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蒨任爲太廟齋郎舉
進士中第編校祕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
久旱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
而雨是上天顯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
民刻於新法嗷嗷如焚而京師尤甚閭閻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
之憂陛下既惠以詔旨又施之行事講除刻文獨損緡錢等一日之間歡聲四
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遂其
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爲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
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爲戒而夙夜應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
之爲害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也兼是數者而
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一及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
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
於聖澤其爲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
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者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祿巧爲妄誕成就其事至
請遍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
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
其故乎疏入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出強于賞不以法燾爭之不得請外出知
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
不勝任使故去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爲獨不可曰中正罔冒僥覬臣
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中還太常少卿
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
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
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
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燾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正論況臣下
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
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
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覿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勅諭以事當權其
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燾又言若論年齡爵祿則老臣爲重若論
法度綱紀則老臣爲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怏怏而斥去願還
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
失職坐詬同列出爲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張舜民不當罷如
以爲非即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
明辨曲直以好惡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人聞
之來者不絕燾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
得行踰太行抵河內乃已既到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祐聖主
制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
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
廷之士敢爲奸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燄凶赫根株牽連賊化
害政爲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燾論潤甫柔
佞不立巧爲進取不聽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日入
權禮部尚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蔡京帥蜀燾曰元豐
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
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
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
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
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
使以寵之力辭改知潁昌府既出京師哲宗遣中貴諭以復用之旨紹聖元年
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

之以故最後貴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徽宗立始得歸燾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爲賢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爲訟巖叟捕擿於市衆皆竦然定守呂公著歎曰此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時六察尙未言事巖叟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錢斂法太重民力不勝願復差法如嘉祐時又言河北榷鹽法倘行民受其弊貪者不復食祿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又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爲惠願復其舊江西鹽害民詔遣使者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爲恐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爲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情赴愬所司憚於省錄頗成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後有詔命孰肯取信爭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爲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譎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敢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

言之益切退就閣上疏曰臣爲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糜厚奉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即詔裁抑僥倖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戶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嘗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爲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盈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徒文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耶律寬寬求觀元會

巖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illegible]與之之意不敢求[illegible]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illegible]北[illegible]互出[illegible]無[illegible]以[illegible]李邦[illegible]議[illegible]進自草檄文[illegible]問以朝廷方教[illegible]信勿[illegible]功賞之[illegible]使[illegible]安[illegible]

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為境土之議，故為此去彼來[illegible]期日。巖叟請覆戒邊臣，夏違期一不至，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二堡[illegible]元國留屯之所，自元祐和，在蘭州界內，夏以為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危。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安二[illegible]同[illegible]轍奏曰：近邊要稍須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慮，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既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據七堡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界，遂至十萬。熙帥范育偵伺夏右廂種落大抵趣河外，三[illegible]乘此進堡砦，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東，徑[illegible]諾城。朝議未一，或欲以七堡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與，彼計得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即以戶部員外郎穆衍行視，棄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費一從便宜，不必中覆。定遠邊城，皆巖叟之力。

拜中書舍人。滕甫帥太原，為走馬承受所訴，徙潁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懼不自保，此風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為異同，或累日不竟，吏疲於咨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罷為令。都城群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並力不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未遠，一旦因廝役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忍。詔寘絢而絕其獄。巖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為催法。朝廷乃定五年十料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曰：知卿才識，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面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

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詔輔臣曰：此與皇帝皆出閤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為戒。又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諮女，年命似便，然為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巖叟進曰：按禮經問名篇，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巖叟退，取歷代后事可為法者，類為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譭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去就。兩宮然之。後摯竟為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為黨，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巖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為文辭省理致，深得制誥體。有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韓琦上其文，召試祕閣校理，知太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嫁娶，與時相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太常禮院，歷開封府判官。熙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違己以求合，雍獨靜默自

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末年，二王既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諷使求出外邸。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賢，及臨政，擢爲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換爲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華簡命，以爲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譽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爲承旨。周種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言哉。今種以小臣輒肆橫議，願正其罪。」從之。使契丹還，徙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罕輟從班，以閥閱輕淺者充員，不復爲來日慮。須自今稍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奈何靳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中丞趙彥若懦不自立，雍幷論之，遂罷易，左轉彥若，以雍爲中丞。雍辭：「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也。」不許。時二府禁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體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刑部讞因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爲可生，不奉詔，得罪。雍言：「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外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爲罪，臣恐鄰於嗜殺。今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況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因遂得生。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荅曰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茹東濟錄書示雍與殿中侍御史楊畏。雍、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也。」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爲摯黨，以閉其援。及摯出知鄆州，光庭方爲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雍之攻摯，人以爲附左相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摯陰事者，雍曰：「吾爲國擊宰相，非仇摯也。彼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不以聞。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釋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諭使勿去。周秩乘隙抵之，謂雍初爲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軍，敕銀臺毋受雍辭去奏章，東府吏毋聽雍妻子輒出，且令學士錢勰善爲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宮，歸未至而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世爲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沖列爲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沖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沖卒，喪除，復列爲孫，換試御，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薦爲御史，以母老不就。韓琦讀其詩，歎譽之，引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穎王，出新錄韓非子畀宮僚讎定，永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毋留意。」王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爲皇太子，進舍人。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極，曠澤流行，惡逆者猶得虧除，今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爲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既無以統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邊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居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絕，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對曰：「法誠善，然彊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也。」時倉法峻密，庾吏受百錢則黥爲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尚爲姦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衆，況配隸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

乎。神宗曰：事固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河決于貝、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違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廩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擅引兵北度，蕩其族帳，遼持此兆釁，數暴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營亘四十里，永好諭之曰：彊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為者？敵意解，但求醪糒犒師而旋。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呂嘉問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下府詢究，曹掾以為便，永占書紙尾，不暇省。既乃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而為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神宗頗知之。嘉問妄變其名以罔聽，神宗慮立法未盡，詔永及韓維究實。永奏言：市算下逮錐刀，為人患苦。御史張琥劾永棄同即異，罷為提舉中太一宮。元豐中，判軍器監。有司病皮革不給，嚴隱匿之科，亡賴輩肆情為訐，至婦人冠飾亦不免。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貨其餘，訐訟既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訪以時務，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用之理，卿言是也。忻、代產鹽苦惡，不堪食，轉運使必欲理之以盜販闌越之罪，罪兵吏。永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願以惡鹽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宮。踰年，起知陳州，徙潁昌。永裕起陵，許、汝當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民牛數萬，永請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永陳保馬、保甲、免役三事最敝，願一切罷去，復修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納之。元祐元年，遷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賻金帛二十，諡曰康簡。永外和內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迫以勢，亦不為屈，未嘗以矯亢形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為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以蘄州之舉，於是為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為宣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為人，庶得其中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進據信州爲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爲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略男女爲僕妾有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敕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于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瀕之人恃鹽以爲命非羣販比也笞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即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甓其城因門爲牐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入爲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建漑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處樓堞械器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南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耆寧即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至第簿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寧忍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穎即以爲穎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力疾入謁曰臣疾儻于朝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爲卿辦裝雖百子何以加詔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儀矩仕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然工於文辭爲流輩推許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詔猶多出其手既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京師朕當賚幣金且便耆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吳乞歸鬻之即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邪既行追賚白金千兩敕以蚤還絳至吳踰歲以老病奏恐不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

許將字沖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修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爲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闢公舍以待來訴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敕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及肄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爲問將隨問隨答禧又曰界渠未定顧和好體重吾且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由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爲禧慚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闕按無法將一切整擁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

無幾，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泰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聚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召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措於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橫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斂之，取西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算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爲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兕領軍，執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黃河東北二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然以待之。」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議正夏人罪，以逕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楶，楶果有功。紹聖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楶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具，願遂從之。未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惛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附會以希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乘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倘此首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爲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以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別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克臣罪。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儁賢，更易百度，士狃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爲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卹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爲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蓋變法之初，勢自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淫辭詖行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略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璀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爲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御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爲，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故迹，視以爲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掊克，不顧大體，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牋記。一時制作，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憶潤甫在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修撰神宗實錄。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梁

秉論其事[illegible]

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illegible]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illegible]呂大防[illegible]不以為然，曰：「使見上，當力爭。」無何，卒，年六十八。輟視朝二日，以[illegible]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期，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偽，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己，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鑠，且怨惇不引為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謚曰文節。弟旦。

旦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久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駁，又擿其前論罷之。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為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涖職，即上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諫，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諭告，方達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既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罷揚州，猶涖小郡，小郡之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府廢小人，如翟勍之徒，亦宜編削。詔並降支郡。嘗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酷之罪，皆逐之。出為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秘書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奇為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為眾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改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為福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役推行失平，之奇約僦庸費，隨算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為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荊、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為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

韓川孫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妖人岑探善句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略番禺包据積表蕃不逞借之為虐其勢張甚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為吏者多貪墨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迪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奈何為之屈膝邪奠而不拜入為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為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閱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為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為己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修之故為清議所薄子增至侍從曾孫芾別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為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於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為舉首方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為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進者坌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裘襲袞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為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同修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為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是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諱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潁州佃以歐陽修守潁有遺愛為建祠宇實錄成加直學士又為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移知蔡徽宗即位召為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者赴臨而返詰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何也佃徐應曰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見即行弔禮今儼然如常時尚何所弔伴者不能荅拜尚書右丞將祀南郊有司欲飾大裘匣度用黃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邪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為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

反以爲不可耶。淸臣乃止。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壓宗廟，佃曰：「瓘上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議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閑田以均給梅山猺，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賜銀緋，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與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鉤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卽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揭其能，擢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職譴，居厚與河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閱勳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進之士從風羨美。又請以鹽息買絹，貴河東直，發大鐵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掊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冶。居厚聞知，間道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事，起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賴其利。召拜戶部侍郎、尙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爲永泰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拜尙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恩許仍服方團金毬文帶。自是前執政在京師者視此。出爲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赫譽，唯一時聚斂推爲稱首。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大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郞。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卽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經帷。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倡言帝當爲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記，因言昔堯舜同出黃帝，世數已遠，然舜爲堯喪三年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還吏部尙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尙書左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籍手以爲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爲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郞。益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諂傅合，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謂然，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郞顧不許耶？今丞相所擬錢遹而下十人，皆其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京聞而頗憚焉。踰年，卒，年六十六。子萬石，至尙書。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涖，咸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爲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箋記，咸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爲，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從遹濮議，晚撫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剝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三

孫覺 弟覽　李常　孔文仲 弟武仲 平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 從弟之儀　王覿 子俊乂
馬默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即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與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稟征稍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患禍倘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即奏疏如所言神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諭於覺對曰惠卿即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罷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釣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爲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徙亳揚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彊以梃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詭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聞者執政畏人議己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爲從容累夕迨

其死又作文以詆誚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卽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寬

寬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過下虐士卒謀因大閱殺之以叛寬聞之馳往士猶羣譁不顧寬呼諭之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感謝去就列屯將徐至寬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寬自助寬拒不答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荊湖開疆命往相其便寬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爲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寘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晉之路皆塞寬謀復取葭蘆戍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寬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鬨而濟師寬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寬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勳加樞密直學士寬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紬劾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爲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閭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還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無彼己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賦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鎭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鎭又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吳充爲相欲寘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適境上久不解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東顧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元祐初哲宗召爲祕書省校書

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皇族唯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疏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朔上疏修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毒留蠹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不舉元祐初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祕書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淛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貶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朝散大夫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學工文詞著續世說繹解稗詩戲諸書傳於世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爲粥以食餓者民坌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梐枑間老少男女無一亂者鄰巡檢趙瑜詰盜南山諸尉皆屬焉瑜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轉洪洞令民有世絕而官錄其產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郡吏咎周周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茭楗調徒遏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蠲鹽井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群獠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讁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爲盜賊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領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爲御史執政意其異己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釃湍河爲六渠以益鉗盧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次舍齊幕競爲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苫枕塊奈何又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周獨否哲宗立召爲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畀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爲唃氏所有常爲吾藩籬今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爲勍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祕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陝西轉運使復入爲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修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爲小官沉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爲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

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劍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直言，侁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侁感言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調黟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横里中，因事抵法，輦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多取贏直。侁一切弗取，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郯辟，簽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侁不散之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彊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貪虐不法，郡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侁捕械于獄，流之衡湘，因請更以文臣為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閬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二稅輸絹綿，侁奏聽民以時估納直。其役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侁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侁言：東州匯澤惟兩濼，夏秋雨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為魚矣。作論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為一，以侁為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

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久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為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掊斂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吳充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沖，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為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名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六十九。侁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為范鎮、孫甫推許，孫復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為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還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為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為吏部郎中、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為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常、王古、鄧溫伯、孫覺、胡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

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旨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之純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奈何一旦奪之？」事遂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劍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滄州。召爲戶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爲胥吏顓處命令也。若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即行，當止即止，必稟而後決，毋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矣。」又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職。間者國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重。」教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覿字明叟，泰州如皋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除稅，覿受檄覆按，歎曰：「旱勢如是，民食已絕，倒廩贍之，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摭撫百出。會朝廷遣使振貸，覿請見，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辭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穎昌，辟簽書判官。坐在潤公罷免，屏居累年。起爲太僕丞，從太常。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既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覿言：「誠出於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之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廷亦爲之懼哉？誠爲陛下惜之。」覿言雖切，然不能止也。

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覿曰：「小羌窺我厭兵，故桀驁若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備而在廟謨。翕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章，檻至闕下。覿曰：「老羌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落未滅，於前安可遽戮以買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又言：「今民力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爲之計。」於是疏將帥非其人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償振贍、賦斂科須，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覿以爲朝廷意在便民，而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曰：「聚斂之臣，惟知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重則人無所憚，今法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通練之士，載加芟正。」於是置局編集，俾覿預焉。大抵皆用中典，元祐敕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大臣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名防漏泄，實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覿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覿

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館職策問呂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覲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覲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詠其政有吏行冰上人在鏡心之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葬覲索侵耕官地表爲墓田江水貫城中爲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覲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還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覲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軍覲清修簡澹人莫見其喜慍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人曰此顯仕捷逕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回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懼俊義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及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悅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眞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人主自爲主司者宜即超用蔡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議諸生門迎俊義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足矣乃序立敎化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外郎嘗入對帝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衞膚敏吳安國今安在具以對即召爲館職而遷俊義右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祕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既而將歸介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佾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爲屈後守張方平素貴據屬來前多閉目不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聞遣所親儆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時議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若稱之爲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斷自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七廟之神靈是一舉而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幾官之進也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達聰務旣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搖飛語譏去之默力陳其故以爲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奬師顏厲以忠勤則尸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況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

廟祀實乖典則願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靜恭先之意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卽位以論歐陽修事通判懷州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樸素矣久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彊矣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投諸海砦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卽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顓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川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免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徹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等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富良宵遁郭逵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陳曙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以疾求歸知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默皆革之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常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請褒錄石介後詔官其孫東州薦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權工部侍郎轉戶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十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詆新法寧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聽安石既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爲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覿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四

劉安世 鄒浩田晝王回曾誕附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
民弱而馴航為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
執禮不遜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以羣牧判官為河南監牧使持
節冊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還上禦戎書大略云辨士好為可
喜之說武夫徼冀不賞之功或為所誤不可不戒為河北西路轉運使熙寧大
舉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
為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不報乃請提舉崇福宮起知涇相二州王師西征徙
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切急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
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
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
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為
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為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
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歎獎其堅正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
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
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
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
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為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為臺諫于呂公著
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
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
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章惇以強市崑
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
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
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請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
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至于御史十人皆緣是去遷起居舍人兼
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言暫罷講筵民間籍傳宮中求乳媼安世上疏諫曰
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為宗廟社稷大計清
閑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論前古治亂之要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
其可戒哲宗俛首不語后曰無此事卿誤聽耳明日后留呂大防告之故大防
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鄧溫
伯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改中書舍人辭不就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
福宮才六月召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范純仁復相呂大防白后欲令安
世少避后曰今既不居言職自無所嫌又語韓忠彥曰如此正人宜且留朝廷
乃止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安世爭以為不可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
忌惡之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
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議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
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
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
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
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危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惇
卞發前諫乳媼事以為為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鼛以檻車收二人
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鼛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
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
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
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未拜命
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
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
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

異流放無間遠近吾嘗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威怒則執笏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皆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憚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還其書不答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為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為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立朝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苟為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為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顧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與刑輕重踰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為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逈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舉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相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還兵

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
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
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
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
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
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疾作危甚楊時過省之囅然僅存餘息猶
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
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浩所與游田晝王
回皆賢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況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輔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
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慨慷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元符中浩爲
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群
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
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語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
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
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浩茫然自失斂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丞會布數羅致
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
疾卒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
知鹿邑縣入爲宗正寺簿元符中蔡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
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
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
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
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
及問以家事不答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
三李家求王覿賈易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詔除子渙老郊社齋
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
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其略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
安得爲知道雖然予於此時譏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倘足爲來世戒易曰
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方孟后之廢人莫
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
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
聽則義亦當去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
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倘不失爲聖人之清也其書
既出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
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
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
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
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
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
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
也明此則可行矣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
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
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
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
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
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
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遂寢遷祕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哲
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

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衞州徽宗即位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藉藉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楊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誶語瓘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制獄并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閒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悈為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為所擬未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為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伋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後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任伯雨自幼已矯然不羣邃經術文力雄健中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郡守檄使沿公庫笑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此職何為至我哉拒不受知雍丘縣御吏如束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然未嘗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綱舟無得宿境內始猶不從則命東下者斧斷其纜趣京師者讓以出自是外戶不閉使者上其狀召為大宗正丞甫至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太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

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傳王贍生邊鄯邊事失與國心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以全定策之勳時以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上疏言書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轉爲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覿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爲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覿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覿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爲人遷官爾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訃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于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在獄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茂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父謫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道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紹興初高宗詔贈伯雨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諡忠敏

論曰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卽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五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五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弟汝霖 汝方

呂陶 張庭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斂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蠲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雇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鞫厭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令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濮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謫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種食鄙鄭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顏致己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留中帝嘗顧曰章惇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為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嵩呼者逮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延其毀先烈擯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寘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還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覿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俊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歎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為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為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為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久長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大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為詖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己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入為秘書省校書郎還工部員

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軍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數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諡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擄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污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賢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祕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延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茲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廬濟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潭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惡之御史中丞鄧綰薦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摘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閒復言神宗爲改容在廷者皆歎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閒有司奏罷之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願更著婚法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盡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超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體四韻事尤力大臣有持平者願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疾之欲盡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爲危言以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謂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卽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爲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須汝礪草詞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確爲有力後治嘉問宅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汝礪屬又何罪遂自劾請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真拜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斷修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illegible]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樞密都丞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

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爲秘書丞，擢殿中侍御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復詩賦，汝霖劾之。韓忠彥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禮。遷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候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又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爲滎陽尉、臨城主簿。汝礪卒，棄官歸葬。豐稷留守南京，辟司錄。宣和初，通判衢州，使者疏其治狀，擢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衢接境，寇至，無兵可禦，衆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歎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曰忠毅，官其家七人。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十三，一坐皆驚，由是禮諸賓筵。一日，同遊僧舍，共讀寺碑，酒闌，堂索筆書碑十紙，行斷句闕，以示陶曰：「老夫不能盡憶，子爲我足之。」陶書以獻，不繆一字。中進士第，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庸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爾，不然，盡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每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用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略謂：「賢良之言，貴犯不貴隱，臣愚敢忘斯義。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與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顧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沮，神宗覺之，使馮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張商英爲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爲不可。及知彭州，威、茂夷入寇，陶召大姓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廢。王中正爲將，蜀道畏事之甚謹，而其所施悉謬盭，陶奏召還之。李杞、蒲宗閔來榷茶，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榷。茶園本是稅地，均出賦租，自來敷賣以供衣食，蓋與解鹽、晉礬不同。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往弔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百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

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獻邪正之辨，曰：「君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可成；雜處於朝，則政體不純。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則與小人表裏，爲賊民害物之政，使人主德澤不能下流；在今日則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伺勢之所在而歸之。昔者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遂正兩路轉運使李琮、蒲宗閔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策館職，爲朱光庭所論，軾亦乞補郡，爭辨不已。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爲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朋黨之敝自此起矣。」由是兩置之。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傅堯俞、王巖叟攻之，太皇太后下御擢陶左諫議，繼出爲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以次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況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爲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喜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

西不及河北殊不知河北有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保祐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爲疑不必言而言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俄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爲太學春秋博士紹聖經廢通判漢州入爲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然則將斂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不爲無補於國家陳瓘執義論諍將以去小人士論所推不爲無益於宮禁乞盡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瓘言職以慰士論又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謂復紹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焉今遠略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爲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爲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棄鄯守湟既以鄯爲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庭堅言論深切退輒焚稾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甚衆惟夫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敘但用赦恩初未嘗別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常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使判官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庭堅亦辭新命改知汝州又送吏部伯雨復爭之乞以庭堅章付外考其所言毋使言者爲三省所脅李清臣從而擠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己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洛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甚盛之舉也然姦黨既破必將早夜熟計廣爲身謀或遂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然則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故宜洞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累下赦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時章惇蔡卞用事夬首論其惡大略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於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進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理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釆之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煉附會如方天若之凶邪而京收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爲腹心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書報聞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化徙步遂貶所持屬乞錢以自給逢赦令得歸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六年再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爲御史大壯勸使早去夬以爲畏友不幸早卒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諡慈靜居士。諤少挺特不羣，爲張方平所器。登進士第，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爲太常博士，遷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上疏太皇太后，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爲利梓路轉運判官，召拜禮部員外郎、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咎，願修省消復，罷幸西池及襃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乏人，諤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羣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不宜宣泄。」乃止。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尙，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情游惡少以隸工軍，習暴橫，爲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布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衞曲譜，皆爲上聞。禮部尙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營羸羨。散青苗以抑兼幷、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尙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若飾情肆詖，挾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爲流俗；一談不倖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宅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柱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正仙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中，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來、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振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攄己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尙敢忿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可不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

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有俊名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爲變春試考第一主司啓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判監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具以白王安石安石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爲準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登六年進士舉神宗愛其策將使魁多士執政謂其不熟經學列之第十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爲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借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詆之深也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爲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陰德爾後惇貴遂陷安民而惇子坐法誅死如安民言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爲治人不忍欺縣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它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嘗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不爲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太常博士轉爲丞與少卿朱光庭論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不行改宗正丞蘇轍薦爲御史宰相不樂除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恥願陛下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爲非今之進言者反是皆爲偏論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彊毀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爲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願重爲降黜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爲萬衆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數詆章惇意其附己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亦恨於是與惇比而排之乃取其所貽呂公著書白于帝它日帝謂安民曰卿所上宰相書比朕爲漢靈帝何也安民曰姦臣指擿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奏之詔與知軍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朝論欲起爲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

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贈右諫議大夫子同爲御史中丞自有傳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捄蔡確以直報怨陶言榷茶爲西南害毅然觸蒲宗孟之鋒庭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謂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願以清淨爲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輩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鈎斬袪之隙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夫擊逐章惇蔡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旣仆即起已去復來至於阽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羣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

孫鼛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弟渙之　黃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孫鼛字叔靜錢塘人父直官徙揚之江都鼛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林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鼛收按姦狀立伏辜韓縝鎮長安辟入府縝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鼛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鼛何爲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鼛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鼛開封還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謠指切蔡京鼛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宅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通靖鼛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鼛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甲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餫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五百乘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戶耳古者用師則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兵於華則前費可免華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欲用朝發而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閔幹秦蜀茶馬辟爲屬章奏欲以御史薦力辭之徽宗求言遣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卻之時建言乃得達爲睦親宅教授提舉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是閭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聞而令君父聞乎召爲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爲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亦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還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爲黨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爲大晟與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訢譎監衡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爲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平宮西歸過其里人趙雍爲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爲文未嘗屬稾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蘇軾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相得驩甚用李清臣薦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加秘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竁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爲一變入爲秘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還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舊恩使人致己意昭玘唯求秘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過昭玘

京師拜于前曰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預錢鄒浩免徽宗初爲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下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獎其得體以直秘閣知宿州卒師禮游太學時兄師仁爲正守春秋學宅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師禮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志當如何曰但爲人作豐年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及蓄僮僕郡守陳襄鄧潤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十年無宅除後爲潁川吳王宮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閣至秘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爲鴻臚丞知直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諸掌矣從之入爲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爲參詳官權禮部侍郎轉戶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昔何承矩規塘濼之地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修保塞五州爲隄道備種所宜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之利也今寖失其道願講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一契丹蠲之爲朝廷羞徙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爲蘇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爲工部侍郎奉使契丹還言其主不恤民政而掊克荒淫亡可跂而待也徽宗悅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錄奏報禦捕功加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弟渙之

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武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官以爲杭州教授知潁上縣元祐中爲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秘書通判衢州入編修兩朝魯衞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爲訕上以阿諛佞諂爲尊君以論議趨時爲國是以可否相濟爲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小人肆爲詭譎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爲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省之日詞頭三十三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庭堅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政解職知舒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殺奴市舶使據舊比止送其長杖笞渙之不可論如法召詣闕言者復拾故語以阻之罷爲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揚三州張商英相爲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又四年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墮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據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爲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寖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論俞充結王中正致宰屬彝言中正任使太

重帝曰人亦言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遣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算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均論其冤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爲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脧剝至骨斟酌不乏與足矣忍自竭根本邪即奏云師必無功盍有以善其後既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詣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陸師閔茶法爲川陝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太甚者且言前所爲甚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畦將受其敝請權熙秦茶勿罷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俵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秘閣提舉明年進爲左司郎中還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秘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還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饑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召爲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二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獨處宅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爲廬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草之語爲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便民所以疑民強內所以弱內富國所以壅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恥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密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爲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彊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秘書少監使遼加直秘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付東銓以爲坊州鳳翔皆不赴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剴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浮休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爲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敝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爲謗詩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居風憲地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爲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既而合祭陶即奉行亦不復辯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王氏、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進也，而孫鼛正言蔡京不肯爲之助，吳時却童貫忤王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惇之薦引，彝民詆新法而威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皆可取。獨漢之爲京客，黃應附蔡確獄，有媿鼛等多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章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爲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爲文武兼備，待之異于他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衡患學者不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士，進用獨後，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嘗有員闕，既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疏與之辨。或曰：「宰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爲止，至訴於御前。神宗命內侍僧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爲朝廷法耳。」以狀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神宗曰：「卿爲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都會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恃鹽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日繁。」請如故，便。從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楊、廬、宣、潁州，卒，年七十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敎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爲國子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己意，使常秩等校諸直講所出題及所考卷，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元祐初，召爲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改正祀典，凡十讖緯、曲學、污條、陋制、道流醮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壹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正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考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嚴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爲門下侍郎。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願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開，則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爲附和，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尋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溫伯爲臺臣所攻，升與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撫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升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爲：「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貸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況所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使趣罷此法。」從之。遷殿中

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以擇衆及其弊也則幾於私權勢而排
孤寒常欲收勤績以甄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太中大夫
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他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
欲得人然所謂太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誰能盡識求者得之爲易至於淹歷
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權勢僥倖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
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俾封冊朝廷以爲開邊隙罷其御史鼎
素張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素等去川亦改太常
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進爲侍御史極論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
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鄆州貶屯田員
外郎分司峽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夏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
爲平陰主簿疏濬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爲泰寧軍節
度掌書記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遼詔兗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莫
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吾既保介矣
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
召試秘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於朝建廟
學選邑子爲生日講說立課肄法人大勸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入編
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權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災太
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答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曰陽精既虧四
方必見爲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兼
狀不應出入禁中蘇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董淑妃
賜謚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
爲姦者宜著爲令歸封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審畫
仁宗悉從之尋兼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民力奏議淮南災以鼎
臣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衆爲遼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遼犯淄青臣祖
母兄俱被殺誼不忍往許之仍詔後子孫並免行焉俄拜戶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冗
兵著財用禁奢靡建劾辭尚姦暴置市馬皆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
親決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輦未復又極論請昭陵宜儉葬
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略細故至大事無
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爲矯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
行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
部流內銓太常寺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鼎臣奏易爲門謝辭甚便之
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眞宗或云以仁宗鼎臣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
乃奉英宗配王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
兗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概取稅虛額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
臣獨按籍差次爲十等一無所增兗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判太
常寺留守南京陛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
卿矣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
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
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閎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
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爲壽安主簿
召爲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爲館閣校勘積官太常博士乞納
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之改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爲岐
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
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
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擿誦岐嘉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
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而稅之既而連年水溢
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滿告老管勾杭州洞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
酒每講益無閒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

訓故人張景儼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楊王荊王請為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荊王薨為楊王翊善太學生乞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宮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明年卒年七十五子琢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警拔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遹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為太后旦面質為不可遹劾旦陰佐元祐之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命為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內侍郝隨驕橫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先帝之語嫌為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為戶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妖言議者遂言蜀士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其土俗願勿為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為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可乎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為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為姦利斂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悅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郢永壽陽延俊納土樞密院用以訹旦旦曰吾以為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自若邪力辯之卒於長安年六十二贈太中大夫旦立朝無所附徇第為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請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為羣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譟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挪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挪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為政引執中編修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雜子二峒峒路險絕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搖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還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撫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賞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旦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穆醇然儒者官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為國啓釁孫升以蘇軾比王安石為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七

傅楫　沈畸 蕭服附　徐勣　張汝明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附　毛注　洪彥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遹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薦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令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為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為說書升楫記室參軍進侍講翊善中人治事于府者多與宮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贐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傅楫嘗道此楫在朝歲餘見事寖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匹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為尚書議禮編修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闕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剴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于當十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為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盡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切改鑄則由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廷閤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畸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為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即日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為本訪古跡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為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為治化所致知高安縣尉獲凶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而殺人者得因蓋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召為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謂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堲讒說殄行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偕沈畸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為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既愈還舊職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教授王師討交阯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肌羸病乏不足勝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逵宿留不進勣謂副使趙卨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舉人情狀疏于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不進惟

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達尚果皆以無功貶舒亶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勳懸亶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入爲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勳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參軍哲宗見其文諭獎之欲俟滿歲以爲左右史未及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脩神宗史時紹聖黨與尙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勳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彥勳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勳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勳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勳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之初政銳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勳勳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勳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事二人勳不少降節謁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勳謁告歸爾非去朝廷也柰何輕欲奪之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勳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政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卿久今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勳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勳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易之哉京慙不能對勳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勳挺挺持正尤爲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爲廬陵人徙居眞州兄侍御史汝賢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一時國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歷衛眞江陰宜黃華陰四縣主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汝明刺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爲竇橐中裝代償之華陰修嶽廟費鉅財窘令以屬汝明汝明嚴與爲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廟非典祀妖巫憑以惑衆者則毀而懲其人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名召實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題品值不悅者誣以背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去取錄徽宗覽之曰考校盡心寧復有此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數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遼以檄暴於朝安撫使問故衆欲委罪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爲也坐責監壽州麻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時主者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賄謝而稅均於一路最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鐘求上獻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大究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徐州司理參軍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涖職卽言三省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卽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徙葆光符寶郎省吏賦錢入寶

錄宮作十遺齊報上恩帝愿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瓊人李夏嗣來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槩言夏嗣凶黠忿鷙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逭死妄作平夷等書萬一羈縻爲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爲之宜厚其祿賜寘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爲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人君有屈己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奉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爲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倘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爲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葆光嘗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中門故極論蔡京無所顧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方作神霄萬壽宮溫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嶷岳州傅惟肅祁門令葛長卿不即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勝佛像及決罰道流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識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圉者訟至監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謂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奈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委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鬬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鬬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敺而鞫之乃甲指血流傷因而中風死非由鬬傷也兩人皆得免童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伺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澶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即收捕窮治皆服辜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言東南軍政之敝以有兵之籍爲無兵之收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入奉得罪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看亦令有司審奏還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寖異京恚焉徙太常少卿還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數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者帝曰公弼嘗爲侍御史矣時斥賣元豐庫縑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皆有定數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上還之宰相有已取萬匹者即日反其故水官趙霆建開直河議請自此無水憂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霆嘗交結但削其官猶爲太僕少卿公弼論爲失刑霆坐貶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以爲方田之制冀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掊克重斂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

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部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司仕塗爲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逵主國柄公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蹶民根本因之饑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賊巢藏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二歲復其官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爲公弼云

張克公字介仲潁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慝語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爲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召銜克公弗置徽宗知之爲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中克公既又擿其知貢舉事帝以爲所取得人不問也居吏部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爲御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今士大夫方寡廉鮮恥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卿即以爲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妄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讁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爲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易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槩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爲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遺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敎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官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僧舍卻奉不納如約始交印歷郴州判官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彥昇嘗辟廣西經略府或稱其材擢提舉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薦新提舉廣西學事幸義可御史及陛辭適與同日徽宗兩留之遂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云我遇公爲黃石之師且張良師黃石之策爲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爲比他如鄧洵仁蔡嶷劉極李孝稱許光凝許

畿、盛章、李譓任熙明之流，皆條摭其過，一不爲回隱。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敵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言郭天信以誕命進用，交結竄斥，因請禁士大夫毋語命術，毋習釋教。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弗上。彥昇言吏狃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爲姦者衆，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搖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嘗謁告一日，而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爲顧避，封駮，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贈大中大夫。

論曰：蔡京用事，炎㷔熾然，其勢莫敢遏，此數子者迺力數其罪而達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鄭居中，公弼、注朋張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樽先見，晫服不阿，汝明不欺，彥昇孤立，其實乎？唯勤宮邸舊學人，望攸屬，而不使躋政地，至京則暫罷亟起，始終倚任焉，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此齊桓公所以嗌於郭亡也。

鍾傳字弱翁，饒州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爲蘭州推官，坐對獄不實，羈管彬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爲哲宗言兵貴智而不貴力，夏衆黠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夏人陷金明，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没烟砦，傳合擊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進築西安城，論功加秘閣校理。章楶帥渭，命傳所置將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夏人悉力來拒，傳步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原捷，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傳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罪。初，傳請合三路兵從青南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乩囉和市。工既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與役。朝論以所奏乖異，將罷傳，曾布爲言，但褫職。俄而白草原詐增首虜事覺，責監永州稅，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鄜、瀛、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本，其四十五州，六爲王土，其東由清遠距羅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飭師，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臂，徐嘗捬納離畔，漸規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遇兩失道，爲虜所乘，乃班師，傳以稽違逗撓，黜知汝州，奪學士，未幾，復爲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明殿學士。傳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大氐欺妄，故屢起屢債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進士，起家爲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爲盜，既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即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知新會縣，廣守章楶重其材，楶帥涇原，辟入府。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還陝西轉運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爲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間以千數，既爲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堝。亟發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邀禦之，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斂兵退，遷擢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諜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戎軍，殺鹵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盻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與州巢穴淺露，直可以計取，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秦二州、太原府。羣盜李勉起遂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動，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郎督捕之。節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爲待制、知永興軍，數月卒，追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者韙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還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

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徭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棄蠻復大入抄略覆官軍荊土爲大擾漸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二百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賢校理入爲吏部右司郎中以祕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没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爲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以論樞密承旨張誠一試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禁卒餽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三州歷使諸路入爲戶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西兵未可減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祕書少監再爲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懷遠軍且頒諸司使至殿侍軍將告命使第補其首領置二砦爲立學又言黎人爲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羈縻知地州羅文鹹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鬧那州羅更從皆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州格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幷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爲兵部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圖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歸化則未得者才十之一耳於是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庇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皆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驟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議司檢討官出提舉荊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荊湖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爲兵部尚書授莊集賢殿修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莊知融州已而祖道徙福州莊復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請復元祐所棄渠陽軍渠陽既城迺上言湖北至廣西繇湖南則迂若弓背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因以利啗諸蠻使納土立里堠莊忌之且欲蠻之多屬廣西爲己功因誘復水蠻石威唐毀其烽表橋梁渠陽蠻酋揚惟聰請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黃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淡州別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城果爲蠻所掠超等没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綏撫四夷之功奏賞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

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潤、亳、襄州、鎭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摧圮，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遹，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運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命遹相置，以建立純州縣砦勞，加直秘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爲正使。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砦高公老遁。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酒器飲卜漏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斗箇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遹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趨瀘州。賊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讐憤怒，合漏等復攻樂共城。遹并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遹爲瀘南招討使。遹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思峨州近而固，遹遣王育先破之，村囤諸落相繼而克，因其積穀食士卒。既抵晏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漏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潰者悉赴之，乃壘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阬阱，仆巨枿，布渠答，夾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遹軍不能進，閒從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恃之無守備。遹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顚，迺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芟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遹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至輪多囤，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遹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羲叟爲安撫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姬。加遹龍圖閣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遹以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遹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秘書省校書郎。涿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衆爲賊，攻敗城邑，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爲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遹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遹，遹曰：「帥臣所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遹今以侍從備帥臣，而眞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又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遹，遹復具疏極論其害。洎遹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遹過闕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鎭。諸蕃聞遹至，相賀曰：「吾父來。」朝廷眞欲無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爲頓高。時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遹上言曰：「銅重鐵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遹赴闕，尋卒。永裔歷知眉州，言者論遹欺罔朝廷以軍功，永裔遂放罷。

論曰：夏人時跆藉，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己之功，不亦傎乎！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嬀虺與居，況無敢闖吾圉，京迺使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秏內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八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弟麟子雄古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子球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爲第一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爲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朏將兵護軍須餽麟州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朏行邊至柏谷敵塹道以阻官軍質擊之於寒嶺下轉鬬逐北遂修復寧遠諸柵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大名賈昌朝又薦爲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處爲賊焚遣小校蘭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遷公錢不足出己奉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于信義田朏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爲官不上閥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賈逵真定藁城人隸拱聖爲卒至殿前班副使知換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鋪既陳青誓衆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爲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動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斬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謁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貲圖籍是時將校多以獲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初逵少孤厚賂繼父得其母奉以歸至是以母老辭不許而賜母冠帔秦山多巨木與夏人錯壤逵引輕兵往來伐羌會馳至畫地立表約決勝負逵引弓連三中的酋下馬拜服從逵取盈而歸徙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數處邊關苦於寇略逵差度遠近聚爲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寇乃息畫識爲的激種豪使射久皆成勁兵一夕烽火屢發左右白當起逵臥不應旦而謂人曰此必妄也脫有警可夜出乎徐問之果邊人燔遺物也復徙秦鳳去之十日而代者郭恩敗朝廷以逵爲能遷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馬部殿前都虞候歷涇原高陽關鄜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爲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逵督護亟囊土塞門水乃止議者欲穴隄以泄其勢逵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水然後決之軍校營城外者每常朝即未曉啓門鑰或報朝失報啓鑰如平時逵言禁城當謹啓閉不宜憑報者乃冶鐵鑄常朝字俾持以示信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鄜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不能守逵相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爲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逵言种諤處綏州降人於東偏初云萬三千戶今乃千一百戶耳逋逃之餘所存纔八百蕃漢兩下殺傷皆不啻萬計自延州運粟至懷寧率以四百錢致一石而緣邊居人壯者但日給一升罔冒何至大半諤徙欲妄興邊事自以爲功不可不察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請不俟郊赦賜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親之志其特許之數月而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武恪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爲三班奉職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爲白金之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辟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

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爲報舜卿雖然相許不自以爲功爲青澗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使契丹主客馬祐言昔先公客省善射君當傳家法置酒請射舜卿發輒中祐使奴持二弓示之一挽皆折湖北蠻徭彭仕義叛徙爲鈐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猗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射萬年州墮于崖下遂拔之左右欲盡勦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特爲此輩所脅今死矣何以多殺爲引兵入北江仕義降擢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十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光祿大夫致事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諡曰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歿于定州錄爲右班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塘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命往詰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酋俱來犒賚之歡然帥衆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遼還神宗臨試馳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虜伏萬騎於黑山而僞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知階州討平母家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爲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箄籠羌加皇城使榮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又加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爲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夾磨臍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今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謁遵裕裕訝應援之緩有嫉昌祚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幙府後未敢前日磨臍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傅壘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爲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遂潰即南還復命涇師爲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爲虜所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乃給焉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壘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彊弱立爲定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咩吪埋二人蓋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帝喜遣近侍勞軍哲宗立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歷馬軍殿前都虞候渭地宜牧養故時弓箭手人授田二頃有馬者復增給之謂之馬口分地其後馬死不補而據地自若昌祚按舉其法不二年耗馬復初又括隴山閑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砦昌祚以爲不可再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年六十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爲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文水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虜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污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鬬不然彼夜出乘高覆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城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爲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討貝州率勇敢數百人飛環絓堞而登守者莫能亢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承制南征儂智高亦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治平熙寧中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并代州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祁州團練昌州防禦黔州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政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踴躍觀者壯之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爲兒時與儕輩戲輒爲軍陳行列狀長老異之既長容體

勉梧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戍懷寧砦夏人三萬騎薄城戰竟日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奮擊所向披靡種諤薦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嗢兀之棄走達追擊取戍卒輜重爲賊所邀且戰且南失亡頗多神宗以達孤軍遇敵所全亦不爲少累遷西上閤門使領英州刺史爲秦鳳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木征遷東上閤門使副都總管眞拜忠州刺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郭逵招討安南爲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激勉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瀝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偏校有言當先爲家計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爲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卽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艤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以主帥得罪而獨蒙賞乞同責不聽元豐中遷金州觀察使加步軍都虞候改馬軍超授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閤門祗候數被詔獎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爲使徙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訪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爲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爲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因乘之遂破蘭浪敵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悍酋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斬首還一軍驩呼明日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指流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擊其後所向必克敵度不可破乃退攻大順城兕復往救轉鬭三日凡斬級數千卒全二城慶軍叛兕以親兵守西關叛衆不得入而奔兕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羅拜誓無復爲亂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屢中的賜銀槍袍帶遷爲路都監從鄜延經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既得又爲鬼章所圍兕曰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龍宗圍遂解累遷皇城使進鈐轄從攻交阯有功領雅州刺史破乞弟領忠州團練使進副總管遷東上閤門使從熙河與种誼合兵討鬼章於洮州破六逋宗城夜斷浮橋援兵不得度遂擒鬼章眞拜通州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眞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兕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爲秦鳳副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冷雞朴再轉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勝於磨嚌隘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爲皇城使秉與軍路鈐轄復爲涇原副總管夏人修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因其主王師是征今乘常不廢卽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會諸將討壠哥平經略使盧秉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元祐初擢威州團練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之曾布曰臣嘗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疆威但不能知願加教儆使之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哲宗乃留麟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贍取青唐麟以爲朝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贍果敗徽宗立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帝臨其第臨奠贈開府儀同三司麟爲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衞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卽佐父征伐從討金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戍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材閤試延和殿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駐甘谷城知通遠成鎭軍岷州官累佐騏驥使紹聖中渭帥章楶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鬭流矢注肩戰愈厲賊引却追擊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烟士氣方沮雄賈勇得儁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却之徙知會州 熙河鈐轄王贍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

履援之、兆川方急、雄適至、羌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贍言蘭溪宗有遺寇、宜悉蕩平之、履卽往、雄諫不聽、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破之、獻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种朴戰歿、王贍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為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為責輕、復置金州、明年、乃聽歸、高永年死、西寧諸戎阻絕、起雄權經略熙河安撫、復新邊使、知滄州、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復為熙州、遷安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步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召詣闕、為中太一宮使、引疾納節鉞、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又以武康節度知熙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凡六年、未幾、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憲、

古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勤兵勤王、時朝命种師道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同知樞密院、宣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為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却敵、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欲夜劫斡離不營、謀泄、反為所敗、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與种師中、折彥質、范瓊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粘罕陷隆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粘罕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麾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瓊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遂、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智高、接戰、手殺數十人、衆乘之而捷、擢萬乘都指揮使、遷榮州團練使、京城左廂巡檢、救禳宮火、英宗識其面、及卽位、以為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揮使、由客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曰莊敏、遂初穴貝州城時、為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一年、入閱於內殿、帝歎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世讎、勉思忠孝、期以盡敵、舜卿泣謝、卽日加通事舍人、環慶有警、詔帥長安兵赴之、乃單騎馳往慶州、至則難已解、知原州、改秦鳳鈐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久之、知代州、加客省副使、遼邊諜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慚去、誅諜者、轉西上閤門使、知雄州、始視事、或告契丹（闕） 大集、請甲以俟、舜卿不為動、乃妄也、契丹縶州民、徼索之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取其一以相當、必得釋乃遣、在雄六年、恩信周浹、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遣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其未集擊之、會諸將議方略、使姚兕部洮西、領武勝兵合河州熟（闕） 詣珠城、遣人間道焚河橋、以絕西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并首領九人、斬馘數千計、遷馬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父任為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遷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與他郡等耳、而為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

不負使臣願盡力徙益州路鈐轄累遷文州刺史康州團練使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殿前都虞候入宿衛遷洋州觀察使衛兵以給粟陳腐訴執政將付有司治守約曰御軍安用文法遣一牙校語之曰天子太倉粟不請何爲我不貸汝衆懼而聽命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爲閱練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寘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爲過涖職十年卒年七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謚曰勤毅

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羣牧使用其議馬商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帝勑告哀契丹至則使易吉服球曰通和歲久憂患是同大國安則爲之契丹不能奪積遷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承旨爲人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卒於官

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爲一時名將遭世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其才否可見已

宋史卷三百四十九